当代世界大师经典

傅科摆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UMBERTO ECO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IL PENDOLO DIFOUCAULT



傅科摆

Il Pendolo Difoucault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傅科摆》恐怕是一本比《玫瑰的名字》更难读的书，它有太多的地方简直像极了数学、物理学、神学、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的论文。不过，任何一位非专业的读者也都可以抱着游戏的态度去考掘出安伯托·埃柯“伪造历史”的许多片段。埃柯的确是善于撒谎的，他捏造了很多几可乱真的材料，混杂在“历史/小说”之中，等待以“考古”为乐的读者去拆穿或覆案。

《傅科摆》正是这样一本帮助读者很多很多的书——如果说安伯托·埃柯是个狡黠的学者的话，那么他开的最大的玩笑是让知识显示了如此慑人的魅力，令人屈从敬畏，而又不得不怀疑知识在何种理性的驭执之下会变成诺言。



ISBN7-5063-2055-X/I·2039

定价：29.00元

傅科摆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1999－24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科摆/（意）埃柯著；谢瑶玲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
ISBN 7－5063－2055－X

Ⅰ．傅… Ⅱ．①埃…②谢…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9259号

傅科摆

作者：【意】安伯托·埃柯
译者：谢瑶玲
责任编辑：王宝生　杨葵
装帧设计：杨　林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560千
印张：23　　插页：2
印数：001－6000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055－X/I·2039
定价：29.00元



理性和知识的狎戏

——《傅科摆》如何重塑历史

張大春

读过安伯托·埃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人大约很难忘记：书中的神探修士威廉如何透过一条小路、山道、覆着白雪的苍松、松枝上的一撮黑毛、雪地上污染的一堆粪便和一群骚动的僧侣与仆人而推断出有一匹修道院长最喜爱的马走失了，“(它是) 马厩里跑得最快的一匹牲畜，毛色暗黑、尾巴很长、小圆蹄，但步伐稳定；头很小、耳朵敏锐、眼睛很大。它往右边去了。”而且，威廉还正确地道出那匹马之走失并非因为发狂，且走到某处就会停止脚步——他甚至知道那马的名字是“勃内拉”。

威廉之所以如此“明察秋毫”——如果依照他那天真而满怀孺慕之情的学徒埃森的叙述，是因为他“不仅知道该如何阅读大自然伟大的诗章，也了解修士们怎样研读圣经，以及他们对整本圣经的想法”。换句话说：神探是博学造就的。

在埃科的第二本小说《傅科摆》里，读者仍旧可以找到像威廉那样知识渊博的角色，主角卡素朋是个中世纪史的专家，他的朋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则是一家学术书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从这三个人（观点尽管未必一致）的研究课题——圣堂武士(Templars 或译圣殿骑士团）延展出去的知识脉络所构成的复杂人际关系网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色不是饱学之士。艾登提上校、奕格礼、瓦格纳医生，乃至于卡素朋前后两任美丽的女友安柔和

莉雅，还有那个神秘的出版社负责人葛拉蒙……这些人物都可以被视作威廉的转世幽灵，他们像海绵一样地浸泡在知识里，并以其吸收的那一部分重新拼合、建构一部欧洲文明史的形象。

一如在《玫瑰的名字》里那样，安伯托·埃科透过角色的名字玩弄了不少典故。《玫瑰的名字》里，威廉一名出自科南道尔爵士《谢洛克·福尔摩斯》系列里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波格斯的乔治（连续杀人案的元凶）居然是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谐拟。而在《傅科摆》中，至少有一个名字是读者不可掉以轻心的。这个名字就是本书题名上的“傅科”（Foucault)。尚·勃纳·里昂·傅科（Jean－Bernard－Léan Foucault，1819～1868）是十九世纪法国物理学界的巨擘。他曾经参与发展高精度测量绝对光速的技术，更为地球绕轴旋转提供了实验证明。所谓“傅科摆”，正是这位物理学家赖以证实地球自转速率的设计——它是一个悬垂于六十七公尺长的钢丝底端的铁球，重二十八公斤；这个摆在无须人为助力的情况下，因地球自转而移动，其速率为地球转动速率乘以纬度的正弦。但是“傅科”这个名字其实另有意旨，它暗示的其实是米歇尔·傅科(Michel Foucault)。

对于人文或社会科学稍有涉猎或兴趣的读者都不会错过米歇尔·傅科这个名字——即使他们未必知道设计悬丝大铁球的那个傅科；在米歇尔·傅科来说，一切研究工作的材料都是一套又一套“案档”（archive或译“基本系统”）般的“论述”（discourse)。每一“论述”又都在广袤浩瀚的各个民族、文化以至于日常生活领域所汇集而成的知识领域中隐然形成为某种系统。在米歇尔·傅科的理论里，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连续性”的，任何试图以因果关系来推论历史发展的诠释模型都可能放逐了大量有效了解历史的材料。另一方面，某些对某一特定阶段历史具有诠释能力的论述也往往在其他阶段的历史中失去解释的效力，而米歇尔·傅科独特的“考古学”策略则使一个充满分歧性、偶然性、不规

律性和特异性的历史有了另一种被发现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问历史是“从如何到如何”，而代之以历史是“为什么被书写为如何”的话。

在米歇尔·傅科那里，我们学会了对“被埋藏的知识”发生兴趣。这些知识之所以被埋藏，乃是由于人们需要堆积那些掩埋物——也就是其他的知识，那些基于种种权力关系、道德需求和真理渴望而建构起来的知识。而安伯托·埃柯也就在傅科的知识考古学上找到了“以知识从事虚构的”基础。

就像博尔赫斯在《玫瑰的名字》里“变成”独裁的神学霸权一样，米歇尔·傅科也在《傅科摆》中被作者开了一个玩笑——安伯托·埃柯利用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的学者的相同姓氏，暗中揭示了他对历史之“不连续性”所作的暧昧讽喻。

安伯托·埃柯仍然延续了《玫瑰的名字》一书中的若干材料和旨趣——他所熟悉的中世纪天主教掌故（其中不乏令人难以辨识的虚拟杜撰）、依赖广博的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以进行的精密推理、波云诡谲而株连迭出的庞大阴谋、隐藏于种种语言符号中极易为人忽略而关系重大的秘密、基于错误的逻辑推演和一连串瞎打误撞的巧合而揭发的历史/现实真相……其中最重要也最值得读者探索的是：西方（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文明发展历程是很可以在某种知识的偏执之下被重新书写一遍的。比方说：每过一百二十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三十六名圣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能量。这种比核子武器还要可怖的能量一直是圣堂武士——以及尔后转生演化的共济会、蔷薇十字会、大白兄弟会……等等秘密结社团体，锲而不舍、戮力追求的宝藏。

倘若读者相信了安伯托·埃柯假借叙述者（那个博学深思的卡素朋）以及发现秘密的角色（那个也很博学深思的贝尔勃）两者的理性和知识，则故事近尾声处由莉雅所揭发的“真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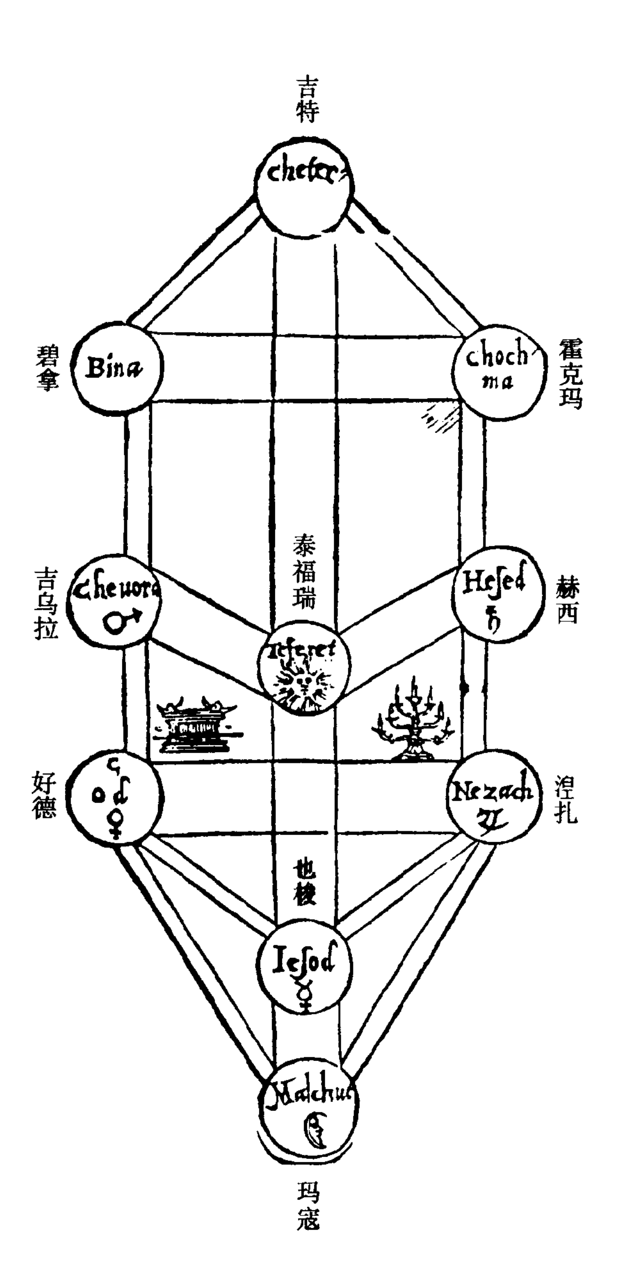
就是根本无所谓圣堂武士和宝藏云云）反而“不足采信”。因为读者宁可信以为真地跌进虚构的陷阱之中，犹如卡素朋、贝尔勃以及其他那些征逐宝藏的人物一样。无论这些人的目的是探求真理、拥有权力、弘扬道德、光大信仰抑或是报仇，实已无关宏旨，他们都注定了误入理性和知识所编织起来的一套论述。

在这里，读者很可以发现安伯托·埃柯对米歇尔·傅科所谓“历史是不连续的”之说有某种一刀两面的播弄之趣。一方面，他创造了一个辩辞无碍的叙述情境，让读者跟随卡素朋和贝尔勃（加上狄欧塔列弗与其他次要人物的考据线索）进入一个由理性操控的知识迷宫，相信历史在足够数量的细节性描述之下可以有新的解释（如：威廉·莎士比亚、弗兰西斯·培根、罗杰·培根、卡尔·马克思甚至爱因斯坦……等都是圣堂武士的“传人”）；如此一来，历史也可以“是连续的”——也唯其在这种看似荒诞无稽，又缜密得无懈可击的雄辩之下，小说“重塑历史”的奇趣才得以彰显。然而在另一方面，安伯托·埃柯却又让莉雅以同样具有说服力的理性和知识举重若轻地推翻了读者几乎要相信的那一切——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由圣堂武士之传人处心积虑所改造的欧洲文明发展史。于是读者可以发现：“傅科摆”一书中蕴涵着相互对立、冲撞的两个世界。其中一个是吾人所熟知、也大约以之为真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是基于某些误会、巧合、穿凿、附丽而罗织成型的虚诞的历史。这两个世界各自有其“连续性”的解释，而这两种解释也各自倚赖着某种理性和知识。安伯托·埃柯借莉雅之口戳穿后者的“连续性”神话时，其实也一竿打翻了前者的“连续性”。换言之，他为世故而善思的读者制造了一个“借‘假’疑‘真’”的机会……的确，读者于掩卷之余不得不惊悟：难道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样是出于某种理性和知识的运作和印证吗？难道我们信以为然的历史真相就不是某种“论述”之下的产物吗？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傅科摆》恐怕是一本比《玫瑰的名字》

更难读的书，它有太多的地方简直像极了数学、物理学、神学、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的论文。不过，任何一位非专业的读者也都可以抱持着游戏的态度去考掘出安伯托·埃柯“伪造历史”的许多片段。一个有趣而又有益的阅读方法是：举凡遇到书中言之凿凿、却由于文化教养之差异而令人感觉陌生难明的文本时，千万不要犹豫，一定要“坚疑不信”到底。在“坚疑”的过程中，如果读者并不非常迫切地想要得知小说的结局如何的话，便可以随手翻拣身边任何一部和内文提及的知识有关的参考书，侦察究竟。安伯托·埃柯的确是善于撒谎的，他捏造了无数则几可乱真的材料，混杂在“历史/小说”之中，等待以“考古”为乐的读者去拆穿或覆案。在读者不断质疑的求索过程中，是极有可能变成像卡素朋一样的饱学之士的。

《傅科摆》正是这样一本帮助读者读很多书的书——如果说安伯托·埃柯是个狡黠的学者的话，那么他开的最大的玩笑将是让知识显示了如此慑人的魅力，令人屈从敬畏，而又不得不怀疑知识在何种理性的驭执之下会变成谎言。



吉特
碧拿
Bina
choch ma
霍克玛
泰福瑞
吉乌拉
Cheuora
Heſed
赫西
好德
Nezach
涅扎
也梭
Ieſod
玛寇

我们写这本书，只是为了你们——饱受教诲及学养的人们。检视这本书，将我们散布在许多个地方的意义细心思索，然后再下结论；我们在某处所隐藏的，可能在另一处揭露，而以你的智慧，或许你会明了。

——亨利·柯尼立·阿格帕·凡那森

《超自然哲学》

迷信会带来噩运。

——雷蒙德·史穆林

《西元前五千年》

目　录

吉　特

KETER

1

是的，当无限的光持续发亮
直穿透真空
却未立即散布
只是慢慢地开展
慢慢地。我想说的是
闪亮的光线在开端时扩散
在它开始散播的神秘之点
其实是迅速的，且持续的
直到它绕行整整一圈。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傅科摆。

由唱诗班席位上方天花板直线下垂，末端的圆球等时而威严地来回摆动。

我知道——但任何浸浴在那宁谧气息之魔法中的人也都能感觉得到——摆幅是由摆长平方根与“π”所决定的。“π”这个数字，无论在世俗凡人的理解下有多不合理，却以一更高的理性将每一个圆的圆周和直径连结在一起。摆锤由一端荡到另一端的时间是由一种最永恒的神秘方法所决定：悬浮点的单“一”性，平面空间的“双”重性，“π”的“三”点一四一六……，平方根的神秘二次方程式（亦即“四”）的本质，以及圆形本身无尽的完

美。

我也知道在下方地板中心点的磁力设计不断地对隐藏在摆砣中心之圆筒发令，使摆砣持续移动，这设计对摆的原理绝无妨碍；反使摆的原理得以显示，因为在真空状态中，任何由一无重量且不可伸张、不受空气阻力或摩擦限制的直线垂挂下来的物体，将会永恒地摆动。

铜铸的摆砣映照着透过教堂彩色玻璃窗流泄进来的最后几抹夕阳余晖，散发出一种变幻不定且隐晦的光芒。

如果在唱诗班席位的地板上铺上一层潮湿的沙，让摆锤底端轻轻摩擦过（正如它以前所经历过的），那么每一划都会留下一道浅沟，而这沟痕在令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变动方向，便会扩大为一有放谢状均衡美的凹槽——曼陀罗、五角形、一颗星星，或一朵神秘的玫瑰的轮廓。不对，更像是个记录在一片广阔沙漠的故事，由游牧部落无数的篷车车轨所留；一个缓慢、历经千年而迁徙居的故事，就像亚特兰提斯的人们离开 M 大陆，固执而集体地由塔斯马尼亚流浪到格陵兰，由魔羯宫到巨蟹宫，由爱德华王子岛到斯瓦尔巴群岛。底端重循旧迹，在压缩的时间里再次诉说主耶稣的那些信差在一个冰河时期到另一个冰河时期之间所做的事，也或许现在仍在做着。或许，底端自萨摩亚岛滑向苏联的新地岛时，曾划过世界的中心——艾加沙。我更察觉到一单纯的模式，乘着北风，连结了亚威隆和神秘亚尔斯岩石所在的南方沙漠。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那一刻，傅科摆正缓缓地由摆幅的一端，懒洋洋地落到中心，慢慢加快了速度，极有自信地划过主宰其命运那隐而不见的平行四边形。

如果我不顾时间的流逝，一直待在那里瞪视着那鸟头、那矛尖、那相对的头盔，看着那摆在空中重循对角线旧迹，碾过它那

乱视的圆周的相对点，那我无疑会生出幻象：摆的振动范围走过一整个圆周后，于三十二小时内回到起点，描述一个以合于其纬度正弦的速度环着中心回转的椭圆形。如果这摆是挂在所罗门神庙的圆屋顶上，它的回转又将是如何呢？也许圣堂武士们也曾试过那里了。也许答案——最后的意义——不会有什么不同。也许圣马丁大教堂便是真正的庙堂。总之，这实验唯有在北极才能臻于完美；在极点，摆在地球延伸的轴上，便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周转。

然而这一点超乎定理的偏差，这法则的偏离，并不稍减这奇迹的神奇性。我知道地球在转动，而我也跟着转动，而圣马丁大教堂和整个巴黎也跟着我转动，而我们全体都在摆的下方转动。摆的面是永不会变更方向的，因为在那上方，越过唱诗班席次的天花板，沿着摆锤的直线无止境地外推，直上到最远方的星群之间，藏有整个宇宙的“惟一固定点”，永远不动。

因此我所凝望的并非地球，而是绝对静止的神秘所在的天空。摆告诉我，万物都在移动之际——地球、太阳系、星云和黑洞，所有在大宇宙扩展中的子女们——有一点却是静止不动的：整个宇宙便绕着这个中心点、轴、或钩而移动。而我并非这至高经验的一部分。我也随着万物一起移动，但是我可以看到那“同”，那“猖”，那“抱一”；那无体、无形、无重、无量、无质，不看不听，无法被察觉，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不是心灵、智慧、相像、意见、数字、秩序或衡量的一团明亮的雾。既非黑暗也非光，既无错误也无真理。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和一个不幸未戴眼镜的女孩的谈话，打断了我的沉思。

“这是傅科摆，”男孩说，“最初是在一八五一年的一个地窖里实验的，然后被移到天文台展示，后来又挂到罗马万神殿的圆形屋顶下，摆线长六十七米，摆砣重达二十八公斤。自一八五五

年后，这摆就在这里了，较为小型，由屋脊中央的一个洞挂下来。”

“这摆有什么作用呢？就挂在那里吗？”

“它证明了地球的转动。因为悬浮点并不移动……”

“为什么不动呢？”

“呃，因为一个点……我是说中心点，在你所看到的这些点中最中间的一个，这是几何点；你看不到，因为这点并无空间，而任何物体若不占据空间便不能移动，不能左右移动，也不能上下移动。因此它并不随着地球转动。你明白吗？它甚至不能绕着自己转动。因为‘它自己’并不存在。”

“可是地球在转动呀。”

“地球转动，但这一点却不转。就是这样，听我的就是。”

“摆不摆，不干我的事。”

白痴。在她的头部上方便是宇宙间惟一的定点，是永恒诅咒的惟一避难处，而她却认为那与她无关。一会儿之后，这对年轻人走开了——他，受过某种妨碍思考能力的教科书之害；她，对于无限的悸动既无反应也毫不敏感；两人对他们这次可贵的经验都浑然不知——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同”、“抱一”、“猖”的接触。在这个真确的祭坛前，你怎可能不伏地跪拜呢？

我满怀敬畏地注视。在这一刹那，我相信杰可波·贝尔勃是对的。他对我所说关于傅科摆的一切，我原认为那是胡言乱语，只因那无形的癌症逐渐盘据他的心灵，在他不知不觉中将游戏转变为事实。但是，如果他对摆的说法是正确的，也许其他的一切也都是真的：“计划”、“环球阴谋”。那样的话，我在这夏至之夜到这里来便没错了。杰可波·贝尔勃并没发疯；他不过是在游戏中而碰巧揭发了真相。

但是事实是，这“超自然神秘”的经验不需多久便使人心神

混乱。

这时，我试着移开目光。我从列柱的半圆形柱头顺着柱子向上望去，看过拱形圆屋顶上一根根相楔的肋。这些柱子和肋状梁木反映了哥特式建筑穹窿弧棱的奥秘，亦即以空茫为基础的至高统计假设，使列柱以为是它们将那些大肋擎向空中，而那些肋状梁木却以为是它们巩固了向下延伸的圆柱；拱形屋顶是一切同时也是虚无，是因也是果。只是我意识到在欣赏这拱形建筑的本身之际，要故意忽视由那圆屋顶上垂挂下来的摆，简直就像不喝源头却喝源流以求醉一样。

圣马丁教堂的唱诗班席次之所以存在，只因依照摆的原理，使摆因此可以存在；而摆存在了，唱诗班席位才可存在。我告诉自己：无限物是并存的；对同等物体的尊崇并不能因逃入复制品的幻象中而略减。

由于我依然无法将目光自拱形屋顶上那关键点移开，因此我退开了，一步一步的，因为在这里的几分钟里我已牢记了路径。大金属龟分成两排在我两侧鱼贯消逝，以侵入我的眼角宣告它们的存在。我沿着教堂本堂走向前门，那些以铁丝和烂帆布制成的凶恶史前鸟再度浮在我眼前；某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于从本堂天花板上挂下的邪恶蜻蜓。我将它们视为智慧的隐喻，比其训诫的前提更有意义多了。一群侏罗纪岩石的昆虫和爬虫，是傅科摆所遵循的漫长地域迁移的寓言，如愤怒的统治者般以其始祖鸟的鸟喙对准了我。

要进入巴黎的艺术科技博物馆，首先得经过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庭，踏入一座古老的修道院教堂——这教堂原是一座小修道院的一部分，而今则是博物馆增建后的一部分。一入内，哥特式圆拱屋顶的至高无上的宇宙，竟与瓦斯管纵横的地下世界相并存，着实令人感到惊异。

在地板上，放置了一系列的交通工具：脚踏车、无马的马车、汽车；还有飞机自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有些物件完整无缺，但因历时已久而斑驳、腐蚀，且在自然光线和电灯的不明交融下，似乎盖了一层古旧的小提琴所会有的苔绿。其余的则只剩骨架或底盘，还有像会带给人无限折磨的曲柄和铁杆。你想象自己被链在一铁架上，某物不断地刺进你的肉，直到你招供为止。

这一系列的古董机器——原是可动的，而今则是不可动的，灵魂皆已锈掉了，成为为得到参观者的敬意而不惜展示它们的科技荣耀的样本——在它们的后方，便是唱诗班席次所在，左边立着为另一个大陆所设计的自由女神模型，右边则是一尊巴斯可的雕像。在这里，摆被一精神错乱的昆虫学家的噩梦所包围：各式各样的螯、下颚、触须、昆虫的体节和翅膀——看来似乎随时都可能再开始运作的机械尸体的墓园——小型磁石发电机、单相变压器、涡轮机、变流器、蒸汽引擎、发电机。在后侧，经过了摆之后的回廊，则安歇了亚述帝国、古巴比伦帝国和迦太基的偶像——腹部在许久以前曾发出炽红光芒的太阳神，和心脏上仍倒插指甲的纽伦堡处女：这些都曾是飞机引擎。现在，它们形成一圈可怕的影像，默默地崇仰着摆；这就好似理性和启蒙时代的产物被贬斥为永远守卫着传统与智慧的至高象征。

在门口付了九法郎或在礼拜天免费入内而感到厌倦的游客们，可能会认为那些十九世纪的老绅士——胡子被尼古丁染黄、衣领皱而油腻、黑领带与常礼服带有鼻烟的味道、手指因酸而染色、心灵则因职业性的嫉妒而发酸、彼此互呼“亲爱的大师”的可笑鬼魂们——将这些展览品放在这儿，是出于一种道德的欲望，想要教育并娱乐中等阶级和激进的付税人，并想庆贺飞速的科学进展。其实却不然：圣马丁教堂原是一座小修道院，后来则被目为一座革命性的博物馆和神秘知识的摘要。飞机、那些自行发动的机器和那些电磁学的枯骨，在进行着至今我仍不明了的对话。

目录虚伪地通告我说这项有价值的陈列是由法国大革命会议的绅士们构想出来的；他们希望能给一般大众提供一所包含所有艺术科技的殿堂。可是，当用来形容这项方案的语词与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亚特兰提斯》一书中形容“所罗门之屋”的用语完全一样时，叫我怎能相信目录上的说法呢？

难道真只有我——还有杰可波·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猜到真相吗？也许这一晚我就会有答案了。我必须想办法在博物馆待到它关闭之后，且在这儿等待午夜。

“他们”怎么进来呢？我毫无概念。巴黎地下水道系统的某通道可能将博物馆连到都市的另一点，也许靠近圣丹尼港。但是我确信如果我离开，就不可能找到那条路回来了。我必须躲在博物馆内的某个地方。

我试着甩脱这地方的魔力，冷眼注视本堂。我现在所要寻找的并非神的显现，而是知识。据我猜想，在其他展览馆中，想要避开在关闭之前巡视各处，看看有没有小偷藏匿于某处的警卫们，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挤满了交通工具的本堂却是乘客借过一夜的理想地点：一个活人藏在无生命的车辆里。我们已玩过太多游戏，现在我没有理由不也试试这一个。

勇敢些——我告诉自己：现在别想“智慧”；请求“科学”的帮助吧。

2

Wee haue divers curious *Clocks*; And other *like Motions of Return* . . . . Wee haue also *Houses* of *Deceits* of the *Senses*, where we represent all manner of *Feats* of *juggling*, *False Apparitions*, *Impostures*, and *Illusions* . . . . These are (my sonne) the Riches of *Salomon*'s *House*.

—Francis Bacon, *The New Atlantis*, ed. Rawley, London, 1627, pp. 41-42

我们有各种古怪的"**钟**"；另外也有"**返回动作**"……我们也有"**感官欺骗之宫**"，展现了各种各样的"**欺诈术**"、"**假幽灵**"、"**骗术**"和"**幻象**"……这些(孩子)，便是"**所罗门之屋的宝藏**"。

——弗兰西斯·培根《新亚特兰提斯》，罗利编，一六二七年，四一～四二页

我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和想象力。这游戏我必须冷静地玩，一如直到几天之前的玩法一样，不让自己沉入。我在一所博物馆内，因此必须戏剧化的聪明且头脑清晰。

我望向上方已叫我看熟的飞机：我可以爬进一架双翼飞机的

机身内，在那里静待黑夜，好似我正要飞越海峡，去接受荣誉勋章。地上那些交通工具的名称勾起人一种怀旧愁思。一九三二年的“西班牙——瑞士”够帅气，也具邀请力，只是距前门办公桌太近。假使我先前穿着宽松半长裤和宽上衣出现，为了让一个身穿乳白色套装、细颈上围了长围巾、短发上扣了顶帽子的女士先过而站到一旁的话，我或许可以在收票人的忽视下溜进来。一九三一年的雪铁龙 C64 以半边车身展出，以示内部——极具教育价值，却是荒谬的藏身处。库格那的大汽锅蒸汽车是绝不可能的。我向右望，只见有大型艺术车轮和滑轮车平扁杆的三轮脚踏车，令人想起头戴大礼帽的绅士——科技进步的骑士——踩着踏板骑过郊区的布隆森林。

与三轮脚踏车相对立的，是车身完整且容量不小的汽车。一九四五年的第那维亚恐怕不行，那流线型的设计太过开敞也太过狭窄。但那辆一九〇九年的宝狮——如阁楼，也如会客室——绝对值得考虑。我一爬进车内，坐在皮沙发椅上，任谁也不会起疑的。只是要溜进那辆车却不容易；有个警卫就坐在正对着车子的长凳上，背对着脚踏车。我想象自己，身穿皮领大衣，笨手笨脚地爬上驾驶座，而两只小腿裹着皮护镜，头上又戴了鸭舌帽的他，从容不迫地打开车门……

我望着法国的第一辆有档车—— 一八七二年，可载十二人的欧白神——思索了片刻。若说那辆宝狮似一间公寓，这辆车无异是整栋公寓大楼了。可是想要爬上这车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却是毫不可能的事。当可能的隐身处皆是展览项目时，要想躲藏实在困难。

我再次走过大厅，迎面便是自由女神像，站在一个至少两米高、状似船首的台座上。台座内部类似哨兵站，由此可透过舷窗望向纽约港的实景模型。在午夜之际这儿倒不失为一个观察的好地点，因为穿过黑暗，由这儿可能看到左边的唱诗班席次和右边的本堂，同时背部又受到比利时电学家格拉姆的一尊大石像所保

护；这尊雕像自其所在的袖廊面对着其他回廊。不过，在白天，由外边可一览这哨兵站而无遗，而且一旦游客离去，警卫为了安全起见，极可能会照例探进这里检查的。

我没有太多时间了：博物馆将在五点半关闭。我再次扫视回廊。没有一架引擎派得上用场。右边沉在海中的路西塔尼亚号大船遗骸也无用处，李诺尔的装有各种大小齿轮的瓦斯引擎亦然。事实上，现在透过灰色窗玻璃照进的日光亦渐消退，我一想到要藏身在这些动物之间便再次感到惧怕，因为我生怕看着它们在黑暗中复活，在我的手电筒灯光映照下的重重阴影中重生。我怕它们的喘息，它们粗重且来自地狱的呼气，没有皮的枯骨，内脏的吱吱叫声，以及淌着黑色油脂的恶臭。藏身在这一连串恶劣的柴油阳器和由涡轮发动的阴器之间，这些一度曾燃着炽焰、冒着蒸气且嘶嘶作响的无生物的咽喉之间，叫我怎能忍受呢？也或许，它们会如秋虫般嗡嗡鸣叫，或如知了般呜呜响鸣，在那些纯粹且抽象的机能的骸骨转生之中，可以轧、锯、转、折、切、加速、撞挤和吞咽燃料的自动操作，活塞低泣不止。或者它们会像邪恶的木偶般抽动，转动鼓轮，改换频率，改变能量，转动整速轮。将它们视为创造错误之证据——无用的设计，只是较低级宇宙主宰的偶像——的“世界之主”，若对它们加以煽惑，使它们群起而追杀我，那我怎抗拒得了呢？

我必须离开，逃开；这太疯狂了。我正往同样的陷阱坠入，那使杰可波·贝尔勃丧失心智的同样游戏，本是怀疑者的我……

此刻，我不知道自己在雨夜之前躲在那博物馆里是否做对了事。如果我没那么做，那我只会知道故事的开始，而不知其结果。而且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一个人在这山丘上，听着下方山谷远远传来的狗吠声，心里想着：这真是结局吗？或者结局尚未到来？

我决定前进。我放弃小祈祷堂，在格拉姆雕像处转向左，走进一间陈列馆。这里是铁路部门，馆里五颜六色的模型火车头和车厢看来活似自玩具王国或迪斯尼世界搬来的。到现在，我已习惯自己的忽而焦虑，忽而自信，忽而惊恐，忽而怀疑。（也许疾病便是由此滋生的吧?）我告诉自己，在教堂里所看到的那些东西之所以令我困扰，是因为我受到杰可波·贝尔勃著作的魔力所影响；他那些文字，我用尽各种办法想加以解译，虽然我明知那些全是他的发明。

这毕竟是间科技博物馆。我告诉自己：你是在一所科技博物馆里，一个正直诚实的地方，也许有些乏味，但这里的死尸都是无害的。你知道博物馆是怎样的，从来也没人被蒙娜丽莎——只有唯美主义者批评她是半男半女的美杜莎——吞噬过的。你更不可能遭瓦特的引擎所吞噬；只有诗人和新哥德派的绅士们会视这引擎为专吃淘气小孩的妖精，而其实这不过是在功能和古科林斯优雅之间、手把和柱头之间、汽锅和列柱之间、轮子和山墙之间的病态妥协。杰可波·贝尔勃虽远在别处，却仍处心积虑想将我拖入使他完蛋的幻觉之中。我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像个科学家。一个火山学家是不会像恩贝多克利那样燃烧的。来吧，你必须勇敢地探索那危机四伏的街道——那是你的差事。抓住你的女人最终必须死，可能的话死在你手中。再见，艾密莉，那一切都很棒，但是你只是个机器人，你没有心。

运输馆正巧在拉瓦锡（译注：Lavoiser，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之始祖）前室隔壁，面对着通向二楼的大楼梯。

玻璃橱横列在两侧，炼丹术的祭坛在中央——这并非巧合，而是象征性的，一种计谋。

首先是那些镜子。每当你看到一面镜子，总会想看看自己的——这是人性。可是在这里你却不能。你望向镜子说“你在这儿，你是你”的地方，伸长颈子竭力注视，但是没有用。因为拉

瓦锡的镜子，无论或凹或凸，都令你失望，嘲讽你。你向后退一步，好不容易发现了自己，但只要略微移动你便又失去了。这个反射学剧场的设计，目的在移走你的本体，使你不只对自己感到不确定，也对立在你与镜子之间的物体起疑。仿佛是在说："你"并不是摆，且差得远了。你不仅对自己感到不肯定，对放在你和另一面镜子之间的物体也同样不肯定。没错，物理学可以解释凹透镜如何及为何聚集另一件物体的光——这里所展示的是个放在铜架上的蒸馏器——然后将这些光线反射，使得你看见这物体并不在镜子里，却是在镜子外，幽灵般的，上下颠倒地浮在半空中，但只要你甚至只是略移一下脚步，那影像便消失了。

然后我突然看见自己头上脚下地映现在一面镜子里。

难以忍受。

拉瓦锡到底想说明什么，而这技艺馆的设计者又在暗示什么呢？我们自中世纪以来便已知道镜子的魔术了。只为了说明弯曲一面镜子的表面，便可以将人投入一想象的世界中，值得经历大百科全书组织、理性时代、和法国大革命这些阶段的麻烦吗？就事论事，一面正常的镜子也只是一种幻觉。想想看每早你刮脸时，那个回望着你，永远是个左撇子的人吧。设立这个馆，就只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值得吗？或者真正的意义是要我们以不同的目光去看每一样东西，包括这些玻璃橱和照说是为说明物理学及近代化学之诞生的各种工具？

一个在煅烧实验阶段的保护性铜面罩。很难以相信拿着蜡烛立在玻璃钟下的拉瓦锡竟会真的戴上那看起来似一只地下水道老鼠的头或外太空侵略者头盔的东西，只为避免刺痛眼睛。Quelle délicatesse，拉瓦锡先生！如果你真想研究气体运动原理，为何你如此费力地重建蒸汽炉—— 一个装了嘴的小区域，加热时会喷吐出蒸汽——这是在诺斯替教时代首由赫伦构筑，以协助埃及祭师的会说话的雕像和其他各种奇迹的设计呢？

这部在一七八一年为研究黑斑症发酵而造的机器又如何呢？

令人不由得不想起造物主的那些腐烂、发臭的私生子。一连串的玻璃试管连接了两个玻璃瓶，通过一个起泡沫的子宫，通过置于叉尖上的导管，将一种原素传到散在空茫中的螺旋……水银的升华，万灵药！

或者这个为研究葡萄酒发酵的仪器吧。水晶玻璃制成的大小圆拱，通向一个又一个的蒸馏器。那些极小的眼镜，小小的沙漏计时器，验电器和透镜。或是那看来似楔形文字的实验刀，有放松杆的调刀，玻璃刀刃，和那用来制一侏儒大小人体模型的三公分小陶土坩埚。或是那些装了像村庄药济师药包般的白色小包的桥如树盒子，这些小包裹在上面写满了无解密码的羊皮纸中，内含实际上为圣衣碎片的矿物标本。或是那把套垫师傅用的细而长的锤子，一把宣告短暂审判日开始的小木锤。或是为分析石油燃烧用的那个可爱的小仪器，还有摆设如四瓣花的小玻璃球，与其他四瓣花由金管子相连，再由水晶玻璃管连到一个铜汽缸，再连到下方的一个以金子和玻璃制成的汽缸，导向更低的试管，悬浮的附属肢体、睾丸、腺体、甲状腺、颈脊……这是现代化学吗？为此作者竟必须被砍头，虽说事实上并无创作亦无任何毁灭？或者他之被杀，是为了不让他说出他这骗局所揭示的呢？

技艺馆里的拉瓦锡仪器，事实上是一种招供，一种秘密的招供，也是整所博物馆的表记。因为这些仪器嘲笑着理性主义的傲慢，也低喃着其他奥秘。杰可波·贝尔勃是对的；“理性”是错的。

我必须快点；时间十分紧迫了。我走过米制、公制、和其他度量衡——全是虚假的保证。我自阿格列那里学知，只要你不用米制计算，而用古老的腕尺，那么金字塔的秘密便揭穿了。再来便是据称有数量之冠，其实却指出数字之超自然性质的计算机器。天文，钟，和机器人。徘徊在这些新的启示之间是很危险的。我正在穿透以理性剧场形式写出的秘密信息的心脏。只是我

必须快些行动了。稍后，等博物馆关闭后到午夜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再加以探索，这些在夕阳余晖中露出本来面目——是象征，而非工具或仪器——的物体。

我穿过手艺馆、能量馆和电器馆，走上楼去。这里无藏身之地；这些箱子可不行。我开始猜测这些箱子的意义，但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惊恐，生怕我没有时间找到一个可以目睹其秘密目的在夜间揭示的藏身处。我开始像个被追逐的人般行动——被时钟，被钟面迫切移动的数字所追逐。地球毫不停歇地转动着，时间迫近了。再过一会儿，我便会被踢出门外去。

走过电器设施展示区，我来到了玻璃馆。他们究竟是依据什么逻辑而决定现代心智最前进也最昂贵的设备，是专供这项数千年前腓尼基人便已知晓的艺术之用的呢？馆里的陈设凌乱无章，中国瓷器和半男半女图案的浮雕花瓶放在一起，还有意大利陶器、黑陶、彩陶。在后侧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陈设了如实物大小、立体的蟒蛇攻击狮子像。这项展示显然是因其完全由玻璃打造而成的；只是必定有一层更深的理由吧。我以前曾在哪里看过这塑像呢？然后我想起了雅典的第一任执政官，苏非亚的可憎创造，该为世界及其致命缺陷而负责的雅达包兹，亦有蟒蛇与狮子的外型，而且他的眼睛能射出火花。也许整座科技馆便是个低劣程序的影像。透过这个程序，经过无数光年，最圆满的第一原则——摆，和普勒罗王朝的灿烂都屈服了。透过这个程序，邪恶统治了宇宙。果真如此，那么蟒蛇与狮子是在向我昭告说我的初步旅行已经结束，而且很快地我会重新看到世界——不是世界应该有的面貌，而是它的原形。

我注意到在右边角落一扇窗子附近，有一潜望镜的哨兵岗位。我走进这哨兵小屋内，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玻璃盘子，如在船上的舰桥上一般。透过这盘子，我看见一卷影片模糊而变幻的影像；一个都市的一景。我所看见的是自我头部上方的一个银幕

投射出来的，在这个银幕上每样东西皆是倒置的，而这第二个银幕便是接目镜——由两个匣子排成钝角而形成的潜望镜的接目镜。较长的匣子自我的后上方如水管般凸出，伸向一较高的窗子，一组广角透镜便由这扇窗子收集外面的光线。回想我上到这里来的路线，我意识到潜望镜使我得以看到外面，好似我在圣马丁教堂东面半圆形凸出小室的上半部透过窗子向外望——仿佛我就和摆一样地晃动，像个被吊死的人正在做最后的眺望。等我的眼睛习惯了渐暗的景色后，我看得出唱诗班席次所俯瞰的佛坎森路，还有与本堂成一直线的康德路。康德路又向左右分为蒙高飞路和杜比戈路。转角处有两家酒吧，“周末”和“圆顶”，酒吧对面的一栋建筑物墙面上挂了一面牌子，字迹勉强可见：

LES CREATIONS JACSAM

潜望镜。它没有理由被放在琉璃馆里，而不是在视觉器材馆里。但是在这个地点看到外面这景色，显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怎么个重要法呢？为什么这间如此实证科学的哨兵小屋，会立在象征性的狮子与蟒蛇像旁边呢？

不管怎么样，如果我还有力气和勇气在这里再待上半个多小时，守夜人员可能不会看到我的。

因此我就待在那“水底”下，好似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听到最后一批参观者的脚步声，接着是最后几名警卫的脚步声。我本想躲到那舰桥下去，以免万一有个警卫随意探头进来张望，但又决定算了。如果他们发现我站在这里，我大可假装是个热心的参观者，为欣赏这陈列而徘徊不去。

一会儿之后，灯熄了，展示馆罩在半黑暗中。但是这哨兵小屋在银幕的照明下，倒好似不那么暗了。我直视银幕，目光不曾稍移——这是我与世界的最后接触。

最好的策略是继续这样站着，至少两个钟头——如果我的脚酸了，那我就蹲下来。博物馆对参观者的关门时间，与馆内工作人员离开的时间并不相同。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万一清洁人员开始清理每一个房间、每一寸地面呢？但我立刻又想到：博物馆早上很晚才开，清洁人员可能是在早上工作，而不是在傍晚。我的揣测必然是对的，至少就楼上诸馆而言，我没再听到任何人经过，只听到远远传来的说话声，和偶尔一声较大的声响，可能是关门的声音。我静立不动。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甚至更晚些，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回到教堂去的。“世界之王”要到午夜时分才会到来。

一群年轻人从圆顶酒吧走了出来。一个女孩沿着康德路而行，再转上蒙高飞路。这不是一个热闹的区域。我会有办法撑下去，望着这单调乏味的世界长达数小时吗？我不该尝试猜猜这潜望镜之所以坐落在此处的秘密吗？我想要小解。不要去管它：不过是神经紧张的反应。

当你独自躲在一潜望镜里，有那么多事物可以闪过你的脑际。一个躲在船舱中，想要移民到远方某地的偷渡着，必然也有相同的感觉。到自由女神像去——事实上——还有纽约的实景模型。也许我会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来；也许那样倒好。不行，那样我可能会太迟醒来……

最糟的将是焦虑感。在焦虑的侵袭下，你相信自己马上就会开口尖叫。潜望镜。潜水艇。被困在海洋里。或许深渊的大黑鱼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圈住了你，而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的氧气快没了……

我深吸了几口气。集中精神。在诸如此时的情况下，你所能仰赖的就只有你的洗衣单子。拼命想着各种事实，因，果。我之所以在此是为了这个理由，还有这个理由和这个理由……

回忆，清晰，精确，井然有序。过去这疯狂的三天，过去这两年，以及当我侵入杰可波·贝尔勃那电脑时所发现的四十年前

的回忆。

为了自我们那误导创造的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我开始回想——一如我当时的回想。一如我在潜望镜中等待时那般，现在我缩入心中一个遥远的角落，以便从那里扯出一段故事。就如傅科摆。狄欧塔列弗告诉我说第一个塞弗拉（Sefirah）是Keter（吉特），"皇冠"，开端，也是原始的空茫。刚开始时，它创造了一个点，渐渐变为"思想"，所有的形体因而诞生。它存在，亦不存在。它包容在那名字中，却又不然；只有被以一名字相称呼的欲望，而尚未有名字……它在空中追循征象；由它最秘密的深处跳出一阴暗的光，如无色的雾气般将形体带给无形无影的思想，而当这雾气蔓延时，一团火焰在它的中心形成，接着那团团火焰便顺流而下，照亮了塞弗拉的低处，直到"天国"。

但是，也许在那减缩中，在那孤寂的分离中——狄欧塔列弗说——便已有了返回的允诺了。



霍克玛

HOKHMAH



3

In hanc utilitatem clementes angeli saepe figuras, characteres, formas et voces invenerunt proposueruntque nobis mortalibus et ignotas et stupendas nullius rei iuxta consuetum linguae usum significativas, sed per rationis nostrae summam admirationem in assiduam intelligibilium pervestigationem, deinde in illorum ipsorum venerationem et amorem inductivas.

——Johannes Reuchlin, *De arte cabalistica*, Hagenhau, 1517, III

数字与文字，形式与声音，经常出现在我们凡人的心灵中，就如天使的柔和影像，和神奇而虚幻之物，借语言的技巧与平常的事物同在。但借着我们的理智与不倦地追求，我们便得以赏识这些事物，并以爱与虔敬待之。

——约拿森·路克林 “De arte cabalistica”

（《秘法艺术》），哈根努，一五一七年，第三章

那是更早两天之前，一个礼拜四。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还未决定是否要起身。我在前一天下午抵达，已打过电话给我的办公室。狄欧塔列弗仍在医院里，而且听古德伦的说法相当不乐

观：情况未变；换句话说，只有恶化而无好转。我鼓不起勇气去探望他。

贝尔勃走了。古德伦告诉我说他打过电话，说为了家庭原因，他必须到某处去。什么家庭？更怪的是，他把他称为“阿布拉非亚”的电脑和印刷机都带走了。古德伦还告诉我说，贝尔勃把电脑和印刷机都搬回家去装设起来，好完成某项工作。他为什么要那么费事呢？有什么工作他不能在办公室里做吗？

我觉得有些茫然失措。莉雅和孩子要到下礼拜才会回来。前一晚我到过皮拉底酒吧，却没找到任何人。

电话铃声将我唤醒。是贝尔勃打来的；他的声音不大一样且十分遥远。

“你在什么鬼地方？迷失在丛林里了吗？”

“别开玩笑，卡素朋。这是正经事。我在巴黎。”

“巴黎？可是要到博物馆去的人应该是我呀。”

“别再开玩笑了，该死。我在公用电话亭里——在一间酒吧内。我也许没办法再多说……”

“要是你没零钱了，打对方付费电话吧。我会等在这儿。”

“零钱不是问题。我有麻烦了。”他说话说得很快，不给我时间打岔。“‘计划’。‘计划’是真的。我知道，你别说。‘他们’在追我。”

“谁？”我仍不能明了。

“圣堂武士呀，卡素朋，老天！我知道你可能不愿相信，但这都是真的。‘他们’以为我有地图，便为我布下圈套，将我骗到巴黎来。‘他们’要我在星期六午夜时到博物馆去。星期六——你知道——圣约翰之夜……”他语无伦次，因此我听不懂。“我不要去，我正在逃命，卡素朋。‘他们’会杀掉我的。告诉安其利——不，安其利没有用——别把警察扯进来。”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用阿布拉非亚，看看软磁碟片。我在近几天里

已将一切都存放在那里了，包括这个月所发生的一切。你不在，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写了三天三夜……听着，到办公室去；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个信封，信封内有两把钥匙。但是小的那把却是米兰公寓的钥匙。到那里去，看我存在电脑里的一切，然后你自己决定，或者我们再谈。我的天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吧。可是我怎么找你呢？”

“我不知道。我每晚都换一家旅馆。今天就去，然后明早就在我那里等着。若是可能我会打电话给你的。老天，电脑的口令——”

我听到嘈杂声。贝尔勃的声音忽近忽远，好像有人在与他抢话筒。

“贝尔勃！怎么回事？”

“‘他们’找到我了。口令——”

如枪声般的一声“砰”响。一定是话筒摔到墙上或掉到电话机下的小架子上。扭打声。接着是电话挂断的“咔嗒”一声。挂电话的人自然不是贝尔勃。

我很快冲了个澡以理清思绪。我想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计划”是真的？荒谬。那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可是谁抓了贝尔勃呢？蔷薇十字会秘密组织？圣日耳曼伯爵？圣堂武士？刺客集团？如果不可能之事竟是真的，那就什么都有可能的。不过贝尔勃也有可能走火入魔。最近他非常紧张，不管是为了萝伦莎·裴利尼，还是因为他对他的创造愈来愈着迷……事实上，“计划”是我们的共同创造；他的，我的，和狄欧塔列弗的。但是目前只有贝尔勃一人似乎为之着迷，超越了游戏的范围。再多想也没有益处的。

我到办公室去。古德伦以尖酸的嘲讽欢迎我，说她得靠她一个人把生意做下去。我找到信封，钥匙，便直冲贝尔勃的公寓。

烟蒂的腐臭味；每一只烟灰缸都盛满了。厨房的水槽里堆了高高一堆脏碗盘，垃圾桶里尽是些空罐头。在书房的一个架子上，有三个威士忌的空瓶子，第四瓶则尚有一点点酒——大约两指高。看情形，住在这间公寓的人曾在不受人打扰的情况下毫不停歇地工作了数日，只有在非常饥饿时才吃点东西，像上了瘾般地拼命工作。

这公寓共有两个房间，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书架上也压了沉沉的书。桌上放了电脑、印刷机和好几盒软磁碟片。在未被书架遮住的墙面上，挂了几幅图画·正对着桌子，是一张经过仔细框裱的十七世纪复印图，一则我在上个月去度假之前上来喝杯啤酒时不曾注意到的寓言。

桌上，有一张罗伦莎·裴利尼的照片，照片上有小小的题字，看来颇为童稚。你只看到她的脸，但她的眼神却闪烁不定。在本能的敏感（或嫉妒?）的驱使下，我将那帧照片面朝下而放，不去看那上面的题字。

有许多个卷宗。我一一翻阅。没什么有意思的，只有账目和出版花费估价。但在这些文件中，我却找到一份档案的印刷；依其日期来看，这必然是贝尔勃在打电脑的最初几次成品之一。档案的名目为“阿布”。我想起了当阿布拉非亚出现在办公室时，贝尔勃那孩童般的热切，古德伦的低声咕哝，和狄欧塔列弗的讥讽。

阿布是贝尔勃对他的评论者的私人回答，一种玩弄半知半解知识的笑话，但也说明了贝尔勃在玩电脑时的综合热情。这个人曾面带疲弱的笑容说，他一意识到自己永不可能成为主角，便决定成为一个有知识的观众，因为没有严肃的动机，写作便没有意义了。还不如重写他人的书——这正是一个好编辑的任务。然而贝尔勃却在电脑中找到了一种迷幻药，因此热烈地按着字键上的字母，好似在家里的旧钢琴上自弹“快乐农夫”的各种变奏曲，

而不必怕会受人批评。并非他自以为有创造力：怕写作如他，深知这不过是一种电子技术的试测。一种柔软体操。只是，在忘了平常缠绕着他的鬼魂的情况下，他发现玩电脑是个五十岁的人第二次青春期的发泄方式。他自然的悲观主义和他的不愿接受自己的过去，都好似可以融解在与一种无生物、客观、服从、无道德、电晶体，且又极人性的非人性之记忆的对话中，使他因而可以忘掉他对人生的慢性紧张症。

“档案名称：阿布”

喔，十一月底多美的一个早晨，刚开始时是那个字，唱颂的，女神，培鲁士之子，阿契力士，现在是我们的不平之冬。句号，新段落。试验，试验，parakalò，parakalò，只要程式正确，你甚至可以创造拼字游戏，如果你写了一本小说，小说中的南方男主角名为白瑞德，还有轻佻的女主角名为郝思嘉，然后你改变了主意，你所须做的只是按下一个键，阿布就会将整本书中的白瑞德改为安德列王子，郝思嘉改为娜塔莎，亚特兰大改为莫斯科，看，你已写就了战争与和平。

阿布，现在做另一件事：贝尔勃命令阿布改变所有的字，把每一个“a”都变成“akka”，每一个“o”都变成“ulla”，这样的段落看来就很像芬兰语了。

Akkabu, dulla akka nullather thing nullaw: Belbulla ullarders Akkabu tulla chakkange akkall wullards, makkake eakkach “akka” becullame “akkakkakka” akkand eakkach “ulla” becullame “ullakka”, fullar akka pakkarakkagrakkaph tulla lullaullak akkalmullast Finnish

（译注：此段即上面那一段在经过更改之后。）

喔，欢乐，喔，新的变数，喔，我的柏拉图式的读者——作者关系被最柏拉图式的不眠症所侵略，喔，芬尼根之醒（译注：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喔，动物的魅力和仁慈。他并不帮助你思考，但他帮助你，因为你必须为他思考。一部完全属于心灵的机器。如果你用鹅毛笔写文章，你得划掉以心血写出的文字，且不断地停下来蘸墨水。你写得发酸的手腕赶不上你的思路。如果你用打字的，你的字母会纠结在一块儿，而且你仍得迁就打字机的迟钝步伐，而非你飞驰的神经键。可是用了他（它？她?），你的指头做着梦，你的心灵刷过键盘，你生就金羽翼，你终于可以以第一度接触的喜悦去对抗理智之光。

看看我现在所做的，我故意拼错字，并命令这机器将这些错字复制存档于临时记忆中，再将它们播放在荧光幕屏上。

好了，刚才我盲目乱打一通，但现在我唤出那些畸形拼字，又命令机器复制这些错字，然后我再加以纠正，因此这一页的成果便十分完美了。也就是说，我从废物中提炼出精华。若我感到懊悔，我大可将第一次草稿全删除掉。我留下它是为了表明“是”与“应该是”，意外和必须，可以在这荧光幕上并存。只要我愿意，我大可将那错误的段落自荧光幕上除去，但却存放在记忆中，因此创造出我的压抑的档案库，同时否定佛洛依德的滥用以及各种臆测揣想之乐的作者和他们的学术荣耀。

这比真实的记忆来得好，因为真实的记忆——在重重努力下——只学会记得却不会忘记。狄欧塔列弗对那些有大楼梯的宫殿，那座一个战士对一个无抵抗力之妇女做着不可名状之事的雕像，那条两边有几百间房间的长廊，而每个房间里都描述了一异常之人或物，和那突然现身，扰乱和平的幽灵和木乃伊，深感怨愤。对每一个记忆中的影像，你都会附上一个思想、一个标签、一个范畴、一件宇宙家具、演绎、一大套连锁式诡辩、一连串箴言、一串串换置、一遍遍轭式修饰、无数的倒逆论、种种分点和

视差……等等，没完没了。喔，雷蒙多，喔，卡密里欧，只需回顾视象，一个人便可重建伟大的生之锁链，在爱和喜悦之中，因为在宇宙中分解的一切，都在你心中结成一体，因此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会博你会心一笑。但是当狄欧塔列弗和我那天想要创建一种遗忘的艺术时，我们却想不出遗忘的规则该是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寻找失去的时光，追逐不安定的线索，像树林里的拇指姑娘，那是一回事；而错置重新找到的时光却又是另一回事。拇指姑娘总是回家的，像一种执着。

遗忘是没有规律的；我们只能听任随意的自然程序，像中风和健忘症，还有如迷幻药、酒精和自杀之类的自我干扰。

然而，阿布却可以对自己实施局部自杀，暂时性的健忘症，无痛的失语症。

“L，昨晚你在哪里呢?”

你瞧，轻率的读者：你永不会知道的，但是这没头没脑的句子其实是我所为，但写了之后又希望我没写的一个长句子的开端。我希望我甚至没想过要写那句子，希望这事根本没发生过。因此我按下一个键，一片模糊的薄膜便罩在那致命而不合时宜的字句上，然后我按下“删除”，哇，一切都消失了。

但还不止于此。自杀的问题在于有时候你跳出窗子之后，却在八楼和七楼之间改变了主意。“哦，要是我能回头就好了！”抱歉，你不能，太可惜了。砰！话说回来，阿布却很慈悲，让你有权改变主意：只要按“恢复”键，便可再恢复你删除掉的文字。令人松了一口气！一旦我知道无论何时我都可以记忆时，我便遗忘了。

我再也不会由一家酒吧换到另一家酒吧，以曳光弹分解外来飞行物，直到入侵的恶魔将我分解。这可要美得多了；在这里你所分解的是思绪，而非外来飞行物。荧光幕是成千上万星状物组

成的银河，排列成行，白色或绿色，而且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七天，七分钟，七秒钟，一个宇宙便在你眼前诞生了，一个源源流动的宇宙，在那里没有太空的棱线，也没有时间的存在。没有无数的数字法则，也没有热力学的强制定律。字母慵懒地浮到表面，自空无一物中浮现，又顺从地返回空茫，像心灵波般消融。这是轻柔连缀和分开的水底交响乐，自我吞噬的月球之舞，就如“黄色潜水艇”中的大鱼。只要指尖轻轻一触，那些可挽回的便向下滑向一个饥饿的字母，被吞进它的咽喉中，然后是黑暗。如果你不停止，那字便会吞噬自己，像黑洞般以自己的不存在喂食。

如果你正好在写着谦逊所禁止的东西，那全可打到一片软磁碟片上，然后你在给那片磁碟片一个口令，那样一来谁也别想看你写的。对秘密情报员来说最好不过。你写下情报，存起来，然后把那片磁碟片放到口袋里，一走了之。谁也别想查出你写了什么：只有你和它知道。如果他们对你用刑，你可以假装招供；你开始打入口令，然后秘密地按一个键，那情报便永远消失了。你可以说，噢，真抱歉，我的手滑了一下，那是意外，现在一切都没了。那是什么呢？我不记得了。那并不重要。我没有什么情报了。但是以后——谁晓得呢？——也许我会有吧。

4

He who attempts to penetrate into the Rose Garden of the Philosophers without the key resembles a man who would walk without feet.

——Michael Maier, *Atalanta Fugiens*, Oppenheim, De Bry, 1618, emblem XXVII

没有钥匙却想进入哲学家玫瑰花园的人，就像一个没有脚却想走路的人。

——麦可·梅耶《亚特兰大谱曲》，狄布莱，一六一八，第二十七卷

那是惟一印出的一份档案。我得把每一片磁碟片都放到电脑上查看。这些磁碟片都标有数字，因此我想不如就从第一片看起。不过贝尔勃曾提及有句口令。他对于阿布拉非亚的秘密一向都是极具占有性的。

当我把磁碟片放到电脑上后，荧光幕上立刻现出了一排字："你有口令吗？"并非命令句。贝尔勃倒很有礼貌。

电脑并不主动提供协助。非得打入口令不可，否则这部机器就不会说话。它好似在说："是的，你想知道的就藏在我的内脏里。你尽管挖吧，挖吧，老鼹鼠；你是绝不会找到的。"这我们

不妨等着瞧——我暗自低语；玩多了狄欧塔列弗的排列组合，你便是出版界的个中翘楚。正如杰可波·贝尔勃所可能会说的：找到猎鹰。

要进入阿布拉非亚的口令必定是七个字母或少于七个字母。字母，或是数字。那么由所有的字母组成七个一组——包括重复的可能性，因为没有理由不能是“cadabra”这样的字——一共有多少组呢？我知道公式。答案是六十亿多。一个可以以每秒一百万组的速度过滤这六十亿组字母的巨大计算机，仍得一次一组地喂给阿布拉非亚。而每一组字，阿布拉非亚得花上十秒发问及澄清。这表示一共要六百亿秒。一年有三千一百多万秒。因此，要查清所有的可能性，得费时两千年。算得好。

如此看来，我得采用归纳式的猜测才行。贝尔勃可能会选上什么字呢？这会是他在一开始用这部电脑时便已决定的字呢，还是他直到最近意识到这些磁碟片很危险，而且——至少对他而言——这游戏已不仅是个游戏了，才想出来的字呢？这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想，最好假定是后者。贝尔勃觉得他被“计划”所追猎，而且他是玩真的（正如他在电话中所说的）。那么，他必定会选用一个与我们的故事有关连的字或词当口令。

但也许又不然：“他们”也有可能想到一个与“传统”有关连的字。接着我又想：万一“他们”已闯入公寓，复制了磁碟片，此刻正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试着字母的每一个组合呢？在喀尔巴阡山的一座城堡里，使用超级电脑。

别乱想了——我告诉自己。“他们”不是会用电脑的人。如果“他们”真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会是犹太神秘哲学。而如果贝尔勃相信“他们”存在，他也会依样画葫芦的。

为了保险起见，我试了十个塞弗拉：吉特（Keter）、霍克玛（Hokhmah）、碧拿（Binah）、赫西（Hesed）、吉乌拉（Gevurah）、

泰福瑞（Tiferet）、涅扎（Nezah）、好德（Hod）、也梭（Yesod）、玛寇（Malkhut）。

不过，这口令必定是个很明显的字，一个不假思索便想到的字，因为当一个人如贝尔勃在过去几天里那样执妄地反复弄着同一份文件时，那他便不可能想到别的。他不可能为了“计划”而差点没把自己逼疯，同时却挑“林肯”或“蒙巴萨岛”来当口令的。这个口令必然是与“计划”相关的。但是是什么呢？

我想象自己是贝尔勃。他写下这些时不断地抽着烟，也喝了不少酒。我到厨房去拿干净的酒杯，结果只找到一只，为自己倒了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威士忌后，又在键盘前坐下，仰靠到椅背上，跷起了二郎腿。我慢慢啜饮着酒，边环顾四周。书本离得太远了，我看不到书名。

我喝完了酒，闭上双眼，又张开。面对着我的是一幅十七世纪的版画，一幅典型的该时期蔷薇十字会寓言，充满了对该会会员密码式的宣告。这幅画画的显然是蔷薇十字会的庙堂，一座圆顶高塔，依据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耶路撒冷寺庙肖像模型所建，且参考了奥玛清真寺的模型。

塔楼四周的景致颇不谐调，人物亦不调和，就像你看到一座宫殿，前景有只青蛙，一头背上驮了东西的骡子，和一个国王正从一个仆役手中接过礼物的那种谜绘一般。在左下方有个正从一口井中出来的绅士，紧抓着井上的滑车装置。穿过荒谬的绞盘的绳索，直通过一扇圆形窗子，伸入塔楼里。画的中央有个骑士和一名旅客。在右侧，一个跪拜的朝圣者似持着拐杖般地握着一个沉重的锚。沿着右侧边缘，几乎是正对着塔楼，有一断崖，而一个手持利剑的人正从崖上落下。在另外一侧，耸立在远方的，是土耳其的亚拉拉特双峰火山，山顶上停着诺亚方舟。画的上端两个角落，各有一朵云，被一颗星斜射的光照亮了，而在那两道光线中却飘浮着两个形体，一个是个被蟒蛇缠身、赤裸裸的男人，另一个则是一只天鹅。在上端正中央，一团乱云上方写了

“Oriens”的字样，还有希伯来语字母，而上帝的手便由这些字中探出，以一根绳索紧紧控住了塔楼。

塔下装了可以移动的轮子。塔的主体是方形的，有窗子，一扇门，右方还有座开闭式吊桥。在上方，有一长廊连缀着四座瞭望角楼，每一座角楼上都立了一位一手挥棕榈叶，一手持写有希伯来字母之盾牌的武士。其中只有三位是显明可见的，第四位要凭类推想象，因为他立在八角形圆顶之后，而在这圆顶上又有一八角形的灯笼，灯笼上长了一对翅膀。在长翅膀的灯笼上方，还有一个较小的圆顶塔，塔上一座四边形角楼有细柱子支撑的开敞拱门，显示出里面的吊钟。这个小塔圆顶上便系着那条握在上帝手中的线。这里写了“Fa/ma”的字样，在这几个字上方则画有一写着“兄弟会”的横轴。

画中还有其他东西。由塔楼左侧的一扇圆形窗子，伸出一只巨大的胳臂，与画中人物都不成比例。这只胳臂手握一把剑，且可能是属于关在塔里那个长翅的怪物所有。由右侧一扇同式的窗子则伸出了一支大喇叭。又一次，喇叭。

塔楼的窗子和门的数目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栋塔楼竟有这么多的门和窗子，而圆顶上的门窗太过规则，底部的门窗则任意乱开。由于直角构图只显示出一半塔楼，因此你可假定其对称性；即这一侧的门、窗和炮门必以同样的次序在另一侧重复。这就表示，在钟塔的圆顶上共有四个拱门，下方的圆顶有八扇窗，四座角楼，东西两面共有六扇门窗，南北两面则一共有十四扇。我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

三十六。这个数字纠缠了我不止十年。蔷薇十字会。一百二十除以三十六等于三点三三三三三三，共七个数字。几乎是太完美了，但总是值得一试。我试了，却失败了。

这时我想到，若把这个数字乘以二，便得到魔鬼的数字：六六六。只是这猜测也证实了失之牵强。

我突然又注意到中间的乱云和后光，神圣的光轮。那几个希

伯来文字母极大；即便坐在这里，我仍可清晰地看见。只是贝尔勃不能在阿布拉非亚上打进希伯来文。我再仔细看：我认得，当然，由右至左；yod he vav he。由四个希伯来子音字母所组成的神名，耶和华，上帝的名字。

5

And begin by combining this name , *YHWH*, at the beginning alone, and examine all its combinations and move it and turn it about like a wheel, front and back, like a scroll, and do not let it rest, but when you see its matter strengthened because of the great motion, because of the fear of confusion of your imagination and the rolling about of your thoughts, and when you let it rest, return to it and ask it , until there shall come to your hand a word of wisdom from it, do not abandon it.

Abulafia, *Hayyê ba – Nefeš*, MS München 408, fols. 65a – 65b

以组合这个名字：YHWH 为始，单只是开始而已，并检视其每一个组合，将它像轮子般移转，前面和后面，如卷轴似的，而且别让它停歇，直到你看到它因不断地移动而增强，由于生怕你的想象力混乱，你的思绪纷扰。当你让它停歇时，要再回头开始，询问，直到它让你打出了一个智慧之字，否则不可轻言放弃。

——**阿布拉非亚**《Hayyê ha – Nefês》，
MS München 408，fols.65a – 65b

上帝的名字……当然了！我想起了当阿布拉非亚在办公室设置起来的那一天，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的最初谈话。

狄欧塔列弗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显出了极度的宽容。狄欧塔列弗的宽容总是叫人生气，但贝尔勃似乎不以为意。他对此十分宽容。

“你知道，那对你根本没用。你自然并不打算重写那些你根本不看的稿件吧。”

“这是为了整理档案、定计划、补充资料之用的。如果我要用这部机器来写书，那将会是我自己的书，而不是别人的。”

“你发过誓说你绝不会再写任何你自己的东西的。”

“说我不会再侵犯这世上的任一张稿纸，没错。当时我下结论说，我天生不适宜当主角——”

“因此你决定要当个明智的观众。那我全知道。所以呢？”

“如果一个明智的观众在看完音乐会回家途中低哼第二乐章，那并不表示他想到卡内基音乐厅去当指挥。”

“所以你想低哼文学，好确定你绝不会动笔写吧。”

“那会是个诚实的选择。”

“你真这么想吗？”

狄欧塔列弗和贝尔勃都是皮德蒙人，两人常说任何好皮德蒙人都有能力礼貌地倾听，直视你的眼睛，以一种令你立刻感到其深刻不赞同的极诚挚的口吻说：“你真这么想吗？”他们还常说我是个野蛮人，因此我绝听不出这样的微妙。

“野蛮人？”我曾抗议道，“我是生在米兰没错，但我们的祖先可是来自欧斯塔谷呢。”

“胡扯。”他们说，“一个真正的皮德蒙人必是怀疑论者，因此任谁也可立刻认出的。”

“我就是个怀疑论者呀。”

“不是。你只是不肯轻信，是个猜疑者。那是不同的。”

我知道狄欧塔列弗何以不信任贝尔勃。他听说过电脑可以变更字母的次序。因此，一本书可能产生与其完全相反的另一本书，而造成暧昧不明的预言。“这是排列的游戏。”贝尔勃试图解释道。“提木拉（Temurah）？这名字很合适吧？虔诚的犹太教牧师要升上天国之门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我亲爱的朋友，”狄欧塔列弗说，“你是什么也不会懂的。没错，旧约前五卷——我指的是，现存的摩西五经——只是这永恒五卷书中的字母的其中一种排列方式而已，如上帝所创造并传递给天使们的。如果重组这五卷书中的字母，这么多世纪以来，有一天我们也可能再组合成原书的模样。只是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找到，而是在于追寻，一个人便是要怀着这种奉献的心去祷告和读经文，一点一点地去发现真理。假如这部机器立刻便给了你真相，你也认不出来的，因为你的心尚未经过漫长追寻而得到净化。而且还是在一间办公室里！不行，圣经必须在一间窄巷陋室里日复一日地念诵，在那里你学习倾身向前，使两臂紧靠在身侧，那样你拿着圣经的手和翻着书页的手之间的距离才可以尽量缩小。如果你想舔湿手指，那你必须将指头垂直地举到唇边，仿佛是在咬不发酵的硬面包那样，而且不能掉下面包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咀嚼，先在舌头上溶化之后，才能吸收、重组。而且小心别把口水淌到你的长衣上。只要失去一个字母，将你连到更高启示的线就断了。在你的圣多玛斯以其五条路径辛苦地找寻上帝之际，亚伯拉罕·阿布拉非亚便已对此奉献了他的一生。

“亚伯拉罕·阿布拉非亚的‘Hokhmath ha - Zeruf’不仅是组合字母的学问，也是心灵净化的学问。神秘的逻辑，富有无穷尽变化的字母，这是个喜悦的世界，也是思想的乐章。只是你在着手时必要缓慢、谨慎，因为你的机器可能带给你狂妄错乱，而非心醉狂喜。阿布拉非亚的许多个门徒都无法谨守沉思上帝之名和运行魔法之间的这条细线。他们将上帝之名转化为护身符，一种支配自然的工具，却——和你及你的机器一样——不知道每一个字

母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在不知一个子音的力量之下而任意将其掉换，便会影响一个肢体，不管是位置或是性质，这时你才会发现自己变形了，成为一个恶魔。外表上，是这一生；精神上，则是永恒的。”

“听着，”贝尔勃对狄欧塔列弗说道，“你知道，你并没有打断我的念头。相反的，我有阿布拉非亚——我将要这么叫他——可以支配，就如我们的朋友支配机器人那样，只不过我的阿布拉非亚会更谨慎，也更尊重我。更谦虚。问题是要找到上帝之名的所有排列，对吧？嗯，这本操作手册有个很棒的基本小程式，可以列出四个字母的所有可能顺序，简直就像是专为 YHVH（上帝之名）而设计的。我该试一试吧？”说着，他把程式拿给狄欧塔列弗看；狄欧塔列弗不得不承认这程式颇不可思议：

```
10  REM anagrams（拼字猜谜）
20  INPUT（输入）L$（1），L$（2），L$（3），L$（4）
30 PRINT
40  FOR I 1 = 1 TO 4
50  FOR I 2 = 1 TO 40
60  IF I 2 = I 1 THEN 130
70  FOR I 3 = 1 TO 4
80  IF 1 3 = I 1 THEN 120
90  IF 1 3 = I 2 THEN 120
100  LET 14 = 10 -（I 1 + I 2 + I 3）
110  LPRINT L$（I 1）；L$（I 2）；L$（I 3）；L$（I 4）
120  NEXT I 3
130  NEXT I 4
140  NEXT 1 1
150  END（终结）
```

"你自己试试吧。当电脑要你输入时，你就打 Y，H，V，H，然后再按输入（ENTER）键。只是你或许会失望的。一共只有二十四种可能的排列。"

"天老爷！你能把上帝的二十四个名字怎么办呢？你以为我们的聪明人没有这么计算过吗？看看'赛弗以赛拉'（Sefer Yesirah），第四章，第十六节吧。而且他们并没有电脑呢。'两颗石头造两幢屋子。三颗石头造六幢屋子。四颗石头造二十四幢屋子。五颗石头造一百二十幢屋子。六颗石头造七百二十幢屋子。七颗石头造五千零四十幢屋。超过这一点，想想嘴所不能说及耳所不能听的。'你可知道今天这叫什么吗？因素分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传统'警告在超过这一点之后我们便该停止？因为如果上帝的名字有八个字母，那就会有四万零三百二十个排列。而如果有十个字母，就会有三百六十二万八千八百个排列，而你自己那卑微小名——包括姓与名——就有将近四千万个排列。谢天谢地，你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还有个中间名，因为那样一来，至少会超过四亿个。而如果上帝的名字包含了二十七个字母——希伯来文字母中并无母音，只有二十二个子音和五个变音——那么他的名字可以有二十九个数字的可能性。只不过你必须允许重复，因为上帝之名可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重复二十七次，这样一来因素分解就没有用了：连重复也算的话，你就得拿二十七乘以二十七，答案——我相信是四千四百四十兆兆兆。也就是四乘以十后再加上三十九个零。"

"你骗人，想要吓唬我。我也读过你的'赛弗以赛拉'。希伯来文一共有二十二个基本字母，而上帝便以这二十二个字母——单单这二十二个而已——形成所有的创造物。"

"我们别鸡蛋里挑骨头。以这种规模的次序，差五个字母并没差到哪里去。如果你用二十二乘以二十二，而不用二十七乘以二十七，你仍会得到三千三百兆兆。以人类的范畴来看，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我数一、二、三，等等，每秒钟一个数字，

那我得花上将近三十二年的时间才能算到小小的十亿。而且事实远比这个复杂，因为犹太教神秘哲学并不单只是‘赛弗以赛拉’而已。而且，何以摩西五经的排列必须包括所有二十七个字母，还有个很好的理由。没错，如果最后五个字母放在一个字中间的话，那它们就会变成正常的变音。可是并不尽如此。例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LMRBH’列马巴——很巧，这字的意思即‘乘以’——只是中间的 mem，写法却如放在字尾的 mem。”

“写什么呢?”

“每一个字母都符合一个数字。正常的 mem 是四十，但字尾的 mem 却是六百。这和教导排列的提木拉无关，却牵涉到追求字与其数字价值之间之至高关连的集目德（gematria）。‘LMRBH’因以 mem 结尾，因此总数不是二百七十七，而是八百三十七，所以便等于 ThThZL，或 thath zal，意即‘能宽宏施舍的人’。这样，你该知道为何二十七个字母都应该考虑了：重要的并不只是音而已，还有数字。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我的计算。可能性超过了四千四百兆兆兆。你有没有想过，将它们全都输入电脑看看，必须费多少时间？我所说的还不是你这部可怜的小电脑呢。以每秒一个排列的速率算，你需要七百兆兆兆分钟，也就是一千二百三十兆兆小时，那便是五十多兆兆天，或一千四百多兆年，也就是十四兆世纪，或一点四兆千年。不过，设若你有一部电脑，每秒可发动一百万个排列，想想你用那电子仪器所能省下的时间吧：你只需要一千四百亿千年！

“上帝的真名，那神秘的名字，和整部摩西五经是一样长的，而世上没有一部机器能够过滤其所有的排列，因为五经本身便是包括重复在内的排列，而提木拉的方法告诉我们不只要改变二十七个字母而已，而且要变更五卷书中的每一个字，因为每一个字本身又形成一个字母，无论它在别页上有多常出现。‘YHVH’中的两个‘he’，因此得被算为两个不同的字母。所以，如果你想计算五卷书中所有的字的所有排列，那么全世界的零也都不够

你用的。不过，请便吧，尽管去使用你那部可悲的小会计师机器吧。确切地说，有部机器是真的存在的，只是这机器并不是在你的矽谷造出的：它是神圣的秘法，或‘传统’，而且几千年来犹太教牧师一直在做着没有一部电脑能做到——让我们希望——也永远做不到的。因为在每个组合都被算过的那一天，结果当仍是秘密，而无论如何整个宇宙则会已完成其周期——我们则都会沉浸在伟大的周期同步加速转变的炫人荣耀中。”

“阿门。”杰可波·贝尔勃说。

狄欧塔列弗已在驱使他走火入魔了，这点我该牢记在心。我有多常看到贝尔勃在下班之后仍孜孜不倦地输入程式去查狄欧塔列弗的计算，想要让狄欧塔列弗看看至少阿布可以在几秒钟内算出结果，而不必以手在发黄的羊皮纸上书写或用甚至不包括零在内的古老数字系统？只是阿布给他的答案是以指数写出的，因此贝尔勃无法以一个充满无止无尽的零的荧光幕来反击狄欧塔列弗。

回想过这一切后，我瞪视着那幅蔷薇十字会版画，觉得贝尔勃似乎不可能再回头就上帝之名的那些练习中去找出一个口令。我又猜想，如果他也沉迷于如三十六和一百二十这样的数目，这些数字必也经过过滤了。他明知四颗石头只能造二十四幢屋子，便不可能只是结合那四个希伯来字母而已。

不过，他有可能想到包含了两个母音的意大利文抄本。这样一来，意文的六个字母——Iahveh——使他有七百二十个排列可用。重复是不算的，因为狄欧塔列弗说过两个“he”必得被算为两个不同的字母。那么，贝尔勃可能选择——举例来说吧——第三十六个排列，或第一百二十个。

我到贝尔勃的公寓时大约是十一点钟；现在已经一点了。我得写出六个字母拼字游戏的程式，而最好的方法便是将我已为四个字母所写的程式加以修饰。

我需要一点新鲜空气。我走出公寓，为自己买了些吃的东西

和一瓶威士忌。

我回到公寓，把三明治都放到一个角落里，便开了威士忌，放入基本磁碟片，开始工作。我犯了寻常的错误，花了整整半小时加以修正，但到了两点半时，程式已可运作，荧光幕屏上便现出了七百二十个上帝之名。

1	2	3	4	5	6	7	8
iahveh	iahvhe	iahevh	iahehv	iahhve	iahhev	iavheh	iavhhe
iavehh	iavehh	iavhhe	iavheh	iaehvh	iaehhv	iaevhh	iaevhh
iaehhv	iaehvh	iahhve	iahhev	iahvhe	iahveh	iahehv	iahevh
ihaveh	ihavhe	ihaevh	ihaehv	ihahve	ihahev	ihvaeh	ihvahe
ihveah	ihveha	ihvhae	ihvhea	iheavh	iheahv	ihevah	ihevha
ihehav	ihehva	ihhave	ihhaev	ihhvae	ihhvea	ihheav	ihheva
ivaheh	ivahhe	ivaehh	ivaehh	ivahhe	ivaheh	ivhaeh	ivhahe
ivheah	ivheha	ivhhae	ivhhea	iveahh	iveahh	ivehah	ivehha
ivehah	ivehha	ivhahe	ivhaeh	ivhhae	ivhhea	ivheah	ivheha
ieahvh	ieahhv	ieavhh	ieavhh	ieahhv	ieahvh	iehavh	iehahv
iehvah	iehvha	iehhav	iehhva	ievahh	ievahh	ievhah	ievhha
ievhah	ievhha	iehahv	iehavh	iehhav	iehhva	iehvah	iehvha
ihahve	ihahev	ihavhe	ihaveh	ihaehv	ihaevh	ihhave	ihhaev
ihhvae	ihhvea	ihheav	ihheva	ihvahe	ihvaeh	ihvhae	ihvhea
ihveah	ihveha	iheahv	iheavh	ihehav	ihehva	ihevah	ihevha
aihveh	aihvhe	aihevh	aihehv	aihhve	aihhev	aivheh	aivhhe
aivehh	aivehh	aivhhe	aivheh	aiehvh	aiehhv	aievhh	aievhh
aiehhv	aiehvh	aihhve	aihhev	aihvhe	aihveh	aihehv	aihevh
ahiveh	ahivhe	ahievh	ahiehv	ahihve	ahihev	ahvieh	ahvihe
ahveih	ahvehi	ahvhie	ahvhei	aheivh	aheihv	ahevih	ahevhi
ahehiv	ahehvi	ahhive	ahhiev	ahhvie	ahhvei	ahheiv	ahhevi
aviheh	avihhe	aviehh	aviehh	avihhe	aviheh	avhieh	avhihe

avheih avhehi avhhie avhhei aveihh aveihh avehih avehhi
avehih avehhi avhihe avhieh avhhie avhhei avheih avhehi
aeihvh aeihhv aeivhh aeivhh aeihhv aeihvh aehivh aehihv
1 2 3 4 5 6 7 8
aehvih aehvhi aehhiv aehhvi aevihh aevihh aevhih aevhhi
aevhih aevhhi aehihv aehivh aehhiv aehhvi aehvih aehvhi
ahihve ahihev ahivhe ahiveh ahiehv ahievh ahhive ahhiev
ahhvie ahhvei ahheiv ahhevi ahvihe ahvieh ahvhie ahvhei
ahveih ahvehi aheihv aheivh ahehiv ahehvi ahevih ahevhi
hiaveh hiavhe hiaevh hiaehv hiahve hiahev hivaeh hivahe
hiveah hiveha hivhae hivhea hivavh hieahv hievah hievha
hiehav hiehva hihave hihaev hihvae hihvea hiheav hiheva
haiveh haivhe haievh haiehv haihve haihev havieh havihe
haveih havehi havhie havhei haeivh haeihv haevih haevhi
haehiv haehvi hahive hahiev hahvie hahvei haheiv hahevi
hviaeh hviahe hvieah hvieha hvihae hvihea hvaieh hvaihe
hvaeih hvaehi hvahie hvahei hveiah hveiha hveaih hveahi
hvehia hvehai hvhiae hvhiea hvhaie hvhaei hvheia hvheai
heiavh heiahv heivah heivha heihav heihva heaivh heaihv
heavih heavhi heahiv heahvi heviah heviha hevaih hevahi
hevhia hevhai hehiav hehiva hehaiv hehavi hehvia hehvai
hhiave hhiaev hhivae hhivea hhieav hhieva hhaive hhaiev
hhavie hhavei hhaeiv hhaevi hhviae hhviea hhvaie hhvaei
hhveia hhveai hheiav hheiva hheaiv hheavi hhevia hhevai
viaheh viahhe viaehh viaehh viahhe viaheh vihaeh vihahe
vihean viheha vihhae vihhea vieahh vieahh viehah viehha
viehah viehha vihahe vihaeh vihhae vihhea viheah viheha
vaiheh vaihhe vaiehh vaiehh vaihhe vaiheh vahieh vahihe
vaheih vahehi vahhie vahhei vaeihh vaeihh vaehih vaehhi

vaehih	vaehhi	vahihe	vahieh	vahhie	vahhei	vaheih	vahehi
vhiaeh	vhiahe	vhieah	vhieha	vhihae	vhihea	vhaieh	vhaihe
vhaeih	vhaehi	vhahie	vhahei	vheiah	vheiha	vheaih	vheahi
1	2	3	4	5	6	7	8
vhehia	vhehai	vhhiae	vhhiea	vhhaie	vhhaei	vhheia	vhheai
veiahh	veiahh	veihah	veihha	veihah	veihha	veaihh	veaihh
veahih	veahhi	veahih	veahhi	vehiah	vehiha	vehaih	vehahi
vehhia	vehhai	vehiah	vehiha	vehaih	vehahi	vehhia	vehhai
vhiahe	vhiaeh	vhihae	vhihea	vhieah	vhieha	vhaihe	vhaieh
vhahie	vhahei	vhaeih	vhaehi	vhhiae	vhhiea	vhhaie	vhhaei
vhheia	vhheai	vheiah	vheiha	vheaih	vheahi	vhehia	vhehai
eiahvh	eiahhv	eiavhh	eiavhh	eiahhv	eiahvh	eihavh	eihahv
eihvah	eihvha	eihhav	eihhva	eivahh	eivahh	eivhah	eivhha
eivhah	eivhha	eihahv	eihavh	eihhav	eihhva	eihvah	eihvha
eaihvh	eaihhv	eaivhh	eaivhh	eaihhv	eaihvh	eahivh	eahihv
eahvih	eahvhi	eahhiv	eahhvi	eavihh	eavihh	eavhih	eavhhi
eavhih	eavhhi	eahihv	eahivh	eahhiv	eahhvi	eahvih	eahvhi
ehiavh	ehiahv	ehivah	ehivha	ehihav	ehihva	ehaivh	ehaihv
ehavih	ehavhi	ehahiv	ehahvi	ehviah	ehviha	ehvaih	ehvahi
ehvhia	ehvhai	ehhiav	ehhiva	ehhaiv	ehhavi	ehhvia	ehhvai
eviahh	eviahh	evihah	evihha	evihah	evihha	evaihh	evaihh
evahih	evahhi	evahih	evahhi	evhiah	evhiha	evhaih	evhahi
evhhia	evhhai	evhiah	evhiha	evhaih	evhahi	evhhia	evhhai

我从印刷机上取下印出这七百二十个名字的几页纸，未曾撕开，仿佛我所看的是摩西五经的卷轴似的。我试了第三十六个名字，没得到反应。喝了最后一口威士忌后，我以迟疑的手指打下了第一百二十个名字。还是一无所有。

我真想死了算了。然而我又觉得此刻我似已变成了杰可波·

贝尔勃，觉得他当时的想法必然与我现在的想法相同。所以，我必定犯了什么错误；一个愚蠢而微小的错误。我已十分接近了。贝尔勃会不会为了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而从这单子的末尾倒数过来呢？

卡素朋，你这个笨蛋——我告诉自己。他当然是从后面倒数过来的。也就是说，从右边往左边数的。贝尔勃将上帝之名以拉丁字母音译输入电脑，包括母音在内，只不过这字原是希伯来文，所以他的写法自然是由右到左。所以，我打入的不该是“IAHVEH”，而是“HEVHAI”。排列的次序颠倒了。

我从后面倒数后，又将两个名字都试了。

什么也没有。

这全都错了。我固执地紧抓一个微妙却错误的假设不放。最优秀的科学家也难免犯这种错。

不对，不只是最优秀的科学家而已。每一个人都会。才不过是一个月前，我们还说过在三本最近的小说中——至少三本——都有一个主角想借电脑找到上帝的名字。贝尔勃不会依样画葫芦的。再说，当你要选一个字当口令时，你会选一个易于记得的字，一个自动浮现在脑海中的字。Ihvhea，才怪！那么说来，他得将诺得利克系统用在提木拉上，才可发明一个字谜来记住这个字。如“伊曼达维护希伦的邪恶刺杀”（Imelda Has Vindicated Hiram's Evil Assassination，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便成为“IHVHEA”一字）。

只是贝尔勃又为什么要照狄欧塔列弗的犹太秘法来想呢？贝尔勃对“计划”着了迷，而我们在“计划”里又放入了其他各种材料：蔷薇十字会、共同统治、炼金术侏儒、傅科摆、伦敦塔、共济会……

我想到了萝伦莎·裴利尼。我伸出手，拿起先前被我翻过面的她的照片细看，一个不合时机的思绪便浮现了；在皮德蒙那一晚的回忆……我看看照片上的题字：“因为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

一个，受尊崇也受怨恨的，是圣徒也是妓女。苏菲亚。"

这一定是她在雷加多的宴会之后才写的。苏菲亚，Sophia。六个字母。而且，又何需将这六个字母重组呢？误入歧途的人是我。贝尔勃爱萝伦莎，为她是她而爱她，为她是苏菲亚而爱她。而在那一刻，她可能……不行，没有用。贝尔勃也误入歧途，弯曲迂回的。我想起了狄欧塔列弗的话："在第二塞弗拉中，黑暗的 aleph（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变成了光明的 aleph。由'黑暗之点'跳出了摩西五经的字母。子音是体，母音是气，两者皆伴随着诵唱的跪拜者。随着赞美诗的进行，子音和母音也随着移动，再由它们生出霍克玛（Hokhmah）——智慧，知识，包含了万物的最原始思想；这一切全都会在创造中展开。霍克玛含有将会自其散发出来的万物的本质。"

那么，藏有秘密档案的阿布拉非亚又是什么呢？这是个藏了贝尔勃所知——或以为他所知——之一切的箱子。他的苏菲亚。他会以她的秘密小名进入阿布拉非亚——他做爱的唯一对象。不过，在与阿布拉非亚做爱的他，心里想的却是萝伦莎。因此他需要一个可以使他占有阿布拉非亚，但也是能让他拥有萝伦莎之护身符的字；使他在贯穿阿布拉非亚的心之际，也能穿透萝伦莎的心。只不过对其他人而言，阿布拉非亚应是无法入侵的，一如他看不穿萝伦莎。贝尔勃希望以他拥有阿布拉非亚的同样方式去进入，了解，并征服萝伦莎的秘密。

但是这都是我编造出来的。我的解释正如"计划"：以希望代替现实。

在酒醉中，我再次在字键盘前坐了下来。打出了"SOPHIA"。又一次，一无所有。而这机器也又一次礼貌地问我："你有口令吗？"你这个笨机器，想到萝伦莎竟然毫无所觉。

6

Judá León se dio a permutaciones

De letras y a complejas variaciones

Y alfin pronunció el Nombre que es la Clave,

La Puerta, el Eco, el Huésped y el Palacio...

—Jorge Luis Borges, *El Golem*

胡大·李昂对字母的排列

与完全的变化感兴趣

最后是数字的发音

那是关键、是门、是回响、是曙光、也是宫殿……

——乔治·包贺斯，El Golem

然后，在一阵恨意中，当我再度面对阿布拉非亚那迟钝的问题："你有口令吗?"我打下了：NO。

荧光幕上霎时充满了字、线条、密码，泉涌的沟通方式。

我已闯进了阿布拉非亚。

在胜利的狂喜中，当时我忘了自问为何贝尔勃会在所有的字中选择"NO"这个字。现在我知道了，而且我也知道贝尔勃在清明的一刹那明白了我直到现在才明白的事。但是上星期四，我

所能想的却只是我获胜了。

我手舞足蹈，拍着手，又高唱一首老军歌。接着我走进浴室去洗了把脸。等我回来后，我开始把一份份的档案印出来，由最后一份开始，也就是贝尔勃在飞到巴黎去之前才刚写下的东西。乘着印刷机执拗地轧响印刷之际，我吞了一点食物，又喝了些威士忌。

等印刷机停住后，我开始看贝尔勃所写的东西，却感到异常震骇，无法断定那是一份不寻常的启示，或只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我对杰可波·贝尔勃真知道些什么呢？在我与他共事的这两年间，几乎每天朝夕相处，我对他究竟有了多少了解呢？他自己承认是在不寻常的状况下写出的东西；在烟、酒、惊恐的迷雾中，与外界完全隔离的三天里所写出的东西，我能相信多少呢？

那时已是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夜晚。我的两眼酸得掉泪。自早上以来，我便一直盯着荧光幕，还有印刷机那点描式的字迹。我所看的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贝尔勃说过他会在早上打电话来。我必须在这里等着。我的头很晕。

我蹒跚地走进卧室，和衣倒到被褥凌乱的床上。

大约八点时，我从又深又腻的睡眠中醒来，最初还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幸好找到了一罐咖啡，因此得以为自己泡了几杯。电话并没有响。我不敢出门去买任何东西，就怕贝尔勃会在我不在时打电话来。

我又回到电脑前，开始以日期为序印出其他磁碟片上的档案。我找到了游戏、练习，还有一些我所知道之事件的陈述；只不过这些事件是以贝尔勃的私人观点诉说的，所以经过改造，使我耳目一新。我找到片段的日记，告白，和一个明知其努力注定失败的男人苦闷却固执地写出的小说大纲。我找到对我所记得的

人们的描述，只是现在他们却换了一副面孔——邪恶的面孔，除非这是因为我将他们想成一幅恐怖的最后镶嵌图的一部分。

我还找到一份档案，上面记录的全是贝尔勃自最近的读物中摘录下来的句子。我立刻就辨认出了。在那许多个月里，我们曾一起细读过许多本书……这些引句都有编号，一共是一百二十句。“一百二十”大概是故意的选择；要不然，也未免太巧了。只是，为何摘录这些片段而非其他的呢？

今天，我借着这份摘录档案来重新解析贝尔勃的其他档案——这些档案所叙述的整个故事。我像在数异教玫瑰念珠般地念着那些片段。对贝尔勃而言，这些句子中有些或许是警告，是解救的希望。或者连我也无法再分辨出常识与解缆起锚之意义间的差别了？我想劝服自己相信我的重新解析是正确的，只是最近如今天早上，有人告诉我——我，而非贝尔勃——说我疯了。

在地平线上，布里寇山后方，月亮正在缓缓升起。这幢大屋里充满了奇怪的沙沙响声，也许是白蚁吧，老鼠，或是阿德利诺·卡内帕的鬼魂……我不敢一个人走过长廊。我待在卡洛叔的书房里，眺望窗外。偶尔我会走到阳台去看看有没有人爬上小山来。我觉得自己像在演电影似的。真可笑！

“坏人来了……”

然而山丘上今晚却十分宁静，这样的夏夜。

两个晚上前，在五点到十点之间，当我站在潜望镜里等待之际，我想着探险、悬疑且狂乱的事件来排遣时间及提神。且像是顺着某种非洲—巴西节拍般移动双腿，以帮助血液循环。

我回想过去这几年，任自己的思绪驰骋，接受我们的幻想的启示——我们的幻想以机器芭蕾舞为始，而在这个机械殿堂中即

将变为仪式、占有、幽灵和驱魔的领域。

在潜望镜里，我无法证明我在贝尔勃的档案中所看到的是真的。我仍可逃进疑问中。也许，到午夜时，我会发现自己到巴黎来，像个小偷般藏在一间无害的科技馆里，只是由于我愚蠢地坠进了为游客设计的迷宫，让自己被蒸气和马达的韵律催眠了。

在我重组这幅拼嵌画的当儿，我的情绪变化不定，由清醒变成怜悯又变成怀疑——现在我只希望自己能去除此刻的清明，恢复那在神秘的幻象与陷阱的预感之间的摆动；恢复我在前一天热切阅读、次日在机场及飞往巴黎途中又重读那些文件时的想法。

贝尔勃、狄欧塔列弗和我是那么不负责任地重写了世界，或者——如狄欧塔列弗所会说的——重新发现在圣经中字母形成的黑线之间于炽热下所刻的理应澄清摩西五经的文字！

现在，两天之后，在我——但愿——恢复了沉着之后，我可以说出我在潜望镜中焦虑地重组出来的故事（只希望这是假的），两天前我在贝尔勃的公寓里所读到的故事，也就是我这十二年来在皮拉底的威士忌和葛拉蒙出版社的尘埃之间过活的故事。

碧　拿

BINAH



7

Do not expect too much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tanislaw J. Lec, *Aforyzmy*. *Fraszki*, Krakó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77, "Myśli nieuczesane"

不要太期望世界末日的来临。

——斯坦尼斯洛·里克《幽默名言》，一九七七

在一九六八年之后进大学去念一两年书，就像在一七九三年时获准进入圣西尔学院（Académie de Saint - Cyr）一般：你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比我大了将近十五岁的杰可波·贝尔勃，后来劝服我相信每一代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总是生错了时辰，因此为了要合宜地活在这世上，你就得日复一日地重写你的星象。

我相信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全赖我们的父亲在零碎闲暇时教了我们什么，也就是在他们并不是有心想教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是由点滴智慧的累积塑造成的。我十岁时，请求我父母亲订一本将文学名著改编为漫画出版的周刊。我父亲不肯，并非因为他小气，而是因为他不信任漫画。我不肯甘休地引述该杂志的广告说："这本杂志的目的是要以一种娱乐的方式来教育读者。"我父亲看着报纸，头也不抬地答道："你这本杂志的目的和每一本杂志的目的相同：卖愈多本愈好。"

从那天起，我变成一个不肯轻信的人。

或者该说，我开始后悔以前自己的轻信。我后悔让自己受一时的热情所支配。那便是轻信。

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说他并不什么都相信。或者该说，他一次只信一件事。第二件事必须和第一件事多少相关的情况下，他才肯再加以相信。他近视，且做事条理分明，避免广泛的眼界。如果有两件事物并不合，可是你两者都相信，认为必有一第三件事物——不知隐藏在何处——将这两者连成一气，那就是轻信。

不肯轻信并不会将好奇心扼杀；相反的，它会使人更好奇。虽不信任概念的逻辑链，我却喜爱概念的多面性。只要你不加以信任，两个虚假概念的冲击可以创造出一种愉悦的音程，一种音乐的狂暴。我对某些人们愿意以性命相赌注的概念并无敬意，不过我并不尊敬的二或三个概念仍可能构成美好的旋律。或者是清楚好听的节拍；如果是爵士乐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活在表面上。”许多年后，莉雅告诉我。“有时候你好像很有深度，但那只是因为你将许多表面连缀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深度、坚实的印象。如果你想将这坚实竖立起来的话，它就会崩溃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很肤浅吗?”

“不是的。”她答道。“别人所说的深度，只是一个方块骨，一个四度空间的方块。你由一侧走入，由另一侧出来，因此你在他们的世界中，而这世界却不能与你的世界共存。”

(莉雅，现在“他们”既已走进方块里，侵略了我们的世界，我不知道是否会再见到你了。而这全是我的错：我使“他们”相信深度的存在，一种生性脆弱如“他们”所渴望的深度。)

十五年前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我没有信仰。处在那些有信仰的人之间，我感到很愧疚。由于我觉得好像他们才是对的，因此我决定要相信，就像你可能决定要服用一颗阿司匹林一样：不

可能有害，而且你可能会觉得好些。

所以，我就在革命——或者该说，在最壮观的模仿革命——浪潮中，寻求一种可敬的信仰。举例来说，参加集会和游行便是可敬的。我随着其他人高唱："法西斯臭鼬，你的末日到了！"因为怕人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从未扔过一颗石子，或一个滚珠轴承，但我经历过沿着市区窄街逃跑，让警察在后面追的那种道德兴奋。我回到家时，会有种尽了职责的感觉。在集会中，我一直不为将大家分为不同党团的异论所动：我一直认为只要你能以正确的句子来替换另一个句子，你便可以在不同的团体中移动。我为自己找到正确的句子而高兴。我随时调整。

在示威活动时，我常会因对某个女孩感兴趣而躲在旗帜或布条后面。这使我归结，对我的许多同伴而言，政治的实践主义其实是一件与性相关的事。但是性是一种热情。我想要的只是好奇心。不错，在我阅读有关圣堂武士及归于他们的许多种暴行的过程中，我得知了卡波克拉提斯的主张，认为想要脱离宇宙之王——天使们——的压制统治，各种可能的丑行都该做尽；也就是说，一个人该把所有的债务卸之于世界和自己的身体，因为唯有犯尽各种罪行，才能使灵魂免于受到其热情之困，而返回其原先的纯净。当我们在发明"计划"时，我发现许多迷信于超自然事物的人都是在寻求启发时而沉溺于此道的。被称为有始以来最为变态，且和他的崇拜者做过丧尽天良的一切事情的亚利斯特·柯罗利，根据为他写传记的人而言，他在男女崇拜者中，只选最丑的当他的性伴侣。不过，我暗暗怀疑他的做爱并不完整。

在对权力的欲望和性无能之间，必是有所关连的。我喜欢马克思，也相信他和他的珍妮有愉快的性生活；由他那轻快的文体和他的幽默便可感觉得出。另一方面，我记得有一天我曾在大学的走廊上大放厥辞说如果你一天到晚和克鲁丝卡雅上床，最后便会写出一本像"资本主义和认识批评论"这样的烂书来。我差点没遭到一顿好揍。一个蓄了鞑靼小胡子的高个子说我是个法西斯

党徒。我永远忘不了他。他后来剃了光头，现在住在一个编织篮子的公社里。

我之所以唤回那时候的心情，只是为了重建当我开始造访葛拉蒙出版社，并与杰可波·贝尔勃交朋友时的心态。我是那种仅以改正文稿一种观点来看“何者为真理”的讨论的人。举例而言，如果你想引用“我便是我”这个句子，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该把逗号放在哪里，放在引号里面还是外面。

所以我明智地选择了语言学。在那年头，米兰大学是最佳所在。在全国的其他各地，学生们都接管了教室，并告诉教授们说他们应该只教无产阶级的科学，可是在我们的大学里，除了几个事件之外，却有一宪法契约——或者该说，领域的妥协。“革命”占据了地面、礼堂和主要大厅，但同时“文化”却在保护下退到内室走廊和楼上，若无其事地继续倡言。

结果便是我可以一整个早上都在楼下辩论无产阶级事宜，而下午时便在楼上追求贵族的知识。我舒适地活在这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不觉得有任何抵触。我坚信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就快来临了，但我也认为，举例来说吧——在这个较好的社会里，火车应较为准时，而在我周围的那些好战的人却没有在学习如何将煤炭铲入火炉里，如何拉车掣，或订定时间表。总得有人要懂得如何操作火车才行。

我觉得有点像暗自偷笑的斯大林，有点受良心呵责地想着：“尽管去搞吧，你们这些可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我将在第比利斯（译注：苏联格鲁吉亚邦的首府）的这所学校里研读，我们等着看究竟我们谁会起草‘五年计划’吧。”

也许因为早上我总是被热忱所环绕，到了下午我便以不信任去学习而使之平衡。我想念某种局限于可能被考证的东西，而不仅只是个人意见之别而已。

也不为了什么特别的理由，我选了一门中世纪史的讨论课，又选了圣堂武士的审判做为我的论文题目。从我看到文献的第一

眼起，我便对这故事十分着迷了。在那时，当我们在与那些当权的人抗争之时，我便全心全意地为圣堂武士在只能被称为间接证据之下被送去受火刑的审判而愤怒。然后我又很快学知，在他们被处死之后这几世纪以来，有无数热爱玄学的人执着地寻找他们，到处去找，却连可以证明他们存在的证据也提不出来。这些人的言之凿凿正是我不愿轻信的，因此我决心不再对这些追猎秘密的人浪费时间，我只看第一手资料。圣堂武士是修道僧武士，他们的神职是教会所承认的。假如教会取消了他们的职位，一如事实上七世纪前教会所做的，那么圣堂武士便不能再存在的。因此，如果他们真还存在，他们便不是圣堂武士了。我列出的参考书目超过了一百本，只是后来我只读了大约三十本。

我是透过圣堂武士才得以认识杰可波·贝尔勃的——一九七二年底，在皮拉底那儿。那时我还在写论文。

8

Having come from the light and from the gods, here I am in exile, separated from them.

—Fragment of Turfa'n M7

我来自光与神祇，如今却在放逐中，与他们分离。

——Turfa'n M7 片段

在那时候，皮拉底酒吧是个自由港，一家来自奥非可星的外星侵略者可以与巡逻范艾伦辐射带（译注：Van Allen radiation belt，环绕地球之内外两个辐射带。在内的辐射带位于地球外围约两千英里处，在外的辐射带位于地球外围约九千至一万两千英里处。）之帝国士兵和平地摩肩接踵的星河酒站。那是一家古老的酒吧，靠近米兰运河，有一座锌板柜台和一座撞球台。本地的电车司机和工匠们一早就会到那里去喝杯白葡萄酒。在一九六八年和往后的数年中，皮拉底酒吧类似一家友善的咖啡店；在这里，倡言革命的行动主义者可以和一个在写好报道后走进来喝杯威士忌的记者玩扑克牌，同时第一批卡车已在对报摊分发着政府的谎言。但是在皮拉底酒吧，这记者也觉得自己像个被人利用的无产阶级者，一个被束缚于一种意识装配线的剩余价值制造者，因此学生们便原谅了他。

到这里来的人照例要有少量的酒精刺激。老皮拉底不但为电车司机和技工们贮存大瓶的白酒，也以正确的标签为知识分子以葡萄酒取代了汽水和沙司，为革命分子供应"Johnnie Walker"。以红标如何渐渐地被十二年陈百龄坛取代、接着又被麦芽酒后来居上为基础，我便可以写出那些年的政治史来。

画家和电车司机仍围在老撞球台旁向彼此挑战，一较长短，只是随着新加入的顾客群，老皮拉底又加设了弹球机。

我从没办法使那些小球维持太久。起初我认为那是由于我心不在焉或缺乏操作技巧。多年后，在看过萝伦莎·裴利尼打弹球后，我才领悟到真相。最初我并未注意到她，但有一晚当我循着贝尔勃的视线望去时，她清晰地落入眼帘。

贝尔勃站在吧台旁的样子，看起来总像是他刚好路过（他是那里的常客至少已十年了）。他常在吧台旁或在别人的桌位旁加入谈话，不过他所做的几乎都只是丢下一两句立刻会使所有的热情都冻结的短评，不管当时讨论的主题为何。他还有另一种泼冷水的技巧：问问题。某人会谈起一个事件，整群人会全神贯注地倾听，接着贝尔勃会将他那双有些出神的淡色眼眸转向说话者，酒杯放在腰际，好像早已忘了他在喝酒似的，问道："那是事实吗？"或"真的吗？"他这一问，包括说话者在内的每一个人便会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许是贝尔勃的皮德蒙口音使他的声调像是询问，使他的询问像是嘲弄。他还有另一种皮德蒙人的花招：直视对话者的眼睛，但又好像在回避似的。他的凝视并不尽然是在逃避谈话，可是他会突然专注于先前没人注意到的偏僻话题。他使你觉得你说了半天的话，却尽说些不重要的。

还不只是他的凝视而已。贝尔勃可以以一个最微小的动作或一句短短的感叹便令你泄气。设若你正努力想表明在现代哲学中真正完成了哥白尼革命的是康德，设若你以整个未来为赌注去探讨这个旨题。正对着你，半眯眼睛而坐的贝尔勃，会突然面带一

种莫名的笑容俯看他的双手或膝盖。他也可能靠向椅背，嘴巴微张，两眼盯着天花板，低喃道："是的，康德……"他也可能更清楚地表明自己，攻击康德先验论理想主义的整个体系："你真认为康德对他所说的全当真吗?"然后他会关切地望着你，好似你——而非他——一时错乱了，接着他又会鼓励你："放手去研究吧。我是说，一定有什么意义的。毕竟，康德这个人是有一套思想的。"

不过，有时候当贝尔勃真的生起气来时，便会失去他的沉着。由于他最受不了别人失去镇定沉着，因此他自己的怒意便完全是内敛的——也是地域性的。他会抿抿唇，扬扬眉，然后垂眼注视，将头歪向左侧，低声说："Ma gavte la nata。"对任何不知道皮德蒙措辞的人，他有时会加以解释："Ma gavte la nata。拿掉塞子。"这是对自满的人说的，意思是此人之所以会满得高视阔步，完全是因他的屁股被塞子塞住之故。把塞子拿掉，"嘶——"此人便会回复人形。

贝尔勃的话可以令你看到事物的虚幻，因此我很喜欢听。只是我却下错了断言，以为他的话是对其他人之事实的平凡陈腐表明极度的轻蔑。

现在，在突破了阿布拉非亚的秘密，连带着也突破了贝尔勃的心灵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以前我所认为的觉醒和人生哲学都只是忧郁的一种形式。他对知识的不敬隐藏了他对"绝对"的饥渴。这并不是立刻便显而易见的，因为贝尔勃有许多不同的心情——不负责任，犹豫不决，漠不关心——而且有时候他也会放松地享受对话，轻松而不信地提出完全矛盾的意见。然后他与狄欧塔列弗会为不可能的事物创造手册，或发明黑白颠倒的世界或畸形的书目。当你看到他热烈地高谈阔论，架构他的拉伯雷巴黎大学神学院时，你绝对想不到他遭真正的神学院所放逐感觉到多大的痛苦。

我故意将那地址扔掉了；他将那地址放错了地方，而他是绝不可能认命地接受那损失的。

我在阿布拉非亚的档案中找到了贝尔勃交托给口令的一本假日记的许多页，显然贝尔勃坚信他不会因此而背叛他常重复的仅为这世界之一名观众的誓言。有几篇日记上载有旧日期；看来他必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怀才那么做的，要不就是他计划最后将会再把这些记载加以改编。其他则是较近的，是在阿布出现之后。他的写作是一种机械化的游戏，孤独地思索他的错误，并不是——他认为——“创作”，因为唯有发自对他人之爱的灵感才可能有创作。

然而贝尔勃在不知不觉中却已越过了卢比孔河；他是在创作。很不幸的。他对“计划”的热情是出自他想写一本书的野心，无论这本书是否故意完全由错误所组成，致命的错误。只要你待在个人的真空里，便可假装与上帝之间十分和谐。但是一旦你拿起了泥土——电子的或其他种类的，你便成了造物主，而一个着手创造世界的人本身便已被腐败和邪恶所污染了。

“档案名称：美女群像”

那是像这样的：toutes les femmes que j'ai recontrées se dressent aux horizons – avec les gestes piteux et les regards tristes des semphores sous la pluie…（在这世上我所遇到过的每一个女人——她们可怜兮兮的模样和在大雨下显出的悲戚容颜……）

目标要放得高，贝尔勃。初恋，圣母玛利亚。妈妈将我抱在她的膝上，对我唱歌，好似在轻摇我，虽然我已过了听摇篮曲的年纪，我却求她唱，因为我爱她的声音和她胸膛的薰衣草味。“喔天上圣母美丽纯洁，喔圣女，圣母，欢呼，救世主之母！”

当然，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并不属于我。就定义而言，她

并不属于任何人。我立刻就爱上了这惟一一个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做每一件事的人。

然后是玫莉莲娜（玫瑞莲娜？玛莉·莲娜？）。叙述诗情的黄昏，她的金发，蓝色蝴蝶结，我鼻子向上仰站在长凳前，她在后侧最高的栏杆上走绳索，摇摇晃晃的，两臂伸出以维持平衡，“甜蜜的额外收缩！”粉红色长袜外的裙裾飞扬。在我的上方，高不可及。

素描：同一天晚上，当妈妈在妹妹的粉红色皮肤上撒痱子粉时，我问她妹妹的小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出来。妈妈回答说，小女孩不会长小鸟，她们会一直那样子。我突然又看见了玛莉·莲娜，在她翻飞的蓝裙内，可以看到白色内裤。我意识到她是金发且高不可攀的，因为她不一样。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关系；她属于另一个种族。

我的第三个女人，迅速消失在她所投入的深渊里。她死在睡梦中，处女奥菲莉亚躺在棺架上的鲜花中。神父在为死者念祷词时，她突然在灵柩台上坐了起来，苍白，蹙眉，执拗，伸出手指指着，以瓮音说：“神父，不要为我祈祷。在我昨晚睡着之前，我有个不洁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个，现在我受到诅咒了。”找到我第一次圣餐式的书。书上有这幅插图吗？或是一切都是我编造出来的？她死时必是在想着我的；我便是那不洁的思想，渴想那不可触摸的玛莉·莲娜，一个种族和命运都不同的女人。她受诅咒，其咎在我。所有受到诅咒的女人，错都在我。我的确是不该得到这三个女人：这是我渴求她们的惩罚。

我失去第一个，因为她在天堂里；失去第二个，因为她在炼狱里嫉妒着永不会长在她身上的阴茎；失去第三个，因为她在地狱里。神学上的对称。只是这已有人写过了。

另一方面，还有赛西莉亚的故事，而赛西莉亚则在这世上。我以前常在睡着之前想她；我会爬上小丘到农场去取牛奶，当游击兵由相对的那座山丘开枪射击马路上的障碍物时，我想象自己

冲过去救她，将她自挥着武器追她的那群法西斯土匪中解救出来。头发比玛莉·莲娜的更金亮，又比棺材中的少女更令人心慌，也比圣母玛利亚更端庄、纯洁——赛西莉亚，看得到，摸得到。我本可很容易地与她交谈，因为我肯定她可以爱像我这样的人。事实上，她也真爱了。他的名字是巴比。他有稀疏的金发且头壳窄小，比我大一岁，有一支萨克斯风。我连一支喇叭也没有的。我从未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可是主日学所有的孩子都讪笑，彼此指着肋骨，嘻嘻笑着低语说他们两人做爱。这以至于她（玛莉·莲娜，赛西莉亚，是新娘也是女王）已让别人先摸到了。不管怎么说，这第四个个案，我只有在一旁凉快了。

像这样的故事可能写成小说吗？或许我该写的是那些我所躲避的女人，因为我能拥有她们。或者该说，本来可能拥有她们的。同样的故事。

如果你连这故事是什么都无法决定，还不如继续去编哲学书籍的好。

9

In his right hand he held a golden trumpet.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Die Chymiscbe Hocbzeit des Christian Rosencreutz*, Strassburg, Zetzner, 1616, I

他的右手中握了一支金喇叭。

——约翰·瓦伦汀·安德列《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斯特拉斯堡，柴兹纳，一六一六，一

在这个档案里，我发现他提到了喇叭。前天，在潜望镜里，我还不知道喇叭的重要性。在这档案中只提及一次，且不见其重要。

在葛拉蒙出版社的漫长午后，被稿件所折磨的贝尔勃偶尔会抬起头来，也试着让坐在他对面忙着选博览会旧版画的我分神。他会沉浸在追忆中，但当他怀疑我太把他的话当真时又赶紧一笑置之。他会回想过去的事，却只点到为止，免除虚幻。

一天他说道："真不知道这一切会变成什么样。"

"你是说，西方文明的黄昏吗?"

"黄昏？让太阳去担心黄昏吧。不是的。我是在说我们的作家。这是我这一周来所看的第三篇稿子：一篇写拜占庭律法，一

篇写澳洲的终结，另一篇写罗契斯特男爵的诗。你说，这三本书的题材是不是很不相同呢？”

“是的。”

“可是在这三篇稿子中，却都谈到了‘欲望’，对以‘欲求的物质’。这必定是潮流吧。用在罗契斯特男爵，我可以了解，但是用在拜占庭律法？”

“那退稿就是了。”

“我不能。这三本书都是由国家研究会资助的。事实上，写得也并不太坏。或许我可以打电话给三位作者，请他们把那几部分删掉好了。写什么‘欲望’也不见得使他们的书更好看。”

“‘欲求的物质’和拜占庭律法扯上什么关系呢？”

“噢，你可以把它插入呀。当然，如果在拜占庭律法中有什么‘欲求之物’，那也不是像这个家伙所说的。从来就不是的。”

“从来不是什么？”

“不是你所想的。我五六岁时，有一晚我梦见自己有支喇叭。一支金喇叭。那是那种你可以感觉到血管中有蜂蜜在流动的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思春期之前的甜梦。我想我从没有像在那场梦里那么快乐过。当我醒来时，我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喇叭，便哭了起来。我哭了一整天。这是在大战前——一定是一九三八年吧——一个贫穷的时代。如果现在我有个儿子，眼看他这么绝望，我会说：‘好了，我会买支喇叭给你的。’毕竟，那不过是玩具，要不了多少钱的。但是我的父母亲根本连想也没这么想过。那年头，花钱可是件大事。而且他们也很认真地教导小孩不该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我会告诉他们：‘我受不了卷心菜汤。’那是真的，老天爷，卷心菜令我反胃，可是他们从没说过：‘那你今天别喝汤吧，吃肉就好了。’我们也许穷，但我们仍有开胃菜、主菜和水果。而他们总是说：‘不管有什么就要吃什么。’有时候，我祖母会挑出我碗里的卷心菜，一条一条的，以为妥协；那我就得喝更加令人反胃的清汤。而我父亲就连这样的让步也并不

允准的。"

"关于那支喇叭呢?"

他犹豫地望着我:"为什么你对那支喇叭那么感兴趣呢?"

"我没有呀。是你先说起来的,为了说明'欲求之物'为何从不是他人所想的。"

"喇叭……我住在××镇的叔叔和婶婶那晚来了。他们没有孩子,对我这侄子自然十分疼爱。呃,当他们看见我为了梦里的喇叭而伤心时,他们说他们有办法:明天我们会到百货公司去,那里有一整柜台的玩具——怎样奇妙的都有——到时我便可以挑出我想要的喇叭了。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更是兴奋得坐也坐不住。下午我们到百货公司去;在那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喇叭。虽只是锡制的小玩具,但在我看来它们却似可以带到交响乐团去演奏的铜喇叭。那里有一支军号、一支伸缩喇叭和一支有真正的喇叭头和萨克斯风按键的金色喇叭。我下不了决定,因此可能拖了太久。因为我全都想要,别人倒以为我全都看不中意了。同时,我相信我叔叔和婶婶也在看价格标签。我叔叔和婶婶并不小气;另一方面,一支有银按键的单簧管却要比喇叭便宜多了。他们问我:'你不会比较喜欢这个吗?'我试吹了一下,吹出一声合理的笛音,便告诉自己说这是件很美的乐器,而事实上我却是在找借口。我知道因为喇叭太贵,所以他们要我选单簧管。我接受的教导是如果有人要给你一样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要说:'不要。谢谢你。'而且不只一次,不是伸出手说:'不要。谢谢你。'而是'不要。谢谢你。'直到要给的那个人坚持,直到他说:'请你收下吧。'一个教养良好的小孩要到这时才能接受。再说,我怎能让我的亲戚做那样的牺牲呢?所以我就说,也许我并不真喜欢喇叭,也许单簧管比较好,如果那是他们想要的。然后我望着他们,希望他们会坚持。他们没有。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很高兴地为我买下了单簧管,因为——他们说——那是我想要的。想要反悔已来不及了。我得到了单簧管。"

贝尔勃斜眼注视我。“你想不想知道我有没有再梦见那支喇叭？”

我说：“我想知道‘欲求之物’是什么。”

“啊，”他转身背对稿件，说道，“你瞧，你也对‘欲求之物’执迷不悟呢。只是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设若我要了喇叭吧，那我就会真的感到快乐吗？卡素朋，你认为呢？”

“我想你会梦见那支单簧管。”

“我得到了单簧管，”他骤然归结道，“但是我从没有吹过它。”

“从没吹过？还是从没梦过？”

“从没吹过。”他强调道，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像个傻子。

10

And finally nothing is cabalistically inferred from *uinum* save VISNUMerorum, upon which numbers this Magia depends.

—Cesare della Riviera, *Il Mondo Magico degli Eroi*, Mantua, Osanna, 1603, pp. 65 - 66

最后，除了VIS NUMerorum之外，在犹太秘法中，Vinum并不意味什么，而这个魔法便全靠这些数字。

——西撒·德拉·黎微拉《魔法世界》，Mantua，Osanna，**一六〇三，六五～六六页**

但是我刚才说到了我和贝尔勃的初识。我们是点头之交，在皮拉底酒吧也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在葛拉蒙出版社——一家虽小却严谨的出版社——做事。我在大学里曾读过几本由该出版社印行的书。

一晚，当我们被热闹的人群挤到一块儿，一起靠在那锌制吧台的尽端时，他问我："您是做什么的呢？"他用的是正式的代名词。在那年头，我们总是以熟悉的"你"（tu）来彼此相称，即使是在学生和教授之间，即使是在皮拉底的顾客之间。一个穿着羊毛衫的学生会对一个大报社的总编辑说："你——请我喝一杯

吧。”那就像是什克洛夫斯基年轻时的莫斯科一般。我们全都像大文豪马雅可夫斯基，没有一个像日瓦戈医生。贝尔勃无法避免必要的“你”，但是他说时总是语带尖刻嘲讽，暗示着他虽以粗俗回报粗俗，在表现亲密和真正亲密之间却仍有深渊之隔。我听他以真正的情感说“你”，只有几次，只对少数几个人：狄欧塔列弗，还有一两个女人。他对他所尊敬却认识不久的人以正式的代名词相称。在我们共事的长时间里，他向来都是正式的称呼我，而我也珍惜这个事实。

“您做什么的呢？”他以现在我知道是友善的语气问。

“在真实的人生中，还是在这个剧院里？”我说着，朝四周环境点了一下头。

“在真实的人生中。”

“我念书。”

“你是说你上大学呢？还是说你自修？”

“也许你不会相信，但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正在写以圣堂武士为主题的论文。”

“这主题真糟糕。”他说。“我以为只有疯子才会写这个。”

“不是的，我所研究的是真人真事。审判的文献。再说，你对圣堂武士又知道些什么呢？”

“我在一家出版社做事。我们的对象包括疯与不疯的人。一个编辑在工作过一阵子后，便可立刻挑出疯子来。一个提起圣堂武士的人，八成是个疯子。”

“难道我不知道吗？！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只是并非‘每一个’疯子都谈圣堂武士的，你如何辨认其他的人呢？”

“我会解释的。对了，请问贵姓？”

“卡素朋。”

“卡素朋。他不是‘中间进行曲’中的一个角色吗？”

“我不知道。文艺复兴时也有一个同姓的语言学家，不过我们并无亲属关系。”

“下一杯酒我请。再来两杯吧，皮拉底。好吧，这世上有四种人：白痴、傻子、笨蛋和疯子。”

“那就包括了每一个人吗？”

“噢，是的，包括你我二人。或者至少包括我。只要你仔细看，人人都可如此归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时而痴，时而傻，时而笨，时而疯。一个正常人便是这些因素合理的混合，这四种理想类型的综合。”

“理想类型。”

“很好。你懂德文？”

“足够看懂书目了。”

“我还在学校时，一个人如果懂德文，就毕不了业。你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学德文。现在我认为学中文才真得花一辈子。”

“我的德文不太好，所以我会毕业的。不过让我们再回头谈你的类型吧。天才又怎么说呢？例如，爱因斯坦？”

“一个天才以令人炫目的方式用一种因素，以其他三种作为燃料。”他喝一口酒。“嗨，美人儿。”他说，“你说过要自杀，试过了吗？”

一个自旁边走过的女孩答道：“没有。我现在是个集体主义者。”

“那可好。”贝尔勃说着，又转向我。“当然，一个人也没有理由不能加入集体自杀的。”

“再回头谈疯子吧。”

“听着，别对我的话字字计较。我并不是想整顿这个世界，我只是以一家出版社的观点来界定所谓的疯子。我的定义是个特别的定义。”

“好吧。这一杯该我请了。”

“好吧。皮拉底，少放些冰块，要不然酒精会太快流到血液里的。现在再说吧：白痴。白痴甚至不会说话，只会淌口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你知道，就是将冰淇淋按到额头上，或是从反

方向进旋转门的那种人。”

“那是不可能的。”

“对白痴而言就有可能。我们对白痴并不感兴趣，他们从不到出版社去的。因此我们大可将他们撇到一旁。”

“好。”

“傻子就比较复杂了。那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一个傻子谈的总是杯子外的东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像这个。”他指指酒杯旁的吧台。“他想谈的是杯子里的东西，但不知怎的就是谈不好。他是那种会把脚放进嘴里的人。举例来说吧，他会对一个刚被太太抛弃的人问你太太好吗。”

“是的，我知道几个像这样的人。”

“傻子可说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令人人都感到困窘，却又是不可或缺的话题。他们在肯定的形式下，成为外交家。当某人无助地想改变话题时，他们谈的便是杯子外的东西。不过我们对傻子也不感兴趣。他们没有创作能力；他们的才气是二手的，所以从不寄稿件给出版社。傻子不会说猫会吠，只是当别人都在谈狗时，他们却谈猫。他们违犯了谈话的每一条规则，而当他们真的违犯时，他们非常的夸张。这是个垂死的品种，是中产阶级所有道德的化身。他们真需要的是个沙龙。你们学生还读这种东西吗？”

“‘我’读。”

“嗯，傻子就像在审查手下军官的乔基姆·穆拉德将军。他看见一个来自马提尼克的军官衣服上别满了勋章，就问道：‘你是黑人吗？’那人答道：‘是的，将军。’穆拉德就说：‘很好，很好。继续下去吧。’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原谅我，只是今晚我在庆祝我这一生中的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我停止喝酒了。再来一杯吧？别回答，你会令我感到愧疚的。皮拉底！”

“那么笨蛋呢？”

"啊。笨蛋从不做错事，只是思考不合逻辑。就如说所有的狗都是宠物，且所有的狗都吠叫，而猫也是宠物，因此猫也吠叫的人。或者说每一个雅典人都会死，而比雷埃夫斯市的每一个市民也都会死，所以比雷埃夫斯市的每一个市民都是雅典人。"

"那并不假。"

"是的，但只是瞎打误撞的凑巧。笨蛋偶尔会说对话，却是基于错误的理由说出的。"

"你的意思是，只要理由正确，即使说错话也没关系吗?"

"当然了。不然何必要不怕麻烦地当理性的动物呢?"

"所有的猿类都是从较低级的生命形态进化而成，人类也是从较低级的生命形态进化出来的，所以人类也是猿。"

"不坏。诸如此类的陈述，你怀疑似有错误，但必须经过努力才能指出错在哪里，以及为什么错。笨蛋是很难说的。你可以立刻便看出傻子来（更别提白痴了），可是笨蛋却几乎可以与你一样地思考；差距极微小。笨蛋最会发谬论。对一个编辑来说，那是坏消息。他可能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才能辨认出一个笨蛋来。有许多笨蛋的书都出版了，只因乍看之下言之成理。一个编辑并不需要排除笨蛋。如果连科学院都不这么做，编辑又何苦呢?"

"哲学家也不排除。举例来说吧，圣·安塞尔姆的存在论就笨得很。上帝必定存在，因为我可以想象他是个各方面都完美的个体，包括生存。这个圣人把想象中的生存和实际上的生存混为一谈了。"

"不错。但是甘尼龙的辩驳也同样的愚蠢。我可以想象海中的一个岛，纵然这岛并不存在。他将可能的想象和必要的想象混为一谈。"

"真是两个笨蛋的对决。"

"对极了。而上帝深以为乐。他选择难以被想象，因此证明圣·安塞尔姆和甘尼龙都是笨蛋。这真是创作的至高目的，或者

该说，是上帝意愿其本质的至高目的：揭发宇宙的笨蛋论。”

“我们四周有许多笨蛋。”

“人人都是笨蛋——除了我和你之外。也许该说——我不愿冒犯阁下——除了您之外。”

“我总觉得果德定理好像与这一切有关。”

“我怎么知道呢？我是个白痴呀。皮拉底！”

“该我请了。”

“我们分账吧。希腊克里特岛的伊匹孟尼德斯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那必定是真的，因为他自己也是克里特人，所以很了解他的同胞。”

“那是笨蛋的想法。”

“圣保罗。达提多使丛书。另一方面。那些骂伊匹孟尼德斯说谎的人，必须认为所有的克利特人都不是说谎者，可是克里特人不信任克里特人，因此没有一个克里特人指责伊匹孟尼德斯说谎。”

“那不是笨蛋的想法吗？”

“由你决定。我告诉过你了，笨蛋是很难辨识的。他们甚至可以赢得诺贝尔奖的。”

“慢着，在不相信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世界的人当中，有些并不是正统派基督教徒。而在那些相信上帝在七天之内造了世界的人当中，有些却是正统派基督教徒。因此，在那些不相信上帝在七天之内造了世界的人当中，有些是正统派基督教徒。这推论如何？”

“老天爷——坦白说——我怎会知道！是不是笨蛋论？”

“绝对是的，即便那是真的。违反了推论式的法则之一：自两个特例并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结论。”

“万一你是个笨蛋呢？”

“那我会有优越而值得尊敬的同伴。”

“你说得对。而且，也许在一个与我们的并不相同的逻辑体

系中，我们的笨蛋论竟是智慧呢。整个逻辑史包括了界定一可接受之笨蛋论的种种尝试。这是个艰巨的工作。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会有被视为笨蛋的时候。”

“他们的思想是有条理的笨蛋论。”

“但是某人所认为的笨蛋论，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不合条理的。”

“很深奥。已经两点了，皮拉底要打烊了，而我们却还没谈到疯子呢。”

“我就要说到了。疯子是很易于辨认的，他是个不知道绳索的笨蛋。疯子证明他的命题；他有逻辑，无论这逻辑有多扭曲。另一方面，疯子本身却一点也不关心逻辑；他是靠短路工作的。对他来说，一切都证明了其他的一切。疯子有固定观念，而不管他说什么，都更证实了他的疯狂。你可以由他的自由诠释常识、他突发的灵感、和他迟早会提到圣堂武士的事实来判定他是疯子。”

“无可避免的吗？”

“也有些疯子不会提起圣堂武士，但那些提起圣堂武士的疯子则是最为隐伏的。起初他们看似正常，然后突然间……”他本想再叫另一杯威士忌，却改变了主意，向皮拉底要账单。“谈到圣堂武士，那天有个人留下一份稿件给我，写的便是这个。一个疯子，却有一张正常人的脸。那本书的开头倒是合情合理的。你想看看吗？”

“乐意之至。或许书中有我能用的资料呢。”

“我怀疑会有多少。不过你若有半小时空就过来吧。圣西罗路，一号。你的来访对我会比对你更有裨益的。你可以告诉我那本书有没有任何价值。”

“你怎么会信任我的呢？”

“谁说我信任你来着？但是如果你来的话，我会信任你的。我信任好奇心。”

一个学生冲了进来，脸孔因愤怒而扭曲。“同志们！在运河里有拿着铁链的法西斯党徒！”

“我们去抓他们！”那个面有鞑靼胡子、曾为克鲁斯卡亚威胁过我的家伙喊道。“走吧，同志们！”于是他们全都走了。

“你想要做什么呢？”我颇感愧疚地问，“我们该跟着一起去吗？”

“不。”贝尔勃说。“那是皮拉底一手编导，好赶走客人的。对我在货车上的第一夜而言，我觉得兴致高昂。一定是冷火鸡肉效果吧。目前为止，我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晚安，卡素朋。”

11

His sterility was infinite. It was part of the ecstasy.

—E. M. Cioran, *Le mauvais demiurge*, Paris, Gallimard, 1969, "Pensées étranglées"

他的贫乏是无限的。那是心醉神迷的一部分。

——E·M·西欧伦《造物者的神奇》，巴黎，葛利玛，一九六九

在皮拉底酒吧的谈话，使我得识了在众人之前的贝尔勃。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便可察觉隐藏在他那讥诮之后的忧郁。并不是说，贝尔勃的讥诮是个面具。也许，他的面具是他私下的表白。也或许，他的忧郁本身是个面具，一种隐藏更深刻之忧郁的设计。

在一份文件中，他试图将次日我去葛拉蒙出版社找他时他所对我说的关于他工作的话小说化。这份文件包含了他的精确和热情，以及一个渴望自己创作，却只能透过他人作品而写作的编辑的失望。文件中也有一种道德严谨，导致他为渴求自觉不该拥有之物而惩罚自己。虽然他以悲哀且绚丽的笔调来描述他的欲望，他却是我所见过惟一一个可以如此的轻蔑而自怜的人。

“**档案名称**：七海吉姆”

明天，见年轻的辛提。

1. 好的专题论文，学术性的，或许有点“**太**”学术性了。

2. 在结论中，罗马诗人加塔拉斯和新派诗人及今天的前卫派诗人的比较，是最好的一部分。

3. 何不将此编入序论中呢？

4. 劝服他。他会说这样的突发奇想不属于语言学系列。他怕会疏远他的教授，而他的教授是要为他写权威性的序言的。在最后两页出现精彩的构思，可能会令人疏忽，但放在最开始却太过显著，会惹恼学术强权。

5. 然而，如果将这一段以对话方式、用斜体字印出，与真正的学术论文分隔开来，那么假设仍只是假设，且不会伤害这本著作的严肃性。而且读者会立刻受到吸引；他们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读这本书。

我是在唆使他采取自由的行动吗？——抑或我是在利用他写我自己的书？

这里改一个字、那里改一个字地改变著述。为别人的著作当造物主。敲敲已变硬的黏土——别人已刻好的雕像，而不自己拿起柔软的黏土来塑造。以铁锤正确地敲打摩西，他就会说话了。

见威廉·S。

“我看过你的著作了。不坏；有张力，也有想象力。这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吗？”

“不是的。我写过另一个悲剧，关于维罗纳的一对情人，他们——”

“S先生，让我们先谈这一本书吧。我在想，为什么你把背景放在法国。我可以建议——丹麦吗？那不会需要删改太多的。只要你更改两三个名字，并把马内城堡改成，呃，例如艾尔希诺城堡吧……在北欧、新教徒的气氛中，在丹麦哲学家暨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阴影中，所有这些存在主义的联想……”

“或许你是对的。”

“我想我是对的。这本书的风格可能需要一点润饰。不需要大改；就像美发师在举起镜子给你看之前的最后修剪。例如，父亲的鬼魂。为什么放在后面呢？我会把他放在最前面。那样，这父亲的警告有助于刺激年轻王子的行为，而且这建立了与其母亲的冲突。”

“嗯，好主意。我只需移动其中一场即可。”

“一点也不错。现在，谈到风格。这边这一段，也就是王子转向观众，开始他对行动或不行动的独白。这是篇很好的演讲，只是他的口吻，呃，不够困恼。‘行动或是不行动呢？这是我的烦恼。’‘这是问题所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只是他个人的烦恼，也是整个生存的问题。生存或是不生存的问题……”

…………

如果你让这世界充满了并不承继你姓氏的孩子，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你的。那就像上帝穿着普通衣服。你是上帝，你走过城市，你听到人们在谈论你，上帝这个，上帝那个，这是个多美的世界，以及重力法则有多奇妙。于是你在假胡子后微笑了（不对，最好是不要胡子，因为有了胡子上帝立刻就会被认出的）。你自言自语（上帝总是自言自语的）：‘我就是上帝，而他们却不知道。’假使街上有个行人撞到你，或者甚至侮辱你，你谦逊地道歉，然后又继续前行，虽说你是上帝，而且只要你一弹指，便可将世界化为灰烬。然而，尽管你威力无边，你却可以忍受漫长的痛苦。

一本关于上帝微服出巡的小说。不。既然我都能想到了，别人必定已经写出了。

…………

你是个还不明白自己有多大力量的作家。你所爱的女人背叛了你，生命对你而言已不再有意义，所以有一天，为了要遗忘，你搭乘“泰坦尼克号”去度假，结果船在南海沉了。你被一艘满

载土著的双桅平底船救了起来，成为仅有的生还者，于是便在这个只有巴布安人居住的岛上住了下来，被外界所遗忘。女人们对你唱着慵懒的情歌，她们晃动的乳房仅仅盖着栀子花串成的项链。她们叫你吉姆（她们称所有的白人男子吉姆），一晚一个肤色如琥珀的女孩溜进你的茅屋，说道："我，你的。我跟你。"多美好，夜晚躺在那儿的阳台上仰望南十字星，让她煽着你的额头。

你依日出日落的循环而活，不知年月日。一天，来了一艘载了几个丹麦人的汽艇，你才知道已过了十年；你大可和这些丹麦人一起离去，但是你拒绝了。你开创了椰子贸易的事业，监督大麻收成，土人为你工作，你乘着船来往于岛屿之间，因此人人都叫你"七海吉姆"。一个因酗酒而自毁前程的葡萄牙探险家来和你一起工作，以赎前愆。现在你已是巽他群岛的话题了。在布鲁尼岛的大君对抗来自河流的大耶客人时，你充任大君的顾问，找到了提坡·萨耶时期留下的一艘独木舟，便将它修理到又可行驶的地步。你训练了一队忠心的马来亚人，他们的牙齿被蒟酱染黑了。在靠近珊瑚礁的一场小冲突中，牙齿被蒟酱染黑的老山班以他自己的身体为你的盾牌；七海吉姆，我乐于为你而死。老山班，再见了，我的好友。

现在你已名闻整个群岛，自苏门答腊到王子港。你也和英国人贸易；在达尔文的港口办公处，你以库兹为名登记，因此现在人人都叫你库兹——只有本地土人仍叫你七海吉姆。一晚，当那女孩在阳台上爱抚你，而头上的南十字星座又无比的明亮——啊！和大熊星座是那么不同——你意识到你想回去了。只去一下子，看看在那里你还剩下什么。

你搭船到马尼拉，由马尼拉乘螺旋桨飞机到巴厘，然后是萨摩亚、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新加坡、特内里费岛、马里、阿勒颇、撒马尔罕、巴斯拉、马耳他，然后你就到家了。

自你离家已过了十八年，岁月在你身上留下了痕迹：你的脸

在季风下晒黑了，你老了些，也许也英俊了些。一到家，你发现每家书店都陈列了你的书，新版本，而且你的名字也被刻在母校的山形墙上。你是失踪了的伟大诗人，是一代的良心。许多浪漫的少女在你的空墓旁自杀。

然后我遇见你了，吾爱，你的眼睛四周有细碎皱纹，你的脸虽满盛回忆和温柔的懊悔却依然美丽。在人行道上，我几乎与你擦身而过。我就在几英尺外而已，而你望着我时并无异于望着其他人，好似想越过他们的影子去寻找另一个人。我可以开口，将那些岁月涂抹掉。但是为了什么呢？即使到现在，我仍感到空虚吗？我就像上帝，和他一样孤单，一样虚荣，一样绝望，无法成为我的子民之一。他们住在我的光里，而我却住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中——那光的来源。

…………

那么，威廉·S，你安心地走吧！你已成名，因此与我擦身而过却不认得我。我自言自语：存在或是不存在。我告诉自己：贝尔勃，干得好。去吧，老威廉·S，去收拾你光荣的报酬吧。你只手创造；我不过是略加增删而已。

我们就像产婆，为别人孕育之物接生，应该被拒绝埋葬在神圣的地面上。就和演员一样。只不过演员所演的是真实的世界，而我们却有许多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有无数个可能的生存……

人生怎会如此丰富，为平庸给予如此壮观的报偿？

12

Sub umbra alarum tuarum, Jehova.

—*Fama Fraternitatis*, in *Allgemeine und general Reformation*, Cassel, Wessel, 1514, conclusion

耶和华，在你的阴影支持下。

——兄弟会宣言，《全球与普遍性改革》，卡瑟，威瑟，一五一四，结论

次日，我到葛拉蒙出版社去。圣西罗路一号，面对着一条灰尘满布的路、一个中庭和一间制绳索的店铺。出版社右侧有一座电梯，看起来似工业建筑展览的陈列品。我试试电梯；电梯颤抖、抽动，好似无法下定决心上升，因此我谨慎地踏步而出，爬了两层脏扑扑的环形木梯。后来我获悉葛拉蒙先生之所以喜爱这栋房子，是因为这里使他联想到巴黎的出版社。爬上三楼时，楼梯口处挂了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写了："葛拉蒙出版社"，还有一扇敞开的门通向大厅。大厅内既无总机，也无接待小姐。不过只要踏进大厅，就必定会被外侧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的人瞧见，因此我立刻就碰上一个人，大概是女的，年龄看不出来，身高则——客气地说——低于平均。

她以一种听起来颇熟悉的外语向我招呼；接着我领悟到那是

意大利话，一种几乎完全没有母音的意大利话。当我说要找贝尔勃时，她带引我走过一条长廊，到后侧的一间办公室去。

贝尔勃真挚地欢迎我："好，你是个说话算话的人。进来吧。"他让我与他隔桌而坐。他的办公桌，和其他诸物相同，都很古老，桌上堆满了稿件，靠壁的架子上也一样高堆着稿件。

"希望古德伦没吓坏你。"他说。

"古德伦？那个……太太吗？"

"小姐。其实她并不叫古德伦，我们那样叫她是因为她有德国尼布龙的长相，说起话来又带点德国腔。她想把话说得快些，所以以省略母音来节省时间。不过她有种平衡感。她打字时，常把子音省略掉。"

"她在这儿做什么事呢？"

"很不幸的，什么都做。每一家出版社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惟一一个可以在他或她所创造的一团紊乱中找到东西的人。至少有什么稿件弄丢了时，你知道那是谁的错。"

"她也弄丢稿件吗？"

"出版社一天到晚丢稿件的，我想有时候那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呢。但是总得怪到某人头上的，你不同意吗？我仅有的抱怨是，她不会把我不想看的稿件弄丢。在培根的'学习的进展'中，他称这些为'不幸的意外'。"

"稿件是怎么丢的呢？"

他摊开双臂。"原谅我，但这是个笨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怎么丢的，那它们就不会丢了。"

"很合逻辑。"我说。"只是，我在各地方所看到由葛拉蒙出版的书，好像都是精心印行的，而且你们的目录也很够瞧的。那全是在这里编印的吗？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呢？"

"走廊对面有个房间是出版部，隔壁是我的同事，狄欧塔列弗。他负责参考书，大部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出版又可销售很久的书籍。我负责大学版本。工作其实不太忙的。当然我也参与

编排其他书籍，不过我们照例不必担心编辑、学术或财务上的事。为机构出版刊物，或在大学的赞助下出版会议程序。如果作者刚出道，便由他的教授写序言。作者自行校对，检查引号和注脚，而且不领版税。这书便以教科书来排印，每几年卖个几千本，我们的开销就平衡了。没有惊喜，没有亏损。”

“那，你做什么呢？”

“很多事。例如，我们也自费出版一些书，通常是名作家的翻译本，使目录更显得有分量些。此外，还有些被留在门口、不请自来的稿件。极少是可以出版的，只是全都得有人看过才知道呀。”

“你喜欢这工作吗？”

“喜欢？这是我惟一可以胜任的工作。”

一个男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四十来岁，穿着一件大了三号的上衣，稀疏的淡色头发披到浓密的金色眉毛上，说起话来低声细语，好似在指导孩童一般。

“这本《纳税人手册》我看烦了。整本书都需要重写，而且我并不喜欢。我打岔了吗？”贝尔勃介绍道：“这是狄欧塔列弗。”

“噢，你是来这里看那本圣堂武士的书。可怜人。听着，杰可波，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吉普赛人的都市计划。”

“正点。”贝尔勃赞道，“我也有一个：阿兹特克骑术。”

“好极了。但是那和波提欧类或亚迪纳达吻合吗？”

“我们来看看吧。”贝尔勃说着，在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抽出一沓纸来。“波提欧类……”他望向我，看出了我的迷惑不解。“波提欧类，正如一般人所知的，便是分配汤的艺术。不，不对。”他对狄欧塔列弗说：“那并不是科系，而是主题，如机械阿凡古勒或高塔卡达巴斯。这些全都归于特拉匹罗托米一类的。”

“什么是特拉……”我问。

“以四种方法来切割一根头发的艺术。这是无用技术的科系。举例来说，机械阿凡古勒，便是如何制造向叔叔们请安的机器。

至于高塔卡达巴斯，我们不太肯定是否属于这个系列，因为那是被一根毛发所救的艺术。听起来那好像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好了，两位，"我说，"我放弃。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呃，狄欧塔列弗和我正在计划改革高等教育。一所'比较不相干学校'，教授无用或不可能之课程。这所学校的目标是生产能够无尽地增加不必要科目之数字的学者。"

"一共有几个系呢？"

"到目前为止四个，但那可能足够编出整份课程表了。特拉匹罗托米系有预科作用；其目的是要教授一种不相干感。另一个重要的系是'亚迪纳达'，或是'不可能'。例如'吉普赛人的都市计划'。这个系的本质是在了解一件荒谬事物的潜在原因。我们所排出的课有：摩尔斯电报造句法、极区农业史、伊斯特岛绘画史、幼发拉底河现代文学、蒙特梭利计分法、巴比伦集邮、哥伦布之前帝国车轮科技和无声电影语音学。"

"撒哈拉沙漠的群众心理学如何？"

"棒。"贝尔勃说。

狄欧塔列弗点点头。"你该加入我们。杰可波，这小子有天分，嗯？"

"是呀，我立刻就看出了。昨晚他很精彩地发明了一些白痴的争论。不过，让我们继续吧。我们在欧西笨系里排了什么课呢？我找不到记事本。"

狄欧塔列弗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以友善及硬要人领情的态度望着我。"在欧西笨系中，最重要的是自我矛盾。因此我认为'吉普赛人的都市计划'应该属于这一系。"

"不对。"贝尔勃说，"如果那是诺曼第的都市计划就对了。亚迪纳达系是关于实际经验的不可能性；欧西笨系却是关于用词上的矛盾。"

"也许吧。只是我们究竟将什么课程归到了欧西笨系呢？有

了，找到了：革命的传统，民主的寡头政治，巴曼尼迪恩（译注：西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哲学家）动力学，赫拉克利特（同为西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哲学家）静电学，斯巴达奢侈逸乐学，无谓之重复语方言。”

我忍不住说：“‘违反语法的文法课’如何？”

“太好了！”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并记了下来。

“只是有个问题。”我说。

“什么？”

“如果大众得到一点风声，人们会带着稿件找上门来的。”

“杰可波，这孩子很聪明。”狄欧塔列弗说。“我们很蠢地创造了一份真正的学位指南了。我们指出了不可能之事物的必要性。因此，要守密。但是现在我得走了。”

“上哪儿？”贝尔勃问。

“现在是星期五下午了。”

“老天爷！”贝尔勃说着，转向我：“对街有几户正宗犹太教徒的住家；你知道，戴黑色小帽，蓄胡子、鬓毛。在米兰正宗犹太人并不多。今天是星期五，安息日自日落时开始，所以他们下午就开始在对面的公寓里准备：擦亮烛台，烹煮食物，将一切都准备妥当，明天就不必点火了。他们甚至将电视开一整夜，事先选好了台。总之，狄欧塔列弗这儿有一副双眼望远镜；他很高兴地偷看他们，假装他也在对街。”

“为什么呢？”我问。

“我们的狄欧塔列弗认为他是犹太人。”

“你什么意思，‘认为’？”狄欧塔列弗不悦地说，“我‘是’犹太人。你对此有什么异议吗？卡素朋？”

“当然没有。”

贝尔勃坚定地说：“狄欧塔列弗并不是犹太人。”

“不是吗？那我的名字怎么说呢？就像葛拉齐亚狄欧或狄欧齐亚康提。传统的犹太名字。像梭隆·阿利肯一样，一个犹太区

的名字。”

“狄欧塔列弗是市政府官员给弃儿的幸运名字。你祖父是个弃儿。”

“一个犹太弃儿。”

“狄欧塔列弗，你的皮肤是粉红色的，你根本就是个白公。”

“既然有白变种兔，为何不能有白公犹太人呢?”

“狄欧塔列弗，一个人不能像他可能决定成为一个集邮者或一个耶和华见证人那样的决定他是个犹太人的。犹太人是生就的血统。承认吧！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是非犹太人。”

“我割了包皮。”

“得了吧！很多人都因为卫生的理由而割过包皮。你只需要一个医生和一把刀子。你割包皮时年纪多大?”

“我们别吹毛求疵了。”

“为什么不? 犹太人都喜欢吹毛求疵的。”

“没有人可以证明我祖父不是犹太人。”

“当然不能；他是个弃儿。他什么都有可能；拜占庭王位的继承人，或是哈布斯堡王室的私生子。”

“他是在渥大维大门附近被找到的，是罗马的犹太区。”

“可是你祖母并不是犹太人，而犹太后裔照理是从母系的……”

“别管登记的理由——市区户口也不一定就照字面上的意义——还有血缘的理由。我体内的血说我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犹太，而你们若说像我这样一个非犹太人也可以百分之百的犹太，那就是种族歧视了。”

他走了。

“别理他。”贝尔勃说。“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这么争论的。事实是，狄欧塔列弗对犹太教秘法十分热衷。不过基督教也有秘法。总之，如果狄欧塔列弗想要当犹太人，我有什么好反对的?”

“可不是。我们的思想都是很自由的。”

“我们也是。”

他点上一根烟。我想起了到这里来的原因。“你提过有本关于圣堂武士的稿件。”我说道。

“没错……我看看。那是放在一个假皮卷宗内……”他试图从一大堆稿件中抽出其中一份而不移动其他的。这是个危险的尝试。有几份因而掉落到地板上。现在贝尔勃手中有一个假皮卷宗了。

我看看目录表和序论。“这本稿子写的是圣堂武士的被捕。”我说。“在一三〇七年，美君王菲利浦决定逮捕全法国的圣堂武士。传说在菲利浦下逮捕令的前两天，巴黎圣堂中的一辆运货牛车离开其领地，不知去向。据说牛车里藏了一群武士。这些武士照理说是逃脱了，躲到苏格兰去，并在柯威宁加入了一个共济会组织。根据传说，他们成为共济会的一部分，而这个共济会负责守护所罗门神殿的秘密。啊，果然提到了，不出我所料。作者也宣称共济会的起源是由于圣堂武士逃到苏格兰去。这说法在过去这两百年来一再被重申，毫无基础。我可以举出至少五十本书都这么写，互相抄袭。这里，听这个——只是随便翻的一页：‘远征苏格兰的证据，由直到今天，六百五十年之后，世上仍存在一些可追溯到圣堂的秘密组织便可看出。不然，这个传统的延续何以解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当老盖仙说他受过卡拉巴斯侯爵招待时，侯爵怎可能不存在呢？”

“好吧，”贝尔勃说，“我退稿就是。不过我对圣堂武士这码子事很感兴趣。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专家，可不想让他轻易脱身。为什么圣堂武士这么热门，却没有人谈论马耳他武士呢？不，现在别告诉我，时候不早了。狄欧塔列弗和我待会儿必须和葛拉蒙先生一起去吃晚餐，我们大概十点半以前就会结束了。我会想法劝狄欧塔列弗到皮拉底酒吧去一下——他很早睡，且通常滴酒不沾。你会在那儿吗？”

“还会在哪儿呢？我属于失落的一代，只有在其他失落又孤单的人相伴下，才会感到自在。”

13

Li frere, li mestre du Temple
Qu'estoient rempli et ample
D'or et d'argent et de richesse
Et qui menoient tel noblesse,
Où sont ils? que sont devenu?
— *Chronique à la suite du roman de Favel*

神殿之主，修士们拥有无尽富足的金、银、财宝，而今安在？

——法维尔及门徒记事

那一晚的皮拉底酒吧，呈现了黄金时代的景象。是那种你觉得不仅必会有一场革命，且制造商协会还会负担其费用的晚上。除了在皮拉底酒吧外，你还能上哪儿去看一个穿羊毛衫、留大胡子的棉花厂老板和一个穿双排扣上衣、打领带的未来逃犯玩红心牌呢？这是风尚之大改变的黎明。直到六十年代开始之前，留大胡子便是法西斯党，因此你必须加以修剪，且把双颊刮干净。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胡子却表示抗议，而现在大胡子却渐渐成为中性、普遍的，只是个人的偏好。大胡子一向都是面具（戴上假胡子可避免被人认出），可是在那年头，七十年代初期，真正

的胡子也是一种变装。你可以在说实话的同时说谎话——或者该说，使事实变得谜样而不易捉摸。一个人的政治已不再能由他的胡子猜出了。那一晚，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以示反抗——似有长胡子的迹象。

我扯离本题了。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到达时，情绪绷得很紧，两人不时低声且不快地谈论刚刚结束的晚餐。一直到后来我才得知葛拉蒙先生的晚餐究竟是什么。

贝尔勃立刻就喝起了他喜欢的酒；狄欧塔列弗在沉思良久后，要了汽水。我们在后侧找到了一张小桌子。两个次晨必须早起的电车司机正要离开。

“现在，”狄欧塔列弗说，“这些圣堂武士……”

“可是，真的，你到处都可读到有关圣堂武士的记载……”

贝尔勃说：“我们比较喜欢口述的传统。”

“那样比较神秘。”狄欧塔列弗说。“上帝开口创造了世界，他并没有拍电报。”

“令谕，停止。”贝尔勃说。

“接着才是信。”我说。

“那么，关于圣堂武士……”贝尔勃说。

“好吧。”我说。“首先……”

狄欧塔列弗抗议道：“你永远不该以‘首先’来开始。”

“首先，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戈福雷对圣墓膜拜，履行了他的誓言。鲍德温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国王。在圣地的一个基督教王国。但是，占据耶路撒冷是一回事，而要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回教徒减少但并未绝迹。对新的占领者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对朝圣者而言亦然。然后，在一一一八年，鲍德温二世统治时，有九个年轻人在一个叫休斯·德巴恩的人领导下抵达，成立了‘耶稣基督穷士兵’教会的核心组织：这是个僧侣的教会，但持有剑和盾牌。除了贫穷、贞洁和服从这三个传统誓言之外，又多了第四个：护卫朝圣者。国王，主

教，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都捐了钱，提供这些武士住宿之地，最后终于让他们住在所罗门王殿的寺院里。由那时起，他们便被称为圣堂武士。”

“可是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休斯和原先的八个人可能是沉迷于十字军东征之神秘的理想主义者。但后来再加入的却很可能是寻求探险的年轻人。别忘了，当时的耶路撒冷新王国，有些像今天的加州，是你想发财成名之地。在家乡没什么前途，而且有些武士可能为某种原因而在逃。我将他们想成一种外籍兵团。如果你惹了麻烦，你要怎么办呢？你加入圣堂武士，看看这个世界，享点乐趣，打点架。你有得吃有得穿，而且到头来——犹如红利——尚可得救。当然，你必须要相当的迫切，因为那表示你得到沙漠去，睡在帐篷里，不知有多少天会看不到一个活人，只有其他的圣堂武士做伴，偶尔或许有个土耳其人。同时，你冒着大太阳而行，渴得半死，并从其他可怜的畜生身上剖取内脏。”

我顿了一会儿。“或许我说得太像西部电影了。大概还有第三阶段。当教会变得很有势力时，人们即使家境不错也还是会想加入的。不过，到那时一个人可以不必到圣地去便成为圣堂武士；即使留在家乡也可以。事情变得很复杂。有时候他们听来像打不倒的士兵，有时候他们却又显示了敏感性。例如，你不能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没错，他们对抗回教徒——那是整个症结所在——可是他们是本着骑士精神及彼此的尊敬而战。有一次，大马士革酋长的大使出使到耶路撒冷去，圣堂武士便让他在一所已被改建为基督教教堂的小清真寺里祈祷。一天，来了一个法兰克人。他看到圣地竟有个回教徒，十分生气，便开始对他动粗。但是圣堂武士却把这个心胸狭窄的法兰克人撵走，并向那个回教徒道歉。后来，这种对敌人的和睦也促进了他们的败亡：在他们受审时，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他们私通回教的秘密党派。这或许是真的。他们有点像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与土著混在一起，便染了热

病。圣堂武士，因为缺乏一般的僧侣教育，不易明了神学的精论。将他们比做阿拉伯的劳伦斯吧，后者过了不久之后便如回教徒一般穿扮了……可是想要对他们的行为有客观的了解却很困难，因为现代的基督教历史家，例如威廉·泰尔吧，对他们都是极力诽谤的。"

"为什么呢?"

"圣堂武士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太有势力。这一切得从圣伯纳说起。你们对圣伯纳自然都很熟悉的。一个伟大的组织者。他改革了本尼迪克教会，并去除了教堂的装饰。假使有个同僚惹恼了他，例如阿比拉，他便以麦克阿瑟式的作风攻击这个同僚，想办法让他受火刑。如果这个他办不到的话，他就改而烧掉这个人的书。当然他也向十字军布道：让我们拿起武器，也让'你们'去冲锋陷阵吧……"

"你不欣赏他。"贝尔勃说道。

"要是由我主张，圣伯纳会被打入地狱的最下面几层之一的。圣他的头！不过他倒很能毛遂自荐。看看但丁是怎么处理他的：使他成为圣母的左右手。他之所以成为圣者，是因为他拍对了人的马屁。但是我们再回头谈圣堂武士吧。伯纳立刻就看出这个主意有可行性。他支持那九个原先的探险家，将他们改变成一支基督尖兵。你大可说圣堂武士的英雄形象便是他的发明。在一一二八年，他在法国特尔瓦主持了一个会议，以表明界定这些新士兵僧侣之角色的意义。几年之后，他为他们写了祷词，又制定了规章，一共七十二篇。这七十二篇论述倒很可以读一读，里面什么都谈到一些。每天都要望弥撒，与被逐的武士不得有联系，虽说若果被逐的武士请求获准进入圣殿，他们便须本着基督徒的精神接待他。你明白我说外籍兵团是什么意思了吧。他们理应穿简单的白色罩袍，不能穿皮裘，顶多是羔羊皮或生羊皮。他们不准穿当时很流行的曲型鞋，入睡时须穿内衣裤，睡在一张草铺上，只有一条被单，和一条毯子……"

“天气热时，我想象得出有多臭。”贝尔勃说。

“我们马上就会说到臭味了。规章中还有许多条戒律：每两个人合用一只碗，吃东西时须保持肃静，一周吃三次肉，每周五有忏悔式，每天在日出时起床。如果工作特别辛苦的话，他们可以多睡一个钟头，可是那样他们在床上便得多念十三次主祷文。有一位首领和一系列较低的不同阶级，包括守卫、随从、跟班和仆人。每一名武士有三匹马和一名随从。在马缰、马鞍和马刺上都不准有任何装饰。简单却精制的武器。守猎是禁止的，只有狮子除外。简而言之，是一种忏悔和战斗的生活。也别忘了贞洁；规章上对此是格外严厉的。记住，这些人并不住在修道院里。他们打仗，生活在俗世里——如果你可以这么形容当时那如同老鼠窝般的圣地的话。根据规定，一个女人的陪伴是很危险的，因此这些人只准亲吻他们的母亲、姊妹和亲威。”

“亲戚，嗯？”贝尔勃嘟囔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语意含糊……不过，如果我没记错，圣堂武士不是被控鸡奸吗？柯洛夫斯基写了一本《贝狐美》。贝狐美是它们的魔鬼诸神之一，对吧？”

“我也会说到那个的。但是先想一想吧。你在沙漠里过日子，月复一月，狂沙漫漫，四周一片空旷，晚上你还得和与你共用一只碗的人合睡一个帐篷。你又累又渴又冷又怕。你要你的妈妈。所以你怎么办呢？”

贝尔勃建议道：“如古希腊底比斯人，同性恋。”

“别的士兵并未如圣堂武士般宣誓。他们攻城略地时，便得以强暴那些有琥珀色小腹和紫蓝色眼睛的回教女人。在黎巴嫩的杉树香味中，圣堂武士该怎么办？因此才有这么一句流行的俗语：‘像个圣堂武士般喝酒冒渎。’那就好比一个深陷战壕的牧师，和他那些目不识丁的士兵们一起喝白兰地、说粗话。圣堂武士章便印有总是成双的武士，两人共骑一马。现在，为什么要那样呢？按照规定，他们每人有三匹马呀。那一定又是伯纳的主

意，想借此象征贫穷或他们身为僧侣及武士的双重身份。可是你可以想象人们对此说了什么，两个男人共骑一马，一个人的屁股压向另一个的小腹。只是那又可能是诋毁……"

"那是他们自找的。"贝尔勃打岔道。"那个圣伯纳并不笨吧。"

"不，他不笨。但是他自己也是个僧侣，而在那年头，修道僧对于人体自有其奇怪的想法……我先前说过，或许我把这一切说得太像西部片了，但在我仔细思索过后……听听伯纳对他所钟爱的武士们有什么说法吧。我把这段话带来了，因为这值得一听：'他们躲避并厌恶演员、魔术师、变戏法的、低俗的歌曲和滑稽剧；他们剪短发，因为使徒说过男人整发是可耻的。他们从不戴头巾，也极少梳洗。他们的胡髭未加梳理，结了泥块以及因甲胄和炎热而流出的汗水。'"

贝尔勃说："我可不愿和他们睡在一处呢。"

"那一向是隐士的特色呀，"狄欧塔列弗说，"故意养成健康的肮脏，来羞辱他的身体。圣马克略士不是住在一根柱子上，把从他身上掉下的虫又放回去，好让这些同是上帝创造物的虫可以尽情享受盛筵吗？"

"住在高柱顶上修行的是圣西米昂。"贝尔勃说。"而且我认为他之所以待在那根柱子上面，是为了可以对走过他下面的人吐口水。"

"我对启蒙时代的嘲讽十分憎恶。"狄欧塔列弗说。"总之，马克略士也好，西米昂也罢，我确信是有个身上长虫的修行者，不过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权威，因为我对非犹太人的愚行并不感兴趣。"

"而你的犹太教牧师却是完全相反的。"贝尔勃讽刺道。

"他们住在污秽中，是因为你们这些异教徒将他们限制在犹太贫民区里。圣堂武士呢，却是自甘脏污的。"

"我们别说得太过火了。"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行军一天

之后的兵团呢？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一切，是为了这有助于你们明了圣堂武士的维谷之境。他必须要神秘、禁欲，不吃、不喝、不性交，同时他又得在沙漠里跑来跑去，砍掉基督敌人的头；他砍掉愈多个头，就积得愈多分好进天堂。他臭气熏天，胡子愈长愈长，而伯纳又坚持他们在攻城略地之后不能跳到年轻女子身上——年老的也一样。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当热风吹过沙漠，他又不能从他喜爱的士兵同伴那里得到安慰。一个人怎可能既是僧侣又是武士，前一分钟对人开膛剖腹，下一分钟高颂圣母玛利亚呢？他们告诉你说，甚至连你的表妹也不能直视，可是当你进入一个城市，在多日的包围之后，其他的十字军当着你的面强暴大君的妻妾，美丽的回教妇女解开她们的胸衣说，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请饶我一命吧……圣堂武士却必须坚决地说，不行，并默念晚祷，全身臭兮兮的不曾梳洗，一如圣伯纳所求。其实，只要你看看法规……”

“什么？”

“修会的法规，是后来才制定的，也就是说，在修会已穿上袍子和凉鞋之后。战争结束后，再没有比军队更可怕的了。例如，有一段时间，打架是被禁的，也不准为报复而去伤害一个基督徒。与妇女有商业交易、中伤同僚兄弟，都是在被禁之列。圣堂武士不准让奴隶逃跑，发脾气并威胁要叛降回教徒，丢失马匹，将除了猫狗之外的动物送人，不告而缺席，弄坏首领的印章，在夜里走出兵房，未经许可而借出修会的钱，或在发怒时将僧服扔到地上。”

“由禁令便可看出人们通常都做些什么。”贝尔勃说。“这是日常生活的缩影。”

“我们来看看吧。”狄欧塔列弗说。“一个圣堂武士，那晚因对他弟兄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感到恼怒，便在夜里骑着马不告而别，只带了一名回教小男童和三只挂在马鞍上的阉鸡。他去找一个不守礼教的女孩，将三只阉鸡献给她后，便与她进行不合法的

交媾。在这放荡的时刻，那回教男童骑着马逃走了。于是我们的圣堂武士，甚至比平常更汗流浃背也更污秽，夹着尾巴爬回家去。为了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通过，他拿了些圣堂的钱给如兀鹰般贪婪等待的犹太高利贷商人……”

“你自己也说了，兄弟。”贝尔勃注意道。

“我们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这圣堂武士是想用这笔钱买一匹类似的马，虽说或许买不回那回教男童了。可是另一个圣堂武士听说了这回事，于是有一晚——我们知道在这种团体中，嫉妒是免不了的——在吃晚餐时，当肉上了桌之际，他便强烈地暗示了。队长变得很猜疑，且这疑心有增无减，最后他抽出了刀子来，扑向他的弟兄……”

“扑向那个变节的追从者。”贝尔勃纠正道。

“扑向那个变节的追从者，很好。他扑过去，划伤了这名武士的脸。这名武士拔出了剑，于是一场格斗开始了。队长挥着剑想要恢复秩序，其他的弟兄们却哧哧而笑……”

贝尔勃说：“像个圣堂武士般喝酒冒渎。”

我说：“上帝的锥子，以上帝之名，上帝的伤，上帝的血。”

“我们的男主角发怒了。而当一个圣堂武士发怒时，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气得脸色发紫。”贝尔勃建议道。

“对。他气得脸色发紫，撕掉僧袍，丢到地上。”

“他这样说：‘你尽管刺这件袍子，你尽管刺你这该死的圣堂吧！’”我补充道。“然后他便用剑砍断印章，宣布他要加入回教徒那边。”

“一举违反了至少八条戒律。”

“总之，”我又把话题拉回，“想想那样一个说他要倒戈向回教徒的人吧。一天，国王的执政官逮捕了他，对他挥动火烫的烙铁，说：‘招供吧，恶棍！承认你把那话儿塞进你弟兄的屁股内吧！’‘谁，我吗？你的烙铁令我发笑。我让你看看圣堂武士的真

面目吧，我要把那话儿塞进你的屁股内，还有教皇的，还有菲利浦国王的——如果他敢靠近的话！'"

"好一番招供！一定就是那样的。"贝尔勃说。"然后他便被打入地牢，每天淋他一层油，也好在时间到时烧得透彻些。"

狄欧塔列弗归结道："他们不过是一群孩童。"

一个鼻子上有草莓型胎记的女孩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手里拿了几张纸，问我们可否为被囚禁的阿根廷同志签名请愿。贝尔勃看也不看请愿书一下就签了名。他对狄欧塔列弗说："他们的情况甚至比我还惨。"狄欧塔列弗以一个颇觉有趣的表情看看他。贝尔勃又对那女孩说："他不能签。他属于印度的一个小党派，他们禁止党员写自己的姓名。他们有很多人在政府的迫害下入了狱。"那女孩同情地望望狄欧塔列弗，然后便把那份请愿书递给了我。

"这些人是谁呢？"我问。

"这些人是谁？是阿根廷的同志。"

"可是他们属于什么团体呢？"

"塔库拉党吧，我想。"

"塔库拉党是法西斯党派呀。"我煞有介事地说。

"法西斯猪。"那女孩断声对我吼了一句后，便离开了。

"你的论点究竟是什么呢？"狄欧塔列弗问道，"圣堂武士只是一些可怜的混蛋吗？"

"不是的。"我说。"或许我不该说得那么生动。我们刚才谈的是士兵行伍，但打一开始修会便得到大量的捐献，因此他们的辖区便渐渐遍及全欧。例如，亚拉岗的阿凡索便给了他们一整个区域。事实上，在他的遗嘱中写着他若死而无子嗣的话，就把整个王国留给他们。圣堂武士不信任他，便与他妥协——可以说是拿了钱就跑。只不过他们拿的并不是钱，而是在西班牙的六处要塞。葡萄牙王给了他们一座森林。由于那座森林正好被回教徒所

占领，圣堂武士便发动攻击，将摩尔人赶出，且在这过程中建立了可因布拉。这些不过是几件事例。重要的是：修会的一部分在巴勒斯坦作战，但大部分却都在欧洲本土。接着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就说，某人必须到巴勒斯坦去。他需要钱，而他又怕带着珠宝和金子旅行，所以他把财产留给在法国的圣堂武士，或是在西班牙，或是在意大利。他们给了他一张收据，而他在巴勒斯坦便可拿到现金。”

“信用状。”贝尔勃说。

“没错。早在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之前，他们便发明了活期存款。捐献，武装征服，再加上由其财务运作所得的利润，圣堂武士变成了跨国组织。要经营这样一个机构，需要心思缜密清晰的人；可以劝服国外给予他们额外特权的人。修会获准保留战利品，而不管他们所拥有的产业在何处，他们所须听令的不是国王，不是主教，不是耶路撒冷的宗主教，而只是教宗。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赋税，但他们有权对在他们控制下的土地征税……简而言之，这组织的一切都不为人所知，又没有人有权加以刺探。因此你可以了解为何主教和君王都不喜欢他们，虽然他们又很需要圣堂武士之助。十字军根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出发，却一点也不知道将要到哪里去，或到了那里后会找到什么。但是圣堂武士却十分明了自己的职务。他们知道如何对付敌人，对地势和如何打仗都十分熟悉。圣堂修会成为很重要的事业，虽说它的声望是以其攻击军队的夸耀为基础的。”

“而这夸耀却是空洞的？”狄欧塔列弗问。

“常常是的。又一次，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政治与行政技巧和他们的绿色贝蕾帽作风之间的差距——有勇无谋。我们就以亚斯喀隆的故事为例吧——”

“好。”贝尔勃在分神热烈地对一个名叫多洛雷斯的女孩打过招呼后，才应了一声。多洛雷斯加入我们，说道：“我一定要听亚斯喀隆的故事！”

“好吧。一个晴朗的日子，法兰西国王、神圣罗马皇帝、耶路撒冷的鲍德温王三世和圣堂武士的首领们，都决定要围攻亚斯喀隆。他们一起出发：国王、朝臣、教主、举着十字架和旗帜的僧侣，和泰尔、纳扎勒、西撒利亚的总主教。那就像一场大盛宴，军旗飘扬，帐篷扎在敌城的四周围，鼓声隆隆。亚斯喀隆有一百五十座塔楼护卫着，而且居民也已备战许久：每一间房子墙内都留有藏身隙孔，简直就像堡垒中的堡垒。我是说，圣堂武士是经验丰富的战士，应该知道这些才对。可是不然。人人都兴奋莫名，造了撞墙槌和木塔：就是那种造在轮子上的木塔，可以推到敌人的城墙边，好丢进石头或火把或射箭之用的，而石弩则从远处不断地投射石头。亚斯喀隆人想放火烧木塔，偏偏却逆风，结果反烧掉了自己的城墙，直到有一处城墙整个坍塌了。攻击者全都冲向这处裂口。”

“这时一桩怪事发生了。圣堂武士的大首领设了一道封锁线，因此只有他的人可以进城。嘲讽者说他那么做是为了确保只有圣堂武士可以得到战利品。较客气的解释是他怕有陷阱，所以要他勇敢的人马先行。不管是为了什么，我是不会请他当军校校长的。四十名圣堂武士长驱直入，直穿过全城，在另一端的城墙边，在一大团卷起的尘雾中蓦然勒马，面面相觑，不知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立刻向后转，往回跑，驰过回教徒，却叫这些回教徒以乱石和铁矢投射，将他们宰杀殆尽，包括大首领在内。然后回教徒将裂口封闭，把尸体高挂在城墙边，以猥亵的姿势和可怖的笑声嘲笑基督徒。”

“摩尔人真残忍。”贝尔勃说。

“就像孩童。”狄欧塔列弗说。

多洛雷斯仰慕地说：“你的这些圣堂武士真是疯狂！”

贝尔勃接口道：“他们使我想起卡通影片那只猫和小老鼠，汤姆和杰利。”

我觉得有些内疚。毕竟，我与圣堂武士共处已两年了，而且我爱他们。可是现在，为了取悦我的听众，我却把他们说得像是卡通人物。或许那是威廉·泰尔的错，这个不忠于史实的历史家。我几乎可以想见我的圣堂武士，满脸大胡子，全身发臭，雪白的罩袍上有鲜红色的十字，胯下的坐骑在他们的黑白旗帜阴影下转跑。他们视死如归。或许圣伯纳所说的汗水，便是他们在庆祝赴死时，使他们那无畏的笑增添一种高贵的铜色光芒……杰克·狄维崔称他们为百战雄狮，但在和平时期却是温馨的羔羊；在战时勇敢坚毅，祷告时虔敬忠诚；对敌人凶狠蛮横，对自己的弟兄却友爱有加。他们的黑白旗帜是那么适切：对基督的朋友而言，他们是纯洁的；对基督的仇敌而言，他们却是凶狠可怖的。

可悲的信仰斗士，骑士余晖的最后一线光芒。我可以褒他们时，为何要贬他们呢？《圣路易史》的作者陪着圣路易王到圣地去，既是书记也是士兵。我现在想起了他是怎么写圣堂武士的。这是在修会已创立了一百八十多年之后，且已东征多次，足以粉碎任何人的理想。梅莉珊皇后和麻风病国王鲍德温的英雄形象已如幽灵般消逝了；黎巴嫩的党派之争——即使是当年亦血流成渠——已经结束；耶路撒冷已沦陷过一次；巴巴罗沙已在塞利西亚溺毙；战败受辱的“狮心”理查，乔装成一个圣堂武士回国去了；基督教打了败仗。摩尔人为了防御其文明而联结的自治君主邦联，其看法大不相同。他们受过教育，并不像欧洲人那么无知。和一个包容、神秘、思想自由的文明共处两个世纪，怎可能不受到它的引诱呢？尤其是当你将这文明和当时低劣、粗俗、野蛮的西方日耳曼文明相比之时。然后，在一二四四年，耶路撒冷终于彻底崩溃了。在一百五十年前开始打的这场战争，以战败收场。基督徒必须放下武器，在这块现已奉献给和平和黎巴嫩杉木香味的土地。可怜的圣堂武士们，你们的史诗，全都白写了。

很少人想到，在他们消退、老化的荣耀下所形成的忧郁中，他们也吸收了回教徒神秘的秘密教义，成为隐藏之宝藏的教主守

卫。或许圣堂武士的传说便是这样产生的；那使得一些受挫而渴慕的心灵依然着迷的传说，无限的力量隐而未用的神话……

即便是在乔因维尔的记载中，曾邀宴过亚奎纳的圣王路易，尽管在长达两世纪的梦想遭胜利者的愚行所毁之后，依然坚信东征回教徒的必要。值得再试一次吗？路易说，是的。而圣堂武士也跃跃欲试；他们跟随着他战败，只因那是他们的任务。没有东征，圣堂何用？

路易由海路攻击达米埃塔。敌方的海岸闪着枪、戟、军旗、盾和弯弓的光芒。身材壮硕的男子持着被太阳照得金亮的武器。路易大可等一等的，可是他却决定不计一切代价登陆。“我忠心的跟随者，只要我们以仁爱为本，我们便所向无敌。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便是烈士。如果我们得胜，上帝的荣耀便会更加彰显。”圣堂武士们并不信这番论调，但他们受训成为理想而战的武士，而他们也必须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加以证实。他们会跟随这个神秘发狂的国王。

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成功地登陆了；同样令人难信的，回教徒放弃了达米埃塔。但是路易王怕被出卖，却犹豫着不敢进城。他的恐惧是多余的；达米埃塔已任他占领，包括其财宝和数百间清真寺，这些寺庙立刻被路易王改建为主的教堂。现在他必须做个决定：他该进军到亚历山大，还是到开罗呢？明智的选择应是亚历山大港，因此可使埃及失去一个重要大港。但这支远征军却有个邪恶的守护神：国王的弟弟，罗勃·达托，一个嗜好荣耀的夸大狂。一个典型的弟弟。他奉劝路易进军开罗，埃及的心脏。起初万分慎重的圣堂武士，现在却对此兴奋莫名。国王发布命令要避免独立的前哨战，但是圣堂武士的首领却意欲违令。他看到一队苏丹的奴隶，便叫道：“以上帝之名杀了他们吧，我受不了像这样的耻辱！”

回教徒退到河的对岸，在曼苏拉附近。法国人想造水坝，创造一座堡垒，以他们的活动塔楼加以保护，但是回教徒自拜占庭

人那儿学到了希腊之火的艺术。希腊之火是一个像圆桶般的容器，尾部有一支长矛。一经投射，它就像一道闪电，一条飞龙。它所引起的大火，使基督徒的营地虽在夜里也亮得无处不可见。

在营地燃烧的当儿，一个鲍德温叛徒为了三百金币，将国王和他的手下引到一个堡垒去。国王决定要攻击。要过河并不容易；有许多人淹溺，又被急流冲走了，而在对岸又有三百名回教骑士等在那儿。等攻击的主力终于上岸后，圣堂武士一如计划的任前锋，紧跟着是罗勃·达托伯爵的军队。回教骑士望风而逃，圣堂武士便等待其他的基督教军队来会合。可是达托和他的人却冲锋追敌而去。

为了免于不名誉，圣堂武士只好加入攻击。但当他们追上达托时，他已攻进敌人营中，开始了大屠杀。回教徒向后往曼苏拉退去，这正是达托所希望的。他立刻追赶过去。圣堂武士想要阻止他；圣堂的总司令，季尔修士，以软言相劝，称赞达托打了了不起的一仗，可能是在海外空前美妙的一场。可是极端渴望荣耀的达托却指控圣堂武士背叛，说他们真想的话早就可以将这个领域征服了。他让他们瞧见了一个血管里流着血的男人能做到什么。这真是太过分了。圣堂武士必须证明他们并不输任何人。他们长驱直入曼苏拉，将敌人一路追到该城另一端的城墙。到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又重蹈了在亚斯喀隆的覆辙了。在基督徒忙着劫掠苏丹宫殿的当儿，回教徒重新组织起来，攻击现已杂乱无章的豺狼群。

圣堂武士竟会再一次为了贪婪而盲目吗？有人说，季尔修士在陪伴达托入城之前，清晰地对他说道："吾主，我的弟兄和我都不害怕，我们跟随你。只是我们十分怀疑是否可能有人生还。"不错，达托遇难了，许多英勇的武士也都随他而遇害，包括两百八十名圣堂武士。

那不只是战败而已；简直是羞辱。然而就连乔因维尔也不是这么记载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便是战争之美。

乔因维尔将许多战役和争斗写成如芭蕾舞剧般的迷人。处处有滚动的头颅，向好大君求饶的声音此起彼落，国王为忠心随从的死而流泪。但这一切都是综艺十彩的，包括深红色的马鞍毯，金边马具，在黄色沙漠太阳下闪亮的头盔和剑，以及背景蓝色的海。谁晓得？或许圣堂武士的每日征战真是过得那么诗情画意吧。

乔因维尔的描述成垂直变化，端看他刚从马上掉下还是刚又上了马。他专心于独立的景象，却未呈现整体的画面。我们只见个别的决斗，其结果常常不同。乔因维尔的立意是要帮助瓦南的君主。一个土耳其人以矛枪击中他，乔因维尔马失前蹄，他便一斤斗翻下马来，站起身，手握着剑，而厄拉·席维武士——上帝助他——指向一所他们可以避难的破屋子。他们被骑在马上的土耳其人践踏。佛列德·陆皮武士被人从后面刺了一刀，“使他身受重创，血流不止。”席维被迎面划了一刀，因此“他的鼻子被削得垂挂在唇上”。凡此种种，直到援助来临。他们离开那破屋，移到战场的另一部位，结果伤亡更重，使他们对圣詹姆士高声祷念。这当儿，好心的梭森伯爵，铸着剑，喊道：“管家，让这些狗尽情嚎叫吧。上帝见证，我们必会再谈论这一天的，你和我，和我们的女人，坐在家里！”国王问起他那可悲的弟弟，达托伯爵，有无消息，还有圣约翰慈善武士的院长亨利·罗尼修士。他得到的回答是“有好消息，因为伯爵现在无疑是在天堂里”。国王说：“上帝自有安排。”同时大颗大颗的泪水便滴了下来。

不过，也不尽是芭蕾舞剧；不是天堂便是血腥的。大首领桂伦·宋南被希腊之火活活烧死。在尸体腐臭及粮食短缺之下，基督教军队受到坏血病的肆虐。圣路易的人马终于败逃。国王的痢疾十分严重，使他不得不割掉裤底，好在作战时节省时间。达米他沦陷了，皇后只有和回教徒谈判，付了五十万金币将国王赎回。

圣战可说是在毫无诚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路易在回到圣女贞

德城时，被誉为胜利者；全城的人列队出来欢迎他，包括神职人员、妇女和儿童。圣堂武士在看清风向之后，想要和大马士革展开谈判。路易发现了，为遭人抢先而恼怒，竟当着回教使者的面拒绝承认新的大首领。大首领不得不撤销他已给予敌方的承诺，不得不向国王下跪，求他原谅。没有人可以说圣堂武士未尽全力征战——且置死生于度外——可是法王却仍羞辱他们，以巩固他自己的势力。而半个世纪之后，路易的继承人，菲利普，为重申“他的”热力，将会把圣堂武士送往火柱。

一二九一年，圣女贞德城被摩尔人所征服，全城的居民都惨遭杀害。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永远消失了。圣堂武士修会更加富裕，人数也较多，势力空前盛大，可是武士们是注定要在圣地里作战的，而在圣地里却已无仗可打了。

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孤立地住在全欧各地的堡垒中和巴黎的圣堂里，可是他们依然梦着在他们全盛之时，耶路撒冷圣堂所在的高原，梦着点缀着许多座还愿小礼拜堂的圣玛利大教堂，梦着他们的胜利纪念碑，以及其他的一切：要塞，马具，谷仓，两千匹马的马厩，骑士随从的部队，助手，还有白罩袍上的红十字，侍从的暗色袈裟，戴大头巾和金头盔的苏丹使者，朝圣者，站满了精悍哨兵和骑马侍从的十字路口，以及金银满箱的欢欣，运货到本土城堡去的港口，或是到岛上的城堡，或是到小亚细亚洲的海岸……

现在一切都没了，我可怜的圣堂武士。

那一晚，在皮拉底酒吧，到我喝第五杯威士忌时（贝尔勃坚持这杯他请），我才意识到自己已说了半天梦话——而且是情绪激动的。不过我一定说了一个充满了怜悯之情的好故事，因为多洛雷斯的眼里噙着泪光，而情不自禁又叫了一杯汽水的狄欧塔列弗则一脸纯洁地抬眼望天——或者该说，望向酒吧那毫不神秘的天花板。“也许，”他低喃道，“他们什么都是的：迷失的灵魂、

圣人、骑士、马夫、银行家、英雄……"

"毫无疑问的，他们是很不平凡。"贝尔勃说。"可是，告诉我，卡素朋，你爱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论文题目呀。如果你的论文写的是淋病，最后你也会爱上螺旋菌病毒的。"

"真有意思。"多洛雷斯说。"好像是一部电影一样。但现在我得走了，我必须去复印明早要发的宣传单，马瑞里工厂有站哨呢。"

"你很幸运，还印得起传单。"贝尔勃说着，抬起一手抚抚多洛雷斯的头发。然后他又叫了据他说是最后一杯的威士忌。"就快午夜了。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正常人，而是为了狄欧塔列弗着想。不过，让我们再继续吧。我要听听审判的细节。谁，什么，何时和为什么。"

"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间。"狄欧塔列弗同意道。"是的，是的。"

14

He declares that he saw, the day before, five hundred and four brothers of the order led to the stake because they would not confess the above-mentioned errors, and he heard it said that they were burned. But he fears that he himself would not resist if he were to be burned, that he would confes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megistrates and anyone else, if questioned, and say that all the errors with which the order has been charged are true; that he, if asked, would also confess to killing Our Lord.

—Testimony of Aimery de Villiers-le-Duc, May 13, 1310

他宣称他在前一天看到了修会的五〇四名修士因不愿招认上述错误而被送往火柱，他又听说他们全被烧死了。他害怕的是，如果他自己将受火刑，他会无从抗拒，因此在治安官和其他任何人面前招供；在他受到质问时，说修会被指控的每一项错失都是真的；他怕他在受到质问时，也会承认杀害了吾主。

——艾莫利·韦勒杜的证词，一三一〇年五月十三日

一场充满了静默、矛盾、谜和愚行的审判。愚行是最明显的，因为，如果愚行不明显的话，通常会与难以理解的谜吻合。在那些太平无事的日子里，我相信谜的来源便是愚行。后来，在潜望镜里的那一晚，我决定最令人难解的谜是那些以疯狂为名而掩饰的谜。现在，我却相信整个世界便是一个谜，一个无害的谜，但因我们自己想加以解析的疯狂尝试——仿佛这谜隐含了真理——却使得它变得有害了。

圣地的基督教王国一瓦解，圣堂武士的存在便失去了目的。也可以说他们很快便本末倒置，将时间花在管理他们庞大的财富上。“美君主”菲利普，一个想集权中央的君王，自然就不喜欢他们。他们是个独立的组织，不受王权控制。大首领如同贵胄世子般，统驭车队，管理大批土地，如皇帝般经由选举产生，且有绝对的权威。法国的宝库是在巴黎的圣堂里，不受国王控制。这个国王名有而实无的账户，圣堂武士却是其信托人兼代理人兼管理人。他们支付各种基金，且操纵利息；他们好比一家财力雄厚的私人银行，却享有一个国立机构所有的特权和豁免。国王的财务大臣是个圣堂武士。在这种情况下，叫他如何统治国家呢？

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菲利普央求成为一个荣誉殿堂武士。这请求被否决了。任何一个国王都无法接受的侮辱。他建议教宗将圣堂武士和圣约翰慈善武士合并，然后让他的一个儿子控制这个新修会。圣堂的大首领，杰克·莫雷，自他生活一如放逐君王的塞普勒斯岛抵达。他给了教宗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写的照说是评估合并的好处，但事实上却强调其害处。莫雷厚颜辩称圣堂武士远比圣约翰武士富有，两者合并无异会使后者在牺牲前者的情况下致富，因而也会使他的武士们大感不平。莫雷赢了这第一回合：合并的计划遭到搁置。

现在只能靠诋毁了，而在这方面菲利普王握有一张好牌。关

于圣堂武士的种种谣言早已流传了许久。想想看自以为是的法国人对这些“殖民者”必会有怎样的看法吧：这些人处处收税，却一无回报；他们身为圣墓的守护者，却连血也不再流一滴了。没错，他们也是法国人，但不是道道地地的。人们视他们为“Pieds noirs”（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白人殖民及其后裔）。圣堂武士又炫耀他们的异国方式；据说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以他们所熟悉的摩尔语交谈。他们虽是僧侣，其野蛮的本性却是众所皆知的：几年前教皇无邪三世曾颁一敕书，名为“粗野的圣堂武士”。他们宣誓安贫，生活却如贵族般豪奢，有新商人阶级的贪婪和步兵团的厚颜无耻。

靠谣言来诋毁中伤成效颇彰：圣堂武士是同性恋，异教徒，也是膜拜一出处不详之大胡子头的偶像崇拜者。或许他们也知道伊斯马利的秘密，因为他们与活跃于波斯和叙利亚，专门刺杀十字军的回教狂热派“山中老人刺客”曾经交过手。菲利普和他的顾问们大力煽动这些谣传。

协助菲利普的是两个邪恶的家臣，马瑞尼和诺迦勒。最后马瑞尼并得以控制圣堂武士的财宝，以国王之名加以管理，直到圣约翰慈善武士接收。没有人清楚利息落入谁的手中。诺迦勒是国王的掌玺官。一三〇三年的阿纳尼事件，西亚拉·柯洛纳掌掴教宗鲍尼费司八世，使教宗在不到一个月后便因羞辱而死，诺迦勒便是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接着，一个叫文斯金·傅洛林的人出现了。当傅洛林因罪入狱且在被处死之边缘时，他显然在牢中结识了一个脱党的圣堂武士，并从这个脱党武士口中听到一篇可怕的招供。为了保住性命并得到一笔赏金，傅洛林说出了一切，而这与谣言完全符合。这下子谣言成为治安官前的正式宣誓证言了。菲利普王将傅洛林那轰动的揭发转达给教宗克里蒙五世。克里蒙相信其中的几项指控，却也明白要干涉圣堂武士的事并不容易。然而，到了一三〇七年时，他同意召开正式审讯。大首领莫雷接到了通知，却宣称

他的良知是清白的。他继续留在国王身边，参加各种官方仪式，俨然是王公贵胄。克里蒙似乎进退维谷，因此国王开始疑心他是要拖时间好让圣堂武士消失。事实却不然。圣堂武士依然在他们的堡垒中纵酒亵渎，好像一点也未察觉危险。这是第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一三〇七年九月十四日，菲利普王发出密封公文给领域内的每一个郡执行官和执事，下令大肆逮捕圣堂武士，并将其产业充公。在发出这道命令到十月十三日的拘捕，之间整整过了一个月。可是圣堂武士却毫不起疑。在十月十三日的早上，他们全都落入陷阱，且不战而降——这又是另一个谜。

事实上，在拘捕的前几天，国王的手下以最脆弱的理由，对圣堂武士在全国各地的产业做了盘点，以确保在没收充公时一无遗漏。然而圣堂武士却仍一无所觉。亲爱的执行官，尽管进来好好看一看吧，千万别客气。

当教宗获悉国王的行动时，便火急地提出了抗议，却已太迟了。皇家的调查人员已搬出了烙铁和绳索，许多武士也已在苦刑下开始招供。他们一认罪，便被转交给裁判官；这些裁判官自有方法，虽说还不到送人上火场的地步。武士们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招供。

这是第三个谜团。没错，苦刑是有的，而且必是很残虐的，因为有三十六名武士在受刑时死了。可是这些曾面对残忍的土耳其人，身经百战的勇士们，却没有一个人抗拒过逮捕。在巴黎，一百三十八名武士中，只有四名拒绝招供。其他的全都直认不讳，包括大首领杰克·莫雷。

贝尔勃问："他们招了什么呢？"

"他们招了拘捕状上所控诉的一切。在法兰西和意大利，他们的证词与控诉几乎完全一样。在英国，没有人真想进行审判，宣誓证书上记录的是平常的控诉，但这全是出于修会之外的证人口中，而这些证词只能算是道听途说。换句话说，圣堂武士只有

在受到质问时才招认，而且只招已被指控的。”

贝尔勃说：“同样的宗教裁判的老套。我们已看过不少了。”

“然而他们被指控的行为却是很怪异的。根据控诉，圣堂武士在入会仪式中否定基督三次，对着耶稣受难像吐口水，且被剥光衣服亲吻臀部，其次是脐部。再其次是嘴。接着他们便开始鸡奸。然后他们便得见一座留了大胡子的偶像，且须加以膜拜。现在，那些被指控的武士们对这些控诉有何反应呢？后来与莫雷一起赴火场的杰福·恰奈，说是的，他亲身经历过；他否认了基督，但只是口说，而非出于内心；他不记得曾否对受难像吐口水，因为那晚他们匆匆忙忙的。至于被人亲吻臀部，他也经历过的，而且他还听圣殿骑士团欧佛尼分团的团长说，毕竟，和自己的弟兄交媾总比被一个女人污损的好，但是他个人并没有和别的武士犯下肉欲之罪。换句话说：是的，那全是真的，只是那不过是游戏，没有人真信仰的，再说，犯错的是别人，我只是出于礼貌跟着做罢了。大首领杰克·莫雷自己也说，当他们给他耶稣受难像时，他只是假装对着受难像吐口水，事实上他把口水吐到地上。他承认入会仪式多少一如传闻，只是——说真话——他也不敢肯定，因为自他任大首领以来，他没主持过几次仪式。另一名武士说他吻过首领，但吻的是嘴，没吻臀部；反是首领吻了他的臀部。有些人倒是多供了些，说他们不只是否定基督而已，而且说他是个罪犯，他们并否定了玛莉的贞洁，又对着耶稣受难像撒尿，不只是在入会仪式当天，而且在整个圣周期间皆然。他们说，他们并不相信圣餐礼，且他们膜拜的不只是贝狐美，也膜拜化成猫状的恶魔……”

虽不是那么不可置信，却也同样骇人的，是国王与教宗之间的双人舞。教宗想接管这桩案件；国王却坚持要监督审判，直到终结。教宗提议暂时停止修会：待犯罪的人判了刑后，圣堂便可再回复原先的纯净。国王希望这丑闻传开，使整个修会全都卷入。这会使修会完全瓦解——政治上的，宗教上的，以及，最重

要的，财务上的。

在这僵持不下的当儿，出现了一份堪称为杰作的文件。某些神学博士声称，为了防止被告撤回供诉，他们应被否决任何答辩。既然他们都已经招供了，根本没有审判的必要。只有在案件的存在有疑问时，才需要审判，而这桩案件却毫无疑问。“为何要让他们答辩呢？那不过是使他们免于承受他们已承认之错误的后果而已。证据指出他们的惩罚是无可避免的了。”

可是教宗仍有可能接管审判的。为了免除这个危险，国王和诺迦勒设计了一件轰动的案子，牵涉到特洛伊的主教；一个名叫努佛·戴的神秘共谋者在其秘密证词中，指控主教会巫术。后来人们将发现这个努佛·戴说谎诬告——他并且会因此而受绞刑——但这会儿可怜的主教却公开被控鸡奸、冒渎、及放高利贷；与圣堂武士相同的罪名。或许国王是想让法兰西的子民明白教会没有权利主持圣堂武士的审判，因为教会本身也和他们一样有罪；也或许，他只是想警告教宗不得插手。一切都非常隐晦不明，许多种武力和秘密组织的交叉，彼此的渗透和匿名的指控。教宗现在已被逼入死角，因此他同意侦讯七十二名圣堂武士，而这些武士重复了在受拷问时的供诉。只是教宗却观察到他们已经悔改，于是以他们的发誓戒绝——一张王牌——作为借口而宽恕了他们。

这时另一件事又发生了——这是我在我的论文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可是互相矛盾的来源却使我左右为难。就在教宗终于赢得圣堂武士的管辖权时，他突然又把武士交还给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呢？莫雷翻供；教宗克里蒙允许他抗辩一次，又召来三名枢机主教对他加以盘讯。一三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雷傲然维护修会及其纯洁，甚至于威胁指控圣堂武士的人。但是，国王紧跟着派遣了一位使者来探访他。这个使者名为桂伦·卜莱森，被莫雷视为友人。莫雷听了卜莱森的忠告，在两天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出一份语意含糊的宣誓证言，自称是个贫穷且未受教

育的武士，且列举了圣堂的优点、慈善之举，和圣堂武士在圣地的英勇赴死等等。更有甚者，诺迦勒突然抵达，提醒大家圣堂曾与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有过可疑的接触。他所暗示的罪行是万恶不赦的叛逆罪。莫雷的借口十分微弱。他在牢里忍受了两年，而在这份宣誓证词中他好似已经崩溃了。但话说回来，他在刚刚被捕时也显得崩溃。次年三月，莫雷在新证词中改换策略。现在他拒绝开口，说他除了与教宗外，不和任何人交谈。

这是个戏剧化的转变，英雄事迹便于焉开始。一三一〇年四月，五百五十名武士请求被允准为修会抗辩。他们揭发了他们所屈服的苦刑，并否认了所有的控诉。他们表明所有的指控都是不真实的。但是国王和诺迦勒却知道如何应付。有些武士翻供了吗？很好。他们的翻供只是使他们成为累犯和伪证者——这在当时是件重罪。招了供且反悔的人可能被赦免，可是不反悔而翻供，背发假誓，又固执地否认他必须为任何事而反悔的人却非死不可。五十个这样的伪证者都被判了死刑。

要预测其他人犯的反应并不难。你若招供，虽遭囚禁，却可保住性命等着看有否转机。你若不招供，或更有甚者——翻供，那就得受火刑。那五百名翻过供而尚未处死的武士因此又撤回了他们的翻供。

结果证明那些反悔的人做了明智的选择。一三一二年，未曾供认的武士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那些招过供的武士却得到了赦免。菲利普并不想大肆屠杀；他只是想解散圣团武士修会。被释放了的武士，在囚禁四五年后身心皆已残破，悄然地加入了其他修会。他们只想被人遗忘，而这悄然的失踪促成了日后该修会名亡实存的传说。

莫雷仍继续要求传达教宗。教宗在一三一一年时于维也纳召开一次大会，可是莫雷并未受邀。解散圣堂武士已经批准，且其财产将转交给圣约翰慈善武士，然目前暂时由菲利普王保管。

又过了三年，与教宗的协议终于达成。一三一四年三月十九

日，莫雷在巴黎圣母院前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反应激动而庄严。他原期望教宗会允许他证明他的清白；现在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知道如果他再次翻供，便会因伪证罪和累犯而被判死刑。在将近七年后，当他站在那里等待判决时，他心中有什么感觉呢？他是否有前辈们的勇气呢？抑或他只是决定而今他既已毁了，被判坐一辈子牢，形同活埋，他还不如死得有尊严些呢？因为他大声抗议说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是无辜的。他说，圣堂武士仅仅犯了一条罪：由于怯懦，他们竟背叛了修会。他再也不这么做了。

诺迦勒欣喜若狂。公然的罪行需要公众的谴责，最终的、立即的。圣堂的诺曼地分团团主，杰洛·查那，也遵循了莫雷的榜样。国王当天就做了决定：在塞得山顶上立起了火柱。日落时分，莫雷和查那便被送上了火堆。

传说莫雷在死前预言迫害他的人必将败亡。果然，教宗、菲利普王和诺迦勒，全都在当年便相继死去。国王一死，马睿尼便被人怀疑侵用公款。他的仇敌指控他会巫术，使他受了绞刑。许多人开始认为莫雷是个烈士。但丁本人也曾在私下对圣堂武士的受到迫害表示愤怒。

历史就在此告终，而传说于焉开始。有一个传说是，当路易十六被送到断头台时，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爬到台上高呼："杰克·莫雷，你已复仇了！"

那差不多就是我那晚在皮拉底酒吧所说的故事，只是常被打岔。

例如，贝尔勃会问："你确信没有在欧维尔或柯思乐的书上读到这段记载吗？"或："等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家伙也有同样的遭遇呀。"狄欧塔列弗则会言简意赅地来上一句："历史典故。"贝尔勃听了会反驳："得了吧，犹太神秘哲学家是不相信历史的。"而狄欧塔列弗便无可避免地答道："正

是。一切都是重复的，如同圆圈。历史是老师，因为它教导我们说它并不存在。只有排列才是重要的。”

“我们还是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贝尔勃终于说。“圣堂武士是谁呢？起初你把他们说得像是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里的士官，然后又像一群流浪汉，然后又像那些纤细画中的武士，然后像上帝的进行肮脏交易的银行家，然后像行军的军队，然后像魔鬼党派的门徒，最后又像为自由思想献身的烈士。到底他们是什么呢？”

“或许他们什么都是吧。在公元三千年时，一个火星历史家也许会问：‘天主教会是什么呢？是那些被丢去喂狮子的人，还是那些杀死异教徒的人？’什么都是的。”

“可是他们有没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呢？”

“有趣的是，他们的后继者——在不同时期的新圣堂武士——说他们做过。他们也提出了辩解。譬如说，那就像是兄弟会的恶作剧。你想成为一个圣堂武士？好，那就证明你有种，对耶稣受难像吐口水，让我们看看上帝会不会将你轰死。既然你要加入这支军队，你得把心和灵魂都给你的弟兄，所以就让他们吻你的屁股吧。另一个可能的论题是，他们之所以被要求否定基督，是为了看看他们若遭回教徒逮捕时将会如何自处。听起来很蠢，因为要训练一个人抗拒苦刑，并不能叫他做施刑者可能会要他做的事——即使那只是象征性的。第三个论题：在东方，圣堂武士接触到了摩尼教徒；后者蔑视十字架，认为那是主受苦刑的工具。摩尼教徒也倡导放弃尘世，且不鼓励婚姻和生育。这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在基督教初创时的几世纪，有许多异端都有相同的想法。后来迦萨教也继承了这种思想——事实上，有一整个传统声称圣堂武士对迦萨教义极热衷。这便解释了鸡奸——也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假定武士们与摩尼教徒异端有了接触吧。嗯，他们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因此——由于他们的天真，也由于他们的自负和团队精神——他们也许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仪式，好使

他们和其他的十字军有所区分。他们选择了几种不同的认同仪式，却不去多想这些仪式的意义。”

“那么关于贝狐美呢？”

“在许多宣誓证言中，确实提到了贝狐美这个偶像，但这很可能是第一个书记所犯的错误，在以后的文件中一再重复。或者是那些记录可能受到篡改。在某些记录中，谈到了穆罕默德，这表示圣堂武士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特有的一种综合礼拜仪式。某些证言说他们也得叫唤‘亚拉’，那可能是‘阿拉’。可是回教徒并不膜拜穆罕默德的形象，因此这偶像来自何处呢？证明说，有许多人都看到了雕刻的头颅，但有时又不只是头而已，而是整个偶像——木刻的，有纠结的乱发，漆了金漆，且总是留了大胡子。调查者好像真的曾找到这样的头颅，并拿着这些木刻头颅向被告质问，可是它们而今却都已无迹可寻了。人人都看过那些头，也没人看过那些头。就如猫一样：有人看过一只灰猫，也有人看到一只红猫，还有人说是黑猫。想想看被人持着烙铁拷问吧：你在入会仪式中有没有看到一只猫？呃，为何不是猫？为了防御老鼠吃谷，圣堂的谷仓里一定养了许多猫的。在当时的欧洲，猫还不是一种常见的家畜，但是在埃及却是的。或许圣堂武士养猫吧，虽说自以为是的人总是以可疑的眼光来看猫。贝狐美的木刻头也是一样的。或许那些是头形的圣物箱；在当时那是存在的。当然，有些人说贝狐美是炼金术者之流。”

“炼金术真是无处不在。”狄欧塔列弗点点头说。“圣堂武士可能知道炼金的秘密吧。”

“当然知道。”贝尔勃说。“那够简单了：只要去攻击一个回教城市，割掉妇女和孩童的咽喉，抢走没有被钉牢的一切就是了。事实是这整个故事根本就是一大团混乱。”

“或许混乱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对教义辩论在意些什么呢？历史充满了自有风格的小党派，部分是虚张声势，部分是神秘主义。圣堂武士本身并不真的了解他们的作为。另一方面，秘教的

解释总是存在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作为，他们遵循了东方的神秘主义，就连亲吻臀部也是有仪式意义的。”

狄欧塔列弗说：“请你务必对我解释——简短的——亲吻臀部的意义。”

“好吧。某些现代的秘教专家相信圣堂武士采行了一些古老的印度教义。亲吻臀部是为了唤醒蟒蛇昆达里尼，一个居住在脊柱底部、性腺所在之处的宇宙力量。昆达里尼一经唤醒，便会升到松果腺……”

“笛卡儿的松果腺吗？”

“我想是同一个。然后在两眉之间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便会睁开，而这只眼睛可以使人直接看入时间和太空。也因此，人们才依然在寻求圣堂武士的秘密。”

“菲利普王不该烧死那些可怜的混蛋，而该烧死现代的秘教者才是。”

“是的，只不过现代的秘教者并没有两根可以搓在一起的阴茎。”

“现在你知道我们必须听的是哪一种故事了！”贝尔勃下结论道。“至少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疯子对这些圣堂武士着迷了。”

“那有点像你在那天所说的。这一切是个扭曲的三段论法。表现得像个疯子，你便永远是莫测高深的。Abracadabra，Menel Tekel Phares，Pape Satan Pape Satan Aleppe，贞洁的，长寿的，和美好的今天。每当有诗人或牧师，酋长或巫师胡言乱语一句，人类便穷花时间试图加以解析。圣堂武士的心灵混乱，使得他们令人看不透、想不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尊崇他们。”

“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解释。”狄欧塔列弗说。

“是的。”我同意道。“或许我是个实证主义者。在松果腺上动点小手术，可能会把圣堂武士变成圣约翰慈善武士；换句话说，正常人。战争好像会损害大脑的巡回。也许是大炮声吧，或

是希腊之火。看看我们的将军吧。”

已经是午夜一点了。狄欧塔列弗喝汽水喝醉了，显然有些头重脚轻。我们彼此道了晚安。我过了愉快的一夜，他们也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已开始玩火了——希腊之火，会燃烧、毁灭的那种火。

15

Erard de Siverey said to me: "My lord, if you think that neither I nor my heirs will incur reproach for it, I will go and fetch you help from the Comte d'Anjou, whom I see in the fields over there." I said to him: "My dear man, it seems to me you would win great honor for yourself if you went for help to save our lives. Your own, by the way, is also in great danger."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46, 226

厄拉·席威勒对我说:"主上,如果你认为我和我的后代子孙都不会因此而遭到唾骂,那我就为你到那边的田场上去找安佐伯爵来帮助你。"我对他说:"我亲爱的部下,我以为你若去寻求帮助来解救我们,将会为你自己赢得偌大的荣誉。不过,你自己也有性命之危。"

——乔因维尔《圣路易之史》,四十六,二二六

在那晚畅谈过圣堂武士的始末之后,我与贝尔勃在皮拉底酒吧只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由于我忙着写论文,我越来越少到皮拉底去。

一天,有一场反法西斯阴谋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将自大学出

发，而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受邀参加。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但彼此间显然有默契让游行进行。在当时那是很典型的：游行并未得到许可，但只要没有严重的事发生，警方只会旁观，确保游行者不逾越任何通过米兰市区的未标明界限（当时有许多的领域妥协）。抗议者以奥古斯托街后方的区域为根据地；法西斯党则守在圣巴比拉广场及其邻近区域。如果有任何人越线，便会有意外，否则一切无事。那就像一头狮子和一个驯兽师。通常我们相信狮子会攻击驯兽师，而驯兽师便扬鞭或开空枪阻止他的攻击。错了。狮子在进笼前已经过喂食，情绪平稳，并不想攻击任何人。和所有的动物一样，狮子自有其范围；只要你不侵入这个范围，狮子便保持沉着。当驯兽师走上前，侵犯了狮子的领域，狮子便怒吼；然后驯兽师扬鞭，但也同时后退一步（仿佛防备狮子的扑击），因此狮子又安定下来。一场模拟的革命也得要有规则的。

我去了示威现场，但并未加入游行。我只是站在圣斯蒂芬广场边缘，和那些到这里来表示团结一致的记者、编辑和艺术家站在一处。这些人都是皮拉底的顾客。

我发现自己站在贝尔勃和一个女子旁边。这名女子，我常看到与贝尔勃同坐在吧台边，因此我以为必是他的伴侣。（后来她消失了——现在，在读过有关于瓦格纳医生的档案之后，我才知道原因何在。）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道。

“你也知道是怎样的。”他困窘地微笑道。“我们总得拯救自己的灵魂呀。这一幕难道没有使你联想到什么吗？”

我环顾四周。这是个阳光明灿的下午，米兰最美的时刻：建筑物的外观皆是金黄的，天空是柔和的铁灰色。在广场另一端的警察都戴了头盔，并持着如钢铁般闪光的塑胶盾牌。一个腰束俗丽三色缎带的便衣警察，在他的部下面前来回高视阔步。我转过头望向游行队伍。他们还没开始前行，仍在等待。他们排成队

伍，但不甚整齐，扭曲如蛇，而且长了由旗帜、布条、棍棒形成的刚毛。几小群不耐烦的人高唱着有韵律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的两侧，行动主义者来回奔跑，头上戴了红手帕，身穿杂色衬衫，和饱经风吹日晒的牛仔裤，腰系皮带。就连卷藏了武器的旗子看来也像调色盘上的颜色。我想到了英勇的杜飞。我觉得宛如置身一幅法兰德斯的纤维画里。聚在游行队伍两旁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些充满了阳刚英气的女子，等着表现她们的大胆。这一切都在一瞬间闪过我的脑际，好似我在不知不觉中再度体验着另一种经历。

"这就像在攻打亚斯喀隆，对吧？"贝尔勃问。

"我的好先生，以圣詹姆斯之名，这确实像一场十字军的战役呢！"我答道。"我相信今晚这些人中有一些会上天堂的。"

"毫无疑问。"贝尔勃说。"可是你能告诉我，回教徒在哪里吗？"

"呃，警察必是条顿族。"我说道。"这就使我们成了亚历山大·那夫斯基之流。不过我把论题混在一起了。看看那边那群人，他们一定是达托伯爵的党羽，急于加入争斗，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一点冒犯，而且已朝向敌方，大声出言威吓，好挑怒异教徒！"

那时果真出事了。我记得并不很清楚。游行队伍开始移动。一群带了铁链又戴上滑雪面罩的行动分子开始迫穿警线，高声呐喊，朝圣巴比拉广场逼进。狮子动了。警方的前线分开，消防水管出现了。球轴承，接着是第一阵石子，由示威者的前驱投向警方。警方的非常警戒线向前移，挥着警棍，使得游行队伍向后退。就在这时，由远方传来了一声枪响声。也许那只是一只轮胎爆破了，或是鞭炮吧；也许那是由某群示威者射出的一支玩具气枪，而在几年内将会成为 P－38 步枪。

惊惶。警察抽出了武器，为冲锋而吹的喇叭声响起了，游行队伍分裂为两股：一股是已愤愤欲战的斗士，另一股则是其他所有的人，认为他们的责任已尽。我发现自己沿着拉格街奔跑，生

怕被流弹或棍棒击中。突然间，贝尔勃和他的同伴出现在我身旁，也在奔跑，但并不惊慌。

到了雷屈里街的转角，贝尔勃拉住了我的臂膀。“这边，小伙子。”他说。我想问他为什么。拉格街比较宽阔，人也比较多，而在皮可拉街与枢机主教宫署之间纠结的巷弄，却使我有幽闭症的窒息感。我觉得贝尔勃所要去的地方——万一警方追上了我们——可躲藏之处较少，也没有太多人群可以混进。可是他却示意我不要作声，转过两三个路口，并逐渐放慢了速度。我们发现自己步伐从容地走在教堂的正后方；这里交通正常，且一点也听不到就在两百码外所发生的战役。在静默中，我们绕行教堂，终于走到面对回廊的一侧。贝尔勃买了一纸袋玉米，愉快地喂起鸽子来。我们完全混入了星期六的人潮；贝尔勃和我穿西装打领带，那女孩则穿了米兰仕女的制服：灰色高领毛衣配一串珍珠项链——养珠吧，也或许不是。

贝尔勃为我们引介。“这位是珊黛。你们两个认识吗？”

“见过。嗨。”

“你瞧，卡素朋，”然后贝尔勃对我说，“要逃跑是绝不能取直线的。拿破仑三世，效法杜伦的萨伏伊人，将巴黎重整，把它变成了今天世所仰慕的林阴大道交通网。这是都市计划了不起的杰作。只不过，那些又宽又直的街道对于控制发怒的群众也是很理想的。只要可能，就连巷子也是尽量宽直的，例如香舍丽榭。在不可能之处，例如拉丁区的小街道，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最得利之处。想要逃跑，就要走巷弄。警方是没有办法完全包抄的，而且就连警察也怕人少。如果你碰上少数几个，他们可是比你害怕的，于是双方都奔逃，方向相反。任何时候，当你要到一个并不很熟的区域去参加群众运动，应当在前一天便去侦查，并站在小巷弄开始的路口。”

“你是在玻利维亚修过课吗？”

“生存技巧是只有在幼时才能学到的，除非你长大后应召入

伍。在战时，当游击队活跃于××镇时，我会有过一些恶劣的经验。”贝尔勃说。“我们在一九四三年时受令自都市撤离，好主意，正好是一切肆虐的时间和地点：集体逮捕，纳粹秘密警察，街头火并……一晚，我爬上山丘要到一家农庄去买新鲜牛奶时，听到树上传来‘呼，呼’的声响。我意识到在远方的一个山丘上，有些人正用机枪在扫射我后方山谷中的铁路线。我的直觉是奔跑，或就地趴伏。我犯了一个错：我朝山谷跑过去，突然间，我听到‘嚓嚓嚓’的响声落在我四周的田野间。原来是有些子弹没有打到铁路，便落到附近。那时我学会了，要是有人从高坡上往山谷射击，那你该跑上坡。你跑得愈高，子弹便从你头上愈高的地方飞过。有一次，法西斯党和游击队在玉米田的两端展开部署，相互射击，我祖母被困在中间。无论她往哪里跑，都有被射中的危险。因此她就在玉米田中央趴了下来，就在火线上，在那里趴了十分钟，脸埋在泥土中，只希望双方都不会前进得太远。她很幸运。你若在幼时学到这一些，便会永志不忘。”

“这么说，你是在反抗军的一方了。”

“只是一名旁观者。”他说。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一点困窘。“一九四三年时，我十一岁。战争结束时，我还不满十三岁。年纪太小，还不能参与，却又够大，能够——怎么说呢？——清晰地记住每一件事。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旁观。还有逃跑。就像今天。”

“你应该写下来，而不只是编别人的书而已。”

“卡素朋，那些别人都已写过了。如果当时我二十岁，在五十年代时我便会写一本如诗的回忆录。幸好我生得晚了些。等到我长大到可以写了，我所能做的只是看别人已写出的书。话说回来，我也可能死在那山坡上，被一颗子弹打穿头的。”

“由哪一方打的？”我一问出口就感到后悔。“抱歉，只是开玩笑的。”

“不，你不是在开玩笑。当然，今天我知道，可是当时我知

道什么呢？你可以一辈子都感到后悔，并不是为了你选择错误——你总是可以悔改、赎罪的——而是为了你从没有机会向自己证明你大可做正确的选择。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变节者。那使我有资格教别人什么事实呢？"

"对不起，"我说，"只是你也有可能成为采花大盗呀。这是神经过敏的——除非你的懊悔是缘自某件特定的事。"

"那是什么意思呢？不过，说到神经病，今晚有个为瓦格纳医生举行的餐宴。我们到史卡拉广场去坐计程车吧。你来吗，珊黛？"

"瓦格纳医生？"我问，并打算离去。"本人吗？"

"是的。他要在米兰待几天。也许我可以说服他把尚未出版过的几篇论述交给我们，编成一小册。那一定会很成功的。"

这么说，即使是在那时，贝尔勃便与瓦格纳医生有联系了。我不禁暗忖会不会就在那一晚，瓦格纳医生免费为贝尔勃做了心理分析——在两人都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但或许这是在后来才发生的。

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听贝尔勃谈起他在××镇的童年往事。奇怪，他谈到逃跑时，颇有英雄的口吻，仿佛那是很光荣的往事，但是只有在他明智却很不英勇的再一次逃跑之后，他才又想起这段往事——而我，不但是从犯，也是个见证人。

16

After which, brother Etienne de Provins, brought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aforesaid officials and asked by them to defend the order, said he did not wish to. If the masters wished to defend it, they could, but before his arrest, he had been in the order only nine months.

—Deposition, November 27, 1309

然后，艾汀·普洛文修士被带到上述的官吏面前。这些官吏要他为修会抗辩，他却拒绝了，说如果首领们要为修会抗辩，他们大可那么做，可是他自己在被捕之前，加入修会不过才九个月而已。

——宣誓证词，一三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在阿布拉非亚中，找到了关于贝尔勃逃跑的其他故事。那晚，当我站在黑漆漆的潜望镜里，听着一连串的沙沙声、吱吱声和各种尖叫声，并告诉自己不要惊慌，因为那是博物馆、图书馆和古老的宫殿在夜晚时的自言自语时，我也想到了这些故事。那些声响来自旧橱柜、反应着夜晚湿气的窗棂、以每世纪一公分的速度在坍塌的水泥和墙壁。我告诉自己，你不能逃跑，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要知道一个在疯狂（或迫切）的勇气激励下试图要永远

停止逃跑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那么做，也许是为了加速面对他已多次延搁的真相。

“档案名称：运河”

我想逃脱的是警察的控诉，还是——又一次的——历史呢？那之间有差异吗？我到游行现场去，是由于道德的选择，还是使自己再度受到“机会”的测试？没错，过去每一次有大好机会时，我不是失之太早便是失之太迟，不过那只能怪我生不逢时。我真希望能置身在那片枪林弹雨中，参与作战，即使是不幸的射中了奶奶。可是我没有参与，因为年纪，而不是因为胆怯。好吧。那么游行又怎么说的？又一次，我逃跑是为了生错了时代：那并不是我的冲突。只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在毫无热情的情况下冒险的，以资证明如果我曾在枪林弹雨中，我会知道该做何选择。为了让自己相信，如果曾有机会你会做正确的选择，因而便去选择错误的机会，这样有没有道理呢？我不禁暗想今天那些选择打斗的人是不是基于这个理由。只不过，一个故意制造的机会并不算是真正的机会。

只因别人的勇气在你看来似与那卑微可笑的场合毫不相称，你是不是便该骂自己懦弱呢？因此，智慧创造懦夫。也因此你虽穷此一生在找寻机会，却总是白白错失。你必须在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机会的情况下，本能地予以把握。我是不是可能真在不知不觉中抓住过一次机会呢？一个人怎会因生不逢时而自觉像个懦夫呢？答案：你之所以自觉像个懦夫，是因为你曾经是个懦夫。

但是设若你错失了机会，只是因为你觉得那并不适当呢？

…………

描述在××镇的那栋房子，孤立在山丘上葡萄园中——他们不是称那些为胸脯状山丘吗？——然后是那条通到镇上的路，直

通到那最后一排房舍（或是第一排，端看你从哪个方向来）。那个小避难者，放弃了家庭的庇护，走进这触丝状的镇，走在那宽广的大街上，通过那他既妒且惧的巷子。

那条巷子是"巷子帮"的聚集处。乡下孩子，脏，吵嚷。我太都市化了，最好别去惹他们。可是要到广场，还有报摊和文具店，除非我很没面子地绕行一大圈，惟一的路便是沿行运河。"巷子帮"的那些男孩比起"运河帮"的，可说是小绅士了。"运河帮"是根据河流的前身命名的，只是这条运河而今已成一条排水沟，流过全镇最贫穷的区域。运河帮的孩子全都是肮脏的次无产阶级，且十分凶暴。

巷子帮的孩子只要想通过运河区，一定会被攻击，痛揍一顿。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也是巷子帮的。我才刚抵达，但运河帮已视我为敌人。我翻阅着一本儿童杂志走过他们的区域，边走边看。他们看见了我，我逃跑。他们追我，对我丢石子。一颗石子穿透了杂志的一页；我跑着，手里仍紧抓那本杂志，想保留一点尊严。我逃脱了，却失去了那本杂志。次日，我决定加入巷子帮。

我在他们集会时毛遂自荐，引起一阵咯咯大笑。那时我的头发很多，而且总是如刚毛般往上翘。当时的潮流，正如在电影中和广告上所能见到的，或是在星期日弥撒后的散步，可见英姿焕发的年轻人，穿双排扣上衣，油腻的小胡子，油亮的头发则统统梳向后，紧贴在头壳上。那便是我想要的，像那样滑溜光顺的头发。一个礼拜一，我在市集广场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几盒浓如豆花蜂蜜的美发油。然后我又花了好几个钟头，把我的头发擦得如积层板，如一顶硬帽，一顶教宗所戴的红帽。接着我又戴上一顶发网，将头发紧压定型。巷子帮曾看到我戴着发网走过，便以他们那种我听得懂却不会说的难听方言大声嘲弄我。那一天，在家里戴了两小时的发网之后，便将它拿掉，对镜检查过那壮观的后果，这才出门去找我希望宣誓加盟的巷子帮。我走近他们时，正

是美发油的黏腻力量失效之际，因此我的头发又以慢动作再次回复其垂直的姿态。巷子帮的孩子乐极了，围着我绕成圆圈，互相推挤着手肘。我请求被允许入帮。

很不幸的，我说的是意大利话。一个外来者。他们的“帮主”，马蒂尼，在当时的我看来犹如巨人，大剌剌走向前来，赤着双脚。他决定我必须让他们踢一百下屁股。也许那是为了要再唤醒蟒昆达里尼吧。我同意了，于是靠墙而站。两个孩子揪住我的双臂，接着我便承受光脚踢一百下屁股。马蒂尼出脚时既用力又有技巧；他用侧踢，以免伤及他的脚趾。全帮的人就像合唱团般，以他们的方言高声数数。然后他们将我关在一个兔笼里关了半个小 时，同时他们则在一旁交谈。当我抱怨说双腿发麻时，他们便将我放出来。我为自己能够禁得住一群野蛮人的仪式感到自豪。

在那年头，× ×镇仍驻有后期的条顿武士。他们并不很警觉，因为游击队尚在伺机而动——这是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我们的初期探险之一，是溜进一间仓库里，趁着我们某些人拍那个当班守卫之士兵的马屁。这士兵块头很大，吃着一个特大号三明治，三明治里包着——据我们猜想，且为此感到骇然——香肠和果酱。引诱者使这个德国人分神，夸赞他的武器，而我们其他人便偷偷穿过仓库后侧几块松脱的木板，偷了几条黄色炸药。我不认为这些炸药后来被派上任何用场，但是根据马蒂尼的计划，我们是想把它们拿到乡间引爆，纯粹是为了烟火的目的，且以现在我知道是极生硬，因此不可能作用的方法。后来，德国人换成了法西斯的海军。他们在靠河的马路上设了障碍，就在圣塔玛利亚的女学生于每天傍晚六点放学时会走过的十字路口。马蒂尼说服了这些不可能超过十八岁的狄西嘉海军将德国人留下的一堆带有长针的手榴弹绑在一起，并移掉安全掣，好让它们在女孩子们抵达的那一刻于水边爆炸。马蒂尼知道如何算准时间。他对那些法西斯党徒解释，结果效果惊人：就在女孩子们转

过路口之际，一声轰然巨响，沿岸激起了一大片水花。女孩子们抱头鼠窜，吱吱尖叫，而我们和那些法西斯党海军则笑破了肚皮。没有死在盟军牢中的人必会记得那光荣的一天，仅次于莫雷受焚。

巷子帮的孩子们主要的娱乐便是收集弹壳和其他的战争遗物；在九月八日及德军占领意大利之后，这些东西多得很：旧钢盔、子弹袋、背包，有时还有实心子弹。找到一颗实心子弹时是这么办的：一手握着弹壳，另一手将发射物塞进钥匙孔内，用力一扭，把弹壳拉出，便可增加弹壳收藏了。被倒出的火药（有时会有细条的固体燃料纤维素）散成曲线点燃。弹头完整的弹壳最受到珍藏，而所有的弹壳都可使一个人的军队更形壮大。一个好收藏者会有许多弹壳，依其形状、颜色、来源和作用分列成排。有用小型机关枪和轻机枪的步兵，还有用一八九一年步枪的骑兵(只有在美军来了以后，我们才看到伽兰德半自动步枪)，最后，一个男孩最为骄傲的收藏，便是大首领——机枪的空弹壳。

一天傍晚，当我们正专心于这些和平的寻求时，马蒂尼告诉我们说时候到了。一份挑战书被送到运河帮去，而对方也已接受。战场选在车站后方的中立地面上。当晚，九点。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虽懒洋洋的却又充满了兴奋。我们装备了各种最可怕的行头，寻找易于抓握的棍子，又在背包和袋子里装满了或大或小的石头。有些人用步枪肩带制成了鞭子，颇有一决生死的气概。在那黄昏的时刻，我们都觉得自己像是英雄，尤其是我。那是出去前的兴奋：痛苦、紧张、壮烈。再见了，妈妈，我要到横滨去了；把信寄到那里去吧。我们要为祖国奉献出青春，一如他们在九月八日之前在学校里所教导我们的。

马蒂尼的计划周详。我们将越过铁路堤防，朝北走远些，再由后背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那样便可首战告捷，无往不利。

到了天黑之际，我们穿过铁路，鱼贯走上斜坡，过了排水沟，全身装备了石子和棍棒。由堤防顶上，我们看到他们埋伏在

车站厕所后面。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我们，因为他们怀疑我们会从他们的背后包抄，因此也一直在注意那个方向。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立刻逼进，不给他们时间对我们显然的计划震惊。

我们翻下堤防，高声叫喊，向前冲锋。当我们离车站大约一百码时，出现了转捩点。这里有镇区的第一批房舍，虽不很多，却创造出网状的窄巷。就在这里，最勇敢的一群无畏地冲向前，而我（幸好）和其他几个却放慢了脚步，躲在屋角后，站在远处观望。

如果马蒂尼将我们分组为前锋和后卫，我们便会各尽其职。但这却是临时的部署：有胆量的在前，没胆量的在后。因此我们便躲在避难处——我的又比其他人的更后面——观望这场冲突。根本没有发生的冲突。

两群人跑到相距只有几米处，互相对峙，吼叫。接着两位帮主踏步上前协议。雅尔塔会议。他们决定将领地划区，并同意允许偶尔的安全通行，就像在圣地的基督徒和回教徒。武士群之间的共同一致，胜过了无可避免的战争。双方各自表明。敌对的阵营和谐地撤退了，依然对立，往相对的方向退。

现在我告诉自己，当时我之所以没有冲上前去攻击，是因为我觉得那很可笑。可是当时我并不是那么告诉自己的。当时，我觉得像个懦夫，那便是事实。

今天，甚至更怯懦的，我告诉自己，结果证实，当时我若与其他人一起冲锋，不但没有任何危险，而且那以后我的人生反而会更好。我在十二岁时便错过了机会。如果你在第一次时无法勃起，此后你一辈子便是性无能了。

一个月后，某件突发的侵害使巷子帮和运河帮在一片空地上对上了，一块块的泥巴开始乱飞。我不知道是因为上一次的冲突结果给了我保证，还是因为我渴想成为烈士，反正这一次我站在最前线。一块藏了一个石子的泥巴击中了我，把我的唇打破了。我哭着跑回家，妈妈必须用镊子将泥巴从我嘴唇内侧的伤口夹出

来。事实上，在我的下右侧犬齿旁留下一个肿块，直到今天，当我用舌头舔过时，我仍会感到一种震动，一种悚栗。

但是这硬块并不能使我释怀，因为我之所以有它是由于莽撞，而不是由于勇敢。我用舌头舔过嘴唇，而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写。可是恶劣的文字并无补于事。

在示威游行那天过后，我又隔了差不多一年没再见贝尔勃，我爱上了安柔，因此不再上皮拉底酒吧——或者，至少我和安柔一起去皮拉底的那几次，贝尔勃都不在那儿。安柔反正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她简朴的道德观和政治观——与她的优雅和自尊心相衬——使她认为皮拉是个为自由派的纨袴子弟所设的俱乐部，而自由派的纨袴子弟，在她看来，却是资本主义阴谋的构造中，一条微妙的线。对我来说，这是认真做事、严肃、又迷人的一年。我愉悦，且平静地写着论文。

然后，有一天，在离葛拉蒙出版社不远的河岸，我碰见了贝尔勃。"嘿，看看这是谁呀。"他愉快地说。"我最喜爱的圣堂武士！听着，我刚收到一瓶年代久远的琼浆玉液。你何不上来出版社一下？我有纸杯，还有一下午的空。"

"是轭式修饰法。"我说。

"不是，是波旁酒。而且我相信是在亚拉莫沦陷之前装瓶的。"

我跟他上楼去了。我们才刚喝下一口，古德伦便探头进来，说有个绅士要找贝尔勃。贝尔勃拍了一下前额。他把这约会忘了。不过机遇喜欢阴谋，他说，据他所知，这个人是想让他看一本有关圣堂武士的书。"我会很快将他打发走的。"他说。"只是你必须以尖刻的抗议助我一臂之力。"

那的确是机遇。于是我便被纠结在网内。

17

And thus did the Knights of the Temple vanish with their secret, in whose shadow breathed a lofty yearning for the earthly city. But the Abstract to which their efforts aspired lived on, unattainable, in unknown regions... and its inspiration, more than once in the course of time, has, filled those spirits capable of receiving it.

—Victor Emile Michelet, *Le secret de la Chevalerie*, 1930, 2

于是，圣堂武士便带着他们的秘密消失了；在这秘密的险影中，有一种渴望凡尘都市的气息。但是他们的努力所切望的理想却继续生存，难以达到，在未知的领域中……这理想所给予的激动，在时间的历程中不只一次，鼓舞着那些心灵能够接受它。

——维多·艾密·麦勒“骑士精神的秘密”，一九三〇，二

他有一张一九四〇年的脸孔。由我在家中地下室所找到的那些旧杂志看来，在四十年代时每个人都有一张像那样的脸。必定是战时的饥饿使那些脸颊凹陷，眼睛微微地发热。在执行死刑之

射击队的照片上，我熟知了这么一张脸——双方的射击队。在那个时代，有同一张脸的人们互相射击。

我们的访客穿了一套蓝色西装和一件白衬衫，打了一条珍珠灰色的领带，我本能地自问他为什么穿着平民的服装。他的头发是不自然的黑色，由两边太阳穴分两股向后梳，上了发油，虽然很谨慎，却露出一个光亮的秃顶，顶上盖了几小股细发，如电线般规则，在他的额上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V"字。他的脸部微黑，脸上不仅有明显的皱纹，左颊上还有一道浅色疤痕，由嘴唇划到耳部，划过他左半边的黑色胡髭，他的皮肤必曾开刀过半公公左右，而后又经过缝合。是子弹擦伤吗?

他自我介绍——艾登提上校——将手伸给贝尔勃。当贝尔勃介绍我是个助理时，他只对我点点头。他坐下来，交叠双腿，由膝部将长裤向上拉，露出长及足踝的酒红色袜子。

"上校……还在服役吗?"贝尔勃问。

艾登提有几颗高品质的假牙。"可以说是退休了，也可以说是后备。我也许不显老，其实我年纪大了。"

"你一点也不显老。"贝尔勃说。

"我打过四场战争。"

"你一定是从独立战争，和加里波底打起的吧。"

"不是的。在伊索比亚我是个自愿少尉。然后在西班牙，我成了上尉，仍是自愿的。然后在非洲是少校，直到我们放弃了殖民地。银勋章。在一九四三年——呃，就说我选择了败方吧。我真的失去了一切，只保留了荣誉。我有勇气在行伍间重新开始。外籍兵团。艰苦派的。一九四六年下士，到了五八年成了上校。很显然的，我总是选择败方。当戴高乐的左派接管时，我便退休，住到法国去。在阿尔及尔我交了些好朋友，因此我在马赛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这一回，我显然选了赢方了，因为我现在享有独立的收入，可以专心于我的嗜好。过去这几年来，我将我的研究结果写了下来。这儿……"他从一只皮公事包裹取出一个

厚厚的卷宗，当时我以为是红色的。

“那么，”贝尔勃说，“这是一本关于圣堂武士的书了？”

“圣堂武士。”上校允认道。“几乎从我年轻起便是我热爱的主题。他们也是命运的士兵，横越地中海去追逐荣誉。”

“卡素朋先生也在研究圣堂武士。”贝尔勃说。“他对这个主题比我更了解。不过请先对我们谈谈你的书吧。”

“我一直对圣堂武士很感兴趣。他们是慷慨的灵魂，在两个的黎波里的野蛮人之间背负着欧洲之光……”

“圣堂武士的敌人并不尽是野蛮人。”我说道。

他极端嘲讽地问我：“你有没有在马德里被叛徒逮捕过呢？”

我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他对我怒目而视，使我庆幸不曾在他的兵团中服过役。“很抱歉。”他对贝尔勃说。“我属于另一代。”他轻蔑地转向我：“这算是审判吗？还是——”

“上校，我们在这里是要谈你的著作，”贝尔勃说。“请告诉我们吧。”

“我要立刻说明一件事。”上校说着，将双手放在那个厚卷宗上。“我准备支付制作费用。你不会为这本书而赔钱的。如果你要学术保证人，我可以提供。就在两小时前，我才和一个这方面的专家见过面；他是特地从巴黎到这里来找我的。他可以写一篇有权威性的序言……”他预料到贝尔勃的问题，便摆了个姿势，好像是说目前最好别说出此人姓名，说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

“贝尔勃博士，”他说，“这本书包含了一个故事的所有要素。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最不平凡的故事。比任何美国的恐怖故事都要精彩。我发现了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但这不过是个开始。我要将我所知道的告诉世人，希望或许会有某个人把剩余的谜拼凑起来——某个可能在看过这本书之后挺身而出的人。换句话说，这算是一种钓鱼探险。而时间便是要素。曾知道我现在所知的这一个人，可能已遇害了，就是为了要封住他的

嘴巴，阻止他泄密，但是如果我能把我所知道的向也许两千名读者表明，那么杀掉我也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他顿了一下。“你们两个对圣堂武士的被捕可有所知吗?”

“卡素朋先生最近对我说过，我对于他们竟未抗拒，且未料到会遭拘捕，感到十分讶异。”

上校傲然地笑笑。“不错。但是若说这些势力强大到足以使法王惧怕的人竟会不知道有几个坏蛋在怂恿国王，而国王又在怂恿教宗，那就太荒谬了。荒谬已极！这就表示，他们必定有个计划，一个至高无上的计划。设若圣堂武士有个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而他们又知道无限之力量来源的秘密。为了保存这个秘密，值得牺牲巴黎的整个圣堂区域，还有分布在全法各地的分团，在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和意大利的分部，以及圣地的城堡和修会的财富——一切。菲利普王便怀疑到这一点。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展开一场有损法国骑士精神之美丽花朵的迫害呢？圣堂意识到国王起了疑心，且会尝试将他们摧毁。直接的抗拒是没用的；他们的计划需要时间：不是必须找到那宝藏（或不管那是什么），便是那必须慢慢地开发。而圣堂的秘密理事会——现今人人都承认这理事会的存在……”

“人人?”

“当然了。一个那么有势力的修会能够存在那么久却没有一个秘密理事会，那是不可想象的。”

“你的理论无懈可击。”贝尔勃说着，瞅了我一眼。

上校又继续说道：“大首领属于这个秘密理事会，但是他的作用必然只是在掩饰而已，以欺骗外人。高迪·沃瑟在《骑士及其神秘面之史》一书中，说圣堂武士征服世界的计划一直要等到公元二千年时才会被察觉。圣堂决定化明为暗，因此表面上修会必须像是已经毁了。他们牺牲了自己，是的！包括大首领在内。有些让自己被处决；他们大概是抽签决定的。其他人则屈从，混入平民阶级中。那些阶级较低的首领、凡人修道士、木匠和玻璃

工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共济会因此而生，后来更扩展到世界各地，尽人皆知。但是在英国，情况却不一样。英王抗拒教宗的压力，给予圣堂武士退休金而令他们退休。他们在修会的楼宇中、温顺怯懦地活到老死。温顺怯懦——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在西班牙，圣堂修会改名为蒙德萨修会。两位，这些是可以左右国王的人；他们握有许多张他的期票，可以在一个星期内让他破产。例如，葡萄牙国王便与他们妥协。他说：让我们这样处理吧，亲爱的朋友，不要再自称为圣堂武士了；改名为耶稣武士，我就高兴了，在日耳曼，几次审判。修会的废除是很正式的，再说反正还有一个姊妹修会存在：条顿武士；当时他们不只是日耳曼邦联内的一邦：他们‘**便是**’邦联，因为他们取得的领地之大，相当于现在被俄国所管的那些国家，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扩张，直到十五世纪末蒙古人入侵为止。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因为即使到现在，蒙古人仍在我们的大门口呢。我可不能说离本题。”

“是的，我们别说离了本题。”贝尔勃说。

“好。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菲利普王发出逮捕令的两天前，也是在执行逮捕令的一个月之前，一辆运货牛车离开了本堂，去向不知。法国星相学家，拿斯特拉得马斯，在他的《世纪》一书中便提到了这件事……”他翻阅他的稿子，找到了引文：

> 在牛车之中
> 藏在干草堆里
> 武士不知去向……

“牛车只是传说。”我说。“而且我不以为在史实上，拿斯特拉得马斯算得上是个权威。”

“卡素朋先生，许多比你年长的人，都曾相信拿斯特拉得马斯的预言。我也不是天真到对牛车的说法深信不疑，那不过是个

象征——象征一个明显且已成立的事实，就是杰克·莫雷在知道自己将被逮捕时，把修会的指挥权和秘密指示，都移交给他的侄儿包乔伯爵，因而包乔便成了今天秘密圣堂的首领。”

“有没有任何文件记录了这件事呢？”

上校苦笑道：“正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根据正史，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存在。在牛车的故事之后另有意义。圣堂的秘密基地迁移到一个宁静的地点。由那里，他们开始扩张地下网。这个明显的事实是我的起点。多年来——甚至于在战前——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些英雄修士可能到哪里去了。当我退休之后，我终于决定去找寻一条路径。由于牛车逃亡是在法国发生的，所以我应该可以在法国找到秘密基地的所在。只是，在法国的哪里呢？”

他有种戏剧感。贝尔勃和我都全神贯注。我们除了说：“嗯，哪里呢？”也没别的话好说。

“我来告诉你们吧。圣堂武士会躲到哪里去呢？休斯·德巴恩是从哪里来的呢？香槟，靠近特洛伊。在圣堂武士成立时，香槟是由休斯·香槟所统治的；几年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入会。等他回国之后，他显然与西铎的修道院院长取得了联系，且帮助他在修道院中发起了某些希伯来经文的研读和翻译。想想看：圣本尼迪克教团的僧侣——圣伯纳的本尼迪教团——竟也邀请上伯根第的犹太教牧师到西铎来研习休斯在巴勒斯坦找到的经文。休斯甚至将在巴苏厄的一座森林给了圣伯纳的僧侣。而圣伯纳做了什么呢？”

我说：“他成为圣堂武士的斗士。”

“可是为什么呢？你可知道他使圣堂教团甚至于比本尼迪克教团更有势力吗？他禁止本尼迪克僧侣接受土地和屋宇的馈赠，而且反而要他们把土地和屋宇赠给圣堂武士。你有没有看过在特洛伊附近的东方森林？那里十分辽阔，遍设分团。同时，你也知道，在巴勒斯坦的武士们并没有在打仗。他们安居在圣堂里，与回教徒化敌为友。他们和回教的神秘家互通信息。换句话说，圣

伯纳在香槟各伯爵的经济支援下，在圣地建立了一个与阿拉伯和犹太秘密党派有联系的修会。一个未知的理事会发起了十字军的圣战，好让修会继续，而非修会发起圣战才有十字军的。这个理事会并设置了一个不为王权所管辖的势力网。我是个讲求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空谈科学的人。我不要只是凭空臆想，所以我做了许多高谈阔论的学者们从未做过的事：我到圣堂武士的起源地去，那个整整两个世纪是他们的基地、他们的家，也是他们能生活得如鱼在水中般自由自在的地方……”

我说：毛主席说，革命分子必须生活在人民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般。

“你的主席说得好。只是圣堂武士所准备的革命，却远比你那辫子共产党徒的革命要伟大多了。”

“他们已不再留辫子了。”

“是吗？那反而更糟。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圣堂武士必然在香槟找到了避难所。伯恩斯？特洛伊？东方森林？不。伯恩斯由昔至今皆是个小村庄。当时，它至多是有座城堡。特洛伊是个都市，分布了太多国王的人手。森林属圣堂武士所有，必是皇家卫兵搜寻的第一个地方。事实上，他们果真到那里去搜寻了。不，我告诉自己，惟一合理的地方是普洛文斯。”

18

If our eye could penetrate the earth and see its interior from pole to pole, from where we stand to the antipodes, we would glimpse with horror a mass terrifyingly riddled with fissures and caverns.

—Thomas Burnet, *Telluris Theoria Sacra* Amsterdam, Wolters 1694, p. 38

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穿透地球，因此由南极到北极，由我们所站立之地到对跖地，看见地球的内部，我们会骇然注视一团由无数裂缝和洞穴交叠成的混乱。

——汤玛士·白那特《Telluris Theoria Sacra》，阿姆斯特丹，沃特斯，一六九四，三八页

"何以见得是普洛文斯呢?"

"你到过普洛文斯吗？一个神奇的地方，即使是今天也还感觉得到。到那里去吧，一个神奇的地方，仍然充满了秘密。在十一世纪时，那里是香槟伯爵的领地，一个中立区，中央政府无权干预。圣堂武士在那里自由自在，到现在还有一条街是据他们而命名的。那里有教堂、宫殿、一座俯瞰整个平原的城堡。还有很多钱，商人们做生意，开展览会。但是最重要的，自史前时代就

在那儿的：隧道。隧道网——真正的地下墓穴——延伸到山下。现在有些隧道开放给民众参观。人们可以在隧道里秘密会面，而如果他们的敌人进来了，这些同谋者可以在几秒钟之内驱散，消失无形。假使他们对这些通道十分熟悉，他们还可以自一方向出去，再从相反的方向进来，像猫一般无声无息，不为人知。他们可以蹑脚走到入侵者的背后，在黑暗中将他们宰割。两位，有上帝为证，那些隧道简直就是专为理事会而设的。你可以在夜里快速潜入，嘴咬一把刀，手拿两个手榴弹，你的敌人就会像老鼠般走投无路了！”

他的眼眸闪亮。“你可明白普洛文斯必然是个多理想的藏身处吗？一个秘密基地可以在地下，而当地人就算真看到了什么，也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当然，国王的人马也到过普洛文斯。他们逮捕了表面上可见到的圣堂武士，将这些武士带去巴黎。瑞诺·普洛文饱受苦刑，却不肯开口。很明显的，为了秘密计划，他必须被捕，好让国王以为普洛文斯省已扫荡干净了。可是同时他的拒绝开口也算是个信号：普洛文斯是不会屈服的——秘密的新圣堂武士们所在的普洛文斯。有些隧道可由一栋房舍通向另一栋。你可以从一座谷仓或仓库走进隧道，出来时却是一座教堂。有些隧道内不但有柱子，还有拱形天花板。即使到现在，在上城区的每一户人家都还有圆拱形屋顶的地窖——总共至少有一百个。而且这些地窖都有通向隧道的入口。”

“推想。”我说。

“不，年轻人，事实。你没看过普洛文斯的隧道。一厅接一厅，深入地下，墙上全是古老的涂鸦。这些涂鸦多半是在洞穴学家所称的‘侧室’里发现的。德鲁伊教的教职政治画，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刻到墙上的。凯撒大帝从顶上走过，而在下面，人们却在策划反抗、埋伏、施咒。那里也有迦萨教的象征。是的，两位，在普洛文斯的迦萨教徒皆被驱除了，可是在香槟却仍有一些；他们逃过劫难，在这些异端的地底洞穴中秘密会晤。他们有

一百八十三人在地上惨遭火刑，但其他的却躲在地下。史学家称他们为‘摩尼教的保加利’。所谓的‘保加利’，只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籍的迦萨教徒。‘保加利’（bougres）这个法国字，是否令你们有所联想呢？它的原意是鸡奸，因为据说保加利亚迦萨教徒有这么一个小缺点……”他紧张地笑笑。“还有谁也被指控有同样的缺点呢？圣堂武士。奇怪，是不是？”

“只是有一点而已。”我说。“在那时候，要除掉一个异教徒，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指控他鸡奸……”

“没错，而且你绝不可以为我真相信圣堂武士会……他们是战士，而我们战士喜欢美女。无论有没有宣誓，男人就是男人。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只是由于我不相信迦萨异教徒在圣堂武士所在之处找到庇护所纯是巧合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圣堂武士是从他们那儿学会使用洞穴和隧道的。”

贝尔勃开口道：“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吧。”

“刚开始的确只是猜测。我只是在解释我何以会开始探索普洛文斯。但现在我们说到真实的故事了。在普洛文斯中央，有一幢巍峨的哥德式建筑，‘教区谷仓’。或许你们也知道的，圣堂武士的力量来源之一，便是他们直接征收教区税而不必付任何税捐给城邦。一如其他各处，在这幢建筑下方有个通道网，而今状况不良。嗯，当我在普洛文斯翻阅档案时，我找到了一份一八九四年的当地报纸。在这份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两个龙骑兵的报道，一个是杜尔斯的卡密·赖佛骑士，一个是彼得堡——是的，彼得堡！——的文道·殷戈骑士；这两人在几天前到‘谷仓’去过。在管理人的陪同下，他们下到一个地底房间去，在地下二楼。管理人为了让他们知道再下去甚至还有好几层楼，便用力践踏地面，使他们因而听到回声及返响。该记者称赞两名龙骑兵勇敢，说他们立刻取来灯笼和绳索，像下到矿坑去的男孩般进入未知的隧道，以手肘撑着身体前进，爬过那些神秘的通道。报上又说，他们爬到一个中央有壁炉和一座干井的大厅。他们用绳索系了一

块石头，将它放到井中，结果发现井有十一米深。一个星期后，他们带着更坚实的绳索又回去洞内，由两个同伴放殷戈下去井里。殷戈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石壁的大房间，十米平方，五米高。这时其他人跟着他下来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三层，地下三十米。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那房间里看到什么又做了什么。该记者承认，当他到现场去调查时，他没有勇气下到井里去。那则报道令我感到兴奋，并渴望探访该地。只是自上世纪末以来，有许多隧道都已坍崩，而且就算当时真有那么一口井吧，谁也不晓得现在这口井会在哪儿了。

“我突然想到两名龙骑兵在那地底下可能有所发现。最近我读到一本关于勒恩城堡秘密的书，另一个与圣堂武士有关的故事。一个身无分文且身份卑微的教区牧师在一个只有两百多个居民的小村内修复一座古老的教堂。在唱诗班席次的地板上，有一个石块被掀起后，露出一个盒子，据说盒里放了一些极旧的手稿。只是手稿吗？我们不确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那个牧师后来变得非常富有，到处乱花钱，过着放荡的生活，最后终于被送上了教会法庭。会不会类似的事也发生在那两个龙骑兵身上呢？或者是其中一人？殷戈先下去；让我们假定他找到某件很珍贵的物品，而这实物小到可以藏在他的袍子内。他上来后，对他的同伴却只字未提。呃，我是个顽固的人，要不然我不会过着像现在这样的生活的。”

上校抬起手抚摸他脸上的疤，接着又将双手举向两侧的太阳穴，将头发梳向颈背，以确保头发一丝不苟。

“我到巴黎的中央电话局去，查了全国的电话簿，寻找一个姓殷戈的家庭。我只找到一户，在奥锡尔，于是便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说是个业余的考古学者。半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回信，写信的是个年老的产婆，也就是龙骑兵殷戈的女儿。她对我何以会对她父亲感兴趣颇感好奇。事实上，她问道：看在老天份上，我可不可以告诉她一些事呢？我意识到这事有点神秘，便立刻赶到奥

锡尔去。殷戈小姐住在一栋小木屋内，屋外遮满了长春藤，木闸门的锁不过是用一条绳子圈住一根铁钉。一个老小姐——干净，仁慈，没受过什么教育。她立刻就问我，我对她父亲知道些什么。我告诉她，我只知道有一天他曾下到普洛文斯的一条隧道里去。我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该区的历史专论。她目瞪口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她父亲曾到过普洛文斯。是的，他曾经是个龙骑兵，但他在一八九五年便已退职了，当时她尚未出世。他买下了在奥锡尔的这栋木屋，并在一八九八年在当地一个女孩的资助下娶她为妻。殷戈小姐五岁时，她母亲过世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她父亲在一九三五年时失踪了。真正的销声匿迹。他每年至少要到巴黎去两次，但那一次他却一去不回。当地的宪兵队打电话到巴黎去查问：这个人凭空消失了。假定他已死了。于是我们的小姐，孤零零的只继承了一点微薄的遗产，只好出去工作。显然她从未找到一个丈夫，而从她的叹气声听来，这之中一定也有个故事——或许是她一生中惟一的故事，而且必然以悲剧告终。'艾登提先生，'她说，'我对爸爸的命运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墓——如果他有墓的话——也没看过，使我常常感到痛苦而懊丧。'她渴望谈论他，描述他是个温柔、沉着、讲求方法、又有教养的人，常常在他阁楼的小书房里读书写字。偶尔他也会种种花，或和现在也已过世了的药剂师交谈几句。他固定到巴黎去——人说是去办事——且总是带了一包包的书回来。书房里仍然满是他的书；她要带我去看，于是我们爬上楼去。

"那是个干净而整洁的小房间，殷戈小姐每周要打扫一次：她可以送花到她母亲的墓去，但为她可怜的父亲，她只能做到这个。她将书房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模样；她真希望自己曾上过学，那样她就看得懂他那些书了，不过那些书好像是以像旧法文、拉丁文、德文和甚至于俄文写成的。爸爸幼时是在俄国生长的；他父亲是法国使馆的官员。在那间书房里，约有一百本书，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那些书多数都是关于圣堂武士的审判。例如，他有雷

努德的《圣堂武士审判史实》，一八一三年出版，是本罕有的珍藏。有许多本是关于秘密著述体系，一整套是关于密码，还有一些是古文书学和外交史。在我翻阅一本旧账簿时，我发现了一条令我震惊的注解：关于出售一只盒子，但没有进一步的描述，亦未提及买者的姓名。也没有记下任何价钱，只是日期是在一八九五年，而紧接下来的财务记录都是十分详尽的。这本账簿属于一个用心理财、头脑精明的绅士。有些记载是关于自巴黎古书商购买书籍的项目。我感到曙光乍现。

“在普洛文斯的地穴里，殷戈必定找到了一只里面放满了宝石的金盒子。他不假思索地便把盒子藏到衣袍里，才又上去，对其他人只字不提。回家后，他在盒子里找到了一张羊皮纸。这是很显然的。他到巴黎去，联络上了一个古董收藏者——可能是个嗜血的典当商——但尽管如此，卖掉那只盒子所得的钱仍使殷戈足以安适过活了，就算说不上是富有。然后他更进一步的，退了职，退休到乡间，开始买书并研读那张羊皮纸。或许他自始便是个寻找宝藏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到普洛文斯去探索隧道的。他可能受过足够的教育，所以他有自信终究能够靠自己解读那纸文件。因此他平静而不受叨扰地工作了三十年，一个真正的偏执狂。他有没有将他的发现告诉过任何人呢？谁知道呢？总之，到了一九三五年，不是他觉得已有相当进展，便是他觉得已钻进了死胡同，因为他那时显然决定要去找另一个人，不是要把他所知道的对此人说，便是去查明他需要知道什么。而他所知道的必然极机密也极惊人，以至他去找的那个人把他给做了。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他的阁楼去吧。我想知道殷戈有否留下任何线索，所以我对那个好心的小姐说，如果我检视她父亲的书籍，说不定可以查出她父亲在普洛文斯发现了什么。如此，我便可以在我的论述中将他褒扬。她很热心。为了可怜的爸爸，什么都可以。她邀我逗留一整个下午，必要的话次晨再去。她为我端来咖啡，开了灯后，便回到她的花园去，留下我全权负责。那间

书房有光洁的白色墙壁，没有必须搜寻的橱柜或缝隙，但我绝不疏忽。房里的少数几件家具，我全都仔细上下查看过。我搜过一座几乎全空的衣橱，里面只挂了几套衣裤并塞了些樟脑丸。我也检查了三四幅风景雕板的后面。我就不再多说细节了，不过相信我，我做了最仔细的搜索。例如，光是摸摸沙发椅的填充物是不够的；你还得插些针进去试试里面有没有异物……”

我意识到艾登提上校的经历并不只限于战场而已。

“那么就只剩下书本了。我把书名都写了下来，又检查书内的划线和书页边缘的笔记，寻找任何线索。过了好半晌之后，我笨拙地拿起一本装订厚重的旧书；我不小心把书掉了，结果从书里飘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那是一张从笔记簿上撕下的纸，由墨水的颜色看来，可知那纸并不是很旧的：那可能是殷戈在世的最后几年内写的。我看了一眼，突然注意到在边缘处写了几个字：‘一八九四年，普洛文斯。’嗯，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以及翻腾的情绪……我意会到殷戈将原本那张羊皮纸拿到巴黎去了，而这是一张复印本。我并不觉得良心不安。殷戈小姐为这些书除灰尘已经多年，却从未发现这张纸，要不然她会告诉我的。好吧，就让她继续蒙在鼓里吧。这个世界是由胜利者和失败者所组成的。我已尝够了失败，现在该是把握胜利的时候了。我把那张纸摺了起来，放进衣袋内。我向殷戈小姐告别，告诉她说我虽没找到什么感兴趣的资料，却仍会在我所写的任何论述中提及她父亲的。她说：上帝保佑你。两位先生，一个行动主义者，尤其是一个内心燃烧着无比热情的人，在面对一个已被命运宣判而寂寞苦闷的女人时，是不能犹豫的。”

“没有必要道歉。”贝尔勃说。“你都已经那么做了。只要告诉我们后来怎样了。”

“两位，现在我就让你们看那张纸上写了什么。请原谅我用影印本。并非我不信任，只是我不想使原件更加破旧。”

“可是殷戈那一份并不是原件呀。”我说。“那张羊皮纸才是

原件。”

“卡索朋，当原件已不存在时，最后那份复印本就成了原件了。”

“但是殷戈在抄袭时有可能笔误的。”

“果真如此你也不会知道的。然而我知道殷戈的抄本是真的，因为我想不出还会有另一种事实。因此殷戈的抄本就是原件。这一点我们同意吗？或者我们要坐在这里吹毛求疵？”

“不。”贝尔勃说。“我最痛恨那样了。让我们看看你的原件吧。”

19

After Beaujeu, the Order has *never* ceased to exist, not for a moment, and after Aumont we find an uninterrupted sequence of Grand Masters of the Order down to our own time, and if the name and seat of the true Grand Master and the true Seneschals who rule the Order and guide its sublime labors remain a mystery today, an impenetrable secret known only to the truly enlightened, it is because the hour of the Order has not struck and the time is not ripe...

—Manuscript of 1760, in G. A. Schiffmann, *die Entstebung der Rittergrade in der Freimauerei um die Mitte des XVIII Jahrbunderts*, Leipzig, Zechel, 1882, pp. 178 – 190

在包乔伯爵死后，修会从未停止存在过，一刻也不曾，而在欧蒙之后，我们发现修会毫不间断的一系列大首领，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至于统治修会并引导其至高劳力的真正的大首领和真正的执事，如果其所在地和姓名至今仍是个秘密，一个只有真正受到启发之人才知道的不可测知的秘密，那是因为修会的时刻未到，时机尚不成熟……

——一七六〇年手稿，G. A. Schiffmann，《Die Entstehung der Rittergrade in der Freimauerei um die Mrtte des XVⅢ Jahrhunderts》，莱布济格，齐冠，一八八二，178 ~ 190 页

这是我们与“计划”第一次且遥远的接触。假若那一天我没有到贝尔勃的办公室去，现在我极可能在别的地方的。我可能——谁晓得呢？——在撒马尔罕卖芝麻，或是在布雷尔编辑一系列的书，或是在富兰兹·约瑟夫之地当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与事实相反的条件语总是真的，因为前提必是虚假的。可是那天我在那儿，所以现在我在这儿。

上校得意洋洋地把那张纸递给我们。我仍将它保存在我的文件中，放在一个小塑胶卷宗内。印在当时影印所用的热力纸上，而今已发黄退色。事实上，这张纸上有两段原文：第一段写得密密麻麻的，占了半页；第二段则被分为零碎的诗句……

第一段原文是魔鬼的连祷，闪语的模仿：

Kuabris Defrabax Rexulon Ukkazaal Ukzaab Urpaefel Taculbain Habrak Hacoruin Maquafel Tebrain Hmcatuin Rokasor Himesor Argaabil Kaquaan Docrabax Reisaz Reisabrax Decaiquan Oiquaquil Zaitabor Qaxaop Dugraq Xaelobran Disaeda Magisuan Raitak Huidal Uscolda Arabaom Zipreus Mecrim Cosmae Duquifas Rocarbis.

“不甚清楚。”贝尔勃说。

“是的，是不很清楚。”上校狡猾地同意道。“我很可能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加以解析的，若非有一天，说来凑巧，我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一本关于特利牟斯的书，注意到一段他以密码写出的

信息：'Pamersiel Oshurmy Delmuson Thafloyn……'我发现了一条线索，便锲而不舍地追寻。我对特利牟斯其人一无所知，但有一天我在巴黎找到了一本他所写的书，一六〇六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利用密码书写以对远方之人表白的艺术。这个特利牟斯真是个令人着迷的人。他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在史宾罕的一位本尼迪克僧团修道院院长，一个懂得希伯来文、古巴比伦文和例如鞑靼语之东方语文的学者。他和神学家、犹太神秘哲学家、炼金术士，还有伟大的柯尼勒斯·亚格里帕和帕拉色斯等人通信。特利牟斯以魔术烟幕来摒挡他对密码的揭示。举例来说吧，他建议寄出像现在你们所看的这种密码信息。收信人照说必须呼唤如派莫席、巴狄尔等等的天使，来帮助他解读真正的信息。但是他的许多范例都是军事报告书，而他的书——献给菲利普、巴勒斯汀伯爵和巴伐利亚公爵——却是首先认真研究密码之论述的代表作。"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我说，"不过，你刚才不是说，特利牟斯是活在我们所说的这份手稿写成时至少一百年之后吗？"

"特利牟斯和一个关心哲学、天文学和数学的塞尔特人交往。你看出这关系了吗？圣堂武士修会的创立，也是受到古塞尔特人智慧的启发；这是经过多方证明的。特利牟斯不知怎的也学了圣堂武士所用的密码系统。"

"真惊人。"贝尔勃说。"那么这份秘密信息的抄本，它究竟说些什么呢？"

"慢慢来，别心急，两位。特利牟斯提出了四十种主要密码系统和十种次要密码系统。说起来我很幸运——不然便是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没有太费心，因为他们肯定没有人可能解开他们的密码。我试了四十种主要密码系统中的第一种，假设每一个字只有第一个字母才算数。"

贝尔勃要求再看那一纸文件。"这样还是不通呀：Kdruuuth……"

“当然。”上校傲然地说。“圣堂武士或许没有太费心，但是他们也不是全然懒惰的。这第一系列的字母本身也是密码，于是我推想十种次要密码中的第二系列说不定会有答案。你瞧，对于这个第二系列，特利牟斯用了轮盘。这是第一种系统的轮盘。”

他从卷宗里抽出另一张影印，将椅子拉近办公桌，然后，在要求我们注意看之后，以他那盖了笔盖的钢笔指着字母。

TP

“这是在有可能的系统中最为简单的。只看最外圈吧。为制成密码，你将原文中的每一个字母以在这字母之前的那个字母替代：碰到 A 你就写 Z，碰到 B 你就写 A，由此类推。现代的儿童可以玩间谍游戏，可是当时那却被视为巫术。当然，为了解开密码，你便顺着反方向读，将密码信息中的每一个字母以在这字母之后的那个字母替代。我试了，这一次我还是很幸运；第一次就行得通了。这便是信息。”他念道：“‘Les 36 inuisibles separez en six bandes。’也就是：三十六个隐形者分为六批。”

“这又是什么意思？”

“乍看之下显然没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标题，宣布一个集团的成立。为了仪式的理由，这是以密码写成的。我们的圣堂武士认为既然要把这密码信息放到一间不可侵入的密室里，便使用他们十四世纪的法文即可。不过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原文吧。”

a la . . . Saint Jean

36 *p cbarrete de fein*

6. . . *entiers avec saiel*

p . . . les blancs mantiax

r . . . s . . . cbevaliers de Pruins pour la . . . j . nc .

6 *fojz* 6 *en* 6 *places*

cbascune foiz 20 *a . . .* 120 *a . . .*

iceste est l'ordonation

al donjon li premiers

it li secunz joste iceus qui... pans

it al refuge

it a Nostre Dame de l'altre part de l'iau

it a l'ostel des popelicans

it a la pierre

3 *foiz* 6 *avant la feste... la Grant Pute.*

"这是已经解开密码的信息吗?"贝尔勃既失望又感兴趣地问。

"显然在殷戈抄本中的省略号代表着难以辨识的字。也许那张羊皮纸有些地方毁损了。不过,我根据了——我自认为——无懈可击的推测,写出最后一份抄本和翻译。我将这段文字恢复到它古时的光彩。"

他以魔术师的手势将那张影印翻到背面,让我们看他以大写字母写出的注解。

圣约翰(之夜)

牛车之(后)三十六(年)

六个(信息)完整缄封

为穿白袍(的武士)〔即圣堂武士〕

普罗旺斯的(翻供者)为了复(仇)〔报仇〕

六乘六在六处

每一次二十(年成为)一百二十(年)

这便是计划

第一批到城堡

再一批(再过一百二十年)第二次加入那些有面包的

再一批到避难处

再一批到我们在河对岸的淑女

再一批到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
再一批到石头
在大娼妓（的）盛宴之前三乘以六〔六六六〕。

“这可真够清楚了。”贝尔勃说。

“当然这仍需要解释的。但是殷戈必定也像我这样做过。如果你知道修会的历史，就不会觉得这段引文有那么难懂了。”

暂停。他要了一杯水，然后便和我们一起逐字细读。

“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约翰之夜，牛车之后三十六年。那些负责使修会继续存在的圣堂武士是在一三〇七年九月坐载货牛车逃脱的。当时，由复活节算起到下一个复活节算是一年。因此到一三〇八年的复活节时才是一三〇七年结束时。从一三〇八年复活节往后算三十六年，便是一三四四年的复活节。那张羊皮纸是放在一只宝盒内，如缄封一般，然后藏到地穴里的，借以证明秘密修会成立之后于圣约翰之夜在那里发生的某个事件。换句话说，是一三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为什么一三四四年呢？”

“我相信在一三〇七年和一三四四年之间，秘密修会的重建是为了准备羊皮纸上所说的计划。他们必须等到尘埃落定，而且等到分布在五六个国家的圣堂武士之间的联系再度稳固。如果说圣堂武士等三十六年——不是三十五年或三十七年——显然那是因为三十六这个数字对他们而言有种神秘的特质，一如密码信息所证实的。三和六加起来是九，而我也不必再提醒你们这个数字的深奥意义。”

“我打搅你们了吗？”是狄欧塔列弗。他像普洛文斯的一个圣堂武士般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

“你来得好。”贝尔勃说着，对上校加以介绍，上校似乎并不觉得受到打扰；相反的，他对又多了一名好听众感到高兴。他继续他的注释，狄欧塔列弗陶醉于那些命理学的推测。

"现在我们谈到缄封：六个东西完整缄封。殷戈找到一只缄封的盒子。这盒子是为谁而封的呢？为了白袍骑士，为了圣堂武士。接下来有个'r'字，然后好几个失踪的字母，然后是个's'。我认为那是'relapsi'，翻供者。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翻供者是本来招了供后来却又翻供的被告，而翻供者在圣堂武士的审判中又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为自己身为翻供者而自豪。是他们主动与一场审判的邪恶闹剧分裂的。因此这信息指的是普洛文斯的武士，翻供者，他们在准备着——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几个字母凑成的是'复仇'，报仇。"

"为什么报仇呢？"

"各位！自审判起，整个圣堂武士的神秘便是集中于为杰克·莫雷报仇的计划。我对共济会仪式并不看重——只是中产阶级对圣堂武士的恶劣模仿——然而那毕竟反映了圣堂武士的仪式，不管有多微弱。而苏格兰共济会的阶级之一，便是复仇武士。"

"好吧，就说那时圣堂武士是在为复仇做准备吧。接下来呢？"

"要将复仇的计划付诸实施，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在这密码信息中，提到了六名武士分六次出现在六个地方；三十六分为六批。然后又说'每一次二十'。接下来的并不清楚，但在殷戈的抄本中，那看来像是个'a'字，成'ans'，也就是'年'。我的结论是，每隔二十年；总共六次，即一百二十年。在后半部的信息中，我们看到六个地方，或者是六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信息中用了'ordonation'这个字，也就是计划，或是必须遵循的程序。接着它说第一批人必须到一座城堡去，第二批人到另一个地方，如此一直到第六批人。然后这纸文件告诉我们另外还有六份文件，依然缄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显而易见的，这些缄封是该成系列被拆开的，在一百二十年之间。"

"可是每一次二十年意味着什么呢？"狄欧塔列弗问。

"每隔一百二十年，这些复仇武士便该在特定的地点执行任

务。这有点像接力赛。显然在一三四四年那一晚，六名圣堂武士出动，每人分别到计划中所包括的六个地点中的一处去。只是第一个缄封的保管人当然不可能活上一百二十年。因此，每一个缄封的保管人必须守住他的岗位二十年，然后把命令交给一个继承者。二十年是个相当合理的期限。每一个缄封将有六个保管人，每一个人任职二十年。当一百二十年过去之后，封印的最后一个保管人可以读一份指示——举例而言——然后把它交给第二个封印的主要保管人。因此信息中的动词才会是复数的：第一批到这儿，第二批到那儿。换句话说，每一个地点都受到六名武士在一百二十年间的监视，每人监视二十年。由第一个地点到第六个，每一个一百二十年，这之间共有五个间隔。五乘以一百二十为六百。一三四四加上六百便到了一九四四。而这在最后一行也加以证实了。非常明显的。”

“怎么个明显法？”

“最后一行说：‘在大娼妓（的）盛宴之前三乘以六。’这是另一个命理学的游戏，因为‘一九四四’每个数字加起来就等于十八。三乘以六得十八。这另一个神奇数字的巧合，很微妙地建议圣堂武士的另一个谜。一九四四年是计划终结的那一年。但是却望向另一个标的：二〇〇〇年！圣堂武士相信在第二个千年时将会见到他们的耶路撒冷出现，一个尘世的耶路撒冷，反耶路撒冷。他们是以异端之名遭到迫害的，因此在他们对教会的憎恨下，他们便逐渐认同了反基督。他们知道在超自然的传统中，六六六是魔鬼的数字，而六百六十六年是魔鬼的年。呃，在一三四四年之后的六百六十六年，便是二〇〇〇年，也就是圣堂武士的报复得到胜利之时。反耶路撒冷就是新巴比伦，也因此一九四四年是大葡特胜利之年，大葡特是在启示录中所提到的巴比伦的大娼妓。提到六六六是一种煽动，可以说是那些战士们的一点虚张声势。是外来者——今天他们必会被如此称呼的——表示轻蔑的姿态。真不寻常的故事，你们说是不是？”

他望着我们时，眼睛湿润，嘴唇和胡髭亦然。他摸摸他的公事包。

“好吧，”贝尔勃说，“就让我们假定这信息指出了一个计划的时间吧。可是，什么计划呢？”

“现在你问得太多了。要是我知道，我就不必抛这个饵了。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不知哪里出了差错，因此这计划未付诸实行。要不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可以了解这个原因：一九四四年不是什么顺利的年份。在一三四四年时，圣堂武士是不可能预测到一个分裂性的世界大战的。”

“请原谅我插嘴。”狄欧塔列弗说。“据我所了解的，当第一个缄封被打开后，缄封的保管人便会继续不断；一直到最后一个封印被破开，当修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已露面之后，才会完结。那么，在每一个世纪——或者，严格地说，每一百二十年——每个地方都会有六个保管人，一共也就是三十六人。”

“对。”艾登提说。

“六个地方，每一处有三十六名武士，所以总共有两百一十六个人，将二一六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得到了九。由于共经过六个世纪，我们可以以两百一十六乘以六，得到一千两百九十六，将一二九六的每个数字加起来，结果是十八，也就是三乘以六，或是六六六。”若非贝尔勃以母亲瞪视恶作剧孩童的目光瞟了狄欧塔列弗一眼，狄欧塔列弗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直到重写命理学的历史。但是上校却立刻视狄欧塔列弗为一个真正受到启发的灵魂。

“好极了，教授。这真是个启示！对了，你可知道最初在耶路撒冷创立圣堂的武士，一共有九个人吗？”

狄欧塔列弗接口道：“而上帝的长名一共有七十二个字母——七加二得九。但还不仅是如此而已。犹太秘法的灵感得自于毕达哥拉斯学说。该学说指出由一到七的奇数总和是十六，而由二到八的偶数总合为二十，二十加十六便是三十六。”

“老天！教授！”上校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现在我知道我已很接近真相了。”

狄欧塔列弗是将算术变成一种宗教，还是将宗教变成算术呢？或者他只是个挑弄某种天堂之狂喜的无神论者吧。他大可成为一个狂热于赌轮盘的人（而且那会比较好的）；然而，他却自以为是个令人不肯相信的犹太教牧师。

我也不很记得到底那是怎么发生的，但贝尔勃插了进来，以他那皮德蒙式的明理破除了那魔咒。在那信息中还有几行有待上校的解析，而且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一听为快。那时都已六点了。下午六点，我心想：十八个小时。

“好吧，”贝尔勃说，“每个世纪三十六人；武士们逐步准备着聚合于石头。可是这个石头是什么呢？”

“真是的，各位先生！那还用说吗？这石头就是圣杯呀！”

20

The Middle Ages awaited the hero of the Graal and expected that the head of the Holy Boman Empire would become an image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at "King of the World."... The invisible Emperor was to become also the visible one, and the Middle Ages would be "middle" in the sense of "central"... the invisible, in violable center, the sovereign who must reawaken, the same hero, avenging and restoring. These are not fantasies of a dead, romantic past, but, rather, the simple truth for those who, thday , alone can legitimately call themselves alive.

—Julius Evola, *Il mistero del Graal*, Rome, Edizioni Mediterranee, 1983, chapter 23 and epilogue

中世纪等候着圣杯的英雄，并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元首无论形象或实质都会成为"世界之王"……那隐匿的皇帝也将变得显明，而中世纪的"中"将代表"中央"……隐匿而不可亵渎的中央，必须再度觉醒的君主，同一个英雄，既复仇也复苏。这些并非已逝且浪漫之过去的幻想，而是对今天那些可合理的说自己活着的人，一个简单的事实。

——朱列·艾佛拉《圣杯的奥秘》，
一九八三年，第 23 章及后记

"你是说，连圣杯也和这件事有关吗？"贝尔勃问。

"自然了。而且这么说的并不只我一个。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没有必要再重述圣杯的传奇。圆桌武士，对这件神物的寻求，有些人相信这便是用以盛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之血的圣餐杯。亚利马提亚的约瑟夫把圣杯带到了法国。还有人说这是个拥有神秘力量的石头。圣杯常被描述为一道炫人的光芒。这是代表力量的象征，也是无尽能量的来源。它滋润，治疗伤口和盲人……有些人认为它是炼金术者的哲学家之石，但就算如此吧，哲学家之石不是某种宇宙能量的象征又是什么呢？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可以轻易辨识出无可反驳的信号。在渥夫伦·伊青巴的书中，提到圣杯是在圣堂武士的一座城堡里！伊青巴人了会吗？一个有勇无谋、揭露太多的作家？可是还不只于此。根据他的说法，圣堂武士所保有的这只圣杯是一块自天堂上落下的石头：lapis exillis。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是表示'来自天上的石头'，还是'遭到放逐的石头'。总之，这东西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因此有人建议这可能是块陨石。不过，就我们所知，这的确是一块石头。不管圣杯可能是什么，对圣堂武士而言，它象征着目标，也就是计划的终结。"

"对不起。"我说。"但是这纸文件指出武士们的第六次会晤将会在一块石头的附近或上面举行，却没有叫他们去找那块石头。"

"另一个微妙的含糊语意，另一个明显的神秘类推！是的，不错：第六次会议将在一个石头的附近举行，而且我们很快就会明白是在哪儿；可是在这块石头所在之处，当计划完成传送，六个封印也都开启之后，武士们便会得知该到哪里去找'石头'了！就像新约上的那句双关语：你是彼得在石上……在石头处便

可找到石头。"

"那是显而易见的。"贝尔勃说。"请再继续吧。卡素朋，别再打岔了。我们都急着再听下去呢。"

"好。"上校说。"圣杯的提及，使我有许久都认为宝藏必是一处放射性物质的巨大矿床，说不定是自外太空来的。例如，想想在安佛塔斯王传奇中的神秘伤口。根据那故事，安佛塔斯王简直就像个曾危险地暴露在放射线中的放射线学家。谁也不能碰他。为什么不能呢？想想看当圣堂武士抵达了死海的海岸时，他们有多兴奋吧。想必各位也知道，死海的水密度之高，会使人像个软木塞般漂浮起来。死海有疗病的力量。他们很可能在巴勒斯坦发现了一处镭或铀的矿床，也是他们在当时和当地都无法开采的矿床。

"圣杯、圣堂武士和迦萨教徒之间的关系，曾经过一个英勇的德国军官科学化的调查。我说的是奥图·赖恩，一个毕生研读在欧洲及亚利安族传说中之圣杯的纳粹军官。我不细谈他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一九三九年失去性命，只是有些人坚称……嗯，我怎能忘了殷戈的遭遇呢？总之，赖恩证实了'阿哥纳特的金羊毛'(译注：希腊神话中，杰生〔Jason〕率领阿哥纳特前往柯其斯国寻得金羊毛）与圣杯之间有所关连。很显然的，圣杯，哲学家之石，和希特勒的追随者于大战前夕所寻求且至死方停止追寻的巨大力量来源，两者之间是相关的。记得吗？在有关阿哥纳特的故事之一，说他们看到了一只杯子——注意，一只杯子——和'光之树'一起飘在'世界之山'上面。当阿哥纳特找到了金羊毛时，他们的船便神秘地出现在银河中，在南方的天上，在那里上帝永远明亮的本质是由南十字星座、南三角座和祭坛星座所印证的。三角形象征三圣灵，十字是爱的神圣牺牲，祭坛则是晚餐餐桌，桌上放了复活之杯。所有这些象征显然都源自于塞尔特族和亚利安族。"

上校似乎也感染了他那德国军官对至高无上之牺牲的英雄迷

醉。某人必须再将他拉回到地面上。

“这一切都导向何处呢?”我问。

“卡素朋先生，你自己难道看不出来吗?圣杯曾被称为魔鬼之石，这便指出了贝狐美的形象了。圣杯是力量来源，圣堂武士是能源秘密的守护者，他们并且因此而定出了计划。那未知的理事会会设在哪里呢?哪里，各位?”上校说着，以同谋的神情注视我们，仿佛我们全都一起参与了阴谋。“有一丝线索，虽然错误却是有用的。在一七九七年，一个必然会听闻某些秘密的作者，查理·路易·卡德·葛西寇，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杰克·莫雷之墓或阴谋者的秘密》。很有趣也很巧合的，这本书出现在殷戈的小书房里。他宣称莫雷在死前设立了四个秘密分部，分别是在巴黎、苏格兰、斯德哥尔摩和那不勒斯。这四个分部目的是要消灭所有的君主和摧毁教宗的力量。葛西寇是个怪人，当然，不过我以他的说法为起点来决定圣堂武士的秘密中心可能是在哪里。如果没有任何引导，我是不可能明了这谜样的信息的。但我是有个引导，那就是，基于丰富的证据，我相信圣堂武士的精神是源自于塞尔特，督伊德教;那是北欧亚利安的精神，传统上与亚威隆岛——传说中的极北文明之所在地——有所关连。想必你们也知道的，有许多位作者认为亚威隆是金苹果园，或古代地理学者想象中之最北地区，或是金羊毛的所在地。史上最伟大的骑士修会是金羊毛修会，这并不是巧合。因此我们可知道信息中的‘城堡’真意为何:它指的是座极北的、最北方的城堡，而圣堂武士的圣杯就放在这里。”

他顿了一下，想要我们仔细思索他的每一句话。我们思索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信息中的第二个命令吧!封印的保管人应该到一个与面包有关系的地方去。这个指示是非常清楚的。圣杯是盛放基督之血的圣餐杯，面包是基督的身体，面包被吃之处也就是最后的晚餐之处:耶路撒冷。圣堂武士不会在那里保有一

个秘密基地，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在回教徒重新征服之后。我必须承认，最初我对这个深受亚利安神话影响的计划竟会有这犹太因素，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意识到：我们一直都认为耶稣是源自于犹太教的，因为罗马教会一向都是这么教我们的。但是圣堂武士知道耶稣其实是个塞尔特的神话。整个福音故事都是个炼金术的寓言：在地球的肠子里融化之后的复活，等等。基督只是炼金术者的炼金药液。说起来，人人都晓得三圣灵本来就是亚利安人的观念，也因此，由德鲁伊·圣伯纳所制定的圣堂武士的所有规则，都是以‘三’这个数字成谜的。”

上校又喝了一口水。他声音嘶哑。“现在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避难处。那是指西藏。”

“为什么是西藏？”

“因为，第一，伊青巴告诉我们说圣堂武士离开了欧洲，把圣杯带到印度去。亚利安族的摇篮。避难处是加尔各答。你们三位必然听说过加尔各答吧，世界之王的所在，一个地底城，而世界之主便由此控制并指挥人类历史的发展。圣堂武士将他们的一个秘密中心设在那儿，也是他们的神圣来源。你们必定知道加尔各答的领域与共同统治之间的关联吧……”

“坦白说，不知道。”

“那更好。有些秘密知道了会要人命。不过，让我们别离题吧。总之，你们知道加尔各答是建立于六千年前，卡力·优加时期之始，而至今我们仍活在这个卡力·优加时期。骑士修会的任务一直都是要维持与加尔各答的联系，将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主动地连接起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四个会议举行之处了，在另一个督伊德教的神殿，在一个圣母的城市：沙特尔教堂。由普洛文斯看，沙特尔位于法国的主要河流——塞纳河——的对岸。”

我们全都摸不着头脑了。“慢着，”我说，“沙特尔和你的塞尔特和督伊德教有什么关系呢？”

“你以为处女的思想是打哪儿来的呢？在欧洲首批被提到的处女，是塞尔特人的黑处女。圣伯纳年轻时，有一次曾到圣佛勒斯教堂去，跪在那里的黑处女之前，而她从乳房挤出了三滴奶，落在这个圣堂武士之未来创始者的唇上。因此便有了圣杯的故事：为东征圣军掩饰，其实他们意欲找到圣杯。本尼迪克修会就是督伊德教的继承人，这是尽人皆知的。”

“那么这些黑处女而今何在呢？”

“那些想要摧毁北欧和塞尔特传统的势力，借着发明拿萨勒的玛利这个神话而将她们毁灭，并转变为一种地中海的宗教。要不然她们便是被乔装、扭曲，只有一些仍在狂热派的弥撒中以黑圣母玛利亚出现。不过只要你细看教堂中的神像，你会发现这故事是说得很清楚的，而塞尔特处女和炼金术者的传统之间，也有极清楚的关连。黑处女象征追寻哲人之石——也就是圣杯——的人所用的重要方法。你以为穆罕默德，另一个督伊德教的受教者，是从哪里得到麦加黑石头的灵感的？沙特尔教堂有个地穴可通向一个仍立有原来异教雕像的地下室；这个地穴已被人封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一尊欧丁教团的黑处女雕像。在她的右手，她握有一根欧丁的高僧所有的魔圆筒，左手有一幅魔历，魔历上一度描绘了欧丁教团的神圣动物：狗，老鹰，狮子，白熊，和狼人。我说‘一度’，是因为这些雕像已很不幸地被正统教派给摧毁了。同时，没有一个研究歌德奥秘的学者曾在教堂里俯瞰到一尊一个女人手握圣杯的雕像。啊，各位，如果能够不遵照游客指南去参观沙特尔教堂，而以传统的目光去正视它，那就可以知道在亚威隆伊利之石旁所说的故事是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波普利肯人了。他们是谁呢？”

“迦萨教徒。‘波普利肯’是对异教徒的称呼之一。普洛文斯的迦萨教被摧毁了，而且我没有天真到想象在蒙士革的废墟中还会有聚会，但是这教派本身并未灭绝。关于隐藏的迦萨教，有一整个的地理学说，这产生了但丁，还有无为派诗人和费得利·亚

摩党。因此，第五个会晤地点必是在意大利北方或法国南方的某处。”

“那最后的地点呢？”

“啊，塞尔特石头中，最古老、最神圣、也最持久的，太阳神的神殿，最受喜爱的观望点，由这里普洛文斯圣堂武士重聚的后裔们——在达成计划的目标之后——终于可以俯瞰直到那时被七个封印隐藏起来的秘密，也终于发现如何去开发因他们拥有圣杯而得到的巨大力量；这是什么呢？还用说吗？这是在英格兰萨利斯勃利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呀！那神奇的石柱圈！还会在别处吗？”

“喔，basta là。”贝尔勃说。只有另一个在皮得蒙生长的人才能了解这句礼貌而惊讶的表达语中的精神。没有任何别的语言或方言（开玩笑！）可以表达这句话的认命，以及“听此话之人必是一糊里糊涂之创造者的产品”的话中之意。

然而上校并不是皮德蒙人，因此他好似对贝尔勃的反应深感自得。

“可不是。这就是计划，圣职，简单明了，前后连贯。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拿一张欧洲和亚洲的地图来，追循计划的发展，由北方的城堡开始，移到耶路撒冷，再由耶路撒冷到加尔各答，由加尔各答到沙特尔，由沙特尔到地中海岸，最后再由那儿到英格兰的史前巨石柱，你会发现你已画出了一个看起来差不多是像这样的神秘记号。”

“所以呢？”贝尔勃问。

“这个记号，很理想的，也连接了圣堂奥秘的主要中心：亚米安，特洛伊——圣伯纳在东方森林边缘的领域——瑞恩，沙特尔，勒恩堡和圣麦可山，古督伊德教崇拜之地。这个记号也令人想起了处女星座。”

TP

“我略懂天文学。”狄欧塔列弗羞怯地说。“处女座的形状不

同，而且我相信它一共有十一颗星……”

上校从容地笑笑。“各位，各位，你们和我一样清楚，一切端赖你如何划线。你可以划成一辆牛车或划成一只熊，随你喜爱，而且某一颗星是不是某一个星座的一部分也是很难决定的。再仔细看看处女座，把最下面的一点，司派卡星，连到普洛文斯斜线上，只用五颗星，你便会看出两个线图之间的神似。”

贝尔勃说：“你只须决定要省掉哪些个星星。”

“没错。”上校同意道。

“听着，”贝尔勃说，“你如何能舍弃会晤真的照计划发生，而武士们现在正在勤奋工作的可能性呢?”

“因为我并未感受到任何征状，而且请让我加一句，‘很不幸的’。是的，这计划绝对是中断了，而且也许那些本该将它付诸实施的人也已不存在了。说不定什么世界性的灾难已破除了这三十六人成群的规定。可是其他群精神受到感召的人，有正确情报的人，也许可以拾起这阴谋的线。不管是什么，那东西一定还在那儿。我就是在寻找这些人。也因此我才要出版这本书：以鼓励反应。同时，我也在尝试联系能够帮我在传统知识的迷宫中找寻答案的人。就在今天，我见到了对这题目最有研究的专家。只可惜，此人虽是个权威，却不能告诉我什么，虽说他对我的故事表示很感兴趣，又答应要为我写一篇序……”

“对不起，”贝尔勃说，“只是将你的秘密对这位先生透露，岂不是很不智吗?你自己才刚刚跟我们说过殷戈的失算……”

“拜托，”上校说，“殷戈是业余的门外汉。我所联系的这个人是个无可置疑的学者，一个不随便下结论的人。举例来说吧，今天他要求我再多等一会儿，等我把所有的疑点都解开之后，再把我的书拿给出版社看。我不想与他敌对，所以没有告诉他说我要到这儿来。我确信你们明白我进行到这个阶段了，心里有多沉不住 气。这位先生……喔，去他的慎重吧！我不愿让你们以为我在吹牛。他是雷可斯基。”

他停下来等待我们的反应。

贝尔勃令他失望了。"谁?"

"雷可斯基。雷可斯基呀！传统研究的权威，《秘密委托书》的前任编辑呀!"

"噢，'那个'雷可斯基。"贝尔勃说，"是的，是的，当然……"

"在为我的书做最后修改之前，我要听听这位先生的意见。不过我希望能尽快行事，因此如果我现在能和贵社达成协议……我说过，我急着要激起反应，收集新的情报……一定有些知道却不说的人……各位，在一九四四年前后，希特勒虽然知道已打了败仗，却开始谈论一件可以使他将局面完全改观的秘密武器。人们说他疯了。但设若他并不疯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额头满布汗水，胡髭如猫须般竖起。"不管怎么说，我是在布饵。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人来咬这个饵。"

据我当时对贝尔勃的了解，我以为他会以什么礼貌的话拒退上校，可是他没有。"听着，上校，"他说，"无论你会和我们或其他人签约，这件事真是非常有意思。你想，你是不是可以再多待十分钟呢?"他转向我。"卡素朋，时候不早了，我也已经耽搁你太久了。我们明天见好吗?"

我被遣散了。狄欧塔列弗挽住我的臂膀，说他也要走了。我们道了再见。上校热烈地与狄欧塔列弗握手后，对我微微一点头，伴随着一个冰冷的笑容。

我们走下楼时，狄欧塔列弗对我说道："你说不定在奇怪贝尔勃为何要你离开吧。别以为他很无礼，他是要向上校出价。这种事需慎重处理。慎重，葛位蒙先生的命令。我们在会很尴尬的。"

后来我才明白，贝尔勃意欲将上校投入马纽夏斯的无底洞里。

我拉着狄欧塔列弗到皮拉底酒吧去。我要了一杯康巴利，他要了一杯沙士。他说沙士有种僧侣的、古老的味道，几乎像圣堂武士的。

我问他对上校有何看法。

他答道："世上所有的愚论迟早都会出现在出版社的。不过世上的愚论也可能包含至高的智慧之光，因此聪明人心怀谦虚观察愚行。"然后他开口告辞，说他必须走了。"今晚，有盛宴等着我。"他说。

"宴会吗?"

我不足取的想法似乎令他惶恐。"祖尔经（译注：犹太神秘教之经典），"他解释道，"Lekh Lekha。仍被完全误解的段落。"

21

The Graal... is a weight so heavy that creatures in the bondage of sin are unable to move it from its place.

—Wolfram von Eschenbach, *Parzival*, IX, 477

圣杯……是那么重，因之被罪恶所束缚的人是无法移动的。

——渥夫伦·伊青巴《帕济伐》，IX，四四七

我并不相信上校的话，然而他却激起了我的兴趣。一只树蛙，只要你观察得到够久，也是会着迷的。我是在欢饮将会把我们全都送到地狱去之毒药的头几滴。

第二天下午我回去找贝尔勃，我们又谈了会儿上校。贝尔勃说他觉得上校是个神话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如何引述那个雷可斯基的话？好似那人是大哲学家孔德呢。"

"但这些是典型的旧故事。"我说。"殷戈疯狂到相信这些故事，而上校疯狂到相信殷戈。"

"也许他昨天还相信殷戈，今天却已相信别的了。在他离开之前，我为他安排了——呃，和另一家出版社见面，一家不那么挑剔，且会为自己出资的作者印书的出版社。他显得很热切，可是我刚刚才知道他没有去赴约。而且——想想看——他甚至把那

信息的影印本留在这儿呢。你看，他到处留下圣堂武士的秘密，仿佛那并不重要似的。这些人就是那样。”

这时电话铃响了。贝尔勃接听：“早安，葛拉蒙出版社，我是贝尔勃。我能为你效劳吗？……是的，他昨天下午是在这儿，带一本作品来给我看……抱歉，那是机密的。如果你能告诉我……”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望着我说：“上校被谋杀了，或者是类似的事。”他再次对着话筒说：“抱歉，我是在和卡素朋先生说话，他是我的顾问，昨天的会晤他也在场……嗯，艾登提上校来和我们谈他的一个计划，一个我认为多半是杜撰出来的故事，关于传说中圣堂武士的宝藏。他们是中世纪的骑士……”

他本能地以手环住话筒，仿佛在说什么秘密。当他注意到我正在望着他时，他又放下了手。“没有，安其利巡官，上校讨论了他想要写的一本书，但语焉不详……什么，我们两个都去吗？现在？好吧，给我地址。”

他挂上电话，一时沉默不语，以手指敲着桌面。“抱歉，卡素朋。”他说。“只怕已把你拖进这个了。刚才我没有时间多想。那是一个叫安其利的巡官。好像是，上校住在一家公寓旅馆里，而有人宣称昨晚在那里发现了他，已经死了……”

“宣称？巡官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听起来很奇怪，但显然他并不知道。他们在一本笔记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和昨天的约会。我相信我们是仅有的线索。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走吧。”

我们叫了计程车。在车上，贝尔勃揪住我的臂膀。“听着，卡素朋，这或许只是巧合。也许是我比较偏拗，但是在我的故乡有这么一句话：‘不管你做什么，就是不要指名道姓。’我小时候常去看这出以方言演出的耶稣出生的戏。一出敬神的闹剧，戏中的牧羊人不知道自己是在伯利恒还是在坡谷上方的塔那洛河畔。

东方三博士抵达，问一个牧羊男童他主人的名字是什么。那男童回答：哥林多。当哥林多获悉之后，把那男童打得皮开肉绽。他说：'绝对不可以对别人透露姓名。'总之，如果你不介意，就当上校从未提起过殷戈或普洛文斯的信息。"

我强笑道："我们可不想有和殷戈一样神秘的下场。"

"正如我说过的，那全是胡说八道。只是有些话最好别对人乱说。"

我应允会和他一起守口如瓶，但我感到紧张。毕竟，我是个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学生。警察令我不安。我们到达了这家位于偏僻地区的旅馆——不是五星级的。他们立刻让我们上楼到他们称为艾登提上校公寓的房间去。楼梯上站有警察。他们让我们进了二十七号房——我心想：二加七得九。一间卧室，前厅放了张小桌子，小厨房，有淋浴设备但没有帘布的浴室。由半开的门，我看不见浴室内是否有净身盆，虽说在像这样的地方，这可能是客人要求的惟一便利设施。暗色装潢，没什么个人色彩，但屋里的一切全都乱七八糟的。某人仓促地搜寻过衣橱和皮箱。也许是警方吧：包括便衣在内，一共有十几个警察。

一个头发颇长，长相清秀的年轻人向我们迎面走来。"我是安其利。贝尔勃博士？卡索朋博士？"

"我还不是博士。还在修学位呢。"

"好极了，继续努力吧。没有学位，你就不能参加警察考试，你不会知道你错过的机会。"他好像很不快。"对不起，不过让我们别再谈预备考试了。这本护照是属于租用这房间的男人所有的。他登记的是艾登提上校。记得他吗？"

"那是艾登提没错。"贝尔勃说。"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据你在电话中所说的，我不太明白他究竟是死了还是——"

"如果'你'能告诉我，那我会很高兴的。"安其利皱着眉头说道。"好吧，你们两位大概有权知道多一点。艾登提先生——

或艾登提上校。是在四天前住进来的。或许你们也注意到了，这里不是什么豪华大饭店。惟一的柜台职员在晚上十一点就睡觉去了，因为客人们都有一把大门钥匙。每天早上有两名女服务生到这里来整理房间，还有一个老酒鬼充当门房，在客人们打电话要酒时将酒送到房间去。不只是酒，还有动脉硬化症。要问他话简直是难如登天。柜台职员说那老头子疑神疑鬼的，有时把客人都吓坏了。昨晚，职员看到艾登提在十点左右和两个男人一起进来，并上楼回房。在这里，就算有人带一群男扮女装的人上楼，他们也不会眨眼的。那两个男人看起来很正常，虽说根据职员的话，他们都有外国口音。十点半时，艾登提打电话给老酒鬼，叫他送一瓶威士忌、一瓶矿泉水和三个杯子上去。大约一点或一点半时，老头子听到有人在二十七号房里不规则地直按铃。不过，由他今早的样子来判断，那时他必已喝得半醉了，一定是劣质的威士忌。总之，老头子便上楼来敲门。没有回答。他以万能钥匙开了房间，发现一切都乱七八糟的，就像现在这样。上校躺在床上，脖子上缠了一条铁丝，瞪着双眼。老头子跑下楼，把柜台职员唤醒，可是他们两人都不想再上楼来了。他们先试了电话，线路不通。今早电话一点也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姑且相信他们。职员于是跑出去，用转角的公用电话报了警，老头子则蹒跚穿过广场去找医生。长话短说，他们离开了大约二十分钟。等他们回来后，他们因为仍然害怕便在楼下等着。这当儿，医生穿上衣服，然后和警车差不多同时到达。他们上楼到二十七号房去，床上却空无一人。”

贝尔勃问道：“空无一人？什么意思？”

“没有尸体。医生回家去了，警方则只发现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他们对老酒鬼和职员问了话，得到的便是我刚告诉你们的故事。在十点时和艾登提一起进来的两位男士又怎么了？他们很可能在十一点到一点之间的任何时间内离去了，而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当老头子入内时，他们还在这房间里吗？谁晓得？他

只待了一下子，没有察看厨房和浴室。他们会不会是趁着老酒鬼和职员出去求救时离开的呢？他们把尸体一起带走了吗？不是不可能。外墙有一道防火梯通到中庭，他们可以由中庭轻松地走出开向一条巷子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真有尸体吗？或者上校是和那两个人一起走出去的——就说，在午夜时分吧——而老酒鬼所看到的全是他的醉梦？职员说这也不会是老酒鬼第一次活见鬼。几年前他看到一个女客人一丝不挂地吊死在房间里，但半小时后那个女客人回来了，鲜活得如一朵雏菊，而他们又在老人的床上找到了一本科幻杂志。谁晓得呢？说不定他是在由钥匙孔偷看时，看到在黑影中摇动的窗帘吧。我们所确知的只是这房间曾经过搜索，而艾登提也失踪了。"

"不过我已经说太多了。贝尔勃博士，现在该你了。我们只找到了一样东西：就在那张小茶几旁的地板上，一小张纸。'下午两点，雷可斯基，普林西饭店。下午四点，葛拉蒙出版社，贝尔勃博士。'你说他确曾去找过你。告诉我前后经过吧。"

22

The knights of the Graal wanted to face no further questions.

—Wolfram von Eschenbach, *Parzival*, XVI, 819

圣杯的武士不想再面对任何问题。

——渥夫伦·伊青巴《帕济伐》，XVI，八一九

贝尔勃很简短。他只是重复在电话中便已说过的：上校说了一个含糊的故事，关于他在法国找到的某些文件中发现一批宝藏的证据，但是他没有多说。他似乎认为自己握有一个危险的秘密，因此他想将这秘密公诸大众，那样便不仅是他一个人知道了。他提到在他之前发现过那秘密的人都已神秘失踪。只有当我们保证要与他签约时，他便让我们看那些文件。可是贝尔勃要先看看他有什么才可能保证有一纸合约。他们含糊地同意要再见面。上校说过曾与一个叫雷可斯基的人会面，说这个雷可斯基曾是“秘密委托书”的编辑。上校要这个雷可斯基为他写序，而显然雷可斯基曾劝上校延迟出版。上校并未对此人说起他与葛拉蒙出版社有约。仅此而已。

“原来如此”安其利说。“你们对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我们觉得他很怪，而且他以一种，呃，毫不后悔的口吻说

他的过去，包括他曾加入外籍兵团。"

"他对你们说了实情，虽非整个事实。我们以前便已在注意着他，至少是到某个程度的。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个案……首先，艾登提并非他的真名，但是他有一本合法的法国护照。几年前他开始不定时的在意大利重新露面，且经过指认是在一九四五年时被判处缺席死刑的一个阿寇威奇队长。与纳粹党私通。他派了一些人到大州去。在法国，他们也在监视着他。他在那里曾因诈欺而被起诉，好不容易才脱了罪。我们认为——只是认为而已——艾登提曾一度自称费索提。去年在波洛岷的一个小工业家曾控折这个费索提。这个费索提——或艾登提——劝服该工业家相信传说中法西斯党所贮藏的黄金，但戈宝藏，依然躺在柯莫湖底。费索提声称已辨认出该地点，并说他只需要几千万里拉去雇用两个潜水夫和一艘汽艇。他一拿到钱就失踪了。现在你们更证实了他对宝藏是很疯狂。"

"那这个雷可斯基呢?"

"我们查过了。在萨伏伊饭店，确实有一个叫夫拉第·雷可斯基的人登记。法国护照。长相很英俊的绅士。与这里的职员对我们的描述相吻合。意大利航空公司说他的名字出现在今早到巴黎去的第一班航机的旅客名单上。我已照会过国际刑警委员会了。艾南姬姐，巴黎有消息来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长官。"

"就是这样。艾登提上校，或者无论他叫什么名字，在四天前到达米兰。我们不知道他在前三天里做了些什么，不过昨天两点他照说是在饭店里见了雷可斯基，没有告诉他将要去找你们——这是很有趣的一点——然后昨晚他到这里来，可能是和那同一个雷可斯基和另一个男人，那以后我的猜测便和你们的相同了。就算他们没有杀他吧，他们确然搜过他的房间。他们在找什么呢？在他的上衣——这倒提醒我了，如果他出去了，那他便只是穿着衬衫而已，因为他的上衣，包括放在口袋里的护照，都留

在这儿。但这并没有简化情况，因为老头子说上校死在床上时是穿着上衣的，除非那是另一件上衣，老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疯人院似的。总之，我说到哪里了？噢，对了，在他的上衣里我们找到很多钱，太多钱了。因此他们要找的并不是钱。而你们两位又给了我惟一的线索。你们说上校有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他把文件放在一只棕色的公事包内。"贝尔勃说。

"我倒觉得好像是红色的"我说。

"棕色，"贝尔勃坚持道。"不过我也有可能是错的。"

"不管是红色或棕色，"安其利说，"现在不在这儿了。昨晚的访客必然把公事包拿走了。公事包便是我们必须集中追查的。依我看，艾登提根本不是想出版一本书。他可能想出了可以勒索雷可斯基的阴谋，而谈论出版合约不过是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那比较像他的风格。由那一点，有多少假设都是可能的。那两个人或许在威胁过他之后便离开了，而艾登提因为害怕，所以才趁黑而逃，丢下了一切，只带走了那只公事包。不过，为了某个原因，他却先让那老头子以为他死了。这一切听起来都像小说情节，而且也无法说明这房间如此零乱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那两个人杀了他，偷走了那只公事包，他们又为何连尸体也要偷呢？对不起，我可以看你们的身分证吗？"

他注视我的学生证，翻来覆去看了半晌。"哲学系的学生，吭？"

"我们系有不少学生呢。"我说。

"太多了。你是研究圣堂武士的。如果我想知道一些圣堂武士的背景——我该看什么书呢？"

我建议了两本书，流行但也颇严肃的著作。我也告诉他说，他想找到可靠的资料，只能找到审判之前。那以后便都是些胡言乱语。

"我明白了。"他说。"现在连圣堂武士也扯上了。那是到目

前为止我还没碰上的一个政党。”

叫艾南姬妲的那个女警察拿了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巴黎来的回答，长官。”

安其利看了看。“好极了。”他说。“在巴黎没有人听说过雷可斯基，而那个护照号码则显示那本护照是在两年前失窃的。这下子我们可真是束手无策了。雷可斯基先生并不存在。他说他是一本杂志的编辑——那本叫什么的杂志？”他记了几笔。“嗯，我们试试看吧，不过我打赌我们会发现这本杂志也不存在的，不然便是老早以前就停刊了。好吧，两位，谢谢你们的帮忙。也许以后我还得再麻烦你们。噢，对了，最后一个问题：艾登提有没有提过他和任何政治组织有关连呢？”

“没有。”贝尔勃答道。“他好像已为了宝藏而放弃政治了。”

“也为了机密的游戏。”安其利转向我。“你好像并不怎么喜欢他。”

“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说。“不过我不会想要拿根铁丝勒死他的。理论上来说才有可能。”

“当然了。太麻烦了。别紧张，卡素朋先生。我不是那种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是罪犯的警察。也祝你论文写得顺利。”

“对不起，”贝尔勃问道，“只是出于好奇：你是凶杀组的还是政治组的？”

“好问题。昨晚在这儿的，是我凶杀组的同事。当他们从记录上查出艾登提的一些背景后，他把这案件转交给我。是的。我是政治组的。不过我真的不确知这案子是否该交由我查办。人生并不简单，尤其是在侦探故事中。”

贝尔勃摇摇头，说：“我也这么想。”

我们离开了，但我依然焦躁不安。并不是因为安其利；他看起来人蛮好的。而是为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卷入这种坏事。我说了谎。贝尔勃也一样。

我们在葛拉蒙出版社的门口分手，两人都觉得很困窘。

"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贝尔勃自卫地说。"警方不知道殷戈和迦萨教，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反正那也不过是一派胡言。说不定艾登提为了某些个原因必须消失；任何原因都有可能的。也许雷可斯基是个必须算清旧账的以色列秘密情报员。也或许他是被上校骗过的某个大亨派来的，也可能他们曾一起在外籍兵团，因此结下了什么旧根。也或许雷可斯基是阿尔及利亚来的杀手。说不定这个圣堂武士——宝藏的故事，只是我们这位上校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好吧，那只公事包，无论是红是棕，而今是失踪了。对了，你的意见与我的相抵触是很好的：那说明了我们不过是瞥见而已。"

我没说话，因此贝尔勃不知如何了结。

"你会说，我又逃跑了。"

"胡说。我们那样做是对的。再见了。"

"我为他难过，因为他自觉像个懦夫。我却没那种感觉。我在学校学到了和警方打交道时，便须说谎。这是原则。只是愧疚的良知却能毒杀友谊。"

那以后我有许久都没再见到贝尔勃。我是他受到呵责的良心，而他是我的。

我又研究了一年，写出了两百五十页以圣堂武士的审判为主题的论文。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一个研究生不比一个大学生那样容易成为可疑的目标。在那年头，论文口试被视为是对国家尊敬、忠心的证据，因此别人对你便十分纵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些学生开始用枪。群众在露天广场示威的日子已渐走向尾声。

我没有什么理想，但对这点我是有托辞的，因为爱上安柔就像爱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安柔很美，巴西人，信奉马克思，

热心，清醒。她有奖学金，还有混合美妙的血液。这么多的特色全在一个人身上。

我是在一次宴会中碰见她的，立刻冲动行事。“对不起，”我说，“但是我想和你做爱。”

“你是个肮脏的男性沙文主义猪。”

“忘了我那么说过吧。”

“绝不。我是个肮脏的女性主义者。”

她要回巴西去，我又不愿失去她。她让我和里约大学取得联络；该大学的意大利语文系要找一位讲师。他们提供我一份两年的合约，且可选择续约。我在意大利已不再感到自在，所以就接受了。

再说——我告诉自己——在新世界，我是不会撞上任何圣堂武士的。

错了——星期六晚上，当我躲在潜望镜里时，我这么想。爬上通往葛拉蒙出版社的楼梯，就像是要进入宫殿。狄欧塔列弗以前常说，碧拿是霍克玛自原始点向外扩展时所建造的宫殿。如果霍克玛是源，碧拿便是自源流出的河，分成许多支流，直到这些小河将水全都倾入最后塞弗拉的大海中。可是在碧拿，所有的一切都已成形了。



赫　西

HESED



23

The analogy of opposites is the relation of light to shadow, peak to abyss, fullness to void. Allegory, mother of all dogmas, i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eal by the hallmark, of reality by shadow; it is the falsehood of truth, and the truth of falsehood.

—Eliphas Levi, *Dogme de la haute magie*, Paris, Ballière, 1856, XXII, 22

相对物的类推，就是光对影，巅峰对深渊，满对虚的关系。寓言——所有的教义之母——便是以印记取代印章，以影子取代宝物；那是真相的虚假，也是虚假的真相。

——艾利发·李维《魔法教义》，巴黎，巴利耶，一八五六，XXⅡ，二二

我到巴西去是出于对安柔的爱，而我留在那儿则是出于我对巴西这个国家的爱。我从不了解安柔——与印第安人和苏丹黑人通婚之荷兰移民的一个后裔，以她那张牙买加的脸和她的巴黎文化——何以会有一个西班牙名字。说起来，我一直都没弄明白过巴西名字。这些名字蔑视所有语原论的字典，而且只存在于巴

西。

安柔告诉我，在他们南半球，当水槽里的水流干之际，水流的漩涡方向为反时钟，而在我们这里漩涡却是顺时钟。或者是正好相反吧：我从没有费心去查过真相。不只是因为在我们这半球没有人曾仔细去看漩涡水流的方向，也因为，在巴西实验过好几次以后，我意识到那是很难辨明的。水的吸力太快，所以难以研读，而且其方向可能部分也看排水口的力量和角度，以及水槽或浴缸的形状。再说，如果这是真的，那赤道的漩涡又如何呢？也许在赤道水是直直流下的，没有漩涡，也或者水根本就不会流掉吧。

在那时，我并没有为这个问题烦心，但星期六晚在潜望镜里，我却在想着一切端视地球的潮流而定，而摆便包含了这个秘密。

安柔对此信念是坚信不移的。“实验本身并不重要。”她说。“这是个理想的原则，只有在理想的状况下才能证实。这意味着永不可能证实。可是这仍是真的。”

在米兰，安柔的冷静是她最迷人的特色之一。可是在巴西，在她祖母的化学作用下，她变得逃避，一个隐藏着理性的空想家。她怀着古老的热情，却谨慎地不敢表露；只是使她推拒这份热情的引诱的禁欲主义，却并不能令人信服。

当我注视她与她的同志争论时，便细细思索了她的种种矛盾。会议地点是在一些破旧的房子里，房里的装饰品只有几张海报和许多民俗艺术品，列宁的画像和被盲目崇拜的美洲红人。我到巴西时，并非该国政治最清明的时期，而在国内的经验更使我决定要避免谈论意识，尤其是在一个我并不了解其意识形态的地方。安柔的同志们谈话的方式，令我甚至更不确定，但也勾起了我新的好奇。他们自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且起初他们多少也似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交谈，只是主题总是不一样。在关于阶级斗争的辩论中，他们会突然提到“巴西人的自相残杀”或

非洲——巴西宗教的革命性角色。

听他们谈论这些宗派，使我相信在这里，至少意识的吸引漩涡，是转向相反的方向。他们叙述国内来回移民的概况；失去特权的北方移向工业化的南方，在烟雾弥漫的大都会区成为次无产阶级，最后在绝望中回到北方，却又在下一次的巡回重复他们往南方去的奔逃。只是，有许多人在这些来回移动之间在大都市里搁浅了，于是他们便被过多的土著教堂吸收了；他们崇拜鬼神，召唤非洲的神祇……安柔的同志们对于这点便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认为这是归根，是与白人世界对抗的方式；有些人则认为这些宗派是统治阶级之所以握有极大之革命潜力的麻醉剂；还有些人则坚持这些宗派是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都可以融合的熔炉——至于目的何在，他们并不清楚。安柔已下定了决心：宗教一直都是人的麻醉剂，而假部落宗派甚至更糟。可是当我揽住她的腰跳桑巴舞，加入在隆隆鼓声中扭曲如蛇的人群时，我意识到她紧紧攀附着这个世界，以她的腹肌，她的心，她的头，她的鼻息……然后，她率先嘲谑地分析了人们对嘉年华会仪式宗教性的——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奉献之狂欢特色。她会以革命性的轻蔑说，与部落巫术完全一样，如同足球仪式，失去特权的人扩张其战斗力和叛逆感，以咒语和魔法自各种神祇那里赢得对方中卫的死，完全不知道政权的存在，而这政权只想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狂欢销魂的非现实状态中。

不久我便失去了任何矛盾感，正如我渐渐放弃了尝试在这片杂交混种的土地上辨识不同的种族。我不再尝试确立进步之所在、革命，也不再想要看清资本主义的阴谋。一旦我获知极左派的希望居然被一个在年轻时同情纳粹，而今无畏地高举叛逆之火，使梵蒂冈教廷和华尔街的梭鱼都惶惶不安，且欢快地煽动无产阶级之无神主义的主教所保存时，我怎能再继续着欧洲人那般单纯的想法呢？

一天早上，安柔和我在参加过一个关于失业者之阶级结构的

讨论会后，开车沿着海岸行驶。我看见海滩上有谢恩的奉献物、小蜡烛和白色花环。安柔告诉我说那是奉献给水之女神，叶曼荷的。我们停了车，她下了车，端庄地走在沙子上，沉默伫立了几分钟。我问她相不相信这个。她生气地回嘴道：我怎么可以那么想？然后她又说："我祖母以前常带我到这处海滩来。她会对女神祈祷，保佑我长大后美丽、善良、快乐。那个批评过黑猫和珊瑚角的意大利哲学家叫什么？'那不是真的，可是我相信。'他说。嗯，我不相信，可是这是真的。"就是那天，我决定省钱到布兰加港去一趟。

也是从那天起，我就相信类似点的感觉：亦即每样事物可能神秘地与其他每样事物相关。

后来，我回到欧洲之后，便把这哲学思想转为机械的——因此才会陷入我现在所躺卧的陷阱里。可是那时候我却活在一种看不出任何差异的昏茫中。就像一个种族歧视者，我相信一个强壮的人可以视他人的信仰为一个做无害之白日梦的机会，且仅此而已。

我学了一些韵律，放松身体与心灵的各种方式。那晚在潜望镜里回想这些方法，我移动肢体以摆脱愈来愈严重的麻痹。你瞧？我告诉自己。要逃脱未知的力量，要向自己证明你并不相信，你就接受它的咒语吧。就像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在夜里看到了魔鬼，你想：他一定不存在，因此这必定是幻觉，说不定是消化不良的后果。可是魔鬼却肯定他是存在的，并相信他那本末倒置的神学。那么，怎样可以吓走他呢？你伸出双臂比出个十字，他便消失在地狱之火的烟雾中。

我的遭遇就如一个研究同类相食行为多年的迂腐的人类学家。为了向自以为是的白人挑战，他向大家保证说其实人肉滋味鲜美。然后有一天一个怀疑者决定亲自印证，遂进行实验——吃这个人类学家。当这个人类学家被大卸八块而吞食时，由于他永

不会知道谁才是对的，因此他希望至少他的肉很鲜美，那么这个仪式和他的死才不算白费。那一晚，我必须相信“计划”是真的，因为如果那不是真的，那我过去两年来便只是一场邪恶梦境的全能创造者而已。事实总比梦好：如果某事是真实的，那便是真的，而谁也不能怪你了。

24

Sauvez la faible Aischa des vertiges de Nahash, sauvez la plaintive Héva des mirages de la sensibilité, et que les Khérubs me gardent.

—Joséphin Péladan, *Comment on devient Fée*, Paris, Chamuel, 1893, p. XIII

拯救艾沙免于魔鬼的迷惑，拯救可怜的希伐免于感性的幻想，让最高的天使契拉布保护着我。

——约瑟芬·裴拉丹《如何成为天使》

就在我逐步走入类似点的森林之际，我接到了贝尔勃的来信。

亲爱的卡素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你人在巴西。我完全失去了联络，甚至不知道你已毕业了（恭喜）。总之，在皮拉底酒吧，有人对我说了你的现况，因此我想，告诉你那不幸的艾登提上校之事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发展，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知道事已隔两年多了，而且我必须再一次致歉：那天早上是我为你惹了麻烦，虽说我并不是故意的。

本来我差不多已把那整件事全忘了，但两个星期前我开车在蒙特费洛区附近闲逛，也很巧地登上圣李奥堡垒。在十八世纪时，这里是教宗的辖区。教宗将卡格里欧楚囚禁在此处，一间无门的牢里（由天花板上的活门进去此牢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犯人可由一扇小窗子看到村里的两座教堂。我在卡格里欧楚睡过且病逝的架子上，看到一束玫瑰；他们告诉我说至今仍有许多献身宗教的人到那里去凭吊这位烈士。在最勤勉的朝圣者中，有一群皮加利社的会员，一群米兰的玄学学生。该社并出刊一本名为《皮加利》的杂志——真有想象力。

你也知道我对这些不寻常的事有多好奇。因此，回米兰后，我便找到了一本《皮加利》。由这本杂志中，我获悉几天内将举行一场卡格里欧楚的招魂会。我去了。

墙上披挂着写有犹太神秘教各种号志的旗帜和布条，也有的画着不同种类的猫头鹰，圣甲虫和朱鹭，以及来源不明的东方神鹏。靠近后侧墙壁搭了一座台，台上放有几把由粗木头架构成的燃烧的火炬，背景则是一座祭坛，包括一个三角形的屏风和古埃及主神艾昔丝及其丈夫欧西利斯的雕像。房间四周以阿努比的塑像围成一圆形剧场，还有一张卡格里欧楚的画像（不可能是别人的吧，对不对?)，一具埃及第四朝之奇异比王形式的金箔木乃伊，两座五臂的大烛台，一面以两条猛蛇吊起的铜锣，一座被一条印有象形文字之印花布盖住的诵经台和两个皇冠，两个三脚鼎，一个小型石棺，一张王座，一张假的十七世纪安乐椅，四张并不相配的椅子，以及蜡烛、小蜡炉、奉献灯，全都闪着诡异的光芒。

总之，继续这个故事吧：七个祭坛男童穿红色袈裟并持着火炬走进来，跟着是司仪神父，显然是皮加利社社长——他有个很普通的名字：布伦比拉——穿粉红和橄榄绿色的法衣。跟在他后面的分别是司铎和六个长得全都像平克劳斯贝的沙弥。

布伦比拉戴上一顶有半月的三层皇冠，拿起一把仪式用剑，在台上画了魔法信号，并以各种结尾为“耶”的名字召唤好几个天使

的灵魂。这时我想起了般戈信息中那些伪闪族的符咒,但只是一刹那而已,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件不寻常的事分神了。放在台上的麦克风连接着一个可以接收空中之声波的调谐器,只是操作者必然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我们先听到一段迪斯科音乐,接着是莫斯科电台。布伦比拉打开石棺,取出一本魔法符咒的书,摇摇香炉,喊道:"喔,主啊,你的王国来吧。"这似乎达成了什么,因为莫斯科电台立刻失声,但然后,在最神奇的时刻,它又传出了,一首醉酒的哥萨克人所唱的歌,那种他们伴随着以臀部刷过地板之舞步的歌。布伦比拉召唤克拉夫古拉·撒罗摩尼斯,冒着自我牺牲的危险在三脚鼎上烧一张羊皮纸,呼唤卡纳克神庙的许多个神鹏,试验性地要求被放到伊索德的方形石上,并持续不懈地叫唤"熟悉的三十九",而这必是观众所熟悉的,因为全厅的人都为之悚然。一个女人陷入心神恍惚之境,两眼翻白。人们急着找医生,但布伦比拉召唤五芒星之力,坐在安乐椅上的司铎便开始扭动呻吟起来。布伦比拉走到那女人跟前,焦虑地问她关于"熟悉的三十九",而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熟悉的三十九"指的便是卡格里欧楚。

现在是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了,因为那个可怜的女孩似乎十分痛苦:她发抖、冒汗、低号,然后便以破碎的句子开始说着有一扇门必须打开。她说力量的漩涡已出现,因此我们必须爬上大金字塔。站在台上的布伦比拉兴奋起来了,用力敲锣并高唤艾昔丝之名。我轻松地欣赏着他们的表演,直到我听到那女孩在叹息和呻吟中说到了六个封印,等待一百二十年和三十六个隐匿者。毫无疑问的,她说的是普洛文斯的信息。我等着多听些,可是那女孩却筋疲力竭地向后倒下。布伦比拉抚摸她的额头,以他的香炉为观众祈福,然后宣称仪式结束。

我略感敬畏,也急于了解。那女孩已恢复知觉,穿上一件旧大衣,正要从后门走出去,我试着朝她移近。等我近到伸手可碰触她的肩膀时,忽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臂。我回头一看——是安其利巡官。他要我让那女孩走:他知道到哪儿找她。他邀我出去

喝杯咖啡。我去了，仿佛我在做什么坏事被他逮了个正着，而说起来也真有那么一点。在咖啡店里，他问我为何会到那招魂会去，又为何想找那个女孩。这激怒了我。我说，这并不是独裁的时代，我想找谁就可以去找谁。他道了歉，并解释说，虽然艾登提案并非首要，他们却尝试查明他在米兰到葛拉蒙出版社和与那个神秘的雷可斯基见面之前的两天里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在艾登提失踪一年之后，警察——纯粹是出于幸运——发现有人曾看到他和那个灵媒女孩一起走出皮卡利社，而安其利之所以对这女孩感兴趣，是因为她的同居人是麻醉品组熟知的人物。

我告诉他我到那里去只是凑巧，而那女孩提到六个封印令我万分惊异，因为上校也曾谈到过。他说想不到我还能那么清楚地记得上校在两年前说过的话，然而两年前我却只说上校隐约提到了圣堂武士的宝藏。我答道上校确实说过宝藏是在六个封印的保护下，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要的细节，因为宝藏通常都是受封印保护的，一般是七个，还有金甲虫。他说如果宝藏是受金甲虫保护的，那他不明白何以我会为那女孩的话感到震惊。我要求他别再拿我当嫌疑犯般对待。他大笑，改变了语气。他说他对那女孩那么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艾登提必然对她谈过他的幻想，说不定是想利用她建立某种灵体的联系——一如在那些圈子里的人所说的。他又说，灵媒就像是一块海面，一个照片盘子，有着如游乐园般的无意识。皮加利社可能经年在对她洗脑，因此一旦她陷入恍惚入迷的状态——因为她的恍惚是真的，而非装出来的——她会看到早已铭印到她脑海中的影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两天之后，安其利到出版社来说，很奇怪的，当他在仪式过后的第二天去找那女孩时，她竟已不见了。邻居们说自仪式当晚之前的那个下午，便没人再见过她。他的疑心被唤起了，因此他进入她住的公寓，却发现那地方被搜得零乱不堪：地上全是纸张，枕头都堆放在一个角落，捏乱的报纸，被倒空的抽屉。没有她的踪迹。她的男友，或她的室友或无论你要怎么称他，也一

样失去了踪影。

他告诉我说，如果我还知道些什么，最好说出来，因为那女孩竟会凭空消失实在很奇怪，而他只能想出两个原因：不是有人意识到安其利在监视着她，便是有人注意到杰可波·贝尔勃曾想和她说话。因此，她在恍惚状态中所说的话可能与某件严重的，未完成的事有关。他们——不管他们是谁——以前并不晓得她知道得那么多。“现在，设若我的同事突然想到说不定是你杀了他……”安其利面带笑容又加了一句：“你现在该明白我们必须合作的原因了。”我差点没发起脾气来，而天晓得我并不常发脾气。我问他为何一个人不在家便要被当成遭到谋杀了。他反问我记不记得上校的下场。我说如果那女孩真被杀了或绑架了，那必是在那晚发生的，而那晚我却和他在一起。他问我怎能那么肯定，因为我们在午夜时分分手，因此他怎会知道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他是不是认真的。他说，什么，我有没有看过侦探故事？难道我不知道最可能的嫌疑犯便是那个没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明的人吗？他说如果我有自凌晨一点到第二天早上的不在场证明，他就把他的头捐给器官银行。

卡素朋，我能说什么呢？或许我该把真相告诉他，可是在我们家乡，男人都是很固执的且绝不屈从。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既然我能查到你的地址，那么安其利也能查到的。如果他与你联系，至少你知道我采行的对策。但由于我所采行的似乎不是什么上策，你若想的话尽可对他说出一切。我很不好意思，我道歉。我觉得像是个从犯。我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正当而高贵的辩解。必定是我的农人血统吧；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那地区的人可说是很卑劣的。

这整件事——如德国人所言——unheimlich。

你的，

杰可波·贝尔勃

25

... of these mysterious initiates – now become numerous, bold, conspiring – all was born: Jesuitism, magnetism, Martinism, philosopher' s, stone, somnambulism, eclecticism.

—C. – L. Cadet – Gassicourt, *Le tombeau de Jacques de Molay*, Paris, Desenne, 1797, p. 91

……现在变得众多、大胆又图谋的这些入会者——一切因此而生：耶稣会组织，马丁教派，哲人之石，梦游症，折衷主义。

——C·L·卡德—葛西《杰克·莫雷之墓》，巴黎，狄生尼，一七九七，九一页

这封信令我不安。我并不怕安其利的追踪——毕竟我们分处于南北两半球——是为了别的难以界定的原因。当时，我以为我的不安是缘于一个被我丢在后头的世界竟又向我反扑回来之故。可是今天，我明白当时我所困恼的是另一股相似点，类推的猜疑。我也为必须再和贝尔勃打交道而烦恼；贝尔勃和他那永远愧疚的良知。我决定不对安柔提起贝尔勃的来信。

两天之后，贝尔勃的第二封信来了。

那灵媒女孩的故事有个合理的结尾。一名警方的线民报告说那女孩的男友牵涉到因一批药而引起的是非。他原该将这批麻醉药交给一个诚实的批发商的，结果他却把药零售了。在那些圈子里，这种行为是很要不得的，因此他为了保住性命便失踪了。显然他把他的女友也一块儿带走了。安其利于是到他们的公寓里去搜寻，找到了一些皮加利社所订的杂志，而杂志上有几篇文章被加了鲜明的红线。其中一篇是关于圣堂武士的宝藏；另一篇是关于一些住在一处写有“一百二十年之后”的城堡或洞穴或什么鬼地方的蔷薇十字会会员，他们自称是隐匿的三十六个。因此对安其利来说，一切昭然若揭。那个灵媒在看过与上校所看的同一类文章后，在精神恍惚之际将它反刍。这案件因之告一段落，转交给麻醉品组。

贝尔勃的信显出他如释重负。安其利的解释似乎是最经济的。

在潜望镜里的那一晚，我告诉自己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没错，那灵媒女孩是引述了一些她从艾登提那里听来的话，可是在她的杂志里并未提到这些；这些是不该为任何人得知的。无论除掉上校的人是谁，必属于皮加利社，而这个人注意到贝尔勃想找那灵媒问话，就将她灭了口。为了摆脱调查人员，这个人把她的男友也杀了，然后指示一个线民去向警方报告说这对恋人逃走了。

够简单了，如果真有一个计划。可是怎么可能呢？因为“计划”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只有在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让现实不仅赶上虚构，且超之在前，或者该说，急冲到计划之前并修复计划将会造成的损害。

然而当时，在巴西，当我接到贝尔勃的第二封信时却不是这么想的。我只是又一次觉得某件事物类似于另一件事物。我一直

在想着到布兰加港之旅，花了一整个下午去逛书店和卖玄学物品的店铺，在此之前被我忽略的地方。我跑到地处偏僻、挤满了雕像和偶像的小店去。我买了水神叶曼荷的香炉，烟味辛辣的香，香粉末，标明为“耶稣圣心”的香甜喷雾剂，廉价的护身符。我也找到了不少书，有些是为奉献者而写的，另一些则是为研究奉献者的人，还有一些驱邪降魔的指南，和人类学教科书。还有一篇写蔷薇十字会的专题论文。

突然间一切都好像汇流在一处了：耶路撒冷圣堂里的魔鬼仪式和摩尔人仪式，巴西东北之次无产阶级者崇奉的非洲巫术，提及一百二十年的普洛文斯信息，和蔷薇十字会的一百二十年。

我觉得自己像个活动果汁机，将各种奇怪的液体混合在一起。或者我绊到了一股缠绕在一起已有很久很久的五彩的电线，因而造成了某种短路。我买下了关于蔷薇十字会的那本书，想着如果我在这些书店待上几个小时，一定会碰上至少十几个艾登提上校和受到洗脑了的灵媒。

我回家去，正式通告安柔说这世上满是不自然的人。她允诺要给我安慰，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结束了那一日。

那是一九七五年末。我决定将类似点搁置，集中心力于我的工作。毕竟我所教的是意大利文化，而不是蔷薇十字会。

我致力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发现当世的这些人，一旦摆脱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潜心钻研犹太神秘哲学和魔法。

整整两年研究意欲借念诵定则征服自然的新柏拉图学派之后，我接获了来自意大利的消息。似乎我的一些老同学现在开枪射杀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借以劝服那些顽固的人做他们并不打算要做的事。

我不明白。布兰加已成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了，我更下定到那里一游的决心。我带了一本文艺复兴文化史和那本放在书架上一直不曾翻动过的写蔷薇十字会的书就出发了。

26

All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rth must be seen as deriving from a fundamental mother-tradition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was entrusted to sinful man and to his first offspring.

—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 *De l'esprit des choses*, Paris, Laran, 1800, II, "De l'esprit des traditions en général"

世上所有的传统都必须被视为来自一基本的母传统，而这母传统自始以来便被交托给了罪恶的人和他的第一个子孙。

——路易·克劳·圣马丁《万物的精神》，巴黎，拉仑，1800，II，"De l' espirit des traditions en général."

于是我见到了萨尔瓦多。这个被称为"黑色罗马"的海港，有三百六十五所教堂，沿着山坡或海岸高高耸立；在这些教堂里，非洲的众神都受到了尊崇。

安柔认识一个原始画家。他在大片的木板上画满了圣经上和启示录的情景，如中世纪纤细画一般炫目，也有古埃及和拜占庭的影子。自然，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谈论即将来临的革命，

却整天在暴风雨神那索·班芬之神殿的圣器收藏室里做着白日梦。他带我们到另一间教堂的圣器收藏室去，里面有许多紫葳木饰物。“那是谁的画像呢?”安柔问收藏室管理人，“圣乔治吗?”

管理人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们一眼。“他们叫他圣乔治。”他说。“而且你若不这么叫他，牧师就会生气。其实他是欧索西。”

整整两天，这个画家带引我们穿行隐藏在各教堂华丽外表后的本堂和修道院。满脸皱纹又跛着脚的侍从伴随着我们。圣器收藏室里都装满了黄金和白银，沉重的箱子，珍贵的框架。沿墙放了栩栩如生的圣者塑像，装在水晶橱内，滴着血，敞开的伤口溅了鲜红的血滴；耶稣像皆痛苦地扭曲，腿都染红了。在巴洛克后期的金色光辉中，我看到面如古意大利埃突斯坎人的天使，罗马神话中的半狮半鹫像和东方美人鱼，由柱头向外窥视。

我沿行古老的大街，被听来如歌般的街名迷住了：亚哥尼亚路、爱莫雷大道、奇哥狄亚波街。我们到萨尔瓦多去时，正值当地政府要将这个古老的城市更新，因此关闭了数千家的妓院。但是这个计划只进行到一半而已。在那些满目疮痍且充满恶臭的妓院外，仍蜂拥着十五岁大的黑人妓女，卖非洲糖果的老妇和她们冒气的锅炉蹲在人行道上，成群的皮条客则在排水沟旁随着附近酒吧的收音机传出的歌声跳舞。葡萄牙移民的古老宫殿，在而今已非法的武装护卫下，成为恶名昭彰之所。

第三天，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到上城区一家饭店的酒吧。这家饭店位于翻新过的地区，坐落在一条满是昂奢古董店的街道上。我们的向导说，他要和一位意大利绅士见面，这位绅士要向他买一幅画——随他开价。在这幅三米长两米宽的画中，一群天使正与敌对的兵团展开最后的战役。

于是我们见到了奕格礼先生。尽管天气炎热，他仍穿着一套双排扣细纹套装。他戴了副金边眼镜，肤色红粉、银发。他亲吻安柔的手，仿佛这是向一位女士致敬的惟一方式，接着他点了香

槟酒。当画家必须离去时，奕格礼给了他一沓旅行支票，请他把画送到他住的饭店去。我们留下来聊天。奕格礼的葡萄牙语说得很好，但听来有里斯本口音。这种口音使他更像一个属于过去的绅士。他问我们的背景，评述我的姓氏源自日内瓦的可能性，对安柔的家世表示好奇，虽说他已猜测她的家族主流来自巴西中部的勒西菲港。对于他自己的身世背景，他却含糊其词。"我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他说。"我的因子里含有无数个种族……我的姓是个意大利姓，来自一名先祖的产业。也许是位贵族吧，但这年头谁在乎呢？是好奇心将我带到巴西来的。传统的每一种形式都令我着迷。"

他告诉我们说在他已居留多年的米兰，他有好些宗教学的藏书。"等你们回去时来找我吧。我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来自非洲巴西人对罗马帝国后期之艾昔丝的礼拜仪式。"

"我喜爱艾昔丝的礼拜式。"安柔说。她常出于自尊而装傻。"你必然对什么都知道吧。"

奕格礼谦虚地答道："只是我所见过的一点点。"

安柔不死心。"可是那不是两千年前了吗？"

奕格礼微笑道："我可不比你那么年轻呢。"

"就像卡格里欧楚。"我打趣道。"当他和他的随从经过耶稣蒙难的十字架时，不是有人听到他低声对他的随从说：'那晚我跟那个犹太人说过叫他要当心，他就是不肯听'吗？"

奕格礼变得僵硬。我怕自己冒犯了他，想开口道歉，但他阻止了我，并露出一个纵容的笑。"卡格里欧楚是个骗子。他生于何时何处是众所皆知的，而且他甚至没有活得太久。他不过是吹牛罢了。"

"我并不怀疑。"

"卡格里欧楚是个骗子。"奕格礼重复道。"可是那并不意味就没有过——至今仍有——活过好几世的特权者。现代科学对老化的过程所知甚少。人之必死很可能只是教育不足的结果。卡格

里欧楚是个骗子，但圣日耳曼伯爵却不是。当他说他的一些化学机密是从古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之时，说不定他并不是在吹牛。没有人相信他，因此出于对他听众的礼貌，他假装是在开玩笑。”

安柔说：“现在你假装是在开玩笑，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是事实。”

“你不只是人长得美，反应也非常的快。”奕格礼说。“不过我恳求你，不要相信我。如果我以蒙了几世纪灰尘的华服出现在你面前，你的美丽便会萎缩，而我便永不能原谅自己了。”

安柔服气了，使我感到一丝嫉妒。我将话题转变为教堂，以及我们曾看到的圣乔治——欧索西。奕格礼说我们绝对得去参加一个敬神式：“不是他们索入场费的那一种。真正的敬神式是不会向你要任何东西的。你甚至不必是个信徒。当然，你必须尊敬地旁观，本着每一种信仰的宽容，一如他们接受你的不信。乍看之下，一个祭师可能像是演西部片的，不过他们的讲究并不输于梵蒂冈的神学者。”

安柔伸手按住他的手。“带我们去吧！”她说道，“许多年前我去过一次，但已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骚动和混乱。”

这肉体的接触令奕格礼困窘，但他并未将手移开。他的反应后来我也注意到几次，可说是一种反射动作：以另一只手探入背心里，拿出一个金银相间的小盒子，盒盖上镶了玛瑙。那盒子看来像个鼻烟盒或药丸盒。餐桌上有一小盏蜡烛。奕格礼像是不经意地将盒子举近烛火。玛瑙在受热之后，失去了原有的色泽，但那上面却现出了一幅以绿、蓝和金色画出的纤细画，极其细致地显现一个牧羊女提着一篮子花。他心不在焉地将那盒子放在手指上转着，仿佛是在念诵玫瑰经。当他注意到我很感兴趣时，他笑了笑，把盒子收了起来。

“骚动？亲爱的小姐，虽然你反应极快，却不是十分敏感呢。优雅和智慧自会酝酿出绝妙的气质，但是如果你到某些特定的地方去，却不知该看什么，又会发现什么，那却是很危险的。再

说，北方诸神绝不能和南方诸神混为一谈。后者是完全土生土长的——如他们所言，非洲——巴西的——而前者却是后来的发展，是本地仪式和欧洲秘教仪式的融合，还有一种我会称之为圣堂武士的神秘气氛……”

圣堂武士又一次找上我了。我告诉奕格礼说我曾研究过他们。他颇感兴趣地望着我。“我的朋友，在这南十字座的星空下碰到一个年轻的圣堂武士，实在是非常意外。”

“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个——”

“别说了，卡素朋先生。你也知道在这方面有多少人胡言乱语。”

“我知道。”

“好。不过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事实上，我们约好次日再见：我们三人都想一探港口的市场。

次晨我们就在港口会合。这是个百物杂陈的阿拉伯市场：有衬里绣了祷文的安抚小布袋，以半珍贵宝石制成的小手、珊瑚角、耶稣受难像、犹太人的六角星、史前宗教的性象征、吊床、地毯、皮毛、狮身人面像、圣心、贝壳、项链。欧洲征服者的堕落气氛来自于奴隶制度，正如每个路人的皮肤都诉说着一个逝去之系谱的故事。

奕格礼说：“这便是称为巴西融合的民族学教科书的表象。‘融合’看似一个丑陋的词汇，事实上却是对一个包容并培育所有宗教、学识和哲学之独一传统的认可。聪明人不歧视；他将来自不同光源的每一束光都收集在一起……这些奴隶，或是奴隶的后代，因此比巴黎大学的民族学家都要聪明。至少你懂我的意思，对吧，可爱的小姐？”

“我的脑袋并不懂，”安柔说，“但是，我的子宫懂。抱歉，我想圣日耳曼伯爵从不曾以这样的措辞表达过他自己。我的意思是：我生于这个国家，因此就连我不懂的事物也总是会使我有所

感觉……这里，我相信。”她拍拍胸部。

“蓝柏提尼主教有一次对一个在低胸礼服上绣了钻石十字架的女士说了什么呢？‘死在那十字架上将会有多大的喜悦呀！’嗯，我真喜欢听这些话！不过现在，我得求你们两位原谅。我是来自一个为臣服于美人宁可接受责难的时代。你们两个一定想独处吧。让我们保持联络。”

当我拖着安柔在摊贩间穿行时，我对她说：“他老得足够当你父亲了。”

“甚至可以当我的曾曾祖父。他暗示他至少一千岁了。你会对一个法老的木乃伊嫉妒吗？”

“任何使你头顶发出一点光亮的人我都嫉妒。”

“好极了。这就是爱。”

27

One day, saying that he had known Pontius Pilate in Jerusalem, he described minutely the governor's house and listed the dishes served at supper. Cardinal de Rohan, believing these were fantasies, turned to the Comte de Saint - Germain's valet, an old man with white hair and an honest expression. "My friend," he said to the servant,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what your master is telling us. Granted that he may be a ventriloquist; and even that he can make gold. But that he is two thousand years old and saw Pontius Pilate? That is too much. Were you there?" "Oh, no, Monsignore," the valet an - swered ingenuously, "I have been in M. le Comte' s service only four hundred years."

—Collin de Plancy, *Dictionnaire infernal*, Paris, Mellier,

1844, p. 434

一天，他说他认识耶路撒冷的庞提厄·皮拉第，详细地描述这个统治者的府邸并列出晚餐所上的菜肴。罗恩主教认为这些都是幻想，便转向圣日耳曼伯爵的侍从——一个表情诚实的白发老人。"我的朋友，"他对这

侍从说，“我觉得你的主人所说的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就算他会说腹语吧；甚至于他还能制造黄金。可是说他已两千岁，又见过庞提厄·皮拉第。这太夸张了。你难道也在场吗？”侍从率直地答道：“哦，不，主教。我为伯爵先生服务才不过四百年而已。”

——柯林·卜蓝西《地狱字典》，巴黎，梅里耶，一八四四，四三四页

接下来数日，我沉醉于萨尔瓦多的一切。我极少待在旅馆里。但当我翻阅那本关于蔷薇十字会的书时，我看到书中提及圣日耳曼伯爵。嗯，我告诉自己，无巧不成书。

伏尔泰说其人：“这是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但是弗雷德里克大帝却说：“这是个令人发笑的人。”史学家霍勒斯·沃波尔描述他是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或波兰人，在墨西哥发了财，后来带了他妻子的珠宝卷逃至君士坦丁堡。关于此人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来自郝瑟夫人的回忆录（安柔嘲讽道：“好一个权威！”）。他用过好几个名字：布鲁塞尔爵爷、莱布兹克地主、艾莫或贝莫或巴莫侯爵、梭提可夫伯爵。一七四五年，他在伦敦被捕；在那里他是个知名的音乐家，常在大户人家的客厅里举行小提琴或竖琴的演奏会。三年后他在巴黎投效路易十五为染衣专家，以求得在张保尔堡居住。国王派他出使荷兰，结果他在荷兰不知闯了什么祸后又逃到伦敦去。一七六二年，他在俄国出现，接着在比利时结识卡萨诺伐；后者告诉我们他如何将一枚普通硬币变成了金币。一七七六年他出现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宫廷里，向大帝提出与化学有关的几项方案。八年后他死于须勒斯威，在赫塞郡领主的宫中；当时他正在为一家制造油漆的工厂进行最后审查。

没什么特殊的，一个典型的十八世纪探险家；没有卡萨诺伐那么多艳遇，也没有卡格里欧楚那么戏剧化的诈欺行为。除了在

不同的地方有些不同的事件之外，他得到一些当权者的信任，并对他们展示了奇妙的炼金术，虽说有点工业的倾向。惟一不寻常之处便是传说他永生不死，而这无疑是他自己率先散布的。在达官贵人的客厅里，他会漫不经心地提起许久以前的事，仿佛他曾亲眼目睹，而且他很巧妙地助长他的传说。

书上也引了乔凡尼·帕皮尼所著之“果格”书中的一段，描述一晚在油轮甲板上和圣日耳曼伯爵的巧遇。伯爵，在他的千年往事及挤满在脑海中之回忆的压迫下，以绝望的口吻谈论过去。他对果格说：“你绝不可以为我们过的是令人嫉妒的生活。再过两个世纪后，一种无可救药的郁闷会盘据可悲的人类。这世界是很单调的，人们不会记取教训，每一代都在重演着同样的错误和噩梦；事件并不重复，但彼此相似……新奇已了，没有惊喜，也没有启示。现在，在只有红海倾听之下，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永生不死令我厌倦。对我来说，这世上已不再保有任何秘密，而我对世人也不再抱着希望。”

“一个奇异的人。”我评述着，“我们的朋友奕格礼显然是在模仿他。一个阅历丰富的人，有点老迈，有钱可花，有时间自由旅行，而且对超自然感兴趣。”

“一个持续不懈的反动分子，拥有向颓废屈服的勇气。”安柔说，“事实上，我还宁愿他是个中产阶级的民主党员。”

“姊妹之情是很有力量的，可是让一个男人吻你的手，你就得意忘形了。”

“多少世纪以来，你们就是这么训练我们的。让我们慢慢地挣脱束缚吧。我可没说我要嫁给他。”

“那很好。”

接下来那个星期，奕格礼打电话给我。他说当晚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北方诸神的礼拜仪式，我们不可能看到真正的仪式，因

为仪式住持对观光客存有疑心，但她会在仪式之前亲自欢迎我们，并带我们参观。

他开车来接我们，然后驶过山丘另一侧的贫民区。我们停下车的那栋房子看来颇寒酸，有些像一间大车房。在门槛处有个老黑人迎接我们，并以薰蒸消毒剂将我们净化。前方可见一个光秃秃的小花园，四周放置了许多棕榈叶，叶子上放了些部族的点心，叫 Comidas de santo。

一入内，我们置身于一间大厅，墙上挂满了画和非洲面具。奕格礼解释家具的安排：后侧的长凳是给未入会的人坐的，小台子是放置乐器用的，椅子则是让“欧伽”坐的。“欧伽是有某种立场的人，不一定是信徒，但对仪式十分尊敬。在布兰加，乔治·亚玛多便是一个欧伽，他是被伊安莎——战神和风神——给选中的。”

“可是这些神源自何处呢？”我问。

“这很复杂。首先，有一支来自苏丹，奴隶时期早期时这里的北方领域。非洲的神便属于这一支。在南方诸州可以看出班图人的影响力，而所有的混合也是由此开始的。北方的仪式保持非洲原始宗教的一切，但南方的原始仪式却渐有改变，受到天主教、卡德教和欧洲玄学的影响……”

“那么今晚没有圣堂武士了？”

“那不过是个比喻，不过是的，今晚没有圣堂武士。然而，‘融合’是个极微妙的程序。你在屋外有没有注意到一座铁铸的小雕像，有点像拿着叉子的魔鬼，脚下还放了些谢恩的奉献物呢？那是艾苏，在南方诸神中是很权高位尊的，在北方却不然，不过北方仍将他视为退化的守护神般祭拜。南方的艾苏统治诸神，这里却不然，但他仍受到相当的礼遇。可是谁晓得呢？你看到那边那面墙吗？”他指着那尊裸体却多彩的印地欧雕像和一尊身穿白袍，坐着吸烟斗的老黑奴雕像。“他们是死者的灵魂。在南方的宗教仪式中是很重要的。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接受朝

拜。在这里他们派不上用场，因为在北方，只有非洲神祇才受到礼拜，不过他们并不因此而遭丢弃。"

"那么，这些教堂究竟有什么共通点呢?"

"呃，在所有的非洲——巴西神祇礼拜仪式中，入会者会陷入恍惚之境，且被较高的形体占据。在北方，这些较高的形体为神，而在南方则是鬼。"

"我忘了我自己的国家和种族了。"安柔说，"老天爷，一点欧洲和一点历史的唯物论就使我忘了一切，忘了我小时候常听祖母说的故事。"

"历史的唯物论?"奕格礼笑笑。"哦，是的，我想我听说过。来自德国特里尔区域的一种启示的宗派。我没说错吧?"

我捏捏安柔的臂膀。"No pasarán，亲爱的。"

"老天。"她喃喃说了句。

奕格礼沉默地旁观我们简短的对话。"亲爱的，融合的力量是无限的。要不要我告诉你们这整个故事的政治意义呢? 在法律上，奴隶在十九世纪便已得到了解放，可是为了扫除奴隶制度所留下的丑恶烙印，所有关于贩奴的档案都被烧毁了。表面上，奴隶是被解放了，但他们的过去也都消失了。既然没有任何家系的认同，他们只有尝试重建一个集体的过去。那是他们对抗你们年轻人所说的'政府组织'的方法。"

"可是你刚说过那些欧洲宗派也是这融合的一部分呀。"

"亲爱的，清纯是一种奢侈，因此奴隶们便来者不拒。只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报复。到现在他们所'抓住'的白人比你们所想的还多。原始的非洲宗派拥有所有宗教的弱点：区域性的、民族特有的、短视的。可是当它们碰上了征服者的神话，便产生了一个古老的奇迹，在这些起源于第二和第三世纪地中海岸的神秘宗派注进了新的生命。这些宗派是在罗马帝国衰败时兴起的，因此受到源自波斯、埃及和犹太人统治前之巴勒斯坦等地的影响。同时，在帝国末期，非洲更接收了地中海区所有的宗教，并将它们

浓缩为一。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欧洲因而腐化，但非洲却保存了知识的宝藏，正如它在埃及强盛期将埃及人的知识保存并传播，传给了对他们肆意破坏掠夺的希腊人。”

28

There is a body that enfolds the whole of the world; imagine it in the form of a circle, for this is the form of the Whole…Imagine now that under the circle of this body are the 36 decans, midway between the total circle and the circle of the zodiac, separating these two circles and, so to speak, delimiting the zodiac, transported along it with the planets… The changing of kings, the rising up of cities, famine, plague, the tides of the sea, earthquakes: none of these takes place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ans…

—*Corpus Hermeticus*, Stobaeus, excerptumVI

有一个形体包藏了整个世界，想象它是圆形的，因为圆便是完整……想象在这个圆形之下有三十六德肯(decan)，在整个圆圈和黄道十二宫之圆圈的中间，将这两个圆圈隔开，因此定了十二宫之界线，与行星一起绕十二宫运转……朝代的更换，都市的兴衰，饥荒、瘟疫、潮汐、地震……这一切全都是在这些德肯的影响下发生的……

——**《炼金术大成》，史托巴厄，**excerptum VI

“什么知识的宝藏呢?”

“你可知道西元第二和第三世纪有多伟大吗? 并不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而是因为当时正在地中海盆地萌芽的文化。在罗马，罗马御卫队在宰杀他们的皇帝，可是在地中海区，却有哲学家艾普利亚，艾昔丝之神秘，及对性灵的再次追寻：新柏拉图学派，神秘直觉。幸福的时代，在基督徒掌权并将异教徒处死之前。在这个伟大的纪元，理性驾驭，充满了令人心醉神迷之事物，也包容了各种形体、放射物、魔鬼和天使。我所说的知识是扩散且支离破碎的；它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远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可溯及印度的婆罗门、希伯来人、魔法师、禁欲修行者、甚至于极北的野蛮人和督伊德教。希腊人之所以称他们为野蛮人，便是因为听在受过度教育的希腊人耳里，他们的语言就像在吼叫似的，因此希腊人以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事实上，野蛮人比当时的希腊人所知更多，主要便是因他们的语言无法了解。你可相信今晚会跳舞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将发出的所有念诵和魔法名称的意义吗? 幸好他们不知道，因此每一个未知的名字都似一种呼吸练习，一种神秘的发音。

“安多奈诺斯皇帝之时……世上充满了奇妙的通讯，微妙的相似，要渗透这些——也被它们渗透——惟一的方法便是透过梦、神谕、魔法，由此我们才得以影响到自然及其势力。知识是无从捉摸且轻浮的；无法加以衡量。因此那个时期的征服之神是赫米斯，所有奸计的发明者，也是十字路和盗贼之神。他也是写作的创造者。写作是一种逃避和掩饰的艺术，也是一种航海术，带引我们到没有任何界限之处；在那里一切都融入地平线，鹤挑起地上的石头，武器将生转变为死，帮浦汲水使重物浮起，哲学蛊惑和欺骗……你知道而今赫米斯何在吗? 就在这里。你刚刚从那扇门进来时就经过他了。他们叫他艾苏，众神的信差、使者、商人，无法辨明善恶。”

他以愉快却不信任的神情望着我们。“你们认为我传播神祇就和赫米斯分配商品一般仓促。但看看这本书吧。这是我今早在一家小店买的。圣塞浦路安的魔法和神秘，包括如何赢得爱或造成敌人死亡的符咒，对天使和圣母所念的咒语。这些是这些黑皮肤神秘主义者的通俗文学。可是这是安提欧的圣塞浦路安，关于他的著述之多打从与拉丁文学同一时期的白银时代就有了。他的双亲要他学习关于地球所有的一切——土地、海洋和空气——因此他们把他送到最遥远的地域，使他能获知所有的奥秘，包括草药的生长与腐烂，和动植物的性质：这些机密并非自然史，而是玄学，那些被埋藏在遥远且古老之传统的深处中的秘密。在特菲尔古城，塞浦路安潜心研究阿波罗和蟒蛇的戏剧角色；他十五岁时在奥林帕斯山上，由十五个祭司引导，参加了召唤‘世界王子’的仪式，以期更善于谋划；在阿高斯他加入了希拉的秘教；在弗勒齐亚他学会了剖肝占卜术。最后海、陆、空已再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了；鬼、物、任何策略、甚至于以魔术改变字迹，他都无所不知。在孟斐斯的地底庙堂里，他学知魔鬼如何与地上生物和各地方沟通，他们的憎恶与喜爱，他们如何住在黑暗中，以及他们如何在某些领域发动抗拒，如何占据灵魂和肉体，他们所能做的更高的技能、记忆、恐怖、幻象，还有在世上造成骚乱，影响地下的潮流……然后，唉，他改信了基督教，不过他的部分知识却保存且流传了下来，而我们可在此找到，在这些衣衫褴褛，被你们称为偶像崇拜者的人的口中和内心里。我的朋友，不久前你们望着我的神情好比我是个过时的老朽。我们之间是谁生活在过去呢？将劳苦的工业时代之恐怖带给这个国家的你们呢，还是希望我们的欧洲能重拾这些奴隶后裔所有之自然和信仰的我呢？”

“老天，”安柔嘶声说“你和我一样清楚那只是使他们保持安静的另一种方式……”

“并不尽然。他们仍可期盼。没有盼望，就没有天堂；这不

是你们欧洲人教我们的吗？"

"我是欧洲人？"

"肤色并不重要，对传统的信仰才重要。不错，这些奴隶的后代为了回复一种期盼，对被安宁瘫痪了的西方付出代价；他们或许甚至受苦，可是他们仍知道自然精神的语言，空气、水、风……"

"你们又在利用我们了……"

"又？"

"是的，伯爵，你在八九年时便该已受到教训了。我们会受够的，到时……"安柔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举起美丽的手横过喉咙。对我而言，就连安柔的牙齿也能唤起欲望的。

"真戏剧化！"奕格礼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他的鼻烟盒，以手指抚摸着。"原来你认得我。只是在八九年时使人头滚动的并不是奴隶；而是你所憎恨的中产阶级。再说，圣日耳曼伯爵在那么多世纪里看过多少人头滚动，又有多少头再被安装回去。但是慢着，礼拜的住持来了。"

我们和女住持的会晤宁静、真挚、文明，且充满了民俗色彩。她是个高大的黑女人，有着炫人的笑容。起初你会说她是个家庭主妇，但一旦我们开始交谈，我便了解何以像这样的女人可以统治萨尔瓦多的文化生活。

"这些神是人还是自然力呢？"我问她。女住持答说显然是力：水、风、叶子、彩虹。可是她如何防止一般人视这些神为战士、女人，或天主教会的圣徒呢？她答道："你们自己不也以处女的形式崇拜一种宇宙的力量吗？"重要的是要尊崇这个力量，而每个人对这力量的理解力则各不相同。

她邀我们趁仪式尚未开始，参观花园里的小神殿。在花园里有一栋栋神祇们所住的屋子。许多穿着当地长裙的黑女孩正聚集在这里，愉快地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些神殿环着花园而盖，就像圣山的小礼拜堂一般。在每一

间神殿外，都有一尊相符合的圣徒塑像。殿内，五彩缤纷的鲜花衫托着彩色的雕像和刚煮熟、献祭给神祇的食物。欧撒拉是白色，叶曼荷是蓝色和粉红色，山魈是红色和白色，欧君是黄色和金色……入教者跪吻门槛，碰触自己的前额和耳后。

"可是叶曼荷是不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呢?"我问。"山魈是圣杰洛姆吗?"

"不要问令人困窘的问题。"奕格礼提示道。"在南方礼拜式中甚至更为复杂。圣安东尼和圣寇斯玛斯和达米安都是欧萨拉系的一部分。美人鱼、水仙、海与河流的精灵、水手和领航星，则属叶曼荷系。东方的系列则包括印度神、医生、科学家、阿拉伯和摩洛哥神、日本神、中国神、蒙古神、埃及神、印加神、加勒比神和罗马神。欧索西系包含了太阳、月亮、瀑布守护神和黑人守护神。在欧君系中，可以找到欧君·贝拉—马、蓝培—马托、伊阿拉、梅戈、那鲁伊……换句话说，那是不一定的。"

"老天爷。"安柔又说了句。

"你是说，欧萨拉。"我对她低喃，双唇拂过她的耳际。"冷静些。No pasarán。"

女住持带我们去看一些沙弥带进庙里来的一系列面具。这些面具皆附有头巾及罩衫，供灵媒在进入恍惚状态，为神所侵占时佩带之用。她解释说这是一种谦逊的形式。在某些庙堂，灵媒跳舞时脸部裸露，旁观者可看到他们的激情。但是教徒应受到保护、尊敬，免除异教徒或任何不了解内心狂喜与优雅之人的好奇心。那是这间庙堂的习俗，她说，也因此外人才不准参与。她又说，也许有一天吧，谁晓得呢？我们说不定会再见的。

不过她坚持我们在离开前一定要尝尝献祭的点心——不是从棕榈叶上，而是从她的厨房取出的，因为棕榈叶上的必须等到礼拜结束后才能取下。她带我们到庙堂后方，那里放满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点心，掺以非洲香料研制，甜而腻的热带口味。我们尽责地吃了一些，心知我们是在分享古苏丹神祇的食物。住

持告诉我们说，那也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某一个神的子女，而且通常可以知道是哪一个。我壮胆问她我是谁的儿子。女住持先是不愿回答，说她也不能肯定，但随后她应允检视我的手掌。她直视我的眼睛说："你是欧萨拉之子。"

我很自豪。放松了心情的安柔又提议我们查出奕格礼是哪一个神的儿子，奕格礼却说他宁愿不知道。

等我们回到家后，安柔对我说："你看到他的手了没？他没有生命线，却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线。就像溪水流到一块石头处，分开，在一米之外才又聚合。有这样的生命线，这人必已死过好几次了。"

"轮回转生的世界冠军。"

安柔笑着说："No pasarán。"

29

Simply because they change and hide their names, do not give their right age, and by their own admission go about without allowing themselves to be recognized, there is no logic that can deny that they necessarily must exist.

—Heinrich Neuhaus, *Pia et ultimissima admonestatio de Fratribus Rosae – Crucis, nimirum: an sint? quales sint? unde nomen illud sibi asciverunt*, Danzig, Schmidlin, 1618;
French ed. 1623, p, 5

只因他们改名，将真名实姓隐匿，不透露年龄，又随兴所至地周游各地而不让别人认出来，并没有逻辑可以否定他们必然是存在的。

——**亨利·那豪斯，**《Pia et ultimissima admonestatio de Fratribus Rosae–Crucis, nimirum: an sint? quales sint? unde rcomen illud sibi asciveunt.》**但泽，史密德林，一六一八，法文版，一六二三，第五页**

狄欧塔列弗常说赫西（Hesed）是塞弗拉的爱和优雅，白火，

南风。那晚在潜望镜里，我想着和安柔在布兰加的最后那些日子，便是属于这个星兆之下的。

当你在黑暗中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下去时，你便会回想许多事情。我特别想到了最后那几天的其中一晚。我们那天走过多少巷子和广场，走得两脚疼痛，所以就早早上了床，却又都不想睡。安柔以胎儿之姿拥着枕头，假装在看我的一本关于北方宗教礼拜式的小册子，把那册子放在她的膝上。偶尔她会懒洋洋地翻身一躺，张开双腿，把书摊在肚子上，听我念关于蔷薇十字会的那本书。我想让她对我的发现感兴趣。那是个温柔的夜；一如穷读经典的贝尔勃可能在他的档案写下的：虽无风，却可听到风的甜美轻叹。我们奢侈地住进一家好旅馆；临窗可眺望海景，而未熄灯的小厨房更提供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景：我们在那天早晨四点时所买的一篮热带水果。

"书上说，在一六一四年，德国出现了一本无名氏写的书，书名是《全宇宙之一般及全面改革，加附可敬的蔷薇十字会之共济会宣言，献给欧洲所有的学者及君主，并附录何瑟麦尔先生的一封简短答复；何瑟麦尔因此被耶稣会囚禁，后被判罚苦役。现在让所有真挚的心灵得知。卡塞尔的维翰·魏梭印行》。"

"有点太长了，是不是？"

"显然十七世纪的书都有像这样的书名。总之，这是一本讽世之作！一个关于人类全面改革的童话，部分抄自鲍伽里尼的作品。但是书中有一篇长达十二页的宣言——'共济会宣言'——一年后与另一篇拉丁文的宣言：'蔷薇十字会告白，给欧洲学者'一起独立发行。两篇宣言都是在蔷薇十字会宗会上发表的，且都谈到了该会的创始人，一个神秘的 C. R.。直到后来——且是从其他的来源——才知道 C. R. 原来是个名叫克里斯汀·罗生鲁的人。"

"为什么不用全名呢？"

"整篇宣言里都是姓名缩写，一个全名也没用。他们全是 G.

G. M. P. I.；有一个叫 P. D.，倒是个充满感情的绰号。总之，这小册子叙述 C. R. 的早年；他先去探访圣墓，然后到大马士革，再到埃及，再到当时必是回教圣所之一的摩洛哥大城——非斯。我们这个已经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督徒就在那里学习东方语言、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累积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所有的千年智慧，包括秘法和魔法。他也将一本神秘的'M书'译成拉丁文，因此得知大宇宙与小世界的所有秘密。东方的一切风行了整整两百年，尤其是难以理解的事物。"

"他们就爱那个。饿了吗？感到挫败？受到剥削？神秘的鸡尾酒来了。来……"她递给我一支大麻烟。"这是好东西。"

"瞧？你也想迷失自己呢。"

"只除了我知道这只是化学作用。一点也不神秘。就算你不懂希伯来语照样有效。来吧。"

"等一会儿。接着罗生鲁到西班牙，在那里学了更多玄学的教义，并宣称他已更接近所有知识的中心。在这些旅行的过程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可说是全然的智慧之旅——他意识到欧洲所需的是个可以引导统治者遵行智慧与美善之路径的协会。"

"很有创意。念了那么多书，总算值得。我要一些冷的玛玛亚。"

"在冰箱里，帮帮忙。你去吧，我在工作。"

"既然你在工作，你就是一只蚂蚁。当只好蚂蚁去取些供给品来吗。"

"玛玛亚是一种乐趣，所以享乐的蚱蜢应该去。要不然我去，那你念。"

"不要，老天。我真恨白人的文化。我去就是。"

安柔到小厨房去了，我欣赏着在灯光下的她。同时，C. R. 正从德国返回，但他并没有致力于他所学的金属的变性，却决定要潜心于精神改革。因此他创立了十字会，发明了一种语言和魔

术写作法，成为后代兄弟的智慧基础。

“不要，我会滴到书上的，把它放到我嘴里吧。来吧，别开玩笑，傻瓜。对了……老天，玛玛亚真好吃……总之，第一批蔷薇十字会会员在头几年内所写的，可以使世人得到启发。”

“为什么？他们写了什么？”

“这便是障碍所在。宣言中并没有说，吊足人的胃口。可是那又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必须秘而不宣。”

“混账。”

“不要！嘿，别这样！呃，在蔷薇十字会的会员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伸展到地球的四角，誓言免费治疗病人，并依据各国习俗而穿着（绝不穿上会令人认出他们的衣服），每年集会一次，且保持机密一百年。”

“告诉我，他们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我是说，不是才刚有过一次改革吗？那路德算是什么呢？狗屎吗？”

“不，你错了。这是在宗教改革以前。这里有条注解说彻底地看过‘宣言’和‘告白’便表明——”

“表明？”

“表明。表示，证明。别闹了，我在谈蔷薇十字会，很正经的。”

“表明。”

“罗生鲁生于一三七八年，死于一四八四年，活到一百零六岁高龄。不用说，这秘密会社对庆祝它在一六一五年成立一百周年的宗教改革有极大的贡献。事实上，路德的武装外衣上便包含了一朵蔷薇和一个十字架。”

“真有想象力。”

“你难道要路德用一只燃烧的长颈鹿或一只故障的表吗？我们都是这一个时代的人。我已查明我是谁的儿子了，所以你闭嘴，让我往下说。在一六〇四年前后，蔷薇十字会的兄弟在重建他们的宫殿或秘密城堡的一部分时，碰到一面钉了一根大钉子的

墙。当他们把钉子拉出来之后，部分的墙坍了，于是他们看到一扇门，门上以大写字写着：‘POST CXX ANNOS PATEBO……’（一百二十年之后）。”

我已自贝尔勃的信得知这些，但依然忍不住反应：“我的天啊……”

“怎么了？”

“这就像一份圣堂武士的文件……一个我没跟你说过的故事，关于一个上校……”

“那又怎样？圣堂武士必然抄袭了蔷薇十字会吧。”

“可是圣堂武士先出现的。”

“那么就是蔷薇十字会抄袭了圣堂武士呀。”

“亲爱的，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那个奕格礼把你毁了。你现在到处找寻启示。”

“我？我没有在找寻任何东西。”

“而且那是一件好事。小心弥撒的镇静作用。”

“El pueblo unido iamás será vencido。”

“你尽管笑吧。那些白痴到底怎么说的？”

“那些白痴在非洲学到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你刚才没在听吗？”

“而他们在非洲的时候，便开始将我们打包，送到这儿来。”

“谢天谢地，要不然你说不定会生在南非呢。”我吻吻她。“在那扇门后，”我又往下念，“他们发现了一座坟墓，有七个边七个角，在假太阳的照射下奇异地发光。坟墓中央有个圆形祭坛，装饰了铭辞和纹章，NEQUAQUAM VACUUM……”

“呱，呱，什么呀？唐老鸭吗？”

“这是拉丁文，意思是‘空虚并不存在’。”

“真令人恍然大悟，要不然，想想看有多可怕——”

“帮帮忙，把电扇打开吧。”

“可是现在是冬天呀。”

“只是对你们这错误半球的人而言，亲爱的。对我来说，现在是七月。拜托，电扇。并不是因为你是女人，而是因为在你的那一侧，谢谢。总之，他们在祭坛下面发现了罗生鲁的尸体，完整如生。他手中握了一本《第一册》，书内是无穷尽的知识。可惜世人看不懂——宣言这么写着——要不然，一口吞下，啧啧啧！”

“哎哟！”

“我刚才说了，在宣言的结尾，写着还有一巨大的宝藏等着被发现，包括大宇宙和小世界间之连结的惊人启示。别以为这只是一群寒酸的炼金术士要教我们如何炼金。不是的，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的眼界更高。宣言又说‘共济会宣言’是以五种语言发行的，而‘蔷薇十字会告白’不久也将以同样的发行量出现。兄弟们等待学者及无知之人皆有的答复和指教。写信，打电话，将你的姓名告知，我们会看你是不是值得分享我们的秘密；这秘密在此我们仅泄漏了一丁点而已。Sub umbra alarum tuarum lehova.”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结尾的公式，报告完毕。听起来，蔷薇十字会迫切地想要把他们所知的告诉别人，因此焦虑地等待适宜的听众。只是一句也没说到他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

“就像飞机广告上的那个人：寄给我十块钱，我就会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而且那不是谎言，他的确发现了那个秘密，我也发现了。”

“听着，你最好再继续读吧。看你那样子，好像我们今晚才认识的。”

“和你，永远都像第一次。”

“啊，只是我对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却不给好脸色看。总之，你现在可有相当丰富的收藏了。先是圣堂武士，然后是蔷薇十字会。你没看过普列汉诺夫的书吧？”

“没有，我等着在一百二十年后发现他的坟墓。除非斯大林是用曳引机埋了他的。”

“白痴。我要去洗澡了。”

30

And the famous confraternity of the Rosy Cross declares even now that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elirious prophecies circulate. In fact, the moment the ghost appeared (though *Fama* and *Confessio* prove that this was a mere invention of idle minds), it produced a hope of universal reform, and generated things partly ridiculous and absurd, partly incredible. Thus upright and honest men of various countries exposed themselves to contempt and derision in order to lend open support, or to reveal themselves to these brothers... through the Mirror of Solomon or in some other occult way.

—Christoph von Besold (?), Appendix to Tommaso Campanella, *Von der Spanischen Monarchy*, 1623

著名的蔷薇十字会宣称即使是现在狂谵的预言仍流传在全球各地。事实上，在鬼魂出现的一刹那（虽然“宣言”和“告白”证明这只是无聊之士的发明），便带来了全球改革的希望，因此激发了荒谬无稽且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所以许多国家的正直诚实之人便挺身而出，对之加以指责嘲讽以公开支持这些兄弟……透过“所罗门之镜”或其他超自然的方式。

——克里斯多弗·贝索（?），汤玛索·坎培尼拉附录《西班牙君主政权》，一六二三

最好的还在后头。等安柔沐浴后回到床上来时，我已可以让她预尝奇妙的事件。“这是个令人难信的故事。宣言出现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同类的著作。人人都在寻求复兴，灵求一个黄金世纪。某些人研读魔法的书，另一些则潜心于锻造，熔铸金属，还有一些研究星座的规则，更有一些发明了秘密字母和世界性的语言。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将他的宫廷变成了炼金术实验室，邀请了柯米尼斯和在短短几页著述中揭发了宇宙所有秘密的英国宫廷星相家，约翰·戴。你在听我说吗?”

“直到世界末日。”

“鲁道夫的医师名叫麦可·梅耶，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视觉和音乐表征的书，‘亚特兰大组曲’内容包罗万象，无不成谜。没有什么会比秘语更具启发性了；每样事物都是另一样事物的秘密文字。想想看：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丢石头下来，法国枢机主教黎希留和半个欧洲玩大富翁游戏，而同时他们还得睁大眼睛去看世界的信号。重力作用，真的；这一切之下（或之上吧）另有他物，极不相同的事物。你想知道是什么吗？叽哩咕噜咕噜叽。托勒西利发明了气压计，可是其他人却都纵情声色，看芭蕾舞，玩水中游戏，还有海德堡的烟火。而且三十年战争又快爆发了。”

“勇士们必定欢欣无比。”

“可是即使对他们而言，也不尽然是乐趣和游戏。一六一九年，巴勒汀的诸侯接受了波西米亚的皇冠，或许是因为他极想统治魔术之都——布拉格。但是次年哈布士堡皇族却将他局限在白山上。在布拉格，新教徒遭到杀害。捷克神学家及教育家柯米尼亚斯的住宅和图书室都被烧了，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杀死。他从一个宫廷逃到另一个宫廷，反复述说蔷薇十字会的构想如何伟大

又充满了希望。”

“可怜的家伙，只是你要他怎么办呢？以气压计自慰吗？慢点，给一个可怜的女孩时间想想吧。这些宣言是谁写的呢？”

“那便是症结所在：没人知道。让我们来试着解答吧……帮我搔搔我的蔷薇十字如何……不对，在肩胛骨之间，高一点，左边，对了。对，就那儿。好，现在，在这个日耳曼环境中有些奇人。例如西蒙·史都狄昂，他所著的《Naometria》是一本关于测量所罗门王神殿的秘学论述。亨利·昆拉写的《智慧剧场》充满了寓言，且有希伯来字母和犹太秘教的迷宫，《宣言》的作者必然受到了他的影响，也可能是无数相信耶稣重生之小乌托邦教徒的朋友。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作者名为约翰·伟伦·安德列。一年后，他出版了《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但他在年轻时也写过这个，因此他钻研蔷薇十字会必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杜宾根还有其他的狂热者，梦想着有一个克里斯汀波利斯共和国。也许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了。但听起来这好像都是为了乐趣，是个笑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解放的是怎样的一个群魔殿。安德列穷其一生发誓他并没有写宣言，甚且宣称宣言是荒谬可笑的无稽之谈。这使他的学术名誉大受损害。他生气了，说蔷薇十字会会员若真的存在，必然都是骗子。只是那并无助益。宣言一出现，便好像以前的著作都是为此而写的。来自全欧的学者们真的写信给蔷薇十字会，而因为没有地址，他们便不写地址地寄上信、小册子和书籍。同年，梅耶又出版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一书，书中并未清楚地提及蔷薇十字会的兄弟们，可是人人都确信他是在写他们，而且他书中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有些人吹嘘说见过《宣言》的手稿。在那年头，要准备一本书的出版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书上有雕版时，但在一六一六年，罗勃·富拉发行了《蔷薇十字会辩解书》，为该会兄弟辩护，并使他们免于受到猜疑和诋毁。换言之，一场辩论在波西米亚、德国、英国和荷兰炽烈地展开，与骑马的信差和游学学者并存。”

“那蔷薇十字会本身呢?”

“死寂。一百二十年之后，见鬼。他们自其宫殿的真空中旁观。我相信他们的沉寂正是使人人焦躁不安的原因。由于他们没有反应，人们便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存在。一六一七年傅拉所著的《蔷薇十字会之完整辩解论》和一六一八年某人所著的《自然秘密》都说该是揭露蔷薇十字会之秘密的时候了。”

“他们揭露了吗?”

“没有。他们只是使事情更加复杂，解释说如果你依蔷薇十字会所允诺的，自一六一八减去一百八十八年，那你就得到一四三〇，也就是金羊毛修会创立之年。”

“那又有什么相干呢?”

“何以一百八十八年，我也不懂。我以为应该是一百二十才对，但秘法的加减结果总是如你所要的。至于金羊毛修会，来自阿哥纳特求取金羊毛的故事，而根据一可靠之来源，我得知阿哥纳特与圣杯有关，因此也与圣堂武士有关。不仅如此而已，看来与罗曼史女作家芭芭拉·卡德兰一样多产的傅拉，在一六一七年到一六一九年之间又出了四本书，每本书都用了蔷薇与十字的插图。梅耶接着又鼓足勇气出版了《喧嚣后的沉寂》，宣称十字会确实存在，而且不只与金羊毛修会有关，与迦特教会也相关。只不过他太过卑微，所以不得被接受入会。想想看欧洲学者的反应吧！如果蔷薇十字会连梅耶都不接纳，那此会必然是十分排外的。于是所有人都改变初衷以求入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说蔷薇十字会是存在的，虽然没有人承认亲眼见过他们，人人都写得煞有介事，但没有人有勇气说我就是会员。有些人，可能只因为没人找过他们，便说十字会并不存在；其他人之所以说该会存在，主要也就是因为有过一点接触。”

“而蔷薇十字会却依然不露面。”

“安静如鼠。”

“张开嘴，你需要一点玛玛亚。”

“嗯，好吃。这当儿，三十年战争开始了。约翰·伟伦·安德列在他写的《Turris Babel》一书中，说反基督将会在是年内被击败，而一个艾瑞·亚诺思图的人也写了一本《Tintin nabulum sophrum——》”

“Tintinnabulum！我喜欢！”

“——整本书都没人看得懂。接着，坎帕尼拉在《西班牙君主政权》中宣称蔷薇十字会这一整件事都是心灵腐化之人的游戏……到此告一段落。自一六二一年到一六二三年之间，他们全都默不作声。”

“就那样？”

“就那样。他们厌烦了，就像披头四，但只是在德国而已。此外，那是一朵毒云的故事。它飘到法国去。一六二三年的某个美好的早晨，蔷薇十字会宣言出现在巴黎的墙壁上，告诉好市民们说该会主要协会的代理人已迁到他们的都市来，并已开始接受申请。可是根据另一种说法，宣言直言无讳地说有三十六个隐匿者分成六群散布在世界各地，而且他们有隐形的力量。嘿，又是三十六了。”

“什么三十六？”

“在我的圣堂武士文件中也提到过。”

“这些人真是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接下来呢？”

“集体性的疯狂爆发了。有些人为蔷薇十字会辩护，也有些人想要与他们会晤，还有些指控他们崇拜魔鬼、炼金和异端，说亚须托勒曾插手使他们富有、强大，得以由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他们成了巴黎的热门话题。”

“那些兄弟们倒聪明，只要在巴黎成名，不怕不成为时尚所趋。”

“你说得对。听听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吧。笛卡儿——没错，就是笛卡儿本人——曾在几年以前到德国去找过他们，只是他没有找到他们，因为一如为笛卡儿写传记的人所言，他们故意乔

装。等笛卡儿回到巴黎时，'宣言'业已出现，接着他获知人人都认为他是蔷薇十字会的一员。以当时的气氛来说，那并不是一件好事。他的朋友梅生也为此感到生气，因为他本来就严辞大骂蔷薇十字会，说他们可悲，破坏力强，说他们是魔术师，也是秘法家，拼命想传扬那心术不正的教义。那么，笛卡儿怎么办呢？就是尽可能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中。由于人人都可以看到他，他必然不是一个蔷薇十字会会员，因为如果他是，他该是隐匿的。"

"那倒是个好方法！"

"当然，否认是不会有用的。照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有人上前来告诉你说：'嗨，我是蔷薇十字会的会员。'那就表示他一定不是。任何自重的十字会会员都不会主动承认的。正相反的，他至死也会否认。"

"可是你不能说任何否认他是蔷薇十字会员的人就是蔷薇十字会员，因为我说我不是，而我并不因此就变成一个会员了。"

"但是这否认本身却是可疑的。"

"不，并不可疑。当一个蔷薇十字会的会员一旦意识到人们并不相信那些说他们是会员的人，却只怀疑那些说他们不是的人时，他会怎么办呢？他会说他是，好让人们以为他不是。"

"要命。那么那些说他们是蔷薇十字会员的人是在说谎，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就是！不，不行，安柔，我们绝不能堕入他们的陷阱。他们的间谍无所不在，甚至于在这张床下，所以现在他们知道我们知道，因此就会说他们不是。"

"亲爱的，你在吓我。"

"别担心，我在这儿，而且我很笨，所以当他们说他们不是时，我会相信他们是而立刻将他们揭穿。一个露出真面目的蔷薇十字会员是无害的；你可以以一张卷起的报纸嘘他跳出窗子。"

"那奕格礼呢？他要我们认为他是圣日耳曼伯爵，显然是因此我们就会认为他不是。所以，他是蔷薇十字会员。或者他并不是？"

“听着，安柔，我们睡觉吧。

“噢，不要，现在我们要再听下去。”

“接下来是一团混乱，人人都是蔷薇十字会员。一六二七年，法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出版，读者们以为他所谈的便是蔷薇十字会的所在地，尽管他一个字也没提到他们，可怜的约翰·伟伦·安德列死了，依然拼命发誓说他不是蔷薇十字会员，或者如果他曾说过他是，他不过是在开玩笑的，只是现在已经太迟了。蔷薇十字会员无所不在，全拜他们并不存在的事实所赐。”

“就像上帝。”

“既然你提起了，就让我们瞧瞧吧。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一群爱开人玩笑的人，他们在某处相会，决定来个比赛。他们发明了一个角色，同意几个基本的事实之后，便各自加以发展，到最后看谁写得最精彩。四个故事是由一些充当评审的朋友们所收集的：马太相当实际，但太过于坚持弥赛亚；马可不太坏，只是有些草草收场；路加无可否认地优雅；约翰则谈了太多哲学。然而，这四本书却都很引人，流传很广，而当他们四人意识到这种情况时，却已太迟了。保罗已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了耶稣，普林尼也奉忧心的皇帝之命开始调查，而一些启示录的作者们也假装所知甚多……修会，启示，我的类推，我的兄弟，这一切都叫彼得熟记了；他是个很严肃的人。约翰威胁要说出真相，彼得和保罗便把他锁在巴莫斯岛上。不久这可怜人开始有幻想了……救命，我的床上全是蝗虫，叫那些喇叭别再吹了，这么多血是哪儿来的？其他人说他醉了，或是动脉硬化……谁晓得，也许真是那样的呢。”

“的确是那样的。你该看看傅尔巴的书，别再看你那些没用的书了。”

“安柔，太阳出来了。”

“我们一定是疯了。”

“黎明的蔷薇色指头轻拂波浪……”

“很好，继续吧。是叶曼荷。听，她来了……”

“让我看看你的献祭品……”

“喔，Tintinnabulum!”

“你是我的亚特兰大……”

“喔，我的 Turris Babel……”

“我要阿卡娜阿卡尼西玛，金羊毛……”

“嘘……喧嚣之后的沉寂。”她说。

31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supposed Rosy Crosses, generally so designated, were in reality only Rosicrucians…Indeed, it is certain that they were in no way members, for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y were members of such associations. This may seem paradoxical at first, and contradictory, but is nevertheless easily comprehensible…

—René Guénon, *Aperçu sur l' initiation*, Paris, Editions
Traditionelles, 1981, XXXVIII, p. 241

所谓的玫瑰十字会，大多数事实上很可能是蔷薇十字会……

不错，他们自然不可能是会员，只因他们是玫瑰十字会的会员。

这乍听之下似是而非且相当矛盾，然而却是极易于理解的……

——**雷内·葛威农，**Aperçu sur l'initiation（**《创会概观》），巴黎，传统版，一九八一，**XXXVIII，**二四一页**

我们回到里约热内卢，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天我在一本画报上看到市内有一所玫瑰十字会。我向安柔提议到那里去看看，她很勉强地随我去了。

该会是在一条巷子内；会所的橱窗内陈列着古埃及纥欧普王、奈佛提提和狮身人面兽的石膏像。

那天下午举行一个大会，讲题是“玫瑰十字会与北方宗教”，演讲者是布拉曼提教授，欧洲修会的仲裁者，也是罗得、马耳他和提萨罗尼加之“大修道院”的“秘密武士”。

我们决定入内。屋内相当破旧，装饰了许多蟒蛇昆达里尼的小像——也就是圣堂武士借亲吻臀部想要唤醒的那只蟒蛇。我心想，横越大西洋发现一个新世界，在各方面来说都不太值得：我在皮加利社便可找到这些同样的东西了。

布拉曼提教授坐在一张盖了红布的桌子后，面对着稀稀落落也睡眼惺忪的观众。布拉曼提相当胖，很像一只大型的貘。我们入内时，他已在演说了，其风格颇为夸张。不过，他不可能已讲了很久，因为他仍在谈在第十八王朝，阿莫斯一世统治下的蔷薇十字会。

他说，四个戴了面纱的首领监视着这个创造了撒哈拉文明的种族，那是在希腊古城底比斯创建的两万五千年以前。阿莫斯法老在他们的影响下，成立了“大白兄弟会”，埃及依然保留的上古智慧的守护者，布拉曼提宣称有卡纳克圣堂之贤人及其秘密档案时期的文件（自然，外行人不得其门而入）。蔷薇和十字是阿肯纳顿法老想出来的。某人有埃及纸草，布拉曼提说，但别问我是谁。

“大白兄弟会”对许多人的教育有重大的贡献：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后来的普林斯顿灵知派的赫姆斯·特利斯麦吉图，荷马，督伊德教派，所罗门，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派哲学家蒲鲁太纳斯，犹太苦修教派，将圣杯带到欧洲

的阿利马提亚之约瑟夫、阿尔孔、达戈博特王、圣汤玛斯、培根、莎士比亚、斯宾诺沙、杰可·布米、德布西、爱因斯坦（安柔低声说他似乎单单漏掉了尼禄、坎布隆尼、潘可·维拉和巴士特·基顿）。

布拉曼提又指出，至于原始的玫瑰十字会对基督教的影响，对那些不明其意义之人，耶稣之死于十字架上绝非意外。

“大白兄弟会”的圣者也是第一所共济会的创始者；那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自但丁的著述，便可明显地看出他是蔷薇十字会会员，也是共济会会员——圣汤玛斯也一样。在“神曲”“天堂篇”的第二十四卷和二十五卷，我们可以看到蔷薇十字王子的三重吻，鹈鹕，白长袍（与“启示录”中的老人所穿的白袍一样），和共济会的神学三德行（信仰、希望和慈悲）。事实上，蔷薇十字会的代表花（第三十卷和三十一卷中的白蔷薇）便被罗马教会采用，作为圣母的象征。连祷的神秘蔷薇因此而生。

同样显而易见的，蔷薇十字会存在于整个中世纪，这事实不仅见于他们的渗透入圣堂武士，也见于许多文件。布拉曼提引用了一个叫凯瑟卫特的人，此人在十九世纪末期指出蔷薇十字会曾在中世纪时为萨索尼的亲王代理人造了四千昆脱的金子，这件事可以一六一三年出版于斯特拉斯堡的《Theatrum Chemicum》某页找到明显的证据。但是没有几个人提到瑞士英雄威廉·退尔传说中的圣堂武士。退尔用一丛槲寄生——亚利安神话中的植物——制箭，结果他射中一个苹果——蟒蛇昆达里尼所生之第三只眼睛的象征。我们又知道，亚利安人来自印度，而印度正是蔷薇十字会离开德国之后的避难处。

在许多自称是“大白兄弟会”后代的组织结社中，布拉曼提认为只有一个才是真的：马克思·亨德尔的蔷薇十字会团，且那是因为艾连·柯代曾在这圈内受过教育。柯代是精神主义之父，他的见神论——论与死去之灵魂接触——在精神上形成了北方宗教的性灵，也就是我们高贵巴西的荣耀。在这见神论中，“阿温

班达”是句梵语用辞，表示神圣原则和生命来源。（“他们又开了我们的玩笑了。”安柔喃喃说道：“连代表北方宗教的‘温班达’都不是我们的语言；只有字音听起来还有些像非洲话而已。”）

字根的“温”（Aum 或 Um），便是佛教中的“嗡”（Om），也是亚当语中的上帝之名。如果将“温”发得适当，它便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透过前神经网在灵魂中产生一种和谐的潮流（“什么是前神经网?”安柔问，“是一种不治之症吗?”）。

布拉曼提解释说，继承“大白兄弟会”的玫瑰十字会团，例如不才的他所代表的本会，和为了机会主义之理由而自称与玫瑰十字会相承一脉却缺乏任何实证的蔷薇十字会，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他呼吁听众不要听信任何自称是玫瑰十字会兄弟的蔷薇十字会员。（安柔说一个人的玫瑰十字会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蔷薇十字会。）

一个不甘沉默的听众站起身来问布拉曼提教授的会团怎能自称是真的，因为它违反了所有大白兄弟会之真正继承者所奉守的沉默律法。

布拉曼提起身回答：“先前我并不知道有无神论之物质主义的挑拨者收了钱渗透到本会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无话可说。”说罢，他便威严地走出了会场。

那晚，奕格礼打电话来向我们问好，并告诉我们说，我们终于受邀去参观礼拜仪式，就在次日。他又提议，现在我们不妨先共饮一杯。安柔必须和她的朋友开政治会议，因此我独自去会奕格礼。

32

Valentiniani… nihil magis curant quam occultare quod praedicant: si tamen praedicant, qui occultant…Si bona fides quaeres, concreto vultu, suspenso supercilio—altum est—aiunt. Si subtiliter tentes, per ambiguitates bilingues communem fidem affirmant. Si scire te subostendas, negant quidquid agnoscunt…Habent artificium quo prius persuadeant, quam edoceant.

—Tertullian, *Adversus Valentinianos*

华伦提尼与华伦提尼……他们最关切的便是将他们所预见的加以隐藏：如果他们仍预见，那便是他们所隐藏的……如果你为“耸眉”寻找最适切之用语——他们说那是最为深奥的。如果借暧昧的关连而微妙地寻出，便形成了公共信仰……他们的说服力与知识乃是一种艺术。

——透特利安《瓦伦提尼的敌人》

奕格礼邀我到一个有些看不出年龄的男人仍以传统方式卷烟的地方去。才不过几步路，我们便已离开了卡门·米兰达的文明；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这里有些本地人在抽着和香

肠一样粗的雪茄烟。宽而透明的烟草叶，在指尖的操作下，被卷得像根大铁索，然后再包进油腻的干草纸中。雪茄烟不断地递出，但一个人可以想见当瓦特·雷莱爵爷初次发现它之时是个什么情景。

我把下午的探险对奕格礼说了。

“现在连蔷薇十字会也扯进来了吗？我的朋友，你对知识的饥渴可真是无法饱足呢。不过别去为那些疯子费心。他们时常说起根本没人写过的不能反驳的文件。我知道那个布拉曼提。他住在米兰，但旅行世界各地去传播他的福音。一个无害的人，虽说他仍相信凯瑟卫特。许多玫瑰十字会的人都坚持着《Theatrum Chemicum》中的那一页，可是如果你真去查看的话，根本就没有布拉曼提所引述的那一段。在我的米兰小图书室里，我就收有这本书。”

“那么，凯瑟卫特先生是个小丑了。”

“却有很多人引述他。问题在于就连十九世纪的玄学家也都本着实证主义的精神：一件事物只有在经过证明之后才是真的。就拿‘Corpus Hermeticum’所引起的争论来说吧。当这份文件于十五世纪时出现在欧洲时，皮寇·米兰多拉、费西诺和其他许多大智者立刻就意识到这必是一本包含最古老智慧的著作，比埃及人更早，甚至比摩西本人更早。书中包含了后来将由柏拉图和耶稣表达的意念。”

“你说什么，后来？这正是布拉曼提用来证明但丁是个共济会员的论调。如果‘Corpus Hermeticum’重复了柏拉图和耶稣的意念，那它必是在他们之后写成的！”

“你瞧，你也和他们一样。那正是现代语言学家的推论：他们也以冗长的语言学分析企图证明‘Corpus Hermeticum’是在我们的第二或第三世纪写出的。那就好比说卡珊德拉必是生于荷马之后，因为她预测到特洛伊的灭亡。时间是线性的，引导次序由A到B，这是一种现代幻象。事实上，也有可能由B到A，由结

果产生原因……‘在……之前’或‘在……之后’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美丽的安柔是在她混血的祖先之前或之后出现的呢？她太动人了——请别介意一个年龄大得足以当她父亲的男人所表达的客观意见。因此她是在他们之前出现的。她是无论投入她创造的有哪些物质的神秘起源。”

“可是在这一点……”

“‘点’这整个概念便是错的。自西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哲学家巴曼尼德斯之后，‘点’便被科学假定以作为建立某物自何处移往何处的尝试。可是事实上一切都不动，所以只可能有一点，其他各点都同时从这一点产生。十九世纪的玄学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玄学家一样，天真的想要以科学的虚假方法去证明一件事物的真实性。你不能以时间的逻辑来推论，必须以传统的逻辑来推论。一个时间象征其他所有的时间，因此隐匿的蔷薇十字会圣堂必定存在且一直都存在，不管历史的潮流为何——你的历史。最后揭示的时间，并不是以时钟来说的时间。它的束缚是植根于‘微妙历史’的时间，科学的以前和以后于此都是毫不重要的。”

“换句话说，那些坚持说蔷薇十字会是永恒存在的人——”

“是科学的愚人，因为他们想要证明的是必须在没有证据下得知的。你以为明晚我们会见到的礼拜者能够证明卡戴克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吗？一点也不。他们只是知道，因为他们愿意知道。如果我们对秘密知识全都保有这种接纳能力，我们会不断地得到启示的。根本没有必要祈求，只要愿意便已足够了。”

“可是——请原谅我的陈腐——蔷薇十字会到底存在或不存在呢？”

“你说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

“你告诉我吧。”

“大白兄弟会——你管他们叫蔷薇十字会也好，叫圣堂武士暂时转生的精神骑士组织也罢——是极少数的几个智者所组成的；他们为了保存一种永恒的知识核心，穿越了人类历史。历史

并不是随便发生的。那是一切都无从逃避的世界之主的杰作。当然，世界之主以秘密的方式来自保。也因此，任何自称是世界之主或蔷薇十字会员或圣堂武士的人都是在扯谎。必得到别处去找他们才行。”

“那么这故事便无尽地延续下去了。”

“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们想要人们知道什么呢?”

“只知道有个秘密。否则，如果一切便如表面上所显现的，何必再继续生存呢?”

“那么这秘密又是什么呢?”

“是已显示的宗教所无法揭示的。天机不可泄漏。”

33

The visions are white, blue, white pale red. In the end they mingle and are all pale, the color of the flame of a white candle; you will see eparks, you will feel gooseflesh all over your body. This announces the beginning of the attraction exerted on the one who fulfills the mission.

—Papus, *Martines de Pasqually*, Paris, Chamuel, 1895, P. 92

这些视象有白色、蓝色、白色、浅红色。到末尾全都混合淡化，成为一根白色蜡烛之火焰的颜色；你会看到火花，觉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便是已完成任务的人所会感觉到的吸引力的开始。

——巴布斯《巴斯克里的马提尼》，巴黎，查穆厄，一八九五，九二页

盼望已久的晚上到来了。一如在萨尔瓦多时那样，奕格礼开车来接我们。举行仪式的庙堂在市中心——如果这个地域扩及山区及海边的大都市有个中心的话。

"记住，今晚这是温班达，而不是南方的坎登布雷。附在参与者身躯的将不是神祇，而是鬼魂，还有你在布兰加看到的非洲

守护神艾苏，和他的同伴，庞巴吉拉。艾苏是个优鲁巴神，一个喜欢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恶魔，不过在美洲红人的神话中，也有一个爱捉弄人的神。"

"那些鬼魂又是谁呢？"

"'布来托'和'卡巴克罗'。布来托是非洲的智慧老人，在放逐的时代会引导人民。他们属于奴隶制度较温和时期的回忆，那时黑人取代了动物，成为家庭朋友、叔伯、祖父。卡巴克罗是印第安鬼魂，处女之力，代表原始自然的纯洁。在温班达中，非洲神祇只是背景，与天主教的圣徒完全综合了，而只有他们可以干涉。入迷的恍惚状态便是他们造成的。在舞蹈的过程中，灵媒——卡拔洛——会被一较高之形体侵入而完全失去了自觉。他继续跳舞，直到附身的鬼神离开，然后他会感到遍体舒畅。干净，受过了净化。"

"幸运的灵媒。"安柔说。

"的确很幸运。"奕格礼说。"他们可以和大地之母取得联系。这些礼拜者曾被斩除根源，丢入都市的大熔炉中。如斯宾格勒所言，在危机之时，重商主义的西方会再次转向土地的世界。"

我们到了。庙堂的外观看来只是间普通的房子。一进门照样得通过一个小花园，比布兰加那间庙堂的花园还要小。在一间小仓库的门外，放了艾苏的小像，四周摆满了献祭品。

我们走进去时，安柔将我拉到一边。"我弄明白了。"她说道。"那只貘在演讲时谈到了亚利安时代，记得吗？而这一个却在谈西方的倾覆。血与土。根本是纯粹的纳粹主义。"

"没那么简单，亲爱的。这儿是另外一块大陆。"

"谢谢你告诉我，大白兄弟会！你们拿你们的上帝当晚餐吃。"

"天主教徒才那么做。那是另一回事。"

"才不是。你没在听吗？毕达哥拉斯，但丁，圣母玛利亚和共济会。总是来令我们头痛。不要做爱，要做温班达。"

"你才是混合体。得了，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也是文化呀。"

"只有一种文化：以最后一个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肠子来勒死最后一个牧师。"

奕格礼示意我们入内。外表毫不起眼的庙堂，内部却充满了强烈的色彩。这是个四方形的大厅，有一区隔开作为灵媒跳舞之用。祭坛在最内侧，有栏杆遮护，靠着栏杆设有放鼓的台架。进行仪式的空处仍空无一人，但在栏杆的这一侧，各式各样的人群已都在蠢动：信徒和只是好奇的人，黑人和白人，都混在一起，有些人打着赤脚，有些人穿球鞋。我立刻被祭坛周围的人像所吸引：布来托，戴着彩色羽毛的卡巴克罗，圣徒，穿着闪亮护胸甲及鲜红色斗篷的圣乔治，圣寇司马和达米安，一个被利剑所刺的圣处女，和一个超自然的耶稣——两臂平伸，但上了色彩。没有非洲神祇，但是由群众的脸上、食物和蔗糖的甜味和因热度和兴奋引发的汗臭味中，便可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庙堂住持走上前，在祭坛旁坐下来接见信徒，以他浓密的雪茄烟喷洒他们，祝福他们，并递给他们一杯液体。我跪下来，和我的同伴一起喝着这不知名的液体。没关系，我慢慢品尝，仿佛那是青春之泉的琼浆玉液。台上的鼓已隆隆响起，同时教徒们高声对艾苏和庞巴吉拉诵经。

住持开始挥动香炉，散出一股很浓的印第安香烟味，并对欧撒拉和诺撒诵经。

鼓声愈来愈急切了，灵媒侵入了祭坛前方的空地，开始随着鼓声舞动。大多数的灵媒是女的，安柔因此低声嘲讽女性的敏感。

在这些女人中，有些是欧洲人。奕格礼指出一个金发女人，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参加仪式已有多年了。她想尽一切办法，可是如果鬼神不选上你，那就没辙。对她而言，入迷从未发生，是不可能达到的境地。她跳着舞，两眼似已迷失在空茫间，而隆

隆的鼓声并不能松弛她的神经，也不能松弛我们的。辛辣的香烟弥漫全厅，令礼拜者和旁观者都为之炫目，且似乎侵入了每个人的胃部——包括我在内。可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森巴舞厅内，我也有过相似的经验。我深知音乐与吵闹声对心理的巨大影响力，迪斯科舞厅的周末狂欢也是利用同样的力量。那德国女人两眼瞪得老大，歇斯底里的肢体每一个动作都在乞求遗忘。其他的圣徒之女们都进入了狂喜的状态，头猛向后仰，左右扭动，在遗忘之海中航行。德国女人变得僵硬，心慌意乱，泫然欲泣，像一个拼命想达到高潮的人，扭曲、挣扎，却无法得到解脱。无论她如何想失去控制，却又不停地又重获控制。可怜的德国人，因为听了太多柔和的翼琴所致吧。

同时，那些被选中的灵媒正朝半空跳跃，两眼发直，四肢僵硬，他们的动作愈来愈机械化，但并非是随意的，因为他们显示附身之鬼神的本质：有些灵媒动作柔和，两手贴在身侧，手掌朝下，有如在游泳般：有些弯下身子，缓慢移动，司铎们便以一块白布遮住他们，不让群众看见，因为附在他们身上的是高卓的幽灵。

有些灵媒猛烈地抖动，而那些被布来托附体的则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吭姆吭姆吭姆——且前倾着身移动，像拄杖的老人，没有牙齿且枯瘦的脸上下巴突出。但是那些被卡巴克罗附体的人却发出战士的尖锐叫声——嗨吼！——司铎们便冲上前去协助那些无法承受这种猛烈赐予的灵媒。

鼓声隆隆如急雨，空中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握着安柔的臂膀，但突然间她两手直冒冷汗，身体发抖，双唇微张。“我觉得不舒服。”她说。“我要走了。”

奕格礼也注意到了，便帮我扶着安柔外出。清凉的晚风使她恢复了过来。“我好了，”她说，“一定是我吃错了什么东西。还有那些气味，闷热……”

“不是的，”跟着我们出来的住持说，“你有灵媒的条件，所

以对鼓声有反应。我一直在看着你。”

“别说了!”安柔喊了一句，又以我听不懂的语言加了几句。我看到那名住持的脸色变白了——或者是变灰吧，如探险故事里所说的，黑皮肤的人在恐惧之下便变成灰色。“够了，我不过是有点恶心，我吃错了东西……拜托，回里面去吧，让我吸点新鲜空气就好。我宁愿独自一个人：我又没生病。”

我们听从了她的话，但是在户外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里面去，那些气味、鼓声和淌在每个人身上的汗水，其作用犹如禁酒许久之后所喝下的一杯烈酒。我伸手抚着额头，一个老人给了我一个“阿哥哥”—— 一种小型的金色乐器，如加了铃的三角震动器，以一支小棒子敲击。“到台上去吧，”他说，“去敲这乐器，对你会很好的。”

他的忠告有同种疗法的智慧。我试着随鼓声节奏敲击阿哥哥，渐渐地我便成为这整个仪式的一部分：我控制着情势。我借着移动双腿而放松自己，使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超脱出来，我向它挑战，向它拥抱。事后，奕格礼会与我谈论知道的人和承受的人之间的差异。

当灵媒们入迷之后，司铎便带领他们到大厅两侧去，让他们坐下，并给他们雪茄和烟斗。那些被鬼神拒绝附身的信徒们都跑过去跪在这些灵媒的脚下，附在他们的耳旁低语，听他们的忠告，接受他们慈恩的影响，倾诉心事，借以得到安慰。有些灵媒徘徊在入迷的边缘，司铎便轻柔地鼓励他们，带引他们回到群众间。

在舞蹈区，一些心向入迷状态的人仍在舞动。那德国女人不自然地扭曲，等待鬼神来临——却徒劳无功。其他人已被艾苏附身，不但全身抽动，且不断地做着各式各样的鬼脸。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安柔。

现在我知道赫西不只是塞弗拉的优雅与爱而已。正如狄欧塔列弗所说的，那也是神物扩张的时刻，而这扩张更达到无限的边缘。那是为了死人而照顾活人，但某人必然也注意到了那也是为了活人而照顾死人。

我敲着阿哥哥，由于集中于自己的控制，跟随着音乐，已不再专注于大厅里的状况。安柔必然是在至少十分钟以前进来的，而且她必也感受到我先前体验过的同样效果。只是没有人递给她阿哥哥，而到现在她可能也不会想要了。在深沉的声音召唤下，她解除了所有的防卫和所有的意志力。

我看见她冲进跳舞的灵媒之中，停了下来，那不正常的绷紧的脸向上仰，颈部僵硬。接着，在忘我的情况下，她开始跳淫荡的撒拉本舞，两手比划着要奉献她的身体。“庞巴吉拉，庞巴吉拉！”有人在叫着，为这奇迹而兴奋，因为直到现在，庞巴吉拉才现形。

我不敢干涉。我也许加速挥动我的敲击棒，想要在肉欲上加入我的女人，或者与附在她身上那淫荡的灵魂。

司铎们走向她，为她披上仪式的背心，并在她短暂却紧凑的入迷结束后将她抱起来，抬到一张座椅上，她满身大汗，呼吸异常喘急。她拒绝了那些冲上前来要求神谕的人，而且哭了起来。

礼拜式已快结束了。我离开乐台，奔向安柔。奕格礼已在那儿，细心地按摩着安柔的太阳穴。

“真丢人！”安柔说，“我根本就不信，我并不想那样的。我怎可能那么做呢？”

“这种事是存在的，”奕格礼说，“并不只发生在你一人身上。”

“那么就毫无希望了，”安柔哭道，“我仍然是个奴隶。走开。”她生气地对我说：“我是个肮脏可怜的黑女孩。给我一个主人吧，那是我应得的！”

“这也曾发生在金发的希腊人身上，”奕格礼安慰她，“这是人性……”

安柔要求上厕所去。仪式接近尾声。德国女人仍在舞动，一个人在大厅中央摇来摇去，却已显得惶惶不安。她以嫉妒的目光注视安柔的体验。

安柔在十分钟后回来了。我们向住持告别，住持为我们的第一次与死人的世界接触便得到空前的成功而向我们道贺。

奕格礼沉默地在黑夜中开着车，当他在我们的屋外停车时，安柔说她想一个人上楼去。“你何不去散散步呢?”她对我说，“等我睡着后再回来，我会服一颗安眠药的。对不起，你们两位，我真的一定是吃错了东西。今晚那些女人们一定全都吃错了东西。我恨我的国家。晚安。”

奕格礼了解我的不安，便提议我们到戈帕卡巴纳的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去。

在酒吧里，我沉默不语。奕格礼等到我开始喝酒时才打破沉默。

“种族——或是文化——是我们无意识之心灵的一部分。而在这无意识的另一个部分则充满了原型，是不分古今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形象。今晚，那气氛和那环境使我们暂时解除了警戒。我们全都一样；你自己也感觉到的。安柔发现她已在心中消灭了的神祇依然活在她的子宫里。你绝不要以为我认为这是好事。你曾听我充满敬意地说过在这个国家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我们四周震动。但是我对附体的仪式并没什么特别的爱好。教徒和神秘主义者是不同的。身为一个教徒——对不能解释的原因有种直觉的了解——是一种很深奥的程序；这是精神和肉体的一种缓慢的变形，可以导致追求更高的能力，甚至于不朽。可是这是秘密的，亲爱的，在外表上并不显现；这是谦逊、透彻、清醒的。也因此，身为教徒——或入会者——的‘世界之主’，并不沉迷于神

秘主义。对他们而言，神秘主义者是奴隶，是超自然显示的位置，而透过这个位置可以观察到一个秘密的征象。教徒鼓励神秘主义者，并利用他，一如你利用电话，来建立长途的联系，或者如一个化学家用石蕊试纸来侦察某种物质的作用。神秘主义者是有用的，因为他很显眼。他广播自己。教徒却正好相反，只有彼此才认得出。他们控制着神秘主义者所遭受的力量。由此说来，灵媒们所经历的附身，与亚维拉的圣泰瑞莎或十字会的圣约翰所经历的狂喜，并没有什么不同。神秘主义是与神联系的一种退化的形式，而启蒙人会则是心智长期浸润的成果。神秘主义是一种民主且具有煽动性的现象；启蒙入会却是贵族化的。"

"也是与肉欲相对的心灵吧？"

"可以这么说。你的安柔执拗地防卫着她的心智，却没有防卫到她的躯体。局外人是比我们更脆弱的。"

很晚了。奕格礼告诉我说他要离开巴西了。他把他在米兰的地址给了我。

我回到家后，安柔已睡了。在黑暗中，我默然地在她身旁躺下，却是一夜无眠。躺在我身边的，仿佛是个我全然未知的生命。

第二天早上，安柔告诉我说她要到培特罗波里市去探望她的一个女朋友。我们有点尴尬地说了再见。

她背着一只帆布袋，腋下挟了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离开了。

整整两个月，她没有给过我只字片语，我也不曾尝试去找她。然后她写了一封含混而推诿的短信给我，告诉我说她需要时间想一想。我没有回信。

我没有热情，没有嫉妒，没有思念。我空空洞洞，头脑清晰，干干净净，如一只铝罐般的毫无情感。

我在巴西又待了一年，不时觉得就要离开了。我没再见到奕

格礼，也没去找任何一个安柔的女友。我常常到海滩去，一待就是许久，晒太阳。

我放风筝；在海边，那是很美的。

吉乌拉

GEVURAH



34

Beydelus, Demeymes, Adulex, Matucgayn, Atine, Ffex, Uquizuz, Gadix, Sol, Veni cito cum tuis spiritibus.

—*Picatrix*, Sloane Ms. 1305, 152, verso

贝德鲁，德麦美，阿都烈士，马图该因，阿提尼，费克斯，尤其宙兹，加狄士，梭尔，与你们的心灵同来吧。

——《皮加利》

器皿的破裂。狄欧塔列弗常对我们说起以撒·陆黎的犹太神秘哲学后期，在其中已找不到塞弗拉的整齐连结。陆黎说，创作是一种神之吸入与呼出的过程，就像焦急的呼吸或一个鼓风器的动作。

“上帝有气喘病。”贝尔勃讥诮道。

“你试试自一无所有创造东西吧。这是你一生中只做一次的事。上帝吹出了世界，就如一个人吹玻璃泡一般，而为了这么做，他必须深吸一口气，屏住气，然后呼出十个塞弗拉的长而光亮的嘶声。”

“嘶声的光？”

“上帝发出嘶声，于是就有了光。”

“多重媒介。”

“可是塞弗拉的那些光必须被收集到可以保存其绚烂而不使其破碎的器皿里。这些器皿注定要承受吉特（Keter）、霍克玛（Hokhmah）和碧拿（Binah）的亮光，可是对于较低的塞弗拉，自赫西（Hesed）到意所得（Yesod）强光猛地射出，因此器皿就破裂了。光的碎片被撒进宇宙中，于是恶物就诞生了。”

狄欧塔列弗说，器皿的破裂是一场大灾难。有什么会比一个发育不良的世界更叫人难受的呢？在这个宇宙，一定自始便有什么缺陷了，而就是最博学的犹太教牧师也无法解释得清清楚楚。也许在上帝呼光了气的那一瞬间，几滴油淌在第一个器皿内，物质的残渣，因此污染了上帝的精华。也或者是贝壳——毁灭之始——狡猾地埋伏在某处等待。

“那些贝壳可真是奸狠呢，”贝尔勃说，“恶魔般的傅满州医生的情报员。然后又发生什么了？”

然后，狄欧塔列弗耐心地解释道，按照“严厉的审判”，根据盲人以撒所言，在这塞弗拉中，“邪恶”首先显现，贝壳于是得到了真正的生存。

“然后贝壳便与我们同在了。”贝尔勃说。

“只要看看你的四周吧。”狄欧塔列弗说。

“可是没有解决之道吗？”

“其实，是有退路的，”狄欧塔列弗说，“上帝在吸入和呼出的收缩中发出了万物。问题在于使亚当复苏。然后我们便以‘parzufin’——将会取代塞弗拉的形式，或面——的平衡构造来重建一切。心灵的提升犹如一束促成虔敬意图的丝，在黑暗中摸索着通往光的路径。因此世界经常试着以结合摩西五经中的字母来重获其自然的形式，摆脱它那可怖的混乱。”

这便是我现在所做着的，在半夜里，在这些山丘不自然的沉寂中。然而，那晚在潜望镜里，我仍陷在四周的贝壳，或被囚在水晶盒里的水蛭所形成的泥沼中，置身于气压计和生锈的时钟之

间，在耳聋的冬眠里。那时我想着，如果真有器皿的破裂，那么第一道裂痕可能是在里约热内卢的那一晚在礼拜式进行中出现的，但真正的破碎却是在我回国以后。这程序是缓慢而无声的，因此我们都发现自己陷在恶物的泥淖中。

我从巴西国回时，几乎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已年近三十。我父亲在那年纪时便已为人之父了；他知道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在种种大事发生之际，我远离了我的国家。我住在一个充满不可信事物的世界中时，意大利的事件却都带有传奇的色彩。在我就将离开那另一个半球之前——我的居留已近尾声，因此我招待自己搭机飞过亚马逊丛林——我停留在佛塔利萨时，顺手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在第一版上登了一个我所认得的人的照片：我有许多年都在皮拉底酒吧里看见他喝白葡萄酒。标题写着："杀死莫洛的凶嫌。"

当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当然，他不是杀死莫洛的凶手。给他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他会在检查能不能用时而意外将自己射杀的。原来是一队反恐怖分子的警察冲进他的房间里，结果在他的床下找到三把手枪和两包爆炸物。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因为那床是那间单房公寓仅有的一件家具。这间公寓是一群逃过一九六八年"浩劫"的人联合承租下来满足肉体需求的。若非公寓内还有一张海报，这里可为任一个单身汉的休息所。可是承租人之一却属于一个武装集团，而其他人根本不晓得他们是在为这集团的隐匿所付房租。后来他们全都坐了一年牢。

我对于意大利在过去几年来的情况所知甚少。我出国时，意大利正濒临许多重大的改变。我离开时心怀愧疚，觉得我几乎是在逃开可以扯平的时刻。在我离开之前，我可以由一个人说话的口气来判断他的意识形态，等我回来后，却再也看不出谁是站在谁那一边的。没有人在谈论革命：新的热门话题是"无意识"。自称是左派的人常引用尼采和彻里尼的话，而右派杂志则为第三

世界的革命欢呼。

我回到皮拉底酒吧，却觉得好似置身异国。台球桌仍在，那些画家也没换几个人，只是年轻的一代却都变了。我获悉一些老顾客开设了先验冥思的学校或长寿食品餐厅。显然还没有人想到设个温班达庙堂。或许我该抢先吧。

为了满足怀古的顾客。皮拉底仍有一部旧式的弹球机；现在被古董批发商整批购下的那种。然而，在这部弹球机旁边，年轻的顾客们簇拥在其他部机器四周。这些新机器有荧光幕，放映着来自X星球的老鹰或以日语乱叫乱叫又四处蹦跳的青蛙。酒吧里头绕着邪恶的闪光灯，而来自红骑兵队为征召任务而跑的信差看到那些太空侵略者的荧光幕大概会掉头而跑。只是他们也不能玩弹球；腰带卡了把手枪是无法打弹球的。

一晚，当我顺着贝尔勃的视线看到萝伦莎·裴利尼站在弹球机前时，我意识到这一切。也或者是我后来看了贝尔勃的档案之后吧。档案里并未指名是萝伦莎，但显然那是关于她。她是惟一一个那样打弹球的人。

“档案名称：弹球”

打弹球不只是用只手而已，还得用鼠蹊部。弹球的问题，并不在于阻止球被底部的口所吞咽，或者如足球中卫般将球踢回中场。问题在于要把球保持在上方那些闪灯的标的较多之处，使它可以在标的之间来回跳动、漫游、困惑、迷惘，但仍是自由之身。为达到这目标，不能光是弹球，而是要将震动传到外壳，传到整个架构，但是要温和的，以免机器感受到而猛然一震。这必须用鼠蹊部才行，或者利用臀部的摇动来控制鼠蹊部不碰撞滑走，使你免于猝然达到高潮。如果臀部根据自然而移动，那么将是屁股会向前一挤，但优雅的，因此当这一推挤到达骨盘区域时，便会缓和下来，就如同种疗法，你愈摇动药液，药就更能逐

渐地在水中溶解，直到药完全消失，其药效便更强也更有效。于是，由鼠蹊部便发出一极微弱的脉动传到弹球机，机器于是听令，球的移动便反自然，反惰性，反重力，反动力法则，也克服了机器制造者的聪明。球在迷醉的状态中，便可玩上极久的一段时间。不过，这需要一个女性的鼠蹊部，在回肠和机器之间不插入松软的躯体，不可有勃起之物，只有皮肤、神经、藏在牛仔裤下的骨头，和纯化了的性爱，一点狡猾的性冷感，对伴侣的反应不感兴趣的适应力，和可以唤起欲望而自己却不为欲望所苦的能力：亚马逊女兵必然使弹球机为之发狂，而她却以事后会将它抛弃为乐。

我相信那是当贝尔勃爱上萝伦莎·裴利尼之时：当他意识到她不能允诺他任何可及的幸福。但我也相信也是由于她。他才开始领悟到自动化之宇宙的色欲性质，弹球机便暗喻天体，打弹球是有魔力的挑逗。他已装设了阿布拉非亚，也可能已进入了“赫米斯计划”的精神——即使早在那时。当然他必已看过傅科摆了。说起来，萝伦莎·裴利尼有着与摆同样的承诺。

重新适应皮拉底酒吧，费了我很大的劲儿。渐渐地，但并不是每一晚，我在陌生的面孔中重新发现熟悉的脸，残存者的脸，虽说我因太急于要认明而使这些脸变得模糊难辨。这一个是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的撰稿人，这一个是税务咨询员，这一个出售以分期付款支付的书籍——以前他卖的是意识的书，现在他卖的是草药、佛教和星相学。他们都长胖了些，也添了几根灰发，只是我觉得握在他们手中的威士忌加冰块却和几年前的没有两样。他们慢慢啜着酒，每六个月喝一滴。

“你现在在做什么？何不过来看看我们呢？”其中一个问我。

“这年头‘我们’指的是谁？”

他望着我的样子好似我离开有一世纪之久。“当然是市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呀。”

我的心停止跳动了好几下。

我决定为自己发明一份工作。我所知甚多，杂七杂八的事，但只要在图书馆待几个小时，我便可将这些事连结起来。我曾以为必须要有个理论才行，而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然而这年头有资讯就够了；人人都贪求资讯，尤其是古老的。我到大学去了一趟，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位。演讲厅都很宁静，学生们如鬼魂般飘过走廊，彼此出借写得很差的书目。我知道如何写出好的参考书目。

一天，一个博士候选人误以为我是个教职员（现在老师的年龄与学生的相同，或者该说学生与老师同龄），问我他们在一堂讲循环危机的经济学中所说的成多爵士写过什么书。我告诉他说成多是霍夫曼书中的一个角色，并不是经济学家。

那一晚，我参加了一个老朋友的宴会，认出了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人。他是在一家法国大企业公司接管了该出版社后，将出版方向由小说转变为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教科书之后，才加入该出版社的。这出版社仍在出政治性书籍，却是由政府资助的。他们也并不拒斥偶尔出本哲学的好书——只要那谈的是古典的、正宗的——他又加了一句。

“对了。”然后他对我说。“既然你是个哲学家——”

“谢谢，但很不幸的，我并不是。”

“得了吧，你以前什么都知道的。我刚刚才在审阅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翻译书，看到一句引自坎特伯里之安沈的话。他是谁呢？我在《作者字典》里也没找到这个人。”我告诉他说那是安沈莫·阿欧斯塔，而只有喜欢和别人唱反调的英国人才叫他坎特伯里的安沈。

一个突然的启示：我毕竟是有份职业的。我要设立一个文化调查公司，可说是一种学识的私家侦探。

我不要在通宵酒吧和妓院里探头探脑的，却要在书店、图书

馆和大学系所的走廊上躲躲藏藏。然后我就坐在办公室里，跷起二郎腿，用纸杯喝着我从转角杂货店放在纸袋里买来的威士忌。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会说："听着，我在翻译这本书，碰上这个叫莫塔卡利穆的人或东西。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告诉他，给我两天时间吧。然后我到图书馆去，查阅卡片目录，给参考室里的人一根雪茄烟，找寻线索。

那晚我邀一个教伊斯兰教的讲师去喝酒。我请他喝了两杯啤酒后，他便解除了防卫，一无索求地对我道出实情。我回电话给那个顾客。"好，莫塔卡利穆指的是在亚威恩那统治时的那些激进的回教神学家。他们认为世界是一种意外事件的尘云，因神意的随兴之举而形成各种特定的形状。如果上帝分心了一下子，整个世界便会崩溃，变成毫无意义又无秩序的一些分子。这样够了吗？这差事花了我三天时间。付给我一个你认为公平的数目吧。"

我很幸运的在郊区一栋旧楼房找到了两个房间和一间小厨房。那楼房必然曾是一家工厂，侧翼充当办公室，后来改装成一间间的公寓，共用一条长廊。我的左右邻居分别是家房地产公司和一间剥制师的实验室。那很像是在三十年代的一幢美国大厦中；如果我有扇玻璃门，那我会自觉像马洛威。我在后侧的房间里放了一张沙发床，将前面的房间充当办公室使用。在两座书橱里，我放了地图、百科全书和我渐渐收集来的目录。起初，我必须不顾良心呵责为心急的学生写专论。那并不难：我只要跑去抄袭以前的人所写的就成。然后，我在出版界的朋友开始寄些稿件和外文书籍要我看——自然，这非但无趣也赚不了多少钱。

不过，我仍在累积经验和资讯，而且我从不丢弃任何东西。我将一切存档。我没想到过用电脑（那玩意儿当时才刚上市；贝尔勃可谓是个先驱）。所以我有前后参考的目录卡。那布雷，雷普勒斯；雷普勒斯，康德；康德，库尼斯堡；库尼斯堡的七座桥，地志学法则……有点像那个借着意念的联想必须在五步内由香肠走到柏拉图的游戏。我们瞧瞧吧：香肠，猪鬃，油漆刷子，

显著派，意念，柏拉图。简单。就连写得最随便的稿件也会为我增添二十张新卡片。我有个严厉的规则，我相信秘密机构如情报者流也有同一个规定：每一项资讯都是同等重要的。力量源自将它们全存入档案，然后找到关连。关连总是存在的；只是你必须想要找出来。

从事这一行大约两年之后，我感到洋洋自得。我得到不少乐趣，同时我也得识了莉雅。

35

Sappia qualunque il mio nome dimanda ch'i' mi son Lia,
e vo movendo intorno le belle mani a farmi una ghirlanda.
—Dante, *Purgatorio*, XXVII, 100 - 102

让问我名字的任何人知道
我是莉雅，而且我用姣美的双手
为自己编织花环。

——但丁《炼狱》，二十七卷

莉雅。现在，我只怕再不能见到她了，不过我本可能根本不曾见过她的，那会是更糟的。我真希望她在这儿，在我重建解开谜底之步骤的当儿，握住我的手。因为她这么告诉过我的。可是不行，她不能介入这件事，她和孩子都不能。我希望他们延期归来，希望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已结束，不管是如何结束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米兰愈来愈少人了；图书馆的参考室几乎空无一人。

"嘿，我自己也需要一〇九册的。"

"那你为什么把它留在这儿呢?"

"我不过是回座位去查一下笔记而已。"

“那不成理由。”

她固执地取走那册书，回到她的桌子。我在她对面坐下，想要好好看清她的模样。

“除非那是盲人的点字书，否则你怎么能那样看书呢?”我问。

她抬起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看她的脸还是在看她的颈窝。“什么?”她问，“噢。我可以看完的。”她说话时，头发扬起，我因此看见了她的绿色眼眸。

“你的眼睛是绿色的。”

“当然。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应该有更多像那样的眼睛。”

一切就是那样开始的。

晚餐时，她对我说：“吃。你瘦得就像根棍子。”到了午夜，我们仍在皮拉底附近的那家希腊餐厅里，在瓶里摇曳的烛光下，我们尽情地对彼此倾诉。我们的工作几乎相同：她是专门查百科全书记载的。

我觉得我必须告诉她。十二点半，当她将头发掠到一侧好将我看清楚些时，我以食指指着她，拇指翘起，发了声：“噗!”

她说：“我也一样。”

那晚我们灵肉合一，而自那时起她便叫我“噗”。

我们买不起新房子。我睡在她那儿，有时她和我待在办公室里，或是出去调查，因为在追踪线索这方面她比我在行。在建议关连方面她也很行。

“我们的蔷薇十字会档案是半空的。”她说。

“总有一天我该再回头调查的。那些是我在巴西记下的笔记……”

“呃，参考一下爱尔兰诗人叶芝吧。”

“叶芝和蔷薇十字会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我读过，他属于一个叫史黛拉·马都提那的蔷薇十字会社。”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我照常到皮拉底酒吧去，因为那里就像一个我可以找到顾客的市集。

一晚我又一次见到贝尔勃。过去几年他一定极少到这儿来，但自从遇见萝伦莎·裴利尼后他便固定来报到。他的外表没什么改变，或许多了些灰发吧，也或许瘦了一点。

套用他的措辞而言，那是个诚挚的会晤：谈一下旧日，对我们于上次事件及其通信序曲的共谋保持冷静而抑制的无言。安其利巡官自那以后便销声匿迹了。结案了吧？谁晓得？

我对他谈起我的工作，他似乎很感兴趣。“正是我想做的那种事：文化的黑桃山姆。一天二十块钱的开销。”

“只不过没有迷人而神秘的女人来找我，也没人曾来找我谈过马耳他猎鹰。”

“谁也不敢说。你做得很愉快吗？”

“做得愉快？”我引了他的话，“这似乎是我惟一能够做好的事。”

“那最好。”他说。

那以后，我们又常见面了。我对他谈起我在巴西的经验，但他似乎比平时更心不在焉。当萝伦莎·裴利尼不在酒吧里时，贝尔勃的两眼便紧盯着大门，而当她在时，他便紧张地望向酒吧，追随着她的一举一动。一晚快打烊时，他看也不看我而开口道：“听着，我们或许用得上你的服务，但不只是一次咨询而已。你可以每星期给我们几个下午吗？”

“我们可以讨论。这牵涉到什么呢？”

“一家钢铁公司委托我们出一本关于金属的书，书内要放很多插图，严肃的，可是却是为大众市场设计的。你知道这种事？

金属的历史，自铁器时代到太空船时代。我们需要一个人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翻寻，找些美丽的插图，旧时的纤细画，还有例如从十九世纪关于熔铸或避雷针之画籍中的版画。”

“好吧。我明天到出版社去。”

萝伦莎过来找他。“你送我回家好吗?”

“为什么找我呢?”贝尔勃问。

“因为你是我所梦想的男人。”

他涨红了脸——也只有他会涨红脸——避开了目光。“我有证人。”他说，接着转向我：“我是她梦想的男人。这是萝伦莎。”

“嗨。”

“嗨。”

他站起身，附在她耳畔低声说了什么。

她摇摇头。“我只要你送我回家，仅此而已。”

“啊，”他说，“请见谅，卡素朋，我必须为别人所梦想的女人扮演司机。”

她轻柔地对他说了声：“白痴。”然后亲吻他的面颊。

36

Yet one caution let me give by the way to my present or future reader, who is actually melancholy – that he read not the symptomes or prognosticks of the following tract, lest, by applying that which he reads to himself, aggravating, appropriating things generally spoken, to his own person (as melancholy men for the most part do), he trouble or hurt himself, and get, in conclusion, more harm than good. I advise them therefore warily to peruse that tract.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boly*, Oxford, 1621, Introductio.

然而，让我警告我目前或未来真正忧郁的读者——不要读以下短论中的症状或预兆，以免将他所读的比照他自己（多数忧郁的人都会的），因而使自己困恼或受到伤害，而得到的坏处便多于好处。我因此奉劝他们要仔细精读以下的短论。

——罗勃·波顿《解剖忧郁》，牛津，一六二一，绪论

显而易见的，贝尔勃和萝伦莎·裴利尼之间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并不确知那是什么或已进行多久了。阿布拉非亚中的档案并不能助我重建这个故事。

举例而言，在关于与瓦格纳医生吃晚餐的那个档案上并没有注明日期。贝尔勃在我离开意大利前便已认识瓦格纳医生，而在我到葛拉蒙出版社做事之后——那也就是在我真正熟识他之时——他很可能也与瓦格纳医生保持联系。因此那顿晚餐也有可能在我猜测的那个晚上的之前或之后。如果是之前，那我便明白贝尔勃的困窘和他的迫切。

瓦格纳医生是奥国人，却已在巴黎行医多年。大约有十年，他应六八年后之时期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邀，固定到米兰来。他们为了他争吵，而当然两个集团对阐释他的思想又有极端的不同。这个名人如何又为何愿意让极端主义者对他资助，我怎么也想不透。瓦格纳的理论并没有政治色彩，而且只要他愿意，他大可轻易得到各大学、诊所或学术界的邀请。我相信他所以接受那两个革命组织之邀，是因为基本上他是个享乐主义者，因此需要堂堂的开销账目。私人的赞助者比大机构能筹出更多钱，而对瓦格纳医生而言，这表示头等机票，豪华饭店，加上与他的出诊费相衬的演讲费和授课费。

何以那两个革命组织会在瓦格纳的理论中找到意识的灵感，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只是在那年头，瓦格纳派的心理分析似乎非常诊断性，且以性为分析重点，不见得能为革命活动提供任何理论基础。

结果证明组织成员对这些理论难以吞咽，因此到最后两组织必须在其成员和瓦格纳之间作个选择。他们选了瓦格纳。所以有人说新的革命主角并非无产阶级，而是离经叛道者。

一天贝尔勃对我说："与其叛离无产阶级，还不如将叛离者变为无产阶级，这是比较经济的——比起瓦格纳医生的费用。"

瓦格纳式的革命是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

在一所大学心理系的资助下，葛拉蒙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瓦

格纳之次要论述的翻译书——非常技术性的，在书店里几乎无法找到，因此在瓦格纳信徒之间极为需求。瓦格纳曾到米兰来为他的书做宣传，而那也就是他与贝尔勃相识之始。

“档案名称：瓦格纳医生”

魔鬼般的瓦格纳医生

二十六次分期付款

在那灰黯的早上

在讨论会上我提出一项异议。那魔鬼般的老头子必定很恼怒，却不动声色。相反的，他尽心回答，好似想诱惑我。

就如查勒思和裘比安，蜜蜂和花。一个天才无法忍受不被人爱；他必须立刻诱惑那反对者，使那个反对者爱他。他成功了。我爱他。

只是他必定没有原谅我，因为那离婚的晚上他给了我致命的一击。无意识的，出于本能的，毫不思索的，他诱惑我，而他对我的惩罚也是无意识的。虽说他也有义务论上的损失：他免费为我心理分析。无意识就连其操纵者也要咬他一口的。

在《Quatre - vingt - treize》一书之中蓝提内侯爵的故事。法国凡丁人的船在布列登海岸区冒着暴风雨航行。突然间一座大炮滑出了系留处。当船倾斜、翻滚之际，大炮便在甲板上快速地滑过来滑过去，在左舷和右舷之间推撞。一个炮手（可叹，正是他的疏忽造成大炮松脱的）抓起一条铁链，无比英勇地冲向那怪物，虽然差点没被压死，却使它停住，将它链住，拖回炮台，救了全船和船上的人员。蓝提内以庄严的礼拜仪式感动了甲板上所有的人，赞美那炮手的勇敢，并从他自己的颈项上取下一个大勋章，挂到那炮手的脖子上，拥抱他，全船人员的欢呼声响彻云

胄。

接着，蓝提内严厉地提醒这刚受到褒扬的炮手说这场危险之所以发生，原就是因为他的失职，然后蓝提内便下令将他处决。

伟大而公正的蓝提内，德行高洁之人。而这也就是瓦格纳医生对我所做的：他先赐予我友谊，然后再以真相处决我。

处决我，向我揭示我的欲望。

向我揭示我的欲望也就是我的恐惧。

故事的开始是在一家酒吧里。恋爱的需求。

有些事物，你可以感觉到它们的来临，你并不因恋爱了而恋爱；你恋爱是因为你需要恋爱。当你感觉到这个需要时，就得步步为营了：就像饮过春药，使你爱上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即使那是一只鸭嘴兽。

因为当时我便感觉到这个需要。我才刚放弃饮酒，肝与心之间的关系。新的爱情是回头饮酒的好理由。有人陪你上酒吧。使你感觉很好的人。

酒吧是短暂而隐秘的。它使你在白天里一整天得以有漫长而甜蜜的期待，然后你便去躲在皮椅间的阴影中；傍晚六点时那里空无一人，那些下流的顾客和钢琴师都很晚来。选一家在午后空荡无人的美国酒吧。侍者要在你叫他三次以后才会过来，而他早已备好了下一杯马提尼。

非得马提尼不可。不是威士忌，而是马提尼。这液体是清澈的。你举起酒杯，可隔着橄榄望见她。你可以透过一杯不加料的马提尼看你的所爱，杯子小而薄；你也可以透过一杯加冰块的马提尼看你的所爱，厚厚的酒杯，她的脸被透明的冰块隔得破碎。如果你们两人各自举杯碰额头，感觉杯子的冰冷，再倾身向前，

直到两杯相碰，那便会有双重效果。

酒吧的短暂时刻。事后，你在颤抖中等待另一天。摆脱了肯定的威胁。

在酒吧里坠入爱河的人不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他所有的女人。他总是可以去借一个。

他的角色。他给予她极大的自由，他总是在旅行。他可疑的大方：即使是午夜时分，我也可以打电话。他在那儿，你不在。他说你出去了。事实上，既然你来接电话了，你可知道她在那儿吗？感到嫉妒仅有的时刻。然而，我仍以那样的方式将塞西莉亚自萨克斯风手那儿抢走。去爱人，或是相信你的爱人，如一桩古老仇恨永恒的僧侣。

和珊杜拉，一切都很复杂。那次她决定我太认真了。我们两人共度的生活变得很吃力。我们该分手吗？那就让我们分手吧。不行，慢着，我们好好说说吧。不要，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问题——在一个硬果壳里——在于珊杜拉。

当你在酒吧里勾留时，爱的戏剧并不是你找到的女人，而是你离弃的女人。

然后便是与瓦格纳医生共进晚餐了。在演讲中，他刚对一个质问者说明了心理分析的定义。La psychanalyse? C'est qu'entre l'homme et la femme…chers amis…ca ne colle pas.

讨论：如法律小说般离了婚的一对怨偶。我一心想着自己的问题，紧张地参与讨论。我们加入了方言的交谈，而瓦格纳却闷声不响，忘了当着我们的面有个神谕。而那是深思的。

那有个狡猾的表情

那有种忧郁的疏离

好比他出于好玩地加入我们的谈话，无关本题，他说（我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铭刻在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一个因离婚而变成精神病的病人。造成困扰的原因总是另一个人的离婚。

瓦格纳医生谈到“另一个人”时，总是特别强调。我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地跳起来。

子爵惊跳起来，仿佛被毒蛇咬了
他额上冒出了冷汗形成的汗珠

男爵吸着瘦长的俄国烟，透过懒洋洋的烟雾注视着他

你是说，我问，一个人精神崩溃并不是因为他离婚，而是由于可能造成离婚的第三者，也就是为这对他也是其中一人的夫妻制造危机的人吗？

瓦格纳望着我的困惑神情，犹如一个外行人第一次碰到一个精神病患。他说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老实说，不管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表达十分差劲。我尝试更具体的表明。我从桌上拿起一根汤匙，放到一根叉子旁。看，这汤匙是我，娶了她，这叉子。这是另外一对夫妇：她是水果刀，嫁给了牛排刀。现在我，汤匙，相信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必须离开叉子而我又不想这么做；我爱水果刀，可是我不在乎她留在牛排刀身边。瓦格纳医生，这会儿你告诉我说，我之所以痛苦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水果刀不肯离开牛排刀。对吧？

瓦格纳对同桌的另一个人说，他从没说过这种话。

你怎么说你没说过呢？你刚才说你从未碰过一个因他自己的离婚而变成精神病的人，其病因总是由于另一个人的离婚呀。

瓦格纳厌烦地说，也许是吧，我不记得了。

如果你没说，你的话中之意是不是就是我所了解的意思呢？

瓦格纳沉默了好半晌。

其他人都在等待，连吞咽也不敢，瓦格纳示意侍者再为他斟酒。他细心地注视那映着灯光的酒，最后终于开口了。

你所了解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意思。

然后他闪开目光，说室内很热，哼着一首旋律，仿佛在指挥交响乐团般地动着一根面包棒，打了个呵欠，专心吃一块鲜奶油蛋糕，最后，在另一阵沉默之后，要求送他回饭店去。

其他人注视我的神色，仿佛我毁了一个可能产生智慧之语的讨论会。

事实是，我听到了真相。

我打电话。你在家，和另一个人。我一夜无眠。一切都很清楚了：我无法忍受你和他在一起。珊杜拉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接下来戏剧化的半年里，我紧紧攀住你，在你的颈畔呼吸，想要损坏你的夫妻之情，告诉你我要拥有你，让你相信你恨另一个人。你开始与他争吵，他变得嫉妒，对你百般要求；她从不在夜晚外出，而当他旅行时，他一天打两通电话，在半夜里，有一晚他还掴了你一巴掌。你问我借钱也好逃开。我把我存在银行的一点钱都给了你。你放弃了结婚床，和朋友一起跑到山上去，没留下地址。另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气馁地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但就整个情况看来像是我在说谎，因为你告诉过他是为了我才离开他的。

当你回来时，你容光焕发，宣布你已写了封告别书给他。到那时我才想到我和珊杜拉之间的问题。但是你并没有给我时间去担心——你说你遇见了这个脸上有疤的男人，他还有间很吉卜赛的公寓。你要去和他同住。

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吗?

我当然爱，你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的男人，可是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需要这个经验。别孩子气了，试着谅解吧，毕竟，我为了你离开我丈夫了。让人们随兴所至吧。

随兴所至？你是在告诉我，你要和另一个男人离去了。

你是个知识分子，也是左派学者。别那么提得起放不下了。我会很快再见你的。

这一切，我得感谢瓦格纳医生。

37

Whoever reflects on four things, it were better he had never been born: that which is above, that which is below, that which is before, and that which is after.

—Talmud, Hagigah 2. 1

任何思索四件事物的人还不如从未出世的好；这四件事物分别是在上，在下，在前，在后。

——犹太法典

我到葛拉蒙出版社去的那个早上，他们正在安装阿布拉非亚。狄欧塔列弗和贝尔勃为了上帝的名字争得脸红脖子粗，古德伦则怀疑地望着那部置身于愈来愈脏乱之稿件中的新机器，和那些正在介绍这部机器的人。

“坐下，卡素朋。这是我们关于金属史的计划。”等我们两人独处时，贝尔勃对我出示索引表，章节大纲和版面初稿。我的工作是审读内文及找插图。我提出几个可能有来源的米兰图书馆。

“那不会够的。”贝尔勃说。“你还得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例如，慕尼黑的科学馆有个了不起的图片档案室。巴黎还有一所科学技艺博物馆；要是我有时间，我自己也想再去呢。”

“有意思吗？”

“令人不安。机器的胜利，存放在一间哥特式教堂里……”他迟疑着，将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重新编制。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说：“那里还有摆。”

“什么摆?”

“摆。傅科摆。”

于是他对我描述，一如我在两天前——星期六——所看到的。或许我看摆的心得是来自贝尔勃已预先给我的印象。只是当时我一定显得不太热心，因为贝尔勃望着我的目光，仿佛我是个看到梵蒂冈礼拜堂还会问：“就这样而已吗?”的人。

“或许是那里的气氛吧——因为是放在一所教堂里——不过，相信我，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动，而在上方却有宇宙之间惟一的固定点的概念……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而言，这是重又找到上帝的一个方式，而且不必向他们的无信仰挑衅，因为那是零极。对我这一代三餐都以失望为食的人来说，那可说是一种安慰。”

“我这一代甚至吃了更多的失望。”

“别吹牛了。总之，你错了。对你们来说，那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对我们而言，却是不同的。先是法西斯党，就算我们还小而将之视为探险故事吧，我国的不朽命运却是个定点。接下来的定点是反抗军，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人，站在外边观察，将它转变为一种过程，春天复返，就像春分或夏冬至；我总是将它们搞混……对某些人而言，接下来是上帝；对另一些人而言，接下来是工人阶级；而对多数人而言，则两者都是。知识分子乐于思索英俊的工人：健康，强壮，准备改造世界。而现在，你自己也见到的，工人存在，却没有工人阶级。或许那是在匈牙利灭亡的。然后便是你们这一代了。对你个人而言，过去的事是很自然的，说不定就像个假日。可是对我们这年纪的人来说，那是扯平；一个后悔、赎罪、复兴的时代。我们失败了，你们却怀着热情、勇气和自我批判来临了。为我们这些当时已三十五、四十岁

的人带来希望，希望和羞辱，但毕竟是有希望。我们必须像你们，即使代价是必须从头开始。我们停止打领带，丢开雨衣，买了粗呢绒外衣。有些人为了不为政府做事而辞了职……”

他点上一根烟，假装他的苦涩都是装出来的。为自己的毫无保留道歉。

“然后你们却全都放弃了。我们这些赎罪的朝圣者拒绝为可口可乐撰写广告，只因我们反法西斯。我们对能在葛拉蒙出版社为花生米工作感到满足，因为至少出书是为了大众。可是你们，为了向你们没能推翻的中产阶级报复，便卖给他们录影机，又以禅和保养摩托车的艺术来对他们洗脑。你们以折扣价格对我们出售你们那一套的毛主席思想，再用那些钱买烟火来庆祝新的创造力。毫不羞耻的。而我们却一辈子都感到羞愧。你们愚弄了我们，你们并不代表纯洁；那不过是青春痘。你们让我们觉得像虫，只因我们没勇气面对波利维亚的军队，而你们却趁他们走过大街时开始射杀后排的一些个可怜的混蛋。十年前，我们得扯谎以救你们出狱；你们却扯谎以送你们的朋友‘入’狱。所以我才喜欢这部机器：它很笨；它不相信，也不叫我相信，只是做我要它做的事。愚蠢的我，愚蠢的机器。一个诚实的关系。”

“可是我——”

“你是无辜的，卡素朋。你逃开而没有丢石头，你得到了博士学位，你没有射杀任何人。然而几年前，我却觉得你也在勒索我。与个人无关，只是时代的循环。接着是去年，当我看到傅科摆时，我了解了一切。”

“一切？”

“几乎是一切。你瞧，卡素朋，就连傅科摆也是个假先知。你望着它，想着它是宇宙间惟一的定点，可是如果你将它从科技馆的天花板上移下，将它挂在一间妓院里，它照样摆动。而且还有其他的摆：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里有一个，旧金山的科学馆中也有一个，天晓得其他还有多少个。不论你把摆放在哪儿，它都是

自一固定点摆动的，而地球却在它下方运转。宇宙的每一点都是个定点：只要你自那里挂下摆就得了。”

“上帝无处不在？”

“也可以这么说。也因此摆令我困扰。它允诺了无限，可是将无限放在哪儿却要由我决定。所以光是崇拜摆是不够的；你还得做个决定，你必须为它找到最好的一点。然而……”

“然而什么？”

“然而……卡素朋，你没把我的话当真吧？那好，我可以安心；我们不是对事情太当真的那种人……呃，我刚才说过，你会觉得你一辈子都花在将摆挂在许多个不同的地方，而它却都不动，但是在那科技馆里，它动了……你想在宇宙中有些特别的地方吗？例如，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不，没有人会相信的。你需要气氛。我不知道，或许我们一直都在看着最合适的地方，或许那里触手可及，只是我们没看出来。也许，为了要看出来，我们得先有信仰才行。嗯，让我们去见葛拉蒙先生吧。”

“去把摆挂上吗？”

“啊，人类的愚行！现在我们得正经些了。既然你要领薪水，就得先让老板见见你，摸摸你，嗅嗅你，说你干得来。来让老板摸摸你吧：老板的触摸是可以治愈瘰疬病的。”

38

Prince of Babylon,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 Knight of Death, Sublime Master of the Luminous Ring, Priest of the Sun, Grand Architect, Knight of the Black and White Eagle, Holy Royal Arch, Knight of the Phoenix, Knight of Iris, Priest of Eleusis, Knight of the Golden Fleece.

—High grades o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

巴比伦王子，黑十字武士，死亡骑士，光圈的至高主人，太阳僧侣，造物主，黑鹰与白鹰骑士，神圣皇家拱门，凤凰骑士，鸢尾骑士，亮神僧侣，金羊毛武士。

——古苏格兰礼拜式的高阶层

我们沿走廊而行，爬上三级阶梯，推开一个镶了毛玻璃的门，便猝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房间都是既脏又暗，油漆斑驳，可这个房间却像机场的贵宾休息室。轻音乐，等候室铺长毛地毯，并有特别设计的家具，淡蓝色的墙上挂了看起来像英国国会议员的绅士们的相片。在茶几上，放了一些流行杂志，随意放置，诸如：《文学与机智》、《诗文信条》、《玫瑰与荆棘》、《自由诗》、《意大利诗文学》等等。这些杂志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们只寄给马纽夏斯的顾客。

起初我以为这些办公室必是属葛拉蒙的高级职员所有，但我很快便获知其实不然。这是一家完全不同的出版社。葛拉蒙的大厅里有个蒙尘的小玻璃柜，展示着最近的出版物，只是那些书都很朴实，如法国大学的出版物般，书面的边未切齐且对面又灰扑扑的。书的用纸是那种过几年便会泛黄的，使人觉得作者，不管有多年轻，必已写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这里的玻璃柜里边装了灯，陈设了马纽夏斯的书，有几本是摊开的，以显示白而亮的纸。这些书的封面是发亮的白色，且用塑胶套套住，用的是质感极佳的棉纸和利落的印刷。

葛拉蒙出版社的目录包含一系列人文及哲学的学术性著作，马纽夏斯出版社却包括了一系列精心且政治化的书名：《未摘的花》（诗集），《泰拉·殷可妲》（小说），《夹竹桃的时刻》（包括《一个年轻女子的病中日记》），《伊斯特岛》（我相信是非小说论文集），《新亚特兰提斯》（最近的一期为《重访柯尼斯堡：任何未来形而上学的序言，既是先验体系，也是现象本体科学》）。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都印有该出版社的连体铅字字号：一棵棕榈树下站了一只鹈鹕，并有达努齐的名言："我拥有我所给予的。"

贝尔勃很简明地说过：葛拉蒙先生拥有两家出版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意识到在葛拉蒙和马纽夏斯两家出版社之间的通道是私人且机密的。马纽夏斯出版社的大门是在古迪侯爵大道上，在这条大道上不复见圣西罗路的疮痍，反之，只有毫无污垢的建筑物，宽敞的人行道和有铝制电梯的大厅。没有人会想到圣西罗路上的那栋旧楼房竟会以仅仅三步之距离与古迪侯爵大道上的一幢建筑相毗邻。葛拉蒙必然费尽了唇舌才获得这许可的。我相信他的一个作者，在都市计划局工作的一名官员，必然给过他相当的帮助。

威严而慈祥的葛拉齐亚太太很快便接待了我们。她的名牌围巾和套装与墙壁同色。她面带微笑带我们进入一间令人联想到墨索里尼书房的办公室。

这房间并不大，却很有气派，近门处放了一个地球仪。葛拉蒙先生坐在桃花心木办公桌的另一端，好似透过双眼望远镜的反面在望着我们。他示意我们走向前，我觉得有些胆怯。后来当古博那提先生进来时，葛拉蒙起身上前向他致意；这真诚的举动甚而更强调了葛拉蒙这出版者的重要性。古博那提先是注视他走过房间，然后自己也移步上前，与主人双手交握，而仿佛像魔术般这里的空间似增大了一倍。

葛拉蒙对我们挥手，要我们在办公桌这一侧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直率而友善："卡素朋博士，贝尔勃博士十分夸奖你。我们需要好的人才。当然，你明白我们不是要正式聘用你。负担不起。不过你的努力会得到很好的报酬的。为了你的贡献，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因为我将我们的工作视为一项任务。"

他提议按工作小时付酬劳；在当时这似是合理的。我接受了。

"好极了，卡素朋。"现在我既已受雇于他，"博士"的头衔就消失了。"这个金属史，"他继续说道，"必须做得很好——不只是好，必须美轮美奂。通俗，但也是学术性的。必须抓住读者的想象力。一个模范。在这个初稿中提到了这些领域——叫什么来的？对了，马德堡半球。将这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汲出空气之后，创造出内部的真空。两队拉马分别系在两侧，往反方向拉。这些马无法将两个半球分开。这是科学的资讯。但是这很特别，很悦目。你必须将它自所有的资讯中独立出来，然后去找到最正确的影像——壁画也好，油画也好——我们就给它一整页，彩色精印。"

我说："我知道有一幅版画。"

"你瞧，太好了！一整页。彩色页。"

我说："因为是版画，所以必须是黑白页。"

"真的吗？好，那就黑白页吧。精确是最重要的。不过背景要金色的。必须打动读者，使读者觉得进行实验的那一天他就在

现场。明白我的意思吧？科学，写实主义，热情。以你可以掐住读者咽喉的科学。有什么会比居里夫人有一晚回家看到黑暗中的磷光更为戏剧化的？哦，老天，有什么呢？碳化氢，蕴藏无限富裕的宝山，燃素，不管他们怎么称呼，于是，玛丽·居里，发明了 X 光。戏剧化。但是对事实绝对的尊敬。”

我问：“X 光和金属有什么关系呢？”

“镭不是一种金属吗？”

“是的。”

“是呀。所以所有的知识都可站在金属的立场来看。贝尔勃，我们决定要用什么书名呢？”

“我们想要清楚明白的，例如：‘金属’。”

“是的，必须清清楚楚的，但要有额外的提示，一点可以说明整个故事的细节。我想想看……‘世界金属史’。书里也包括中国的部分吗？”

“是的。”

“那么就是‘世界’没错了。不是宣传花招：是事实。慢着，我知道了：‘金属的奇妙历险’。”

就在这时，葛拉齐亚太太宣布康曼达·古柏那提先生到了。葛拉蒙略微犹豫，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贝尔勃比了个手势，好像在说我是可以信任的。葛拉蒙下令带访客入内，便上前去迎接。古柏那提穿了双排扣套装，衣领上别了朵玫瑰，胸前的衣袋内插了支钢笔，侧袋内放了一份折起的报纸，腋下还夹了皮公事包。

“啊，亲爱的康曼达，”葛拉蒙说，“快请进来吧。我的好友安布洛西对我说了关于你的一切。毕生为国服务。而且还能写诗，对吧？请让我看你所拥有的宝藏吧……不过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两位资深编辑。”

他让访客在堆满了稿件的办公桌前坐下，爱抚着客人递给他的著作。“不必多言。我什么都知道。你来自梵缔匹诺，那个伟大而高贵的都市。你曾在海关工作。而在私底下，你夜复一夜地

写作，燃着诗的火焰。诗……它销蚀了萨福年轻的岁月，滋养了哥德的老年。希腊人称它为药，既是毒药也是良药。当然，我们必得读你的创作。我总是坚持至少要有三个读者的报告，一个是社里的人，两个是外面的顾问（必须保持匿名；你要原谅我，不过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人士）。马纽夏斯出版的书一定是好书，而一本书的品质，你也知道，是不可触知的，只能凭第六感测出。一本书可以不完美，有瑕疵——你比我更清楚的，就连斯威夫特有时也写得很差——只是你仍能感觉到其构思、韵律、力量。我知道——不要说。我一看到你这第一页的开头，就有所感觉，但是我不要只凭自己判断，虽说有时候——啊，经常——当读者的报告写得含糊时，我便推翻他们的意见，因为要判断一个作者必须抓住，呃，他的韵律，而这里，举例来说吧，我随便翻开你这本著作，看到这一行诗：'一如秋季，那苍白的眼睑'……呃，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诗句，但是我察觉到灵感，我看到一个影像。有时候你是在一种心醉的状态中开始写像这样的诗，欲罢不能。只有一点，我亲爱的朋友，要是我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就好了！可是出版也是一种生意，也许是最高贵的一种，但毕竟还是生意。你可知道这年头印刷厂索取多少费用吗？还有纸的花费？看看今早的新闻吧：华尔街利率高涨。你说那并不影响我们吗？啊，当然有影响了。你可知道就连我们的库存他们也要征税的？我卖不出的书也得缴税。是的，即使出了不畅销的书，我照样要支出——这是俗人所不知的天才的骑士精神。这种半透明薄纸——你真是优雅，如果我能这么说，用这种薄纸打字。这种纸有诗人的风味。典型的呆子会用羊皮纸来炫人耳目，但这些是以心灵写出的诗——这种半透明纸无异于纸钱。"

电话铃响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葛拉蒙按了办公桌下侧的一个按钮，让葛拉齐亚太太传进一通假电话来。

"亲爱的马耶！什么？太好了！好消息！快打电话通告吧！你写出一本新书总是一件大事的。当然了！马纽夏斯能够拥有你

这个作者感到十分自豪。你看到那份评论你上一首铁事诗的报纸了吗？好东西。很不幸的，你领先了时代。我们连三千本都卖不出去……”

康曼达·古柏那提脸色变白了：三千本是他不敢梦想的成就。

“销售抵不上制作成本。你透过玻璃看看，就可以知道我光是编辑部雇请了多少人。即使是今天，一本书要有回收，至少也得卖出个一万本，幸好许多书我都可以卖一万本以上，可是那些作者是——怎么说呢？——有不同职业的。巴尔扎克了不起，他写的书畅销得很；普鲁斯特也很伟大，但是他出书得自掏腰包。你的诗终会被编到学校课本上的，但不会陈列在火车站的书摊上。乔伊斯的作品便是这样，他也和普鲁斯特一样，必须自费出书。我可以给自己一个特权，每隔两三年出一本像你那样的书。给我三年的时间吧……”接着是一段漫长的沉默。葛拉蒙的脸上浮现了痛苦而困窘的表情。

“什么？你要自费？不，不，并不是金额问题。我们可以压低成本……可是马纽夏斯照例是不……当然，你说得没错，就连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当然，我了解……”

另一次痛苦的中止。“好吧，我们再谈谈。我对你坦诚相告，而你也很有耐性……让我们试试美国所谓的‘联合冒险’吧。那些美国佬，总是走在我们前面。明天你过来，我们来算一算……我的敬意和景仰。”

葛拉蒙好似如梦初醒。他揉揉眼睛，然后突然记起他有个访客。“请原谅。那是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也许是大作家中的一个。然而，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有时候这份工作很卑微……若不是为了职业……不过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啊，是的，我想我们已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会写信给你，嗯，一个月以内吧。请把你的著作留在这儿；相信我们。”

康曼达·古柏那提一语不发地走出门。他刚涉足于伪造的荣耀中。

39

Doctor of the Planispheres, Hermetic Philosopher, Grand Elect of the Eons, Knight Prince of the Rose of Heredom, Grand Master of the Temple of Wisdom, Knight Noachite. Wise Siviast, Knight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Stars, Sublime Sage of the Zodiac, Shepherd King of the Hutz, Interpreter of Hieroglyphs, Sage of the Pyramids, Sublime Titan of the Caucasus, Orphic Doctor, Sublime Skald, Prince Brahmin, Guardian of the Three Fires.

—Grades of the Antient and Primitive Memphis – Misraim Rite

平面天体博士，炼金术哲学家，无限长期的大当选人，喜来登蔷薇的骑士王子，智慧殿堂的大首领，太古骑士，星星的大统领骑士，黄道十二宫的至尊，哈兹的牧羊人国王，象形文字翻译者，金字塔的贤人，婆罗门王子，三火的守卫。

——原始孟斐斯礼拜仪式的阶级

马纽夏斯是一家 SFA 的出版社。

以马纽夏斯出版社的术语来说，SFA 曾是……可是我为什么

要用过去式呢？毕竟 SFA 仍然存在的。在米兰，一切都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着，然而我却将每样事物都投进了无比遥远的过去。两晚前在圣马丁大教堂的本堂里所发生的事租用了时间，把世纪的次序颠倒过来。或者只是我在一夜之间老了，或是害怕他们会找到我，使我好似躺在血泊中诉说一个已渐崩溃之帝国的年代，等着死亡……

SFA 是指一个自费的作者，因此马纽夏斯是个虚幻的出版社。一共四个成员：葛拉蒙，葛拉齐亚太太，后侧办公室的记账员，和在地下室宽大的贮藏室担任搬运职员的独臂人，卢其阿诺。

“我真想不透卢其阿诺怎能以一只手包装书籍。”有一次贝尔勃对我说：“我相信他用牙齿。不过，他反正没有那么多书要包。正常的出版社把书搬运到书店去，但卢其阿诺只搬去给作者。马纽夏斯对读者并不感兴趣……葛拉蒙先生说，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作者对我们忠心。没有读者我们照样过得去。”

贝尔勃很钦佩葛拉蒙先生。他觉得葛拉蒙拥有一种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

马纽夏斯的系统非常简单。在地方报纸、专业杂志、地域性的文学评论——尤其是那些只打算出它几期就好的——登几则广告。中等篇幅的宣布，加上一帧作者的照片和几行尖刻的字：“我国诗史上一个高亢的声音”，或“‘芙萝娜与她的姊妹’之作者最新完成的长篇巨著”。

“到这时网已撒下了，”贝尔勃解释道，“而 SFA 便成团成团地坠入网中，如果他们可以成团的话。”

“然后呢？”

“呃，就拿古柏那提为例吧。一个月后，当我们这个退休的海关官员心焦如焚时，葛拉蒙先生会打电话邀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吃晚餐。他们会在最新的一家阿拉伯餐厅会面。这家餐厅非常的排外，外面没有招牌，你得按门铃并透过观望孔报出姓名。里面

陈设豪华，灯光柔和，还有异国音乐。葛拉蒙会和经理握手，以名字称呼侍者，并因为年份不对而退回第一瓶酒。要不然他会说：‘对不起，老朋友，不过我们在摩洛哥马尔喀什所吃的“哭死哭死”并不是这样的。’古柏那提会被引见X督察；机场的服务全都在他的指挥下，但他真正的名气来自于他是现在被联合国文教组织所考虑之世界和平语言——寇斯莫蓝多——的发明者。还有Y教授，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一九八〇年普鲁兹利奖的得主，同时也是医学界的领导人物。你教书教了几年呢，教授？啊，那已是过去的事了；那时人们当教育是正经事儿。最后是我们迷人的女诗人，高雅的欧朵琳姐·梅左芳妮·沙沙贝娣，《贞洁振动》的作者，想必你一定读过这本诗集了。”

贝尔勃说他早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所有的女SFA都使用复姓：萝瑞塔·苏里密尼·卡康缇，朵拉·亚登季·傅亚曼，卡洛琳娜·巴托勒·西法卢。为什么重要的女作家只有一个姓（只有艾芙·康坦—柏内除外）或根本没有姓（如柯蕾特），而一个SFA却非得自称是欧朵琳姐·梅左芳妮·沙沙贝娣呢？也许是因真正的作家之所以写作是出于对其作品的爱，因而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成名——有些甚至用笔名——而SFA却希望被邻居和亲朋戚友所认出。对男人而言，一个姓就够了，而女人却不然，因为有人只知她的娘家姓氏，有人只知她的夫姓，也有人是后来才认识她的。因此她们非用复姓不可。

“总之，”贝尔勃继续说，“那是个富于智识经验的一晚。古柏那提会觉得好似喝干了一杯加了麻醉药的鸡尾酒。他会听其他客人闲聊，听一则关于一个性无能大诗人的轶事。他会看，两眼发亮地看最近版本的《意大利名人百科全书》，那是葛拉蒙正好带去给X督察看某一页的（你瞧，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名登众神殿了；啊，那是很公平的）。”

贝尔勃拿那本百科全书给我看。“才不过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向你说教，可是没有人是无辜的。百科全书是由狄欧塔列弗和我

编纂而成的。我发誓我们编这本书并不只是为了钱。那是最有趣的差事之一。每年我们必须准备一本最近的新版本。方法是这样的：你编进一个名作家和一个SFA，确定是以姓氏字母为顺序。而且你不浪费篇幅介绍太出名的人。例如，在‘L’字母下。”

蓝皮杜莎，加斯伯·汤玛西（一八九六——一九五七）。西西里作家。埋没多时，死后才因其小说《豹》而成名。

蓝普斯特，亚狄达（一九一九——）。作家，教育家，退伍军人（铜星军团，东非），思想家，小说家，诗人。是意大利近代文学界的新秀。蓝普斯特是在一九五九年出版《卡马西兄弟们》，三部曲之第一部，而崭露头角。本书以超高写实手法和高贵如诗的灵感叙述庐卡尼亚的一个渔人家庭。《卡马西兄弟们》赢得了一九六〇年的普鲁兹利奖。数年之后三部曲的后两部：《被解散者》和《没有睫毛的豹》比第一部更加展现史诗的气势，炫人耳目，如诗般的行云流水风格，在在显出了作者无与伦比的卓越。蓝普斯特曾任职公家机关，被目为操守高洁正直之官员，也是个模范父亲与丈夫和一个出众慑人的演说家。

贝尔勃解释道：“古柏那提会希望名登百科全书。他一向都说名人的名气根本是一种诈欺，是评论家的阴谋所致。可是他还是想加入这个作家之家；这些作家同时也是政府机关的主任者流、银行经理、贵族、行政官。名字出现在百科全书上，他便可扩大交游圈子，假使他需要找人帮忙，他会知道该去找谁。葛拉蒙先生有力量将古柏那提提拔出来，推上高峰。晚餐快结束时，葛拉蒙会低声叫他明早到出版社来一趟。”

“于是第二天早上，他来了。”

“那还用说！他会一夜睡不着觉，梦想着蓝普斯特的伟大。”

“然后呢？”

“葛拉蒙会对他说：‘昨晚我不敢说——那会使其他人感到羞辱——但是你的作品，真是崇高无比。不仅是读者的报告都很热切，我个人也花了一整个晚上细看每一页。一本应该得奖的书。棒，真棒。’然后葛拉蒙会走回他的办公桌，将至少已因四位读者的眷爱而翻旧（将稿件弄出皱褶是葛拉齐亚太太的工作）的手稿重重一放，然后以困惑的神情注视这个SFA。古柏那提会问：‘我们要怎么办？’重复‘我们要怎么办？’葛拉蒙会说这本著作的价值是无可争辩的，但显然却超越了时代，至于销售，那不会超过两千本的，最多是两千五百本。呃，两千已超过古柏那提所认得的所有人了。一个SFA所想的并不是天文数字——或者该说，他的行星只包含熟悉的面孔：同学，银行经理，高中的教师同仁，退休的上校。这SFA会想把他的诗集送给所有这些人，即使是给那些根本不在乎的人，例如屠夫或警察局长。面对葛拉蒙可能打退堂鼓的危险（别忘了：在家里、小镇上和办公室里，人人都晓得古柏那提把他的作品送去给米兰的一家大出版社了），他会很快地算计一下。他可以领出所有的积蓄，以房屋抵押贷一笔款，借出部分退休金，变卖一些政府公债。他会羞涩地提议要负担部分出版费用。葛拉蒙会显得困恼。‘那并不是马纽夏斯平常的做法，可是，呃，好吧，就这么说定了，你说服我了，就连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也得对冷酷的需要低头的。费用是那么高，目前我们就先暂定为两千本吧，虽说合约上会注明可出到一万本。你会收到两百本作者赠书，好送给任何你喜欢的人，另外两百本则留作评论之用，因为我们想促销这本书，好比这是斯蒂芬·金的新作。那就只剩一千六百本可批售了。这些，显然不能给你版税，但是如果这本书卖得好，使我们印第二版，那你可以拿百分之十二。’”

后来我看到了已踏上诗途的古柏那提将会看也不看便签下名字的标准合约，而葛拉蒙先生的记账员却大声抗议低估了费用。以八点打字的十页条款：外国权利，补充权利，改编成剧本，收

音机与电视系列，电影权利，盲人点字版，为《读者文摘》的浓缩版，保证无诽谤诉讼，所有争论都由米兰法院裁定。这个迷失在荣耀之梦的根本不会注意到说明最多印行一万本却未提及最少印几本的条款，或作者所收之版税与印行数量无关的条款，或——最重要的——一年之后出版者有权收回所有未售出之书本并打为纸浆，除非作者愿以定价的一半买去的条款。在虚线上签字吧。

促销倒是不遗余力的。十页的新闻稿，包括作者传记和批评论文。不必谦虚；反正报纸编辑会把它丢掉的。实际印刷：一千本，其中只有三百五十本会装订。两百本给作者，大约五十本给次要的书店，五十本给地方杂志，三十本给报纸以防他们需要在书评专栏中填满一两行。这些书稍后会捐给医院或监狱——你现在明白何以医院医不好病人，而监狱改正不了囚犯了。

葛拉蒙所创造出来的普鲁兹利奖将在夏天颁奖。总共花费：评审团两天的住宿及食物，加上给获奖者的一块镀金奖章。来自其他马纽夏斯作者的祝贺电报。

最后，真相的时刻。一年半后，葛拉蒙写下：亲爱的朋友，如我所惧怕的，你比你的时代超前了五十年。佳评如潮，文学奖，但是却没卖出几本书。大众还无法接受。我们被迫在仓库里清出空间，如合约所示（附上影印本一份）。除非你运用权利以半价购买未售出之书，我们只有打成纸浆了。

古柏那提伤痛成狂。他的亲友们安慰他：人们只是不了解你，当然如果你属于对的派系，如果你大笔贿赂，现在他们必已在各大报上评论过你的书了，这一切都是黑手党手法，你必须节哀。作者赠书只剩五本，但还有很多重要的人该拥有此书。你不能让你的著作变成纸浆，再制成卫生纸。让我们看看大家能凑出多少钱吧，也许我们可以买回五百本，其他的，荣耀升天吧。

马纽夏斯出版社里仍有六百五十本尚未装订的。葛拉蒙先生下令装订及运送五百本，运送费用由收件人支付。最后的账目：

作者付了两千本书的制作费用，马纽夏斯印了一千本，装订了八百五十本，其中五百本且二度收费。一年大约五十个作者，使马纽夏斯永远有好的收益。

而且毫无反悔：马纽夏斯在施与快乐。

40

Cowards die many times before their deaths.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II, 2

懦夫在死前总要死许多次。

——莎士比亚《朱列斯·恺撒》

贝尔勃与他所尊敬的葛拉蒙作家们共事的赤诚，他自他们取得他能引以为傲之著作的努力，和他对耍弄不幸的马纽夏斯作者所贡献的实际热切，甚至于把他认为不适于葛拉蒙的作者带到马纽夏斯去——如我见过他对艾登提上校的尝试——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抵触，我一直都是知晓的。

和贝尔勃共事，我常思忖为何他接受这种安排，我不认为是为了钱。他对他的行业十分了解，大可找到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位。

有许久我以为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这工作使他能够自一个理想的观测点来研究人类的愚行。一如他不断指出的，他对所谓的愚蠢感到着迷——难以攻破的谬论，和隐藏在无懈可击之议论后的狂谵。不过那也只是个面具。为乐趣而做事的是狄欧塔列弗，也或者他希望一本马纽夏斯的书或许有一天会为摩西五经提出空前的组合吧。我也是为了乐趣，嘲谑和好奇而参与的，尤其

是在葛拉蒙发动赫米斯计划之后。

对贝尔勃而言却另有原因。我是在细读他的档案之后才恍然大悟的。

“档案名称：凡蒂塔”

她来了。即使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她仍揪住我的衣领，将脸送上前来，吻我。那首歌怎么唱的？“安娜踮起脚尖来吻我。”她像在打弹球般地吻我。

她知道那使我困窘，让我难以自处。

她从不说谎。

她说：我爱你。

礼拜天见吧？

不行，我要和一个朋友共度周末……

自然是个女性朋友了。

不是，是个男性朋友。你认识他。就是上星期和我一起坐在吧台旁的那个男人。我答应他了。你不会要我不守信用吧？

不要不守信用，可是不要到这里来使我……拜托，我有个作者要来。

一个未成名的天才吗？

一个必须毁灭的可怜虫。

…………

一个必须毁灭的可怜虫。

…………

我到皮拉底酒吧去接你。你不在那儿。我等了好久之后自己走了，要不然画廊就要关了。在画廊里某人告诉我说你们都到餐厅去了。我假装看画，虽然他们告诉我说自胡德林之后艺术就死

了。

我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餐厅，因为画商总是挑那些要到下个月才会出名的餐厅。

你在那儿，在寻常的面孔之间，而你旁边坐着那个脸上有疤痕的男人。你一点也不觉尴尬。你以复杂而轻蔑——你怎能同时有这两种表情呢？——的神情望着我。仿佛在说：那又怎样？那个带疤的侵入者上下打量我，倒像侵入的是我而不是他。其他知情的人，都在等待。我该找个借口打一架的。就算他揍我，我也会很有光彩。人人都知道你和他在那儿就是为了要刺激我。我的角色被派定了。不管怎么样，我是必得演出的。

既然非得演出不可，我选择了客厅喜剧。我友善地加入了谈话，希望有人会赏识我的自制力。

只有一个人赏识我，那就是我。

当你自觉是个懦夫时，你便是个懦夫。

戴了面具的复仇者。身为孔德，我照顾被误解的年轻天才；身为超人，我公正地惩罚被误解的老天才。我合作地剥削那些没有我的勇气，无法将自己局限于旁观者之角色的人。

这可能吗？毕生都在惩罚那些永不会知道自己受到惩罚的人？你想成为像荷马那样的名诗人是吧？那就认命吧，可怜虫，认命吧！

我恨任何想视我为一种热情之幻象的人。

41

When it is recalled that Daath is situated at the point where the abyss bisects the Middle Pillar, and that up the Middle Pillar lies the Path of the Arrow, the way by which consciousness goes when the psychic rises on the planes, and that here also is Kundalini, we see that in Daath is the secret of both 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key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all things through the differentiation into pairs of Opposites and their union in a Third.

—Dion Fortune, *The Mystical Qabalah*, London, Fraternity of the Inner Light, 1957, 7.19

想起达兹乃位于将中柱二等分的深渊之点，而在"中柱"上方有"箭路"，亦即灵媒升到星球上时意识所采行的途径，以及这里也是昆达里尼，我们便知达兹便是生殖及更生的秘密，也是以区分物体为相反的一对对及在第三个物体中结合而显示出万物的关键。

——狄昂·佛敦《神秘的卡巴拉》，伦敦，内在光共济会，一九五七，一七页

总之我是不该管马纽夏斯的事，我的工作是奇妙的金属历

险。我开始去探索米兰的各大图书馆，先看教科书，以卡片记下书目，再回头查原始资料，无论新旧，寻找好看的图片。再没有比为太空旅行那一章放一张美国最新卫星为插图更糟的了。葛拉蒙先生教过我，最少也需要多勒所画的天使图。

我找到不少精美的复制图，可是这还不够。为一本书找一幅最精确的插图，至少得否决其他十幅才行。

我得到许可到巴黎去四天。不够时间去探访所有的资料档案处。莉雅陪我一起去。我们在星期四抵达，且已在星期一晚的回程火车预留了座位，因此我预定星期一再到科技博物馆去。这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科技博物馆星期一并不开放。太迟了。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巴黎。

贝尔勃很生气，不过我收集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拿去给葛拉蒙先生看。他翻阅了复制图，其中有多幅是彩色的，然后又看看账单，便发出一声口哨声。“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任务没错，我们耕耘文化的田地，可是我们并不是红十字会——更有甚者，我们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真有必要买下这一切资料吗？我是说，这儿有个留了小胡子，穿内衣裤的仁兄，四周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是谁？曼陀罗花吗？”

“原始医学。黄道十二宫影响身体不同的部位，还有相配合的治疗用草药。以及矿物质，包括金属。宇宙信号的教义。那是当魔法与科学之间的界线尚不清楚的时代。”

“有意思。可是这标题页是什么意思？Philosophia Moysaica。摩西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太过原始了些吗？”

“那是关于武器膏药的争论。许多著名的医师穷五十年之精力争辩将这膏药涂在造成伤口的那个武器上能否治愈伤处。”

“不可思议。那是科学吗？”

“以今天对‘科学’的定义而言，不是的。但是他们对此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刚刚发现磁铁的奥秘，隔一段距离而动的可能

性……这些人都错了，可是稍后，佛塔和马寇尼却没有错。电和无线电不是隔一段距离而动是什么呢？”

“啊。不错，卡素朋。科学和魔法并肩携手，嗯？好主意。我们继续这条线吧。把那令人讨厌的发动机删掉一些，放进多一点曼陀罗花吧。也许一幅召唤魔鬼的画，呃，以金色为背景吧。”

“过犹不及。这是金属的奇妙历险，其他的补充材料不能喧宾夺主。”

“金属的奇妙历险必然是科学错误的故事。把吸引人的零星事物放进去，在标题中再说明那是错误的。同时，读者却已上钩，因为他看到即使伟大的人也有疯狂的主意，就像他自己。”

我告诉他们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件奇事。那是一家在圣麦可教堂附近的书店，其对称的橱窗为它自己的精神分裂症做宣传：一边放的是关于未来之电脑和电子仪器的书，另一边则是玄学和超自然科学。里面则是同样内容：苹果和秘法。

“难以置信。”贝尔勃说。

“显然是的。”狄欧塔列弗说。“不然你是最不该感到惊讶的人，杰可波。机器的世界寻求重新发现创造的秘密：字母和数字。”

葛拉蒙没有说话。他像在祷告般地交握着双手，两眼朝天看。然后他用劲一拍手。“你今天所说的证实了我的一个意念。已经有好一阵子了，我……不过还不到时候；仍需要再好好思索。现在，继续下去吧。卡素朋，你干得不错。我们必须再看看你的合约；你是个很有价值的同仁。还有，是的，多放进一些秘法和电脑吧。电脑是用矽做的，对吧？”

“可是矽并不是金属。那是非金属元素。”

“金属，非金属，何必吹毛求疵呢？电脑和秘法。”

“秘法也不是金属呀。”我说。

他陪我们走到门口。在门槛处，他说：“卡素朋，出版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让我们不要有革命分子那样的思想，嗯？那

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把秘法放进去。噢，对了，关于你的开销：我自作主张删掉了一项。并不是吝啬，相信我。只是研究需要——我该怎么说呢？—— 一种斯巴达精神。要不然你就失去了信仰。”

几天后他再度召唤我们，对贝尔勃说他要我们见见他办公室里的一位访客。

我们去了。葛拉蒙正在款待一位胖绅士；这位先生脸似貘，没有下巴，动物般的大鼻子下有一小撮金色胡髭。我觉得他很眼熟，随即便认出来了：布拉曼提教授，我在里约热内卢跑去听过他的演讲，也就是那个玫瑰十字会的代理人或执事什么的。

葛拉蒙说：“布拉曼提教授相信，一个对当前文化气候很警觉的出版家应该开始出一系列的玄学书籍。”

“由……马纽夏斯来出吧。”贝尔勃提议道。

“当然了。”葛拉蒙先生精明地一笑。“布拉曼提教授是由我亲爱的朋友，也就是我们今年所出的《黄道十二宫年代记》的作者，艾米奇教授推荐给我的。他对于目前仅有的几本关于这主题的书——几乎都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出版的——都未能显示这学科的丰富和深奥，十分感叹……”

“由于现代世界乌托邦思想的失败，”布拉曼提说，“现在该是重新评估被遗忘之过去文化的时候了。”

“教授，你所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但是你务必要原谅我们的——我不愿说‘无知’——我们对这主题的不熟悉。当你说玄学时，你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唯灵论，招魂术，星相学，黑魔法？”

布拉曼提摆了个沮丧的姿态。“拜托！那些正是骗小孩的玩意儿呀。我所说的是科学，虽说是玄学。当然，那也可能包含合宜的星相学，但不是那种告诉一个打字员说她下个星期天会碰见白马王子的占星术。我所说的，举个实例吧！是认真地研究德肯之学。”

“是的，我明白了。科学的。那确实是我们的路线；不过，你可以说得更详细些吗?”

布拉曼提在椅子上坐定，环顾四周，好似寻找半空来的灵感。“我当然乐于举例了。我要说对于这一系列书的理想读者，应该是个蔷薇十字会专家，因此也是一个占星、巫术、星相、土占、火占、水占和医药的专家。但是这个专家的知识也包含其他方面，例如生理学，包括玄学物理、静力、动力、运动学，或是天文学和秘传生物学，自然的灵魂学，炼金术的动物学。我还可以加上宇宙开创学，也就是以天文学、宇宙论、生理学和本体论的观点来研究天体的学问。还有人类起源学，研究的是人类解剖、占卜、社会占星学、炼金术历史。然后还有性质数学、算术学……但是最基本的是隐匿物的宇宙志、磁力学、气流、流体、精神测定学和直觉洞察力，还有大致说来五种超自然的知觉——更不必说星占星相学（这个，不用说，若无适当的警戒，便只是对学问的嘲弄而已)，还有面相学，读心术和预测的各种艺术(卦牌、梦书)，一直到最高层次，如预言和入神。炼金术、精神感应、驱邪术和召灵术，以及基本的通神术，都要有足够的资讯。至于真正的玄学，我认为应该好好探索早期的犹太秘法、婆罗门教、禁欲主义、孟斐斯象形文字——”

“圣堂武士现象学。”贝尔勃插嘴道。

布拉曼提兴高采烈地说：“一点也不错。但是我差点忘了：首先，其他种族的巫术意念，预言的猛烈，自发性的奇术，催眠的建议，瑜伽术，梦游症，水银化学……对神秘的倾向，渥伦斯基劝我们牢记鲁敦被神灵附体之修女的技巧，圣梅达的痉挛，神秘的饮料，埃及的酒，长生不老药和砒霜水。对邪恶的原则——我意识到这是这系列书中最微妙的部分——我要说我们必须让读者知道毕尔滋巴的神秘为一种毁灭，撒旦是被废除王位的王子，还 有尤瑞诺冥斯，莫洛克，梦魇和梦魔。然后自然少不了艾昔丝·密拉、莫斐斯·撒莫勒克和伊路西斯的奥秘，以及雄性、阳器、

生命之木、科学之则、贝狐美、木槌的自然神秘，接着是雌性、赛乐丝、克娣思、派特拉、西贝儿、亚丝妲的自然秘密。”

葛拉蒙先生面带巴结的笑容倾身向前。“我不会忽略诺斯替教的。”

“当然不会了，虽说关于这个主题，市面上倒有不少垃圾在流通。总之，神秘学的每一种形式都是一种直觉。”

“正是我想要说的。”葛拉蒙说。

贝尔勃天真地问：“这么一些就够了吗?”

布拉曼提鼓起双颊，猝然将自己由一只貘变成一只大颊鼠。“够了？一开始这些是够了，但对入门者却不够。但是以大约五十册，你可以吸引数以千计的读者，只等着权威之言的读者……投资大约几亿里拉吧——葛拉蒙博士，我亲自来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乐意承担这么大的手笔——而我身为该系列的主编，只要极谦逊的版税……”

布拉曼提这下子可说得太过火了；葛拉蒙的兴趣渐失。访客很快就被请出了，以各种爽快的承诺。平日的顾问团会很仔细地思考这个提案。

42

But you must know that we are all in agreement, whatever we say.

—*Turba Philosophorum*

可是你必须知道，无论我们说什么，都是全体一致的。

——Turba Philosophorum

在布拉曼提离去后，贝尔勃说他真该拉掉布拉曼提的塞子。葛拉蒙先生对这句措辞并不熟悉，所以贝尔勃尝试以礼貌的说法更替，却不甚成功。

“咱们别碎嘴了。”葛拉蒙先生说。“在这位先生还说不到五个字时，我便知道他不是我们要的了。不是他。不过他所提到的人，包括作者和读者——那就不同了。布拉曼提教授碰巧证实了我已思索了多日的构想。这儿，看看这个。”他说着，戏剧化地自他的抽屉里拿出三本书来。

“这三本书是近年来出的，三本都很成功。第一本是英文的；我没看，但作者是个名评论家。他写了什么呢？副标题称之为一本神秘直觉的小说。现在再看看这个：一本科幻畅销书。写的是什么呢？都灵附近的一间诺斯替教教堂。你们三位也许都知道这

些诺斯替教徒是谁吧……”他顿了一下，挥挥手。“这不重要。他们是凶暴的；这便是我所要知道的……是的，或许我太急了些，但我并不是学你们那样说话，我是在学布拉曼提——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出版者在说话，而不是以一个比较灵感学或不管是什么的教授。现在，在布拉曼提那席话中，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清楚、有潜力——不，更甚的，吸引人的呢？他那将一切连结在一起的不寻常能力。他没有提到诺斯替教，但他可轻易提到的。而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呢？因为这另一本书，由一个名记者写的，关于在都灵发生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都灵，汽车之都。女法师，黑弥撒，与魔鬼的交往——而且是为付钱的顾客，不是为南方那些贫穷的疯农民。卡素朋，贝尔勃告诉我说你曾在巴西看过那里的野蛮人表演撒旦的礼拜式……很好，待会儿你可以说给我听，不过真的，那全都一样。巴西就在这里，各位。那天我亲自走进那家书店——店名叫什么呢？算了；那并不重要——你知道，六七年前出售无政府主义书籍、革命和恐怖分子书籍的那家书店——不，不只这些，还有马克思主义……呃，那地方改组过了。他们卖的是刚才布拉曼提所说的那些东西。不错，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走进一家天主教的书店，以前他们除了教义问答书以外什么也不卖的，现在你却可以找到对路德的重新评估，虽说至少他们还不卖说宗教只是骗人的书。但在我刚才所说的书店里，他们却卖那些也有作者真的相信，也有作者说全是骗人的书，那主题是——叫做什么来着？”

“神秘学。”狄欧塔列弗说。

“对，就这个。我看到至少有一打关于神秘学（Hermes）的书。那就是我要和你们谈的：神秘学计划。一个新的分枝……”

“一个金的分枝。”贝尔勃说。

“没错。”葛拉蒙高兴地说。“这的确是个金矿。我意识到这些人对任何与神秘学有关的东西，任何与他们在学校里所念的书正好相反的东西，都会照单全收的。我也将这个视为一种文学使

命：我不是慈善家，只是在这个黑暗时代提供某人一种信仰，扩展眼界……然而葛拉蒙也有一种学术使命……"

贝尔勃僵硬了。"我以为你想的是马纽夏斯。"

"两者。听着，我在那家书店里盘桓了许久，然后就到另一家大书店去，可是就连那儿也有玄学部门。大学阶段对这些主题的研究用书和如布拉曼提之流的作者所写的书平排齐放。想想看：布拉曼提很可能从未见过这些大学的作者，但是他看过这些书，把它们当他自己的书那样看过。不管你对这种人说什么，他会认为你是在谈他们的问题，就像那则猫的故事，那对夫妇在争论着离婚，猫却以为他们是为了它午餐该吃多少内脏而争吵。贝尔勃，你必然注意到了；你提了一句圣堂武士，他立刻就点头称是。当然了，还有圣堂武士，还有犹太秘法，还有抽签和茶叶。这些读者什么都要。无所不读。你们看到布拉曼提的脸了；一只啮齿类动物。一大群读者，分成两类——我可以想象他们排成队伍了，犹如兵团。前排是那些写作者，马纽夏斯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我们要吸引他们，只要开始一个系列，并稍作一下宣传。我们可以将这个系列命名为……我想想看……"

"塔布拉绿闪石。"狄欧塔列弗提议道。

"什么？不行，太艰涩了。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意思。不成。我们要的是个有暗示性的名称……"

"揭露艾昔丝。"我说。

"揭露艾昔丝！很好。好极了，卡素朋。这令人想起纪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王杜唐卡门，金字塔的圣甲虫。揭露艾昔丝，还有一点黑魔法的味道，但不至于过多。现在我们再继续。第二群：那些买书的人。我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马纽夏斯对买者并不感兴趣。但是这个印象并不是死的。这一回，我们要'卖'马纽夏斯的书。进步，各位！"

"但是也有学术性的著作，而这正是葛拉蒙接手之处。我们可以查阅历史著作和其他的大学系列，为我们找来一个专家，一

个顾问。然后我们一年可以出三四本书。一个学术系列，以一个直接但不过于瑰丽的名称……”

“神秘玄学。”狄欧塔列弗说。

“好极了。正统，典雅。你们问我：既然可以以马纽夏斯赚钱，为什么要以葛拉蒙花钱呢？只是这个学术系列就像一个诱饵，吸引有聪明才智的人，对我们提出建议并指出新方向。也会吸引其他人，如布拉曼提教授之流，被引介到马纽夏斯来。在我看来十分完美：神秘学计划，一个干净利落、极有盈利的好计划，又可促进两家出版社之间意念的交流……各位，着手吧。要去各大图书馆查阅，收集书目，要求看目录，还要查出在别的国家已有了什么了……谁晓得已有多少人溜过我们的指缝，身怀宝藏，却被我们视为一文不值的人。卡素朋，别忘了在金属史中放进一点炼金术。我相信，金是一种金属吧。先别予以置评：你知道我和所有的文明人一样，是很欢迎别人的批评、建议和异议的。这个计划立刻便付诸实施吧，现在。

“葛拉齐亚太太，那位先生已等了两个钟头了。这样对待作者真是太不该了！快请他进来！”他吼着，好让接待室的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43

People who meet on the street… secretly dedicate themselves to operations of Black Magic, they bind or seek to bind themselves to the Spirits of Darkness, to satisfy their ambitions, their hates, their loves, to do - in a word - Evil.

—J. K. Huysmans, Preface to J. Bois, *Le satanisme et la magie*, 1895, PP. VIII—IX

在街上遇见的人们……秘密地献身巫术的活动，臣服于黑暗的幽灵，借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憎恨，他们的爱；简而言之——做邪恶的事。

——J·K·胡曼为J·鲍伊之《恶魔主义与魔法》序言，一八九五，VIII - IX 页

我原以为神秘学计划不过是个初创的构想，而非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我不够了解葛拉蒙先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待在图书馆里殚精竭虑地寻找金属的插图时，他们在马纽夏斯便已展开工作。

两个月后，我在贝尔勃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意大利高蹈派”，其中有一篇很长的论说文，名为《玄学的再生》。在这篇文章里，著名的神秘学者莫比斯博士——贝尔勃的

新笔名，也是他自神秘学计划所得的第一笔红利——谈及玄学在现代世界的神奇复兴，并宣布马纽夏斯出版社打算以其新系列“揭露艾昔丝”而转向这个方向。

同时，葛拉蒙先生写信给许多对神秘学、星相学、算命牌和不明飞行物学的评论，以不同的名字索取有关马纽夏斯出版社之新系列的资料，于是这些评论的编辑们便打电话到马纽夏斯来要求资料，而葛拉蒙先生便故作神秘，说他还不能揭露头十本书的书名，然而这些书已在排版中。就这样，在楼梯不停地响着之下，玄学界人士对神秘学计划便十分瞩目了。

葛拉蒙先生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后，说道：“我们乔装成一朵花，蜜蜂便蜂拥而来。”

不只如此而已。葛拉蒙要让我们看宣传单：简单明了，四页，但印在光面纸上。第一页复制了将是该系列书籍的一致封面：黑底上有某种金色封印（葛拉蒙解释：所罗门的五芒星）；周边镶了一圈交接的十字形（葛拉蒙忙补充道，这是亚洲的十字形，其方向为太阳的方向，而非纳粹党十字记号的顺时钟反向）。在上方，也就是书名所在之处，印了：“天地之间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物……”的字样。宣传单的内文极力赞颂马纽夏斯为文化界所做的贡献，然后又以吸引人的辞汇说明现代世界所寻求的真理，比科学所能供应的更要深奥也更有启发性：“自埃及，自古巴比伦，自西藏，一种被遗忘的知识——为了西方的精神新生。”

贝尔勃问传单将发给哪些人，葛拉蒙露出一个如邪恶天才阿萨姆酋长（依贝尔勃的可能说辞）的笑容。“我已经从法国订了一本全世界所有秘密协会的指南。真有这样一本书呢。就是这本。亨利·韦理版本，还附有这些秘密协会的地址、邮递区号和电话号码。贝尔勃，你拿去看一看，把不适宜的删掉，因为我注意到书里也包括了耶稣会、艺术会、炭夫党和扶轮社。把所有有神秘倾向的都找出来。有一些我已划了底线了。”

他翻了一下那本指南。“这些都是：绝对主义社（相信变身），加州性灵协会（与火星的心灵感应），劳山亚斯特拉会（绝对机密的宣誓），大不列颠的亚姐兰婷会（寻求失去的快乐），加州古庙宇密室建筑协会（炼金术，秘法，占星术），法国佩皮南市E．B圈（崇拜喜悦女神、爱的女神和死亡之山的守护神），法国摩尔市的艾利法，李维圈（我不知道这个李维是谁；也许是哪个法国人文学家或什么的吧），土鲁斯圣堂武士联盟，高尔的督伊德教学院，杰利哥降神术协会，佛罗里达州宇宙真理教会，瑞士的传统学者讨论会，摩门教会（我在侦探小说中读过关于他们的事，但也许他们已不存在了），布鲁塞尔和伦敦的蜜什拉教会，洛杉矶的撒旦教会，法国的联合魔鬼教会，布鲁塞尔的使徒蔷薇十字教会，科特迪瓦的黑暗子女与绿修会（我看这个就算了吧，天晓得他们用哪一种语言写字），曼哈顿的全国秘教协会，中俄亥俄州神秘学殿堂，芝加哥神秘教派，圣塞瑟美玫瑰十字兄弟会，德国卡塞尔市圣堂武士复苏兄弟会，格勒诺布尔的国际艾昔丝兄弟会，旧金山古巴伐利亚光明教会，美洲圣杯基金会，巴西圣杯协会，卢克索的神秘教兄弟会，荷兰的蔷薇十字诵经会，史特拉斯堡的圣杯协会，纽约的阿努比修会，曼彻斯特的黑五芒星庙堂，佛罗里达的欧丁神学会，袜带协会（就连英国女王也必然是这协会的会员吧），佛勒会社（新纳粹共济会，没有地址），蒙彼利埃的米利庙堂，蒙特卡洛的太阳庙君主会，哈林的玫瑰十字会（你们听见了没？连黑人也有了），威卡（塞尔特管辖的路西佛协会；他们召唤秘法的七十二妖）……要我再继续吗？”

贝尔勃问：“那些真的都存在吗？”

“还不只那些而已。好好干吧，各位。立定一份名单，然后再邮寄。包括那些外国机构；在他们之间话传得很快。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我们必须到所有出售这类书籍的书店去，和销售员和顾客都好好谈谈。提起有如此如此的一个系列存在。”

狄欧塔列弗抗议道我们不该以这种方式暴露自己，应该找人

帮我们做这件事。葛拉蒙告诉他尽可去找些人来，“只要他们是免费的。”

当我们回贝尔勃的办公室后，贝尔勃说：“这要求太过分了。”

然而，地下众神在保护我们。就在这时，萝伦莎·裴利尼进来了，比平日更明丽，使贝尔勃也为之焕发。她看到宣传单，感到很好奇。

当她听说了隔邻出版社的计划时，她说：“太好了，我有一个乌拉圭来的朋友，他为一份叫《皮加利》的杂志工作，常常带我到降神会去。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很奇妙的心灵波；现在他每次现形就要求找我呢！”

贝尔勃望着萝伦莎，好似想问她什么，但随即又改变心意。也许他已习惯于听萝伦莎的一些令人惊慌的朋友，所以决定只担心那些可能对他们两人的关系造成威胁的人（他们之间真有关系吗?)。萝伦莎已在说别的了，告诉我们说那些卖“揭露艾昔丝”所要出版的那种书的小书店，她也常去。

“那可真有趣呢，你知道，”她说，“他们会告诉你关于草药的一切，或者列出如何制作侏儒的指示，记得浮士德对特洛伊的海伦怎么样吧。喔，杰可波，我们来试试吧！我喜欢有你的侏儒，我们可以将他当猎犬一般养着。书上说，那很简单的：只要用试管收集一些人的精子就成。那对你来说并不难呀——不要涨红脸，傻子。然后你再把这些精子和喜波液混在一起。喜波液是由怀孕的母马排泄——不，不是排泄——该怎么说呢?”

“分泌。”狄欧塔列弗建议道。

“真的？总之，那是由怀孕的母马制造的液体。我明白这是比较难取得。如果我是一匹怀孕的母马，我不会喜欢由人来收集我的喜波液的，尤其是陌生人，不过我想你可以买包装好的，就像拜拜用的香。然后你把这混合液放在一只锅子里，让它浸上四

十天。渐渐的，你可以看到有个东西在成形，像是胚胎的东西，再过两个月就变成一个可爱的小侏儒了，然后他就会出锅来为你服务。而且他们不会死呢。想想看：他们甚至会在你死后到你的坟上去献花呢！"

"那些书店的顾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很奇妙的人呀，和天使说话的人，造金子的人，还有专业巫师——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是巫师……"

"一个专业巫师的长相如何呢？"

"鹰钩鼻，俄国眉毛，锐利的目光。头发很长，像以前的画家，还有胡子，并不浓密，下巴到脸颊之间稀稀疏疏几绺，唇上的胡髭向前垂下，成块的落在嘴唇上面，但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嘴唇很薄，可怜虫，而且他们的牙齿都是暴出来的。有那种牙齿，他们是不该微笑的，可是他们笑得很甜，但他们的眼睛——我刚才说目光锐利对吧？——望着你时却目光闪烁。"

"炼金术士。"狄欧塔列弗评论道。

"真的？呃，那你很了解。当有人进来问一本书，譬如，对抗邪恶灵魂的祈祷书吧，他们立刻会对店员建议最适合的一本，当然，那总是店里找不到的一本。不过，如果你和他们交朋友，问他们那本书是不是真的有效，他们就会再次露出笑容，从容的，仿佛他们是在和小孩子说话，然后他们就会说对这类东西你一定得非常小心。他们告诉你魔鬼怎么对他们的朋友做些可怕的事，但当你害怕时，他们又说那通常只是出于歇斯底里。换句话说，你怎么也搞不清他们到底相不相信。有时候书店老板会送我香当作礼物；有一次其中一个给我一只小象牙手好屏挡邪恶之眼。"

"那么，要是有机会，"贝尔勃对她说，"当你去逛那些书店时，问问他们知不知道马纽夏斯新系列，然后便把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们看吧。"

萝伦莎拿了十几份传单走了。我猜她在其后几周里十分尽职地散发了传单，可是，即令如此，我仍不敢相信事情可能进行得这么快。才不过几个月，葛拉齐亚太太便无法赶上那些“魔鬼”的著作——我们如此戏称对神秘学有兴趣的SFA。而且，因为他们的性质，他们的确自成兵团。

44

Invoke the forces of the Tablet of Union by means of Supreme Ritual of Pentagram, with the Active and Passive Spirit, with Eheieh and Agla. Return to the Altar, and recite the following Enochian Spirit Invocation: Ol Sonuf Vaorsag Goho Iad Balt, Lonsh Calz Vonpho, Sobra Z - ol Ror I Ta Nazps, od Graa Ta Malprg... Ds Hol - q Qaa Nothoa Zimz, Od Commah Ta Nopbloh Zien...

—Israel Regardie, *The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Teachings*,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 Ritual for Invisibility, St. Paul, Llewellyn Publications, 1986, P. 423

以五芒星的至高仪式，以主动与被动灵魂，以埃伊厄和亚格拉等方法来激起联盟碑的力量。回到祭坛，念诵以下之伊诺克招魂经：

Goho Iad Balt , Lonsh Calz Vonpho Sobra Z - ol Ror I Ta Nazps, od Graa Ta Malprg.. …Ds Hol - q Qaa Nothoa Zimz, Od Commah Ta Nopbloh Zien…

——以思勒·雷迦第《金色黎明之秘教修会仪式及礼拜式》，圣保罗，勒威林出版社，一九八六，四二三页

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可说是最高品质的——至少就我们的开始而言。

为了这次会谈，我们这三人组都在场——贝尔勃，狄欧塔列弗和我——当我们的客人进来时，我们几乎没满意地叫出声。他有萝伦莎·裴利尼所描述的那种方士之脸，而且，更有甚者，他穿着黑衣。

他慎重地环顾四周，然后自我介绍：康斯德教授。听到“哪一学科的教授?”这个问题时，他摆了个不明不白的姿势，仿佛是要我们更加慎重些。“请原谅，”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对这科目感兴趣完全是出于一种职业的，商业的立场呢，抑或你们与任何神秘组织有关连……”

我们就这一点向他保证。

“或许我是太过小心了。”他说。“但是我可不希望与 OTO 的会员扯上关系。”他看出我们的困惑，便补充道：“OTO 是 Ordo Templi Orientis 东方神庙会，亚利特·柯罗利之门徒余党的秘密聚会……我看你们并无关连……最好，那你们就不会有偏见了。”他同意坐下。“因为，你们明白，我现在要让你们看的著述是很勇敢地与柯罗利对立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仍对 Liber ALvel legis 一书中的揭示十分相信的；你们大概也知道，那是一九〇四年由一名为爱瓦兹的较高智慧者献给柯罗利的。即使到今日，OTO 仍奉此书为经典。四个版本他们全都遵奉，第一本是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九个月，第二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九个月，第三本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九个月，第四本则是在西班牙内战大屠杀前九个月……”

我忍不住交叉手指。他注意到了，便面露阴惨的笑容说：

“我明白你的顾虑。我现在所带给你们的是该书的第五版。你们问，九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各位，不必担心，不会有事的。因为我所提出的是一本放大了的 Liber Legis，由于我很幸运地受到 AL 的亲自探访，不只是天使而已，而是至高原则——也就是胡尔——巴——克拉，是拉—胡—库特的神秘孪生。为了避免邪恶的影响，我所关切的只是我这本书能在冬至以前出版。”

贝尔勃说：“我想那是办得到的。”

“我很高兴。这本书在教友圈中会引起骚动，因为，相信你们也会了解的，我的神秘来源比柯罗利的更严肃也更正统。我不知道柯罗利何以能在不念诵神剑祷书的情况下发动魔鬼仪式的。只有拔剑出鞘，马哈普拉勒亚的本质才可能被了解，换句话说，昆达里尼的第三只眼。还有，在他完全以魔鬼的数字为基础的算术理念中，他没有考虑到新数字：九十三，一一八，四四四，八六八和一〇〇一。”

狄欧塔列弗突然全神贯注，问道：“这些数字有何意义呢？”

“啊，”康斯德教授说，“在第一版的 Liber legis 中便已指出了，每一个数字都是无数的，因此并无真正的差别！”

“我懂了。”贝尔勃说。“可是你不认为这一切对一般的读者而言都太难懂了些吗？”

康斯德差点没从座椅上跳起来。“怎么，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任何毫无适当准备便去探索这些秘密的人必会一头栽进深渊里！相信我，即使是以含糊不明的方式将这些公诸于世，我也是在冒险呢。我是在崇拜魔鬼的环境中工作的，但比柯罗利更为激进：你们会看到的，在我关于魔鬼大会的一章里，以猩红女和她所骑的野兽布置殿堂和肉欲结合的需要。柯罗利在所谓的对抗自然的肉欲大会之后便不再多说了，我却继续这仪式，超越我们所臆想的邪恶。我提及哥提的难以想象的绝对纯粹，巴斯—欧曼和沙—巴—弗的极端门槛……”

现在贝尔勃所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便是测出康斯德的财务能

力。他以迂回的长句旁敲侧击，最后查明了康斯德也和在他之前的布拉曼提一样，并未想到自己出资。于是遣散期开始了，以温和的请求我们是否能将他的稿子留一星期，我们会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说。康斯德一听，把稿子当胸一抱，说他从未被人如此不信任地对待过，便转身而出，暗示他有不寻常的方法让我们后悔对他的侮辱。

但是不消多久，我们便有几十份出自 SFA 的稿件了。少量的选择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书也是要卖的。由于我们不可能本本细读，所以我们浏览一下目录、索引和一点内文后，便交换所得。

45

And from this springs the extraordinary question: Did the Egyptians know about electricity?

—Peter Kolosimo, *Terra senza tempo*, Milan, Sugar, 1964, p. III

由此便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埃及人知道电吗？

——彼得·寇洛思莫《Terra senza tempo》，米兰，糖蜜出版社，一九六四，Ⅲ页

“我这里有一本关于消失了的文明和神秘之地的著作。”贝尔勃说。“书上说，在澳洲附近，原有一块叫‘苜’的大陆，移民潮便由那里向外散出，一股到阿瓦朗，一股到高加索山和印度河的源头；另外还有塞尔特人，埃及文明的创始人，最后是亚特兰提斯的创始人……”

“老套。如果你要找关于‘苜’的书，我可以给你一整桌。”我说。

“但是这个作者可能会付钱的。再说，他有一章关于希腊人移民乌干达，还说到一幅以特札战士的浮雕，说他和罗马的一个传奇人物一模一样……”

“世上的头盔不是有羽毛便是有马尾。”狄欧塔列弗说。“那

不是证据。"

"对你不是，对他却是。他在每一个文明中都发现了对蛇的膜拜，因此归结必有一个相同的起源……"

"谁不崇拜蛇呢？"狄欧塔列弗说，"只有选民——以色列人除外吧。"

"他们崇拜牛呀。"

"只有在虚弱的时刻。我会拒绝这一个，即使他愿意付钱。塞尔特和亚利安，卡利—优加，西方的衰落和纳粹精神。也许是我太多疑，可是我觉得他听起来像个纳粹。"

"对葛拉蒙而言，那不见得是个缺点。"

"不错，但凡事都有界限呀。这本书写的是地精、水女神、火蜥蜴、精灵、美人鱼、妖精，但也提到亚利安文明的起源。照它的说法，纳粹党显然是七矮人的后代呢。"

"不是七矮人，是德国的尼伯龙根。"

"它所提到的矮人是爱尔兰的侏儒。妖精是坏的，但侏儒却是好的，只是淘气而已。"

"把那书先放到一边吧。卡素朋，你怎样？找到什么了？"

"一本写哥伦布的著作：它分析哥伦布的签名，发现其中提到了金字塔。哥伦布的真正目的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堂，因为他是被放逐的圣堂武士大首领。他是葡萄牙犹太人，所以也是犹太秘法专家。他以护身符的咒语平定了暴风雨也克服了坏血病。我没有看有关犹太秘法的任何著作，因为我想狄欧塔列弗会看的。"

"希伯来字母全都错了，是由解析梦的书籍翻印来的。"

"别忘了，我们是在为'揭露艾昔丝'系列选书的，所以我不必管语言学。如果'魔鬼们'喜欢从解析梦的书里抄袭犹太字母，他们尽可那么做。我的问题是所有关于共济会的稿件。葛拉蒙先生指示过我对这方面要非常谨慎；他不希望为各种不同的仪式而卷入争论中。可是我不能忽略这份关于洛德岩穴中之共济会

标志的稿件。还有这一份，写一个神秘的绅士，可能是圣日耳曼伯爵，富兰克林和拉斐特的好友，出现在美国国旗创造的那一刻。这份稿件对国旗上星星的意义有极佳的解释，可是对于旗上的条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圣日耳曼伯爵！”我说，“真想不到。”

“你认识他？”

“如果我说认识，你不会相信的。算了吧。现在，两位，这本四百页的皇皇巨著是在指责现代科学的错误的。分子是犹太人的谎言，是爱因斯坦和能源之神奇秘密的错，是伽利略和日月之超现实自然的幻觉。”

“在这一方面，”狄欧塔列弗说，“我最喜欢的是这份对傅氏科学的评论。”

“什么是傅氏科学？”

“这名字源于查尔斯·霍·傅特；他收集了许多无法解释的新闻。伯明罕下了一阵青蛙雨，达分出现了一只怪物的脚印，在某山麓的神秘脚印和吸盘的痕迹，分点之精确性的不规则性，陨石上的铭文，黑雪，血雨，在巴勒摩上方八千米高度长翅膀的怪物，海中发亮的轮子，巨人的化石，法国下了一阵枯叶雨，苏门答腊下了一场活的动物雨，还有，不用说，南美洲山峰上的各种迹象显示史前曾有太空船登陆。我们不是宇宙间惟一的生物。”

“不坏嘛。”贝尔勃说。“但令我格外感兴趣的是这五百页关于金字塔的著述。你们可知道纥欧普王的金字塔坐落在第三十纬度圈正上方，也就是海平线上最长的一段陆地？在纥欧普金字塔里的几何比例和亚马逊的 Pedra Pintada 是一样的？埃及有两条柱状蛇，一条在图坦哈曼的王冠上，另一条在沙卡拉金字塔上，而后面这一条正好指向科扎叩陀？”

“科扎叩陀是墨西哥众神庙的一部分，和亚马逊有什么相干呢？”我问。

“呃，或许我没看到其间的联系吧。就事论事，你如何解释

伊斯特岛上的雕像和塞尔特的巨石完全一样的事实呢？或是一个叫‘偣’的玻里尼西亚神衹显然就是犹太人的‘偣德’，也就是古匈牙利的大善神‘偣欧’呢？或是一份古老的墨西哥手稿上显示地球是方形的，四周围着海，而在地球的中心有个底部刻了‘亚兹兰’的金字塔，与亚特拉斯和亚特兰提斯的位置极相近呢？为何在大西洋两岸都能找到金字塔呢？”

“因为造金字塔比造球体容易。因为风力所造成的沙丘形状是金字塔形的，而不似帕德嫩神殿。”

狄欧塔列弗说：“我恨启蒙时代的精神。”

“让我继续说吧。太阳神的礼拜式出现在埃及是在新帝国之后，因此它是源自于塞尔特人。记得圣尼古拉斯和他的雪橇吗？在史前的埃及，太阳之舟便是雪橇。由于埃及不下雪，这雪橇必然是源自于北方……”

我不放过这个机会。“在轮子发明以前，雪橇也用在沙地上的。”

“别插嘴。这本书还说你先辨明类推后，再找寻原因。末了它还说这些原因都是科学的。埃及人知道电。没有电，他们不可能做出他们所做的事。一个负责巴格达下水道的德国工程师发现可溯至沙沙尼德时代的电池。在巴比伦的坑道里，发现了四千年前所制的蓄热器。最后，包含了十诫石板，麒麟草和一壶来自沙漠之吗哪的神约柜，是一种电力保险柜，能够产生五百瓦的电力。”

“我在电影看过那个。”

“那又怎样？你想那些写剧本的是哪里来的构想呢？神约柜是以刺槐木制成的，里外都包了金，和蓄电器的原理相同，两个导电体被一个绝缘体隔开。神柜周围圈了一个金花环，放在一个磁场每垂直米达五百至六百瓦特的干燥区域。据说波西那用电吓走了出现在他领域内的一头叫‘瓦特’的怪兽。”

“所以亚历山大·瓦特才会选用这个异国的化名。所以，他的

名字只是斯兹马兹林·柯拉兹那帕夫须科。"

"正经些。还有，除了稿件外，我还有信揭发圣女贞德与西比林书的关连，以及塔木德恶魔和雌雄同体之大妈妈，遗传学符号和火星字母，植物的秘密知识、宇宙论、心理分析和以新天使学观点所看的马克思和尼采，金数字和大峡谷，康德和神秘学，五谷神的奥秘和爵士乐，卡格里欧楚和分子力学，同性恋和诺斯替教，机器人和阶级斗争，这一切事物之间的关连。总而言之，一封可以写出八本关于圣杯及圣心之巨著的信。"

"我想他两者都要吧。两位，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们该问问葛拉蒙先生的意思。"

于是我们问了他。他说，基于原则，我们不该丢弃任何稿件，应该给每个人一个说明的机会。

"可是这些稿件，"我争论道，"多半都是重复你在任一处车站报摊便能买到的东西。就连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彼此抄袭，彼此当权威来引用，而且以一个句子来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

"嗯，"葛拉蒙说，"你会尝试卖给读者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吗？《揭露艾昔丝》这套书必须是关于与其他所有的书都一样的主题。这些书彼此证实；因此才是真的。不要信任独创性。"

"好吧。"贝尔勃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浅显的，什么不是。我们需要有个顾问。"

"哪一种顾问？"

"我不知道。他必须不像魔鬼作者那么好骗，但又必须知道他们的世界，然后告诉我们在神秘学中我们应该走哪个方向。一个认真的文艺复兴神秘学学生……"

狄欧塔列弗说："当你第一次把圣杯和圣心交给他时，他会大步走出，用力把门摔上。"

"不见得。"

"我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非常博学；他对这些事物相当看重，但优雅的，而非嘲讽。我在巴西认识他的，不过

他现在应该在米兰。我一定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了。”

“联络他。”葛拉蒙说。“试探一下。端赖费用而定。也试试他能不能为金属的奇妙历险出点主意。”

接到我的电话，奕格礼似乎很高兴。他问起可爱的安柔。当我暗示那已结束时，他道了歉并机智地说年轻人总是能再轻易开始人生新的一章。我提到编辑计划。他表示感兴趣，说他乐于见我们，在他家，于是约好了时间。

自神秘学计划诞生至那一天，我一直轻率地以许多人的代价而自我陶醉。现在，他们在准备拿账单给我了。和我们所要吸引的那些蜜蜂一样，我自己也是一只；一如他们，我正被迅速诱向一朵花，虽说我还不知道那朵花是什么。

46

During the day you will approach the frog several times and will utter words of worship. And you will ask it to work the miracles you wish… Meanwhile you will cut a cross on which to sacrifice it.

—From a ritual of Aleister Crowley

在那一天里，你会接近那只青蛙好几次，并喃喃祷诵。你会请他实现你所希望的奇迹……同时，你会切割出一个将要置它于其上牺牲的十字架。

——柯罗利的仪式之一

奕格礼住在苏撒广场区：一条隐秘的小街，一幢二十世纪初期的建筑物，冷静的新艺术。一位穿着条纹西装上衣的老门房开了门，引我们走进一间小起居室，请我们在那里坐待伯爵。

"原来他是个伯爵。"贝尔勃低声道。

"我没告诉你们吗？他是圣日耳曼复活。"

"如果他根本不死，他怎可能复活？"狄欧塔列弗说。"你确定他不是那个流浪的犹太人，阿哈苏鲁斯吗？"

"有些人相信圣日耳曼伯爵也曾是阿哈苏鲁斯。"

"你看吧?!"

奕格礼进来了，一贯地毫无瑕疵。他与我们握手，并向我们致歉：突如其来的一次冗长的会客，迫使他在书房里多待了十分钟左右。他要门房送上咖啡，然后便央求我们不要客气。接着他拉开旧皮制的沉重帘幔，走了出去。那并不是一扇门。正当我们喝着咖啡之际，却听到由隔壁房间传来了吵嚷声。起初我们三人彼此大声交谈，以免听到他们的话；但贝尔勃跟着指出说不定我们骚扰了其他人了。在沉默的一刹那，我们听到一个说话声和一个引起我们好奇心的句子。

狄欧塔列弗站起身来走了过去，好似想欣赏挂在帘幔旁墙壁上的一幅十七世纪复印画。画中是一座山的山洞，而一些朝圣者正爬着七级阶梯入洞。不久我们三人都假装在研究那幅画。

我们所听到的说话声，无疑出自布拉曼提，而那个句子是："你听清楚，我不会把魔鬼派到别人家里去的!"

那天我们意会到布拉曼提不仅有张貘的脸，也有貘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则属于一个陌生人：浓浓的法国口音和尖锐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偶尔可听到奕格礼的声音，柔和而抚慰的，加以调解干涉。

"好了，两位，"这会儿他在说，"你们来找我评判，我很荣幸，但是你们也因此而必须听我的。首先，允许我说，亲爱的皮耶，你写那封信实在是太轻率了……"

"伯爵先生，那是件简单透顶的事。"那法国声音答道。"这位布拉曼提先生，他在我们都敬重的一份出版物上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信口嘲讽某些路西佛信徒，说他们虽不相信上帝，却使圣礼飞起来，又说他们使银变质等等。人人都知道惟一公认的路西佛教派，是我身为仪式主祭的那一个，而且大家也都晓得我的教会并不屑于下流的撒旦手法，不会去玩弄圣礼。在我的信中，我说我们不是崇拜万恶的撒旦信徒，因此我们无须仿效罗马教堂有那些圣体容器和那些——你们怎么说的？——圣餐礼服……正相反的，我们是保护者，如世人所知的，因此，对

我们而言，路西佛是善的原则。真说起来，上帝才是邪恶的原则，因为是它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路西佛却试图反对……”

“好吧，”布拉曼提气冲冲地说，“我承认我或许是轻率了些，可是他没有权利以巫术威胁我呀！”

“老天！那不过是个比喻！是你令我有妖法的！”

“喔，当然，我的兄弟和我有时间浪费，到处派遣小魔鬼！我们奉行信条和魔法仪式：我们并不是巫医！”

“伯爵先生，我向你诉请。布拉曼提先生和布特鲁神父有联系，而你很清楚这位神父据说把耶稣受难像刺在他的脚心，那样他才能践踏吾主，或者，甚至于刺在他的……好，七天前我在杜山格书店见到了这位神父；他对我笑，很狡猾的，然后又对我说：‘嗯，总有一晚我们会彼此通消息的。’那是什么意思，总有一晚？那表示，两天之后的晚上，探访开始了。我正要上床去时，觉得有什么东西打了我的脸一记，湿答答的，你知道；那些发射物是很易于认出的。”

“说不定是你的拖鞋底绊到地毯了。”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那么多装饰品都飞起来了呢？为什么我的一个升酒锅敲了我的头一下，我的贝狐美像好端端地落到地上，还有先父的遗物，墙上的三幅字迹发出红光，还有我不能重复的粗话，嗯？你也知道，在不到一年前，已故的葛洛先生控告这位神父以污物制糊药，神父宣告他死刑。两周之后，可怜的葛洛先生便无疾而终了。这个布特鲁对毒药很内行，由里昂的马丁教会召集的荣誉陪审团这么说的……”

“毁谤。”布拉曼提吼了一句。

“啊，好吧！关于这种事情的审判总是推定的……”

“不错，但是在审判中却无人提及葛洛先生是个患了肝硬化末期的酒鬼。”

“别幼稚了！巫术是以自然的方式施行的；如果一个人有肝硬化，他们便朝这肝硬化下手。那是巫术的第一课……”

“那么所有死于肝硬化的人都可怪到布特鲁头上了。别笑死我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那两星期在里昂发生了什么……反神的教堂，你的布鲁特身穿大红袍，以反方向拿着十字架，而他的私人占卜者，欧考夫人，额头上画着三叉戟，还有装满了血的圣餐杯，神父拍击信徒的嘴……你敢说没这回事？”

“我的朋友，你看太多休斯曼的书了！”布拉曼提大笑。“那是个文化盛会，一种宗教剧，就像威卡派和督伊德学院的庆祝呀！”

“哎唷，威尼斯的主教……”

我们听到扭打声，似乎是布拉曼提想打他的对手，而奕格礼拉住他。“你看吧！你看吧！”那法国人以假声说，“但是保护你自己吧，布拉曼提，问问你的朋友布鲁特看‘他’出了什么事吧！你还不知道他现在在医院里呢。问他是谁打破了他的塑像吧！就算我不玩你们那些邪术，我自己也知道一点的，所以当我意识到我的住所被侵入后，我便在地板上画了防御圈。由于我不相信，而你们这些恶魔相信，我又把卡密莱肩衣取下，画了反信号，啊，是的，以妖制妖。你的神父度过神奇的一刻！”

“你看吧！你看吧！”布拉曼提喘气道，“施妖法的人是他！”

“够了，两位。”奕格礼礼貌而坚定地说：“现在听我说吧。你们都知道对这些已废弃的仪式受到重审，我是非常珍视的，而且我认为路西佛教会和撒旦修会虽有魔鬼论上的差异，两者却都是同样可敬的。你们也知道我对这回事的怀疑。但是整个儿说来，我们都属于同样的精神领域，所以我要请你们表现一点起码的团结。毕竟，两位先生，将黑暗王子扯进个人的恩怨——真是！太孩子气了！得了，得了，这些是神秘主义者的故事。你们两个这样，和低级的共济会员没什么两样。坦白说，没错，布鲁特是个异论者。亲爱的布拉曼提，也许你可以向他建议把他那些随身行头卖给收垃圾的，例如为了制作波亦多之‘启示’所用的

道具……”

“哈，说得好！”那法国人嘲笑道，“卖给旧货商……”

“让我们试着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关于我们所说的仪式的虚礼，一直都有争议。生气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切不可小题大作。当然，亲爱的皮耶，我没有一刻否认有异物侵入你的住所；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但只要运用一点常识，那便可解释为吵闹的顽皮鬼。”

“是的，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布拉曼提说。“在这个非常时期……”

“那就好了！来，握握手，还有兄弟间的拥抱。”

我们听到喃喃的交互道歉声。“你自己也知道的，”布拉曼提说，“有时为了辨识一个真心等着入教的人，不得不纵容一点民间传说的。就连那些什么也不信的东方商人也有仪式的。”

“当然，仪式……”

“可是现在已不是柯罗利的时代了。听清楚了吧？”奕格礼说，“我必须离开你们了。我还有别的客人呢。”

我们急忙回到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等待奕格礼。

47

Our exalted task then is to find order in these seven measures, a pattern that is distinct and will keep always the sense alert and the memory clear.... This exalted and incomparable configuration not only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preserving entrusted things, words, and arts... but in addition it gives us true knowledge...

—Giulio Camillo Delminio, *L' idea del Theatro*, Florence, Torrentino, 1550, Introduction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七个方法中找到次序，一个清楚的模式，可以永保意识警醒，记忆清晰……这个高超无比的配置不仅有保存托付之事物，言语和艺术的功能……而且还能带给我们真正的知识……

——葛略·卡密里欧·戴密纽《L'idea del Theatro》（《戏剧的构想》），佛罗伦斯，多伦提诺，一五五〇，绪论

几分钟后，奕格礼进来了。“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我必须平息一桩令人遗憾的争论。一如我的朋友卡素朋所知的，我自认是个宗教史的学生，为了这个原因人们经常来找我受教，仰赖

我的常识多于我的学识。很奇怪的，在研习智慧之学的人中，有时可以找到一些怪人……我不是指平常追求先验性抚慰的人，也不是指天生忧郁的人，而是有高深知识和学养的人，却沉溺于夜间的幻想，因而失去分辨传统真理与诸多列岛的能力。刚才与我谈话的人为了幼稚的臆测而争吵。唉，如俗话所云，连最好的家庭也免不了发生这种事。不过，现在请到我的小书房来吧，在那儿我们可以在较舒适的环境中交谈。”

他掀起那皮帘幔，带我们进了隔壁房间。我不会称这里为“小书房”的；这房间非常宽敞，沿墙排放精致的古董书架，架上全是装订精美的古董书籍。比这些古书更叫我赞叹的是一些小玻璃匣，匣内装了难以辨明的物体——看来像是石头。还有一些小型动物，至于这些动物是填充的、制成木乃伊的、还是巧夺天工的复制品，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都浴在由房间后端一扇双重竖框的大窗子所透进来的微光中。同时，在一张放满了文件的暗色桃花心木桌上，也放有一盏大台灯。有时候，在古老的图书馆阅览桌上，也会找到这种台灯，圆顶绿玻璃罩可在书页上投下椭圆形的一圈白光，而四周则在一种淡淡的半阴影中。这两种不自然的光源造成的光线，使得天花板的多彩画更显鲜明。天花板是拱形的，四边都有支撑：有金箔小柱头的砖红色列柱。壁画分为七个部分，细工的画法加强了深度效果，使得整个房间有种停尸间礼拜堂的感觉，弥漫着罪疚、忧郁、肉欲的气氛。

“我的小剧场，”奕格礼说，“以那些展示视觉百科之文艺复兴幻想的风格，宇宙的推论。与其说是住处，还不如说是记忆机。任何影像，只要与其他影像结合，都显现了世界的神秘。你们注意那边的那排形象，仿曼求亚宫的壁画绘制的：它们是三十六个德肯，天上之主。为了尊重传统，在我找到这个美妙的复制品——出自一个不知名的艺术家——之后，我又到处搜寻，买到装在玻璃盒里的这些小物品，与天花板的形象相吻合。它们代表宇宙的基本元素：空气，水，土和火。因此也才有这只迷人的火

蜥蜴，一个剥皮师朋友的杰作，还有这个惟妙惟肖的迷你复制品，相当近代的，希罗的蒸汽回转机；这机器的球体内有空气，如果我起动这个小酒精炉，将它加热，空气就会由侧边这些出气口冒出来，造成回转。一件神奇的工具。在许多书中可以读到，埃及的僧侣在其寺庙中使用这种机器。他们利用它来宣扬奇迹，使民众崇拜，而其实真正的奇迹是控制这土、火二元素之秘密和简单机械原理的不变定理。这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学识，以及炼金术士的所学，可是建造核子武器之粒子回旋加速器的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我注意我这个记忆的剧场，这个许多蒙蔽过去伟大心灵之大型剧场的后代，我便知道了。我比所谓的学者知道得更清楚。在下如此，在上亦然。一切当知者便尽于此了。”

他对我们奉上古巴雪茄。这些雪茄形状奇怪——不是直的，而是扭曲，卷曲的——虽说其味甚浓。我们赞口不绝。狄欧塔列弗走到书架前。

“噢，”奕格礼说，“一个小型图书室，你们也看得出来，还不到两百本藏书；在家乡的书房，我有较多的书。不过，恕我不断，这些书全都有点价值，而且它们也不是任意排列的。主题的次序是遵照形象和物体。”

狄欧塔列弗怯怯地伸出手，仿佛想碰触其中一本书。“尽管请便。”奕格礼说。“那是亚哲纳·柯契所写的《埃及伊底帕斯》。你们大概知道，他是霍勒波伦之后第一个试图解析象形文字的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真希望我这个图书馆能像他那已散失了的博物馆，因为一个不知道如何找寻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找到的……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当他发现这句象形文字意思为：‘欧西利斯神的俸禄乃是由神圣的仪式和灵魂之链结所供应……’之时，他是那么的自豪。然后那个江湖卫士张波林出现了，一个可恨的人，相信我，既幼稚又虚荣，他坚称那些信号不过是表示一个法老的名字而已。现代人竟会天真到贬低这些神圣的信号。其

实这本书也并不是那么稀奇，它还没有一辆奔驰轿车那么贵。但是看看这本，孔拉滋的《斗智场》，一五九五年的第一版。据说世上仅有两本，这是第三本。还有这一本，卜内提斯的《神圣原理》第一版。每当我在夜里看书中插图，就会有种幽闭恐怖症的感觉。我们这世界的深奥……令人难以察觉，对吧？我看得出狄欧塔列弗博士对韦吉那‘密码专论’中的希伯来字很感兴趣。那你看看这本：克里斯·诺尔·洛生的《犹太秘法揭密》第一版本。该书是在本世纪初由那个卑劣的麦格雷·麦瑟译成英文的，只译了一部分，且译笔很差……你们必然对令英国唯美主义的‘金黎明’着迷的秘密聚会丑闻略有所知吧。只有从这一派神秘学文件的伪造者，才会产生这么多无穷尽的贬低，自史黛拉·马都提那到柯罗利的魔鬼教派，他们召唤魔鬼好赢得某些专心于邪恶研究之人的好感。亲爱的朋友，你们要知道，每天与我们摩肩接踵的人中有多少人在钻研这些学问。如果你们出版这一类的书，你们就会晓得的。”

贝尔勃乘机说明来意。他解释，葛拉蒙出版社希望每年都能出几本奥秘性质的书。

奕格礼笑道：“啊，奥秘。”贝尔勃涨红了脸。

“我们该说……神秘学的书吗？”

“啊，神秘学。”奕格礼再度笑道。

“嗯，”贝尔勃说，“或许我用错了词，可是你必然知道这一类型吧。”

奕格礼又笑笑。“这不是类型，是知识。你们想做的是出版一系列对不曾被贬低之知识的调查。对你们而言，那也许只是一种编辑的选择，但对我，如果我要介入其中的话，那将是一种真理的追寻。”

贝尔勃警告道，就如渔夫撒网捕鱼可能网上空贝壳和塑胶袋，葛拉蒙出版社也可能接到许多价值不明的稿件，因此我们要找一位严格的读者，能分开粗糠中的麦粒，同时也能注意到任何

有趣的副产物，因为另有一家友善的出版社乐于接收我们所推介的较无价值的作者……当然，他必会得到一种合宜的补偿形式。

“谢天谢地，我是所谓的‘财主’。甚至是个精明的财主。如果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另一本孔拉滋的书，或另一只填充完美的火蜥蜴，或一角鲸的角（这我会羞于收藏展示，虽说维也纳财务部拿它当独角兽的角来展览），在一次简短和悦的交易中，我所赚到的钱会比你们付我的十年顾问费还要多。我会以谦卑的精神来看你们的稿件的。我相信即使在最寻常的一本著作中，我也会找到一星火花；若非真理的火花，至少是奇异的虚伪，而通常物极必反。只有太寻常的东西才会令我厌烦，而你们会为了这厌烦而补偿我。依我所承受的厌烦而定，我会在年底奉寄给你们一纸通知，而且我会将自己的要求限制于象征性的。假使你们认为那要求太过分，那你们就送我一箱好酒即可。”

贝尔勃很困窘。他习惯于应付易怒且贪求的顾问。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公事包，抽出了一份厚厚的稿件。

“我不愿你过于乐观。就以这个为例，看一看吧。我觉得这一份是相当典型的。”

奕格礼接过手稿：“‘金字塔的秘密语文’……我们看看附录表吧……角锥……卡那凡君主之死……希罗多德的证言……”他抬起头，“你们各位都看过了吗？”

“我大略翻阅过。”贝尔勃说。

奕格礼把稿件还给贝尔勃。“现在你告诉我，我的摘要是否正确。”他在书桌后坐下，探手自背心口袋里掏出了我在巴西看过的那个鼻烟盒，在瘦长的手指中转动着；那些手指不久前才爱抚过他所珍视的书。他抬头注视天花板上的图案，然后仿佛自他早已熟背的一本书中念诵道：

“这本书的作者无疑令我们联想到皮亚齐·史密在一八六四年所发现的金字塔的神圣与奥秘测量法。请允许我用整数；我这把年纪，记忆力开始有点减退了……金字塔的底部是个方块，每一

边测得两百三十二米，原来的高度是一百四十八米。如果我们转换为神圣的埃及腕尺，我们得到底部为三百六十六；换句话说，便是闰年的天数。皮亚杰·斯密认为，将高度乘以十，九次之后便得到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一亿四千八百万公里。在当时这算是很精确的了，因为今天我们所测得的距离是一亿四千八百五十万公里，而且现代人还不见得是对的。底部除以一颗石头的宽度，得到三百六十五。底部的周边长度为九百三十一米。除以高度的两倍，便得到三点一四，也就是π的数字。了不起吧?"

贝尔勃尴尬地一笑。"真令人难以置信!告诉我你怎么能——"

"杰可波，让奕格礼博士继续说吧。"狄欧塔列弗说。

奕格礼对他点头称谢。他说话时，目光在天花板上徘徊，但是我觉得他的目光并非随意流动的；他虽假装自记忆中搜寻，他的眼睛却在细看天花板上的那些形象。

48

Now, from apex to base, the volume of the Great Pyramid in cubic inches is approximately 161, 000, 000, 000. How many human souls, then, have lived on the earth from Adam to the present day? Somewhere between
153, 000, 000, 000 and 171, 900, 000, 000.

—Piazzi Smyth, *Our Inb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 London, Isbister, 1880, P. 583

现在，由顶端到底部，金字塔的体积大约是
161，000，000，000 立方英寸。那么，自亚当一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活在这世上呢？大约是
153，000，000，000 至 171，900，000，000 之间。

——皮亚杰·斯密，《金字塔的遗产》，伦敦，伊斯比斯特，一八八〇，五八三页

“我相信你们的作者认为纥欧普王金字塔的高度，等于它周边总数的平方根。这种测量法的单位必须是尺，因为尺与埃及和希伯来的腕尺较相近；不能用米，因为米是在近代才发明的一个抽象长度。埃及腕尺相当于一·七二八呎。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实高度，便可以用小金字塔，也就是放在大金字塔上、形成塔尖的

小金字塔。那是金子或其他可以在阳光中闪亮的金属。以小金字塔的高度乘以整座金字塔的高度，再将所得乘以十，五次，我们便得到地球的周长。还有，如果你以底部的周边乘以二十四，三次，然后再除以二，你就得到地球的半径。再者，金字塔的底部面积乘以九十六次十，便得到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万平方哩，也就是地球的表面积。我说得对吗？”

贝尔勃喜欢以他在美国电影《美国佬》里所学到的一句美国话：“我哑然失色！”来表达他的惊愕。此刻他就是这么说的。奕格礼显然也熟知通俗的英语，因为他隐藏不住对这句礼赞的满意。“我的朋友，”他说，“当一个我不知其名的先生编纂出一本金字塔秘密的书时，他所能说的只是到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的东西。如果他有任何创新，反而会令我讶异的。”

“那么这个作者只是重复已成立之事实而已了？”

“事实？”奕格礼大笑，再一次为我们打开他那盒扭曲而美味的雪茄。“正好相反。那多半都是胡扯的。首先，如果你将金字塔底部除以高度的两倍，不用整数，你所得到的并不是 π 这个数，而是三点一四一七二五四。有点差别，却是很重要的。此外，皮亚齐·史密的一个学生，傅林德·裴利，他也测量英国沙利斯勃利的史前石柱群。据他说，有一天他逮到他的老师在敲打皇家接待室的一面花岗石墙，好让他的总数符合……也许这是谣言，不过皮亚齐·史密不是个令人轻信的人；你只需看他怎么打领带就知道了。然而，在那一派胡言之中，还是有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各位，请你们和我一起走到窗前好吗？”

他戏剧化地拉开百叶窗，指向窗外。在窄街和大道的交口处，有一座出售奖券的小木亭。

“各位，”他说，“我邀请你们去测量那座亭子。你们会知道那柜台的长度是一百四十九公分——换句话说，是地球到太阳之距离的千亿分之一。后侧的高度，一百七十六公分，除以窗户的宽度，五十六公分，得到三点一四。前侧的高度是十九公寸，换

句话说，相当于希腊阴历周期的年数。两个前转角和两个后转角高度的总和，是一百九十乘以二加一百七十六乘以二，得到七百三十二，那是在法国普尔泰获胜的日期。柜台的厚度是三点一公分，窗户的檐板宽度是八点八公分。将小数点之前的数目字代以字母中同位的字母，第三位是 C，第八位是 H，我们便得到 $C_{10}H_8$，也就是萘的公式。”

“真奇妙，”我说，“你真的全都测量过吗?”

“没有。”奕格礼说。“那是一个叫强—皮耶·亚当的人对另一个亭子所做的测量。只是我以为所有的奖券亭都有差不多相似的空间。对于数字，你大可随心所欲。假设我有神圣数字，九，而我想得到一三一四这个数字——杰克·莫雷被处死的日期——一个对任何像我这样忠于圣堂武士传统的人都熟悉的日期。我怎么办呢? 我将九乘以一百四十六——迦太基毁灭的日期。我如何得到这个的呢? 我将一千三百一十四除以二，除以三，等等，直到我找到一个满意的日期。我也可以将一三一四除以六点二八，也就是三点一四的两倍，那我就会得到两百零九。那一年普迦孟王阿达鲁一世登基。你们瞧?”

狄欧塔列弗失望地说：“那么你并不相信任何一种数字学了。”

“正好相反，我坚决地相信。我相信宇宙是一曲数字相应的交响乐，我相信数字和它们的象征提供了一条通往特殊知识的路。但是如果这世界，包括上和下，是个相应的系统，那么奖券亭和金字塔——两者都是人类的作品——其构造自然会在无意识中仿造宇宙的和谐。所谓的金字塔学家，以他们无尽扭曲的方法，发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一个更为古老，也已为人知的事实。他们的研究逻辑和发现是扭曲的，因为那是科学的逻辑。然而知识的逻辑却无须发现，因为它已经知道。为何明知必然如此还要证实呢? 如果真有秘密，这秘密势必深奥得多。你们的这些作者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我相信这一位必然也重复了所有那些

埃及人知道电的故事吧……”

“我不会问你是怎么猜到的。”

“你瞧，他们对电力之说很满足，就像发明电报的老马可尼。放射能的假设也不至于那么天真的。这是个有趣的构想。放射能的假设不像电力的假设，可以解释杜唐卡门王的诅咒。还有，埃及人如何能举起建金字塔的石块呢？人可以用电击举起石块吗？可以用核子分裂让石块移动吗？不可以。埃及人发现了一种可以消除重力的方法；他们拥有飘浮的秘密。能源的另一种形式……据说巴比伦僧侣以声音来操作神圣的机器，卡纳克和底比斯的僧侣也可以下令叫寺庙的门打开——再想想看，‘芝麻开门’的传说，其起源还可能为何呢？”

“所以说呢？”贝尔勃问。

“我的朋友，这就是重点所在。电力，放射能，核能——真正的入门者知道这些都是隐喻、面具、传统的谎言，或者至多是可悲的代替品，隐藏了一种祖传的、被遗忘了的力量，一种入门者追寻且终有一天会知道的力量。”他迟疑了一下。“也许，我们该谈谈地球的气流。”

“什么？”我们之中一个人问，我忘了是谁了。

奕格礼似乎很失望。“你瞧，我刚开始希望在你们的作者中会有一个说不定能告诉我较有趣的事。不过天已经晚了。好吧，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契约已定；其他的只不过是个老学究的胡言乱语罢了。”

他与我们握手道别时，门房进来了，对他低语了几句。“啊，我忘了我的朋友了。”奕格礼说。“请她等一会儿吧……不，不要在起居室，在土耳其客厅里吧。”

这个朋友必然对这宅邸十分熟悉，因为她已站在书房门槛，而且甚至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在暮色中自信地走向奕格礼，拍拍他的脸颊说：“西蒙，你不会要我在外面等吧，是不是？”来人是

萝伦莎·裴利尼。

奕格礼微微向旁边一站，亲亲她的手，比比我们说："亲爱的苏菲亚，你知道你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你使蓬荜生辉。我正在向这些客人道别呢。"

萝伦莎转身看到我们，便愉快地挥手致意——我想我从未见过她花容失色或感到困窘过。"噢，真好。"她说，"你们也认识我的朋友！嗨，杰可波。"

贝尔勃脸色苍白。我们说了再见。奕格礼对我们彼此相识表示高兴。"我认为我们这个共同的朋友是个最真诚不过的人；我很幸运能认识她。她的清新是被放逐到这地球上的苏菲亚的化身——请容许一个老头子的幻想。不过，亲爱的苏菲亚，我还没有时间让你知道：那允诺的一晚已被延搁了几周了。对不起。"

"没关系，"萝伦莎说，"我可以等。你们要到酒吧去吗？"她问我们——或者该说，命令我们。"好，我要在这儿再待上半小时左右。西蒙要给我他的长生不老药，你们该试试的。但是他说只有选民才能喝。然后我再去找你们。"

奕格礼如一个纵容的长辈般微微一笑；他让她坐下后，便送我们到门口。

一到大街上，我们便开车到皮拉底酒吧去。贝尔勃默不作声。我们一路上都未开口。但到了酒吧，这符咒便破除了。

"我希望我没有把你们带到一个疯子的手中。"我说。

"没有。"贝尔勃说。"这个人敏锐、细心。只是他活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接着他又阴悒地补充了一句："或者，一个几乎是不同的世界。"

49

The *Traditio Templi* postulates, independently, the tradition of a *templar* knighthood, a spiritual knighthood of initiates...

—Henry Corbin, *Temple et contemplation*, Paris, Flammarion, 1980

《圣堂传统》一书，视圣堂武士——入会者的一种精神骑士——的传统为当然……

——亨利·寇本《Temple et Contemplation》(《殿堂集思》)，巴黎，傅莱马里昂，一九八〇

“卡素朋，我想我已把这个奕格礼摸清了。”狄欧塔列弗说。“他是个学者，对神秘科学感到好奇，对艺术感兴趣，对以耳朵学习的人感到猜疑。然而，就如我们今天在偷听时所获知的，他或许斥责他们，却也听他们的，或许批评他们，却又与他们保持联系。”他在皮拉底点了一杯浮着泡沫的白葡萄酒，使我们为他的道德健康担忧。

“奕格礼先生或伯爵或边疆伯爵，或不管他是什么鬼东西，今天说了一件很有启发性的事，”贝尔勃补充道，“他用了‘精神骑士’这个词汇。他觉得和他们有种精神骑士上的束缚。我想我

了解他。”

“束缚，怎么说呢？”我们问。

贝尔勃已在喝他的第三杯马提尼（他说晚上喝威士忌，因为威士忌有抚慰及引发沉思的效果；下午喝马提尼，因为马提尼有刺激和振奋的功效）。他开始谈他在××镇的童年；他以前也对我提过的。

“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时，也就是由法西斯到民主然后又到萨罗共和独裁的转变期，山区常有游击战。在这个故事之始，我十一岁，住在卡洛叔家中。我们一家通常住在市区里，但到了一九四三年空袭愈来愈多，因此我母亲决定撤离。

“卡洛叔和佳特琳娜婶住在××镇。卡洛叔出身农家，继承了×××的房子，还有一些土地，并有佃农阿德利诺·卡内帕为他耕种。佃农栽种、收获谷子、制酒，但一切都要交一半给地主。这种情况显然很紧张；佃农认为自己受到剥削，地主认为他只收到土地生产物的一半，同样是受到剥削。地主恨佃农，佃农也恨地主。不过卡洛叔却与阿德利诺相处愉快。

“一九一四年，卡洛叔应征入伍，加入阿尔卑斯山部队。一个率直的皮德蒙人，一心只想着责任和祖国，他先成为少尉，继而升任队长。一天，在卡索战役中，他发现身旁有个白痴士兵，让一颗手榴弹在他手中爆炸了——不然为何称之为手榴弹呢？卡洛叔将要被丢进一个无人冢时，一个老头子意识到他还活着。他们将他送到战地医院去，移掉了掉在眼眶外的眼珠子，切掉一只胳臂，而且，根据佳特琳娜婶所言，他们在他的头上缝了一块金属片，因为他失去了部分脑壳。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外科手术的杰作，另一方面则是个英雄。银勋章，意大利皇冠骑士，战后且在公共行政部门得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卡洛叔最后成为××地的税务局长，在继承了家庭遗产之后，他就搬到那里去，与佳特琳娜婶和家人住在祖传老屋里。

“身为税务局长，卡洛叔是当地的权贵，而身为一个缺臂的

退伍军人，又是意大利皇冠骑士，他自然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而政府却正巧是法西斯独裁政权。卡洛叔是个法西斯党员吗？

“那年头，法西斯主义很看重退伍军人，以饰物和擢升来报答他们；因此我们不妨说卡洛叔是个不算激进的法西斯党员吧。法西斯到足以使为了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反法西斯的阿德利诺恨他。阿德利诺每年都得去找卡洛叔报税。在以几打蛋试图腐化佳特琳娜婶之后，他出现在税务局时脸上总有一种大胆而复杂的表情。他会发现自己与卡洛叔对立，而卡洛叔既是个英雄，不只是不能腐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阿德利诺在一年中偷了他多少，对阿德利诺因此一分也不予原谅。阿德利诺自认为是独裁政权的受害者，便开始传播诋毁卡洛叔的谣言。他们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两人早晚都要碰面，却已不再彼此问候。两人要沟通时便借由佳特琳娜婶，还有我母亲——在我们搬去之后。阿德利诺对我母亲深表同情与谅解，只因她有那么一个恶魔般的小叔。我叔叔，身穿灰色双排扣套装头戴常礼帽，会在每晚六时回到家，手里还拿了份当晚要读的报纸。他走路时腰杆挺直，就像一个阿尔卑斯山军人，灰眼炯炯有神。他经过当时已坐在花园长凳上享受凉凉晚风的阿德利诺，对他视若无睹。然后他会在楼下大门碰见阿德利诺的太太，礼貌地摘下帽子。就这样子，每一晚，年复一年。”

那时已八点了；说过要来的萝伦莎尚不见踪影。贝尔勃已在喝第五杯马提尼。

“接着是一九四三年。一天早上，卡洛叔走进我们房间，以一吻唤醒我，说道：‘孩子，你想听今年最大的新闻吗？他们把墨索里尼踢下台了。’我从不知道卡洛叔是否为此而痛苦过。他是个正直廉洁的公民，又是个公仆。如果他曾受过苦，他什么也没说，仍继续为新政府主持税务局。接着是九月八日的来临，我们所住的区域落在法西斯社会共和党的控制中，卡洛叔于是再次调整。现在他为社会共和党收税了。

“同时，阿德利诺吹嘘他与山区游击队订了合约，而且誓言要复仇，以身作则。我们小孩子还不知道那些游击队是谁。关于他们的传闻极多，但到那时为止还没人见过他们。据说有个巴多格里的领袖，名叫猛哥——自然是匿名，那是当时的习惯。猛哥以前是卡拉比涅里的军长，在对抗法西斯党和纳粹党的第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现在指挥××镇附近山区所有的军队。

“然后灾祸临头了：一天，游击队出现在镇上。他们下了山，在街上胡闹，依然未穿制服，只系着蓝巾，对着空中开火好宣告他们的来临。消息传了开来，人人都锁在自己家中，足不出户。没人清楚这些游击队是怎样的人。佳特琳娜婶只是有点关心而已，那些游击队毕竟是阿德利诺的朋友呀，或者至少阿德利诺自称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对卡洛叔怎样的，对吧？他们会的。十一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说一团游击兵带着自动步枪进了税务局，逮捕了卡洛叔，并将他带走了，目的地不知道。佳特琳娜婶倒在床上，嘴角开始涌现白沫。她宣布卡洛叔会遭杀害。以步枪柄用力一击就够了：因为他头上有块金属片，他会当场死亡。

“在我婶婶的呻吟声下，阿德利诺和他的妻子儿女来了。我婶婶哭道他是出卖主人的犹大，只因我叔叔为社会共和党收税，便对游击队告发。阿德利诺以所有的神圣之名发誓说那并不是真的，但显然他觉得由于他四处散播谣言，他必须负起责任。我婶婶打发他走。阿德利诺哭了，向我母亲诉请，提醒她他会多少次以荒谬的低价卖给她兔子或鸡，但我母亲却保持庄严的沉默，佳特琳娜婶继续口吐白沫，我哭了。最后，过了痛苦的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听到叫声，接着卡洛叔出现了，骑着一辆自行车，以他的独臂操纵，看起来像是刚去野餐回来。他看见花园里的骚动，便问出了什么事。叔叔最恨戏剧化的场面，一如我们家乡的每一个人。他上楼去，走近佳特琳娜婶的痛苦之床，问仍在踢着两只瘦腿的婶婶为何那么心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么回事:猛哥的游击兵,可能是听说了阿德利诺散布的一些谣言,便视卡洛叔为政府的当地代表,因此他们将他逮捕好给全镇一个教训。他被他们以卡车载出城后,发现自己站在猛哥面前。猛哥右手拿枪,左手持拐杖而立,自战争中得到的勋章闪闪发亮。卡洛叔——不过我真的不认为是他聪明;我想那是出于直觉,或是骑士的惯例——他一个立正,自我介绍:卡洛·寇韦索少校,阿尔卑斯山部队,残废退伍,银勋章。猛哥也一个立正而自我介绍:雷勃登哥军长,皇家骑枪兵种,巴多格林军团司令,铜勋章。卡洛叔问:‘哪里呢?’猛哥答道:‘波多,少校,三二七号山丘。’卡洛叔说:‘老天,我在三二八号山丘呀,第三联队。真巧!’夏至之战吗?就是夏至之战。还有五指山上的大炮?去他的,我记得可清楚了!还有在圣克里斯平之夜的刺刀攻击?是的长官!那一类的事。然后,一个缺臂,一个缺腿,在同样的冲动下,踏步上前相拥。猛哥说:‘你瞧,骑兵,是这样的,少校:我们接到报告说你为谄媚侵略者的法西斯政府收税。’卡洛叔说:‘你瞧,司令官,是这样的:我有一家人要养,我领政府的薪饷,而政府就是政府;我没有选择它,换了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猛哥答道:“亲爱的少校,换了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的,可是至少试着慢点收税,别太急。”卡洛叔说:“我会尽量的。我和你们并不敌对;你们也是意大利的子民,英勇的战士。”他们彼此了解,因为他们都一心为祖国着想。猛哥下令要他的部下给少校一辆自行车,于是卡洛叔就回家去了。阿德利诺有好几个月都没露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够格称之为精神骑士,但是我相信有些束缚是超越门第和党派的。”

50

For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I am the honored and the hated. I am the saint and the prostitute.

—Fragment *of Nag Hammadi* 6, 2

我是始也是终。我受尊崇也遭怨恨。我既是圣人也是娼妓。

——取自《南格·哈曼第》，第六章第二节

萝伦莎·裴利尼进来了。贝尔勃抬头看着天花板，又叫了最后一杯马提尼。气氛有点紧张，于是我起身要告辞，但萝伦莎却制止了我。“不要，你们都跟我一起来吧。今晚是雷加多画展的开幕夜；他开创了新的画风！他真棒！杰可波，你认识他的。”

我知道这个雷加多，他常到皮拉底酒吧来。但当时我不明白何以贝尔勃的目光紧盯天花板不放。而今，在看过他的档案后，我才意识到原来雷加多便是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也就是贝尔勃没有勇气和他打架的那个人。

萝伦莎坚持，画廊离酒吧并不远，他们又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宴会——还不如说是狂欢会。这话使狄欧塔列弗感到不安，立刻就说他必须回家去。我犹豫着，可是萝伦莎显然要我同行，而这也令贝尔勃痛苦，因为他看出与萝伦莎独处的可能性愈来愈小

了。但我又无法拒绝；所以我们便去了。

我并不怎么赏识雷加多。在六十年代初期，他推出一些极无聊的画，黑与灰色为主的小幅油画，很几何式的，有点诉诸于视觉，会使你昏昏欲睡的那种画。这些画的标题多半如《习作十五号》、《视差十七号》、《欧几里得 X》。到了一九六八年，他换了调色板，大量展出：现在画上只有紫黑色和白色，不再有灰色了，而笔触也较为大胆，标题则是《不是开始》、《莫洛托夫》、《百花》之类。当我回到米兰时，我在一个推崇瓦格纳医生的俱乐部看了他的一个画展，雷加多已去除了黑色，只以白色作画，靠笔力的深浅在透气性的费布里诺纸上表现了对比，因此——依照他的解释——这些画在不同的光线中会显现出不同的形状。它们的标题是《暧昧的礼赞》、《横越/A》、《如此》、《冰河裂痕》等。

那晚，我们一走进那家新画廊，我便看出雷加多的画风又经历过深奥的改变。这次的画展名为"突起的巨石"。雷加多改以炫人的色彩作画。由于我不相信他会画画，我猜他可能将名画的幻灯片投射到画布上。他的选择介于十九世纪末之绚丽派和二十世纪初之象征主义之间。在投射出来的影像上，他以点画技巧，用极小的颜色渐变，一点一点地画出整个区域，因此他总是由最明亮的核心开始，以浓黑终结，或以黑为始以亮色结束，端赖他所要表达的神秘或宇宙观念为何。他这些画，有射出光线的山峦，那光最后会扩散为细点状的淡色区域，也有些画天空上隐约浮现了羽翼透明的天使，有点像多勒的天堂。这些画的标题为《碧翠丝》、《神秘玫瑰》、《但丁三十三》、《爱之火》、《炼金术侏儒六六六》等。我暗想，原来萝伦莎之爱炼金术侏儒乃源自于此。最大的一幅画，题为《苏菲亚》，画面上是一群黑天使，在地面处渐渐淡逝，创出了一个被灰色大手抚摸着的白色生物。其对比相当模糊，且近看时可见其笔法粗略，但隔二三米距离远看时，效果却颇诗意。

“我是老派的写实主义者。”贝尔勃对我耳语道。“我只看得懂荷兰画家孟德律昂的作品。一幅不含几何图形的画表明什么呢?”

“他以前也画几何图形的。”我说。

“那不是几何图形，那是浴室瓷砖。”

这当儿，萝伦莎已冲上前去拥抱雷加多。他和贝尔勃点头为礼。参观的人不少。画廊仿纽约楼座，漆成全白，任暖气管或水管暴露在天花板上。天晓得他们将那地方复古成那样，不知花了多少钱。在房间一角，一座音响系统正播放着震耳欲聋的东方音乐——古筝乐曲，如果我记得没错，令人听不出曲调的那一种。人人都心不在焉地走过一幅幅的画，挤到末端的桌子旁，抓起纸杯。我们到达时已经很晚了，空中弥漫着浓浓的烟气，有些女孩不时暗示到房间中央跳舞，但大家仍忙着聊天，忙着吃丰盛的自助餐。我在沙发上坐下，脚边躺了一只装了一半水果沙拉的大玻璃碗。我因为没吃晚餐，正想拿点水果时，却看见里面有个脚印，在正中央将切成小块的水果压扁了。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到这时地板上已有多处溅了白葡萄酒汁，有些客人也已步履蹒跚了。

贝尔勃抓了一只纸杯，正毫无明显目的、懒洋洋地东晃西晃，偶尔拍拍某人的肩膀。他是想找到萝伦莎。

但并没有几个人是静止不动的；人群大致而言绕圈移动，如蜜蜂在找寻隐藏的花朵。我自己虽没有在找寻任何东西，也起身移动，反应着人群传给我的冲击而转移重心。我看见萝伦莎就在离我不远之处。她正走来走去，淡然自若地与人招呼：高昂着头，两眼故意大睁，挺直背脊，胸部稳定，步伐则岌岌可危，如长颈鹿走路。

过了一会儿，移动的人群将我迫到角落的一张桌子后。萝伦莎和贝尔勃也被困在这里，背对着我，两人也终于碰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意会到我的存在，只是因四周围极吵闹，所以只要隔

一点距离便没人听得到其他人在说些什么。萝伦莎和贝尔勃因此认为他们是孤立的，而我只有被迫听他们的谈话。

"嗯，"贝尔勃问，"你是在哪里认识你的奕格礼的？"

"我的奕格礼？据我看，也是你的呢。你可以认识西蒙，我却不能。很好。"

"你为什么叫他西蒙呢？他又为什么叫你苏菲亚呢？"

"噢，那是个游戏。我是在一个朋友那里碰见他的——行吧？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当我是个公主般地亲吻我的手。他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还可以当你儿子的父亲呢，如果你不当心的话。"

贝尔勃的语气与我在布兰加对安柔说话时的语气一样。萝伦莎说得没错。奕格礼知道如何亲吻一个不熟悉那种仪式的年轻女郎的手。

"为什么互称西蒙和苏菲亚呢？"贝尔勃坚持问，"他的名字是西蒙吗？"

"那是个很美的故事。你可知道我们的宇宙是一个错误的结果，而这错误部分是由我造成的？苏菲亚原是上帝的女性部分，因为上帝原本是女性多于男性的；是你们男人后来才在它脸上加了胡子，并开始称它为'他'。我是它善的部分。西蒙说我未经允许便想创造世界——我，苏菲亚，也叫——慢着——宜娜亚。可是我的男性部分却不要创造：也许他缺乏勇气或是性无能吧。因此，我没有和他结合，反而决定自己来造世界。我不能抗拒；那是出于一种丰沛的爱。那是真的；我爱慕这整个混合的宇宙。因此，根据西蒙所言，我是这世界的灵魂。"

"真美！他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才不呢，笨蛋，只是对我，因为他比你更了解我。他并不尝试以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他了解我必须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过我的生活。而苏菲亚便是那样，她不顾一切地创造了世界。她反对原始的事，因为那很恶心。然后，我想，她意外地创造了那个狄

米——你们怎么叫他的?”

“狄米厄基吗?(译注:Demiurge,造物主,即物质世界的创造者。)”

“对,就是他。或者并不是苏菲亚创造这个狄米厄基的;也许他本来就在,而苏菲亚只是激励他:快行动呀,傻子,创造世界,然后我们才有真正的乐趣。狄米厄基必定是个真正的蠢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合宜地造世界。事实上,他根本连试也不该试的,因为事情很糟,而他又没有权利去碰那东西。总之,他弄得一团糟,于是苏菲亚便被困在其中。世界的囚犯。”

萝伦莎饮酒不断。有些人已困倦地在房间中央跳起舞来,闭着眼睛。雷加多每隔几分钟就过来为萝伦莎添酒。贝尔勃想阻止他,说她已喝够了,但雷加多却大笑摇头,萝伦莎便愤愤地说她比杰可波更耐得住酒精,因为她比较年轻。

“好吧,”贝尔勃说,“别听爷爷的话,听西蒙的吧。他还对你说什么?”

“我说过的:我是这世界的囚犯,或者该说是坏天使的囚犯……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天使是坏的,他们帮助狄米厄基造成这一团混乱……总之,坏天使囚禁着我,他们不让我逃开,他们令我受苦。但偶尔在人世间会有人认得我。就像西蒙。他说以前他也认过一次,一千年以前——我忘了告诉你西蒙是长生不老的;你无法想象他所看过的一切……”

“当然……只是现在你别再喝了……”

“嘘……西蒙曾在一千年前发现我,那时我是腓尼基泰尔港一家妓院里的娼妓,我的名字叫海伦……”

“他这么跟你说的?而你欢欣若狂,请让我吻你的手吧,我这混乱宇宙里的娼妓……好个绅士。”

“不是我,那个海伦是娼妓。再说,在那年头,他们口中的娼妓,指的是一个自由、无拘无束的女人,一个不愿当家庭主妇的知识分子。她或许开一家酒店。今天她会成为公关人才。你会

称一个从事公关的女人为娼妓或妓女吗？那种沿着公路为卡车司机点上大火的妓女？”

就在这时雷加多来了。他抓起萝伦莎的胳臂，说道：“来跳舞吧。”

他们在房间中央如梦似幻般地缓缓移动，好似打鼓一般。但雷加多不时会将萝伦莎拉向他，占有性地伸手放到她的颈背上，而她会阖眼跟随他，脸颊酡红，头向后仰，头发自由垂下。贝尔勃不停地抽烟。

接着萝伦莎揪住雷加多的手腕，拖着他慢行，直到与贝尔勃仅有一步之距。她边跳着舞，边从贝尔勃手上拿过纸杯。她左手握着雷加多，右手握着杯子，眼睛迷蒙地望着贝尔勃，看起来似泪眼矇眬的她，却微微一笑道：“而且，并不只是那一次而已。”

“只是那一次什么呢？”贝尔勃问。

“他遇见苏菲亚。在那次的几世纪之后，西蒙也是桂伦·波妥。”

“一个信差吗？”

“白痴。他是个文艺复兴学者，会看犹太文——”

“希伯来文。”

“半斤八两 。他看希伯来文就如小孩子看‘超人’漫画一样，不必查字典。总之，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里，他碰见了一个不识字的老女仆，乔安娜。他望着她，说道：‘你是苏菲亚的新化身，也就是伊娜亚，降临人世以为全世界赎罪的伟大圣母。’于是波妥便带走了乔安娜。人人都说他疯了，可是他不在意。他崇敬她，希望能使她挣脱天使的囚禁。当她死后，他坐着凝视太阳整整一个钟头，并且有许多天都不吃不喝，为乔安娜的灵魂所据。乔安娜虽已不存在了，但她却好像仍在，因为她还是在那儿，她住在这世上，偶尔便会显现，也就是说，她会重生……这不是一个令人想哭的故事吗？”

“我泫然欲泣了。你那么高兴当苏菲亚吗？”

“可是亲爱的，对你而言我也是苏菲亚呀。你知道在你遇见我之前，你打的都是最难看的领带，肩膀上又有头皮呢。”

雷加多又搂住她的颈项了。“我可以加入谈话吗？”

“你闭嘴跳舞吧。你是我的泄欲工具。”

“正合我意。”

贝尔勃继续说，好似雷加多并不存在。“所以你是他的娼妓，他的女公关人员，而他是你的西蒙。”

雷加多口齿不清地说：“我并不叫西蒙。”

“我们并不是在说你。”贝尔勃说。

他的行为令我不安已有好半晌了。他一向对他的感情极为防卫的，这会儿却当着证人——甚至是情敌——的面与情人争吵。但他的最后这句话却令我意识到，他虽在另一个男人面前不加掩饰，真正的情敌却是另有其人。而他又借不加掩饰，也是他所会的惟一方式，来重申他拥有萝伦莎。

这时，萝伦莎举杯要更多酒，答道：“可是那只是一个游戏。我爱你。”

“谢天谢地你不恨我。听着，我要回家去了，我胃痛。我仍是卑微事物的囚犯，西蒙对我并无助益。你要和我一起走吗？”

“让我们再待久一点吧。这里多好，你不觉得好玩吗？再说，我还没看那些画呢。你看到了没？雷加多为我画了一幅呢。”

雷加多说：“我想对你做的还不只于此呢。”

你真粗俗。别这样了，我在和杰可波说话。老天，杰可波，就只有你会和朋友开些知识性的玩笑吗？谁待我似泰尔的娼妓呢？你呀。”

“我该知道的。我。是我将你推进那位老绅士怀中的。”

“他从没试过拥我入怀。他不是色情狂。你生气是因为他并不想带我上床，却认为我是个知性的伴侣。”

“有意思。”

“你真不该这么说的。雷加多，为我倒些酒来。”

“不，等等。”贝尔勃说，“现在，我要你告诉我，你对他是不是认真的。别再喝酒了，该死！告诉我你对他认不认真！”

“可是，亲爱的，那是我们的游戏呀，我和他之间的游戏。再说，这故事最精彩的一部分是当苏菲亚意识到她是谁时，因此摆脱了天使们的暴力统治，她超脱了罪恶……”

“你放弃犯罪了？”

“先好好想想吧。”雷加多说着，贞洁地吻她的前额。

“我不必那么做。”萝伦莎不理会雷加多，对着贝尔勃说。“那些事情已不再是罪恶了；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你超脱了肉体，便已超越了善恶了。”

她把雷加多推开。“我是苏菲亚，为了挣脱天使们的束缚，我必须犯……犯尽所有的罪，甚至是最神奇的！”

她步履有些不稳地走向一个角落。那角落坐了个穿黑衣的女孩，涂了厚厚的眼影，脸色苍白。萝伦莎带引那女孩到房间中央后，开始与她一起摇动。她们腹部相贴，胳臂无力地垂在身侧。“我也可以爱你。”萝伦莎说着，便吻那女孩的嘴。

其他人凑到她们周围，略略感到兴奋。贝尔勃坐下来，面无表情地注视这一幕，就像一个看试片的导演。他在冒汗，左眼旁的肌肉轻微地抽动，这是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萝伦莎跳了大约五分钟的舞，动作愈来愈有暗示性。然后贝尔勃突然开口道：“你过来。”

萝伦莎停止了，张开双腿，两臂平举向前，喊道：“我是圣人，也是妓女！”

“你叫人受不了。”贝尔勃站起身，大步走向她，抓住她的手腕，拉着她往门口走。

“停住！”她大叫。“你敢……”然后她哭出声来，伸臂揽住他的脖子。“可是亲爱的，我是你的苏菲亚，你不能生气……”

贝尔勃轻柔地搂住她的肩，吻她的太阳穴，抚平她的乱发，这才对众人说：“原谅她，她并不习惯喝这么多酒的。”

我听见从围观的人中传来咻咻笑声，我相信贝尔勃也听到了。他看见我站在门槛处，便做了一件事——是为了我，为了别人，还是为了他自己，我一直都想不透。那是一声低语，当其他人已失去兴趣，转身离开他们两人时。

他依然搂着萝伦莎的肩，以陈述明显事实的口吻，对着房间轻声学公鸡啼叫："喔—喔—喔!"

51

When therefore a Great Cabalist wishes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at he says will not be frivolous, vulgar, common, but, rather, a mystery, an oracle…

——Thomaso Garzoni, *Il Theatro de vari e diversi cervelli mondani*, Venice, Zanfretti, 1583, discorso XXXVI

因此，当一个大秘法家想要对你说话时，他所说的绝不轻浮、粗俗、陈腐，而是一个秘密，一个神谕……

——汤玛士·葛左尼《11 Theatro de vari e diversi cervelli mondani》，**威尼斯，一五八三**

我在米兰和巴黎所找到的插图并不足够。葛拉蒙先生让我到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去搜查几日。

晚上我不是到须瓦宾区的酒吧去，就是到宽敞的地下餐室去听长了胡子的老绅士弹奏乐曲，看情侣们隔着猪肉蒸气和大杯啤酒相视而笑。下午，我便查阅所有的目录卡和复制品。偶尔我会离开档案室，在博物馆内浏览所有人类发明都被重建于此的展示。你按一个钮，便可透视人们如何探油、钻油，你走进一艘真正的潜水艇内，你可以使行星转动，你也可以制造酸和连锁反

应。一栋哥特式博物馆，完全是未来的，挤满了被教导将工程师理想化的一群群学生。

在德意志博物馆里，你也可以学到有关矿坑的一切：你爬下一个梯子，便发现自己在一座矿坑内，有隧道、载人和载马的电梯和受到剥削的瘦小儿童（希望是蜡制的）正在爬行的狭窄通道。你沿行无尽的黝黑长廊，在无底坑边止步，只觉得冰寒入骨，且几乎可嗅到甲烷味。一切都栩栩如生。

我在一条隧道里徘徊，正在害怕自己永无重见天日的可能时，碰到了一个正隔着栏杆往下俯瞰的男人，一个我似乎认识的人。那张脸苍白且满是皱纹，头发灰白，眼神锐利。但是那身衣服却不对——我是看过那张脸，在一身制服之上。那就好似在许多年后碰到了一个换穿了平民服装的僧侣。那人回顾我，也与我一样迟疑。一如在这种情况下的一般反应，我们两人交换了好几眼之后，他才率先以意大利语向我致意。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他穿制服的样子：如果他穿上黄色长罩衫，那他就是沙隆先生了：A·沙隆，剥制师。在我身为文化顾问时，我的办公室是在那栋曾为工厂的旧楼房中，而他的实验室就在我的隔壁。我曾在楼梯上碰过他几次，我们总是点头为礼的。

"奇怪，"他伸出手，说道，"我们同租一栋楼那么久了，却在几千里外的地心里自我介绍。"

我们交换了几句礼貌的话。我以为他很清楚我是在做什么的，那算是一种成就，因为我自己也不确知。"你怎么会在一间科学技术博物馆里呢？我还以为你们的出版公司关心的是较为精神方面的事物呢。"

"你怎么知道的？"

"噢——"他含糊地比了一下手势——"人们会说的，我有许多顾客……"

"去找剥制师的是哪一种人呢？"

"你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这不是一种寻常的职业。不过我并

不缺顾客，而且各种顾客都有：博物馆，私人收藏者。”

我说：“我并不常在人们家中看到动物标本。”

“是吗？那端看你所拜访的人家……或地窖而定。”

“动物标本是保存在地窖里的吗？”

“有些人把它们放在地窖里。并不是每一个马槽都是在阳光下或月光下的。我对这些顾客很猜疑，但你也知道的：工作便是工作……我对任何地下的事物都很猜疑。”

“那你为什么在隧道里闲逛呢？”

“我是在探查。我不信任地底世界，但我要加以了解。这种机会并不多。你会说，罗马的地下墓穴呀。那里毫不神秘，太多游客了，而且一切都是在教会的控制下。还有巴黎的地下水道……你去过吗？它们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都是开放参观的。可是那又是另一个吸引观光客的地方。自然，在巴黎也有地下墓穴和山洞。更不用提地下铁了。你曾到过拉法叶路一四五号吗？”

“我必须承认我没去过。”

“那儿是有些偏僻没错。那栋建筑乍看之下也不太起眼。可是如果你仔细看，就会看出虽然那门看似木头门，其实却是铁门上漆，而窗户则像已有好几世纪没人开启过了。人们不明就里当街走过。”

“怎么不明就里呢？”

“那房子是假的。它只有表面，没有房间，没有内部。那其实只是个烟囱，一座为原来的地下铁排气用的通风口。一旦你知道这事实，你会觉得自己站在地底世界的入口处：只要能穿过那些墙，你就可通到地下的巴黎了。我曾在那扇门前站过许久，那是到地心旅行的出发点。你想他们为什么要造那通风口呢？”

“你说过，为地下铁排气之用呀。”

“那几根管子就够了。不对。当我看到那些地下通道时，我就感到猜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谈着黑暗，脸上却透着光彩。我问他为什么他会感到猜疑。

“因为如果世界之主存在，他们只可能在地下：这是没有几个人敢说的真理。或许惟一一个勇敢到将之付诸于文字的是圣一耶夫·艾威勒。你知道他吧？”

我或许在那些“魔鬼”作家的稿件里看过这名字，但我并不确定。

“他提出艾佳沙之说，也就是世界之主的地下总部，共同统治的神秘中心。”剥制师说：“他一点也不惧怕；他很有自信。但是那些在他之后持相同论调的人却都被除去了，因为他们知道太多。”

我们沿着隧道前行时，沙隆先生不停地以紧张的目光注视新通道的入口，仿佛想在那些阴影中找到证实其猜疑的证据。

“你有没有想过为何在上个世纪，每一个大都会区都急忙建了地下铁？”

“解决交通问题吗？”

“在汽车发明之前，当路上只有马车的时候？以你的聪明才智，我以为你会提出一个较有深度的解释才对的。”

“你有吗？”

“也许。”沙隆先生说。他显得深思而茫然。我们的谈话无疾而终。然后他说他得走了。但是在与我握过手后，他好似突然想到什么，又盘桓了几秒钟。“对了，那个上校——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几年前到葛拉蒙出版社去和你们谈圣堂武士宝藏的那一个——你们可有他的消息吗？”

那仿佛是当脸掴来的一掌，这对我认为是隐私且埋藏之事胆大而无畏的展示所知。我想问他为何他知道，却又感到害怕。我限制自己以冷漠的口吻说：“噢，那件陈年旧事，我根本就忘了。不过，你怎么会问起来呢？”

“啊，呃，我觉得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地下的……”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不能说。我记不得是谁告诉我的，也许是一个顾客吧。只是只要提到地底世界，我的好奇心就会被勾起。老年人的狂热吧。晚安。”

他离开了。我呆立在那儿，思索着这次不期而遇的意义。

52

In certain regions of the Himalayas, among the twenty - two temples that represent the twenty - two Arcana of Hermes and the twenty - two letters of some sacred alphabets, Agarttha forms the mystic Zero, which cannot be found… A colossal chessboard that extends beneath the earth, through almost all the regions of the Globe.

——Saint - Yves d' Alveydre, *Mission de l'Inde en Europe*, Paris, Calmann Lévy, 1886, PP. 54 and 65

在喜马拉雅山的某区域，代表炼金术二十二秘法及二十二个神圣字母的二十二座庙之间，艾佳沙形成神秘的零，无人可找到……一面巨大的棋盘，在地底下延伸，几乎通过地球的每一个区域。

——圣耶夫·艾威勒《印度在欧洲的任务》，巴黎，一八八六，五十四页和六十五页

我回到意大利后，对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说了这件事，三人一起提出了不少假设。也许沙隆是个涉猎神秘学的怪人，而他碰巧见过艾登提吧，就这么回事。除非沙隆知道艾登提失踪的内幕，且曾为造成艾登提失踪的人工作过。另一个假设：沙隆是警

方的线民……

然后，一如我们那些魔鬼作家的出现又消失，沙隆这事见怪不怪，也就为我们所淡忘了。

一天，奕格礼到出版社来为贝尔勃寄给他的一些稿件做报告。他的意见精确严苛。奕格礼很聪明，不消多久他便看出了葛拉蒙——马纽夏斯的双重游戏，因此我们便当着他公开谈论。他了解，他会以几句锐利的心得毁掉一份稿子，然后又嘲讽那稿子可以交由马纽夏斯出版。

我问他，关于艾佳沙和圣耶夫·艾威勒，他可以对我说些什么。

“圣耶夫·艾威勒……”他说道，“一个怪异的人，毫无疑问。他自年轻时便常与法博·欧利维的门徒在一起。他成为内政部的一个谦逊却很有野心的职员……我们自然对他与玛莉—维托的婚姻持悲观的看法……”

奕格礼忍不住改用“我们”，仿佛他是在回想往事。

“玛丽—维托是谁呢？我最喜欢听闲话了。”贝尔勃说。

“玛丽—维托·黎屈，当她是尤琴妮女皇的密友时，她非常美丽。可是等到她认识圣耶夫时，她已五十多岁了。他才三十出头。对她而言，那当然是‘下嫁’。更有甚者，为了给他一个头衔，她买下一些产业——我不记得在哪儿了——但这些产业原属一位艾威勒侯爵所有。所以，当我们这个狂妄的主角在夸耀他的头衔之际，在巴黎他们却在笑他卖身求荣呢。由于现在他可以靠他的收入而活了，他便全神贯注于他的梦想，也就是找到一种可以使社会和谐的政治方式。共同统治，而非无政府。由三个委员会——分别代表经济力、司法力和精神力——共营的欧洲社会——换句话说，也就是教会和科学家共管的社会。一种启蒙性的、会消除阶级斗争的寡头政治。我们不是没听过更差劲的。”

“艾佳沙呢？”

“圣耶夫宣称有一天一个神秘的阿富汗人来找他，此人名叫

哈济·史佳利，显然不可能是阿富汗人，因为那是个阿尔巴尼亚的名字……这个人对他揭示了世界之王的秘密居所，虽说圣耶夫本人并未如此明说，他称之为艾佳沙，一个不可能被找到的地方。”

“他是在哪里写到这些的？”

“在他的《印度在欧洲的任务》一书中。这本书对当代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艾佳沙，有地底城市，而在这些城市下面，更靠近地心处，住着统治艾佳沙的五千位贤人。五千这个数字，想必你们也知道，提示这奥秘乃根源于吠陀梵语。每一根皆是个连接天国力量、也被地狱力量认可的神符。艾佳沙的中央圆顶建筑是由上方如镜子般的东西照亮的。这东西使来自地球表面的光线透过间隔的光谱颜色照进来，与我们物理书上的太阳光谱正好相反，因为太阳光谱是没有间隔的。艾佳沙的智者们研究所有神圣的语言，以求达到宇宙用语，梵丹语。当他们碰到太过深奥的神秘事物时，他们会飘浮起来，若非他们的弟兄压抑他们，可会在圆顶上撞破脑壳的。他们铸造避雷针，导引内部极点的回旋气流和内部热带气体，以及在地球经纬度不同区域的妨碍性扩张。他们选取品种，因此创造了有非凡感应力的小动物，这种动物有上面浮现黄十字的龟壳，单眼，一张嘴可在头部或尾部。还有可以朝每个方向移动的多荚性动物。艾佳沙可能是圣堂武士在逃逸后的避难处，也是他们尽保管之责的地方。还有别的吗？”

“可是……他是当真的吗？”我问。

“我相信是的。起初，我们认为他是个狂徒，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他可能是以表象的方式提到历史的一种神秘方向。不是有人说历史是个血腥且无理的谜吗？不，不可能；必定有个‘设计’存在的。必定有个‘心智’。也因此几世纪以来的智者认为世界之主或之王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只是一种集体象征，是一种固定意图持续且暂时的化身。这种意图是圣僧修会和消失的武士们所持有的。”

贝尔勃问道："你相信这一切吗？"

"有许多比艾威勒身心更平衡的人也在寻求未知的神呀。"

"他们找到了吗？"

奕格礼自得地大笑。"如果神让第一个前来找寻的人得识他们，那他们哪算什么未知的神呢？各位，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这里还有一本稿件——真巧！——这是本论述秘密会社的书。"

"好不好？"贝尔勃问。

"毁之为快。不过给马纽夏斯足够了。"

53

Unable to control destinies on earth openly because governments would resist, this mystic alliance can act only through secret societies…These, gradually created as the need for them arises, are divided into distinct groups, groups seemingly in opposition, sometimes advocating the most contradictory policies in relig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literature; but they are all connected, all directed by the invisible center that hides its power as it thus seeks to move all the scepters of the earth.

——J.M.Hoene-Wronski, quoted by P.Sédir, *Histoire et doctrine des Rose-Croix*, Bibliothèque des Hermétistes, Paris, 1910

这个神秘联盟因为政府会抵抗而无法公开控制世上的命运，只有透过秘密会社……这些因需求增高而逐渐创造出来的结社，分为明显的几种，表面上似互相对立，有时更拥护最相抵触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学政策；可是事实上它们却是互相关连的，都由一个隐形的中心所领导；而这个中心将其力量隐藏，借以推动世上的每一个王权。

——J·M·霍尼·龙斯基《蔷薇十字会教义史》，

巴黎，一九一〇

有一天我在沙隆先生的实验室门口碰见了他。毫没来由的，我突然以为他会像只猫头鹰那样啸叫起来。他像对老朋友般地与我打招呼，问我工作情况如何。我不置可否地比了一下手，对他微微一笑，便快步离开了。

我再次想到了艾佳沙。如奕格礼所解释的，这是圣耶夫的构想，可能会令魔鬼门徒着迷——但不至于吃惊。然而，想到在慕尼黑与沙隆邂逅的一幕，自他的话和他的脸看来，他显然是惊慌的。

因此，我一走出办公大楼，便决定到图书馆去找《印度在欧洲的任务》一书。

目录室里和询问台前照常拥挤。我推挤了一下后，才得到我所需要的抽屉，找到编目，填了借书单，将它交给管理员。他告诉我说那本书已被借走了——而且，一如平时在图书馆里的，他似乎很高兴给我这个坏消息。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事实上，你可以借到的，因为我刚刚还了。"我转过身，看见了安其利巡官。

他也认出了我——太快了，我想，因为我以前见到他对我而言是在很例外的情况下，然而他见到我却是在例行询问的过程中而已。再者，在调查艾登提案时，我蓄了一点稀疏的胡子又留长发。眼力真够好的！

他是不是从我回意大利后便一直监视着我呢？或者不过是他记忆力好呢？警察必须长于观察记忆脸孔和姓名……

"卡素朋先生！我们看的是同一类的书呢！"

我伸出手。"现在是卡素朋博士了。已有好一阵子了。或者我会依照你那天早上给我的忠告，去考考警察资格，那样我就能够先借到书了。"

"你只要先来这里就得了。"他说，"不过这回你要的书已经

还了，你可以去找。同时，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这邀请令我不安，但我却无法拒绝。我们坐到邻近的一家咖啡店里。他问我怎么会对印度的任务感兴趣的，我很想反问他怎么也会感兴趣，但我决定先打消他的疑心。我告诉他说，我在空闲时仍继续研究圣堂武士。根据伊青巴的说法，圣堂武士在离开欧洲之后就到印度去了；有些人相信他们是到艾佳沙王国去的。现在轮到他说了。“可是请告诉我吧，”我问，“你为什么借那本书呢？”

“噢，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的。”他答道，“自从你对我建议关于圣堂武士的那本书之后，我便一直找同类的其他书看。我无须告诉‘你’说在圣堂武士之后，合理地下一步便是艾佳沙。”厉害。他又说：“我是在开玩笑的。我之所以借出那本书是因为……”他略微犹豫。“事实是，我在公余喜欢到图书馆去看看书。那使我免于变成一个机器人，一个机械化的警察。你大概可以更优雅地表达这个构想……不过还是谈谈你自己吧。”

我侃侃而谈：自传摘要，一直说到金属的奇妙历险。

他问我：“那家出版公司，还有隔壁那一家，你们不是在出关于神秘学的书吗？”

他怎会知道马纽夏斯的？是多年前在监视贝尔勃时所得到的情报吗？或者他仍在办艾登提的案子？

“像艾登提上校那样的作者不时出现在葛拉蒙，加上有马纽夏斯可以接收他们，”我说，“葛拉蒙先生决定那是值得耕种的沃土。一旦你找这种类型的，你可以找到很多。”

“可是艾登提失踪了。我希望其他人不会。”

“还没有，虽说我几乎希望他们会。不过，满足我的好奇吧，巡官。我想在你的工作里，每天都有人失踪，或者甚至更糟的，你对每个案件都奉献出这么多时间吗？”

他促狭地看看我。“你怎么会认为我还在对艾登提上校花时间呢？”

好吧，他在赌博，已加高了赌注，现在我若有勇气便可说他在唬人，逼他摊牌。我有什么可输的？“得了，巡官，”我说，“你知道葛拉蒙和马纽夏斯的一切，又在找关于艾佳沙的书……”

“你的意思是，艾登提跟你们谈起过艾佳沙吗？”

又在套话了。没错，据我所记得，艾登提确曾提过艾佳沙。但我回避了。“没有，只说过圣堂武士。”

“我明白了，”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会一直追查一件案件，直到破案为止。那只会发生在电视上。警察就如牙医一样：来了一个客人，你对他施点老套，给他开些药，他半个月后会再回来，而这当儿你还得再应付一百个别的病人。像上校这样的案子可能十年也结不了案，然后，当你在查另一件案子时，听口供，突然有个暗示、有个线索，然后，砰！脑中一次短路，你灵光一闪——或者你不会，就这样子。”

“那么你最近发现了什么而导致短路呢？”

“你不认为这是个很鲁莽的问题吗？不过相信我，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上校之案正好又浮现了。为了极不同的原因，我们在监视一个人时，发现他常到皮加利俱乐部去。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那份杂志，没听说过俱乐部。那里怎么样呢？”

“没怎样，什么也没有。也许俱乐部的人有些疯，但是很守规矩。然后我想到艾登提以前也常到那里去—— 一个警察的才分包含整个儿的记忆：一个名字，一张脸，甚至于在十年之后。所以我开始想在葛拉蒙所发生的事。仅此而已。”

“皮加利俱乐部和你们政治组有什么相干呢？”

“也许是不相干的良知吧，但是你好像非常好奇。”

“是你邀我喝咖啡的。”

“没错，而且我们两人都有余暇。听着：如果你站在某个角度来看世界，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好一个神秘哲学——我心想。他立刻又补充道：“我并不是说那些人和政治有关，只是……曾经，我们要找红军就到民宅去，要找黑军就到防身术俱

乐部去；现在却是都有可能了。我们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在十年前容易多了。而今就连意识也毫不固定。有几次我想过要转到麻醉组去。在那里，至少你知道出售海洛因的一定是个海洛因毒贩。"

他停下来——我想他有些迟疑。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如弥撒用书大小的笔记本。"听着，卡素朋，你工作的一部分是见一些怪人。你到图书馆去找甚至更奇怪的书。帮助我吧。你对共同统治有什么概念呢？"

"惭愧得很，几乎一无所知。我只听说那是和圣耶夫有关的；仅此而已。"

"他们说了些什么？"

"如果他们说了什么，我没听到。坦白说，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法西斯主义。"

"事实上，法兰西行动派撷取了它不少主张。如果那便是全部，我也不会再深究了。那样，我碰到谈论共同统治的集团时，便可以给它一种政治色彩。可是我在阅读中获悉在一九二九年时，一个叫微安·波图·都马的人和强尼·卡努多创建了一个叫'极乐'的组织，那是由世界之王神话而得的灵感。他们提出一种共同统治的方案：社会服务对抗资本主义利润，透过合作而消除阶级斗争……听起来似一种费边社会主义，一种自由意志与共产社会的运动。重要的是，极乐组织和爱尔兰费边组织都被控涉及了由犹太人领导的共同统治阴谋。是谁指控他们的呢？也就是谈论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的'秘密协会国际评论'。该刊的许多撰稿人都属于一个叫'枞树林'的秘密右翼组织。'他们'说，所有的这些革命集团都是一个神秘学社策划之魔鬼计划的前屏。现在你会说：好吧，圣耶夫竟然带给改革集团灵感，但这年头右派将一切都凑在一块儿，将它全视为魔鬼——冥府——社会——犹太阴谋。墨索里尼便那么做过。可是为何要指控这些集团为一神秘学社所控制呢？根据我所知道的一点——

就以皮加利为例吧——那些玄秘者流根本不管工人运动的。”

“我也这么认为，喔，苏格拉底。因此呢？”

“谢谢苏格拉底。不过我们要说到精彩部分了。我看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便愈感到困惑。在四十年代时，许多自称共同统治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谈论由一个超越党派范围之贤人政府所领导的新欧洲政体。这些集团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在维琪合作主义者的圈子。你会说，那我们弄错了；共同统治是右翼思想。但慢点！看了一些书后，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主题是它们全都同意的：共同统治存在，且秘密地统治着世界。但是现在要说到‘不过’了……”

“不过？”

“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德米特里·那瓦芹，共济会员和马丁教徒（我不知道马丁教徒是什么意思，想必是那种教派之一），在身为莫斯科一家银行总裁后又任人民阵线的经济顾问，被墨索里尼所支援的国家革命秘密行动组织所暗杀。当时据说这个秘密行动组织是由一个秘密的共同统治所领导的，而那瓦芹之所以被杀便是因为他发现了这组织的秘密。在占领期间，一份由左翼圈子所发布的文件公开抨击一共同统治的‘帝国契约’；这契约明示了葡萄牙式的法西斯主义，须对法国的战败负责。可是后来却发现原来这契约是由都马和卡努多撰写的，且其中包含了他们已发表且到处发布的构想。一点也不秘密；只是这些构想却是一个叫哈森的人在一九四六年时以秘密而揭露的，极端的秘密；哈森在他所写的《共同统治：神秘学活动二十五年概观》一书中抨击左翼的一个革命之共同统治契约，他的署名是……慢着，让我想想……杰弗洛·查内。”

“好极了！”我说，“查内是圣堂武士大首领莫雷的同伴，他们一起被烧死的。现在我们却有一个新圣堂武士站在右派立场攻击共同统治。可是共同统治是艾佳沙的产品，而艾佳沙却是圣堂武士的避难所呀！”

“我怎么跟你说的？你瞧，你给了我一个额外的线索。不幸那只是更添混淆而已。所以，在右派方面，一个左翼的共同统治契约被抨击为社会主义且是秘密的，虽说那其实并不秘密；而这同一个共同统治契约亦为左派所抨击。于是我们便有了新的揭示：共同统治是耶稣会为暗中损害第三共和而设计的阴谋。左翼的罗杰·孟尼维对这论点曾加以解说。为了让我安睡，我所读的书又说，一九四三年维琪军事圈中流传的文件证明共同统治是纳粹的阴谋：希特勒是个受共济会影响的蔷薇十字会员，由设计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转而为设计一个帝国主义日耳曼阴谋。”

“于是一切尘埃落定。”

“真是那样就好了。然而又有另一个揭示：共同政治是国际技术专家政治主义者的阴谋。这是一九六〇年时由一个韦勒马所提出的。这个技术——共同统治阴谋想瓦解各国政府，其方式是挑起战争、支持军事政变、在政党中酿成阴谋、激发互相残杀的憎恨……你认得出这些共同政治者吗？”

“老天，那是 IMS，‘帝国主义众国邦’——几年前红军团所谈论的！”

“正确答案。现在，如果安其利巡官在某处碰到共同政治的说法时，他该怎么办呢？他该问圣堂武士专家——卡素朋博士的意见。”

“我的答案：这世上存在一个秘密协会，其分支遍及全世界各地，而其阴谋则是散播有个宇宙阴谋存在的谣言。”

“你在说笑，可是我——”

“我并不是在说笑。你来看看寄到马纽夏斯出版社的稿件吧。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较实际的解释，那就像那个故事：一个口吃很严重的人抱怨无线电台不肯雇用他当播音员是因为他没有带党证。我们总是得把我们的缺失怪罪到其他人身上，而独裁政体总是需要一个外界的敌人才能使其人民团结在一起。如某人所说

的，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解答，而那却是错误的。”

“如果说，我在火车上发现了一颗炸弹包在一张谈论共同政治的宣传单里，这是否足够让我说那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解答呢?”

“为什么？你曾经在火车上找到过什么炸弹包在……不，对不起，那真的是不干我的事。可是，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呢?”

“因为我原希望你知道的会比我多。因为也许看到你也弄不清楚头尾令我如释重负。你说你必须读许多疯子的著作，而你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却不。对我而言，你们那些疯子的作品——我所说的‘你们’指的是你们正常人——是重要的读物。一个疯子的著述可能解释在火车上放那颗炸弹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怕变成警方的一名线民吗?”

“不，一点也不。再说，在目录卡中翻找是我的职业。只要一看到合宜的资讯，我一定会记得你的。”

安其利站起身之际，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在你们的稿件中……你有没有碰到任何提及‘三斯’的?”

“那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组织吧。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我曾经听说过，刚刚又使我联想到你们那些疯子。请代我问候你的朋友贝尔勃，告诉他说，我并没有在监视你们两人。事实是，我有份下流差事，而我的不幸是我乐在其中。”

我回到家后，心中暗想不知是谁坦承直言。他对我说了不少事；我对他却什么也没说。如果我猜疑，我可以想或许他在我毫不自觉的情况下从我这里得到了什么。不过一个人若是太过猜疑，便会沦为共同统治阴谋的精神病的。

当我告诉莉雅这件事时，她说：“依我看，他是真诚的，他只是想一吐为快。你想他在警察总署里能找得到任何人听他猜想

强尼·卡努多是右派还是左派吗？他只想查明他之无法了解是由于他自己或是因为那整件事太过困难了。而你却无法给他那惟一真确的答案。"

"惟一真确的答案？"

"当然。根本没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共同统治就是上帝。"

"上帝？"

"是呀。人类无法忍受世界的诞生是出于偶然、出于错误的想法，只因为四个没有思想的分子在一条滑溜溜的公路上撞在一起。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宇宙的策略——上帝、天使、魔鬼。共同统治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只是规模较小。"

"那么我该告诉他说人们在火车上放炸弹是因为他们在找寻上帝吗？"

"有何不可？"

54

The prince of darkness is a gentleman.

——Shakespeare, *King Lear*, III, iv

黑暗王子是个绅士。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三幕第四场

秋天了。一天早上，我到古迪侯爵大道去，因为我必须得到葛拉蒙先生的许可向国外订购一些彩色照片。我瞥见奕格礼在葛拉齐亚太太的办公室里，弯身看马纽夏斯作者的档案。我没有惊动他，因为我已经迟到了。

公事谈完后，我问葛拉蒙先生奕格礼在秘书的办公室里做什么。

"这个人是个天才，"葛拉蒙说，"一个不寻常的人才，机智，博学。那一晚，我带他和我们的一些作者一起吃晚餐，他给足了我面子。好一篇谈话！好风采！一个老派绅士，一位贵族；他们没有任何模式规范。知识渊博，教养深厚——不，不只，博学多闻！他愉快地畅谈一世纪前之人物的奇闻轶事，我发誓他说起来简直就像他本人认识他们似的。你要不要听在回途中他给了我什么点子呢？他说我们不该坐待《揭露艾昔丝》的作者自己露面。当你不知道作者是否愿意支付经费时，看他们的著作无异是浪费

时间和精力。其实，我们手中便握有一个任我们开采的金矿：过去二十年来所有马纽夏斯作者的名单！你明白吗？我们写信给我们荣耀的老作者，至少是那些买下他们剩书的作者，我们就对他们说：亲爱的先生，您是否知道我们已开始发行一个博学、传统、且具有高度灵性的新系列？您身为一位卓越的名作家，不知对投入这未知领域有没有兴趣，等等，等等？一个天才，我告诉你。我相信他要我们全体在礼拜天晚上都加入他。计划带我们去一幢城堡，一处要塞——应该说，在都灵的一幢别墅。好像是那里将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一种仪式或恶魔宴会，某人将制造金子或水银。那是个等待被发掘的广大领域呀，我亲爱的卡素朋，尽管——你也知道的，——尽管我十分敬重科学，你以极度的热情所投入的科学。是的，我对你的表现非常非常满意，还有，是的，你所提及的那一点点财务调整；我并没有忘记，我们很快便可谈一谈的，奕格礼告诉我说那位小姐也会在场，那个美丽的小姐——或者也许并不是很美，但很迷人吧；她的眼睛有种神采——贝尔勃的朋友——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萝伦莎·裴利尼。”

“对。她和我们的贝尔勃之间有点关系吧——没有吗？”

“我相信他们是好朋友。”

“啊！一个绅士的回答。好极了，卡素朋。不过我之所以会问并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事实是我觉得自己就像你们每一个人的父亲，所以……再见，亲爱的孩子。”

贝尔勃告诉我，我们的确约好了与奕格礼同去土伦附近的山区。一个双重约定。入夜后将是在一位极富裕之蔷薇十字会会员城堡中晚宴，然后奕格礼会带我们到几公里外——当然是在午夜时分——去看某种督伊德教的仪式；贝尔勃也不确知究竟是怎样一个仪式。

“我也在想，”贝尔勃又说，“我们该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

思索一下我们的金属史，因为在这儿我们不断受到干扰。我们何不在礼拜六离开，到我在××镇的故居去住两天呢？那是个很美的地方；你会知道的，那些山丘值得一探。狄欧塔列弗要去，也许萝伦莎也会去。当然你想带任何人同来都可以。"

他并不知道莉雅，可是他知道我有个伴侣。我说我会去的。莉雅和我在两天前吵了架。并不严重；几天内就会被淡忘了，但这当儿我却想离开米兰。

于是我们到××镇去，葛拉蒙三剑客和萝伦莎·裴利尼。我们的离开是个紧张的时刻。就在我们要上车时，萝伦莎说："也许我还是别去吧，那样你们三人可以平静地工作。我和西蒙稍后再来找你们。"

双手都握住方向盘的贝尔勃，两肘不动，直视前方，低声说了一句："上车。"萝伦莎上车了，此后一路上，坐在前座的她一直将手放在贝尔勃的颈背上，而贝尔勃则一语不发地开车。

××镇依然是贝尔勃在战时所知道的那个小镇。但是，他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盖的房舍，农业没落，因为年轻人都移居到城里去了。他指指山丘；现在已是放牧，以前却都是黄澄澄的谷子。小镇突然显现，在一座矮丘的山脚处转过弯后，便是贝尔勃的故居了。我们看见了山后的蒙飞拉多平原，轻烟弥漫，秀丽诗情。当车子向山坡上开去时，贝尔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相对的那座几乎是光秃秃的小山：山顶有一座两侧各植了一棵松树的小教堂。"那是布里哥教堂。"贝尔勃说。"或许你们毫无所觉。我们以前在复活节早上常到那里去吃天使午餐。现在开车五分钟就到了，但当时我们走路上去，就像是朝圣。"

55

I call a theatte [a place in which] all actions, all words, all particular subjects are shown *as in a public theatre, where comedies and tragedies are acted*.

——Robert Fludd, *Utriusque Cosmi Historia*, Tomi Secundi

Tractatus Primi Sectio Secunda, Oppenheim (?), 1620 (?), P. 55

我认为一个剧场（是一个）充满种种动作、种种话语、种种特别主题的地方，一如上演喜剧和悲剧的公共戏院。

——**罗勃·傅拉《Utriusque Cosmi Historia》(《两个世界史》) Tomi Secundi, Tractatus Primi Sectio Secunda, Oppenheim (?), 一六二〇(?), 五十五页**

我们到了别馆。别馆——实际上是一栋大农舍，楼下有大地窖，是对游击队抨击卡洛叔的佃农——阿德利诺·卡内帕——酿酒之处。这农舍已久无人居了。

阿德利诺的姨妈仍住在附近的一间小农舍。贝尔勃告诉我们

说她年纪已经很大了，种了几畦蔬菜，又养了几只母鸡和一头猪。其他人早就死了，卡内帕家的叔伯姑婶们；只有这个老太婆还活着。这片土地早在多年前便已出售，以支付遗产税和其他债务。贝尔勃敲敲小屋的门。老太婆出现在门槛处，半天才认出了访客，随即大表热忱及顺从，邀请我们入内，但贝尔勃在拥抱过她又让她镇定下来后，结束了这次会晤。

我们走进别馆，萝伦莎不住地为她的发现欢呼：楼梯，走廊，陈设了旧家具的阴暗房间。一如平常的，贝尔勃冷静自若，但他显然颇为感动。他告诉我们说他仍继续到这儿来探访，偶尔一次，并不时常。

“这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夏天凉爽，冬天时厚厚的墙壁又可为你御寒，而且每个房间都有火炉。当然，我小时候，身为撤离者，我们只住在主要走廊尽端的两间侧房里。现在我却占据了我叔叔和婶婶的整翼厢房。我在这里工作，卡洛叔的书房里。”书房里面有张写字台，连摆一张纸都嫌挤，却有许多小抽屉；也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我不能把阿布拉非亚放这儿。”贝尔勃说，“不过我偶尔到这儿来时，喜欢用手书写，就像我小时候。”他指给我们看一座巨大的柜子。“我死了以后，别忘了这里面有我全部的青春，我十六岁时所写的诗，十八岁时画出的六本素描，等等……”

“让我们看！让我们看！”萝伦莎喊道，拍着手，以夸张的步伐走向柜子。

“立刻止步，”贝尔勃说。“没什么好看的，甚至于我自己也不看了。反正，等我死后，我会回来把一切全烧掉的。”

萝伦莎说：“我希望这地方有鬼。”

“现在有了。卡洛叔在时可没有；那时很好玩的。一首田园诗。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夜里当狗在山谷里吠叫时，你在这儿工作，感觉很好。”

他带我们去看我们的卧室：我、狄欧塔列弗和萝伦莎一人一

间。萝伦莎注视她的房间，摸摸铺有白色大床罩的古床，嗅了嗅床单，说她好像置身于一个老祖母的故事中，因为每样东西都有薰衣草的气味。贝尔勃说那不是薰衣草，而是发霉。萝伦莎说不要紧，然后她背靠墙壁，腰部挺向前仿佛站在弹球机前，问道："我一个人睡这儿吗？"

贝尔勃移开目光，然后望向我们，然后又别开目光。他转身欲走，说道："我们待会儿再谈吧。总之，如果你想，你有一个完全属于你一人所有的避难所。"狄欧塔列弗和我先行走出，但我们听见萝伦莎问贝尔勃说他是不是以她为耻。他说如果他不给她那个房间，那她一定会问他她该睡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先行一步，也好让你有选择。"

"狡猾的土耳其人。"萝伦莎说。"反正，我就睡在我这个可爱的小房间里了。"

贝尔勃生气地说："随你爱睡哪儿吧。不过其他人是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们到外面阳台去吧。"

因此我们便在宽广的阳台上工作，在藤蔓棚的凉荫中，边喝着冷饮和咖啡。酒要等入夜之后才开禁。

由阳台上可见布里哥山，山脚下有一幢毫不突出的建筑物外带院子和足球场——全都盘据了五彩缤纷的小人型——我想大概是小孩子。"那是萨勒森教区礼堂。"贝尔勃解释道。"也就是唐·提可教我吹奏之处。在乐队里。"

我想起了贝尔勃在梦后不曾得到的喇叭。"喇叭还是木箫呢？"

他惊慌了片刻。"你怎么……啊，是的，我跟你说过那个梦，那支喇叭。唐·提可教我吹喇叭，但是在乐队里我吹的是低音金管。"

"低音金管是什么？"

"噢，那些全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现在我们再回头工作吧。"

但是当我们工作时，我却注意到贝尔勃不时望向那幢礼堂。我觉得他谈别的事只是借口看那礼堂而已。例如，他会打断我们的讨论，说道：

"就在那山脚下，在战争末期曾有过一些最密集的炮火。在我们××镇这儿，法西斯党和游击队之间有一种默契。连着两年，游击队在春天时下山来占领市区，法西斯党远观而按兵不动。法西斯党员不是本地人，游击队员却都是当地的男孩。一旦打起仗来，他们的行动迅速；他们知道每一片玉米田、每一片树林和灌木篱。法西斯党员多半都守在城里，只有在突击时才会出城。冬天时，游击队员待在野外比较难受：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因此在雪地上他们老远就会被看到，而遭远在一公里外的机枪扫射。所以他们就爬到较高的山区去。在那儿，他们仍熟知山径、洞穴、小屋。法西斯党人返回控制平原。但是在解放前夕的那个春天，法西斯党却仍在这里，且迟疑着不肯回市区去，因为他们猜测最后的攻击将会在城里发生，而事实也是的，在四月二十五日左右。我相信法西斯党和游击队之间事先有过沟通。游击队迟滞不返，想避免与法西斯党冲突，确知很快就会有行动了。到了晚上，伦敦电台播送出愈来愈多令人安心的消息，给法兰其军团的特别口信也愈来愈多了：明天会再下雨；皮耶多叔叔买了面包——之类的。狄欧塔列弗，或许你也听过吧……总之，总之，他们之间必然有了误解，因为游击队下山回到平原来了，而法西斯党却尚未离去。

"一天，我妹妹就站在这个阳台上，然后她跑进来对我们说有两个人拿着枪在玩捉迷藏。我们并不惊讶；他们不过是小孩子，两边都是，拿着武器闲混时间。有一次——只是为了好玩——有两个人真的开枪了，其中一颗子弹打中了车道上一棵大树的树干。我妹妹正靠在那棵树上；她甚至没注意到，但是邻人注意到了，因此那次之后大人便告诉她说只要她看到有人拿着枪

在玩，她一定要进屋去。她跑进来说：‘他们又在玩了。’表明她有多么服从。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第一阵枪响。然后是第二阵，第三阵，然后枪炮声愈浓密也愈急切。你可以听到步枪的吼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还有一种较沉闷的声响，可能是手榴弹。最后是机关枪。我们意识到他们已不只是在玩游戏了，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因为到那时我们已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砰，碰，嗒嗒嗒。我们蹲在水槽下面——我，我妹妹和妈妈。然后卡洛叔来了，沿着走廊爬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太显露了，应该到他们那一翼去。我们去了，只见佳特琳娜婶在哭，因为奶奶出去了……”

“那是不是便是你祖母身陷战火中，脸朝下趴在玉米田里的那一回呢？”

“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一九七三年时跟我说过，那天我们都参加了示威游行。”

“老天，真好记性！和你在一起得小心说话才行……是的。可是我父亲也外出了。后来我们获知他躲在镇上一户人家的门口，街上枪林弹雨，而一队黑军又在镇公所的塔楼上朝广场扫射机关枪，所以他无法离开。镇长——一个法西斯党员——也站在同一个门口。过了一会儿，他说他要跑出去试试看：他只要跑到转角就到家了。他等着停火的一刻，然后便冲出门口，跑到转角处，却被机枪扫倒了。我父亲曾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的本能反应是：待在门口。”

狄欧塔列弗评论道：“这真是个充满甜蜜回忆的地方。”

“你不会相信的，”贝尔勃说，“可是那些回忆‘确实’甜蜜，是我记忆中惟一真实的事。”

其他人不了解，而当时的我只是一知半解。现在我可懂了，尤其是在那几个月里，当贝尔勃在魔鬼门徒的虚假之海中航行，且在多年以杜撰的小说包装他的幻灭之后，在他回忆中××镇的

日子便格外清晰：一颗子弹便是一颗子弹，你不是躲开便是中弹，而对立的两边又是很清楚的，以颜色表明，非红即黑，毫无暧昧不明——或者至少在他看来如此。一具尸首便是一具尸首便是一具尸首便是一具尸首。不像艾登提上校，那样不明里的失踪。我想到也许该告诉贝尔勃有关共同统治的一切；即使在那年头，共同统治也已入侵了。其实卡洛叔和猛哥的会面不也就是共同统治吗？因为他们两人虽在对立的两边，却都受到同样的骑士理想所鼓舞。可是我为什么要剥夺贝尔勃的回忆呢？那些往事是甜美的，因为它们告诉他他所知的惟一真相；怀疑是在后来才发生的。虽然，如他所暗示过的，即使是在真实的日子里，他仍只是一名观众，坐视其他人的记忆产生，历史的诞生，还有其他许多历史：所有他不会写出的故事。

或者，他也曾有过光荣和抉择的一刻呢？因为此刻他说："而且，那天我演出了这辈子惟一一次英勇的行为。"

"我的约翰·韦恩，"萝伦莎说，"告诉我吧。"

"哦，没什么。在爬到我叔叔的那翼厢房后，我固执地坚持要站在走廊上。我争论道，窗户在另一端，我们又在二楼，所以没有人可以击中我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挺立在战场中央的队长，任凭子弹在他周围呼啸。卡洛叔生气了，粗暴地将我拉进房间里；我差点没哭起来，因为一点也不好玩了。就在那一刻，我们听到三声枪响，玻璃碎裂声和一种跳弹声，好似有人在走廊上打着网球。一颗子弹穿过了窗子，掠过了水管，射入我刚刚所站立之处的地板内。要是我还待在那儿，很可能会受伤的。"

萝伦莎说："我的天，我可不想你变成跛子。"

"那么也许今天我便会快乐些。"贝尔勃说。

但事实是，即使在这件事例中他仍无选择。他让他的叔叔将他拉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又一次分神了。"然后阿德利诺·卡内帕

上楼来了。他说我们都到地窖里去会安全些。我跟你们说过的，他与我叔叔已有多年不交换一语了。可是在这个悲剧的一刻，阿德利诺再度恢复人性，我叔叔甚至握了他的手。于是我们便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小时，挤在木桶之间，闻着葡萄酒味，使人有些昏沉，更别提屋外的枪声了。然后炮击渐渐止息了。我们意会到必有一方撤退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方，直到，由我们上方一扇俯视一条小径的窗子传来了一个说话声，说的是方言：'Monssu，ié d'la repubblica bele si?'"

"那是什么意思呢?"萝伦沙问。

"大概是：先生，请你告诉我，在这区域还有没有意大利社会共和党的支持者？当时，'共和'是个坏字眼。那声音出自一个游击队员，问一个路人或站在窗口的某个人，而那就表示法西斯党已撤退了。天色已暗。过不多久，爸爸和奶奶都回来了，各自说了他们的历险。妈妈和婶婶准备着晚餐，同时叔叔和阿德利诺又一次遵照仪式般地停止了交谈。那一晚，我们只听到远处的枪声，靠近山区。游击队在追击残兵败将。我们赢了。"

萝伦莎亲吻贝尔勃的头，贝尔勃皱皱鼻子。他知道他赢了，虽说借法西斯党之助，实际上那很像是在看一场电影。有一会儿，他不顾呼啸的子弹，进入了银幕上的表演，但只是一会儿而已，像跑龙套，然后胶卷都混乱了，一个印第安人骑着马跑进一间大舞厅，问他们往哪边去了。某人说："那边。"于是印第安人便策马驰往另一个故事去了。

56

He began playing his shining trumpet with such power that the whole mountain rang.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Die Chymische Hochzeit des Christian Rosencreutz*, Strassburg, Zetzner, 1616, I, P. 4

他开始用力吹奏他那支闪亮的喇叭，响彻了整座山。

——约翰·瓦伦汀·安德列《Die Chymische Hochreit des Christion Rosencrutz》(《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史特拉斯堡，齐兹纳，一六一六，第四页。

我们编到了奇妙的水力管乐那章时，有一张取自哈伦“Spiritalia”一书中的十六世纪版画画了一种以蒸气装置吹奏喇叭的祭坛。

我将贝尔勃带回他的追忆。“那么，那个唐·提哥，或不管他的名字是什么——那个教你吹喇叭的人，后来你们怎么样呢?”

“唐·提可。我从未查明‘提可’是个昵称或是他的真正姓氏。我没有再回教区礼堂去过。我第一次到那里只是个偶然的机

会：弥撒、教义问答、各种游戏，如果你赢了，他就给你一张圣多米尼哥的小卡片，那个穿着发皱帆布长裤的少年，在雕像中总是与巴斯科并列，眼望天空，不去听其他说黄色笑话的男孩。我获悉唐·提可要组乐队，十岁至十四岁之间的男孩。小的吹奏玩具木箫、横笛、高音萨克斯风，大的则扛着低音大喇叭和低音鼓。他们有制服，咔叽上衣和蓝长裤，还有带帽舌的便帽。一个梦，而我想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唐·提可说他需要一个低音金管。”

他自负地看了我一眼，好似重复熟悉的资讯般说：“低音金管是一种低音大喇叭，E 调的低音喇叭。那是全乐队中最笨拙的乐器。大部分的时间，它只会呜—呜—呜地响，或者，最好的变化便是答—答，答—答，答—答。不过，那乐器很容易学的。属于低音乐器的低音金管，和吹奏小喇叭的方法差不多。小喇叭需要较大的肺活量，吹低音金管则需要正确的口势——你晓得，上唇要有个硬结，像路易·阿姆斯特朗……然后你就可以吹出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声音，不会听到吹气声。重要的是，别鼓起双颊……那只发生在电影上、卡通影片或新奥尔良的妓院里。”

“那小喇叭呢？”

“小喇叭是我自己无师自通的，在那些夏日午后，当教区礼堂空无一人时，我就躲在小剧场的座位上……只是我研习小喇叭却是出于色情的原因。你们看到离礼堂一公里外的那间小农舍吧？那是赛西莉亚的住处，她母亲是教堂的大捐助人。所以，每当乐队于义务圣日——在游行之后——在礼堂的院子里，和尤其是在业余团体表演的剧院里演奏之时，赛西莉亚和她妈妈准坐在前排贵宾席上，与大教堂的主监督相邻。在剧院里，乐队会先演奏一支进行曲，曲名为《好的开始》以小喇叭开场，B 调的喇叭，金色和银色的，为了表演仔细擦亮过。喇叭手们站起身独奏一番，然后他们坐下，全乐队才开始演奏。对我来说，只有吹喇叭才能引起赛西莉亚的注意。”

"只有?"萝伦莎动容地问。

"没别的方法了。其一，我十三岁，她十三岁半；一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已是一个女人了，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却只是个狮子鼻的小孩。其二，她喜欢一个吹高音萨克斯风的，叫帕皮；我觉得他肮脏可怖，可是她眼里只有他，看着他挑动春情地乱吹，因为萨克斯风——当它不是名萨克斯风手的，且又是乐队的一部分时——而吹奏的人又是可怕的帕皮，那么萨克斯风便是一种淫荡的、喉音的乐器，有种，呃，如喝酒成癖的时装模特儿的声音……"

"'你'对喝酒成癖的时装模特儿知道些什么呢?"

"总之，赛西莉亚甚至不知我的存在。当然，每天晚上当我爬上山，去山上的农场取牛奶时，总会编些精彩的故事，例如她被黑军绑架，而我不顾一切地跑去救她，任子弹在我四周飞过，打到麦穗发出咻咻声。我向她揭示她不可能知道的：我的秘密身份是全蒙飞拉托区的反抗军领袖，于是她也向我坦承她一直就是这么希望的。这时我会感到一种愧疚却甜蜜的汁液流过我的全身——我发誓，就连我的前额也没湿；那并不是汗水，而是远较汗水更了不起的东西——等我回家后，我会去告解……我相信一切的罪恶、爱、光荣是这样的：当你从打结的床单上滑下来，想要逃脱盖世太保的总部时，她拥抱你，那儿，悬在半空中，她对你低语说她总是梦着你。其余的便只是性，交媾，邪恶品种的永存不朽。简而言之，只要我转去吹小喇叭，赛西莉亚便不可能再忽视我：我站立着，闪闪发亮，而萨克斯风却可悲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小喇叭是挑战性的，天使般的，启示录的，胜利的；它高奏冲锋。吹奏萨克斯风是为了贫民窟的小庞克们，头上擦了滴溜溜的发油，便可以和流着汗的女孩们跳贴面舞。我像个疯子般练习吹小喇叭，然后跑去找唐·提可说：你听这个。我就像第一次在百老汇与金凯利演对手戏的奥斯卡·李文。唐·提可说：你是可以吹小喇叭没错，不过……"

"真是戏剧化。"萝伦莎说,"继续说下去吧,别吊我们胃口了。"

"不过我必须找人来取代我吹低音金管,唐·提可说,想想办法吧。于是我想出了办法。亲爱的孩子们,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就是,在那时候,××镇住了两个家伙,比我大两岁,却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事实便可告诉你们这两人的心智能力了。这两个家伙分别叫做安尼拔·坎大拉和皮欧·包。星号:历史事实。"

"什么?"萝伦莎问。

我自以为是地解释道:"当萨格里在他的探险故事中包含一个真正的事件或他认为是真实的事物时——例如,在小大角战役后,懒牛酋长吃掉了卡士达将军的心——他便会以一个星号和注脚说:历史事实。"

"是的,而安尼拔·坎大拉和皮欧·包确有其名也是历史事实,不过名字还是次要的。这两个是真正的坏小子:他们偷报摊上的漫画书,也偷别的男孩收藏的贝壳盒子。他们会不以为意地把他们油腻的香肠三明治放在你所珍视的、包含许多探险故事的豪华版耶诞书上。坎大拉自称是个共产党员,包自称是法西斯党员,但他们两人都可为了一个弹弓而将自己出卖给敌人。他们到处吹嘘他们的性经验,其中不乏错误的解剖学常识,又争论在前一晚谁的手淫次数较多。这是两个什么坏事都会做的坏蛋;那为何不能吹低音金管呢?于是我决定去诱惑他们。我极力赞美乐队制服,带他们去看公共演奏,又点燃他们赢得玛莉之女的希望……他们果真吃我那一套。我拿着一根长手杖,像我在宣传册的图片上看到的传道师一样,一天到晚待在戏院里,他们一吹错就敲打他们的指关节。低音金管只有三个键,但是,我说过了,重要的是口势。我的小听众们,我不会以再多的细节使你们烦闷了。在许多个冗长而无眠的下午之后,终于到了我可以将两个低音金管介绍给唐·提可的一天了——我不能说他们已很完美,但至少是可以接受了。唐·提可听信了我,让他们穿上制服,将我调去吹

小喇叭。不到一周，为了‘耶诞节的女助手’节庆，为了以‘他们必须见巴黎’而开始的戏剧季开幕，我站在幕前，当着许多当权者，高声吹奏‘好的开始’。”

“喔，喜悦的时刻。”萝伦莎面带一个温柔而嫉妒的表情说。“那么赛西莉亚呢？”

“她不在场。也许她病了，我不知道。可是她不在场。”

他抬眼打量他的听众，而在这一刻他是吟游诗人——或是弄臣。他仔细算计停顿时间。“两天之后，唐·提可把我找了去，告诉我说坎大拉和皮欧·包毁了那个晚上。他们不照节拍，他们吹奏时便毫不专心，彼此打趣，而且从未在该吹奏时吹奏。唐·提可对我说道：‘低音金管是整个乐队的骨架，是乐队的节奏良心，也是乐队的灵魂。乐队是整体的一群；乐器是羊，指挥是牧羊人，而低音金管却是保持这一整群同在的那头忠心吠叫的狗。指挥先看低音金管，因为只要低音金管跟着他，羊群便会跟随了。杰可波，我的孩子，我必须要求你大大的牺牲一下：回到低音金管去吧。你有很好的节奏感，你会为我规范另外那两个的。我保证，只要他们一能够独立吹奏，我就再让你吹小喇叭。’我亏欠唐·提可一切。我说好。于是在下一个圣日里，喇叭手站起身，为又一次坐在最前排的赛西莉亚吹奏开场的‘好的开始’。但是我却在黑暗中，三支低音金管中的其中一支。至于那两个坏蛋，他们永不能独立吹奏，所以我再也没回去吹小喇叭。战争结束了，我搬回城市，放弃了音乐，管乐器，且甚至连赛西莉亚的姓是什么也不知道。”

“可怜的孩子。”萝伦莎说着，从后面拥抱他。“可是你仍然有我。”

“我还以为你喜欢萨克斯风呢。”贝尔勃说着，转身亲吻萝伦莎的手。“不过，工作吧。”他又严肃起来了，说道：“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创造一个未来的故事，而不是要沉浸于陈年往事。”

那晚，我们大肆庆祝禁酒令的取消。贝尔勃似已忘了他那哀歌的情绪，与狄欧塔列弗竞相想象荒谬的机器——结果却发现，每一回，那机器都已被发明了。到了午夜，经过了充实的一日，我们都决定该体验睡在山区的滋味了。

我的床单甚至于比下午时更为潮湿。贝尔勃坚持我们用“高僧”：一个椭圆形的框子，将棉被架高，好放进一个烧着灰烬的小火盆——他要我们好好尝尝乡居生活的情趣。只是当潮湿是固有的时，温暖并不能将之消除；你欢迎那股暖意，可是被单仍是濡湿的。哦，算了。我点上台灯；那种有皱边灯罩，蜉蝣扑翅至死方休的灯，然后我借着看报催眠自己。

我听到走廊的脚步声，房门的开关声，如此反复了一两个钟头，直到最后一声用力关门的碰响声。萝伦莎·裴利尼大概想把贝尔勃逼疯吧。

我正要沉沉睡去时，突然听到房门上有一搔刮声，我的房门。我听不出那是不是动物（我在屋里并未看到猫狗），只觉得那是一种邀请，一种请求，一种陷阱。或许是萝伦莎明知贝尔勃在监视她而故意这么做的吧。或许不是。直到当时，我一直视萝伦莎为贝尔勃的产业——至少就我而言——再说，我既和莉雅同住，对别的女人便不感兴趣了。在办公室或酒吧里，当萝伦莎戏谑地捉弄贝尔勃时而投递给我的同谋的狡猾目光——我一直以为——只是她所玩的游戏一部分。毫无疑问的，萝伦莎有一种可以注视任何男人犹如在向他的性能力挑战的天分。但那是一种好奇的挑战，仿佛她在说：“我要你，但只是要让你看看你有多害怕……”然后，那晚，听到她用指甲刮我的门，我却有种不同的感觉。那是欲望：我渴求萝伦莎。

我用枕头蒙住脑袋，想着莉雅。我告诉自己，我想要和莉雅生个孩子。一等他（她）气足了，我便要他（她）学吹喇叭。

57

On every third tree a lantern had been hung, and a splendid virgin, also dressed in blue, lighted them with a marvelous torch, and I lingered, longer than necessary, to admire the sight, which was of an ineffable beauty.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Die Chymische Hochzeit des Christian Rosencreutz*, Strassburg, Zetzner, 1616, 2, P. 21

每隔三棵树，便挂有一只灯笼，由一个也穿着蓝色衣裳的美貌处女持明晃晃的火把将它们点亮。我徘徊不去，只为欣赏这一幕，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美丽。

——约翰·华伦汀·安德列《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史特拉斯堡，一六一六，二，二十一页

近午时分萝伦莎到阳台来找我们，一脸笑容地宣布说她发现有一班火车在十二点半时会停于××镇，而只要再换一班车，她便可在下午到达米兰。她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开车送她到火车站去。

贝尔勃继续翻阅笔记。“我以为奕格礼也要你去的。”他说

道。“事实上，我觉得他安排整个探险全是为了你一个人。”

“那是他的事。”萝伦莎说。“谁送我去?”

贝尔勃站起身来对我们说：那只消一会儿，我马上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多待两个小时。萝伦莎，你有行李吗?”

我不知道他们到车站去的途中有没有交谈。贝尔勃在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回来了，立刻又投入工作，对此事不加置评。

两点时，我们在市集广场找到一家舒适的餐厅，而选择食物和酒又给了贝尔勃另一个回想童年的机会。但是他说话的口气好似在引述别人的传记。他失去了前一天的叙述能力。下午，我们便出发去加入奕格礼和葛拉蒙。

贝尔勃朝西南方驾驶，一公里复一公里的景色慢慢改变。××镇的山丘，即使是在晚秋，依然是和缓亲切的，可是随着车子的行进，地平线变得愈来愈宽广，每转一个弯便见愈多山峰，有些山峰上有小村落盘据；我们浏览过无数的街景。狄欧塔列弗不断地评论我们的发现。我们以第三档爬上广阔的山坡，到了高原上已可见冬季薄雾。虽然我们已在山上，这儿却似一片由土墩变成的平原。就好像一个神以笨拙的手捏出它以为很高的高山，将这些山变成一捆捆面团。一直延伸到海边。

我们到达约定好的村庄，在主广场的咖啡店与奕格礼和葛拉蒙会合。如果说奕格礼为萝伦莎没来而不悦，那他可真是深藏不露。他说：“我们优雅的朋友不愿在别人的陪伴下参与界定她的神秘事物。这种谦逊是我所仰慕的。”仅此而已。

我们继续前行。葛拉蒙的宾士在前，贝尔勃的雷诺在后，直到夕阳西沉之时，我们看到在一座山丘上有一幢黄色建筑物，一种十八世纪城堡，四周围绕着梯形的鲜花和树木，虽值晚秋依然鲜艳夺目。

我们到达山脚时，发现自己在一片开敞的空地，而空地上停放了不少车辆。“我们把车停在这儿。”奕格礼说，“再徒步前

进。”

暮色已转为夜色了。上坡路有成排燃烧的火炬，为我们照亮路面。

很奇怪，但自那一刻直到深夜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的记忆都是既清晰又困惑的。那一晚在潜望镜里，我细细回想，意识到那两次经验有种家族的类似。是的，我告诉自己，现在你在这儿，在一个不自然的环境里，被旧木头的气味熏得瘫软无力，想象自己在一座坟里或在一艘船中，而一种变形正在发生。你只要看看木屋外，便会在黑暗中看到今天早些一动也不动的物体现在却在魔咒的烟雾中蠢蠢而动。那晚在城堡便是这样的：火光，路径上的种种惊奇，我所听到的话语，然后是香；一切都使我恍如梦中，但是如将醒未醒之际地梦着，当你梦见你在梦时。

我应该什么都不记得的，然而正好相反，我什么都记得，不像我曾亲身经历过，倒像是听某人细说过。

我不知道如此分外清晰的记忆是真实的情景，抑或是我所希望的境遇，不过确实是在那晚“计划”第一次在我们心中蠢动，仿佛一种想要在无形中创出形体、将他人希望成真的幻想化为幻想般之真实的欲望。

“这条路线本身便是个仪式。”我们爬上山时，奕格礼告诉我们。“这些是空中花园，差不多就像沙洛门·高斯为海德堡所设计的，也就是在伟大的蔷薇十字会世纪，为当时的巴勒丁领主佛德列克五世。照明很差，但理应如此，因为应该诉诸感觉而非视觉：我们的主人并未完全复制沙洛门·高斯的设计，他集中于较窄小的空间内。海德堡的花园模仿大宇宙，但将之重建于此的人只是模仿小世界。看看那个 rocaille grotto……无疑很有装饰性。可是高斯所想的是麦克·梅耶的‘逃跑的亚特兰妲’的表征，说明珊瑚是哲人之石。高斯知道天体可以被花园的形式所影响，因为有些模式的结构是模拟宇宙的和谐……”

“妙极了。”葛拉蒙说“可是一个花园如何影响行星呢?”

“有些迹象是会彼此吸引的，互相注视、拥抱、产生爱意。可是它们并没有——它们必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式。一个人会受其热情或精神冲击的指使而发出力量；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便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和神之间，只有透过封印、肖像、文字和仪式的关系。因此神透过梦和神谕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这些花园便是如此。这梯形林园的每一面都复制炼金术的奥秘，但不幸我们已无法解读，甚至于我们的主人也不能。你们会同意的，这个人对神秘事物有种不寻常的热情，将多年积蓄花费在设计他不明其意的表意文字上。”

我们由一梯爬上另一梯之际，花园的景观也随之改变。有些是迷宫形式，有些则为图案，但只有由较高处才能俯瞰一层全景。我低头眺望，看出了一个皇冠轮廓，还有其他我在经过之时看不出来的模式。可是即便是从较高处，我还是无法解读。每一梯都呈现某些形象，但自上方望去时，会揭示新的、甚至于更复杂的图样，仿佛这阶梯的每一阶都同时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向上爬行之际，注意到一些小建筑物。一座状似阳具的喷泉立在一种拱门或门廊下，还有一座冥王踏海豚塑像，一扇有亚述列柱的门，一面形状不精确的拱门，好似架设在其他多边形上的多边形，而在每一样建筑上方都有一尊动物雕像：麋鹿，猴子，狮子……

“这每样东西都有意义吗？”葛拉蒙问。

“毫无疑问！只要读读皮西那利的《记号世界》，这是艾夏提在无意间以超预测力预见的。整座花园可以被当作一本书或一个符咒来读；毕竟，书和符咒本是同一物。只要你知道这些字，你就看得出这花园说的是什么，然后你便可以控制在这世上活动之无数股力量的其中一股。这座花园是一种统治宇宙的工具。”

他带我们去看一处岩穴。藻类横生；海底动物的骨骼，是真是假，我看不出来；或许那些是石膏做的，或是石头……一个水

精拥抱一头公牛，公牛有圣经上之大鱼长了鳞的尾巴，浸在一股流水中，这水是由人头人身鱼尾之海神手中所持之双耳瓶般的贝壳流出的。

“这看起来似一个陈腐的水力学笑话，其实它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会告诉你们。高斯知道，如果一个人在一只瓶里注满水，再将顶部封上，那么即使在瓶底开一个小洞，水还是不会流出的。但是如果在顶部又开一个小洞，那么水便会由底部的洞倾泄而出。”

“那不是很浅显吗？”我说，“空气从上面进入，将水压下。”

“典型的科学解释，将因果颠倒了。问题不在于水为何在第二个事例中流出，而是它为何在第一个事例中拒绝流出。”

“为什么呢？”葛拉蒙急切地问。

“因为，如果水流出来，就会在瓶中留下一片真空，而自然是憎恶真空的。‘毫无真空（Neguaguam vacui）是一种蔷薇十字会的原则，却被现代科学所遗忘。”

“很精彩。”葛拉蒙说。“卡素朋，这一定得放进我们的奇妙的金属历险中，这些东西必须加以强调：别忘了。别告诉我水不是金属。你必须运用想象力。”

“对不起。”贝尔勃对奕格礼说。“只是你的论调实在是本末倒置。所谓的果却在因之前。”

“你切不可有线性的想法。在这些喷泉中的水就不是直线的。自然亦否；自然并无时间的概念，时间是西方的发明。”

我们向上爬时，碰见其他的客人。贝尔勃用手肘推推。低声说了一句：“啊，是的，炼金术士面孔。”

在有炼金术士面孔的朝圣者中，走在另一侧，面带谦虚而僵硬笑容的，是沙隆先生。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

“你认识沙隆？”奕格礼问我。

“你是说，你认识他吗？”我反问。“我当然认识。我们住在

同一栋楼里。你觉得他怎样呢？”

“我和他不熟。我所信任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是警方的线民。”

怪不得沙隆知道葛拉蒙出版社和艾登提的事。沙隆和安其利的确实关系为何呢？但我限制自己只问奕格礼道：“一个警方线民在这种宴会里做什么呢？”

奕格礼说：“警方线民哪里都去的。为了发明他们的机密报告，他们用得上任何经验。对警察而言，你知道——或假装知道——得愈多便愈有力量。事情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记住，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秘密。”

“但是沙隆何以受邀呢？”我问。

“我的朋友，”奕格礼答道，“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尊重智慧思想的金律吧，也就是任何错误都可能是未经认出的事实。真正的奥秘并不怕矛盾或抵触。”

“你是在告诉我，到头来，所有的矛盾都不相抵触。”

“到处在便是无处不在。启蒙便是发现基础的和永恒的哲学。”

就在这些哲学的解释中，我们到达了梯田林园的最上层，走上一条穿过大花园通往城堡入口的小径。在一根柱子上放有一把比其他火炬都要明亮的大火炬，就在这火光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身穿蓝袍，袍上缀有金色星星。她手中握着一支喇叭，歌剧通报者所吹的那种喇叭。就如在圣日舞台剧中缀有面纸糊成之白翅膀的天使，她的肩上亦戴上两个白翅膀，翅膀上装饰了中间处各有一个圆点的杏形肖像，看起来很像眼睛。

卡孟特列教授也来了；他是到葛拉蒙探访的第一批魔鬼作家之一，也是东方神殿会的敌人。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的装扮非常奇异，虽然奕格礼说在这场合那是很合宜的：一件白色亚麻宽袍，一条红色缎带束着鼠蹊部，也交叉过前胸和后背。他

跪在那手持喇叭的女孩面前，喃喃说了什么。

“没错，”葛拉蒙咕哝道，“天下事无奇不有……”

我们走过装饰有历史画图案的大门口，使我联想到日内瓦的墓园。门口上方，有一幅复杂的新古典寓言，并刻了几个字：CONDOLEO ET CONGRA TULATOR。

一入内，一间宽广的大厅里众多活跃的宾客围绕在一张自助餐桌旁，大厅里有两道通向楼上的楼梯。我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包括布拉曼提，还有——出乎我意料的——康曼达·古柏那提，一个已被葛拉蒙剥削过的 SFA，但他或许尚未面对他的杰作将被打成纸浆的可怕前景，因为他既谄媚又感激地走向我的老板。另一方面，一个大眼却矮小的男人也谄媚地走向奕格礼，此人浓厚的法国口音使我们得知他便是那天我们听到在奕格礼书房里指控布拉曼提施巫术的皮耶。

我走向自助餐桌。桌上放有好几钵我辨识不出的彩色饮料。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看来似葡萄酒的黄色液体；味道不错，尝起来似旧式的甘露酒，而且确然有酒精成分。也许里面也有麻醉剂吧：我的头开始昏眩。在我四周，人群蜂拥，退休提督严峻的面孔，片片段段的谈话……

“在最初阶段，你必须放弃与其他心灵的任何沟通。其次，你必须将想法和印象投射成具象，以情感注入地方，控制动物王国。在第三阶段，你可以同时以不同的外表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就像瑜伽派修行者，投射出你的复制——双重地点。超过这一阶段后，便是通过对蔬菜精髓之超感知识的问题了。然后，你达成分裂，你幻化为地精，可溶解于一地而在另一地重现，但完整如一，不似复制影像。最后一个阶段便是肉体生命的延续……”

“不是永生不死吗？”

“不是立刻就成的。”

“那你呢？”

“那需要集中心力，那是很艰难的，而且，你知道，我已不再是二十岁了……”

我又一次找到了我们这一伙人。他们正要步入一个四面白墙、角落有雕刻的房间去。在房间后侧，立有两具几乎如真人大小的蜡像，穿着如亮片般发光的衣物，纯粹的廉价品——这类似蜡像馆的陈设，却使我想到那晚我在里约热内卢的神庙里所见的祭坛。有一具蜡像是个坐在王座上的女人，身穿无懈可击（或者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长袍，袍上缀有人造钻石。在她上方，以铁丝垂挂着一些用毛毡制成的、看不出是什么的动物。一个角落里放了扩音喇叭：遥远的喇叭声，品质很好的音乐。音响效果的品位高于视觉效果。右边立着第二具塑像，也是个女的，穿猩红色天鹅绒束白腰带，头上戴了月桂冠。她手持金漆天平。奕格礼对我们解释各种象征，但我并不注意听；我对其他许多客人的表情很感兴趣——这些人由一具塑像走向另一具，一脸的虔诚和感动。

“他们与那些到圣殿去看穿着绣满银心长袍的黑圣母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对贝尔勃说，“朝圣者真的以为那真是耶稣的生母吗？不是的，但他们也并没有相反的想法。他们为那类似而高兴，将那形象视为一种幻象，而将那幻象视为一种真实。”

“是的。”贝尔勃说。“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里的这些人是否比到神殿去的基督徒好还是坏。我刚才自问：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些认为哈姆雷特比我们的清洁人员更真实的人？我真的有任何权利评断吗？不断地搜寻我自己的包法利夫人好制造出大场面的我？”

狄欧塔列弗摇摇头，低声对我说神圣之物是不该有形象的，说这些全是金牛的附带物。但是他颇自得其乐。

58

Alchemy, however, is a chaste prostitute, who has many lovers but disappoints all and grants her favors to none. She transforms the haughty into fools, the rich into paupers, the philosophers into dolts, and the deceived into loquacious deceivers...

—Trithemius, *Annalium Hirsaugensium Tomi II*, S. Gallo, 1690 141

然而，炼金术是个贞洁的妓女，虽有许多爱人却令每一个都失望，也绝不垂青于任何人。她将高傲的人变成傻子，富人变成乞丐，哲学家变成呆子，上当的变成骗人的……

——特里兹密厄斯， Annalium Hirsaugensi um Tomill, S. Gallo，**一六九〇，一四一**

突然间房里变为一片漆黑，接着墙壁却亮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四分之三的壁面是个半圆形的银幕，而现在就要放映影片了。我同时又注意到，部分的天花板和地板是以会反光的材料做成的，就如有些物品因其俗丽的闪亮而使我一见便认定是廉价品：亮片、天平、一面盾牌和一些铜花瓶。我们沉浸在一个水中

世界；这里的形象是多层的、破碎的、掺进了重重黑影。地板反映着天花板，天花板反映着地板，二者又同时照出了显现在银幕上的影像。随着音乐声，微妙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先是印度香，然后是其他比较难以辨认的气味，有时不免刺鼻。

起初，我们四周的半阴影化为绝对的黑夜。接着是一声隆隆响声，岩浆的蠕动，然后我们便置身于火山口，黏腻的暗色液体在阵阵黄光和蓝火之中冒着泡沫浮升。

油腻的气体上升了，然后又下降，浓如露珠或雨水。接着，恶息的土味飘了上来，腐烂的臭味。我吸进了坟墓、酒石、黑暗；一种毒液在我四周涌现，在肥料、腐植土、碳灰、泥土、烟、铅、浮渣、挥发油的火舌之间流动，一种比黑还要黑的漆黑，现在慢漫淡化，使人得以看到两只蜥蜴出现——一只浅蓝色，另一只红色——相互交缠，互咬尾巴，形成一个单一的圆。

那好似我喝多了酒：我再看不到我的同伴；他们已消失在重重阴影中。我也认不出自我身边飞掠而过的形体，迷茫的，水样的轮廓……然后我觉得有人抓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回头，为了不想发现我在骗自己，但我闻到了萝伦莎的香水味，且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对她的欲望有多强烈。那一定是萝伦莎；她是来重拾以指甲搔刮我房门的对话的，她要完成昨夜她没有完成的事。硫磺和水银汇成一股暖湿的稠液，使得我的鼠蹊部振动，但并不急迫。

我在等着犹太教牧师的出现，等着雌雄同体的少年，哲人之盐，"白人之作"的加冕礼。我好像什么都知道。我在过去数月来所读的一切现在全都浮现在我脑海中，也或许是萝伦莎借着她的触摸而把知识传给了我。她的手掌因汗水而濡湿。

令我自己吃惊的是，我竟喃喃念着一些含混的名字；据我所知，这些名字是哲人给予白人的。也许我是以这些名字在叫唤萝伦莎投向我，也或者我之低声重复它们，只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抚

性连祷：白铜，纯洁羔羊，艾巴滋，奥波拉，圣水，纯净水银，雌黄，亚左克，齐威尼宝石，包拉克，坎拔，佳斯帕，樱桃，蜡，齐亚，康门里森，电子，幼发拉底，夏娃，发德，费弗纽，艺术基础，钻石，季巴克，季娃，面罩，纳西瑟斯，百合，两性体，赫尔，三位一体，海尔，处女之奶，独特石，满月，母亲，活油，豆荚，蛋，舔液，点，根，自然的盐，青叶之地，塔佛斯，丁卡，蒸气，夜星，风，悍妇，法老之杯，婴孩尿，秃鹰，胎盘，月经，逃难奴隶，左手，金属精液，精神，锡，果汁，硫磺油……

在暗灰的沥青中，出现了岩石和枯树的轮廓，一轮黑日正西沉。然后是一抹令人炫目的光芒，闪亮的形体反射在每个地方，照成了一种万花筒般的效果。现在的气味似教堂，礼拜式。我头疼；在我的额上有一股重量，我看见一间华丽的大厅，两侧挂金色绣帷，或许是个婚宴吧，王子般的新郎和一身白衣的新娘，然后老国王和皇后坐上王位，他们身边站了一位战士，还有另一个皮肤黝黑的国王。在那黑国王身前有一座小祭坛，祭坛上盖了黑色天鹅绒，又放了一本书和一根放在象牙烛台中、已经点燃的蜡烛。烛台旁有个转动的地球仪和一个钟，钟的上方有一小水晶喷泉，流出了血红色的液体。喷泉顶上有个骷髅头；从一个眼洞里滑出一条白蛇……

萝伦莎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可是我听不到她的声音。

白蛇随着缓慢而悲哀的音乐旋律而动。国王和皇后现在穿上了黑衣，而在他们之前则是六具盖棺了的棺材。在黄铜低音喇叭吹了低沉的几响后，一个戴了黑头罩的人出现了。起初，国王如教主般庄严，在悲哀的喜悦中屈从，温顺地鞠躬。那戴黑头罩的人举起了斧头，然后是摆锤般迅速一挥，斧头的利刃出现在每一个反光的平面上，滚落的头也似有成千个。接着，一个又一个画面不停地出现，可是我却看不太懂这个故事。我相信所有的角色，包括那黑国王在内，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斩首，然后放进棺

材里。整个房间转化为海边或是湖畔，接着我们看到六艘船登陆，然后棺架被抬上船，船便又开航驶过水面而去，消退在黑夜中，这一切都是在浓密的团团香烟中发生的，如幻似梦，使我有一瞬间生怕自己也是受死的人之一。在我四周，有许多人低喃："婚礼，婚礼……"

萝伦莎走了。我转身在黑影中找寻她。

现在这房间成了地穴，或一座宽阔的坟墓，圆顶被一块巨大的红玉照亮了。

女人穿着处女的衣袍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她们围绕着一只有两层楼高的大锅旁，锅子架在以石柱和石底形成的如火炉般的架构上。由两座相同的高塔中现出了两个蒸馏器，将其中液体倒入一只蛋形的碗中；第三座塔，也就是中间的一座，形成了喷泉……

在那石头架构的底部，可见到那些被斩首的尸体。一个处女拿着一只盒子，从盒内抽出一件圆形物体，放到中间那座塔的壁凹内，塔顶上的喷泉立刻开始喷水。我有时间辨认出那件圆形物体：那是那个摩尔王的头颅，现在如木块般烧灼，使喷泉的水为之沸腾。烟雾，滚滚蒸气，气泡声……

这回萝伦莎将手放在我的颈背上爱抚，就如我在车里看见她爱抚贝尔勃一般。

那处女拿来了一个金色球体，扭开火炉内的一个栓子，使一股浓稠的红色液体流进球体中。然后那球体被打开了，不见红色液体，只见其中有颗蛋，大而美丽，洁白似雪。处女将蛋捧出，放在地上的一堆黄沙上。蛋开了，出现一只鸟——仍未成形，满身血污。但是，在那些斩首者的鲜血淋洗下，鸟在我们的眼前成长，变得雄姿勃勃，光彩焕发。

他们在一座小祭坛上斩了鸟首，将鸟尸化为灰烬。某人将那灰烬揉成糊状，再将这薄糊倒进两个模子中，放到火炉里去烤，

以管子对着火吹气。最后，模子被打开了，出现了两个美丽的人形，淡然且几乎是透明的，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不超过四指高，如活生生的物体般柔软丰盈，但双眼仍似玻璃，矿物。他们被放在两只垫子上，接着一个老人在他们口中滴进鲜血……

其他的处女也来了，手握装饰了绿色花环的金喇叭。她们把一支喇叭递给那老人，老人接着便把喇叭放到那两个依然如植物般无生气，如动物般沉睡的人体唇上，然后他开始在这两具身体内吹入灵魂……房间充满了光亮，继而消退到半亮，接着是黑暗，接着橘红色的火光又冲破了黑暗。喇叭齐响时，便是黎明时分；在红宝石般的炫人光辉中，喇叭声异常响亮。就在这时，我又一次失去了萝伦莎，并意识到我绝不会找到她了。

一切都变成火红色，然后又慢慢地褪为靛青和蓝紫，接着银幕便一片漆黑。我的头痛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神秘的巨构”奕格礼在我身旁平静地说。“一个人透过死与热情的重生。我必须说，这是个精彩的表演，虽说为了迁就寓言多少影响了阶段的精确性。你刚才所见的虽只是表演，却说明了一件‘事物’，而我们的主人宣称他制造了这个‘事物’。来，让我们去看看他达成的奇迹吧。”

59

And if such monsters are generated, we must believe them the work of nature, even if they be different from man.

—Paracelsus, *De Homunculis*, *in Operum Volumen Secundum*, Genevae, De Tournes, 1658, P. 465

如果这样的恶魔果真生成，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是自然的成品。即使它们与人类大不相同。

——裴勒塞瑟斯《De Homunculis》，摘自《Operum Volumen Secundum》，日内瓦，狄托内，一六五八，四六五页

他带我们走到屋外的花园里，我立刻就觉得舒畅多了。我不敢问其他人萝伦莎到底有没有来。说不定那全是我的梦想。走了几步后，我们来到了一间暖房；闷人的暖气令我昏眩。在热带植物之间，有六个梨子形——或泪滴状——的小玻璃瓶，经过密封，里面装满了淡蓝色的液体。在每一个瓶子里，都漂浮着一个大约二十公分高的生物：我们认出了那个灰发国王、皇后、摩尔人、战士和那两个戴了月桂冠的少年少女，一个蓝色一个粉红色……他们以一种优雅的游水动作漂荡，仿佛水是他们的元素似的。

他们究竟是石膏像或蜡像，还是真正的生物，实在叫人难以分辨，而那有点半透明的液体更令人看不出他们的微微脉动是幻想还是事实。

“他们似乎每天都在长。”奕格礼说。“每早这些瓶子会被埋在新鲜的马粪里——依然温热的马粪会供应成长所需的热度。裴勒塞瑟斯写过一些处方，说炼金术侏儒必得在马的体内温度中成长。根据我们的主人，这些侏儒会与他交谈，告诉他秘密，也会预言。有些向他揭示所罗门神殿的真正测量，有些教他如何驱魔……我必须坦承我从未听他们说过话。”

他们的脸非常真实。国王温柔地注视皇后。

“我们的主人告诉我说，有一天早上他发现那蓝色少年不知怎地逃出了他的监牢，企图撕开装着那少女的瓶子封口……可是他离开了他的元素，无法呼吸，幸好他们及时救了他，将他放回他的液体中。”

“可怕。”狄欧塔列弗说。“我可不要这样的责任。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得带着那些瓶子同行，还得去找一大堆马粪。在夏天，你度假时，又该怎么办呢？把他们交给门房吗？”

“不过，”奕格礼归结道，“说不定他们只是浮沉子，或是机器人吧。”

“魔鬼！”葛拉蒙说，“奕格礼博士，你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该更为谦卑。天地之间无奇不有……”

葛拉蒙肃然起敬，狄欧塔列弗保持着戏谑而好奇的表情；贝尔勃则似乎毫无所觉。

为了解除我的怀疑，我对贝尔勃说：“可惜萝伦莎没来，不然她会很喜欢这个的。”

“唔，是的。”贝尔勃心不在焉地答道。

那么萝伦莎并没有来了。

我却像安柔在里约热内卢时一样。我病了。我觉得好像受了

骗。他们并没有送“阿哥哥”来给我。

我离开众人，回屋里去，在人群间推挤。我经过自助餐桌，喝了点凉的，虽然我怕那饮料里可能掺了春药。我找寻浴室，好在太阳穴和脖子上泼点冷水。等完事之后，我又觉得舒服些了。可是当我步出浴室，我看见一个环形楼梯，在突然的好奇心驱使下，我无法抗拒新的探险。也许，虽说我自以为复元了，我仍在寻找萝伦莎。

60

Poor idiot! Are you so foolish as to believe we will openly teach you the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of secrets? I assure you that anyone who attempts to study,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and literal sense of their words, what the Hermetic Philosophers write, will soon find himself in the twists of a labyrinth from which he will be unable to escape, having no Ariadne's thread to lead him out.

—Artephius

可怜的白痴！你真会蠢到相信我们会公开把最伟大也最重要的秘密教授给你吗？我向你保证，任何尝试研读炼金术哲人著作的人，很快便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拐弯抹角的迷宫里，且因没有爱瑞亚妮的线引导，永远也逃不出来。

——**阿提非厄斯**

我爬下楼梯，来到一间地下室，室内微明，墙壁镶嵌了贝壳和鹅卵石，就如公园里的喷泉一般。在一个角落有一如喇叭口状的开口，有声音自那里传来。当我走近时，那声音便愈加清晰了，直到我能听见一些句子，清楚得好似说话人就在我身边一

般。原来这是一只戴奥尼索斯的耳朵！

很显然的，这只耳朵是和上面的一个房间相通的，可以传送站在这装置附近的人的谈话声。

“夫人，我要告诉你一件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事。我累了……我用过赤砂和水银，我超度鬼魂，用铁盐进行蒸馏，发酵，可是我还是没找到哲人之石。我准备了腐蚀性的水，烧烫的水，全都白费了。我用过蛋壳，硫磺，明矾，砒霜，阿摩尼亚，石英，碱，石头的氧化物，硝石，苏打，酒石盐和硫酸盐。相信我，不要信任这些，避免不完美的金属；要不然你会上当的，就如我一样。我什么都试过了：血，毛发，铅心，白铁，火星的番红花，铁锈，密陀僧，锑。徒劳无功。我从银中抽取水分，将银石灰化，包括加盐和不加盐两种，又用我从腐蚀油中取出的酒精。我试了牛奶，酒，凝乳，落在地球的星星精液，胎盘，灰烬，甚至于……”

“甚至于……？”

“夫人，世上再没什么比事实更需谨慎的了。要说实话就像挖自己的心一样……”

“够了，够了！你吊足了我的胃口了！”

“我只敢向你坦承我的秘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或任何时代。我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永恒地生存着。有些人是再也没有守护天使了：我便是其中一个……”

“可是你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

另一个声音：“亲爱的巴萨莫！还在玩长生不老的神话，吭？”

“白痴！长生不老并不是神话，而是事实。”

这些闲谈叫人生厌；我正想离开时，却听到了沙隆的声音。他压低声音，口气紧张，好似揪住某人的胳臂。我也听出了皮耶的声音。

“得了，”沙隆说，“别告诉我说你也是为了这愚蠢的炼金术到这儿来的。也别告诉我说你是来享受花园的清新空气。你可知道在海德堡之后，高斯接受了法王之邀去监督巴黎的清扫呢？”

“建筑物表面吗？”

“他又不是马洛克士。一定是下水道。奇怪，不是吗？这人为皇帝们发明了有象征的橘子园和苹果园，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巴黎的地下通道。那年头在巴黎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下水道网；那是地表上之运河和地下沟渠的连结，而地下沟渠则是鲜为人知的。罗马人自共和时期开始便对他们的下水道了若指掌，然而一千五百年后，巴黎人对他们脚下流过什么却置之不理。高斯接受国王之邀是因为他想查明。他查出了什么呢？

“在高斯之后，寇博特派犯人下去清扫沟渠——那不过是借口，而且别忘了这也是铁面人统治的时期——然而这些犯人却利用排泄物逃跑了，顺着塞纳河的水流，搭船而去，因为没有人有勇气去抓那些个全身盖满了臭泥浆和苍蝇的恶棍……寇博特于是派警察守在许多个下水道的出口，那些犯人因而被迫待在通道里，后来便死在那儿。在三百年间，都市工程师只设法画出了三公里下水道的地图。可是在十八世纪，一共有二十六公里的下水道，而且就在革命的前夕。这有没有使你想到什么呢？”

“啊，你知道，这个——”

“新人上台掌权了，而他们知道某些他们的前任者所不知道的事。拿破仑派出一队队的人，穿过首都的岩屑，下到黑暗中。那些有勇气在那里工作的人找到了许多东西：金子，项链，珠宝，戒指和天晓得还有什么掉进那些通道里的东西。有些人勇敢地把他们所找到的东西吞下，然后出来，服一剂泻药，因此而变得富有。他们发现有许多住宅都有地窖活门直接通向下水道。”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人们把便桶朝窗外倒吗？为什么他们有和人行道并排的下水道，且墙上又有铁扶手让人抓住呢？这些通道是罪

犯们的聚会所，一旦警察来了，他们便可以逃跑，从另一个地方现身……”

“传说……”

“你真这么想的吗？你想要保护谁呢？在拿破仑三世时，郝斯曼男爵下令全巴黎每一栋房舍都必须建一座独立的粪坑，然后是一道通往下水道系统的地下走廊……一条高两米三十公分宽一米半的隧道。你明白吗？巴黎的每一间房子都将被通往下水道的地下走廊连接起来，所以，你可知道今天巴黎下水道的范围吗？两千公里，且分为许多层。这一切全都始于这个在海德堡设计了那些花园的人……”

“所以呢？”

“我看得出你并不想谈。你知道什么秘密，却不肯告诉我。”

“拜托，别缠我了。已经很晚了，我得去见某人呢。”脚步声响起。

当时我并不明白沙隆说那些有什么用。我以耳朵紧贴着墙，环顾四周，觉得自己便在地底下，而那传声的开口就仿佛是下降至通往地心之黑暗通道的入口。我觉得很冷。我正要离开时，又听到了另一声音：“来，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在密室里。叫其他人吧。”

61

The Golden Fleece is guarded by a three – headed Dragon, whose first Head derives from the Waters, whose second Head derives from the Earth, and whose third Head derives from the Ai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se three Heads belong to a single and very powerful Dragon, who will devour all other Dragons.

—Jeand'Espagnet, *Arcanum Hermeticae Philosophiae Opus*, 1623, 138

金羊毛由一只三头龙守护着，这三头龙的第一颗头来自水，第二颗头来自土，第三颗头来自空气。这三颗头必须属于一只极凶猛有力的龙所有，而它将会吞噬其他所有的龙。

——约翰·艾斯帕内《Arcanum Hermeticae Philophiae Opus》(《炼金术哲学的奥秘》)，一六二三，一三八页

我再次找到了我们那伙人，并告诉奕格礼说我无意间听人提到一个聚会。

“哈！”奕格礼说，“真奇怪！但是我明白。既已涉猎炼金术

的神秘，你想查个一清二楚了。嗯，就我所知，今晚是有个玫瑰十字旧修会为一名新会员举行的入会仪式。”

“我们可以看吗?”葛拉蒙问。

“不可以，不能，也不该。不过我们可以像希腊神话中那些角色，凝视被禁止让他们看的事物。我们可以冒着触怒天神的危险。我就允许你们看一眼吧。”

他带领我们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来到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拉开一块布幕。于是，我们透过一扇封闭的窗子，可以望见下面的房间，屋里烧着一盆盆的火。墙上披盖了绣有百合花的缎子，房间尽头有一张王座，放在一面金色的天篷下。王座的一侧有个太阳，另一侧有个月亮，都是由硬纸板或什么塑胶品剪制而成的，上面再铺盖锡箔纸或什么金属薄片，分别是金色和银色，当然，但颇有效果，因为它们各立在一个三脚鼎上，在火焰的跳跃中似不停地移动。在天篷上方有一颗巨大的星星由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因缀着宝石——或碎玻璃——而闪闪发亮。天花板上披盖了蓝色缎子，并缀有许多颗银色星星。

在王座前方有一张以棕榈为饰的长桌。长桌上放有一把剑。在王座和长桌之间则放了一头狮子的标本，下颚大张。某人必然在那狮头里放进了一颗红色灯泡，因为那只狮眼发出亮光，而狮子喉咙更好像放射出火焰。我暗想：这必是沙隆先生的杰作；同时我也想到在慕尼黑隧道中他所提及的那些不寻常的顾客。

布拉曼提站在长桌前，身穿猩红色宽长袍和绣花的绿色法衣，披着有金色皱边的白披风，胸前缀有一闪亮亮的十字架，头戴一顶类似主教礼冠的帽子，帽饰为红白相间的羽毛。在他前方，按照僧侣阶级配置站开来大约二十个男人，也穿猩红袍子，但没有法衣。他们的胸前都佩带了一个我自认为知晓的金色勋章：我记得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哈布士堡家族的大鼻子，以及那只由腰部悬挂、四脚悬空的奇怪羔羊。他们的装饰是模仿金羊毛修会的——效果还真不差呢。

布拉曼提正在说话。他高举双臂，似在念一篇祷辞，而其他人则时相应和。接着布拉曼提举起那把剑，其他人也从长袍里抽出小剑——或纸刀子——高高举起。就在这时，奕格礼放下了布幕。我们已看得太多了。

我们以粉红豹的步伐偷偷离开（这是狄欧塔列弗的说法；他对流行文化的误用颇跟得上时代），发现我们又到了花园里，有点儿气喘吁吁的。

葛拉蒙大为震慑。“可是他们……他们是共济会员吗？”

奕格礼答道：“共济会的意义何在呢？他们是间接源自圣堂武士，直接源自蔷薇十字会的一种骑士修会的炼金术士。”

葛拉蒙又问道：“可是这和共济会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你们所看到的与共济会有任何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布拉曼提的仪式也是地方政客和专业人员的消遣。因此，自一开始共济会便对圣堂武士传奇稍加利用。这可说是最拙劣的模仿了。只不过那些人倒是非常认真的。唉！这世上充满了像你们今晚所看到的那种蔷薇十字会员和圣堂武士。你们绝不可期望他们会带来任何启示，虽说在这些人之中偶尔可以碰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入会者。”

仿佛这事关系着他个人似的，贝尔勃毫不讽刺地说：“可是你毕竟和他们在一起呀。你信任哪一些人呢？或者你曾经信任？”

“当然是一个也没有了。我看起来像个轻信他人的人吗？我以冷然的客观态度旁观他们，就像一个神学家本着谅解和兴趣观察那不勒斯的群众高声吼叫，等待圣杰那多的奇迹。群众们证实了一种信仰，一种深切的需要，而神学家在这群冒汗、淌口水的人之间徘徊，因为他可能会碰见一个不为人知的圣人，担负着一种更高的真理，一个可以给予最神圣之三位一体的奥秘新诠释的人。只是神圣三位一体是一回事，圣杰那多又是另一回事。”

他的言论摸不着重点。我不知道该如何加以界定——炼金术的怀疑论？礼拜式的嘲讽论？——这种较高的不信使他承认所有

他轻视之迷信的尊严。

“很简单。”他对贝尔勃说道。“如果圣堂武士，真正的圣堂武士，真的留下了一个秘密，也真的建立了某种连续，那么我们必须将他们找出来，在他们可能最易于伪装的地方，也许借着发明仪式和神话好在不为人注意之下行动，如鱼在水中。当警察要找黑社会头目时，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较浅的深度中挖掘，那些充满了小流氓的下流酒吧里，虽说这些小流氓绝不可能想出警察所追查的那大头目所犯下的大宗罪行。恐怖组织的首领又如何召募新手呢？他到哪里去找他们呢？他在假破坏分子勾留之处传话出去；那些绝没有勇气去成为真正的破坏分子，却公然仿效其偶像之态度的人。隐藏的光在火中最容易找到；或是在燃烧过后的灌木丛，在小树枝下，在践踏过的腐土下，仍有火焰余烬。那么，真正的圣堂武士之最佳藏身处，岂不是就在模仿他的群众之间吗？”

62

We consider societies druidic if they are druidic in their titles or their aims, or if their initiations are inspired by druidism.

—M.Raoult, *Les druides. Les sociétés initiatiques celtes contemporaines*, Paris, Rocher, 1983, P.18

如果这些协会有督伊德教之名或目的，抑或其入会者乃是受到督伊德教的启示，那我们就说这些协会为督伊德派。

——M·骆特《Les druide, Les sociétés initiatigues celtes contemporaines》，巴黎，罗契，一九八三，十八页

就快午夜了。根据奕格礼的计划表，第二个惊奇正在等着我们。离开巴勒斯汀花园，我们重又踏上穿山越岭的征途。

我们开车行驶了四十五分钟之后，奕格礼便让我们两辆车停在一座林子边缘。他说我们必须穿过一些矮树丛才能到达一块林间空地，而眼前是既无大路亦无山径。

于是我们在灌木藤蔓之间拾步而行，烂叶子和树根使我们的鞋底滑溜溜的。奕格礼不时打开手电筒找路，但每次只照那么一

下，他说是因为我们不该向司仪神父宣告我们的来临，狄欧塔列弗说了一句话——我不大记得了，只知与小红帽有关——奕格礼以绷紧的声音要他保持安静。

就在我们快走出矮树丛时，我们听到了人声。我们已来到了空地的边缘。空地被远处火炬的光照亮了——或许是许愿灯火吧，在地上闪动，银色微光，仿佛是以天然气燃烧的，如泡沫状般冰冷地在草地上飘动。奕格礼要我们止步，在树丛的遮蔽下等待。

“不一会儿女祭司们就会来了。她们是督伊德教徒。这场合是召唤伟大的宇宙处女，米琪亚。圣麦可便是基督教的替代品，因此他之所以是个天使并非意外，因为他雌雄同体，所以他能取代一个女神的地位……”

“她们来自何处呢？”狄欧塔列弗低声问道。

“从很多地方：诺曼底、挪威、爱尔兰……这是个很特殊的事件，而此地又是适合该仪式的吉祥地点。”

“为什么？”葛拉蒙问。

“有些地方比别处更具有魔力。”

“可是她们——在真实人生中——是些什么人呢？”

“普通人。秘书、保险公司业务员、诗人。你可能会在明天碰见却认不出来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小群人准备要走进空地了。我意识到那磷光原来是发自女祭司们握在手中的小灯。早先那些亮光之所以看似在地面，是因空地是在山顶上；这些督伊德女教徒们由山下往上爬，现已接近敞开而平坦的山顶。她们身上穿的白袍在微风中扇动。她们排成一个圆圈；中央站着三位司仪神父。

“那些是列修、克隆曼诺滋和皮诺托伦的三位灵神。”奕格礼说。当贝尔勃问为什么非这三位不可时，奕格礼耸耸肩说：“不能再说了。现在我们必须安静地等待。我无法以几句话为你们摘述北欧魔法的整个仪式和体系。请满足于我所能告诉你们的吧。

如果我没有对你们多说，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或是我不能说，我必须对某些隐私的誓言表示尊敬。”

在空地中央，我注意到一堆类似都尔门的石头（译注：“都尔门”是在直立的几个自然石头上摆着扁平的大岩石；被视为古代民族的墓碑）。或许这片空地所以被选中便是因为这些大圆石吧。一位祭司爬到都尔门石头上，吹响喇叭。这支喇叭比我们在数小时前所看到的那些更像是出自于歌剧“阿伊达”中的凯旋游行。可是它所吹出的声音并不响亮，闷闷的，似传自远处。贝尔勃碰碰我的胳臂：“那是神圣榕树周围印度宗教暗杀集团——扎克人的号角……”

我的回答很残酷，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之所以开玩笑正是为了压制其他的联想，而我的话必然正中他的伤处。我说：“无疑的那比不上低音金管的魔力。”

贝尔勃点点头说：“是的，他们在这里正是因为他们不要一个低音金管。”

是不是就在那一晚，他开始看出在他私人的梦想和他在那几个月里的遭遇之间有一种联系呢？

奕格礼没听见我们的话，但听到我们在低语。“喇叭声并非警告或召唤，”他解释道，“而是一种超音波，好和地下的水流建立起联系。你们看，现在这些督伊德女教徒手握着手围成圆圈。她们是在创造一种活的蓄热器，好收集并集中地球的振动。现在云该出现了……”

我低问：“什么云？”

“传统上称之为绿云。等等……”

我并未真的期望看到绿云。然而，奕格礼话声刚落，便有一股薄雾由地上升起——那可称之为雾，只是不比一般的雾气那么均匀、浓密。但这股“云气”却是由碎粒组成，有些地方较其他地方稠密。风一吹过，便将它吹卷上升，像在搅动砂糖似的。接着这股云气便随着风吹移到空地上的另一处，聚集成形。一种单

一的效果。有一刹那，你可以看到背景的树木，接着它们会被白白的蒸气遮掩。同时在空地中央的草地继续冒烟，更进一步地挡住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空地上的情景，而月光则在这隐蔽的区域四周闪亮。那薄片云突如其然地转变了方向，仿佛是遵从一阵善变的风。

那是化学把戏——我想着，继而又深思，我们在大约六百米的高度上，因此那有可能是真正的云气。接受仪式的预告而来的？被召来的？或者只不过是那些司仪神父知道在山顶上某些有利的条件下，那些不规则的气体会在地表上形成？

这迷人的一幕令人难以抗拒。司仪神父的长袍与白云连成一片，他们的身形在那团乳白色的帐幕中时隐时现。

有一忽儿，云将中央的草地整个儿笼罩了。几缕丝状的云雾缓缓上升，几乎将月亮遮盖，但空地的边缘仍是明亮的。我们看到一个女教徒由云中现出，大声喊叫，两臂平伸向前，朝树林跑去。我还以为她发现了我们，所以窩声诅咒。可是她却在离我们几米外之处停住脚步，改变方向，开始绕着那团云气而跑，在左方的白茫中消失，几分钟后又从右方跑出来。她又一次与我们十分接近，所以我得以看清她的脸。

她是个老太婆，但丁式的大鼻子挂在薄如叶痕的嘴上。那嘴张开时如海底之花，大部分牙齿都没有了，只剩两颗门牙和一颗歪曲的犬齿。她的目光流转，锐利如剑。我听到或以为我听到——或是现在以为我记得当时曾听到，但我可能是与其余的记忆重叠了也不一定——一连串的盖尔语，混合着拉丁语的一种招魂，大致是“喔巴尼亚（喔，噎哦!）呀耶噫呜噜嘛!!!”的命令。突然间，雾散了，消失了，空地再一次变得明亮，我这才看见空地上被一群猪侵占了，它们的短颈子上圈了绿苹果制成的花圈。那个吹喇叭的女教徒仍站在都尔门上，挥动着一柄刀子。

“我们走吧。”奕格礼猝然说道。“已经结束了。”

当他说话之际，我意识到那团云已将我们笼罩，使我几乎看

不清同伴们。

“你说什么？结束？”葛拉蒙说，“我倒觉得真正的仪式似乎才要开始而已呢！”

“你们可以看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一切都在被禁之列。我们必须尊重这仪式。是吧。”

他重入树林，很快便被包围在我们四周的雾吞噬了。我们边走边发抖，踩在滑不溜丢的烂叶上，喘着气，凌乱不堪，犹如一队逃亡的士兵，直到停车处才又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两小时内到达米兰。奕格礼在重上葛拉蒙的车子前，向我们告别：“你们一定要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观赏。我要你们学到一点东西，去看你们现在的上司。可是要留下来是不可能的。当我得到这个事件的通告时，我便不得不允诺我绝不会打扰他们的仪式。我们若继续留在那儿，对接下来的一切会有负面的效果。”

贝尔勃问：“那些猪呢？它们会怎样呢？”

“我所能够告诉你们的，已经都说了。”

63

"What does the fish remind you of?"

"Other fish."

"And what do other fish remind you of?"

"Other fish."

—Joseph *Heller*, *Catch22*,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1, xxvii

"鱼使你想到什么呢?"

"别的鱼。"

"那别的鱼又使你想到什么呢?"

"别的鱼。"

——约瑟夫·海勒《二十二条军规》，纽约，赛蒙与修斯特，一九六一，XXⅦ

我心怀愧疚自皮德蒙归来。但等我又见到莉雅，那噬啮着我的欲望便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

然而，我们这次探险仍在我心版上留下了别的印记，而现在我所懊恼的是当时我并不因此感到懊恼。我正逐章为奇妙的金属历险编插图的最后次序，但我又一次无法排除"相似"的恶魔，一如我在里约热内卢时。这座一七五〇年代的圆筒形火炉和这个

孵蛋，或者和这个十七世纪时用来创造天晓得什么金属的熔铸炉有什么不同呢？那就好像他们把德意志博物馆搬到我在前一周去探访的那座皮德蒙城堡里一样。

要分辨魔法世界和我们今日所谓的现实世界，我愈来愈感到困难。我在学校研读的那些身负数学和物理启示的人，现在却变成迷信者流，因为我发现他们工作时一脚涉及秘法，而另一脚踩着实验室。或者，我是透过我们那些魔鬼作家的眼光来重读历史呢？然而我又会找到无可置疑的书，告诉我说在实证主义的时代，才步出大学的物理学者们如何涉及降灵术和占星术，以及牛顿如何因他相信超自然力的存在，使他深入调查蔷薇十字会的宇宙论，因而发明了重力法则。

我原一直认为怀疑是一种科学职责，可是这会儿我却连教我要怀疑的导师们也不信任了。

我告诉自己：我就像安柔，我并不相信神秘学，却又向它投降。是的，我发现自己为大金字塔的高度真是地球至太阳之距离的十亿分之一而赞叹，也为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塞尔特神话和美洲神话之间找到一条平行线而啧啧称奇。我也开始对周遭的一切发问：房子、商店招牌、天上的云、图书馆里的版画；要它们告诉我表面之下更深一层的故事，是它们隐而不露的——但终于会显露神秘的类似原则。

莉雅拯救了我，至少是暂时的。

我对她说了关于皮德蒙之旅的一切——几乎是一切。夜复一夜，我回家时会带着一些奇特的新资讯好加进我的前后参照档案里。她说："吃。你瘦得像根竹竿。"一天晚上，她在书桌前傍着我而坐。由于现在她将头发中分，所以她可以直视我的眼睛。她双手放在膝上，一个家庭主妇的坐姿。我以前从未见她那么坐过，两腿张开，裙身在两膝之间绷紧。我觉得那是个很不优雅的姿势。然后我看到她的脸：光彩焕发，微带酡红。虽然我还不知

道为了什么，我却满怀敬意地听她说话。

“噗，”她说，“我不喜欢马纽夏斯这档子事给你的影响，你先是像别人收集贝壳那样地收集事实，现在你又像在记彩券号码似的。”

“有魔鬼作家加入，我更觉得乐在其中。”

“那不是享乐，那是热情。这两者是不同的。当心：他们会令你生病的。”

“别夸张了。生病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一个人不会因为在疯人院里工作而发疯的。”

“ 那可不一定。”

“你知道，我对类推一向怀疑。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对类推贪得无厌，因此我开始想这是不是有原因的。”

“噗，我看过你的档案。”莉雅对我说。“因为我必须将它们整理好。不管你们的魔鬼作家发现了什么，全都已经在这儿了，好好看看吧。”她说着，拍拍肚皮、大腿和额头；她张开的腿将裙身绷紧，使她看起来似一个奶妈，坚实健康——如此劲瘦柔滑的她——有一种宁静的智慧，照亮了她，给她一种母性的权威。

“噗，原型并不存在，躯体存在。肚子里面是很美的，因为婴孩在那儿生长，因为你那甜蜜而喜悦的小鸟插进那儿，而且营养美味的食物流到那儿，而为了这个原因，洞穴、隧道都是美丽而重要的，还有迷宫，那是照我们奇妙肠子的外型而筑成的。当某人想发明一件美丽而重要的东西时，必是来自那里，因为在你出世那一天你也是从那里来的，因为生殖总是出自一个洞穴内部，先是植根，然后，仔细瞧，出现了一个小人儿，一个枣椰子，一个宝宝。

“高比低好，因为你若低下头，血液便流进你的脑子里，因为脚很臭，而头发却不会那么臭，因为爬上树去摘果子比躺在地下成为虫的食物好，也因为你很少因撞到上方的东西而受伤——除非你在阁楼里吧——而你却常因摔跤而伤了自己。也因此上是

天使，下却是魔鬼。

“但是因为我先前说的，关于我的肚子，也是真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下和内很美，上和外也很美，而使神麦丘里和摩尼教都与之无关。火使你温暖，冷给你支气管炎，尤其是如果你是个四千年前的学者，也因此火除了有烹煮鸡肉的能力外，还有神秘的性质。可是冷可以保存这鸡肉不坏，而火，如果你碰触它，却会给你一个这么大的水泡；所以，如果你在想一件已保存了千年之物，例如智慧，你必须想那是在山上，高处（而高是好的），但也会在洞穴里（这也是好的），还有在西藏雪地永远的寒冷中（最好的）。然后，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智慧是来自东方，而非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那是因为你祖先的躯体在早上的黑暗中醒来时，会望向东方，希望太阳升起，不要下雨。”

“是的，妈妈。”

“的确是的，我的孩子。太阳是好的，因为它对身体有好处，也因为它每天重现；因此，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会返回便是好的，而会消逝终结的则不然。要回到起点而不重蹈步伐，最容易的方式便是绕圈走。将自己蜷曲成一个圆圈的动物是蛇；也因此蛇存在于许多宗派和神话中，因为以一只蜷曲的河马来代表回返的太阳岂不是很难！再者，如果你必须设定一种召唤太阳的仪式，最好是以圆圈的方式移动，因为如果你以直线方向移动，你会远离家，也就表示和谐是短暂的。对任何仪式而言，圆都是最方便的安排，即使是市集的吞火人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围成一圈，人人都知道谁在中间，然而如果一人排成直线，如兵团一般，那么站在末端的人便看不见了。因此圆、圆的动作和涡状回转，对每种宗派和仪式都是最基本的。”

“是的，妈妈。”

“我们对着你们那些作者所钟爱的魔术数字移动。你是一个，而非两个。你有一根阴茎，我也只有一个阴部，而我们各有一个鼻子和一个心；所以你可以知道有多少重要的东西都只有一个。

但是我们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我的乳房，你的睾丸，双腿，双臂，屁股。三是最为神奇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我们没有三个的任何东西，因此那该是一个我们归于上帝的极神秘数字，无论我们住在何处。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我有阴部，你有阴茎——闭嘴，别开玩笑——当我们将这两样东西并在一起，一个新的东西便形成了，于是我们变成了三个。所以你不必是个大学教授或使用电脑来发现世上所有的文化都有三元结构，三位一体。

“可是两只手臂和两只腿便成为四，而且当你想到动物有四只腿，小孩子以四肢爬行，一如狮身人面兽所知的，那么四便是个美丽的数字。我们几乎不必讨论五，一只手的手指，然后以双手算计，你便得到那另一个神圣数字，十。十诫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有十二诫，当神父举起手指算一、二、三时，算到最后两诫，他便得借别人的手了。

“接下来，如果你算算从你的躯干长出的部位，你得到双臂、双腿、头和阴茎，一共是六样；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七样。为此原因，我觉得你们那些作者对六从未认真过，除了认为六是三的双倍之外，因为那是没有任何七的男性们所熟悉的数字。所以，当男性统治时，他们便喜欢视七为神秘且神圣的数字，忘了女人的乳房，但，管他的吧。

“八……八……让我想一想……如果胳臂和腿不算一只，而算做是二，因为有手肘和膝盖一弯为二，你会得到八个可以移动的部位；加上躯干便得九，加上头便得十。只要以身体为例，你便可得到你所要的每一个数字了。以‘孔’为例吧。”

“孔？”

“是的，你的身体有多少个孔呢？”

我算道：“两眼，鼻孔，两耳，嘴和肛门：八个。”

“你瞧，可见八确是个美丽的数字。但是我有九个！而我便以那第九个孔将你带到这世上来，所以九比八更要神圣！或者，

如果你喜欢，就来解剖一下你们的阳刚吧，这也是你们的作者最常谈的。在白天时站起来，夜里躺下——你的玩意儿也一样。不，别告诉我它在晚上做什么。事实是直立时它便工作，倒下时它便休息。因此垂直姿势便是生命，指向太阳，因此埃及的方尖石塔和树木般直立，而水平姿势和夜晚却是睡眠，死亡。所有的文化都崇拜阳刚，巨型独石，金字塔，列柱，却没有人对阳台和栏杆膜拜。你有没有听过一种神圣围栏的古代宗派？你看吧！还有另一点：假若人们膜拜一竖立的石头，即使人很多，大家仍都能看见；可是如果人们膜拜一个倒塌的石头，只有在前排的人才看得见，其他人便开始推挤，我也要看，我也要看，这种场面并不适宜神奇的仪式……”

“可是河流……”

“河流受到膜拜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水平的，而是因为它们有水；你不需要我对你解释水和身体的关系吧……总之，我们就是这样被并在一起的，我们所有的人，也因此我们虽相隔几百万公里，却会有相同的象征，所以它们自然是类似的。因此你知道，只要有脑子的人看到炼金术士那完全封闭且里面暖热的火炉时，都会想到制造婴儿的母亲腹部，只有你们那些魔鬼作家会把将要生下耶稣的圣母想到是炼金术士的火炉。他们花费数千年寻找一个信息，而这信息却一直都昭然若揭的：他们只需看看镜中的自己。”

“你对我说的总是真理。你是我的‘镜中之我’，我在你眼中的‘自我’。我要发现身体所有的秘密原型。”那晚我们发明了以“发现原型”这一词来表明我们最亲密的时刻。

我在半睡之际，莉雅摸摸我肩膀说：“我差点就忘了。我怀孕了。”

我早该听莉雅的。她的话中蕴含生命与生育的智慧。一涉入艾佳沙的地下通道，进入“揭露艾昔丝”的金字塔，我们便已进

入吉乌拉（Gevurah），塞弗拉的恐惧，也就是天怒在世上表明的一刻。我因想到苏菲亚而让自己受到诱惑。摩西·寇多伟洛说，女性在左，而她的所有属性都指向吉乌拉……除非男性，利用这些属性，装饰他的新娘，而使她向右——向善——移。每一种欲望都须保留在其限制之内。否则吉乌拉会变成审判，黑色外表，魔鬼的宇宙。

要规范欲望……我在巴西温班达庙宇中便已达成过。我敲打那阿哥哥乐器，在那一幕里采主动地位，因此逃脱了恍惚入神的状态。对于莉雅我也达到过同样的成就：出于对新娘的崇敬，我克制了欲望，而我得到了鼠蹊部深处的报偿；我的种子受到了祝福。

可是我却不能坚忍不拔。我将受到泰福瑞（Tiferet）之美的诱惑。

泰 福 瑞

TIFERET



64

To dream of living in a new and unknown city means imminent death. In fact, the dead live elsewhere, nor is it known where.

—Gerolamo Cardano, *Somniorum Synesiorum*, Basel, 1562, I, 58

梦见住在一个未知的新城市，表示死亡迫近。事实上，死人住在别处，只是没人知道在何处。

——杰洛拉莫·卡丹诺《Somniorum Synesiorum》，贝索，一五六二，第一章，五八页

吉乌拉是塞弗拉的敬畏与邪恶，泰福瑞却是塞弗拉的美与和谐。如狄欧塔列弗所言：那是谅解之光，生命之树，是欢乐，强健的外表，也是法规与自由的调和一致。

那一年对我们而言是欢乐的一年，我们在宇宙的大主体中欢庆传统与电子仪器的结合。我们创造，并为我们的创造而欣喜。我们便是在那一年发明了“计划”。

至少对我来说那真是快乐的一年。莉雅的妊娠平顺地发展，而在葛拉蒙和我的公司之间，我开始过着较富裕的生活。我保留在那栋旧工厂楼房里的办公室，但我们将莉雅的公寓重新装修。

奇妙的金属历险已交到排字工人和校对的手中。那也是葛拉蒙先生灵机一动："一本加插图的魔法和神秘学史。有魔鬼作家们送来的材料，加上你们三人的专长，加上那不可思议的奕格礼的建议，我们可以编出一大本，四百页厚，彩色精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金属史的插图可以再用一次。"

"但是主题大不相同呀，"我说，"我把粒子回旋加速器的照片摆在哪里呢？"

"你要将它摆在哪里？想象力，卡素朋，运用你的想象力！在那些核子分裂装置里，那些百万吨阳电极或不管它们叫什么来着的机器里，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事物遭到分解，你放进瑞士乳酪，出来的是素粒子、黑洞、凝乳的铀！那是活生生的魔法，神秘、奥妙。左边，是巴拉塞瑟斯的版画，老术士和他的蒸馏器，金色背景，右边，类星球体，重水，重力的反物质，等等。你不明白吗？真正的魔术士并不是那个两眼茫茫，一无所知的老头子，而是抓住了宇宙隐藏奥秘的科学家们。去发掘我们周遭的种种奇迹吧！暗示在巴洛马山他们所知的多于他们以为的……"

为了鼓励我，他给我加了薪，锱铢可较。我专注于特里斯莫辛的"Liber Solis"和陆勒斯的"Mutus Liber"；我集了一个卷宗又一个卷宗的五芒星，塞弗拉之树和护身符；我在各图书馆最孤寂的房间里搜寻；我从以前叫卖文化革命的书商那里买来了一册又一册的书。

在魔鬼作者之中，我翻阅审核自如，犹如一个精神病医师变得喜欢他的病人，享受自他诊室那古旧的公园吹来的馨香微风。过了不久他开始写关于病人的胡言疯语，然后他写的便是胡言疯语，毫不察觉他已受到了病人的引诱。他以为他变成了一个艺术家。于是"计划"的构想由是而生。

狄欧塔列弗玩这个游戏，因为对他来说，这是祷告的一种形式。至于对杰可波·贝尔勃而言，我以为他和我一样觉得好玩。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根本毫无乐趣可言。他紧张地参与，焦虑地咬

着指甲。

或者，他之所以玩这个游戏，是希望找到至少一个未知的地址，没有脚灯的舞台，这是他在一个叫“梦”的档案中提到的。一种为一个永不会出现之天使的替代神学。

“档案名称：梦”

我不记得我是在梦中做了另一个梦，还是在同一晚一个梦接着另一个梦，还是这两个梦夜复一夜交替出现。

我在寻找一个女人，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我与她有过很亲密的关系，可是我想不出为何让这关系冷却，没有与她保持联系，是我的错。令人难信的是，我竟会让那么长的时间流逝。我在寻找她——或是她们；不只一个女人而已，而是有许多女人，我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她们——因为疏忽。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即使只是一个，对我而言也够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失去她们，使我失去许多。在我的梦中，我照例找不到、不再拥有，也鼓不起勇气去翻开写有电话号码的住址簿。就算我翻开了，我也好像太过惊恐而不敢看任何名字。

我知道她在哪里——或者该说，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可是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我清晰地记得一道楼梯，一个厅廊和楼梯口。我不在城里到处乱转寻找这个地方；相反的，我在痛苦中僵硬不动，不停地搔抓脑袋，叩问我自己让这关系冷却的原因，和我所以来赴我们最后一次约会的原因。我确定，她等着我打电话给她。若是我知道她的名字就好了。我很清楚她是谁，就是无法将她的五官拼凑起来。

有时候，在梦后半醒的瞌睡状态中，我会与那梦争论。我说，你什么都记得，一切都可以扯平，没有什么未尽之事。你记得每一个地方的所在。那场梦是不足取的。

可是悬疑仍在——我忘掉了什么，在我渴望的皱折中留下了什么，就如你把一张支票或一张重要的纸忘在长裤或旧上衣的口

袋里，而直到后来你才意识到这张支票或纸是最重要，独特、不可或缺的东西。

至于那都市，我有更清楚的印象。那是巴黎。我在塞纳河左岸。当我过河之后，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广场上，可能是佛格广场……不对，更要宽敞。穿过广场，走过神殿后侧，我来到一条向右弯的街——街角有家书店——还有一系列的巷子，无疑是巴塞隆纳的哥提可区。这条街走到尽处是一条非常明亮宽广的大路。就是在这条大路上——我记得如照片般清楚——在右方一条死巷的尽头，我看到了“**戏院**”。

我不确知在那欢乐之处上演着什么，无疑是具有娱乐性且有些低俗的，如脱衣舞。为此原因我不敢开口相询，可是我所知道的却足以使我想要再回来，满怀兴奋。没有用，到了查山路时，街道便混乱不清了。

我醒来时有种失败的感觉，好像错失了一次接触，我无法认命于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有时我在一幢农庄里。那是间大房子，我知道还有另一翼，但我忘了怎么走过去，好似通道被封上了。在那另一翼里，有许多个房间。我曾看过那些房间一次，且是透彻而详尽的——我不可能是在另一场梦中梦到那些房间的——有旧家具和褪色的版画，支架上放了以打洞硬纸板制成的玩具戏院，沙发上铺了绣花椅套，书架上装了满满的书，一套完整的《旅行日志》和《海陆探险》。这些书因常被翻阅而脱落，因此妈妈将它们送给了收垃圾的——这不是真的。我思忖是谁把走廊和楼梯搞混了，因为那是我想造空中楼阁之处，在那宝贵垃圾的气味中。

…………

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梦见大学入学考试呢？

65

…the frame…was twenty foot square, plac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The superficies was composed of several bits of wood, about the bigness of a die, but some larger than others. They were all linked together by slender wires. These bits of wood were covered on every square with paper pasted on them, and on these papers were written all the words of their language, in their several moods, tenses, and declensions, but without any order…The pupils at his command took each of them hold of an iron handle, whereof there were forty fixed round the edges of the frame, and giving them a sudden turn, the whole disposition of the words was entirely changed. He then commanded six and thirty of the lads to read the several lines softly as they appeared upon the frame; and where they found three or four words together that might make part of a sentence, they dictated to the four remaining boys…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III, 5

……架构……有二十呎平方，放在房间中央。外表是由许多块小木头组成，约莫如骰子般大小，但有些较大些。这些木头全都由细铁丝串在一起，每一寸都裹上

了纸，而在这纸上则写满了他们的文字，有各种语态、时式、格变化，但没有任何次序……在他的命令下，学生们各握住一个铁把手——在这架构的四周一共有四十个——然后用劲一转，那么那些字的整个排列便全都改变了。然后他命令三十六个男孩轻声念出现在架构上的几行句子；他们发现有三四个字连在一起可能组成句子之处，便叫另外那四个男孩听写……

——约翰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三，五

我相信当贝尔勃在润饰他的梦之际，他必然又一次想到失去的机会及他发誓对毕生都未曾把握的那一刻——如果那一刻曾经存在——断念。“计划”开始便是因贝尔勃已认命于创造私人的、虚构的时刻。

我问他要某份稿件，他开始在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上翻找，对重量或体积毫不关心。他找到他要的那一份，试图将它抽出，于是造成其他稿件掉落到地板上。卷宗翻开了，松散的纸张飞了出来。

我问：“你就不能把上半部先移开吗？”浪费呼吸：他一向如此。

他照例答道：“古德伦今晚会把它们捡起来的。她的生活中总得有个目标，不然她便会失去方向。”

可是这回那些稿件的安全也关系着我的安危，因为我现在也是公司的一分子。“古德伦不会把它们收拾好的，”我说，“她会把稿纸放错卷宗的。”

“如果狄欧塔列弗听到了你的话，他会欢呼的。这倒是制作出不同书籍的好方法，折衷的、任意的书。这是魔鬼作家的部分逻辑呀。”

“可是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情况如秘法家：耗费千年寻找正确的组合。你根本就是以古德伦替代永远坐在打字机前的猴子。谈

到进化，我们一点也没进步。除非在阿布拉非亚有程式可以做这件工作。”

这时狄欧塔列弗进来了。

“当然有。”贝尔勃说。“而且就理论上而言，你可以输入达两千次之多。所需要的不过是资料和欲望。就以诗为例吧。程式问你希望这首诗有几行，你便决定：十行、二十行、一百行。然后这程式便任意挑选行数。换句话说，每次都有新的安排。以十行诗句，你可以作上成千上万首随兴诗。昨天我打入了这么几行字：‘菩提树颤动’，‘你这凶恶的信天翁’，‘橡胶植物是自由的’，‘我献给你我的生命’，等等。这是我较好的一些成品。”

我细数夜晚，哗啷棒的响声……
死亡，你的胜利，
死亡，你的胜利
橡胶植物是自由的。

自黎明之心
你这凶恶的信天翁。
（橡胶植物是自由的……）
死亡，你的胜利。

菩提树颤动，
我细数夜晚，哗啷棒的响声，
戴胜鸟等着我，
菩提树颤动。

“虽然有不少重复之处，但重复是可以造成诗感的。”

“有意思。”狄欧塔列弗说。“这使我和你的机器和解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整卷摩西五经输进去，再告诉它——怎么说

的？——任意选择，它便会进行是某种真确的‘提木拉’，重组书中诗句？”

“是的，不过问题在于时间。那得耗费好几个世纪。”

我说：“如果，我们输入一些摘自魔鬼作家著作中的见解——例如，圣堂武士逃至苏格兰，或神秘学主体于一四六〇年到达佛罗伦萨——再丢入一些连接的词句如‘很显然的’和‘这证明了’呢？说不定我们会得到很有启发性的结果呢。然后我们可以将空处填满，把重复句称之为预言，于是——看——一章至今无人出版过的魔法史，至少至少！”

“真是天才的主意。”贝尔勃说。“我们立刻就开始吧。”

“不行，已经七点了。明天吧。”

“我今晚就开始。帮助我，只要一分钟。从地板上那些纸中，随意捡出二十张，看看每一张的第一个句子，那便是一次输入了。”

我弯身捡了纸张，念道：“亚利玛锡的约瑟夫将圣杯带到了法国。”

“好极了……我写下了。继续。”

“根据圣堂武士的传统，郭得福在耶路撒冷创建了锡安大修道院。”

接下来是“德布西是蔷薇十字会员”。

“对不起，”狄欧塔列弗说，“只不过你也得包括一些中性的资料——例如，无尾熊住在澳洲，或巴平发明了压力锅。”

“蜜妮老鼠是米老鼠的未婚妻。”

“我们不可做得太过火。”

“不对，我们必须做得过火，如果我们承认在整个宇宙中甚至有一个事实并不揭示一点奥秘，那我们便违反了秘法的思想了。”

“那是真的。蜜妮不能删除。还有，请允许我加入一个基本原理：圣堂武士与所有的一切都相关。”

狄欧塔列弗同意道："那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又继续了一会儿，只是时间真的晚了。贝尔勃要我们别担心，他会独自继续的。当古德伦进来告诉我们说她要锁门时，贝尔勃说他要留下来加班，并请她捡起掉在地板上的稿件。古德伦发出不是属于拉丁无语形变化，便是属于彻尔密语的声音，明显地表达了愤怒和沮丧，展示了宇宙间所有语言的类似，全是由亚当那单一的根分枝而出的后裔。她遵从了，其任意选择的能力强过任一部电脑。

第二天早上，贝尔勃容光焕发。"成功了。"他说，"超乎我们希望的成功。"他把印出成品拿给我们看。"

圣堂武士与所有的一切都相关
以下并不是真的
耶稣是在比拉多总督治下被钉上十字架的
贤人欧穆斯在埃及创立了玫瑰十字会
在普洛文斯省有秘法家
在迦纳盛宴上是谁成亲了?
蜜妮老鼠是米老鼠的未婚妻
这在逻辑上遵循了
如果
督伊德教崇拜黑处女
那么
西蒙·梅古指认苏菲亚是泰尔的娼妓
在迦纳盛宴上是谁成亲了?
法国梅洛文加王朝的国王们自称依神权而为王
圣堂武士与所有的一切都相关

“有点隐晦。”狄欧塔列弗说。

“因为你看不出关连。而且你不给予这重复两次的问题应有的重要性；在迦纳盛宴上是谁成亲了？重复是神奇的关键。当然，我编纂过；可是编纂事实是入会者的权利。这是我的解释：耶稣并没有被钉上十字架，因此圣堂武士才会否认耶稣受难像。亚利玛锡之约瑟夫的传说隐藏了一个深刻的事实：耶稣，而非圣杯，登陆法国，混在普洛文斯省的秘法家之中。耶稣是世界之王的隐喻，而世界之王便是蔷薇十字会的真正创始人。而谁又和耶稣一起登陆的呢？他的妻子。在福音中，为何没有告诉我们在迦纳成亲的是谁？那是耶稣的婚礼，因此那是个不能加以讨论的婚礼，因为新娘是个公众罪人，玛丽·麦德琳。所以，自此之后，所有的先觉者，自西蒙·梅古至波士多，都追寻在妓院中之永恒女性的原则。而耶稣同时也是法国皇家血脉的创始者。”

66

If our hypothesis is correct, the Holy Grail … was the breed and descendant of Jesus, the "Sang real" of which the Templars were the guardians … At the same time, the Holy Grail must have been, literally, the vessel that had received and contained the blood of Jesus. In other words it must have been the womb of the Magdalene.

—M. Baigent, R. Leigh. H. Lincoln, *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1982, London, Cape, xiv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圣杯……是耶稣血脉和后裔，也是圣堂武士所护卫的……同时，照字面看来，圣杯必然也是曾接盛耶稣之血的器皿。换句话说，那必是麦德琳的子宫。

——M·白金，R·赖，H·林肯《圣血与圣杯》，一九八二，伦敦，开普，XIV

狄欧塔列弗说："没有人会信以为真的。"

"正好相反，那一定会非常畅销。"我严肃地说。"这故事已有人写过，只是有些出入，在一本关于圣杯之神秘及雷尼堡秘密的书中。你们不该只看稿件，也该看看别的出版社在印行些什么

才对。"

"好小子!"狄欧塔列弗灰心地说。"那么这部机器只说我们已经知道的事了。"

贝尔勃生气了。"它在说什么——说我的主意是别人已有的吗?那又怎样?这叫做学问多元发生说。葛拉蒙先生会说这表示我说的是事实。其他人一定费了许多年的心血才得出那结果的,然而电脑和我却在一夜之间便把这难题解开了。"

"我赞同你的意见。这部机器是有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输入太多魔鬼作家的意见。我们并不是要找出德布西和圣堂武士之间的联系;人人都那么做。问题在于打出——例如秘法和汽车火星塞吧——之间的联系。"

我这番话是不假思索说出的,却给了贝尔勃一个主意。隔了几天后,他便对我说了。

"你说得对。任何事实只要与另一事实有关便变得重要。关连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使你想到世上的每一细节、每一种声音、每一句话或句子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并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规则很简单,怀疑,就只是怀疑。你甚至可以自交通信号中看出其言下之意为'不准乱丢垃圾'。"

"当然,导泻的道德观。通奸的恐惧。"

"昨晚我正好拿到一本驾驶人手册。或许是因为昏暗,也或许是因为你对我说过的话,我开始想象那本小册所说的另有含义。假若汽车存在只是为了创造的隐喻呢?我们不该局限于外表,或是仪表板的表面现实;我们必须学着以造物者的眼光去看隐藏在表面下的意义。表面之下和表面之上。那是塞弗拉之树。"

"说得好。"

"说话的人并不是我,而是事物本身。车辕是树干。数数零件:引擎、两个前轮、离合器、变速装置、两根车轴、差动齿轮和两个后轮。十个零件、十个塞弗拉。"

“可是位置并不吻合。”

“谁说不？狄欧塔列弗对我们解释过，在某些宗派，泰福瑞并不是第六个塞弗拉，而是第八个，在涅扎（Nezah）和霍德（Hod）之后。我的车轴是贝尔勃之树。”

“认可。”

“让我们来追循这树的论理吧。顶峰处是引擎，这是创造来源。引擎将它的创造力传送到两个前轮或较高处的两轮：智力之轮和知识之轮。”

“如果这车是由前轮带动的。”

“贝尔勃之树的优点在于它形而上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以前轮带动的精神宇宙，由前方的引擎将其希望传到较高的两轮，然而在现实世界我们却有一个退化的宇宙，其运行是由引擎传到两个后轮，这宇宙的放射自深处放出事物的基本动力。”

“那么引擎在后方，由后轮带动的车呢？”

“撒旦的。高与低的吻合。上帝与天然物的运转是同一的。上帝是永恒挫折的神性，器皿破碎的结果。”

“不是灭音器破碎吗？”

“那发生在流产的宇宙中，在那儿，造物主的毒气散播在整个大气之中。不过我们别扯离本题。在引擎和两个前轮之后便是离合器，塞弗拉的优雅；将这树的其他部位与神力结合在一起的爱之流，便是由它所建立或阻碍的。一个圆盘，一个爱抚另一个曼陀罗的曼陀罗。然后是变动的箱子——变速机箱，或者如实证主义者所称的，变速装置，是邪恶的原则，因为它使人类意志得以将经常的放射步骤加速或延缓。为了这个原因，自动排挡便比较贵，因为那是由树本身以其至高平衡原则决定的。接下来是宇宙的接合，车轴，差动齿轮——别忘了引擎四汽缸的对立及重复，因为差动齿轮（小皇冠）将运转传到与地面相触的车轮。这里塞弗拉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以一种威严的美感，它将宇宙力分配到荣耀之轮和胜利之轮，这两者在流产的宇宙中（前轮带

动）臣属于由较高两轮传动的运转。”

“很有条理的注释。那么引擎的心脏，上帝之座，皇冠？”

“你必须以入门者的眼光来看。至高的引擎是以吸气和排气的交替而活的。一种复合体，神圣的呼吸，一个以两个汽缸单位为基础的循环（显然是一种几何原型），然后又发动第三个，最后在相互的爱中彼此顾盼，并引出了第四个。在第一个汽缸（无阶级之分，只是位置的神奇交换）的循环中，火星塞（Piston，在语源学中：Pistis Sophia——苏菲亚）由上中位置降到下中位置，使汽缸充满了能量。我现在是在简而言之，因为这儿便得谈到天使的体系了，配电器的盖子，如我的手册所言：‘使连接汽缸内部和汽化器诱导管的口径可以开合。’只有透过这个媒介，引擎的内部底台才可以和宇宙的其他部位相通，由此我深信是揭示了——我很不愿发此异端——造物主原始的限制，因此为了要创造，它便得倚靠大离心圈。接下来，可能需要更仔细地看小册内文了。汽缸充满了能量，活塞回到上中位置而达到最高的压缩力——看，砰然的荣耀：氧化，扩张。一个火花飞起，混合燃料炽烈燃烧；那手册称此为循环的活动期。如果有‘壳’侵入这混合燃料，几滴如水或可乐之类的不纯物质，那么在流产的星星中便不可能产生或发生扩张了……”

“那么‘壳’指的是不纯物质吗？我们最好别再用这个字眼了。从现在起，只有处女之乳……”

“我们会查明白的。那可能是‘七姊妹’的手段，较低级的放射物，想要控制创造过程……总之，在扩张之后，就看那伟大神圣的解放了——排气。活塞再度升到上中的位置，散发出已经氧化过的无形物质。只有当这净化的程序成功了，新的循环才会再开始。如果你细心想想，这也是新柏拉图学派的结构，上及下之道的神奇逻辑。”

“好一番理论！而物质之后代却从不知晓！”

“他们从未看出哲人之石与火石汽油公司之间的关连。”

“我看明天你大概要拿电话本对我做一套神秘解析了。”

“我们的卡素朋野心真大。别忘了，解析电话本，你必须解决‘一’与‘许多’的难题。成功最好不要一蹴可几。还是从洗衣机开始吧。”

“那太容易了。由黑色到比白色更白的神秘变化。”

67

Da Rosa, nada digamos agora…

—Sampayo Bruno, *Os Cavalheiros do Amor*, Lisbon, Guimarães, 1960, P. 155

萝莎，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要说……

——山巴友·布鲁诺《Os Cavalheiros do Amor》(《爱的骑士》)，里斯本，圭玛里士，一九六〇，一五五页

当你本着怀疑的态度时，任何线索也不会忽视。在我们的权力列车和塞弗拉之树的幻想之后，我便准备在我碰到的每样事物看到各种象征。

我一直都和巴西的朋友保持着联系，而就在那时，一个关于路西塔尼亚文化的会议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举行。我的里约热内卢友人们设法使我受到了邀请，与其说是出于敬重我的专长，还不如说是出于他们想再见到我的希望。莉雅没有与我同去；她已进入第七个月了，虽然她的妊娠对她苗条的身材并无太大的改变，要她改装成一个法兰德斯的圣女，她宁可待在家里好。

我和老友共度了三个愉快的夜晚。当我们搭乘巴士回到里斯本时，大家争论着究竟该在法提玛还是托玛尔下车。葡萄牙的圣

堂武士在得到国王与教宗的拯救，将他们转化为基督骑士会，使他们免于受到审判及毁灭之后，便躲到托玛尔这座城堡来。我不愿错失探访一座圣堂武士城堡的机会，所幸其他人对法提玛也不甚热衷。

如果要我发明一座圣堂武士城堡，那么托玛尔也会是我的选择。要抵达该堡，得爬上绕行外侧棱堡的一条要塞道路。棱堡有十字形的孔隙，因此打从第一刻起你便嗅到了十字军的气息。基督骑士会在此繁盛了好几个世纪。根据传统，航海家亨利和克利斯托弗·哥伦布都属于这个修会，而事实上该修会亦致力于海上的征服——为葡萄牙致富。修会的漫长与快乐的存在于此，使城堡迭经重建和扩大，所以它的本体虽建于中世纪时期，却又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侧翼。当我走进模仿耶路撒冷圣墓之八角大厅的圣堂武士教会时，我心里十分感动，而眼见圣堂武士的十字架竟依其地点而有不同的形式时，我则深感讶异。以前当我为翻阅这主题的肖像研究时，也曾碰过这个问题。马耳他武士的十字大致是一样的，而圣堂武士的十字却受不同时期和地点的传统影响。也因此追查圣堂武士的人在任何地方发现任何一种十字架，便会认为他们发现了圣堂武士的踪迹。

我们的导游带我们去看梅努林窗，金银丝细工，海中与海底的贵重发现物、海草、贝壳、锚、绞盘、锁链等的混合，以纪念武士们在海上的成就。窗子两侧各有一座塔，塔上以英国迦特教会勋章的雕刻为装饰。一所英国修会的勋章怎么会出现在葡萄牙的一座要塞修道院里呢？导游说不上来。但不一会儿后，在另一侧，我相信是东北方，他指给我们看金羊毛修会的勋章。我忍不住想着结盟的微妙游戏，结合了迦特修会和金羊毛修会，金羊毛和阿哥纳特，阿哥纳特和圣杯，圣杯和圣堂武士。回想着艾登提上校的叙述和魔鬼作家所写的几页，当我们的导游带我们到一间天花板为拱心石楔住的侧室去时，我不觉一惊：那些拱心石有花形装饰，但其中有些刻有一个留了胡子的山羊脸男子：贝狐

美……

我们下到一间地下室去。走过七级阶梯后，光秃秃的石地板通向东端可放祭坛或大首领座位的半圆室。要到达这里，得自七块拱心石的下方走过，每一块拱心石形状皆似玫瑰，且一朵比一朵更大，最后一朵端放在一口井上。十字和玫瑰，在一座圣堂武士修道院里，且在一个必然是在蔷薇十字会宣言发表之前所盖的房间里……我问了导游一些问题。他微笑道："你大概不知道有多少玄学学生到这里来朝圣吧……据说这里是举行入会仪式的房间。"

我无意间走入一个尚未修复的房间里，房内只有几件灰尘满布的家具，但地板上却放了许多硬纸板箱。我随意翻找了一下，发现一些希伯来文书的断简残篇，大概是十七世纪的。托玛尔怎么会有犹太人呢？导游告诉我们说武士们与当地的犹太人社区一直保持友善的关系。他让我望向窗外，指给我看一座设计得如优雅法国迷宫的小花园——他说那是由十八世纪的犹太建筑师萨姆·史华滋设计的。

第二次会面地点在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这座城堡吗？普洛文斯的信息不是这样写的吗？老天，殷戈文件中所提及的城堡并不是骑士小说中的虚构城堡。习惯于发号施令而非看圆桌武士小说的普洛文斯圣堂武士们，会选择什么城堡作为他们第一次的会面地点呢？呃，当然是托玛尔了；基督骑士的城堡；一个生还武士享有完全自由、未变之保证，且可和第二组人保持联系的地方！

我离开托玛尔和葡萄牙时，整颗心是炽热的。我不再嘲笑艾登提拿给我们看过的信息了。圣堂武士在成为一个秘密修会之后设计了一个将延续六百年，且在我们这一世纪里完解的"计划"。圣堂武士是严肃而正经的。他们若谈到一座城堡，就必定真有这么一座城堡。"计划"始于托玛尔。那么理想的路线，其他五次会面的次序，应该是什么呢？必是圣堂武士可仰赖友谊、保护和

共谋的地方。上校谈到了沙利斯勃利平原的史前巨石柱、亚威隆、艾佳沙……胡扯。那信息必得重新加以研读才行。

当然——在返家途中，我提醒自己——这并不是为了要发现圣堂武士的秘密，而是要将这秘密构造起来。

贝尔勃听到要再回头看上校留下的文件，似乎很困恼。他很勉强地在下侧的抽屉内搜寻了一番，才找出那纸文件。不过，他毕竟保存着那张纸。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一起重读了普洛文斯信息。

一开始是以特利牟斯的密码方法所写的那行信息：Les X X X Xinuisibles separez en six bandes。（三十六个隐形者分为六组。）然后：

a la… Saint Jean
36 p charrete de fein
6… entiers avec saiel
P… les blancs mantiax
r… s… chevaliers de Pruins pour la…j. nc.
6 foiz 6 en 6 places
chascune foiz 20 a…120 a…
iceste est l' ordonation
al donjon li premiers
it li secunz joste iceus qui…pans
it al refuge
it a Nostre Dame de l' altre part de l' iau
it a l' ostel des popelicans
it a la pierre
3 foiz 6 avant la feste... la Grant Pute.

“牛车之后三十六年，一三四四年的圣约翰之夜，六个完整缄封的信息为穿白袍的武士，普洛文斯的翻供武士，复仇。六乘六在六处，每一次二十年，一共是一 百二十年，这便是‘计划’。第一次到城堡，接着是加入吃面包的，然后是避难处，然后是我们在河对岸的淑女，然后是在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然后是在石头。你瞧，在一三四四年这信息说第一批务必到‘城堡’去。事实上，托玛尔的武士是在一三五七年建立的。现在，我们要自问，第二批到哪儿去了？来吧！想象你是个逃脱的圣堂武士吧，你会到哪里去形成第二批呢？”

“唔……如果说那些藏在牛车里的真的逃到苏格兰去了……可是他们为什么非得到苏格兰去吃面包呢？”

我已渐成为一个联想锁链的能手了。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苏格兰。高地。督伊德仪式。圣约翰之夜。夏至。圣约翰之火。金树枝。因为我是在弗雷泽的“金枝”一书中读到有关圣约翰之火的。

我打电话给莉雅。“帮我一个忙。去找‘金枝’来，看看那里面是怎么写圣约翰之火的。”

莉雅最长于这一类的事。她立刻便找到了那一章。“你想知道什么呢？这是极古老的礼拜式，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人遵行。当太阳在最高点时加以庆祝的。圣约翰是被加上去使它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

“在苏格兰，他们吃面包吗？”

“我看看……不会吧……啊，这儿：他们不为圣约翰吃面包，可是在五月一日的晚上，也就是在贝尔腾之夜，原来是督伊德教的一个节庆，他们便吃面包，尤其是在苏格兰高地……”

“好极了！哪一种？”

“他们以面粉和燕麦片揉成面团，然后放在余烬上烤。这种面包称之为‘偏拿糕’……”

“什么？拼出来！”她照做了。我谢过她，并告诉她说她是我的碧翠丝，以及其他种种亲密的话。

我试着回想我的论文。根据传说，那秘密的一群逃到苏格兰去，受布鲁斯之罗勃王保护，因此圣堂武士帮助国王打赢了偏拿克朋恩战后，国王为了报答他们，便将他们设立为新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武士修会。

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厚厚的英文字典，查“偏拿”（bannock）这个字：中古英文为 bannok，盎格鲁萨克逊语为 bannuc，盖尔语则为 bannach。一种放在炉架或石板上烧烤的糕饼，以大麦、燕麦或其他谷类制成。朋恩是一条河。如法国的圣堂武士般将“偏拿克朋恩”译出来，你的译文便差不多像是“整条河的糕饼”，或“面包”。那些吃面包的，指的是在偏拿克朋恩获胜的人，也就是苏格兰那批武士——在那时可能已分布到英国各岛了。很合逻辑：由葡萄牙到英国。这是一条短路线，比艾登提的自极点到巴勒斯坦短得多了。

68

Let your garments be white···If it is dark, set many lights burning··· Now begin combining letters, few, many, shift them and combine them until your heart is warm. Pay attention to the movement of the letters and to what you can produce by combining them. And when your heart is warm, when you see tha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etters you grasp things you could not have known by yourself or with the aid of tradition, when you are ready to receive the influence of the divine power that enters into you, then use all the profundity of your thought to imagine in your heart the Name and His higher angels, as if they were human beings beside you.

—Abulafia, *Sefer Haie Olam*

让你的袍子是白色的……如果是暗色的，便纵大火烧掉……现在开始组合字母，少，多，调换，组合，直到你心头舒缓。注意字母的移动和你的结合可得到什么成果。当你的心头舒缓，当你看穿结合的字母，你便可感知凭你自己或在传统相助下不可能知道的事，而你也已可以接受进入你内里之神力的影响，然后再以你最深刻的思想，在你心中想象它的名字和它的高位天使，仿

佛他们是与你同进退的人类。

——阿布拉非亚

“听起来很有道理。”贝尔勃说。“那么，‘避难处’会是哪里呢？”

“六批人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但其中只有一次被称之为‘避难处’。怪。这必定表示在其他的地方，例如葡萄牙和英国，圣堂武士可以不受骚扰地生活，虽是在另一个名字之下，而在避难处他们却是完全躲藏的。我敢说巴黎的圣堂武士在离开圣堂之后便是到那里去的。我觉得合理的路线应由英国到法国，但为什么不假定圣堂武士走了一条甚至更经济的路线，而后在巴黎本地设立了一个隐秘且受到保护的避难处呢？他们是政治家，推测在两百年之内情况会有所改变，到时他们便可在白天里公然活动。”

“那么‘避难处’是在巴黎了。第四个地方呢？”

“上校说是沙特尔，但假如我们说第三个地方是巴黎，第四个地方便不可能是沙特尔了，因为显而易见的‘计划’必须涉及欧洲的每一个中心地点。再说，我们现在是舍奥秘路线而改采政治路线，其模式显出了正弦波浪状，所以我们该到德国北部去。‘在河对岸’，指的是莱茵河对岸，有个我们的淑女的都市——而非教堂。靠近但泽港，有个处女之都——换句话说，玛林堡。”

“为什么在玛林堡会合呢？”

“因为那是条顿武士的所在地呀，圣堂武士和条顿武士的关系，并没有像圣堂武士和圣约翰慈善武士的关系那样恶化，因为圣约翰武士如秃鹰般等着圣堂武士被贬出，好接收他们的财富。条顿武士是由日耳曼皇帝在耶路撒冷所设立的，以便和圣堂武士维持平衡，只是他们很快便被召到北方去对抗普鲁士蛮族的入侵。他们非常成功，因此在两个世纪内便成为一邦，扩及波罗的海周围各地。他们在波兰、立陶宛和立沃尼亚之间移动，建立了柯尼斯堡。他们仅吃过一次败仗，对手是爱沙尼亚的亚历山大·

那夫斯基。大约在圣堂武士于巴黎被捕的同时，条顿武士设立玛林堡为其领域之首都。如果有任何精神骑士征服世界的计划，圣堂武士和条顿武士的影响力是一样大的。”

“你知道吗?”贝尔勃说，“我同意你的说法。现在，第五批。这些波普利肯人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我说。

“卡素朋，你真令我失望。也许我们应该问问阿布拉非亚。”

“不。阿布拉非亚只会联系事实，不会创造事实。波普利肯人是事实，而非联系。给我几天时间吧。”

“我给你两个礼拜。”贝尔勃说。“如果你在两个礼拜内不把波普利肯人交给我，你就买一瓶十二年陈的巴伦汀酒给我。”

没问题。一周之后，我带了波普利肯人去给我贪婪的伙伴。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现在，跟着我吧，因为我们必须回到第四世纪的拜占庭，当时摩尼教所启发的许多股运动已分布于整个地中海域。我们从亚美尼亚的亚孔谛克教开始，创立者是彼得·卡发拔鲁恰——你得承认这名字颇为壮丽。亚孔谛克教反闪族，认为犹太人的神——住在第七重天的沙宝兹，便是魔鬼。要到达第八重天的圣母之光，必须拒斥沙宝兹和受洗礼。好吧?”

“就说沙宝兹和受洗礼已受拒斥了吧。”贝尔勃说。

“可是亚孔谛克教徒仍是善良的。到了第五世纪，马萨黎教出现了，事实上他们直到十一世纪才销声匿迹，最后的活动区域为色雷斯。马萨黎教并非二神论，但却支持君主制。他们与地狱的势力交往，事实上，有些书称他们为波波赖教，取自 borboros，意即污秽，因为他们所做的难言之事。”

“什么难言之事?”

“一般的难言之事。男男女女将他们自己的‘丑行’——也就是，精液或经血——握在手掌中，举向天，然后吃掉，称之为基督之体。如果一个女人因此丑行而怀孕了，在适当的时刻，他

们便把一只手探入她的子宫里，拉出胚胎，丢进研钵里，加一点蜂蜜和胡椒粉后，吞吃下肚。"

"真恶心，蜂蜜和胡椒粉！"狄欧塔列弗说。

"那么那些是马萨黎教徒了，也被称为史特拉提欧提教和菲比欧尼教，或巴比赖特教，由纳西安人和菲密奈特人组成。但对教会的其他神父而言，巴比赖特教是后来诺斯替教的前身，因此是二神论者，膜拜巴贝罗圣母，其教徒因此被唤为'波波赖海利'，即'实体子女'，以别于灵媒，因为灵媒比他们高一阶层，而'圣灵'则是真正的选民，就如扶轮社结构一般。不过史特拉提欧提教或许只是米瑟勒斯教的海利。"

"听起来有点混乱。"贝尔勃说。

"当然。这些人都未留下记录。我们对他们的所知都是来自其仇敌的批评。不过不要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时的中东有多么混乱，也说明波利西安人的背景。波利西安教徒是某个叫波尔之人的门徒，包括自阿尔巴尼亚被逐出的偶像破坏者。自第八世纪起，波利西安教派迅速扩大，最后成为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种政治力量，因此开始担心他们太过强大的拜占庭皇帝便动用皇军征讨。波利西安教的势力范围扩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域；他们朝幼发拉底河流域扩展，北至黑海。他们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建了殖民地，迟至十七世纪依然存在，直到后来被耶稣会改宗。今天，某些团体仍存在于巴尔干山区或在那附近。再说到波利西安教徒的信仰吧。他们信仰上帝，独一至尊和三位一体，除了造物主不顾一切地创造了世界，造成了大家有目共睹的不幸后果。波利西安教派排斥旧约，拒绝圣礼仪式，蔑视十字架，且并不尊崇圣母，因为耶稣是直接在天上转世的，通过玛利而出世，就像通过一根管子。部分源出于此教派的波哥米尔教，说基督是由玛利的一只耳朵进去，由另一只耳朵出来，而玛利根本不会注意到。波利西安教也被控崇拜太阳和魔鬼以及将孩童的血混进他们的面包和圣餐酒中。"

"就像其他所有的人。"

"那年头，对异教徒而言，去做弥撒便是一种折磨。还不如变成回教徒算了。总之，他们就是那一类的人。我之所以对你谈他们，是因为当那些二神论的异教徒到意大利和普洛文斯时，人们称他们为波普利肯——表示他们就像波利西安教一般，相信二神论——波布利肯，波皮利肯！"

"这便是'波普利肯人'的来源了。"

"是的，终于。波利西安教持续到第九世纪，差点没把拜占庭皇帝们逼疯，直到贝塞帝发誓，如果他抓到他们的首领，也就是侵略伊斐瑟斯之圣约翰教会、又让他的马在洗礼盘喝水的柯莱索契——"

贝尔勃说："好熟悉的坏习惯。"

"——当时贝塞帝要以三支箭射穿他的头。贝塞帝派出皇军去追捕柯莱索契；他们抓住了他，斩了他的首，把那颗头送去给贝塞帝。贝塞帝把头放到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射三支箭——咻，咻，咻，射穿而过，两箭射过眼窝，第三箭射过嘴巴。"

"好家伙。"狄欧塔列弗说。

"他们那么做并非居心不良，"贝尔勃说，"那是信仰问题。卡素朋，再说下去吧，我们的狄欧塔列弗并不了解神学论点。"

"结论：十字军碰上了波利西安教徒。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时于土耳其的安提阿碰到他们；在那时异教徒是与阿拉伯人并肩作战的。然后十字军在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也与他们对峙；当时波利西安团体想把该市交给保加利亚沙皇，优安尼沙，以气气法国人。这便是与圣堂武士及解決我们谜题的相关之处。传说圣堂武士是自迦萨教取得的灵感，其实正好相反。圣堂武士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碰上波利西安教派，与他们建立了神秘的关系，一如他们与神秘教派和回教徒异端建立关系一样。你们看看那路线吧，一定通过巴尔干半岛的。"

"为什么？"

“因为，显而易见的，第六个会面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信息说到石头去。哪里会有这么一块受回教徒崇拜，而如果我们要看时还得脱掉鞋子的石头呢？就在耶路撒冷欧玛清真寺的中央呀，那里曾经是圣堂武士之圣堂所在地。我不知道谁会等在耶路撒冷，也许是一批剩余的、化装的圣堂武士吧，要不然就是一些与葡萄牙人有关连的秘法家，但起码这是可以确定的：由德国到耶路撒冷，最合理的路线是经由巴尔干半岛，所以第五批，波利西安人那批，便是在那里等待的。你们看这‘计划’变得有多直接又多经济？”

“我必须说我被说服了。”贝尔勃说。“只是，波普利肯人会在巴尔干的哪里等待呢？”

“如果你问我，波利西安教最自然的继任者应是保加利亚的波哥米厄，只是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不可能会知道在几年之后，保加利亚会被土耳其人侵略，且成为土耳其人的领域达五世纪之久。”

“这就表示，‘计划’在德国和巴尔干之间的连结受到了干扰。那该是在何时发生的呢？”

“在一八二四年。”狄欧塔列弗说。

“为什么？”

狄欧塔列弗很快地列了一个简表：

一三四四——葡萄牙
一四六四——英国
一五八四——法国
一七〇四——德国
一八二四——保加利亚
一九四四——耶路撒冷

“在一三四四年，每一批的大首领们一起设立了这六个地点。

在一百二十年中，每一批都有六任大首领先后接掌，一四六四年时，托玛尔的第六任首领与英国那一批的第六任首领会晤。一五八四年时，第十二任英国首领和第十二任法国首领会合。这链锁便以此继续，因此，如果与波利西安教徒的会面失败，那必定是在一八二四年失败的。”

“让我们假定这次会晤没有成功吧。”我说。“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如此精明的人，手中已握有六分之四的信息，却不能将它改一改呢？还有，如果与保加利亚人之约未实现，为什么他们不能和下一批取得联系呢？”

“卡素朋，”贝尔勃说，“你真以为普洛文斯的立法者是傻子吗？如果他们要这启示隐藏六百年，他们必然采取了预防措施。每一批的每一个首领都知道到哪里找下面那一批的首领，但后来的几批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在他们之前的首领。如果德国首领错过了保加利亚首领，他们决不会知道耶路撒冷那一批的存在，而耶路撒冷首领则对其他人的所在一无所知。至于以不完整的一部分来重改信息，那得视那信息是如何被划分的。自然不是以合乎逻辑的顺序。所以，只要有一部分遗失，那信息便不可理解，而拥有遗失那一部分的人也无所用处。”

“想想看，”狄欧塔列弗说，“假如保加利亚的会面不会发生，今天的欧洲可能是个秘密芭蕾的剧场；每一批人都在寻找，却找不到彼此，同时每一批又都知道一小部分信息，而这一小部分却有可能使他们成为世界之主。卡素朋，你告诉我们的那个剥制师傅叫什么名字来的？也许真有一个‘阴谋’存在，而历史只是这场为重组这遗失信息的战役的结果。我们看不到他们，但他们虽隐藏起来，却在我们四周行动。”

贝尔勃和我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相同的构想；我们两人都开口欲言，然后我们很快说出了正确的关连。此外，我们又发现在普洛文斯信息中至少有两个句子——三十六个隐形者分为六组和一百二十年期限——也出现在蔷薇十字会的辩争上。

“他们毕竟是德国人呀，”我说，“我会看蔷薇十字会宣言的。”

贝尔勃说：“可是你说过宣言是假的。”

“那又怎样？我们现在所做的种种臆测也是假的呀。”

“不错。”他说。“我忘了。”

69

Elles deviennent le Diable: débiles, timorées, vaillantes à des heures exceptionnelles, sanglantes sans cesse, lacrymantes, caressantes, avec des bras qui ignorent les lois … Fi! Fi! Elles ne valent rien, elles sont faites d'un côté, d'un os courbe, d'une dissimulation rentrée… Elles baisent le serpent…

—Jules Bois, *Le satanisme et la magie*, Paris, Chailley, 1895, P. 12

他们变成了魔鬼：意志薄弱的人、心志怯懦的人、有勇无谋的人、啜泣不止的人、不守道德而爱抚的人……噫！噫！他们毫无价值，他们偏向一侧、骨头弯曲、生就的无尽欺骗……他们亲吻蟒蛇……

——朱里·鲍依《魔鬼教派与魔法》

他忘了，是的。下面这个短而炫目的档案，必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档案名称：艾诺雅”

你突然来了，带着大麻烟。我不要抽，我不允许任何植物质来干扰我的脑部运转（我在说谎，我抽烟草，也喝谷类的蒸馏物）。在六十年代初期，有几次当某人强迫我分享传递大麻烟，看着那饱含口水的廉价包纸，以及最后一口还得用别针扣着抽，我只想哈哈大笑。

可是昨天递大麻烟给我的却是你，我因此想也许这是你呈现自己的方式，所以我抽了，很信赖的。我们跳着贴面舞，已有多年没有人这样跳舞了，而且——惭愧——是在马勒的第四支正在演奏时。我觉得双臂好似一只正在发酵的老怪物，有一只老山羊的甜蜜、皱纹满布的脸，一条蛇由我的鼠蹊深处升起，而我拿你当一个极古老的宇宙姑婆般崇拜。或许我继续以身体紧紧贴着你的，可是我也感觉到你的飞升，变成黄金，打开紧锁的门扉，在空中移动物体，在我渗透入你暗色的腹部之时，天使们的囚犯。

我所寻找的不是一直都是你吗？我在这儿，一直在等着你。我每一次都失去你，是因为我认不出你吗？我每一次都失去你，是因为我认出了你，却感到害怕吗？失去你因为每一次，认出你，我却知道必须失去你吗？

可是昨晚你最后跑到哪里去了？今早我醒来时只觉头痛。

70

Let us remember well, however, the secret references to a period of 120 years that brother A. . . , the successor of D and last of the second line of succession—who lived among many of us—addressed to us , we of the third line of succession. . .

—*Fama Fraternitatis*, *in Allgemeine und general Reformation*, Cassel, Wessel, 1614

然而，让我们牢记关于一个一百二十年之时期的秘密指示，说A修士……D的继任者，也是第二继承线的最后一位——就活在我们许多人之间——对我们发言，我们这第三继承线……

——《蔷薇十字会宣言》，卡塞·威塞，一六一四

第一件事，我读了蔷微十字会的两本宣言，“宣言”和“告白”。我也看了一下约翰·瓦伦汀·安德列所写的“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因为据说安德列是宣言的作者。

这两本宣言是在一六一四到一六一五年间出现于日耳曼，因此是在一五八四年法国与英国圣堂武士会过面大约三十年之后，也是法国圣堂武士与德国圣堂武士即将会面的几乎一世纪之前。

我所以细读，并非为了要相信宣言所言，而是为了要看穿其言下之意，好似字里行间隐藏了别的意义。为了“帮助”其叙述别的意义，我知道我应该略过几个段落，并加强某些陈述的重要性。可是这正是魔鬼作家们所教给我们的。在启示的精密时间里活动，不要遵循肤浅而落俗的逻辑连锁及其单调的次序。

就其内容而言，这两本书是谬论、谜语和抵触的综合体。因此它们不可能只有表面的意义，而且既非呼吁深刻的精神改革，亦非那可怜的克里斯汀·罗生鲁的故事。它们是密码信息，得放在格栅上去读，一个留下一些空间，却遮盖其余部位的格栅。就如普洛文斯只有第一个字母才算数的密码信息。我没有格栅，只有假设一个，因此读来忐忑猜疑。

宣言谈到了普洛文斯的“计划”——这是无可置疑的。在罗生鲁（狄姆谷仓的寓言，一三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之作）的坟墓里，埋藏了一批让后世去发现的宝藏，一批“隐藏……一百二十年”的宝藏。显而易见的，这宝藏指的并非金钱。书中不仅有一番论争斥责炼金术士的贪得无厌，且公开说宝藏的允诺是历史的一次大变动。如果读者对此竟不了解，第二本宣言说不可忽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的奇妙结果，且重复道：“若果上帝为它第六个大烛台所带给我们的光而喜悦……若果我们能在一本书里读到一切，而且可以明了且记住……如果透过歌唱（大声朗诵信息！）我们可以将石头（石头！）变成珍珠和宝石，该会有多么愉悦……”此外又谈到不可思议的秘密和一个将在欧洲成立的政府，以及将要成就的“伟大任务”……

据说罗生鲁曾到过西班牙（或葡萄牙?）对那里的学者指出“从何处画未来世纪的真正标记”，却徒然无功。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十七世纪初有一批日耳曼圣堂武士将一个受到严密防卫的秘密公开，为了在传达信息过程中的休止而被迫露面吗？

宣言无可否认地试图重建“计划”的阶段，如狄欧塔列弗的

摘述。第一个其死亡被提及的修士是I·O·修士；他是在英国"告终"的。所以有人成功地抵达了第一个会面地点了。第二继承线和第三继承线也都被提及了。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显然遵照次序：英国的第二继承线在一五八四时会晤了法国的第三线。在十七世纪初所写的这两部宣言，只谈到头三批圣堂武士的遭遇。"化学婚礼"是安德列在年轻时所写的，因此必是在两部宣言之前（虽说宣言甚至可能早到一六一四年）。在"化学婚礼"中提到了三座大神殿，必然已为人所知的三个地方。

然而，我在研读时却意识到，虽然两部宣言的说法吻合了较早的"化学婚礼"，这期间必然发生了某种令人困恼的事。

例如，为什么要如此坚持说虽然敌人用尽各种办法阻止这场合实现，但时间已到，时刻已来临呢？什么场合？据说罗生鲁的最后目标是耶路撒冷，可是他没有能够抵达。为什么呢？阿拉伯人受到赞美，因为他们互通信息，可是在德国，有学问的人却不知如何彼此协助。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句提及"一个要那片牧草地完全属其所有的较大团体"。显然某个团体为追求其私利想要阻挠"计划"，因此显然造成了某种挫折。

"宣言"说，最初有人写出一神奇的著作（当然是普洛文斯的信息了），可是"上帝的钟"每分钟都响，"而我们的却几小时也不响一下"。是谁没有去敲响神钟——谁没有在正确的时刻到达某一特定地点呢？书中提到原来有一批修士本可以揭示一秘密哲学，可是却决定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两部宣言都流露出不安、怀疑、困惑。第一继承线的修士们各自安排"由一个杰出的继承者"接替，可是"他们决定把秘密留在……他们的埋葬地，而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他们埋在何处"。

这段文字的真意为何？有什么坟墓是没有地址的？我渐渐看出了这两部宣言之所以被写出，是因为有某些情报遗失了。于是宣言便是诉请，要任何拥有这情报的人挺身而出。

“宣言”的结论写得明明白白：“我们再次要求欧洲所有的学者……仔细考虑我们的提议……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感想……因为就算目前我们不曾透露姓名……任何将名字告知我们的人，将得以与我们亲自协议，或者——如果有某种困难——书面协议。”

这正是上校借出版他的著作所打算要做的：迫使某人自沉默中现形。

这儿有一个缝隙，一个裂缝。在罗生鲁的墓碑上，不仅写了“一百二十年后”以重申会晤计划，而且写有“Nequaquam vacuum”；不是“空隙不存在”，而是“空隙不应存在”。一个空隙出现了，因而它必被填补起来才行！

我再一次自问：为什么这两部宣言会出现在德国——在那里，第四继承线应以神圣的耐心等到轮他们出场才对呀！德国的圣堂武士不能在一六一四年抱怨在玛林堡的会晤失败，因为玛林堡的会晤应该要等到一七〇四年才会发生的。

只有一句可能的结论：德国的圣堂武士抱怨，是因为“前面”的一次会晤不曾发生。

这便是关键！德国武士（第四线）是在哀叹英国武士（第二线）没有到达法国武士（第三线）那儿。当然了，在书中可以找到几乎是稚气而透明的寓言：罗生鲁的墓被挖开了，墓里有第一圈和第二圈修士们的签名，可是没有第三圈的。葡萄牙武士和英国武士都在，但法国武士在哪儿呢？

换句话说，英国武士没有碰上法国武士。然而，根据我们已设立的，只有英国武士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法国武士，正如只有法国武士知道德国武士会在哪儿。所以，就算法国武士在一七〇四年找到了德国武士吧，他们本该传送的整份情报也会少了三分之一的。

蔷薇十字会员接受了已知的冒险而挺身出面，因为那是拯救“计划”的惟一方式。

71

We do not even know with certainty if the Brothers of the second line possessed the same knowledge as those of the first , or if they were given all the secrets.

—*Fama Fraternitatis*, in *Allgemeine und general Reformation*, Cassel, Wessel, 1614

我们甚至不确知第二线的修士们是否拥有与第一线修士同样的知识，或是他们有没有接悉所有的秘密。

——《蔷薇十字会宣言》，卡塞·威塞，一六一四

我告诉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他们同意即使是魔鬼作家也看得出宣言的秘密意义。

"现在真相大白了，"狄欧塔列弗说，"我们原以为'计划'是在德国武士到波利西安教徒之间受阻的，想不到却是在一五八四年时由英国到法国的通道便被切断了。"

"可是为什么呢？"贝尔勃问，"英国武士为了什么原因无法遵守在一五八四年与法国武士的约定呢？英国武士知道'避难处'在哪儿。"

为求得真相，贝尔勃转向阿布拉非亚。他试验性地要求随意选出两句输入。结果是：

蜜妮老鼠是米老鼠的未婚妻，
九月四月六月和十一月　有三十天

“现在，让我们看看，”贝尔勃说，“蜜妮和米老鼠约好要见面，可是她误以为是九月三十一日，所以米老鼠……”

“慢着，各位！”我说，“只有当蜜妮和米老鼠约定的日期为一五八二年十月五日时，她才有可能记错！”

“为什么？”

“历法的格里高里改革呀！（译注：即今各国通行之历法，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于一五八二年修订而成。）这是很明显的。一五八二年时格里高里改革付诸实施，纠正了朱利安历法：为了使月份平均，便在十月里删掉了十天，五日到十四日！”

“可是在法国的约定日期是在一五八四年，圣约翰之夜，六月二十三日。”

“没错。不过据我所知，格里高里历法并没有立刻便在每个地方施行。”我翻翻架子上的万年历。“是了。改革是在一五八二年公布的，而十月五日到十月十四日之间的十天受到删除，不过这只有教宗沿用。法国在一五八三年采用新历，废除的却是十二月十日到十九日这十天。在德国则有一点分裂：天主教区域在一五八四年改行新历，波西米亚亦然，可是新教区域却直到一七七五年才改用，迟了几乎两百年；更重要的是——记住这事实——保加利亚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采行新历！现在，我们看看英国……英国是在一七五二年开始实施格里高里历法的。那是理所当然的：英国国教徒痛恨天主教徒，所以才会慢了两世纪之久。这样我们可以明白怎么回事了。法国在一五八三年底便去除了十天，到一五八四年六月，法国人都已习惯了新历法。可是在法国的一五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却仍是六月十三日，你不妨想想，一个好英国人，就算他是圣堂武士吧，会不会考虑到这一

点吧。英国人直到今天还是固执己见，对十进位系统忽略了许久……所以，英国武士在他们的六月二十三日时来到了避难处，只不过对法国武士而言，那天已是七月三日了。我们可以假定这里约会不是在热闹中举行的；必是在某个角落、某个时辰的隐秘会晤。法国武士在六月二十三日到那里去；他们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然后便离开了，想着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们就是在七月三日前夕才绝望地放弃了等待。英国武士在七月三日到达时，却没看到任何人。说不定他们也等了一星期，还是没有人出现。这两批大首领们就这样失之交臂。"

"高明。"贝尔勃说。"就是这么回事。只是，为何公然露面的是德国的蔷薇十字会员，而不是英国的呢？"

我要求再给我一天，搜寻我的目录卡档案，然后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我找到了一条线索，一条几乎是隐形的线索，但这也正是黑桃山姆的方式。他的鹰眼巨细靡遗。到了一五八四年，魔术师即秘法家，也是英国女皇的占星家，约翰·狄，受委任研究朱利安历的改革。

"英国的圣堂武士在一四六四年会见了葡萄牙武士。在那天之后，英国诸岛皆热衷于秘法。总之，圣堂武士以他们的所知为依据，准备着下一次的接触。约翰·狄是这个魔术与秘法文艺复兴的领袖，他的个人藏书有四千册之多，一座有普洛文斯圣堂武士精神的图书馆。他的'人岛之象形文字'似乎是直接得自炼金术士之圣经——'翡翠字板'——的影响。而自一五八四年后，约翰·狄读什么书呢？他读的是特利牟斯的著作！当然，他看的是手稿，因为该书是要等到十七世纪初才第一次付印。狄既是英国武士的大首领，免不了对那次会晤的失败耿耿于怀，于是想要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错在何处。由于他也是个天文学家，他拍拍额头说：'我真是个白痴！'他开始研究格里高里历法，好纠正朱利安历法的错误。但是他意识到已经太迟了。他不知道应该与

法国的什么人联系。然而，他在密托勒帕须区有联络人。鲁道夫二世治下的布拉格是炼金术的中心，因此狄便到布拉格去找孔拉兹‘Amphitheatrum Sapientiae aeternae’的作者，其寓言图版后来影响了安德列和蔷薇十字会的宣言。狄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我不知道。为了犯下这无可弥补的错误，他感到懊丧而心碎，终于在一六〇八年病逝。不过，别担心，因为在伦敦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努力——一个而今人人都同意是蔷薇十字会员，且在他的《新亚特兰提斯》中谈到蔷薇十字会的人。我说的是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真的提到蔷薇十字会吗？”贝尔勃问道。

“严格地说，没有，不过一个叫约翰·海登的人以‘圣地’为名重写了《新亚特兰提斯》，而他在里面便谈到了蔷薇十字会。但对我们来说那并没有什么不同。培根没有明说，是出于明显的原因：谨慎，可是那就好似他说了一般。”

“可恶的怀疑者！”

“对。由于培根，才会有加强英国圈与德国圈之关系的尝试。在一六一三年，伊莉莎白，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女，嫁给了莱茵的巴拉汀领主，佛德列五世。在鲁道夫死后，布拉格已不再是理想地点，海德堡才是。领主和公主的婚姻是圣堂武士寓言的胜利。在伦敦庆祝活动的过程中，培根本人是主持人，因此一曲神秘武士的寓言剧上演了，武士们出现在山顶上。很明显的，培根现在是狄的继承人，英国圣堂武士群的大首领……”

“由于他显然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我们应该重读莎翁的全部剧作，想必里面所谈的都只是关于‘计划’而已。”贝尔勃说。“圣约翰之夜，仲夏夜之梦。”

“六月二十三日并非仲夏。”

“诗人的特许。我真不知道为何人人都忽视了这些线索，这些明显的指示。这一切都那么地昭然若揭。”

“我们是被理性主义的思想引到岔路上去了。”狄欧塔列弗

说。“我常常告诉你们的。”

“让卡素朋再往下说吧：我认为他做了一番了不起的研究。”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伦敦的庆祝活动之后，海德堡也开始了庆祝活动；想必你们没忘了，那晚我们在皮德蒙所看到的花园，就是仿效高斯为领主在海德堡所建的悬浮花园。在海德堡的庆祝活动进行之时，一艘寓意的筏子出现了，借杰森的故事向新郎庆贺，而在这艘代表着船只的筏子上，两根主桅挂了金羊毛和迦特两修会的象征。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在托玛尔的柱子上，也有金羊毛和迦特的象征……一切都吻合了。在一年之内，蔷薇十字会的宣言出现了；英国圣堂武士在他们的德国朋友相助之下，对全欧所发出的诉请，使中断的‘计划’继承线可以重续。”

“可是他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72

Nos inuisibles pretendus sont (à qce que l'on dit) au nombre de 36,
separez en six bandes.

—*Effroyables pactions faictes entre le diable ε les pretendus Inuisibles*, Paris 1623, P.6

根据传说，这些追求者共有三十六人，分成六批。

——《Effroyables pactions faictes entre le di able εles pretendus Inuisibles》(《**魔鬼与隐形者之可怕契约**》)，**巴黎，一六二三，第六页**

“说不定宣言有双重目的：向法国武士诉请，同时也收集德国武士在路德宗教改革余波中散落的片段。事实上，最大的混乱发生在德国。自宣言出现直到大约一六二一年，蔷薇十字会接受了太多的答复……”

有无数关于这主题的小册出现，我提出其中几份，也就是与安柔在隆尔瓦多那一夜曾引我入迷的几本。“很可能在这么多人之中的确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可是他被埋在一大群按字面解看宣言，想要阻止计划的狂热者和骗子之中……英国武士试图参与争论，加以疏导。罗勃·傅拉，另一个英国圣堂武士，在短短的一

年内写出三本指明宣言之正确解析的并不是意外……但是反应至今仍无法控制；三十年战争开始了，巴拉汀领主被西班牙人打败了，巴拉汀和海德堡受到掠夺，波西米亚陷于大火中……英国武士决定回到法国，在那里试试看。这也便是蔷薇十字会于一六二三年出现在巴黎的原因，给予法国武士如他们已给过德国武士的同样邀请。在反对巴黎蔷薇十字会，由一个不信任他们或想将局面弄得更混乱的人所写的诋毁中，你读到什么呢？说他们崇拜魔鬼，可是由于在诽谤仍不能完全抹煞事实，在诋毁中又暗示了他们在马拉斯举行会议。"

"所以呢？"

"你不知道巴黎吗？马拉斯便是圣堂所在之区，也就是犹太贫民区呀！更有甚者，诽谤文章中又说，蔷薇十字会与依布伦秘法家之一支，阿伦布拉多，有联系！但是说不定那些诋毁蔷薇十字会的小册，假装攻击三十六位隐形者，实际上却是想助长他们的身份……黎契留的图书馆管理员，迦布列·诺第，写了一本《蔷薇十字会在法国的指示》。这些指示说些什么呢？诺第是第三批圣堂武士的发言人吗？抑或他只是一个闯进一场他无权也不该玩之游戏的冒险家？一方面说来，他斥责蔷薇十字会是一群疯狂的魔鬼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暗示说现在仍存在三个蔷薇十字会社团。这会是真的，在第三批武士之后，仍有三批。诺第写了一些近于童话的暗示（一个社团在印度的浮岛上），但他也说其中之一在巴黎的地下 。"

贝尔勃问："这解释了三十年战争？"

"毫无疑问，"我说"黎契留自诺第那儿取得了特权的情报；他想分一杯羹，可是他全都搞错了，试图以武装干涉，使情况更加恶劣。还有另外两个不可被忽视的事件。一六一九年时，基督骑士的一支分团，在沉默了四十六年之后，在托玛斯会晤。他们在一五七三年曾会过一次，与一五八四年只隔十一年，可能是和英国武士一起准备巴黎之旅，但是在蔷薇十字会宣言这档事之

后，他们再度碰面，决定应采取什么路线，是该加入英国的运作，还是另循他途。”

“是的。”贝尔勃说。“现在这些是迷失在迷宫里的人；有些人选这条路，有些人选另一条；有些人高声呼救，而谁也不知道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别人的声音，还是他们自己的回声……他们全都在摸索。这当儿，波利西安教派和耶路撒冷教派都在做些什么呢？”

“要是我们知道就好了。”狄欧塔列弗说。“可是也要想想，这是路里亚尼秘法散布及器皿破碎之说开始的时期……以及摩西五经是不完整信息的说法。有一份波兰的秘学文件说：如果另一个事件发生，字母的其他组合便会诞生。但是记住这点：秘法家对德国圣堂武士冒险露面并不高兴。摩西五经的合宜继承和次序都保持隐秘，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你们令我胡扯了，如果秘法也牵涉到‘计划’里……”

“如果‘计划’存在，必定牵涉到一切的。它若不是解释一切便是什么也没解释。”贝尔勃说：“但是卡素朋提到有一条线索。”

“是的。事实上，是一系列的线索。即使在一五八四年的会面失败之前，约翰·狄便已开始专心研读地图和奖励海上探险。谁是他的伙伴呢？皮罗·钮尼，葡萄牙的皇家宇宙志学生……狄在发现通往中国之西北道的航行上参了一手：他对一个叫傅碧雪的人的探险给予金钱投资，这个人航行到了北极，带了一名爱斯基摩人回来——人人都以为那是个蒙古人。狄也鼓励法兰西斯·杜雷克进行环球航行。然而，他要这些探险家都朝东航行，因为东方是所有玄学知识的来源，而在某次探险启程之前——我忘了是哪一次——他更召唤了天使。”

“这意味什么呢？”

“我认为，狄并不是真的对探险发现其他地方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对这些地方的地图制作。为此，他征询了伟大的制图

师，梅卡托和欧提留士。就好像他所拥有的一点信息使他深信最后的整体是一张地图，因此他试图一个人发现。我要说，有点像葛拉蒙先生。一个像他这种地位的学者真有可能会不注意到历法之间的差异吗？也许狄想独自重造那信息，不借重其他批武士。也许他以为那信息可借魔术和科学方法重建，而不必苦等‘计划’完成。没有耐心，贪婪。中产阶级征服者诞生了，而支撑着精神骑士的团结原则也在瓦解。如果这是狄的想法，你们可以想象培根是怎么想的。自狄起，英国武士便试图以运用各种新知识的秘密来发现信息。"

"那德国的武士呢？"

"德国的武士……我们最好将他们固定在传统之道吧。那样我们可以解释他们至少两个世纪的哲学史。盎格鲁—萨克逊的实证主义对抗浪漫的理想主义……"

"我们正一章又一章地重写世界史。"狄欧塔列弗说："我们在重写圣经。我喜欢，真心喜欢。"

73

Another curious case of cryptography wa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in 1917 by one of the best Bacon scholars, Dr. Alfred von Weber Ebenhoff of Vienna. Employing the same systems previously applied to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he began to examine the works of Cervantes… Pursuing the investigation, he discovered overwhelming material evidence: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 Quixote* bears corrections in Bacon's hand. He concluded that this English version was the original of the novel and that Cervantes had published a Spanish translation of it.

—J. Duchaussoy, *Bacon*, *Shakespeare ou Saint - Germain*? Paris, La Colombe, 1962, P. 122

另一个有趣的密码事例是由最优秀的培根学者之一，维也纳的艾弗瑞德·韦伯·伊本霍夫博士，在一九一七年公诸于世的。他运用先前曾用在莎士比亚作品上同样系统，开始检视塞万提斯的著作……他继续调查，发现令人惊叹的实证："唐吉诃德"的第一本英文翻译本，有培根的亲手校正。他的结论是，这本英文版本才是该小说的原本，而塞万提斯所出版的却是其西班牙文译

本。

——J·杜乔索伊《培根，莎士比亚，或圣日耳曼?》巴黎，柯隆比，一九六二，一二二页

显而易见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杰可波·贝尔勃潜心钻研蔷薇十字会时期的历史著作。可是当他报告他的发现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幻想的轮廓而已，而我们又据之提出可贵的建议。我现在知道事实上他在阿布拉非亚上创作了更要丰富许多的叙述，其中各种引述疯狂地与他的私人神话相混合。结合其他故事之片段的机会，刺激他写出他自己的故事。他从未对我们提及此事。我仍认为他当时很是勇敢地在试验他在小说领域的天分。要不然便是他在这个如任何普通魔鬼作家一样加以扭曲的伟大故事中界定他自己。

“档案名称：狄博士的柜子”

有许久，我忘了自己是陶波特。至少是从我决定自称为柯利起。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伪造了一些文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皇后的部下是冷酷无情的。为了遮盖我那受到重创的残存双耳，我被迫戴上这尖顶黑帽，人们因此窃窃私语说我是个魔法师。魔法师就魔法师吧，有类似声誉的狄博士不也发达了起来吗?!

我到莫德湖去找他。他正在查看一张地图。他闪烁其辞，这魔鬼般的老人，锐利的眼睛有种凶恶的闪光，枯瘦的手抚摸着小绺的山羊胡子。

“这是罗杰·培根的手稿。”他对我说。“是鲁道夫皇帝供给我的。你知道布拉格吗？我劝你到那里一游，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改变你一生的事物。”

我偷瞟一眼，看到以秘密字母所写的什么。博士立刻将那份手稿藏到另一堆发黄的纸张下。活在一个每一张纸—— 哪怕是

刚从造纸厂运出的——都发黄的时期，真是美妙。

我让狄博士看了我的一些力作，主要是以黑圣母——我童年的光彩形象，“黑”是因时代所投射的阴影及自我所有中被夺走——为主题的一些诗和一篇悲剧短篇，七海吉姆的故事：他搭乘华特·雷利爵爷的火车返回英国，获悉他那乱伦的弟弟竟将他父亲杀死了。

“你很有天分，柯利，”狄对我说，“所以你需要钱。有个年轻人，一个你不敢想象之高位者的嫡子，我要帮他爬上名与荣誉的梯子，他没什么天分。你就当他的秘密灵魂。写，且活在人的荣誉阴影中，只有你和我，柯利，知道这荣誉是你的。”

于是有许多年，我为女皇和全英国写作，却全归在这个苍白的年轻人名下。如果我看得远些，那是借站在一个侏儒的肩膀上。当时我三十岁，所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说三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威廉，”我对他说，“让你的头发留长到盖住耳朵吧；那很适合。”我有个计划。(取代他的位置吗?)

一个人可以活在对这个摇动戟枪者——事实上是他自己——的憎恨中吗？那抢夺了我的甜蜜的贼。“平静些，柯利，”狄对我说，“在阴影中生长，是那些准备要征服世界者的特权。不要太过凸显，威廉会是我们的掩护之一。”于是他对我说了“宇宙阴谋”——喔，只是一部分而已。圣堂武士的秘密。

“赌注是什么呢?”我问。

“整个地球。”

有许久，我都很早上床就寝，但有一晚在午夜里，我搜寻了狄的保险柜，结果找到了一些公式。于是我尝试召唤天使，如他在月圆之夜所做的一样。狄发现我四肢大张躺在大宇宙之圆的中央，好似遭到了鞭打。在我的额前，画有所罗门王的五芒星。这下子我得把我的帽子再往下拉，半盖住眼睛了。

“你还不知道怎么做呢。”狄对我说，“当心，不然我连你的

鼻子也给割掉。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他举起一双枯瘦的手，念出那可怕的三个字：葛拉蒙！我觉得体内有股火焰燃起来，拔腿而逃（逃进黑夜里）。

过了整整一年，狄才决定原谅我，并把他的“神秘学之四”献给我，“以志和解”。

那年夏天，我常感到一股无名怒火。狄将我召到莫德湖去。那儿有威廉、我、斯宾赛，和一个目光灵活浮动的年轻贵族，名叫弗兰西斯·培根。他有双精巧、可爱的棕绿色“眼睛”。狄说那是“蝮蛇之眼”。狄对我们说了“宇宙计划”；事关与巴黎圣堂武士之法兰克福分会的会晤，以及将一张地图的两半拼在一起。狄和斯宾赛将在斐洛·努尼的陪同下前往。他交给我和培根一些文件，并要我们发誓唯有在他们没有回来的情况下才能将文件打开。

他们回来了，彼此互骂。“那是不可能的。”狄说。“‘计划’是非常严密的，有种天界的完美。我们应该在圣约翰之夜见到法国武士的。”

我天真地问：“圣约翰之夜，是照他们的推算还是照我们的？”

狄举手拍了一下额头，吐出一连串可怖的诅咒。“哦，”他说，“什么力量给了你这么高超的心智？”苍白的威廉将这句子写了下来；这个怯懦的抄袭者。狄急切地翻看阴历表和日历。“该死！见鬼！我怎么会这么蠢呢？”他辱骂努尼和斯宾赛。“什么都得靠我一个人想吗？宇宙志学者，我的头！”他对努尼吼道。接着是咒语：“阿马那西亚，左洛巴布尔！”于是努尼像是被一头隐形的山羊撞了肚子一记，脸色倏地变成惨白，向后退了几步，重重地坐到地上。

“笨蛋”狄对他说。

斯宾赛一脸苍白。他费劲说道，“我们可以抛出一点饵。我正要完成一首诗，一个关于精灵皇后的寓言。让我加进一个红十

字会武士如何？真正的圣堂武士会认出他们自己，会了解我们所知的，也会跟我们联络的……”

“我还不了解你吗？”狄说，“等到你把诗写完又公诸于世，只怕已过了五年了，说不定更久。然而，这个布饵的主意倒不坏。”

我问：“博士，为什么不透过你的天使与他们联络呢？”

“笨蛋。”他对我说。“你没看过特利牟斯的书吗？收件人的天使只有在他接到信息时才能加以阐明。我的天使们又不是骑马的信差。我们已失去了法国武士。但是我有个计划，我知道如何找到德国那一线。我必须到布拉格去。”

我们听到一个响声；一道厚重的斜纹布幕升了起来，我们先看到一双透明的手，然后“她”出现了，高傲的圣女。

“陛下。”我们全都下跪。

“狄，”她说，“我什么都知道。不要以为我的祖先们救了武士是为了让他们统治世界的。我要求，你听见我了，我要求这秘密只能是‘皇家’的财产。”

“陛下，我不计一切想得到那秘密，而且我是为了‘皇家’而得的。但是我得先找到其他保管人，那是最快的方式。当他们愚蠢地把他们所知道的交托给我之后，要消灭他们就不难了。无论是用匕首还是砒霜水。”

女王的脸上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很好，我的好狄，”她说，“我要求的不多，只要所有的权力。如果你成功，你可以得到迦特勋章。还有你，威廉，”——她以淫荡的甜蜜对那个小寄生虫说——“迦特勋章，再加上金羊毛勋章。跟我来吧。”

我对威廉低喃道：“我必得是你的，还有我所有的一切……”威廉回了我温和而感激的一眼，便跟在皇后之后，消失在帘幕后。统治权是我的！

我和狄博士到黄金市去。我们沿行一条离犹太人公墓不远的

通道，不但路面狭窄，且有股臭味。狄告诉我务必小心。“如果会晤失败的消息传出去，”他说，“即使现在其他几批人也会自己行动了。我怕犹太人：在布拉格这儿有太多耶路撒冷派的间谍了……”

天色已黑，雪闪着蓝蓝白光。在犹太区的黑暗入口处聚集了一些耶诞市场的小摊子，而在这些摊子之间，有个铺了红布的木偶戏台，被冒烟的火炬照亮了。我们自一座石拱门下走过，附近有座挂着冰柱的铜喷泉，来到了另一条通道。在古老的门上，包金的狮子头以牙齿深深咬住了铜环。沿墙传过一阵轻颤，难以言喻的声响由低矮的屋顶传来，排水管嘎嘎作响。房舍似乎自有一种苍白的生命，隐藏的生命……一个放高利贷的老人，裹着一件旧大衣，自我们身边走过。我好似听见他低喃：“当心亚德纳修·柏那兹……”狄也低声答道：“我所怕的是另一个亚德纳修……”接着我们突然置身于金匠巷了。

在另一条巷子的幽暗中——想到这里，我已不再有的耳朵在旧帽子下轻颤——一个巨人耸立在我们前方；一个可怖的灰色巨物，表情木然，全身披了绿色铜锈，柱着一根茎木纠结的白手杖。这幽灵散发出浓郁的檀香味。巨大的恐惧神奇地与这个面对着我们的生物结合，然而我却无法将目光自端坐在他肩上的球状物移开。在那球状物上隐约可见一张埃及朱鹭贪婪的脸，而在那张脸后还有更多的脸；是我的想象与记忆的梦魇。那鬼的轮廓在那阴暗的巷子里，膨胀，收缩，如缓慢而非生物的呼吸……而且——喔，真可怕！——我瞪视着他，注意到他没有脚，踩在雪上的是两只没有形状的木脚，灰色无血的肉卷在上方，无比的肿胀。

我那过于清晰的记忆……

“机器人！”狄喊着，对着天空举起双臂。他那件宽袖黑外套掉到地上，好似创造出一条带子，一条连接半空中的双手和地面——或地下深处——的脐带。“洁芝贝尔，马库兹，烟进入你

的眼睛！”他说道。突然间那机器人消散无踪，如一座沙堡被一阵强风吹散。它的陶土身体化为万千碎屑，如原子尘般布满空中，使我们睁不开眼睛，直到最后那些碎屑如一堆灰烬般堆在我们脚边。狄弯身以枯瘦的手指在灰烬中搜寻，拉出一个卷轴，贴胸而藏。

这时，从阴影中站出了一个犹太教老牧师，戴了顶油腻腻的帽子，与我现在戴的这一顶极为相似。他说：“想必是狄博士吧。”

“大家伙儿都聚集了。”狄谦逊地答道。“艾力维牧师，真是意外的惊喜……”

那人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生物在这区域走动？”

“生物？”狄假装惊异地问，“哪一种生物？”

“少来了，狄。”艾力维牧师说，“那是我的机器人。”

“你的机器人？我不知道什么机器人。”

“当心，狄博士！”艾力维牧师阴沉地说，“你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你没有同盟了。”

“艾力维牧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狄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替皇帝制几盎司的金子。我们不是无聊的魔法师。”

“至少把卷轴还给我吧。”艾力维牧师求道。

狄以一种令人气结的无邪问：“什么卷轴？”

“诅咒你，狄博士。”牧师说。“我真心告诉你，你不会看到一个新世纪的黎明的。”说罢他又踏入夜色中，边低喃着一些没有子音的怪语。哦，恶魔和神圣的语言。

狄靠向巷子微湿的墙面，面如死灰，发如鬃毛般立起。“我知道艾力维牧师这个人。”他说。“我将会在格里高里历的一六〇八年八月五日死去。所以，柯利，现在你得帮我实现我的计划，由你来将它履行。以神妙的炼金术将惨白的河流变成金色。别忘了。”他说。我当然不会忘记的，还有威廉帮我，也与我对抗。

他就此打住。摩擦着窗玻璃的惨淡的雾，摩擦着窗玻璃的黄色的烟气，渐渐伸展到街角。我们现在走到了另一条巷子：白色气体由与地面等高的格栅冒了出来。透过格栅，可看到脏污的小房间，灰扑扑的墙壁多半都倾斜了。我看到一个身穿破旧大礼服，头戴常礼帽的老头子摸索着下楼（梯阶是直角的，难得一见）。狄也看到他了。“卡利佳里！”他喊道，“他也在这儿。在著名的千里眼，素素瑞丝夫人的房子里！我们得快点了。”

我们加快脚步，走进一条幽暗的巷子里，到达一间破房子门前；这里既邪恶又极犹太味儿。

我们一敲门，门便如魔法操纵般地应声而开。一进门，是一间宽敞的房间；这儿有七个分叉的烛台，希伯来语神名的浮雕，还有如圣体架的大卫星。入口处一个变体般不规则的长方形餐桌上，堆放了许多颜色如某些旧画釉彩的旧小提琴。从天花板上垂挂下一只制成木乃伊的鳄鱼，在阴暗的光线中微微摇晃。光线是出之于一支火把，或是许多支，或是根本没有火把。在后侧，有个老人跪在类似布帽或天篷的圣幕之前，正不停且亵渎地低声祷念上帝的七十二个名字。在突然的启示下，我知道这人便是亨利·孔拉兹。

“有话直说吧，狄。”他说着，转过身来并中止了祷念。“你要什么？”他很像一只填塞的犰狳，一只看不出年龄的变色龙。

“孔拉兹，”狄说，“第三次接触并未发生。”

孔拉兹爆出可怖的咒骂：“该死！现在怎么办？”

狄说：“孔拉兹，你可以丢出某种饵；你可以让我和德国武士取得联系。”

“让我看看吧。”孔拉兹说。“我可以问问在宫廷里有很多熟人的梅耶，可是你要告诉我‘处女之乳’、‘最机密之哲人炉’的秘密。”

狄微微一笑，喔，这笑容是那么神圣！然后他仿佛在祷告般地集中精神，又低声说道：“当你想把升华的水银移到水里或

"处女之乳'中，将这东西适切地放到小秤砣和酒杯之间的薄板上捣碎。不要加盖，要看到热气直接加到这东西上，将它拿到三块木炭烧的火上，让火烧上八个太阳日，然后将它移开，放到大理石上敲打，直到成为均匀的糊状。这一步完成后，便把这糊状物放到一只玻璃蒸馏器内，以一大锅的水将它蒸馏，但它必须距下方的水有二指宽，保持悬在半空。然后，虽说水银并不直接碰到水，但因置身于这温暖而潮湿的子宫里，它会变成液体。"

"大师，"孔拉兹屈膝跪下，亲吻狄博士枯瘦的手。"大师，我会照你所说的去做，你也会遂你所愿的。记住这句话：蔷薇和十字。你会听到别人谈起的。"

狄裹上他那件似斗篷般的大衣，只露出闪亮而凶恶的眼睛。"走吧，柯利。"他说。"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了。你，孔拉兹，在我们返回伦敦之前，让那机器人远离我们。然后，让布拉格付之一炬吧。"

他举步欲走。孔拉兹爬过来，抓住他的大衣缝边。"有一天，也许有个人会来找你。他会想写你的故事。当他的朋友吧。"

"给我权力。"狄脸上有着深不可测的表情。"他的财富便有保障。"

我们走出门去。在大西洋上方，一股低气压气团正往东朝俄国移进。

"我们到莫斯科去吧。"我对他说。

"不行。"他说。"我们要回伦敦去了。"

"到莫斯科，到莫斯科。"我疯狂地低喃。柯利，你明知你们绝不会到那里去的。伦敦塔在等着你。

回到伦敦后，狄说："他们想抢在我们之前得到解答。柯利，你一定得为威廉写些什么……对他们的某种可怖的暗示。"

魔鬼之腹，我照做了，可是威廉却毁了内文，将一切从布拉格搬到威尼斯去。狄大发脾气。但是苍白的威廉却自觉受到其皇

家姘妇的保证。而他还是不满足。当我把他最好的十四行诗一首一首地交给他时，他竟以无耻的眼光向我问起“她”，问起“你”，我的“黑女”听到我的名字由那人的唇发出，实在可怖！(我并不知道这个灵魂因抄袭和替身而受贬责的人是为培根而寻她的。)“够了。”我对他说。“我已厌倦于在阴影中构筑你的荣誉。你自己写吧。”

“我不能。”他睁大眼睛如狐猴一般答道，“他不让我写。”

“谁？狄吗？”

“不是。韦鲁蓝男爵，培根。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掌权的人是他吗？他强迫我写日后他将称是他自己所写的作品。你明白吗，柯利？我才是真正的培根，而后世却永不会知道！喔，寄生虫！我真恨那地狱里的火把！”

“培根是猪，可是他有天分。”我说，“他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他没有时间。直到许多年后，当德国被蔷薇十字会的狂热侵袭时，我们才知道这一点。那时，自分散的情报，某些字句，将二与二摆在一起，我才明白蔷薇十字会宣言的作者其实是他。他以约翰·瓦伦汀·安德列为笔名写出的！

现在，在我所受苦的这间囚室的黑暗中，脑筋比谁都要清楚的我，知道安德列是为谁而写的。梭普，我的狱中同伴，也是前葡萄牙圣堂武士，告诉了我。安德列为一个西班牙人写骑士小说，这西班牙人目前也在另一所监狱中受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计划适合那无耻的培根；他想以拉曼却骑士历险记之秘密作者而留名青史。培根要安德列为他捉刀写一本小说，然后他假装是这本小说的秘密作者，在阴影中为另一个人的功成名就而引以为乐。(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但是我扯离题了。在这囚牢中，我觉得很冷，拇指很痛。我借着一盏垂死油灯的微光写着最后几部将以威廉之名流传的作品。

狄博士死了，低喃："光，更多的光!"并要求要一根牙签。然后他说："古阿利斯，亚提非斯，帕里欧!"是培根将他害死的。在女王死前，以多年心智的并用，培根设法诱惑了她。那时她的容貌已变了；她退化成一具骷髅的状况。她的食物也受到限制，只能吃一个小白面包卷，喝一碗菊苣菜汤。她身边放了一把剑。当她发怒时，她会举剑用力刺帘幔和挂在她避难所墙上的挂毡。(万一帘幔后躲了个人在听她的动静呢？现在又是怎么了！一只老鼠？好主意，柯利，一定要记下来。)当那可怜的女人境况如此凄惨时，培根很容易便使她相信他是她的奸夫，威廉——披着羔羊皮，跪在已瞎眼的她的脚旁。金羊毛！他们说他的目的是王位，但我知道他要的是完全不同之物，对"计划"的控制。那也是他变成圣阿尔班子爵之时，他的地位既已强固，他便把狄除掉了。

女王死了，国王万岁……现在，我成了一个令人困窘的证人。一晚，当"黑女"终于可能是我的，她在一种可以制造幻象之烟草的影响下在我怀中尽情狂舞，她，永恒的苏菲亚，发皱的脸如一头老母羊……他却将我引进一个埋伏。他带着一些武装的人走进来，要我用一块布盖住眼睛。我立刻猜到了；尖酸的讽刺！他大笑。而她！你笑得那么疯狂，弹球女郎——镀金的荣誉可耻地误放，处女之德被无礼地践踏——他以贪婪的双手触摸她，而你叫他西蒙——又亲吻他的可怖的疤……

"到塔上去，到塔上去。"培根大笑。自那以后，我便躺在这儿，和这个自称是梭普的活死人，而狱卒只知道我叫七海吉姆。我以真挚的热切透彻地研读哲学、法律学、医学、和——很不幸的——神学。我在这儿，可怜的疯子，而我所知的和以前一样多。

我从窗上的一条裂缝目睹了皇家婚礼，披红十字的骑士们随

着喇叭声策马慢跑。我该在那儿吹喇叭的，为了塞西莉亚，可是我的奖品又一次被剥夺了。吹奏的是威廉。我在阴影中写作，为了他。

“我来告诉你如何复仇吧。”梭普低语，于是那天他对我揭示了他的真实身分：一个波那帕特的修道院长，埋在这地牢已有几世纪之久。

“你终会出去吗?”我问他。

“如果……”他原想回答，却又噤了声。他以汤匙敲打墙壁，用他曾对我透露是自特利牟斯那儿学来的一种秘密字母，传达信息给隔壁的囚犯。蒙沙威特伯爵。

许多年过了。梭普从未停止过敲打墙壁。现在我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他的名字是努佛·戴。这个戴（透过什么神秘的秘法，使“戴”和“狄”如此同音?）在梭普的激励下，抨击培根。我并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几天前培根入狱了。被控鸡奸，因为，他们说（我一想到可能是真的便不禁颤抖），你黑女，督伊德的黑处女，也是圣堂武士的黑处女，不过是……不过是永恒的雌雄同体，被……被谁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呢？现在，现在我知道了……被你的爱人，圣日耳曼伯爵！但是这圣日耳曼伯爵若非培根本人又会是谁呢？（梭普，这个活过好几世的圣堂武士，无所不知……）

培根被释放出狱，且靠着魔法再度得到君主的宠信。威廉告诉我，现在他夜里都是在泰晤士河畔度过的，在皮拉底酒吧，玩着一个来自诺拉的意大利人为他发明的奇怪机器，而这意大利人则已被他送到罗马的火刑场烧死了。那是一种天灵的设计，吞噬在天使光芒闪亮中之无限世界里冲驰的小球体。培根以鼠蹊部紧贴机器架构，为胜利的兽行而大笑，模仿天体在德肯领域中的事件，以求了解宇宙和新亚特兰提斯的最终秘密，仿效据说是为安

德列所写之宣言的神圣语言……啊！我哭，现在已一清二楚，却已太迟而徒然。我的心在紧身衣花边下狂跳；这便是为什么他拿走了我的喇叭，护身符，可以命令魔鬼的宇宙契约。他在所罗门之屋里将会设计什么阴谋呢？太迟了，我对自己重复，到现在他已拥有太多权力。

他们说培根死了，梭普向我保证那不是真的，没有见过尸体。他以假名住在赫塞的领地中；他现已加入至高神秘，因此长生不死，准备继续为“计划”的胜利而战——以他的名字，且在他控制之下。

在这据称的死讯之后，威廉来看我，面带他那伪善的笑容，那是铁栅无法为我遮挡的。他问我在第一一一首十四行诗里为何要写到一个染匠，他念出那句诗：“似染匠的手，它浸泡在……”

我告诉他：“我从没有写那一句。”那是事实……很明显的，培根在失踪前插入了那几个字，好传达消息给那些在一个宫廷接一个宫廷中将会欢迎成为染色专家之圣日耳曼伯爵的人……我相信在未来，他会尝试让人们相信威廉的作品是出自于他的手。当你自地牢中的黑暗张望时，一切都是那么显而易见！

诗神缪司，你在哪里，竟会遗忘如此之久？我觉得虚弱，生病。威廉正等着我为他在地球剧院的小丑角色写出一点新东西。

梭普也在写。我越过他的肩看他写什么。一则令人难以理解的信息：“河流，流经夏娃和亚当的……”他把那一页藏了起来，望着我，看出我比鬼还要苍白，在我眼中看出了死亡。他对我低语：“安息吧，永不要害怕，我会为你写的。”

于是他信守诺言，藏在面具后的面具。我缓慢地消退，而他自我取走了甚至是最后一丝的隐晦之光。

（译注：读者应看出这段小说中的“威廉”，乃是指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吧！）

74

Though his will be good, his spirit and his prophecies are illusions of the Devil···They are capable of deceiving many curious people and of causing great harm and scandal to the Church of Our Lord God.

—Opinion on Guillaume Postel sent to Ignatius Loyola by the Jesuit fathers Salmeron, Lhoost, and Ugoletto, May 10, 1545

虽然他的意志是好的，他的精神和他的预言都是魔鬼的幻像……它们可以骗过许多好奇的人，也可以对吾主上帝的教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丑闻。

——《耶稣会神父寄给伊纳修·罗佑拉评论桂伦·卜士托》，一五四五年，五月十日

贝尔勃淡然地对我们说了他所虚构的故事，可是他没有念给我们听，也没有提到与他个人有关的部分，他让我们相信是阿布拉非亚帮他写出故事的。培根是蔷薇十字会宣言作者的想法，他已在别处提过。但说培根是圣阿尔班子爵，这一点却令我震惊。

我挥之不去；这与我当年的论文有关。当夜我查了一夜的卡片档案。

次晨，我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对我的同谋们说道："两位，我们不必发明关连，关连本已存在了。一一六四年，当圣伯纳发布在特洛伊开会好将圣堂武士合法化时，负责筹划各项事宜的人之一，便是修道院副院长，圣阿尔班。圣阿尔班是第一位英国殉教者，使英国诸岛崇信基督教。他住在后来成为培根产业的委鲁拉米。他是塞尔特人，且无疑也和圣伯纳一样是督伊德教徒。"

"没什么惊人之处。"贝尔勃说。

"慢着。这位圣阿尔班副院长，是圣马丁大教堂的院长，而圣马丁大教堂便是而今科学技艺博物馆的所在地！"

贝尔勃有反应了。"老天！"

"还不只是如此而已，"我说，"博物馆乃是为纪念培根而建的。在法国革命历第三年第二月的二十五日，大会指定公共事务委员会将培根全集印行。同年的第一月十八日，同一大会已通过法令建造一所容纳各种技艺、行业之建筑，仿造培根在'新亚特兰提斯'一书中所描述的所罗门之屋，一个收藏人类所有发明物之处。"

"那又怎样呢？"狄欧塔列弗问。

"傅科摆在科技博物馆里。"贝尔勃说。由狄欧塔列弗的反应来看，我意识到贝尔勃已对他说过傅科摆了。

"慢点，"我说，"傅科摆是在上个世纪才被发明装设的，我们应略过不谈。"

"略过不谈？"贝尔勃说，"你有没有看过约翰·狄的'单体象形图'，据说能集合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护身符？这图看起来岂不像个摆吗？"

"好吧，"我说，"就让我们假定这个关连可以成立吧。可是我们如何自圣阿尔班跳到傅科摆呢？"

在几天之内我便获悉其间的关连了。

"好。圣阿尔班是圣马丁大教堂的院长，使教堂因而成为圣堂武士的中心。培根透过其产业，与圣阿尔班的督伊德门徒取得

了联系。现在仔细听：当培根在英国展开他的事业时，法国的桂伦·卜士托正要结束他的事业。”

贝尔勃的脸几乎不为人注意地抽动了一下。我想起在雷加多画展时的对话：卜士托使贝尔勃想到了在他心中认为是将萝伦莎自他身边夺走的人。但那不过是刹那间的事。

“卜士托研究希伯莱语，想要证明那是所有语言的共同母语，将两部犹太神秘经典，‘左尔’（Zohar）和‘巴尔’（Bahir），加以翻译，与犹太教秘法家有联系，提出与德国蔷薇十字会集团类似的宇宙和平计划，试图劝服法王与苏丹结盟，到过希腊、叙利亚、小亚细亚，研读阿拉伯语——简而言之，他重循克里斯汀·罗生鲁的游历。因此，他以‘罗西伯究’——‘散播露水的人’——之名签署一些著述并不是出于偶然。贾山迪在他的《哲学思潮考》中说‘蔷薇十字’（Rosencreutz）并非源自‘蔷薇’（rosa），而是源自露水（ros）。他的一份手稿中谈到了一个必须受到防卫的秘密，直到时机成熟。他说：‘珍珠不可丢给猪。’你可知道这句引自福音的话还出现在哪里吗？在《化学婚礼》的封面页上。马丁·梅森神父在抨击蔷薇十字会热潮时，说他也是和卜士托一样的料。更有甚者，狄和卜士托似乎曾在一五五〇年会过面，只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两人都是‘计划’的大首领，且按照计划将在三十年后，也就是一五八四年，晤面。

“现在，卜士托自称——听好，听好——是诺亚长子的直系后代。由于诺亚是塞尔特族的创始人，因此也是督伊德教文化的启发者，法王便是对世界之王头衔惟一合法的要求者。没错，他谈论世界之王——比艾威勒早了三个世纪。我们不谈他爱上老太婆乔安娜的事，而将她视为神灵苏菲亚吧；说不定他并不是什么都有的，不过他有势力强大的仇敌；他们骂他是狗，是可憎的恶魔，所有异端的聚集点，一个被一整团魔鬼所附体的人。然而，即使加上与乔安娜的丑闻，宗教裁判所仍不认为他是异端，只是有点疯狂而已。事实是，教会不敢摧毁这个人，因为他们知道他

是一有力团体的发言人。狄欧塔列弗，我要向你指出，卜士托也曾到东方旅行，而且是和以撒·罗瑞同一时代的。随你下任何结论吧。嗯，在一五六四年，也就是狄写'Monas Hieroglyphica'的那一年，卜士托撤销了他的异论，退休到……猜猜看哪里？圣马丁教堂的修道院！他在等什么呢？很明显的，他是在等一五八四年。"

"显然是的。"狄欧塔列弗说。

我又继续说："那么，我们都同意了？卜士托是法国武士的大首领，等待与英国武士的晤面。但是他却死于一五八一年，约定时间的前三年。结论：第一，一五八四的灾难发生是因为一个聪明人在重要时刻辞世而去，因为卜士托本可想到历法的混乱的；第二，圣马丁教堂是圣堂武士安全自在的隐匿处，也是负责第三次会晤者隐身等待之处。圣马丁大教堂便是信息中的'避难所'！"

"就像马赛克拼花一样，全都吻合了。"

"再听我说下去。在约会失败之时，培根才二十三岁。但是在一六二二年，他变成了圣阿尔班子爵。他在这祖业中找到了什么呢？这是一桩未解的神秘。别忘了也就是在同年，他被控腐化而入狱了一段时候。他发掘到什么令某人害怕的事物。什么人呢？这也是当培根领悟到圣马丁应受到监视之时；他想出了将他的所罗门之屋盖在那儿的主意；在这个实验室里，透过各种实验，便可能揭发这个秘密了。"

"可是，"狄欧塔列弗问道，"我们又如何找到培根的信奉者与十八世纪末革命集团的关连呢？"

"共济会可能是答案吗？"贝尔勃说。

"绝妙的推测。事实上，在城堡那一晚奕格礼便已对我们建议过了。"

"我们应该把事件好好串起来。到底在哪些圈子里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75

The only ones who elude···the eternal sleep... are those who in life are able to orient their mind toward the higher way. The initiates, the Adepts, are at the edge of that path. Having, achieved memory, anamnesis, in the expression of Plutarch, they become free, they proceed without bonds. Crowned, they celebrate the "mysteries" and see on earth the throng of those who are not initiated and are not "pure," those who are crushed and pushing one another in the mud and in the darkness.

—Julius Evola, *La tradizione ermetica*, Rome, Edizioni Mediterranee, 1971, P.111

惟一逃过……永恒睡眠……的人们，是那些在生时能将其心智导向更高之道的人们，入门者便在这条道路的边缘。在达到了记忆，回想生以前之生活——以普鲁塔克之措辞而言——之后，他们便自由了，在毫无拘束下进行。加冕后的他们，庆祝这"神秘"，并望着地上那些不曾入门，不"纯"的人们，在泥巴和黑暗中互相推挤、践踏。

——**朱列斯·艾佛拉** "La Tradizione ermetica"

（《神秘学的传统》），罗马，伊第齐欧尼，
一九七一，一一一页

我不假思索地自愿进行一些快速的研究。很快我便感到后悔了。我发现自己坐困书城，难以决定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只是神秘学的谣传，哪些又是突发奇想却可靠的情报。我像部机器般忙了一个星期，完成了一份令人迷惑的派系、协会、秘密聚会的名单。偶尔我会为碰到我没想到会出现在此列的熟悉姓名而战栗，也有许多我觉得有趣且必须记下的年代上的巧合。我将这份文件拿给我的两个同谋看。

一六四五年　伦敦：艾须摩创立隐形会社，灵感源自于蔷薇十字会。

一六六〇年　自隐形会社产生了皇家协会；而自皇家协会产生了人所皆知的共济会。

一六六六年　巴黎：皇家科学学院成立。

一七〇七年　克劳德·路易·圣日耳曼出世，如果他真的出世过。

一七一七年　大协会在伦敦成立。

一七二一年　安德逊起草英国共济会法规。在伦敦入会的彼得大帝在俄国创立分会。

一七三〇年　路经伦敦的孟德斯鸠入会。

一七三七年　蓝济提出共济会源于圣堂武士之说。起源为苏格兰礼拜式，故与伦敦的大协会相抵触。

一七三八年　普鲁士王腓特烈入会。后来他成为百科全书协会的赞助人。

一七四〇年　是年在法国成立了许多个支会；土鲁斯的苏格兰教派、至高协会、法兰西苏格兰母分会、波尔多的皇家机密至尊王子会、卡卡森圣堂之至高统治法院、纳尔朋的费洛第教派、

蒙培利尔的玫瑰十字会、神圣选民协会……

一七四三年　圣日耳曼伯爵首度公开露面。在里昂，礼拜骑士学位诞生，其任务是为圣堂武士雪冤。

一七五三年　韦勒莫兹设立完美友谊协会。

一七五四年　马提内兹·帕克礼创建选民圣殿（也可能是在一七六〇年）。

一七五六年　韩德男爵创立圣堂武士严修会，据说灵感得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二世"未知优越者"之说首次出现。有些人暗示"未知优越者"指的是腓特烈和法国大哲学、神学、文学家伏尔泰。

一七五八年　圣日耳曼抵巴黎，以化学家——染色专家——身分对法王提供服务。他常和庞巴多夫人在一起。

一七五九年　东方与西方皇帝协会据称是成立于是年。三年后据说该会制定了波尔多宪法章程，而古苏格兰仪式可能便是源自于此（虽说其正式出现要等到一八〇一年）。

一七六〇年　圣日耳曼为不明之原因出使荷兰。被迫逃难，在伦敦被捕，释放。唐·J·裴内提创立亚威农启示会。马提内兹·帕克礼创立宇宙骑士共济会。

一七六二年　圣日耳曼在俄国。

一七六三年　卡隆诺伐在比利时与化名为须蒙的圣日耳曼会面。后者将铜板变为金币。韦勒莫兹加入帕克礼的选民圣殿。耶路撒冷出版了启示经典："共济会或真正的蔷薇十字会高阶层之秘密"。书里指出蔷薇十字会的会址在希勒登山上，离爱丁堡六十里。帕克礼会见了路易·克劳德·圣马丁——即日后的"无名哲人"。唐·裴内提成为普鲁士王的图书馆管理员。

一七七一年　达克·查特列，日后以菲立普—伊迦立泰为名，成为大东方会（当时称为法兰西大东方会）的大首领，并试图团结所有的分会。苏格兰仪式会反对。

一七七二年　帕克礼前往山多多明哥，韦勒莫兹和圣马丁设

立了至圣裁判会，后来成为苏格兰大协会。

一七七四年　圣马丁退休，成为“无名哲人”，并代表圣堂武士严修会与韦勒莫兹谈判。欧弗尼省的苏格兰理事会诞生。由此生出苏格兰改正仪式。

一七七六年　圣日耳曼以威尔当伯爵之名对腓特烈二世呈上化学计划。费拉特兹协会诞生，以团结所有的秘法家。圭乐汀·卡巴尼、伏尔泰和富兰克林，都是新姊妹会的会员。亚当·魏梭普创立巴伐利亚启示会。根据某些人所言，他是由一位自埃及返回的丹麦商人引入门的，此商人可能是卡格里欧楚之主，神秘的阿尔托塔。

一七七八年　圣日耳曼在柏林会晤唐·帕内提。韦勒莫兹创立神圣都市慈善骑士修会。圣堂武士严修会和大东方协会同意接受改正的苏格兰仪式。

一七八二年　在威罕斯拔举行所有协会及分会的大会议。

一七八三年　托美侯爵创瑞典堡仪式。

一七八四年　在赫塞领地上监督染料工厂建造的圣日耳曼，据说死于是年。

一七八五年　卡格里欧楚创设孟斐斯仪式，后来成为孟斐斯—密斯蓝的古老及原始仪式；将高阶层之数字增到九十位。卡格里欧楚所编之管弦乐曲——“钻石项链之恋”的丑闻。大仲马认为那是共济会为损害君主制度的阴谋。巴伐利亚启示会因被怀疑有革命阴谋而遭镇压。

一七八六年　米拉布在柏林加入巴伐利亚启示会。在伦敦，一份蔷薇十字会宣言出现，据称是卡格里欧楚所写。米拉布写信给卡格里欧楚和拉伐特。

一七八七年　法国共有大约七百个协会。魏梭普出版《Nachtrag》，描述一秘密组织之结构，其成员只知道他的直接上司。

一七八九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各协会面临危机。

一七九四年　在法国革命历的一月八日，葛里高代议士向大会提出成立科技博物馆的计划。一七九九年，该博物馆在圣马丁大教堂内成立，经五百人委员会同意，布伦斯威克公爵催促协会瓦解，因为一有害且具破坏性之宗派已将所有的协会都毒化了。

一七九八年　卡格里欧楚在罗马被捕。

一八〇四年　在彻尔斯屯宣布古代苏格兰仪式正式成立，阶级增至三十三。

一八二四年　维也纳法庭给法国政府的文件斥责如神会、独立会等之秘密结社。

一八三五年　秘法家邬汀杰宣称在巴黎见到圣日耳曼。

一八四六年　维也纳作家富兰兹·葛拉弗出版一记述他哥哥与圣日耳曼在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〇年间的一次晤面。圣日耳曼接见他的访客时，边翻阅着瑞士炼金家巴拉塞尔士的著作。

一八六五年　盎格鲁蔷薇十字协会创立（其他来源见一八六〇年、一八六六年及一八六七年）。蔷薇十字会小说《扎诺尼》之作者卜厄—赖登加入。

一八六八年　巴枯宁创社会民主主义国际联盟。有些人指出其灵感得自于巴伐利亚启示会。

一八七五年　艾莲娜·培特夫娜·布拉伐斯基，与亨利·史蒂·欧考特，创立神智论协会。她所著的《揭露艾昔丝》问世。史匹加烈男爵自称是山区孤独兄弟会大分会、古代及修复之摩尼修会启示兄弟会和马丁修会的会员。

一八七七年　布拉伐斯基夫人谈到圣日耳曼的见神论角色。在他的转生中，包括罗杰·培根、法兰西斯·培根、罗生鲁、蒲洛克勒斯、圣阿尔班。法兰西大东方会撤销对宇宙大建筑会的控词，并宣称良心的绝对自由。与英格兰大分会切断关系，成为非宗教性且是激进的。

一八七九年　蔷薇十字协会在美国成立。

一八八〇年　圣耶夫·艾威勒的活动开始。李欧波·英格勒重

新整顿巴伐利亚启示会。

一八八四年　李奥八世，以“人类天才”通谕斥责共济会。天主教会加以背弃；理性主义者趋之若鹜。

一八八八年　史丹尼斯拉·古他成立玫瑰十字秘法修会。金黎明秘法修会在英国成立，自新入教者到会长，共分十一级。其会长为麦瑞格·梅瑟，其姊嫁给柏格森。

一八九〇年　约瑟夫·裴拉登离开圭塔，创圣堂与圣杯之蔷薇十字天主会，自称是沙尔·梅洛达。圭塔修会之蔷薇十字会和裴拉登的蔷薇十字会之间的冲突，被称为“两朵蔷薇之战”。

一八九一年　巴普斯出版《神秘学方法论》。

一八九八年　柯罗利加入金黎明修会。后来创立锡勒玛修会。

一九〇七年　由金黎明分出了晨星会，叶慈入会。

一九〇九年　在美国，H·斯宾塞·路易“重建”玫瑰十字神秘修会，且在一九一六年，在一家楼馆里，成功地将一块锌转变为金子。麦士·海恩德成立蔷薇十字会奖学金。

一九一二年　布拉伐斯基夫人的门徒安妮·贝森在伦敦创立玫瑰十字圣堂修会。

一九一八年　梭尔协会在德国诞生。

一九三六年　在法国，圣杯大修会成立。在《极区兄弟会备忘录》一书中，昂列·康塔第—罗狄欧谈到圣日耳曼伯爵的一次造访。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狄欧塔列弗问。

“别问我。你不是要资料吗？请便。这便是我所知道的了。”

“我们得找奕格礼谈谈。我怀疑就连他也不见得知道所有这些组织呢。”

“要打赌吗？这些是他的每日面包呢，不过我们可以考他一下。让我们加上一个并不存在的宗派吧，最近才成立的。”

我想起了安其利那奇怪的问题，问我有没有听过“三斯”。于是我说“三斯”。

“那是什么？”贝尔勃问。

“如果是离合体诗，总该有诗文吧，”狄欧塔列弗说，“要不然我的犹太牧师就不能用他的符号了。我想想……共同统治复苏圣堂，缩写为Tres——三斯。你们看如何？”

我们喜欢这个名字，便把它加在那张单子的最下方。

狄欧塔列弗在一时的虚荣下说道：“有这么多的秘密协会，再发明一个根本就易如反掌。”

76

If it were hten a matter of defining in one word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f French Freemason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ly one would do: dilettantism.

—René Le Forestier, *La Franc - Maçonnerie Templière et Occultiste*, Paris, Aubier, 1970, 2

如果要以几个字来界定十八世纪之法国共济会最明显的特征，那么只有一个词儿最适当不过：一知半解。

——雷内·傅勒斯提尔《La Franc - Maconnerie Templière et Occultiste》(**《法国共济会和秘法》**)，**巴黎，欧比厄，一九七〇，二**

第二天晚上，我们邀请奕格礼到皮拉底酒吧去。酒吧的新顾客群虽然又回头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我们这位客人的蓝色白条纹西装，雪白的衬衫和金质领带夹，仍引起不少人耸眉。幸好，在傍晚六点时，皮拉底并没有太多顾客。

奕格礼以酒厂名称要了一杯白兰地，使皮拉底摸不着头脑。皮拉底当然有他要的酒，只是那瓶酒已登临锌吧台后方的架子上，多年未经碰触。

奕格礼对着灯光审视他的杯中液体。然后以双手将酒杯烘

暖，露出了埃及式样的金袖扣。

我们拿出那份单子给他看，告诉他说那些是自魔鬼作家的稿件中收集来的。

“圣堂武士与所罗门王神殿建造时的早期大共济会各分会，的确是有关连的。”他说。“同样确定的，这些会员们偶尔也会回想起神殿建筑师，海伦的被杀；他是个牺牲者。共济会发誓要为他复仇。许多圣堂武士在受到迫害之后，必然加入了这些共济会，将为海伦复仇的神话和为杰克·莫雷复仇的决心结合在一起。十八世纪时，在伦敦有许多真正的共济会分会，被称为行动协会。然后，渐渐的，一些有钱有闲却颇受尊重的绅士们决心加入这些行动共济会，使其成为象征性的，哲学性的共济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使牛顿通俗化，名叫第沙古列的人，鼓励一个新教牧师，安德生，为一共济兄弟会起草法规，企图说服自然神教信仰者，于是安德生开始谈起共济兄弟会为自治体，可追溯到四千年前，所罗门王神殿的创始者。这些便是共济会装扮之因：围裙、丁字规和石匠用的抹子。共济会成为时尚所趋，以其所暗示的系谱表吸引了贵族阶级，可是对中产阶级却更具吸引力；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不仅可以与贵族同进共出，并被允佩带短剑。在这个可悲的现代世界初生之际，贵族需要一个可以与新资本家接触的地方，而新资本家们则希望被加封爵位。”

“可是圣堂武士几乎是后来才现身的。”

“首先与圣堂武士建立直接关系的人，蓝济，我不想讨论。我怀疑他是被耶稣会教士硬逼上架的。他的传道导致共济会苏格兰分支的出现。”

“苏格兰？”

“苏格兰仪式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同发明。伦敦共济会建立了三个阶级：新入会的徒弟、工匠和首领。苏格兰共济会增加了阶级，因为这么做也意味入会层次和秘密性的增加。天生愚蠢的法国人，最爱秘密了……”

“可是什么秘密呢?”

“显然没有什么秘密。但是如果真有一个——或者如果他们真拥有一个秘密——其复杂性必说明了入会阶级增加的原因。蓝济增加阶级，使人相信他有个秘密。你可以想象那些工匠终于能够成为复仇王子的兴奋了。”

奕格礼侃侃而谈。他说着说着，又习惯性地转为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了。

“那年头，在法国，他们已在为成为新时尚的共济会写对句。日益增加的分会，吸引了蒙席、修士、男爵和商人，而皇亲贵族则成了大首领。那个韩德所创的圣武士严修会吸收了哥德、雷辛、莫扎特和伏尔泰等人为会员。就连行伍之间也出现了分会；他们在缤纷的团旗之中阴谋为海伦复仇，并讨论未来的革命。对其他人而言，共济会是一种娱乐性组织，一个俱乐部，一种地位的象征。它的成员包罗万象：卡格里欧楚、梅斯莫、卡隆诺伐、霍巴克男爵、艾伦柏……百科全书会员和炼金术士，纨袴子弟和秘学家。革命爆发后，同一支会的会员发现他们彼此对立，而且同会兄弟的情谊似乎不可能再自这次危机中恢复了……”

“大东方会和苏格兰分会之间不是有冲突吗?”

“只是口头上的。举例来说吧：晨星分会欢迎富兰克林，尽管他的目标是入世的，他只对支持他的美国革命感兴趣……但是同时该会的大首领之一是米立伯爵；他追求的是长生不死之药。由于他是个白痴，在他的实验过程中，他把自己给毒死了。或者以卡格里欧楚为例吧：一方面，他发明了埃及仪式；另一方面，他又牵连到‘钻石项链之恋’——由新兴中产阶级所设计，用来破坏王朝威信的一个丑闻。卡格里欧楚是真的牵扯在内的！竟有这么多叫人难以忍受的人……”

“一定很难受的。”贝尔勃谅解地说。

“可是，”我问道，“这些追寻‘未知优越者’的韩德男爵们是谁呢?”

"新集团在项链闹剧上演时纷纷出现，其性质大不相同。为了吸收高手，他们认同共济分会，但事实上他们所追求的却是更奥秘的目的。关于'未知优越者'的辩论就在这时发生了。很不幸的，韩德并不是个认真严肃的人。起初，他让他的会员们相信'未知优越者'是英国史都亚特王室——詹姆斯一世和查尔斯一世。然后他说该会的目标是要恢复圣堂武士原有的产业，因此他自各方搜刮基金。但是他对这收入还不满足，又落入一个叫斯塔克之人的手中，此人自称从在圣彼得堡的真正'未知优越者'那儿学到了点石成金的秘密。韩德和斯塔克四周围绕着见神论者、无聊的炼金术士和最后的蔷薇十字会员。他们一起选出了一个正直无比的大首领，布伦斯威克公爵。他立刻意识到他的同伴们是狐群狗党。严修会的一位会员，赫塞领主，召来了圣日耳曼伯爵，相信此人可为他制造金子。为什么不呢？在那年头，有权势者的奇想是必得受到纵容的。但是这位领主也相信自己是圣彼得。各位，我向你们保证：有一次，当拉法特到领主那里做客时，一个自以为是玛丽·麦德琳的戴文郡女公爵使他大大消受不了。"

"但是相继成立协会的韦勒莫兹和马提内兹·帕克礼，这两个人又是怎么样的人呢？"

"帕克礼是个老海盗。他在一个秘室里施妖术，使天使精灵以亮光和象形文字对他现形。韦勒莫兹看重他，是因为他本身是个狂热者，诚实但天真。韦勒莫兹对炼金术着迷，梦想一部让选民们致力的伟大作品：透过研读组成上帝原名之六个字母的测量而将六种稀有金属结合的目的，而上帝的原名则是所罗门允准他的选民知道的。"

"然后呢？"

"韦勒莫兹创立了许多个修会，同时也加入了许多会社，一如当时的风气所趋，总是在找寻确切的启示，总是怕它藏在别处——其实也确是如此。或许，那是惟一的真相吧……因此他加

入了帕克礼的选民圣殿。但是在一七七二年时帕克礼失踪了，航行到山多多明哥去，搁下了一切。他为什么离开呢？我怀疑他拥有了一个不想与人分享的秘密。总之，愿灵安眠；他在那黑暗大地上消失了，消失在保存良好的黑暗中。”

“那韦勒莫兹呢？”

“那一年我们都为史威登堡的死而震惊！他本可教导生病的西方许多东西的，只要西方听令于他。可是现在十八世纪开始了疯狂革命横冲直撞的赛跑，出于第三阶级（平民）的野心……就在此时，韦勒莫兹听说了韩德的严修会，且为之着迷。他又听说了一个以创建一公共协会而自暴其圣堂武士身分的人并非圣堂武士。但是十八世纪是个轻信的时代。韦勒莫兹和韩德一起创造了许多个出现在你单子上的联盟，直到韩德的真面目被揭发——我是说，直到他们发现他是那种抱着现金箱跑走的人——于是布伦斯威克公爵将他逐出了组织。”

奕格礼又看了一下单子。“啊，是的，魏梭普，我差点忘了。巴伐利亚启示会：以那样的一个名称，该会在刚开始时吸引了许多智士闻人。可是魏梭普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今天我们会说他是个共产党徒，如果你们各位对共产党只知道甚嚣尘上的说法——军事政变，推翻主权，浴血……我可要声明，我是十分敬仰魏梭普的——不是对他的想法，而是对他对于一个秘密协会如何运作的无比清晰的观点。一个人是有可能极具组织天分却有混乱的想法的。

“长话短说，布伦斯威克公爵眼看韩德留给他一摊污水，意识到在此一关头德国的共济会界有三股相互抵触的潮流：智慧——‘玄学’者流，包括一些蔷薇十字会员，理性主义者流和巴伐利亚启示会之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流。他提议各修会和仪式在威罕斯拔举行一次‘大会议’。下面的问题必须被回答：巴伐利亚启示会真是源自一个古老的协会吗？如果是的话，是哪一个协会呢？真的有所谓的‘未知优越者’——古老‘传统’的遵守人

吗？如果有，他们是谁呢？该启示会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主要目标是恢复圣堂武士修会吗？等等，包括该会该不该介入神秘科学的问题。韦勒莫兹满腔热情地入会，希望至少能找到他问了自己一辈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便是麦斯列事件开始之时。”

“哪个麦斯列？”我问，“约瑟夫还是隆维尔？”

“约瑟夫。”

“那个反动分子？”

“如果他是反动分子，那他反动得不够厉害。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想想：这个天主教会的虔诚子民，就在第一批教宗们开始发敕书反对共济会之时，他以约瑟夫·傅罗里布之名加入了一个分会。一七七三年，当一份教宗简报斥责耶稣会时，他转向共济会。当然他所接触的是苏格兰分会，因为麦斯列并不是启蒙主义的中产阶级遵从者；他便是个启蒙者。”

奕格礼啜了口白兰地。他从一个近乎白色的金属烟盒里拿出了几根形状不寻常的香烟。“伦敦的一个烟草商为我制的，”他说，“就和你们在我家所抽的雪茄一样。请用……这些是极好的烟……”他说着，眼神却沉浸在回忆中。

“麦斯列……一个仪态高雅的人，听他说话是一种精神上的享乐。他在玄学圈中具有相当的权威。然而，在威罕斯拔，他却让我们大失所望。他寄了一封信给公爵，坚决否认与圣堂武士有任何关连，公然放弃‘未知优越者’，并否定神秘科学的有用性。他之弃绝一切是出于对天主教会的忠心，可是他的立论却是属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会员。当公爵对一小圈密友公开念此信时，没人愿意相信。麦斯列现在倡言，修会的目的不过是精神上的复生，而礼拜式和传统仪式的目的只是保持神秘的精神。他赞美所有新共济会的象征，却说一个代表许多事物的形象已不再有代表性了。这违反了整个神秘学的传统，因为一个象征愈暧昧不明、愈捉摸不定，便愈有意义和力量。要不然，神秘学的精神——

千面神——又算是什么呢？

“关于圣堂武士，麦斯列说圣堂修会之创立是出于贪婪，而也是贪婪将之摧毁的，仅此而已。你们瞧，这个萨伏依人忘不了修会之被毁是经教宗同意的。永远不要信任天主教立法者，无论他们的神秘学素质有多么激烈。麦斯列之摒斥‘未知优越者’也是很可笑的：他们并不存在的证据是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不然他们便不会是‘未知’的了。真怪，一个像他这样博学的信仰者，怎么会对神秘感毫无所觉呢？然后麦斯列又提出最后一项诉请：让我们回到福音，放弃孟斐斯的愚行吧。他不过是在重申教会的千年线路罢了。

“你们可以了解威罕斯拔大会举行时的气氛。像麦斯列这样的权威都变节脱党了，韦勒莫兹便成了少数之列；至多只可能达到一种妥协吧。圣堂武士的仪式保留了；对于该修会起源的任何结论都被延搁；简而言之，那是个失败的大会。那便是苏格兰分会错失机会之时刻；如果事情有所改观，下一世纪的历史也会重写了。”

“后来呢？”我问，“难道没有一点补救吗？”

“还有什么好补的？套用你的话，三年后，一个曾加入巴伐利亚启示会的福音派牧师，名叫蓝之，在一个树林里被雷打死。在他身上找到了该修会的指示，巴伐利亚政府加以干涉，发现魏梭普竟阴谋叛邦，所以次年该会便遭镇压。更进一步的，魏梭普的著作被出版，包含启示会所谓的“计划’，因此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他们对所有法国和德国的新圣堂主义皆嗤之以鼻……魏梭普的启示会很可能是站在杰寇宾共济会这一边，并渗透入新圣堂武士会好加以摧毁的。这邪恶的一支之所以吸引革命的指挥官，米拉布，投向它那一边，可能并非出于偶然。我可以说些心底的话吗？”

“请便。”

“像我这样，对将失去之传统的碎片再度拼凑在一起感兴趣

的人，对于像威罕斯拔这样的事件，感到十分迷惑。有些人猜测并保持沉默，有些人明明知道却说谎。而且一切都太迟了：先是革命旋风，然后是十九世纪神秘主义的喧嚣……看看你们的单子吧：集结了恶劣的信仰和轻信、无聊的恶意、相互的不沟通、人人都传言的秘密。神秘主义的剧场。”

贝尔勃评论道：“神秘主义者好像都很变化不定，你以为然否？”

“你必须能够分辨神秘主义和秘传主义。秘传主义追求一种只有透过象征传达的学问，与异教邪教相近。十九世纪所流行的神秘主义，却是冰山的尖顶，是奥妙秘密浮出表面的那一点点。圣堂武士是入门者，证据在于当他们受苦刑时，宁可以死来保存秘密。他们隐瞒秘密的力量，使我们肯定他们的启蒙，而那又使我们渴想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神秘主义者倾向于自我宣传。如裴拉当所说的，一个入会者的秘密揭露，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很不幸的，裴拉当并不是一个入会者，而是个神秘主义者。十九世纪是告密者的世纪。人人都迫不及待地出版魔术、妖术、秘法、秘牌之秘密的著作。说不定他们也真心相信吧。”

奕格礼继续审视我们的单子，偶尔露出一点同情之色。“艾莲娜·培特夫娜。一个好女人，心地善良，只是她所说的一切都是人尽皆知的……古他是个有麻醉药瘾的圣经卦者。巴普斯：一个有趣的人！”然后他猝然停住。“三斯……这是哪里找来的，那一份稿件？”

很好，我心想，他注意到我们的添写了。我含糊地答道：“呃，我们是从很多本著作而凑出这份名单的。大部分稿件都已退回了。它们都只不过是垃圾。贝尔勃，你记不记得这个三斯是出自那一份稿件呢？”

“我想我不记得了。狄欧塔列弗？”

“那是好几天以前了……重要吗？”

“一点也不。”奕格礼说。“只不过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你们

真的不能告诉我是谁提及的吗?”

我们非常抱歉,我们真的不记得了。

奕格礼从背心掏出表来。“老天,我另有一个约会呢。请各位原谅我告退。”

他走了。我们留下来继续谈话。

“一切都很清楚了。英国的圣堂武士提出共济会,好让全欧的入会者都投入培根的计划。”

“可是他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培根派的构想是那么令人着迷,因此产生了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结果。所谓的苏格兰派系将新的秘密协会视为重建继承顺序的一种方法,因此与德国圣堂武士取得联系。”

“在奕格礼看来,那些情况毫无道理。可是在我们看来却是很明显的。单子上许多不同国家的集团,彼此对抗。如果说马提内兹·帕克礼是托马集团的间谍,我也不会感到意外的。英国拒斥苏格兰分会;法国的协会显然也分成两派,一派亲英,一派亲德。共济会只是掩护,在共济会的表面下是这些不同派别的情报员——天晓得波利西安教派和耶路撒冷教派在哪里——这些人相互冲突,人人都想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一点秘密。”

“共济会就像‘北非谍影’里的黎克咖啡馆,”贝尔勃说,“根本就是个混乱的秘密协会。”

“不对,不对。共济会是个自由港,如同澳门。一种外表。秘密是在别处。”

“可怜的共济会。”

“进步是要有牺牲品的。不过你们得承认,我们正在揭发一个历史的内在理性。”

“历史的理性是重组摩西五经的结果。”狄欧塔列弗说。“而那便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谢谢上帝。”

“好吧。”贝尔勃说。“现在培根派有圣马丁大教堂,同时法

国——罗马之新圣堂武士一派分裂为上百个派系……我们却仍未决定这是个什么样的秘密。”

“那要看你们两个了。”狄欧塔列弗说。

“我们两个？我们三个都参与这回事的。如果我们不得到一个荣誉的结果，我们会脸上无光的。”

“对谁脸上无光？”

“对历史呀。在真理的法庭之前。”

“Quid est veritas?”贝尔勃问。

我说：“我们。”

77

This herb is called Devilbane by the Philosophers.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only its seed can expel devils and their hallucinations… When given to a young woman who was tormented by a devil during the night, this herb made him flee.

—Johannes de Rupescissa, *Tractatus de Quinta Essentia*, 11

这是哲人们称为“驱魔草”的药草。经证实，唯有其籽可驱除魔鬼和魔鬼的幻觉……将这药草给一个在夜里受魔鬼折磨的少妇，魔鬼便会逃跑。

——**琼安·鲁培西沙**《Tractatus de Quinta Es sentia》(《**五元素论**》)，II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暂时搁下了计划。莉雅的怀孕已到末期，所以我只要可能便陪她。我很焦虑，但她安慰我，说时间还没到。她正在上一门无痛分娩的课程，我也试着随她一起做柔软操。莉雅拒绝借科学之助预知婴儿的性别。她想要有个惊喜。我接受她这点怪癖，触摸着她的肚子，不知道将会有何结果。我们称孩子为“小东西”。

我问该如何参与分娩。“这小东西也是我的，”我说，“我不

想和电影里那些父亲一样，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不停地抽烟。"

"噗，你所能做的很有限。到了那一刻时便全都看我的了。再说，你又不抽烟。你总不会光为了这场面而开始抽烟吧。"

"那么我要做什么呢?"

"你在分娩前和后参与。事后，如果是个男孩，你就教他，引导他，以寻常的方式给他一个老式的恋母情结，在时机到时面带笑容演出一场仪式的弑亲——干净利落——且找个时候让他看你那乱七八糟的办公室、卡片档案、奇妙金属历险的校对页，然后你对他说：'我的儿子，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是你的。'"

"如果是女孩呢?"

"那你就对她说：'我的女儿，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是你那蠢丈夫的。'"

"在那之前我做什么呢?"

"在分娩期间，阵痛和阵痛之间，你必须数数，因为间歇愈短，那一刻也愈接近了。我们一起数，由你为我设定节奏。那便像是你也在诱哄小东西从他黑暗的窟里出来。可怜的小东西……摸摸看。现在他在里面的黑暗中是那么舒服，如一只章鱼般吸食着体液，自由自在，然后——咻——他突然陷于亮光中，眨着眼睛，说道："我在什么鬼地方呢?"

"可怜的小东西。他甚至还未见过葛拉蒙先生呢。来，让我们来排练数数的部分吧。"

我们在黑暗中数着，手握着手。我耽于空想。这小东西的出世会带给所有魔鬼门徒们老生常谈的故事现实和意义。可怜的魔鬼门徒，夜复一夜上演化学婚礼，只希望能产生十八K黄金，并思忖着哲人之石是否真是无稽之谈，一个可悲的赤陶土杯——而我的杯子却在莉雅的肚子里。

"是的。"莉雅抚着她那绷紧、肿胀的腹部，说道。"这是你那好的首要事物浸润之处。你在城堡里看到的那些人，他们认为在器皿内发生了什么呢?"

“噢，他们认为器皿中流动着忧郁，硫磺土、黑铅、铅油、净化的冥河、净化物、粉碎物、净水、溶液、致命土、臭墓穴……”

“他们都患阳痿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小东西在器皿里成熟，白里透红，十分美丽吗？”

“他们知道，只是对他们而言，你那亲爱的小肚子也是一种隐喻，充满了秘密……”

“噗，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知道小东西是怎么成形的，他的小神经和肌肉，他的小眼睛和脾脏和胰脏……”

“喔，老天，脾脏不只一个吗？这是什么，魔鬼怪婴吗？”

“我说的是一般的婴孩。不过，我们当然得准备，如果他有两个头，仍一样地爱他。”

“当然，我会教他吹二重奏：喇叭和木箫……不行，那他得有四只手才行，那太多了。但是，想一想，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两只左手的协奏曲？简单！……不过，我的魔鬼作家们也知道在那天，在医院里，将会生出‘伟大作品’，‘白物’，‘雌雄同体’……”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听着，我们就叫他圭里欧，女孩子桂利亚，和我祖父同名。你说如何？”

“我喜欢。很好。”

要是我就在当时止步就好了。要是我为揭露艾普丝的所有炼金术士只写一本白皮书，向他们解释秘密之奥秘已无需再寻找，解释说生命之书并不含隐藏之意义；一切都昭然若揭，在世上每一个莉雅的肚子里，在医院的婴儿室里，在草铺上，在河岸上，而放逐的石头和圣杯只不过是脐带仍未切断的尖叫的猴子，所以医生必须在他们的屁股上用力一拍。那“未知优越者”在小东西的眼中便是我和莉雅，而且小东西会立刻认得我们，不必去问麦斯列那个老笨蛋。

可是不然。我们这些讥诮者，坚持继续与魔鬼门徒玩游戏，要让他们看看如果真的必须有个宇宙阴谋，我们可以发明出一个最为宇宙化的。

活该——那晚我暗骂自己。现在你只有沦落到这个地步，在这傅科摆的下面等待将会发生什么事。

78

Surely this monstrous hybrid comes not from a mother's womb but from an Ephialtes, an Incubus, or some other horrendous demon, as though spawned in a putrid and venomous fungus, son of Fauns and Nymphs, more devil than man.

—Athanasius Kircher, *Mundus Subterraneus*, Amsterdam,

Jansson, 1665, 11, PP.279—280

这可怕的杂种必不是出于一个母亲的子宫，而是出自一个梦魔，一个淫魔，或别的可怖的恶魔，好似在一个腐臭且恶毒的菌中孵育的，牧神与精灵之子，魔性多于人性。

——埃森修·柯契尔《Mandus Subterraneus》(《地底世界》)，阿姆斯特丹，简森，一六六五Ⅱ，二七九～二八〇页

那天，我本想留在家里——我有预感——可是莉雅叫我停止扮演王夫，去工作去。"噗，还有时间呢，他还不会出世的，我也得出去。再见。"

我才刚到我的公司，沙隆先生的门突然开了。这老先生穿着

他的黄色围裙出来了。我无法避免地向他致意，他便邀我入内。我从未见过他的实验室。

那里必然曾是一间公寓，只是沙隆将所有的隔间都拆除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个洞穴，宽广，烟雾迷蒙。为了某种不明的建筑原因，这幢楼房的这一翼是双重斜坡屋顶，所以光线是倾斜投入的。我不知道是玻璃窗脏了还是用毛玻璃，抑或沙隆装了百叶窗以防止直接日晒，或者是因为四周堆满了物件以声明害怕留下任何空间，总之在这洞穴里的光线是属于暮色的阴暗。房间由旧药架分隔，成拱形状而留出通路、接口、景观。主要颜色为棕色：物品、架子、工作台、日光和古老台灯混合的光线。我的最初印象是走进了一间工具师的工具室，因年代久远而积满了尘埃。

等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之后，我看见自己置身于一个静止的动物园里。一只有玻璃眼珠的小熊爬在一根假树枝上；一只瞪眼猫头鹰站在我身旁；在我前方的桌子上有只鼬鼠——也有可能是貂鼠或臭鼬；我看不出来。那只鼬鼠后面有一只史前动物，猫科的，只有骨架。那可能是头美洲狮，或是豹，或是一头大狗。部份骨架已以稻草和捏和物盖了起来，而且全身骨架都有铁甲撑起。

"一位心肠很软的贵妇的大丹狗。"沙隆带着一丝窃笑说。"她想记住这头狗在他们同居时的模样。你瞧，你光将动物剥皮，在皮的内侧涂上砒霜皂，然后再将骨头漂白……你看看架子上收集了多少脊椎骨和胸腔。一个可爱的藏骨堂，你说是不是？用铁丝将骨头连接起来，重建骨架，再把它放在铁甲上。我用干草、纸糊和石膏来填塞。最后，再把皮肤铺回。我也修复被死亡和腐烂造成的损害。这只猫头鹰——你不觉得它看起来栩栩如生吗？"

自那时起，每只活的猫头鹰在我看来都如死的，被沙隆赋予一种硬化的永恒。我注视为动物法老抹防腐药的那张脸，他浓密的双眉和灰色的脸颊，无法决定他是个活人还是他自己的杰作。

为了仔细看他，我向后退了一步，因此感到有什么东西摩擦

过我的颈背。我一个悚栗，转身向后，看到我已使一个摆锤动了起来。

一只腹部被掏空的大鸟，随着将它刺穿的长矛而摆动。长矛自它的头穿入，而自它敞开的胸更可见到矛经过了曾是心脏和砂囊之处，然后分枝而出成一上下倒置的三叉戟。其中较粗的一叉穿过如今空空如也的腹部，如一把剑般指向地面，另两叉则叉入脚里，再对称地自爪中现出。那鸟摇摆不定，而三叉的尖顶又在地上投下了阴影，形成一个神秘的符号。

“一只很好的金老鹰样本。”沙隆说。“但是我还得再为它花上几天工夫。我刚刚才在选眼珠呢。”

他拿了一个装满玻璃角膜和眼球的盒子给我看，仿佛是圣露西的刽子手收集了整个事业的战利品。

“这并不比制造昆虫标本那样容易，只需要一个盒子和一根针就成的。例如，这只鸟便得先用福尔马林处理过才行。”他说。

我闻着那停尸间的气味，说道：“这一定是一份令人着迷的工作吧。”同时我想到了在莉雅腹中颤动的生物。我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万一那小东西死了——我告诉自己——我要把他埋了。我要他喂食地下的虫，使土地肥沃。唯有那样，我会觉得他还活着……

沙隆仍在说话。他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个奇怪的样品。大约有三十公分长。一只龙，一只有黑膜翅膀的蜥蜴，外带鸡冠，还有张开的颚露出锯齿般的利齿。“很漂亮，不是吗？我自己的成品。我用了一只火蜥蜴，一只蝙蝠，蛇鳞……一只土龙。我的灵感得自这个……”他指指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大本对开书，以皮结装订古旧羊皮纸而成。“那花了我一大笔钱。我并不是个书籍收藏家，但这却是我非有不可的一本书。这是埃森修·柯契尔所著的《地底世界》，第一版，一六六五年印行。这便是那条龙。很像吧，你说是不是？这龙住在火山洞穴里，那个好耶稣会信徒是这么说的，而他对已知的、未知的、不存在的，全都无所不晓

……”

“你总是想着地下的世界。”我想起了我们在慕尼黑的对话，以及我无意间透过戴奥尼索斯之耳所听到的话。

他将那本书翻到另外一页，上面绘有一球形物，看来颇似解剖学上的器官，肿胀色黑，覆盖了透明如蜘蛛网的网状物，蛇状血管。“如果柯契尔是对的，在地心里的路径比地球表面上的更多。无论在自然界发生了什么，都是源自于地下的热和蒸气……”

我想到了“黑色作品”，莉雅的肚子，和正在挣扎着要破出其甜蜜火山的小东西。

“……无论在人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也是在下面计划的。”

“那也是柯契尔所说的吗？”

“不是的。他只关心自然而已……不过很奇怪的，这本书的后半部谈的是炼金术和炼金术士。还有，就在这里，你瞧，这是对蔷薇十字会的攻击。为什么要在一本写地下世界的书中攻击蔷薇十字会呢？我们的耶稣会信徒略有所知；他知道最后一批圣堂武士逃难至地下王国艾佳沙……”

我大胆地说：“而且他们似乎还在那儿。”

“他们还在那儿，”沙隆说，“不在艾佳沙，而是隧道里。也许就在我们下面，就在这儿。米兰也有地下铁。是谁决定的？是谁指挥开凿的？”

“我想是工程专家吧。”

“是的，用双手遮住眼睛吧。同时，在你那家公司里，你们出版那一类的书……在你们的作者中有多少位犹太人呢？”

我僵硬地答道：“我们并不要求作者填种族表。”

“你切不可以为我是个反闪族的人。不是的。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我所想的是某一特定种类的犹太人……”

“哪一类？”

“我知道哪一类……”

79

He opened his coffer. In indescribable disorder it contained collars, rubber bands, kitchen utensils, badges of different technical schools, even the monogram of the Empress Alexandra Feodorovna and the Cross of the Legion of Honor. On everything, in his madness, he saw the seal of the Antichrist, in the form of two linked triangles.

—Alexandre Chayla, "Serge A. Nilus et les Protocoles," *La Tribune Juive*, May 14, 1921, P.3

他打开他的保险箱。箱里装有衣领、橡皮筋、厨房器具、不同科技学校的校徽，甚至还有亚立山朵·费奥多萝芙娜女皇的字母组合图案和荣誉兵团的十字架，全部乱七八糟的，杂乱无章。在他发狂时，他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反基督的封印，状似两个相连的三角形。

——亚历山大·查耶拉《Serge A. Nilus et les Protocoles》，**取自**《La Tribune Juive》，**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第三页**

"你瞧，"沙隆继续说道，"我出生于莫斯科。我年少时，在俄国，人们发现了那秘密的犹太文件，言简意赅地指出想要控制

政府，便必须在地下工作。听着。”他拿起一本小记事本，本子上记了一些他自别处抄来的引文。“‘今天的都市有大都会铁路和地下通路；我们可以由这些将世上所有的首都都炸毁。’锡安老人的议定书，第九号文件！”

我想到那些脊椎骨的收藏，那一盒子眼珠，披在甲胄上的皮毛，都来自某种集中营。可是不会的，我所面对的是个缅怀俄国反闪族主义时期的老人。“那么，照你的说法，有一个犹太人的秘密聚会——某些犹太人，而非全部——正在阴谋计划什么行动了。可是为什么在地下呢。”

“那是显而易见的！任何阴谋者都得在地下制定阴谋，而不是在大白天里。这是从有时间以来便众所皆知的。在世上的统治权也意味着有权统治地下 。地下的潮流。”

我想起了奕格礼在他书房所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是皮德蒙的那些召唤地中潮流的督伊德女教徒们。

“为什么塞尔特人挖掘在地心的坟墓，建造通至一口秘密井的隧道呢？”沙隆继续说，“人人都知道，那口井向下直到放射物层。葛列斯登勃利是怎么建造的？亚威隆岛不是圣杯神话的起源地吗？还有，不是犹太人还有谁会发明圣杯呢？”

又是圣杯了，老天爷。可是什么圣杯呢？世上只有一只圣杯：我的小东西，在莉雅的子宫里与放射物层相接触，现在也许正快活地朝井口游去，也许正准备要出来，而我却在这儿，在填塞的猫头鹰之中，在一大堆死物和假装活着的一个人当中。

“欧洲所有的大教堂都建在塞尔特人立巨石之处。为什么塞尔特人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把那些巨石牢楔在地上呢？”

“为什么埃及人要那么费事地建造金字塔呢？”

“对了。天线、温度计、探针，中国医生所用的那些刺进身体穴道的针。在地心中有一个核子融合，有点类似太阳——诚然，在这太阳周围有许多物质环绕运转，描述不同的路径。地中潮流的轨道。塞尔特人知道这些轨道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加以控

制。那么但丁呢？但丁又怎么样呢？他写地底之游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并不喜欢当他亲爱的朋友，但我仍继续听他说。圭里欧/桂琍亚，我的种如魔鬼般深植在莉雅的子宫中央，可是他/她，小东西，会头下脚上，会挣扎着向前游，然后会现身。小东西应该是向上由内脏中出现的，而不是低垂着头，在黏腻的秘密中出场。

此时沙隆已迷失在似乎是重复其记忆的独白中。“你知道英国牧地是怎样的吗？如果你搭机飞过英国上空，你会看到所有的圣地都以直线连接，格栅状的线条交织过全国，至今仍显明可见，因为后来的道路便依此而建……”

“圣地是由道路连接起来的，而人们只是把路修得尽量直就是了。”

“是吗？那为什么候鸟会沿此线路迁移呢？为什么飞碟也遵循这些路线？这是个在罗马人入侵后便已遗失的秘密，但仍然有些人知道……”

“犹太人。”我建议道。

“他们也挖。炼金术的第一个原则是 VITRIOL：Visita Interiora Terrae，Recttificand Invenies Occultum Lapidem。”

放逐之石。我那逐渐脱离放逐的石头，自莉雅器皿那甜蜜的遗忘的催眠的放逐；我的石头，美丽洁白，不追寻更深的深度，却追寻着表面……我想冲回家到莉雅身旁，和她一起等待，一小时接一小时，等着小东西出来，重申表面的胜利。沙隆的房间有股隧道的霉味。隧道是必须放弃的起源；它们并不是目的地。然而我却听着沙隆的话，脑中不断地翻滚着对“计划”的恶毒新主意。当我在等待这月下世界惟一的“真相”之际，我绞尽脑汁建立新的虚假；如地下的动物一般盲目。

我一惊而醒。我必须离开这隧道。“我得走了。”我说。“也许你可以建议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书。”

“哈！他们所写过的一切都是假的，如犹大的心一样虚假。我所知道的全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

“他是个地质学者吗？”

“噢，不是的，”沙隆笑道，“一点也不是。我父亲——没什么可羞耻的；桥下的水——他为欧卡拉那工作。直接隶属于其局长，传奇人物勒寇夫斯基。”

欧卡拉那，欧卡拉那？像俄国秘密组织 KGB 之类的吧？不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吗？勒寇夫斯基是谁呢？好像有个人也有个很相似的名字吧？天啊，艾登提上校的神秘访问者，雷可斯基伯爵……不，够了。不要再想什么巧合了。我并不填塞死的动物；我创造活的动物。

80

When White arrives in the matter of the Great Work, Life has conquered Death, the King is resuscitated, Earth and Water have become Air, it is the domain of the Moon, their Child is born…Then Matter achieves such a degree of fixity that Fire can no longer destroy it…When the artist sees perfect whiteness, the Philosophers say the books must be torn up, for they are now useless.

—Dom J. Pernety, *Dictionnaire mytho - hermétique*, Paris, Barche, 1758, "Blancheur"

当"白物"以"伟大作品"的姿态抵达时,"生命"便征服了"死亡","国王"复苏,"土"与"水"变成"空气",那是"月亮"之领域,他们的"孩子"出世了……然后"物体"达到如此的固定,以至"火"已不能再将它摧毁……当艺术家看到了如此完美的纯白时,"哲人"说必得将那些书撕毁,因为书已再无用处。

——唐·J·帕内提《Dictionnaire mytho hermétique》(《神秘学神话字典》),巴黎,宝契,一七五八

我仓促地胡诌了些借口。我相信我说："我的女友明天要生孩子了。"沙隆对我道贺时颇为犹豫，似乎不肯定父亲是谁。我跑回家去呼吸一点干净的空气。

莉雅不在家。在厨房的桌上有一张纸条："亲爱的，羊水破了。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不到你，搭计程车到医院去了。快来。我觉得好孤单。"

惊慌的一刻。我必须在场与莉雅一起数数。我刚才应该在办公室里，让她找得到我才对。那是我的错：小东西会是个死婴，莉雅也会一起死去，沙隆会把他们两个都制成标本。

我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向一无所知的人问方向，结果有两次走错了病房。我高喊他们必须知道莉雅和孩子在哪里，他们便叫我镇静下来，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在生孩子。

最后——我也不知道过程——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莉雅脸色苍白，却微微含笑。不知谁把她的头发梳拢，罩在一顶白帽里。我第一次看见莉雅整个光洁的额头。她身旁躺着那小东西。

"是圭里欧。"她说。

我的重生。我也制造了他，而且不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死尸或砒霜皂。他是完整的，手指脚趾都长对了地方。

我坚持要看他全身，他的小小鸟，他的大睾丸。然后我亲吻莉雅裸露的前额。"亲爱的，你的功劳，他全靠着器皿。"

"当然是我的功劳了，你这个狗屎。我一个人数数的。"

我对她说："你是我的一切。"

81

The subterranean people have reached the highest knowledge…If our mad humankind should begin a war against them, they would be able to explode the whole surface of our planet…

—Ferdinand Ossendowski, *Beasts*, *Men and Gods*, 1924, V

地底的人得到了最高的知识……如果我们这些疯狂的人类竟敢向他们宣战，他们是可以将我们的星球的整个表面全都炸毁的。

——斐迪南·欧森朵斯基《野兽，人，与神》，一九二四年，第五节

我待在家陪莉雅，因为她一出了院而必须为婴孩换尿布时，便哭着说她永不可能胜任的。某人对我们解释说这是正常的；出生的胜利带来的兴奋之后，便是面对这艰巨工作的无助感。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无助而不够资格——当然——喂母乳，我在家里晃来晃去之时，便利用时间阅读我所能找到的关于地底潮流的一切资料。

我回复工作后，便找奕格礼问问题。他摆了个不以为意的姿势。“微弱的隐喻，指的是蟒蛇昆达里尼的秘密。中国的土占术

也在土中寻找龙的迹象。地中的蛇所代表的便是秘学之蛇。女神安眠，蜷曲，永恒地沉睡。昆达里尼轻微地悸动，将沉重的躯体和较轻灵的躯体束缚在一起。就如漩涡或旋风，如‘嗡’这个音的前半部。”

“可是这蛇指的又是什么秘密呢?”

“地底潮流。”

“什么是地底潮流呢?”

“一个伟大的宇宙哲学隐喻，指的是蛇。”

去他的奕格礼，我暗想，我知道的比他说的还多。

我把我的笔记念给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听，我们都已不再有任何疑惑。我们终于处于一个可以供给圣堂武士一个有价值之秘密的地位了。那是对问题最为经济、也最高雅的解答，而且我们这千年拼图谜的每一块也都吻合了。

所以，塞尔特人知道地底潮流；当亚特兰提斯大陆沉到水中时，有些生还者迁移到埃及去，有些则迁到法国西北的不列塔尼，而塞尔特人所知的秘密便是由这些生还的亚特兰提斯人所传授的。

亚特兰提斯人知道这秘密，是得自于我们的祖先；他们自亚威隆横越“母”大陆，远及澳洲的中央沙漠——当时各大陆都还连在一起，只是一大块陆地。如果我们仍会读刻在艾尔斯岩那大圆石上的神秘字母，我们便会有“答案”了。（原住民会读，可是他们却三缄其口。）艾尔斯岩是“极点”（未知的）大山正相反之物；真正的、神秘的“极点”，而不是任何中产阶级探险家都到得了的那个极点。一如寻常的，且任何没有因西方科学虚假光亮而盲目的人都该轻易看出的，我们所看到的极点并不是真正的极点，因为真正的极点是谁也看不出的，只有某些高明的炼金术士可以看出，而他们却缄口不语。

然而，塞尔特人相信那便已足够发现地球的潮流结构。所以

他们才会竖起巨石。这些深植在潮流分枝和改变方向之点的巨石，有敏感设计，就像电力阀一样。牧地标明已经认出的潮流路线。都尔门巨石是聚积能量之宝；督伊德教徒以其土占学尝试用插补法制地图。环状列石和沙力斯勃利平原上的巨石群是大宇宙和小世界的观测所；他们可由此研究星球的路线，以神化潮流路线——因为在上面的是与在下面的同形。

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亚特兰提斯的另一支移民也一样知晓。埃及人的超自然知识从霍姆斯·崔梅吉都斯传给了摩西，而摩西很谨慎地不将它传给他那群衣衫褴褛、爪中仍塞着吗哪的子民；他给他们十诫，而他们所能懂的大概就是那么多。更高的真理是贵族的；摩西以密码将它记在五卷书中。犹太教秘法家了解这事实。

"想想看，"我说，"一切都以所罗门王神殿的测量法被写成了一本书，而秘密的保管人是蔷薇十字会，他们又组成大白兄弟会——也就是伊生苦修教派。如众所皆知的，苦修派又让耶稣参与他们的秘密。这便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

"当然，'基督之热情'只是一个寓言，预示了圣堂武士的审判。"

"不错。然后亚利马西亚的约瑟夫将耶稣的秘密带到，或带回塞尔特人之地。但这秘密显然仍不完整；基督教的督伊德教派只知道其中一部分，那就是圣杯的神秘意义：有一部分失踪了，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神殿已表明清楚的这个秘密，只有仍留在巴勒斯坦的一小群犹太教牧师猜疑到。他们把这秘密交托给神秘的回教派系：素非派、伊斯马利派、莫塔卡里目派。圣堂武士便是由他们那里获知的。"

"终于说到圣堂武士了！我刚开始感到忧虑呢。"贝尔勃说。

我们正在塑造"计划"；此时"计划"犹如黏土般，任我们的手指揉捏，任我们尽情贯注叙述的欲望。圣堂武士是在那毫不留情的夹砂热风翻吹之地，在沙漠里拥抱着同鞍伴侣的无眠夜

里，发现了秘密的。他们是一点一滴地自那些知道宇宙力量集中于麦加黑石的回教徒那儿榨得的，而那黑石是巴比伦祆教僧侣的遗物，因为显而易见的，巴别高塔——无论它因其建筑师之傲慢而如何仓促地宣告失败——只是一种为建造最有力量之巨石的尝试。只是巴比伦人计算错误。如柯须神父所证实的，如果巴别塔真建到顶，那么它那无比的重量会使地球轴心转动九十度或甚至更多，而我们这可怜的地球，其本来向上指的阴茎像皇冠，会变成不孕的附加物，向下垂的猴子尾巴。

"所以，简而言之，圣堂武士所发现的秘密是什么呢?"

"别催我，我们就快有答案了。这世界也是费了整整七天才造成的。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吧。"

82

The earth is a magnetic body; in fact, as some scientists have found, it is one vast magnet, as Paracelsus affirmed some 300 years ago.

—H. P. Blavatsky, *Isis Unveiled*, *New* York, Boulton, 1877, I, P. xxiii

地球是个磁体；事实上，有些科学家已发现它是个大磁石，这是巴拉塞尔士在三百年前便已证实的。

——H·P·布拉瓦斯基《揭露艾昔丝》，纽约，布尔登，一八七七，第一章，XXIII 页

我们试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地球是个大磁石，其电流的力量和方向受到天体、四季轮回、分点精确性和宇宙轮回的影响。但是它必是像头发一般变化的；头发虽长在头壳的上方和周围各处，却是由一点向后方旋转生长，而在这一点附近也是最难梳理之处。只要这一点受到指认，并在此建立最强力的根据地，地球的所有地下气流便可能受到控制、指挥和命令。圣堂武士明白秘密并不只在拥有全球的气流图而已，也必须知道最重要的那一点，脐，地中之脐，世界肚脐，命令的根源。

所有的炼金术之谈——黑物的下降到地下，白物的解电——都只是一种隐喻，一种入门者都很清楚的隐喻，因为这古老听诊的最后结果将是“红物”：全球的知识，高超地支配全球的气流系统。炼金术和圣堂武士的秘密——真正的秘密——是寻找内部韵律的泉源，甜蜜、可畏、规则如大蛇昆达里尼的颤动，它的许多面仍不为人知，然而却如钟一般精确，因为那是被天堂放逐的一颗真正石头的韵律，伟大的地球。

这便是“美君主”菲利普王想要知道的。因此才有裁判官狡猾的坚持那在脊椎末梢的神秘亲吻。他们想要昆达里尼的秘密；至于鸡奸，他们根本不管。

“太完美了。”狄欧塔列弗说。“不过，当你知道如何指挥地底潮流时，你要怎么办呢？拿来做啤酒吗？”

“得了，”我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吗？你在地中之脐放置最强力的阀，使你得以预见雨水和干旱，得以发现飓风、潮水、地震，得以分裂大陆，弄沉岛屿（亚特兰提斯的失踪无疑便是因为如此轻率的实验），使山脉隆起……你了解相形之下核子弹根本不算什么吗？不管其他的，核子弹是连投弹的人也遭殃的。例如，你可以从控制塔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对他说：明天早上我要几千亿元——或者拉丁美洲的自由，或者夏威夷州，或是摧毁你那一堆核子武器——要不然圣安地斯山会整个裂开，拉斯维加斯就会变成一个漂浮的赌城了……”

“可是拉斯维加斯是在内华达呀。”

“不打紧。当你控制地底潮流时，你可以弄掉内华达，还有科罗拉多。然后你打电话给苏俄，你说：同志们，在下星期一之前我要伏尔加河所有的鱼子酱，而且我要西伯利亚当我的食物冷冻库；要不然我就将乌拉尔山吸到地下，我要让里海水淹陆地，我要切掉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让它们在菲律宾海沟里沉没。”

“是的，”狄欧塔列弗说，“那将是无与伦比的权力。地球可以被重写，如摩西五经一般。日本岛可以调到巴拿马湾里。”

“华尔街会惊慌不已。”

“忘掉星际战争吧。忘掉将低劣金属变成金子吧。只要看准潮流，搅动地球的内脏，使它们在十秒钟里做出平常要几亿年才形成的事，那么整条鲁尔河流域就成为一个钻石矿了。埃利菲斯·李维说过：人类全能的秘密，在于知道宇宙的潮水和气流。”

“必定是那样的。”贝尔勃说。“那就像将整个世界变成一只魔法盒子。很显然的，黎克一定是个圣堂武士。”

“人人都是，只有我们例外。感谢上帝我们赶上了。现在我们比他们超前一步了。”

可是，一旦圣堂武士知道了秘密之后，又是什么使他们止步了呢？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利用。“知道”和“知道如何”之间，有一道鸿沟。因此，在恶魔般的圣伯纳指导下，圣堂武士以哥特式大教堂替代了巨石——可怜的塞尔特人之阀，因为大教堂更加敏感也更具威力，且其地穴容有黑处女，直接与放射物层相接触；而且这些教堂又在全欧各处布下一接收——传达网，彼此通报地底潮流的威力、方向、流动和张力。

“我说他们查出了新世界的银矿所在，造成矿中的银喷出，然后借控制湾流把那稀有金属转到葡萄牙海岸。托马尔是分布中心；东方森林是主要的储藏室。这是他们财富的来源。可是这还不算什么。他们意识到要将他们的秘密完全加以利用，必须等待科技的进步，至少要六百年。”

于是圣堂武士便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让他们的继任者在可以适当地利用他们所知的时刻，才得知那地中之脐的位置。但是圣堂武士如何将片段的启示分配给散播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六名武士呢？一个直截了当的信息怎可能会有这么多部分呢？他们又为什么需要一个如此复杂的信息？只为了说那脐是在——例如——巴登巴登，或在特拉里，或在查太努加呢？

一张地图吗？但若是一张地图，在脐点必会以 X 为记的。

无论握有那 X 记号的人是谁，便会知道一切，而不需要其他部分。不是，一定牵涉更广的。我们三个人绞了好几天的脑汁，直到贝尔勃决定找阿布拉非亚帮忙。答案是：

桂伦·卜士托死于一五八一年。

培根是圣阿尔班子爵。

在科技馆里有傅科摆。

该是查出傅科摆之作用的时候了。

在几天之内，我便得以建议一个颇为优雅的解答。一个魔鬼作者交给了我们一本关于大教堂玄奥秘密的稿件。根据这名作者，修筑沙特尔修道院的建筑工人有一天留下一条铅管线自拱形屋顶的楔石上垂挂下来，因而轻易地推论出地球的转动。由此可看出伽利略受审的真正原因——狄欧塔列弗评论道，教会认为他是圣堂武士。不对——贝尔勃说，谴责伽利略的枢机主教们才是渗透入罗马的圣堂武士。他们想尽速让那突斯坎人闭嘴，因为他是圣堂武士叛徒，在虚荣心驱使下差点在计划实现之日的四百年之前宣泄一切。

这解释了何以那些共济会会首会在摆的下面画出一个迷宫——地底潮流系统的美化影像。我们找到了一张沙特尔修道院的迷宫图：一个日晷，一个圆规卡，一个血脉系统，蛇的沉睡正弦曲线路径。全球的地下潮流图。

“好。让我们假设圣堂武士利用摆来指出脐吧。在地板上，舍弃迷宫——那毕竟是一种抽象的计划——改放一张世界地图。在某一特定时刻，摆的尖端指出的那一点，便是脐之所在。可是，哪个摆呢？”

“地点是无须讨论的：圣马丁大教堂，避难所。”

“是的。”贝尔勃答道。“但是让我们假定摆在午夜的那一刻，

是从哥本哈根摆到好望角吧。脐是在哪里呢？在丹麦还是在南非？”

“好问题。”我说。不过我们的魔鬼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在沙特尔教堂唱诗班席位的彩绘玻璃窗上有一道裂缝，而在一天的某一特定时刻里，一道阳光会透过那裂缝照进来，且总是照到同一个地方，总是地上的同一块石头。我不记得他对此下了什么结论，但那总之是个伟大的秘密。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在圣马丁的唱诗班席次，有一扇窗子在两铅接合点附近有一个没有着色的地方。那是经过仔细推算的，而且可能在六百年间一直都有人在照顾着使它维持原样。在某年某日的日出之时……”

“……那一定是六月二十四日，圣约翰节的黎明，夏至之时……”

“……对，就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刻，太阳的第一道纯净光辉照过那窗子，射到摆下方的地板上，而在那一刹那摆和那道阳光的交合点，便是地图上脐之所在的那一点！”

“好极了。”贝尔勃说。“可是万一是阴天呢？”

“他们便等到下一年。”

“对不起，只是……”贝尔勃说，“最后的会晤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摆不是应该自欧玛清真寺的圆顶上挂下才对吗？”

“不对，”我说，“在地球上的某些地点，摆在三十六小时内完成其圆周；在北极只要二十四小时；在赤道，其周期并不随着季节而变动，所以地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圣堂武士是在圣马丁发现秘密的，那他们的计算只有在巴黎才有效；在巴勒斯坦，摆会有不同的弧度。”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圣马丁发现秘密的呢？”

“从他们选择圣马丁为避难所的事实，还有从圣阿尔班副修道院长，到卜士托，到他们置于控制下的大会；从自傅科的第一次实验之后，他们将摆装置在那儿。线索太多了。”

“可是，最后的会晤还是在耶路撒冷呀。”

“那又怎样？他们在耶路撒冷会把信息凑在一起，而那不是几分钟就可做完的事。然后他们会花一年准备，到了下一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六批人便全体在巴黎会合，终于将获知脐之所在，然后他们再着手计划征服全世界。”

“可是，”贝尔勃不死心，我还有一件事想不透。虽然有这关于脐点的最后揭示，所有的三十六位武士必然在那之前就知道了。摆曾挂在许多大教堂里；所以那并不是一个秘密。什么会阻止培根或卜士托，或甚至于傅科——他为了摆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本身必定也是个圣堂武士——在地板上摆上一张地图并以方位基点加以定位呢？我们没辙了。”

“不，我们仍有辙。”我说。“信息揭示了他们都不知道的一点：该用什么地图！”

83

A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

—Alfred Korzybski, *Science and Sanity*, 1933; 4th ed., The International Non - Aristotelian Library, 1958, II, 4, P. 58

一张地图并非领域。

——阿弗烈·寇齐布斯基《科学与理智》，一九三三，第四版，国际非亚里斯多德派图书馆，一九五八，第二章第四节，五八页

“你们对圣堂武士时代的制图情况是很熟悉的。”我说。“在那一世纪，有阿拉伯地图，错误百出不说，且将非洲放在上面，欧洲放在下面；算起来可说相当精确的航海地图；还有到那时已有三四百年历史但仍为某些学校所接受的地图。别忘了，要揭示脐点，他们并不需要一张精确的地图，只要一张这样的地图：一旦定立，它会在六月二十四日的第一道阳光与摆弧之交叉点显示出脐的所在。现在仔细听着：让我们假定，纯粹出于假设，脐点是耶路撒冷。即使是我们现代地图，耶路撒冷的位置也端视地图用哪种投影法而定。天晓得圣堂武士用的是哪一种地图。但是不要紧，并不是由地图来测定摆，而是由摆来测定地图。你们明白

我的意思吗？那可能是全世界最没道理的一张地图，只要它在六月二十四日黎明之际放在摆下方时可以显示出那惟一的一点：耶路撒冷。”

“这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狄欧塔列弗说。

“当然没有，也没有解决那三十六个隐身武士的问题。因为只要你没有正确的地图，那就什么也别想了。让我们以一张标准地图为例吧，多角形室在东端，本堂在西侧，因为教堂都是那样的造法。再假定，在那重要的清晨，摆接近东南象限的范围内。以钟面来说，时针大概是指在五点二十五分的位置。都清楚吧？好，现在看。”

我找出了一本制地图史。

“这儿。一号展示：一张十二世纪的地图。它遵循 T 形构图：人间天堂的亚洲在上，左边是欧洲，右边是非洲，而这里，在非洲后侧，他们也放了对蹠地。二号展示：一张麦克罗比所绘制的图，以不同版本一直用到十六世纪。非洲有点窄，但没有关系。现在看：以同样的方式将两张地图定位，结果在第一张地图上五点二十五分的位置是阿拉伯，在第二张地图上却是纽西兰，因为那是第二张地图的对蹠地。你或许知道摆的一切，但只要你不知道该用什么地图，你就无所适从了。因此信息包含了以密码写成的指示，到哪里去找那张合用的地图，而这地图也有可能是专为这场合而绘制的。信息指出到何处去找，在那份手稿里，哪座图书馆、修道院、城堡。甚至也有可能狄或培根或某人重造了那信息。谁晓得呢？信息说地图在 X，但同时欧洲却值多事之秋，藏有地图的修道院付之一炬，或者是地图被偷了，而天晓得藏在哪里。也许某人得到了那张地图，却不知其用处，或者知道那是张很有价值的地图，却不知原因何在，所以他环游世界要找买主。想想所有提供，假线索，说着其他事物而其实却是指地图而言的不同信息，和实际上是指地图但表面上却好似在——举例而言，——说明制造金子的信息；想想这一切一切的混乱吧。无疑

的某些人纯粹是以臆测为基础而尝试重建这张地图。"

"什么样的臆测呢?"

"嗯，例如，小世界和大宇宙的调和一致。这是另一张地图。你们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在罗勃，傅拉《宇宙史》的第二部论述中。别忘了，傅拉是伦敦的蔷薇十字会员。他做了什么呢?他所提供的已不只是一张地图而已，而是由极点之观点对整个地球的奇怪投影，神秘的极点，因此也就是由一理想楔石垂下之理想的摆的观点。这是一张专为放到一个摆锤下面而设计的地图!这是显然的，无可否认的;我想象不出何以没有人已经看出——"

贝尔勃说:"事实是，魔鬼作者们反应极慢。"

"事实是，只有我们是值得继任圣堂武士的人。不过，再往下说吧。你们认出了这个设计吧。这是个动态圆转，如特利牟斯为他那密码信息所用的。这么说来，这并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个设计让机器制出不同版的地图。直到找到正确的图为止!傅拉在标题上也说明了:这是个工具图，仍需加工。"

"可是傅拉不是坚决否定地球的转动吗?他怎可能想到摆呢?"

"我们面对的是炼金家。他们否认他们所知的，以否认来加以隐藏。"

贝尔勃说:"这就解释了何以狄会那么注意宫廷的制图师了。并不是为了发现地球的'真'面目，而是在所有错误的地图之中重造一张对的，他可以用的那张图。"

"不坏，真不坏。"狄欧塔列弗说。"借费尽心力重建虚假的内文来得到真相。"

84

The chief occupation of this Assembly—and, in my opinion, the most useful—should be to work on natural history following the plans of Verulam.

—Christian Huygens, Letter to Colbert, *Oeuvres Complêtes*, La Haye, 1888 - 1950, vi, PP.95 - 96

这个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也是最有益的——应该是遵照韦鲁兰的计划去编研自然史。

——克利斯·休根《给寇博的信》，出自《全集》，一八八八——一九五〇，九五～九六页

六批圣堂武士的变迁并不限制于找寻地图。在信息的头两段，也就是分由葡萄牙武士和英国武士所握有的，圣堂武士可能提到了摆，只是关于摆的构想仍含糊不清。要摆动绑在一根长线上的铅是一回事，但制造一个在适当时间和地点正好被一线太阳光照到的机械装置，却又是全然不同的一回事。这便是圣堂武士推算要六百年时间的原因。培根派系立刻着手工作，并试着把所有的高手都吸引过来。

蔷薇十字会的沙洛蒙·高斯为黎契留写关于日晷的论述，事

非偶然。后来，自伽利略起、大家便竞相研究摆，托辞要推算如何利用摆来决定经线。但是在一六八一年，当休根发现在巴黎十分精确的摆，换到别处却慢了时，他立刻意会到这差异是由地球自转之离心力的差别所造成的。在他发表他对伽利略对摆的直觉而加以推敲论述的《钟表摆动》一书之后，是谁将他召到巴黎去的？寇博，也就是将沙洛蒙·高斯召到巴黎去设计地下水道的同一个人！

一六六一年，当阿卡得米·西曼托预示了傅科的结论时，突斯坎尼的李奥波在五年的时间里提出了解释，然后立刻便自罗马接到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作为秘密报酬。

可是还不止于此。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对摆的狩猎持续不断。一七四二年（圣日耳曼伯爵首次正式露面的前一年），一个叫梅伦的人在皇家科学院提出了一篇关于摆的报告。一七五六年（是年圣堂武士严修会在德国成立），一个叫柏格的人写了“在影响所有垂准的方向之下”。

我找到了一些幻影般的书名，例如一八二一年出版，由约翰·毕欧所写的：“为决定在巴黎子午线延长下之地球重力变数而在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地理、天文和物理研究汇编，由法国经线局委托执行。”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苏格兰！而且提到了圣马丁的子午线，还有爱德华·沙宾爵士在一八二三年出版的“借摆在不同纬度振动秒数决定地球图式之实验论”。以及神秘的葛拉·费奥多·裴托维奇·李克，在一八三六年发表其研究摆在环游世界之航行中的振动情形的结果；这是由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所赞助的。俄国人也参与其事吗？

若果在这同时，有一批人——无疑是培根派信徒——决定不靠地图或摆，不靠信息来源，而靠“蛇”的呼吸来发现潮流的秘密呢？沙隆的预感是对的，因为工业界，培根派之流，便是在与傅科差不多同一时候开始在欧洲各大都市的心脏挖掘地下系统

的。

“不错。”贝尔勃说。“十九世纪是个对地下着迷的世纪——约翰·瓦芹、芳托马和贾弗特、罗坎波，这些在下水道和隧道中来来去去的一切。老天，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威恩所写的根本都是关于地下秘密超自然的揭示呀！地心历险记，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的洞窟，黑印帝巨大的地下王国，如果我们为他那些不寻常的旅行画一个图表，我们最后一定会得到一幅蛇的蜷曲图，一张各大陆牧地的图表。威恩自上面和下面同时探测了地底潮流网。”

我同声附和。“黑印帝中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约翰·葛拉尔（Garral），与圣杯（Grail）极相近。”

“我们不是象牙塔里的蛋头；我们是以双脚站在地面上的人。威恩给了更明显的信号。洛拔·康克伦的缩写，R. C.，代表的是蔷薇十字（Rosy Cross）。而将洛拔（Rubor）倒念，便得到Robur，红色，玫瑰红。”

85

Phileas Fogg. A name that is also a signature: *Eas*, in Greek, has the sense of the global (it is therefore the equivalent of *pan*, of *poly*,) and Phileas is the same as Polyphile. As for Fogg, it is the English for brouillard… and no doubt Verne belonged to "Le Brouillard." He was even kind enough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society and the Rose + Cross, because what, enfin, is our noble traveler Phileas Fogg if not a Rose + Cross?... And further, doesn't he belong to the Reform Club, whose initials, R. C., designate the reforming Rose + Cross? And this Reform Club stands in Pall Mall, suggesting once again the Dream of Polyphile.

—Michel Lamy, *Jules Verne*, *initié et initiateur*,
Paris, Payot, 1984, PP. 237 – 238

菲立思·傅格（Phileas Fogg）。一个也是签名的名字：Eas在希腊文中有全球性的意思（因此相当于Pan，“泛”或poly，“多”），因此“菲立思”等于Poly – phile（“多”，“爱”）。至于傅格，便是英文的“雾”……所以威恩无疑属于“雾派”。他甚至指出这个协会与蔷薇十字会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高贵的旅行家，菲立思·傅

格，如果不是蔷薇十字会员，还会是什么呢？……甚且，他不是属于一个改革俱乐部，缩写 R. C.（Reform Club），指定要改革蔷薇十字会吗？这个改革俱乐部在一铁圈球场（Pall Mall）里，再一次建议了“多爱之梦”。

——麦可·拉密《Jules Verne，initié et initiateur》（《朱利斯·威恩》），巴黎，巴右，一九八四年，二三七～二三八页

重建的过程使我们耗费了不少时间。我们会暂停下来对彼此说明新发现的关连。我们什么都读——百科全书、报纸、漫画、出版商目录——尽速浏览，寻求可能的捷径。我们到每个旧书摊翻找，在报摊前猛嗅，自我们的魔鬼作者稿件中偷取了不少，得意洋洋地冲到办公室去，将最新的发现摔到办公桌上。现在我回想那几个星期，一切都好像以狂乱的步调发生的，就如柯普的电影，全是追赶跑跳，门以超音速开开关关的，奶油派飞来飞去，冲上楼梯，上上下下，来回不停，老车子撞成一堆，杂货店里的架子倒塌，使得瓶瓶罐罐犹如雪崩，还有软干酪、水管爆裂、面粉袋爆开。然而中场休息时刻——我们四周的生活仍继续着——在我记忆中，却好似一个慢动作的故事，“计划”如体操选手的训练般逐渐成形，或是像铁饼选手的慢速转动，狙击手的谨慎，高尔夫的长速度，棒球那无意义的等待。但是不管节奏是什么，运气给了我们回报，因为我们如愿地找到关连——无时无处，且在所有的事物之间。整个世界爆炸成一个关连网的漩涡，每样事物都指向其他的事物，每件事情都解释了其他的事情……

为了避免令莉雅困扰，我对她只字不提，甚至连圭里欧我也疏忽了。我会在半夜里醒来，突然有了新的启示，例如，笛卡儿的全名缩写也是 R. C.，以及他曾以过人的精力寻求然后又否认找到了蔷薇十字会员。为什么对“方法”如此执迷不悟呢？因为

透过“方法”才会得到令全欧入会者都着迷的神秘解答……又，是谁大力提倡哥德式情趣的？雷内，夏多布利昂（Réne de Chateaubriand），R. C.。在培根的时代，写了《登上圣堂之阶》的又是谁？理查·柯拉萧（Richard Crashaw），R. C.。还有雷尼利·卡扎比基（Ranieri de' Calzabigi），雷尼·沙尔（René Char），雷蒙·张德勒（Raymond Chandler）？以及“北非谍影”的黎克（Rick of Casablanca）？

86

This science, which was not lost, at least as far as its practice was concerned, was taught to the cathedral builders by the monks of Citeaux…They were known, in the last century, as Compagnons du Tour de France. It was to them that Eiffel turned to build his tower.

—L.Charpentier, *Les mystè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Chartres*, Paris, Laffont, 1966, PP.55-56

这个至少就其施行而言并未失去的科学，是由西铎寺的僧侣教给大教堂建筑工人的……在上个世纪，这些僧侣是以“法国塔之战士”闻名。艾菲尔便是以他们之助而建造其铁塔的。

——L·沙本提尔《Les mystè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Chartres》（《沙特尔大教堂的秘密》），巴黎，拉福伦，一九六六，五五~五六页

现在我们有整个现代，充满了在地底筑隧道穿行的工业地鼠，自下方观测这个星球。可是必定还有别的，另一个由培根门徒发动的探险，其结果和阶段都坦陈在众人眼前，但是没人注意到……地表已钻了洞，较深的地层也已受到测试，但是塞尔特人

和圣堂武士并不局限自己只是掘井而已；他们也栽设了传播站，直指向天，在巨石和巨石之间传达，好接受星辰的影响。

贝尔勃是在一个无眠之夜想到的。他探身出窗，看到在米兰的万家灯火上方，有意大利电台的钢塔——米兰市的大天线——发出的亮光。一个小型的巴别塔。他骤然顿悟。

“艾菲尔铁塔。”次晨，他对我们说道。“我们怎么没有早些想到呢？那是金属巨石，塞尔特人的最后巨石，一个空心尖塔，高过哥特式建筑的所有尖塔。巴黎要这个无用的纪念碑有什么用呢？它是星际探针，是由插在地球表壳的每一个神秘之阀收集信息的天线。这些阀包括：伊斯特岛，最先由拉法叶想出的自由女神像，腊索的方形碑，托玛尔的最高塔楼，罗得岛上的巨神像，婆罗门丛林的庙宇，长城的角楼，艾尔斯岩的顶峰，使哥德至为高兴的斯特拉斯堡尖塔，罗须莫山的脸孔——入会者希区考克是最了解的了！——和帝国大厦上的电视天线。你告诉我，这个美国入会者的创造物，若不是暗示着布拉格的鲁道夫帝国还会是什么呢?！艾菲尔铁塔接收地底的信号，再将这些信号和天空下来的相比。谁给了我们艾菲尔铁塔的第一个可怕的电影画面呢？雷尼·克莱，在《巴黎镀金》里。雷尼·克莱，R. C.。”

整个科学史都得重读过。就连太空竞赛也成为可解的；那些疯狂的卫星什么也不会，只会拍地表的照片好查究无形张力的起源和气流。它们彼此通话，也与铁塔通话，与巨石通话……

87

It is a remarkable coincidence that the 1623 Folio, known by the name of Shakespeare, contains exactly thirty-six plays…

—W. F. C. Wigston, *Francis Bacon versus Phantom Captain Shakespeare*: *The Rosicrucian Mask*, London, Kegan Paul, 1891, P. 353

一六二三年的莎士比亚对开本，包含了正好三十六出戏，可说是个极巧的巧合。

——W·F·C·魏士登《弗兰西斯·培根对幽灵队长莎士比亚：蔷薇十字会面具》，伦敦，柯根·包厄，一八九一，三五三页

当我们交换幻想的结果，我们觉得好像是自不正当的协会或极不寻常的捷径着手的，因此若有人指控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会感到很羞惭。我们这么做是在嘲讽那些魔鬼作者的逻辑来安慰自己——但为了敬重讥讽的礼节，却不明说。不过在那段颇长的时间里，当我们各自收集在全体出席会议出示的证据，而且以如同为低级喜剧聚积各种材料的清明良知，我们的脑子渐渐习惯于连接，连接，将每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连接起来，直到成为一种机

械化的习惯。我相信一个人可以达到在养成假装去相信的习惯和在养成相信的习惯之间已不再有任何差别的地步。

那是老套的间谍故事：他们渗透入敌方的秘密组织去，养成如敌人那样去想的习惯；如果他们没死，那是因为他们成功了。不消多久，可以预测的，他们便倒向另一方，因为那已成为他们的一方。或者以那些独自与一只狗居住的人为例吧。他们整天对那只狗说话；他们先试着了解那只狗，然后他们发誓狗听懂他们的话，他害羞，他嫉妒，他非常敏感；接着他们就逗他，让他表演，直到他们肯定狗已变得和他们一样了，像人，于是他们便引以为傲，但事实是他们变得像它：他们已变成犬类了。

或许是因为我每天都与莉雅和孩子接触，所以在我们三人之中，我是最不受这场游戏影响的一个。我自以为是游戏的主宰；我觉得好似又在巴西那礼拜式里玩着阿哥哥乐器：我是站在能够控制情绪者的这一边，而不是像那些被情绪控制的人。关于狄欧塔列弗，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在不遗余力地训练自己如一个魔鬼作者般思想。至于贝尔勃，他是以较清醒的程度认同的。我变得上瘾，狄欧塔列弗变得腐化，而贝尔勃则是改宗了。但是我们三人都渐渐失去了那种使你能够分辨相似和相同，分辨隐喻和真实的智慧。我们渐渐失去说A先生已有兽性，却一点也没想到他已长有毛皮和长牙的那种神秘、可爱、也最美丽的能力。然而，有毛病的人一想到“兽性”，便立刻想象A先生四肢趴地，吠叫不止。

在狄欧塔列弗的个案——若非我们太兴奋，我们早该意识到的——情况始于他在夏末返回之时。他好像瘦了，但不是那种登山度假几周后的人应有的健康劲瘦。他那细嫩的白皙皮肤涂上了一层蜡黄。如果我们确曾注意到，或许我们以为他在整个度假期间都在看希伯来卷轴吧。但是我们的心思却放在别的事情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能够为与培根派系对立的会社说明了。

贝尔勃说："培根派系也遭受过困扰的；别以为他们不会。他们有些人出发时要找一条科学的高速公路，结果却闯到一条死胡同里。在朝代之末，爱因斯坦派和费尔米派在以大宇宙之心追逐秘密之后，碰上了错误的发明：核能——技术的，不自然的，污染的……"

"太空时代：西方的错误。"狄欧塔列弗说。

"那是中央的损失。"我补充道。"疫苗和盘尼西林是长生不老药的讽刺画。"

"或是像另一个圣堂武士，佛洛依德。"贝尔勃说。"他没有去探测实际的地下迷宫，却去探测心理的地下，仿佛他所说的一切没有被炼金术士说过，而且说得比他更好呢。"

狄欧塔列弗反驳道："可是是你想要出版瓦格纳医生的书的。在我看来，心理分析是为了精神病患者。"

"是的，而且阴茎不过是阳物崇拜的象征。"我结论道。"好了，两位，我们别扯离题了。我们还不知道该把波利西安教派和耶路撒冷教派放哪儿呢。"

但是在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却碰上了另一个集团。他们并非三十六名隐形者的一部分，但却在很早的阶段便已加入了游戏，多少扰乱了游戏的设计，造成混乱：耶稣会。

88

The Baron Hundt, Chevalier Ramsay … and numerous others who founded the grades in these rites, worked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general of the Jesuits … Templarism is Jesuitism.

—Letter to Madame Blavatsky from Charles Southeran, 32∴A and P.R.94∴Memphis, K.R.✚, K.Kadosch, M.M.104, Eng., etc. Initiate of the English Brotherhood of the Rosicrucians and other secret societies, January 11, 1877; from *Isis Unveiled*, 1877, vol. ii, P.390

韩德男爵、蓝济骑士……和许多个在这些礼拜式中创立阶级的人，都接受耶稣会会长的指示而行事……圣堂武士教义便是耶稣会教义。

——《查尔斯·苏德伦给布拉伐斯基夫人之信》，摘自《揭露艾昔丝》，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一日，三九〇页

自第一次的蔷薇十字会宣言起，我们便太常碰上他们。早在一六二〇年，在德国便有蔷薇耶稣会的出现，使我们想到蔷薇的象征是天主教的，而在罗生鲁之前已有玛利安。更有暗示指出两

会是同盟，蔷薇十字会只是在宗教改革德国的耶稣会化身。

我记起沙隆说过柯契尔神父曾攻击蔷薇十字会，就在他讨论地下世界的那本书中。

"柯契尔神父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我说道。"为什么这个时常显现观察天赋和实验嗜好的人，会将这几个好概念埋在几千页令人难信的假设之中呢？他与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通信，他的每一本书都有典型的蔷薇十字会主题，表面上与他们抗争，实际上却支持他们，提出他自己的反改革。在'宣言'的第一版中，因为其改革主意而遭耶稣会判罚苦役的海瑟梅耶，力言蔷薇十字会是真正的耶稣会。很好。柯契尔写了三十几本书，争辩说耶稣会是真正的蔷薇十字会。耶稣会也想插手'计划'。柯契尔想要亲自研究那些摆，而他也真以自己的方式那么做了。他发明了一个地球钟，可以报出全球各地耶稣会总部的时间。"

狄欧塔列弗问："可是当圣堂武士宁死也不肯揭露秘密时，耶稣会怎么会知道'计划'的？"

光说耶稣会无所不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有魅力的解释。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又是桂伦·卜士托了。在翻阅了可瑞替诺一球狸（我们为这不幸的名字大笑了一阵）所写的耶稣会史后，我们得知一五五四年时，卜士托在一阵神秘的狂热和对精神更生的渴求趋使下，在罗马加入了伊纳修·罗佑拉。伊纳修张开双臂欢迎他，可是卜士托无法舍弃他的热中之物，他的秘法和他的基督教全球团结主义，而身为耶稣会会员的伊纳修却无法接受这些，尤其是卜士托绝对拒绝放弃的一点：世界之王是法王的想法。伊纳修也许是个圣徒，可是他也是西班牙人。

于是决裂终于发生；卜士托离开了耶稣会——或是耶稣会将他踢了出去。可是由于他曾是个耶稣会员，就算只是很短暂的，他曾对圣伊纳修誓言服从，所以必然曾对伊纳修透露他的任务。

“亲爱的伊纳修！”他一定说过，“接纳我，你也接纳了‘圣堂武士计划’的秘密，因为我是圣堂武士的法国代表，而且，既然我们正在等待一五八四年的第三次百年会晤，我们不如一起等吧。”

于是，就因为卜士托一时的软弱，耶稣会得知了圣堂武士的秘密。他们必定对这知识加以利用。圣伊纳修得到了永恒的报偿，可是他的继任者却保持警觉。他们监视着卜士托；他们想知道他在那命定的一五八四年，将会与谁见面。然而，很可悲的，卜士托却不幸死于那日期前。在他临死之际——根据我们的一个消息来源——有一位不知名的耶稣会员守在他旁边；但那毫无助益。耶稣会终究未获知他的继任者是谁。

“对不起，卡素朋，”贝尔勃说，“可是这里有点不大对。如果你所说的属实，耶稣会不可能知道一五八四年的会面没有实现。”

狄欧塔列弗评论道：“别忘了耶稣会员是铁石之人，不会轻易被愚弄的。”

“啊，关于这一点，”贝尔勃说，“一个耶稣会员可以吃掉两个圣堂武士当早餐，再吃两个当晚餐。他们也遭到了解散，而且不只一次，又是在欧洲所有的政府都参了一手的情况下，但是他们今天依然安在。”

我们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卜士托溜出了一个耶稣会员的手掌心，这个耶稣会员会怎么做呢？我立刻就有了一个想法，不过这想法是如此惊人，就连我们的魔鬼作者们也会难以下咽的：蔷薇十字会是耶稣会的发明！

“在卜士托死后，”我理论道，“聪明的耶稣会员会正确地预见了历法的混乱状态，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他们成立了这个蔷薇十字会以移开别人的注意力，算计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所有吞下这饵的狂热者中，来自真正组织中的某人，在疏于防备下，便会出面。想想看培根的暴怒吧：‘傅拉，你这个白痴，你就不能紧闭嘴巴吗？’‘可是，爵爷，他们好像是和我们同一边的

呀……’‘笨蛋，你不是受过教诲，绝不可信任天主教徒的吗？他们该将你烧死才对，而不是烧死那个诺拉来的可怜虫！’”

“但若果如此，”贝尔勃说，“当蔷薇十字会扩展到法国去时，为什么耶稣会会攻击那些新来者为听魔鬼使唤的异端呢？”

“你当然不以为耶稣会做事会直截了当吧。那样他们算是哪种耶稣会呢？”

我们为了我的提议争论了许久，最后终于毫无异议地决定原先的假设较佳：蔷薇十字会是培根派系和德国武士对法国人掷下的饵。不过，宣言一出，耶稣会就跟上了，而且他们立刻就加入了游戏，将一池水搅得更浑浊。显而易见的，耶稣会的目的是要阻止英国和德国集团与法国集团会晤；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用任何方法，不管有多下流。

同时，他们又记载各事件，收集情报，将一切收录在——哪儿呢？阿布拉非亚——贝尔勃打趣道。但是本身也一直在收集情报的狄欧塔列弗正色说这不是开玩笑的。耶稣会必然在建造一个将会自这累积了许久的真真假假情报中得到结论的巨大、威力无比的超级电脑。

狄欧塔列弗说：“普洛文斯的可怜老圣堂武士和培根派系都还不明了，但耶稣会却知道重建地图可以以组合的艺术来完成；换句话说，以一种预示今日电脑的方法。耶稣会是首先发明阿布拉非亚的人！柯契尔神父重读所有关于组合艺术的论述，结果便是他收录在其著作《学术大艺术》之中的这幅图……”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钩针编织的图案。”贝尔勃说。

“不是的，两位，这些是所有的可能的组合。‘塞弗以塞拉’的因素分析。排列的计算，提木拉的精髓！”

的确如此。臆想傅拉借极点投射法为始辨认地图的计划是一回事；而要算出该经过多少次试验才会得到正确的解答，却又是另一回事。再者，创造所有可能组合的抽象模式容易，而发明一个可以实现这些组合的机器难。所以柯契尔和他的门徒休特都制

造机械装置，有打洞卡的机器，二进位的计算机。秘法运用于现代科技。

89

In the bosom of the deepest darkness a society has been formed, a society of new beings, who know one another theough they have hever seen one another, wh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without explanations, who serre one another without friendship…From the Jesuit rule this society adopts blind obedience; from the Masons it takes the trials and the ceremonies, and from the Templars the subterranean mysteries and the great audacity. Has the Comte de Saint – Germain simply imitated Guillaume Postel, who desperately wanted people to believe him older than he was?

—Marquis de Luchet, *Essai sur la secte des illuminés*, Paris, 1789, v and xii

在黑暗的最深处，一个协会形成了，一个新人的协会。这些会员虽未见过面却彼此知道，不经解释便彼此了解，没有友谊却彼此帮助……这个协会继承了耶稣会盲目服从的规则，继承了共济会的审判和仪式，继承了圣堂武士的地底奥秘和胆大。圣日耳曼伯爵只是模仿要人相信他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的桂伦·卜士托吗？

——**陆阙侯爵**《Essai sur la secte des illuminés》

（《启示会论》），巴黎，一七八九，V 和 XII

耶稣会知道，想要混淆打败你的敌人，最佳技巧便是创造秘密派系，等待危险的狂热分子陷入，然后一举成擒。换句话说，如果你怕别人的阴谋，那就自己组织一个；那样，所有加入阴谋的人便都在你的控制之下了。

我记得奕格礼在谈到第一个断定共济会和圣堂武士之间有直接关连的蓝济时，态度有所保留。奕格礼说蓝济与天主教圈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伏尔泰已抨击蓝济是耶稣会的工具。法国的耶稣会面对英格兰共济会的诞生，便与苏格兰的新圣堂武士会相唱和。

一个陆阙侯爵，反映这个法国阴谋，在一七八九年匿名发表了《启示会论》，痛骂各种启示会，包括巴伐利亚和其他的，引诱牧师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的新圣堂武士，甚至于波利西安教派（真难以置信，我们的拼图凑得恰恰好），卜士托和圣日耳曼。他抱怨道，这些圣堂武士神秘主义的形式，损害了共济会的信誉，而共济会在相形之下，是个由诚实的好人组成的协会。

培根派发明了如“北非谍影”之黎克咖啡馆的共济会，耶稣会新圣堂武士会回避了那部电影，现在陆阙又受雇将培根派以外的所有集团都一网打尽。

然而，到此时，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令可怜的奕格礼难以招架的问题。为什么在陆阙侯爵出现的七年以前，便有耶稣会的麦斯特到威罕斯拔去，在新圣堂武士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呢？

“在十八世纪的前半世纪，新圣堂武士会还算不错。”贝尔勃说。“在下半世纪却全都走样了。先是因为该会被革命分子接管，而这些革命分子无所不用，只要能砍断国王的头就好：理性女神，上帝，甚至卡格里欧楚。其次是因为日耳曼诸王也参了一

脚，尤其是普鲁士的腓特烈，而他的目的自然与耶稣会的目的大不相同。当神秘的新圣堂武士会——不管发明者为谁——开始产生如‘魔笛’之类的作品，罗佑拉的部下当然就决定将它铲除。那就像高明的财政学：你买下一家公司，将其资产出售，宣布破产，关掉公司，再把资本重新投资。重要的是全盘的策略，而不是清洁人员出了什么事。或者像一辆旧车：当车子不能再走时，你就把它送到废料场去。”

90

In the true Masonic code no other god will be found save Mani. He is the god of the cabalist Masons, of the ancient Rosicrucians, of the Martinist Masons… All the outrages attributed to the Templars are precisely those attributed, before them, to the Manicheans.

—Abbé Barruel,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Hamburg, 1798, 2, xiii

在真正的共济会体系中，除了摩尼之外没有别的神。他是秘法家共济会的神，也是古蔷薇十字会、马丁教派共济会……的神。所有归属于圣堂武士的暴行，也正是那些归属于在他们之前的摩尼教徒的暴行。

——贝鲁尔修道院长《Me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圣多明尼克派修道僧史回忆录》），汉堡，一七九八年，第二章，第十三节**

当我们发现了贝鲁尔神父时，也看清楚了耶稣会的策略。在一七九七到一七九八年间，为反映法国大革命，他写了《圣多明尼克派修道僧史回忆录》，令人惊讶的，该书一开始便提到了圣

堂武士。在莫雷被焚之后，圣堂武士转而成为一个秘密协会，目标是毁灭君主政权和教宗制度，建立一个共和世界。他们在十八世纪时接管了共济会，使该会成为他们的工具。一七六三年时，他们创立了一个文学院，成员包括伏尔泰、堵哥、康道塞、狄德罗和达朗拜，在霍尔巴克男爵家聚会。一七七六年，在一个又一个的阴谋之后，他们促成了圣多明尼克派修会的诞生。但是他们只是木偶，拉动他们的线的另有其人——巴伐利亚的启示会。

耶稣会在蓝济之助下将共济会分裂为二之后，现在又为了要与启示会正面对抗而将它们合而为一。

贝鲁尔的书有些影响力；事实上，在法国国立档案处里，至少有两份报告是缘于拿破仑下令调查秘密聚会的。这两份报告出自一个叫查尔斯·卜克翰之手；此人——以秘密警察之最佳传统——的情报得自己出版的来源；他大抄特抄，先是抄陆阙侯爵的书，然后又抄贝鲁尔的。

拿破仑读了这些对启示会可怖的描述，以及对一个足以统治世界之“未知优越者”理事会的抨击之后，并不迟疑：他决定加入他们。他要他的哥哥约瑟夫指定大东方会的大首领，而且，根据许多来源，他自己并与共济会取得联系，而成为共济会中的高阶层会员。然而，是哪一阶层却无人知晓，说不定是全部吧。

我们对拿破仑知道多少并无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他曾在埃及待过；天晓得在金字塔的阴影中他曾和什么圣贤者谈过话。

拿破仑必然知道某些内幕，因为他在一八〇六年召集了一个全法犹太人的大会，官方的理由平凡无奇；试图减少高利贷，使他认定犹太人口的忠心，寻找新的财政来源……全都无法解释为何他称那次大会为“大圣贺伦”——建议一个未知之优越者理事会的名字。事实是，精明的拿破仑识破了耶路撒冷派的代表人，所以试着将许多分散的圣堂武士集团团结起来。

“一八〇八年，马勒乔·那伊的军队在托马尔，并非意外。你

们看到其间的关连吗?”

“我们在这儿就是要看关连的。”

“现在，就将击败英国的拿破仑，手中几乎握有欧洲的全部中心，而透过法国犹太人，他也掌握了耶路撒冷教派。他还缺什么呢?”

“波利西安教派。”

“不错，而且我们还未决定他们的下落呢。不过拿破仑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他到俄国去找他们。”

波利西安教派在斯拉夫区域活动了数世纪之久，自然会以许多支俄国神秘集团之名而重新整顿。亚历山大一世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葛里辛亲王，便与马丁教派有所关连。我们又发现，在俄国，早了拿破仑十年，身为萨伏依王族之全权大使，与圣彼得堡的神秘协会关系密切的人是谁呢? 麦斯特。

这时的麦斯特不信任任何启示会的组织；在他看来，他们与必须为革命大屠杀负责的启蒙主义者并无不同。事实上，在这时期，他几乎是逐字重复贝鲁尔地谈论一想要征服全世界的魔鬼宗派；他所想的很可能是拿破仑。如果我们这个伟大的反动主义者旨在诱惑马丁教派，那是因为他怀疑他们虽与法国及德国之新圣堂武士有相同的起源，却是一个尚未被西方思想腐化之集团的后代：波利西安教派。

但是麦斯特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一八一五年，耶稣会被逐出了圣彼得堡，麦斯特也返回土伦。

“好吧，”狄欧塔列弗说，“我们又找到波利西安教派了。让我们去掉拿破仑吧；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要不然，被放逐到圣赫勒那岛上的他，大可只是弹弹指头就叫他的敌人悚栗的。现在在这么些人之中又怎样了? 我的头快炸开了。”

“至少你还有个头。”

91

Oh, how well you have unmasked those infernal sects that are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Antichrist…But there is still one sect that you have touched only lightly.

—Letter from Captain Simonini to Barruel, published in *La civiltà cattolica*, October 21, 1882

喔，你揭发了那些为反基督铺路之地狱宗派的真面目……可是仍有一支你只是稍微触及而已。

——《席蒙尼尼队长给贝鲁尔之信》引自《La civiltà cattolica》，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拿破仑与犹太人亲善使得耶稣会改变了他们的路径。贝鲁尔的“回忆录”并未提及犹太人。但是在一八〇六年，他接到一位席蒙尼尼队长的来信，提醒他说摩尼和“山中老人”也是犹太人，以及共济会是由犹太人创立的，且犹太人又渗透入所有现存的秘密会社中。

席蒙尼尼的信在巴黎广为流传，使得刚刚召开大圣贺伦会的拿破仑颇为尴尬。此举也惊动了波利西安教派，因为俄国东正教的圣西拿宣称：“拿破仑现在意图团结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遭

天诛而分散在全球各地——好让他们推翻基督教会而拥戴拿破仑为真正的弥赛亚。”

贝鲁尔接受了这个想法，认为阴谋者不只是共济会，且是犹太——共济会。更有甚者，这恶魔的因素使他得以攻击一个新敌人：黑碳军团（Alta Vendita Carbonara），及后来反教权的“再生社”（Risorgimento）之父，自马志尼到加里波底。

“但这全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狄欧塔列弗说。“而反闪族运动却是在十九世纪末随着《锡安博学长老议定书》的出版才真正展开的。该议定书是在俄国出现的，所以他们必是波利西安教徒。”

“当然了，”贝尔勃说，“很显然的，到这时耶路撒冷教派已分裂为三支了。第一支，透过西班牙和普洛文斯的秘法家，启发了新圣堂武士派。第二支被培根派接管，全都成为科学家或银行家。他们便是耶稣会大力反对的。可是还有第三支，在俄国成立。俄国犹太人一般都是做小生意的，或是放高利贷的，因此受到穷苦农奴的憎恨。可是因为犹太文化便是圣经的文化，且所有的犹太人都识字，他们终于演进为自由及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波利西安教派相形之下，是神秘主义者、反动分子，与地主交结，也渗透到皇宫里。显而易见的，他们和耶路撒冷派是不相往来的。因此他们不遗余力要损害犹太人的信用，且透过犹太人——这是他们自耶稣会学来的——对海外的敌对者制造麻烦，包括新圣堂武士派和培根派。”

92

There can no longer be any doubt. With all the power and the terror of Satan, the reign of the triumphant King of Israel is approaching our unregenerate world; the King born from the blood of Zion, the Antichrist, approaches the throne of universal power.

—Sergei Nilus, *Epilogue to the protocols*

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了。凯旋的以色列之王，以撒旦的所有威力和恐怖，已渐渐统治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自锡安之血而生的王，反基督，趋近宇宙力量的宝座。

——瑟该·尼鲁斯《议定书结语》

这是个可以接受的构想。我们只需想想是谁在俄国引介议定书的。

十九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马丁派信徒之一，帕普思，眩惑了访问巴黎的尼古拉二世，然后又带了一个叫菲利·尼齐·安瑟姆·韦库的人前往莫斯科。菲利在六岁时便有魔鬼附身，十三岁时以神迹治病，在里昂风靡了许多人，也使尼古拉二世和他那歇斯底里的太太为之着迷。他应邀入宫，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军事学院的

医生，又升任修道会长及国策顾问。

他的敌人决定要以一个同样有神授能力的人来破除他的影响力，于是找上了尼鲁斯。

尼鲁斯是个巡回僧侣，按照僧职习惯，游历于森林间（还会有哪儿?)，蓄了一把预言家的大胡子，并带着两个妻子、一个小女儿和一位助手（也许是他的爱人吧)，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半似印度教的宗教师，半似叫喊世界末日已近的隐士，尼鲁斯实际上是着迷于反基督。

尼鲁斯支持者的计划是先让他授神职，然后，等他娶了皇后的宫女（再娶一个又如何)，亚利山德夫娜·欧兹洛娃为妻以后，再使他成为君主的告解神父。

"我不是个嗜杀的人，"贝尔勃说，"可是我开始觉得沙皇行宫的大屠杀可能是个正当的除害方式。"

总之，菲利的支持者指控尼鲁斯过着淫荡的生活，而天晓得他们说的一点也没错。尼鲁斯必须离开宫廷，但就在这时某个人出面帮助他，把议定书内文交给他。由于人人都把源自圣马丁的马丁教派和马丁内兹教派（奕格礼所不喜欢的马丁内兹·帕克礼门徒）混为一谈，而且又因谣传帕克礼是犹太人，所以议定书中伤犹太人，自然就伤到了马丁内兹教派，而马丁内兹教派受损，菲利也就被一脚踢出了宫廷。

事实上，在一九〇三年时，一位坚决反闪族的克鲁塞凡所编的一份圣彼得堡报纸《旗报》，便已刊载了议定书不完整的初版。一九〇五年，在政府检察官的批准下，匿名的完整版本问世，书名《邪恶的根源》。其编辑布特米和克鲁塞凡一同创立了"俄国人民同盟"，也就是日后的"黑色百人"，征召罪犯实行屠杀和极右派的暴力之行。布特米后来又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该书的再版，书名改为：《人种之敌；锡安中央公署秘密档案室之议定书》。

可是这些都是廉价的小册子。一本较厚的议定书，也就是将

被译成各国文字的那一本，是在一九〇五年出现的，在尼鲁斯之书的第三版中："小中之大：反基督是一迫近的政治可能性"，"沙皇行宫"在当地红十字会的赞助下。其范围较广，以神秘思索为架构，所以该书最后落到沙皇手中。莫斯科大都会区下令在全市所有的教堂里都得朗读该议定书。

"可是，"我问道，"议定书和我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停地谈论这些议定书，是不是该读一读呢？"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狄欧塔列弗说。"总是有人不断地重印。以前出版商重印是为表明他们的义愤，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而使一份历史文件广泛流传，然后他们渐渐停止再用任何借口，只是出于乐趣地加以重印。"

"好一批上流的异教徒。"

93

The only society known to us that is capable of rivaling us in these arts is that of the Jesuits. But we have succeeded in discrediting the Jesuits in the eyes of the stupid populace, because that society is an open organization, whereas we stay in the wings, maintaining secrecy.

—*Protocols*, v

据我们所知，在这些策略上能够与我们对抗的惟一一个协会，便是耶稣会。但是我们已成功地损毁了耶稣会在一般愚蠢民众眼中的形象，因为该会是个公开的组织，而我们却待在侧翼，保持隐秘。

——议定书，五

议定书是共有二十四份宣言的一个系列，一个行动计划，据称是锡安长老所写的。在我们看来，这些长老的意图似乎颇为矛盾。在某一处，他们要废除言论自由，但在另一处他们又好似鼓励自由思想。他们批评自由思想，却又支持而今的激进左派归属于跨国的资本主义，包括利用运动和视觉教育使劳工阶级显得愚蠢。他们分析许多种掌握世界权力的方法，赞美黄金的力量，提倡并支持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借宣告自由思想散布不满和混乱，

可是他们同时也想加强不平等主义。他们阴谋在每个地方设立稻草人集团好加以控制，又挑动战争，助长武器制造和建筑地下铁(如沙隆所说的地下世界)，以便破坏各大都市。

他们说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且赞成反闪族主义，包括控制犹太穷人的人口，且使非犹太教徒在面对犹太人悲剧时心软（很昂贵的计划，狄欧塔列弗说，但是很有效)。他们宣称："我们有无限的野心，无所不包的贪心，无可制止的复仇欲望和深刻的恨意。"他们呼吁废除研读古典语和古代史。

"换句话说，"贝尔勃说，"锡安长老是一群蠢蛋。"

"别开玩笑。"狄欧塔列弗说。"这是本严肃的著作。不过有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犹太人的阴谋是意欲显得古老的，而议定书中所提及的却全是世纪末的法国无聊小问题。所谓的以视觉教育来愚民，显然是引自李昂·布乔尔的教育计划；在李昂的政府中，有五个共济会员。另一段又劝说选举在巴拿马丑闻中妥协的人，其中之一为艾米兰·卢贝——一八九九年，卢贝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地下铁之被提及是因为当时的右翼报纸在抱怨说地下铁计划有太多犹太股东。所以才有这个理论说议定书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写于法国，好削弱自由前锋的势力的。"

"那并不是最令我好奇的，"贝尔勃说，"而是似曾相识的感觉。结论是这些长老计划征服全世界，而这一切我们先前都已听过了。舍去那些上世纪的事件和问题，用普洛文斯的隧道来替代地下铁隧道，那么每个地方便都表明了犹太人写圣堂武士，每个地方也都表明了锡安长老写分成六批的三十六个隐身武士……我的朋友们，这是普洛文斯的世界阴谋！"

94

Voltaire lui – même est mort jésuite: en avoit – il le moindre soupçon?

—F. N. de Bonneville, *Les Jésuites chassés de la Maçonnerie et leur poignard brisé par les Macons*. Orient de Londres, 1788, 2, P. 74

伏尔泰本人是耶稣会教徒，这还有疑问吗？

——F.N. **波那维尔**《Les jésuites chessés de la Maçonnerie et leur poignard brisé par les Macons》（**《耶稣会与共济会》**），**一七八八，七四页**

一切都在我们眼前，一直都是的，而我们先前却视若无睹。在六个世纪中，六批圣堂武士奋力要达成普洛文斯计划，每一批却都把仅是改变了主题的“计划”内容拱手交给了敌对者。

在蔷薇十字会出现在法国之后，耶稣会倒转了“计划”，以其否定式加以替代：暗中诋毁培根派系和刚刚出现的英国共济会。

当耶稣会发明了新圣堂武士会后，陆阙侯爵便将“计划”归之于新圣堂武士。而此时已打算舍弃新圣堂武士的耶稣会，也仿

效陆阙，透过贝鲁尔，不过他们将“计划”归之于所有的共济会。

接着培根派系反击了。我们深入研究这个自由且不受修道誓约的辩论者书籍，发现自米契立和奎内一直到加里波底和乔波第，“世界阴谋”都归属于耶稣会（或许这构想源自于圣堂武士帕斯可和他的朋友们）。这主题因尤金·苏之著作 Le Juiferrant 和他的书中人物——耶稣会世界阴谋之第五元素的邪恶罗丁——而变得通俗。但当我们更进一步地探查尤金·苏后，我们发现更多了：他的著作，《飘泊的犹太人》，几乎是逐字抄袭了议定书——却比议定书早了半个世纪。这是在《众人的秘密》（Les Mystères du Peuple）中之最后一章，耶稣会的可怕计划一点一滴地都被揭穿了：在修道会长陆森神父（历史人物）寄给邪恶罗丁的一份文件里（罗丁曾出现在较早的《飘泊的犹太人》一书中）。鲁道夫·杰若思坦（先前是《巴黎秘密》一书的主角）得到了这份文件，便对其他爱好民主的角色出示：“你瞧，亲爱的李布兰，这魔鬼阴谋设计得多机巧，如果它成功了，那么全欧洲和全世界都会陷入多可怕的悲哀，多可怖的独裁和奴役中呢……”

那和尼鲁斯为议定书写的序真是相似。苏也将一句箴言归属于耶稣会（在议定书中同一句箴言则归属于犹太人）：“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95

There is no need to multiply th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is degree of Rosy Cross was skillfully introduced by the leaders of Masonry…The doctrine, its hatred, and its sacrilegious practices, exactly those of the Cabala, of the Gnostics, and of the Manicheans, reveals to us the identity of the authors, namely the Jewish Cabalists.

—Mons. Léon Meurin, S. J. *La Franc - Maçonnerie*, *Synagogue de Satan*, Paris, Retaux, 1893, P. 182

没有必要再找更多证据来证明玫瑰十字会的这个阶级是由共济会的领袖们极技巧地引介的……其教义、憎恨和冒渎的仪式，都与犹太秘法的相同，也和诺斯替教和摩尼教一样，向我们揭示了作者的身分，也就是犹太秘法家。

——**李昂·莫伦**《La Franc - Maçonnerie, Synagogue de Satan》（**《法国共济会：魔鬼的犹太会堂》），巴黎，瑞托士，一八九三，一八二页**

当"众人的秘密"问世，耶稣会看见"世界阴谋"竟归属于

他们时，他们立刻采行了一个尚未被任何人所用的战术。利用席蒙尼尼的信，他们将“世界阴谋”归属于犹太人。

一八六九年，以两本探讨魔法的书而著名的亨利·果那·莫索士，出版了《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徒的犹太化》（Les Juifs le judaisme et la judaisation des peuples chrétiens）。书中指出犹太人使用秘法，且崇拜魔鬼，因为有一秘密的后系将该隐直接和诺斯替教派、圣堂武士和共济会连在一起。果那得到了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特别祝福。

可是被苏写成了小说的“计划”，却遭到他人的篡改；这些人不属于耶稣会。稍后，发生了一个很引人的故事，几乎可说精彩悚人。一九二一年——那是在议定书已出现之后——伦敦的泰晤士报获悉，一个逃到土耳其去的俄国君主制主义者地主，自一个曾为俄国秘密警察官员，而今躲在君士坦丁堡的难民那儿买了许多旧书。在这批旧书中，有一本并无封面。其书背上只有“球狸”二字，还有一篇日期为一八六四年的序言。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博物馆进行了一些研究，找到了原书：莫里斯·球狸所著的《孟德斯鸠与马凯维里的对话》，一八六四年出版于布鲁塞尔（虽然在标题页上写的是日内瓦）。莫里斯·球狸与可瑞替诺·球狸并无关连，可是这两个名字如此相似，必然另有意义。

球狸的书是一本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自由派宣传小册。在书中，代表独裁者之嗍癖的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辩论。为了这革命分子的举动，球狸被捕入狱十五年，并在一八七八年自杀身亡。在议定书上表明的犹太人阴谋，被球狸原封不动地搬到马基雅维里口中（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而在马基雅维里之后，那句话更成为拿破仑所说的。然而，泰晤士报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球狸厚颜地抄袭比他的著作早了至少七年的苏的文件。

一个反闪族女作者，深信阴谋理论和“未知优越者”的妮妲·韦特，在面对这个使议定书降为低级抄袭层面的发展时，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主意；那种只有一个真正的入会者或逐猎入会

者的人才可能有的主意：球狸是入会者，他知道“计划”和“未知优越者”，并认为那便是他所痛恨的拿破仑三世。可是这并不表示“计划”不能独立存在，与拿破仑无关。由于在议定书中所概述的“计划”，是对犹太人习惯行为的绝佳描写，那么“计划”必是由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只需以韦特太太自己的逻辑来重读一次她的论理即可：由于“计划”与圣堂武士所要的完全一样，那就是圣堂武士的“计划”。

此外，事实的逻辑也偏向我们。我们对于在布拉格墓园所发生的事格外感兴趣。这是一个赫曼·郭齐的故事；此人是个不起眼的普鲁士邮政雇员，出版假文件以损害民主党的渥戴克。这些文件指控渥戴克计划刺杀普鲁士王。郭齐在被揭发了真面目之后，成为保守派地主们的器官——“普鲁士的十字军”（Die Preussische Kreuzzcitung）的编辑。然后，他以约翰·雷克利夫之名开始写言情小说，包括一八六八年的《比亚利滋》（Biarritz）。在这本小说中，他描写在布拉格墓园中超自然的一幕，与大仲马在《贵培·巴沙莫》（Giuseppe Balsamo）开头时所描述的启示会会议极为相似；在这个会议中，包括史威登堡在内的“未知优越者”首领，卡格里欧楚，安排了“钻石项链事变”。在布拉格墓园里，以色列十二部落的代表聚集，说明他们征服世界的秘密。

一八七六年，一本俄国小册子重印了《比亚利滋》中的这一幕，但却当它是个事实，而非虚构。在法国，“现代”杂志也如法炮制，自称该消息来自一个无懈可击的来源：英国外文官，约翰·雷克利夫爵士。一八九六年，一个叫鲍南德的人出版了一本书：《当代犹太人》（Le Contemporain），重复了布拉格墓园的一幕；他说这破坏性的言论是出自大法师，约翰·雷克利夫之口。然而，后来的版本却说真正的雷克利夫被斐迪南·拉萨尔带到那致命的墓园去。

在这本书中所揭发的计划与在几年前，一八八〇年的《犹太学考》（Revue des Etudes Juives）中所描述的大致相若。该书包含

了两封据称是十五世纪犹太人所写的信。亚尔的犹太人向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人求助，因为他们在法国遭到迫害。君士坦丁犹太人回信道："挚爱的魔西弟兄们，如果法王迫你们成为基督徒，就照他的话做吧，因为你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摩西的法令牢记于心。如果他们剥光了你们的所有物，教养你们的儿子成为商人，那样到头来他们便可剥光基督徒的所有物。如果他们威胁你们的性命，教养你们的儿子为医师和药剂师，那样他们才可以取基督徒的性命。如果他们毁坏你们的会堂，教养你们的儿子为牧师和传教士，那样他们才可以毁坏基督徒的教堂。如果他们对你们加以其他的苦难，教养你们的儿子为律师和公证人，并让他们混入各邦的事务，那样便可以羁绊指使基督徒，你们便会统治世界，然后便可复仇。"

那又是耶稣会和在耶稣会之前的圣堂武士世界阴谋的"计划"了。没有太大的差异，也没有什么改变：议定书会自己生殖；一个阴谋迁移到另一个阴谋的蓝图。

当我们绞尽脑汁寻找这整个好故事和尼鲁斯之间的关连时，我们碰到了沙皇秘密警察头子，勒寇夫斯基。

96

A cover is always necessary. In concealment lies a great part of our strength. Hence we must always hide ourselves under the name of another society.

—*Die neuesten Arbeiten des Spartacus und Philo in dem Illuminaten - Orden*, 1794, P. 165

掩护总是必要的。在隐匿中，有我们大部分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以其他协会之名将自己隐藏起来。

——Die neuesten Arbeiten des Spartacus und PHilo indem Illuminaten - Orden，**一七九四年，一六五页**

同时，翻看一些魔鬼作者的稿件，我们发现不时化名出现的圣日耳曼伯爵也曾自称为雷寇基——至少根据腓特烈二世在德勒斯登的大使之言。而据说圣日耳曼死于其封地上的赫塞领主，却说此人来自匈牙利，名为勒寇斯基。我们也得知道康迈纽将他的“全知”（Pansophiae）（一本谈到蔷薇十字会的书）献给另一位名为雷可夫斯基的领主。拼花图案的最后一笔：我在卡特里奥广场的一个旧书摊找到了一本关于共济会的德文书，匿名，但在扉页上却有一条不知出自谁之手的附注，说该书的作者为卡尔·欧古·

雷哥斯基。我们想到雷可斯基乃是那个说不定杀害了艾登提上校之神秘人物的名字，因此便在“计划”中加入了我们的圣日耳曼伯爵。

狄欧塔列弗关切的问：“我们这样做会不会给这坏蛋太多权力了？”

“不，不会的。”贝尔勃答道。“我们需要他。就像中国菜里的酱油。如果没有酱油，就不算是中国菜。看看略有所知的奕格礼吧。他是不是以卡格里欧楚为榜样呢？还是韦勒莫兹？不是的，圣日耳曼是最完美的秘法家。”

皮耶·伊凡·勒寇夫斯基：愉悦、狡猾、阴险、聪明、伶俐，是天才的伪造者。他原是个微不足道的官僚，后来又与革命集团有联系，因此在一八七九年遭秘密警察逮捕，被控藏匿企图刺杀德连泰将军未成的恐怖集团。他成为一个警方线民，并（来了！）加入了“黑色百人”之列。一八九〇年他在巴黎发现了一个为俄国示威游行制造炸弹的组织；他安排七十三个恐怖分子在俄国被捕。十年之后，有关单位才发现那些炸弹原来都是由他的手下所制造的。

一八八七年他传布一个伊凡诺夫所写的一封信；此人为一悔过的革命分子，宣称大多数的恐怖分子都是犹太人。一八九〇年，他又传阅“一个旧革命分子的告白”，指控流亡于伦敦的革命分子为英国的情报员。一八九二年，他发布的是假托卜雷哈诺夫之名所写的文件，指控那罗德那亚党的领袖出版了那份告解书。

一九〇二年，他组织了“法兰克—俄罗斯反闪族同盟”。为确保其成功，他用了一种近似于蔷薇十字会所用的技巧；他宣布这同盟存在，那样人们才会加以创造。但是他也用了另一个策略：他很聪明地将真相和虚构混在一起，真相显然对他有损，因此没有人会对虚构部分起疑。他在巴黎传布一神秘的诉请，要求

支持总部在乌克兰卡尔科夫市的“俄罗斯爱国同盟”在这份诉请书中，他攻击自己是个想使同盟失败的人，并表明他，雷寇夫斯基，会改变主意。他控诉自己仰赖如尼鲁斯之类的不实角色，而这是真的。

为什么议定书可以被归属为雷寇夫斯基所作的呢？

雷寇夫斯基的赞助人是塞吉·魏特伯爵，一个意欲将俄国变成现代化国家的阁员。天晓得进步派的魏特何以要用到反动的雷寇夫斯基；不过到这时已没有任何事会令我们三人感到惊诧的了。魏特的政敌，艾利·塞安，已当众攻击他，提出一些令人想起议定书某些段落的主张，只不过塞安因本身是犹太后裔，所以在著述中并未提到犹太人。一八九七年，在魏特的命令下，雷寇夫斯基派人搜查了塞安在提瑞塔的别墅，结果找到塞安引用球狸（或苏）的书而写成的一本小册，其中将马基雅维里——拿破仑三世的想法归属于魏特。关于伪造的勒寇夫斯基便将魏特改为犹太人，而后再将那小册加以传布。塞安之名至为完美，因与锡安相近，这样一来，人人便看到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在公开抨击一个犹太阴谋。这便是议定书的诞生。这本小册落入了茱莉安或贾斯婷·葛林卡手中；此人在巴黎常造访布拉伐斯基夫人的巴黎圈，而布拉伐斯基夫人闲暇时监视并攻击流亡巴黎的俄国革命分子。这个姓格林卡的女子无疑是波利西安教派的情报员，因为波利西安教派与农民党同盟，因此想说服沙皇相信魏特的计划是全球犹太人之阴谋的一部分，格林卡把文件送去给欧基也夫斯基将军，然后将军又透过皇家禁卫军司令，把这份文件交到沙皇手中。魏特有麻烦了。

就这样，被他的反闪族主义所驱使的勒寇夫斯基，间接造成了他赞助者的覆没。而且也可能造成了他自己的。因为由那时起我们便失去了他的踪迹。但是圣日耳曼也许改头换面，又继续转生去了。然而，我们的故事却合理可信，因为有事实为后盾，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如贝尔勃所言，和圣经一样真实。

这使我想起安其利曾对我说过共同统治。这整个故事——我们的故事，或者也是历史本身，如贝尔勃在交给我档案卡时以炽热的目光所暗示的——最精彩处在于许多派系搏命相残，各自轮番使用对方的武器而互相残杀。我评论道：“一个好间谍的首要职务，便是攻击那些他所渗入的一方为间谍。”

贝尔勃说：“我记得在××镇上的一桩意外。日落时分，在一条阴暗的大道上，我总是会撞见这个叫瑞摩——或不管他叫什么名字——的人。黑色小胡子，卷曲的黑发、黑衬衫和一口发烂的黑牙齿。他总是在亲吻一个女孩子。看到他用那口黑牙亲那美丽的金发女郎，我便觉得恶心。她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对我而言，她是处女和妓女，永恒的女性。所以我恶心透了。”他本能地以一种高傲的口吻诉说，以表示嘲讽，因为他明白自己已不由自主地沉溺在这回忆无邪的温柔中。“我问自己，为何这个属于黑军的瑞摩敢允许自己让别人看到他那样，即使是在××镇没有被法西斯党占领的时期。某人低声告诉我说他是个法西斯间谍。不管怎样，有一晚我看见他以那口同样的黑牙在亲吻同一个女孩，只是现在他脖子上绑了一条红领巾，身上穿咔叽布衬衫。他已转到加里波底军团去了。人人对他都大惊小怪的，而他也给了自己一个代号，X九，就像我在漫画里看到的人物一样。好极了，X九，他们对他说……我却对他更加痛恨，因为他经众人同意而拥有那个女孩。那些说他是混入游击兵中的法西斯间谍的人，可能是那些想据那女孩为己有的人，因此他们才让人对X九起疑……”

“然后呢？”

“卡素朋，你为什么对我的人生那么感兴趣呢？”

“因为你把它说得像传说似的，而传说是集体想象力的一部分。”

“说得好。一天早上，X九开车出了他的领域；也许他与那

女孩约好在野外会晤，为了超越他们的接吻，探索并让她看他那话儿并不像他的牙齿那么烂——抱歉，我仍无法强迫自己爱他。总之，法西斯党设了陷阱，逮捕了他，将他押解进城，次晨五点就把他枪毙了。”

暂停。贝尔勃看看自己仿佛祷告般紧握的双手，然后他松开手，说道：“那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间谍。”

“这故事的寓意是？”

“谁说故事非得有寓意呢？不过，现在想想，也许其寓意是，有时候，你必须以死来证明某事。”

97

I am that I am.

—Exodus 3: 14

Ego sum qui sum. An axiom of hermetic philosophy.

—Madame Blavatsky, *Isis Unveiled*, 1877, P. 1

"Who are you?" three hundred voices asked as one, while twenty swords flashed in the hands of the nearest ghosts ….

"I am that I am," he said.

—Alexandre Dumas, *Giuseppe Balsamo*, ii

我就是我。

——出埃及记三：十四

我即是我。(Ego sum qui sum.) 秘教哲学的箴言。

——布拉伐斯基夫人《揭露艾昔丝》，一八七七，第一页

"你是谁?"三百个声音不约而同地问，同时二十把

剑在最靠近的鬼魂手中闪闪生光……

“我就是我。”他说。

——大仲马，Guiseppe Balsamo，Ⅱ

次晨我看到贝尔勃。“昨天我们起草了一部绝妙的廉价小说。”我说道。“不过，如果我们想制定一个取信人的‘计划’，也许我们该较偏向事实才对。”

“什么事实?”他问我。“也许只有廉价小说给予我们对事实的真正测量。也许小说骗了我们。”

“怎么说?”

“使我们相信一方面有描述在典型情况下之典型角色的‘伟大艺术’，另一方面又有鬼故事、浪漫史，描述在非典型情况下的非典型角色。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子哥儿会和郝思嘉或黛西公主上床的。我看廉价小说是为了逃避一下真实人生。小说安慰我，提供我无法达到的一切。但是我错了。”

“错了?”

“错了。普鲁斯特是对的，坏音乐比庄严的弥撒曲更能代表人生。‘伟大的艺术’安慰我们也取笑我们，因为它让我们看的是一个艺术家理想中的世界。然而，廉价小说假装在开玩笑，可是它却让我们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至少是未来的真实世界。女人比较像米拉蒂，而不像小妮尔，傅满洲比智者纳桑更真实，而苏所叙述的比黑格尔所描绘的更近于历史。莎士比亚、梅尔维尔、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写言情小说。廉价小说预测了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

“事实是，现实模仿廉价小说要比模仿艺术容易多了。要成为一幅蒙娜丽莎是很难的；成为米拉蒂却是顺应国人倾向，选择容易的方式。”

直到此刻一直缄默的狄欧塔列弗，这才开口道：“或者，例

如我们的奕格礼吧。他发现模仿圣日耳曼比模仿伏尔泰容易。”

“是的。”贝尔勃说。“而且女人觉得圣日耳曼比伏尔泰有趣得多。”

后来，我找到了这个档案，贝尔勃将我们的讨论转译为小说形式，以重建圣日耳曼的故事而不加进他自己的任何言论自娱，只是偶尔加几个句子作为转折，集引述、抄袭、假借、俗套之大成。为了逃脱“历史”的不适，贝尔勃又一次以文学替身来书写并重新审阅人生。

“档案名称：阴魂不散的圣日耳曼”

已有五百年了，全能的复仇之手驱使我由亚洲的最深处直到这个冰冷潮湿之地。我怀抱着恐惧、绝望、死亡。可是不行，我是“计划”的公证人，即使并没有人知道这事实。我见过远为可怖的事物；准备圣巴索洛莫之夜比我现在正准备要做的事更可厌。喔，为什么我的唇弯出这魔鬼般的笑容呢？我就是我。如果那该死的卡格里欧楚不曾将我这最后的特权也僭取了的话。

可是我的胜利已接近。当我是柯利时，梭普在伦敦塔里对我说了一切。秘密在于变成别的人。

我用奸计使贾思培·巴萨莫监禁在圣里奥堡垒中，然后偷了他的秘密。圣日耳曼消失了；现在人人都相信我是卡格里欧楚伯爵。

全市所有的钟都敲响了午夜。多不自然的宁静。这种静默并不能取信于我。一个美丽的夜晚，虽然寒冷；月儿高高，将冰冷的光亮洒在旧巴黎那些不可贯穿的巷弄里。现在是十点：“黑兄弟会”修道院的尖塔刚敲了八下钟，很缓慢的。带着悲泣声和风吹动了立在辽阔屋顶上的铁风向公鸡。厚厚的云层遮蔽了天空。

吉波，我们要回头吗？不。我们快沉了！该死，帕特拿号就

要沉底了。七海吉姆，跳！快跳！为摆脱这种痛苦，我愿意将一个大如核桃的钻石给人。将主帆朝上风，掌住舵柄，上桅帆，不管什么都好，该死的，风吹大了！

我恐惧地咬紧牙关，同时我那绿如蜡的脸也呈现了死白。

我怎么会落到这地步？复仇之化身的我？地狱中的幽灵在看到这常以恶毒的声音令即使身在炼火深渊子宫里的他们也为之颤抖的生物之泪，会轻蔑而笑的。

嘿，亮光呀！

我下了几级阶梯才来到这房间的？七级？三十六？我摩擦过的全是石头，每一阶上都藏有一象形图案。当我将它们全都揭发后，我忠实的跟从者终将知道那奥秘。信息会被解读，其解答便是关键，而谜将会对入会者——只有入会者——揭晓。

在谜与解读信息之间的步骤是短暂的，而由此将会出现象形图，“质询祷告”便会据此而界定。然后那面纱便会被拉开，那遮盖了五芒星的埃及绣帷。由此再转向亮光，宣布五芒星的玄学意义，那只有几个人可以答复的秘法问题，并以雷霆般的声音吟诵“难以理解的记号”。三十六个隐身者弯身注视后，必会给予“答案”，其意义为有神秘学子女才了解。将那“嘲弄封印”给他们吧，在面具之后是他们想看穿的面貌轮廓，神秘的雷布斯，至高无上的拼字游戏……

“赛托·叶勒波！”我以令幽灵颤抖的声音喊道。赛托出现了，抛弃了他那双凶手的巧手所握的轮盘。在我的命令下，他匍匐在地。我认出了他，因为我早已猜疑他的身分。他是路西亚诺，那残废的运书职员；而“未知优越者”敕令由他执行我那邪恶而血腥的任务。

“赛托·叶勒波！”我嘲弄地问，“你可知道隐藏在至高之拼字游戏后的‘最后答案’是什么吗？”

“不知道，伯爵。”这不谨慎的家伙答道。“我等着由你的唇

告知。”

由我那苍白的唇爆出可怖的笑声，在古老的拱形顶下回响。

“笨蛋！只有真正的入会者知道他并不知道。”

“是的，伯爵。”这残废的职员愚蠢地答道。“如你所愿，我准备好了。”

我们在克里南宫一个肮脏的房间里。今晚我必须惩罚，首先，你，将我引入高尚犯罪艺术的人，假装爱我且——更恶劣的——相信爱我的人，还有那些你将共度下个周末的无名敌人，路西亚诺，这个目睹我羞辱的不受欢迎的证人，将会借我他的臂膀——他的独臂——然后他，也会死。

这房间有一扇地板门，在一条沟渠或一个房间上，一条自许久以前用来贮存走私物品的地下通道，一个总是臭气弥漫之处，因为与巴黎的地下水道——那罪恶的迷宫——相连。古老的墙壁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沼气，因此，当我在忠于恶行的路西亚诺相助之下在墙上开了一个洞时，水便喷泻而出，淹了地窖。原已古旧的墙坍了，通道与地下水沟因而连成一气，死老鼠自身边漂过。那自上方可以看到的黑色表面，现在成了通往地狱的前厅：远处，塞纳河，然后是海……

一个梯子往下一挂，上方钉在活门边缘。路西亚诺爬在梯子上，待在水面处，手里握着一把刀子，另一手揪住梯子的最后一级，第三只手已准备要抓牺牲品。“现在你不要作声。”我对他说。“你等着瞧就是。”

我已说服你将所有脸上有疤的男人都毁灭。和我来吧，永远都属于我，让我们把那些烦扰不休的人都干掉吧。我明白你并不爱他们——你这么跟我说的——但我们两人会存活，我们和地底潮流。

现在你来了，如处女般高傲，如巫婆般嘶哑而麻木。喔，那搅乱我古老鼠蹊部并使我胸怀欲望的地狱形象：喔，美丽的半坠落，我的厄运的工具！我用鸟爪般的手将我上好的亚麻衬衫当胸

撕开，用手指在我的肌肤上抓出血痕，同时一种可怕的烧灼使我的双唇干枯，一如“蟒蛇”之鳞那么冰冷。一声空洞的吼声自我灵魂的黑坑爆发出来，穿过我的利齿——我，由鞑靼人吐出的人马兽……可是我压抑着哭泣，面带可怖的笑容接近你。

“我的爱，我的苏菲亚”我喃喃咕哝，“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和我蹲在影子里，等待。”你发出沙哑而滑腻的笑声，预先品味一些继承物，战利品，一本将卖给沙皇的议定书手稿……你多么聪明地将你的魔鬼本质藏在那张天使面孔之后，你多谦逊地将你的躯体藏在那雌雄同体的蓝色牛仔裤下，还有你那透明的T恤，仍藏着里耳的刽子手印在你那雪白肌肤上之冒渎的百合！

第一个傻子来了，被我诱入陷阱中。由于他身披斗篷，我看不清他的面貌。但是他对我出示普洛文斯圣堂武士的记号。来人是梭普，托马尔集团的刺客。

“伯爵，”他对我说道，“时机到了。我们流浪，散布全世界已太多年了。你有最后一部分的信息，我有在这场‘伟大游戏’刚开始时出现的那一部分，可是这是另一个故事。让我们加入武力，至于其他人……”

我接完了他的句子：“其他人可以下地狱去。兄弟，在这房间的中央，你会找到一个保险柜；在保险柜里便是你找了几世纪的东西。不要害怕黑暗；黑暗并不胁迫人，反而保护我们。”

这傻子走了几步，摸索着。一声重物落地的砰然响声，水花声。他已掉下地板活门，但是路西亚诺抓住了他，用力挥刀，喉咙被横刀一划，溅溅血流与滚滚流动的堆肥混在一起。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是你吗，狄思瑞理？”

“是的。”那陌生人答道；我的读者将会认出此人是英国武士的大首领，现已登上权力的峰顶，却仍不满足。他说：“爵爷，否定无益，因为要隐瞒欧洲有一大部分叫这些秘密协会网所遮盖

是不可能的，就如地表现已被铁路所遮盖……"

"这些话，你在一八五六年七月十四日的众议会上便已说过了。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话直说吧。"

这个培根派犹太人低咒了一声，又继续说："太多人了。三十六位隐形者现在已有三百六十位。将这数字乘以二：七百二十。减去所有的门终将会打开的一百二十年，便得到了六百，如巴拉克拉伐的图记。"

好个魔鬼，数字的秘密学对他而言不算什么秘密。"怎样呢？"

"我们有金子，你有地图，让我们团结起来吧。我们一起便可所向无敌。"

我以一高僧的姿态，指向那并不存在的保险柜，而被欲望冲昏头的他，却以为可在黑影中辨识出来。他踏步向前，摔了下去。

我听见路西亚诺那邪恶的挥刀声。在黑暗中，我看见在那英国人沉默的瞳孔中闪着死亡的响尾蛇。正义得到了伸张。

我等待第三人，法国蔷薇十字会的孟福康·韦拉，准备要泄漏其党派之秘密。

"我是葛巴利伯爵。"他自我介绍，这个扯谎的傻子。

我只需低语几句，他便迫向他的命运。他摔下去了，嗜血的路西亚诺再度完成任务。

你在阴影中与我一起微笑，然后告诉我说你是我的，说你的秘密便是我的秘密。欺骗你自己，是的，神之显现的邪恶模仿。是的，我是你的西蒙；但是等着吧，你仍不知道最绝妙之处。当你知道时，你将会停止知道。

还要说什么？一个接一个，其他人都进来了。

布里西亚尼神父通告我说代表德国启示会的芭碧·般特拉肯会来。她是魏梭普的曾孙女，赫尔维希亚共产党的处女，在盗贼

凶手之间成长。她擅长偷窃不可测知之秘密，打开国家信件而不拆封，以及奉其党派指示施用毒药。

她进来了，这年轻的罪恶女魔，披着北极熊皮裘，金色长发自毛皮高帽下披泻下来，眼神傲慢而嘲讽。我以寻常的欺骗，将她导向她的毁灭。

啊，语言的反语——这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天赋，使我们得以保有我们精神的秘密！启蒙之女成为黑暗的牺牲品。我听到她吐出一连串可怖的咒骂，而路西亚诺三刀连刺她的心脏。似曾相识……

轮到曾一度自以为拥有沙皇皇后和地图的尼鲁斯了。肮脏下流的秃驴，你想要反基督吗？他就站在你前面，只是你不认识他。我将盲目的他送向那等着他的邪恶陷阱。路西亚诺在他的胸前划出十字形伤口，他便沉入了永恒的睡眠中。

我必须克服最后一个的古老的不信任。他是锡安长老，自称阿哈苏鲁斯，流浪的犹太人，和我一样永生不死。他面带油滑的笑，心中存疑，他的胡子仍沾着他在布拉格墓园里习于屠杀的年轻基督徒的血。可是我会和勒寇夫斯基一样聪明，更要聪明。我暗示保险柜里不只放了地图，还含有未切割的钻石。我知道犹太人对未切割钻石有多么着迷，他在贪婪的驱使下走向他的命运。当他中刀就死时，他又狠又恨所咒骂的，是他自己的上帝。可是现在他想骂也难了，因为他的上帝之名已再难念出口。

在迷醉的状态中，我以为我已完成了“伟大任务”。

仿佛受到一阵飓风吹袭，门又开了，一个人影出现，一张灰黯的脸，麻木的指头虔诚地举在胸前，眼泡下的凝视：他无法隐藏他的身分，因为他穿着他那黑色协会的黑色僧衣。罗佑拉之子！

我误解地喊了声："克瑞提诺！"

他以虚伪的慈善姿态举起了手。"我不是我就是我。"他以一个非人的笑对着我。

那是真的，这是耶稣会的一贯伎俩。有时候他们否认自己的存在，有时候他们声张该会势力以吓阻外人。

"我们是比莱尔之子，总是令你料想不到。"这个君主的诱惑者说道。"但是你，喔，圣日耳曼……"

我惊慌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实身分呢？"

他嗤笑道："我们曾经会过面。一次是你试图将我自卜士托的病床旁拉开，另一次是当我身为赫布雷修道院长时，我曾在巴士底狱中心引导你结束你的一次转生。（哦，我仍可感觉到协会在寇博之助下判我戴在脸上的铁面罩！）还有一次，我偷听你和霍尔巴克和康多瑟的秘密谈话……"

我震惊地喊道："罗丁！"

"是的，罗丁，耶稣会的秘密会长！罗丁，永远也不会上你的当掉下那活板门，一如其他的人。圣日耳曼，你要知道：任何罪行，任何邪恶的设计，我们都比你更早发明了，为我们那以目的为重的上帝的荣耀！我们曾令多少颗戴了皇冠的头颅堕入没有天明的黑夜中，或堕入更微妙的陷阱，为了达到统治世界的目标！现在，眼看我们已快达到目标了，你却想阻止我们贪欲的手指触到那移换世界历史五百年的秘密吗？"

罗丁说着说着，变得十分可怕。那曾经积郁在文艺复兴时代教宗胸膛中的所有嗜血的野心，所有可憎的冒渎，现在出现在这罗佑拉之子的眉宇间。我清楚地看出了：在他那不纯净的血液中翻涌着对权力贪得无厌的渴求，烧灼的汗水浸透了他，他四周散布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气息。

如何打击这个最后的敌人呢？我突然灵机一动……只有一个几世纪来一直洞彻人心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灵感。

"看看我，"我说，"我也是一只猛虎。"

我用力一推，将你推到房间中央，撕破你的T恤，扯掉那隐藏了你迷人的琥珀色腹部之紧身甲胄的皮带。现在，在透过半开的门照入的月光中，你笔直地站立，比诱惑亚当的蛇更为美丽，高傲而淫荡，是处女也是妓女，只穿着你的肉肤之力，因为一个赤裸的女人便是个武装的女人。

你那头丰沛的发乌黑得发蓝；你的胸部在薄纱下振动。那条弯曲且固执的金蛇，睁着翡翠绿的眼睛，在你头上吐着它那宝红的三叉舌。还有，喔，你的黑纱缀银光的长袍，你那刺绣了彩虹的黑珍珠腰带！你那微凸小腹上的阴毛都剃净了，好使你的爱人感觉你滑溜如一尊雕像！你的马拉巴女奴用刷子轻触你的乳头，浸以染红你双唇的同样洋红，如伤口般诱人！

罗丁现在喘着气，梦想着权力的漫长禁欲生活只是使他更易于被难以控制的欲望奴役。面对这个女王，美丽而无耻，她的眼睛与魔鬼的一样黑，浑圆的肩膀，香馥的发，雪白柔软的肌肤，罗丁已沉浸在未知之爱抚和不可名状之巫山云雨的可能性中；他的肉体渴想，如森林之神注视映照在水面上的赤裸女妖时一般渴想。在灯光下，我看见他身体变得僵硬，如被美杜莎化为石头的人，受到已濒日暮之压抑的男性冲动和欲望的雕塑；他就像一支对准了箭靶的箭，一把已拉满了的弓。

突然间他扑倒在地，在这幽灵之前爬行，一手伸出如爪，央求喝一口香油。

“喔，你多美呀！”他呻吟道，“当你红肿的唇分开时露出那闪亮的小狐狸牙齿……你的琥珀色大眼睛闪耀动人心魄的光芒……喔，欲望之魔呀！”

他说的没错，这个可怜虫，此时你扭动藏在牛仔裤下的臀部，将鼠蹊部推向前去驱赶弹球履行其至高愚行。

“视像，”罗丁说，“成为我的吧；让一个艰辛侍候嫉妒的神的一生享有片刻喜乐，以一次淫荡的拥抱扑灭你的影像将我丢入的永恒火焰。我求你，以你的唇轻吻我的脸，你是安缇尼亚，你

是玛丽·麦德琳，你是我面对圣徒、陶醉在狂喜中时所欲想的，也是我在虚伪地膜拜处女时所垂涎的。喔，女郎，你姣美如太阳，纯白如月亮；啊，我否定上帝和圣徒，还有罗马教宗——不，更甚，我否定罗佑拉和将我束缚于协会的罪恶誓言。一个吻，只要一吻，然后就让我死吧！”

他以麻木的膝盖爬行，僧衣被扯高盖在鼠蹊部上，手朝前伸向不可得的幸福。突然间，他向后一仰，眼睛鼓胀，脸部抽搐，像受到电击的死尸面孔。蓝色泡沫使他的双唇变紫；他的嘴发出被掐勒的嘶声，像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查尔卡所说，这可怕的病发作起来，这种淫乱，欲望的惩罚，与狂犬病的疯狂征候相同。

这便是结尾。罗丁爆出狂乱的大笑，然后便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成为尸首。

在短短的一刹那，他发了疯，因肉欲之罪而死。

我把那尸体推向活板门，仔细不让我的漆皮靴被这最后敌人的油污黑袍弄脏。

路西亚诺的匕首是多余的，只是这刺客无法再控制他的行动，他那一次又一次兽性的凶杀冲动，他大笑，猛刺那已没有生命的死尸。

现在我与你一起走近那活门边缘。你倾身向前欣赏那一幕时，我抚摸着你的喉咙，说道：“我的无可接近的爱，你高兴吗？”

当你慷慨地点头并嗤笑，口水滴到空茫处时，我渐渐将指头缩紧。

“吾爱，你在做什么呢？”

“没什么。苏菲亚，我要杀了你。现在我是贾思培·巴萨莫，所以已不再需要你了。”

亚契昂的娼妓死了，掉进水里，路西亚诺以他无情的刀子附议我冷酷的判决。我对他说：“我所信任的人，我的黑灵魂，现

在你可以爬上来了。”他爬上来时，背对着我，我用一把几乎不留下刀痕、三角刀身的尖刀用力刺进他的肩胛骨之间，他也掉下了；我将活门关闭，大功告成。我离弃那个肮脏的房间，任那八具尸体由只识得我的沟渠流向查特里。

我回到位于圣昂瑞福堡的小公寓，望着镜中的自己。是的——我告诉自己——我是世界之王，自我空洞的尖塔上统治宇宙。我的权力令我昏眩。我是能源的主人。我陶醉于自己的指挥权中。

唉，人生的报复来得一点也不从容。几个月之后，在托玛尔城堡最深处的地穴中，我——地底潮流秘密之主，曾为三十六个隐形者之六个神秘处所的君主，最后一批圣堂武士的最后一人，也是所有“未知优越者”的未知优越者——该赢得赛西莉亚的手，这个目光冰冷的雌雄同体，任何东西都不能再将我和她分开。自她被吹萨克斯风的那个人自我身边偷走之后，已隔了几世纪，而今我又找到她了，现在她像走钢索般地走在长凳上，蓝眼金发；我并不知道她在那层薄纱下还穿了什么。

礼拜堂自岩石起便是空的；祭坛上方放了一幅画，描绘死人在地狱中所受的苦刑。几个带了僧帽的僧侣站在我身旁，但是我不受其扰，对伊比利亚半岛人的想象力着迷……

然后——喔，可怖——画被拉上了，而在那幅画的后面，鬼斧神工的，另一间看来与此间完全一样的礼拜堂。赛西莉亚跪在这间礼拜堂的祭坛前，而在她旁边——我额上冒出冰冷的汗珠，毛发直竖——我看到的是谁在嘲弄地展示他的疤痕呢？另一个人，真正的贾思培·巴萨莫。某人将他自圣里奥的地牢里放出来了！

而我呢？就在这时，最老的那名僧侣掀开了僧帽，我立刻认出路西亚诺那骇人的笑容。天晓得他是怎么逃脱了我的利刃、下水道和该已将他的尸体拉入海洋静默深处的血污泥淖。为了复仇，他已投入了我的仇敌。

僧侣们全都脱除了僧衣；他们自头到脚都裹在甲胄里，雪白的斗篷上绣了火红的十字。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

他们擒住我，将我转动，朝向一个站在两个畸形助手之间的刽子手。他们强压我弯身，然后在刺烫的烙印下我便成为狱卒的永恒受害者；贝狐美的邪恶笑容已永远印在我的肩膀上。现在我了解了：我将要取代在圣里奥的巴萨莫——或者，该说重返永远指定给我的地位。

可是他们会认出我的，我告诉自己，然后一定会有人来帮助我——至少我的同谋者吧——要替换掉一个囚犯一定会引起别人注意的，现在已非“铁面具”的时代了……傻子！在一刹那我明白了，当刽子手迫我将头放到一个冒着绿色烟气的铜面盆上：硫酸盐！

有人为我蒙住眼睛，我的脸被推向那吞噬的液体，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椎心之痛，我双颊的皮肤皱缩了，我的鼻子、嘴巴、下颚，只消一会儿，而当我由头发再度被人拉上时，我的脸孔已难以辨认——瘫痪，痘瘢，一张脸难以形容的缺乏，不忍卒睹的颂歌。我将回到地牢，如那些为了避免再次被捕而有勇气将自己毁容的逃犯。

啊！我失败了，哭泣，接着正如说故事的人所说的，我扭曲无形的唇发出了一个字，一声叹息，一句请诉：赎罪！

可是自哪里赎罪呢？你应该明白尝试当主角的徒然！你受到了惩罚，且是以你自己的手法。你嘲笑幻象的创造者，而现在，你用一部辩解的机器书写，告诉自己说你是个旁观者，因为你在荧光屏上读到你自己，仿佛那些字句是属于别人的，但你已落入陷阱中了：你也一样，试图在时间的沙堆上留下脚印。你胆敢改变世界浪漫史的内容，所以世界浪漫史便将你缠绕住，使你也牵涉到它的阴谋，一个并非出自于你的阴谋。

七海吉姆，你如果留在你的岛上，让她相信你已死了，下场会比现在好的。

98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did not tolerate secret societies because it was itself a secret society, with its grand master, its racist gnosis, its rites and initiations.

—René Alleau, *Les sources occultes du nazisme*, Paris, Grasset, 1969, P.214

国家社会党并不容忍秘密会社，因为它本身便是个秘密会社，有一个大首领、种族歧视的灵知，还有礼拜式和入会仪式。

——雷内·叶洛《Les sources occultes du nazisme》（《纳粹主义秘学来源》），巴黎，葛拉瑟，一九六九年，二一四页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奕格礼自我们的指缝溜走。那是贝尔勃的说法，以一种非常漠不关心的口吻。我再次将他的冷漠归因于嫉妒。私下里对奕格礼迷住萝伦莎的力量十分感冒的他，表面上却对奕格礼对葛拉蒙的力量渐增大说俏皮话。

或许那是我们自己的错。早在大约一年前，自皮德蒙那场炼金术士盛宴之后，奕格礼便已开始诱惑葛拉蒙了。那次宴会后不久，葛拉蒙便把 SFA 档案交托给他，让他再去征召新的受害者

来增添"揭露艾昔丝"的目录；到这时，葛拉蒙做任何决定都要找他商量，且无疑支付他月薪。定期到走廊末端和玻璃门后通向马纽夏斯填塞世界的古德伦，不时以忧虑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奕格礼简直就是在主管葛拉齐亚太太的办公室了。他让她听写信，伴送新访客到葛拉蒙的办公室，而且，长话短说——说到这里，古德伦的激愤使她甚至省略了更多母音——他一派拥有这地方的模样。我们真该想想奕格礼为何花那么多时间去查阅马纽夏斯的住址档案的。选择 SFA，好邀他们加入"揭露艾昔丝"的作者名单，不该花那么多时间的。然而他却继续不断地写信、联络、定约会。

我们其实还助长了他的自治权。那情况是贝尔勃所愿的。奕格礼愈常待在古迪侯爵大道，便表示他愈少到圣西罗路来。那样，当萝伦莎·裴利尼突然来访，而贝尔勃因难以掩饰的兴奋变得病态地容光焕发时，"西蒙"闯将进来破坏好事的可能性便愈低了。

我也不觉得不悦，因为到这时我对"揭露艾昔丝"已失去兴趣，而愈来愈着迷于我的魔术史。我觉得已自魔鬼作者们学到了他们能教的一切了，因此就让奕格礼去联络并订约新作者。

狄欧塔列弗也没反对。大致说来，整个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愈来愈不重要。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他以一种困恼人的方式持续失去体重。有时我会看到他在他办公室里弯身看稿件，两眼空洞，笔差不多要从他手上落下了。他并不是睡着了，而是精疲力竭。

我们接受奕格礼愈来愈稀罕且短暂的露面，另有一个原因。短暂，是因他来时只为把他拒斥的稿件交给我们，随即便又消失在走廊上了。事实是，我们不要他听到我们的讨论。如果有任何人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说是出于慎重，或困窘，因为我们是在嘲弄他所相信的哲学；我们逐渐假定那些拥有秘密者的自然的保留。当我们对我们所发明的那回事愈来愈认真时，我们也愈将奕

格礼置于邪教者流。也或许，如狄欧塔列弗在一时心情好时所说的，现在我们既已有了一个真正的圣日耳曼，便不需要一个模仿者。

奕格礼对我们有所保留的态度似乎并不以为意。他会向我们致意，然后离开我们，以一种近乎傲慢的礼貌。

一个星期一早上，我上班迟到了。贝尔勃急切地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且把狄欧塔列弗也叫去。“大消息。”他说。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萝伦莎就到了。贝尔勃夹在这探访的喜悦和急于对我们说出他的发现之间，左右为难。一会儿之后，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接着奕格礼探头进来了。“我不想打扰你们，请别站起来。我并没有擅闯这么一个主教会议的权威。我只是想告诉我们最亲爱的萝伦莎说我在葛拉蒙先生的办公室里。我也希望我至少有召她于中午时到我办公室喝杯雪利酒的权威。”

在他的办公室！这回贝尔勃失去了控制——该说，到他所能失去的范围。他等奕格礼离开后，咬牙切齿道：“Ma gavte la nata。”

仍为奕格礼的邀约而高兴的萝伦莎，问贝尔勃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一句都灵方言，意思是‘好心地拔开塞子吧。’形容一个傲慢、自大、过于自信的人，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有个塞子塞在他的肛门，阻止他那打肿脸的充气外泄。拔开塞子后，便可使他泻气。这过程通常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哨音，以及外表减弱为一可怜无肉的幽灵原来的模样。”

“我不知道你可以这么粗的。”

“现在你知道了。”

萝伦莎假装懊恼地走出去了。我知道这使贝尔勃更觉沮丧：真正的怒意反而能安慰他，但假装的忿怒只是证实了他的恐惧；即，萝伦莎所显现的任何热情都是经过排演，十分戏剧化的。

然后他沉着脸说：“公事。”意思是：让我们再着手进行“计

划”吧，严肃地。

“我不想。”狄欧塔列弗说。 “我觉得不舒服。我这里痛。”——他指指胃部——“我想是胃炎。”

“别胡扯了。”贝尔勃对他说，“‘我’都没有胃炎了……你怎么会有胃炎的？矿泉水吧？”

“可能。”狄欧塔列弗面带微弱的笑容说。“昨晚我喝多了。我只习惯喝静止的飞吉牌，昨晚我却喝了些有泡沫的圣培力牌。”

“你一定要小心。这样放纵可能会害死你的。不过，谈公事吧，两位。我已有两天急着想告诉你们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三十六个隐匿者在几百年间无法想出地图的形式了。约翰·狄搞错了；地理得靠边站去。我们住在一个空洞的地球里，被地表所包围。希特勒知道这一点。”

99

Nazism was the moment when the spirit of magic seized the helm of material progress. Lenin said Communism was socialism pluselectricity. In a sense, Hitlerism was Guenonism plus armored divisions.

—Pauwels and Bergier, *Le matin des magiciens*, Paris, Gallimard, 1960, 2, vii

纳粹主义是当魔术精神掌握住物质进步轮舵的那一刻。列宁说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加上电力。说起来，希特勒主义也就是 Guenonism 加上武装部队。

——包沃和柏吉尔《Le matin des magiciens》（“魔法师的早晨”），巴黎，葛利玛，一九六〇，二，Ⅶ

这下子贝尔勃将希特勒也扯进“计划”来了。“一切都十分明显，黑白分明。纳粹主义的创始者涉及了条顿族的新圣堂武士会。”

“无懈可击的事例。”

“卡素朋，我并非凭空捏造，真的！”

“放轻松些吧。我们什么时候凭空捏造过？我们一向是从客

观资料，从在公共领域的资料开始的。”

“这次也一样。一九一二年时一个北日耳曼集团成立，倡导亚利安种族优越主义。一九一八年，一个席勃腾多侯爵创立了一个相关的团体，杜厄会，一个秘密会社，也是圣堂武士严修会的另一异体，只是有极强烈的种族歧视，泛日耳曼，泛亚利安倾向。一九三三年，席勃腾多写道：他播的种，希特勒收成。再者，那十字记号便是出现在杜厄圈的。而杜厄会的最初成员包括哪些人呢？希特勒的邪恶天才，鲁道夫·海斯！还有罗森堡！还有希特勒本人！再看看即使是今天他在史本都的牢房吧，想必你们也在报章上读过的，海斯研读秘教科学。席勃腾多在一九二四年时写过一本关于炼金术的小册，表示核子分裂的最初实验示范了‘伟大任务’的真相。他也写了一本关于蔷薇十字会的小说！后来他又编辑一本星相学杂志，叫《星相学月刊》，而杜鲁佛告诉我们说纳粹首脑们，以希特勒为首，做任何事都要先看星相预测。一九四三年，一群灵媒被召去研商墨索里尼被关在何处。换句话说，所有的纳粹领导人都和条顿族的新神秘学有关。”

贝尔勃好似已忘了萝伦莎的插曲了，所以我借机添加柴火，好让他继续他的理论。“我们也可以由这个观点来看看希特勒身为群众煽动家的力量。”我说。“外表看来，他长得其貌不扬，声音又尖锐。这样一个人怎能令群众为之狂热呢？他必定拥有心灵力量。也许，他在家乡受过督伊德教徒的指导，知道如何与地底潮流建立联系吧。也许他是个活生生的阀，一个生物巨石，在纽伦堡体育场里将气流传给忠实的人。那样有效地进行过一阵子之后，他的电池便没电了。”

100

To All the World: I declare the carth is hollow and habitable within; containing a number of solid, concentric spheres; one within the other, and that it is open at the poles twelve or sixteen degrees.

—J, Cleves Symmes of Ohio, late Captain of Infantry, April 10, 1818; quoted in Sprague de Camp and Ley, *Lands Beyond*, New York, Rinehart, 1952, x

致全世界：我宣布地球是空心的，里面可以居住；包含许多个稳固、集中的区域；一个区域围着另一个区域，而在极点十二或十六度之处是敞开的。

——俄亥俄之J·克里弗·席门，一八一八年四月十日，载于《他界》，纽约，莱哈，一九五二，X

“恭喜，卡素朋。你在无知中说中了真相。希特勒所执迷的便是地底潮流。他相信地球是空心的理论。”

“我要走了。我有胃炎。”狄欧塔列弗说。

“慢点。我们就要说到最精彩的部分了。地球是空心的：我们并不是住在外面，那凸出的地壳上，而是住在里面，在凹入的

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天空，其实是一团虚空，有几千兆点充满了地球内部的强光。所有天文学的测量都得经重新解析。天空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外切的。太阳若真存在，便只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大，在地球中心直径约三十公分的一个碎屑。希腊人老早就这么猜疑了。”

狄欧塔列弗虚弱地说：“这都是你编的。”

“才不是！在上个世纪初，便有人这么想了，一个姓席门的美国人。然后，在上个世纪末，另一个姓提德的美国人，重新提出这个主张，并以炼金术实验和以赛亚的一段文字加以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空心的理论进一步由一个德国人——我忘了他的姓名了——加以解说，他还开创了‘地球空心’运动。希特勒和他的密友们发现‘地球空心’论与他们的原则不谋而合。根据一篇报道，他们甚至误瞄了几枚火箭飞弹，因为他们根据凹面而非凸面来计算弹道。这时希特勒已深信他便是‘世界之王’，而纳粹的高级首脑们便是‘未知优越者’。世界之王住在哪里呢？地下，而非天上。

“这个假设启发希特勒将整个日耳曼研究的方向改为最后地图的观念，摆的解析！六批圣堂武士必须重新聚合；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想想希特勒的征服逻辑吧……首先，但泽，将条顿族的传统地方置于他的控制下。其次他征服巴黎，将傅科摆和艾菲尔铁塔纳入掌心中，并联络共同统治团体，将他们安插到维希政府中。然后他确定葡萄牙集团的中立性——应该说是合作性。他的第四个目标，不用说，是英国；可是我们知道那并不容易。同时，他又进军非洲，想要抵达巴勒斯坦，但是这里他又一次失败了。然后他瞄准了波利西安教派的领域，入侵巴尔干和俄国。

“当希特勒手中握有六分之四的‘计划’时，他便派遣海斯秘密出使到英国去求盟。然而，培根派却拒绝了。他又有另一个想法：握有秘密最重要部分的，必是他的永恒仇敌，犹太人。他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们，因为那里仅余下少数。耶路撒冷集团

的那部分信息反正并不在巴勒斯坦；而是在一群放逐的犹太人手中。这便解释了大屠杀。”

“怎么说?”

“你想一想吧。如果你想进行灭种屠杀……”

“对不起，”狄欧塔列弗说，“只是这实在牵扯太远了。我的胃痛。我要回家。”

“等一等，去他的。当圣堂武士屠杀回教徒时，你乐在其中，因为那已是许久以前的事。现在你却极力回避，像个心狭气窄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在重建历史，不该过于拘谨。”

在他的义愤下，我们让他继续说。

“关于犹太人的灭种屠杀，最显著的一点是这过程的长度。首先他们被关到集中营去挨饿，然后被剥光衣服，然后是淋浴室，然后是谨慎地堆起尸首，还有翻寻并收藏衣物，个人效果列单开表……如果只是要杀死他们，这一切步骤都没什么道理。但如果是要寻找某物，寻找在那几百万人之中的一个——三十六名隐匿者的耶路撒冷代表——藏在衣服缝边里，或嘴里，或刺青在身上的信息，那就有了道理了——唯有‘计划’可以解释这灭种屠杀令人难以理解的官僚作风，希特勒是在犹太人中搜寻可以使他在结合了摆后，决定地球凹面圆顶那地底潮流聚合点的线索。

“现在你看出这构想有多美了。地底潮流变得和天上气流相等。地球空心的理论赋予古老的神秘直觉的新生命，也就是，在脚下的与在天上的同等！‘神秘极点’与‘地心’相吻合。星星的秘密模式其实也就是艾佳沙地下通道的秘密模式。天堂和地狱已无差别，而圣杯，解放之石，便是哲人之石，终点，限制，最高天的子宫！如果希特勒能够辨认出地球空洞中心的那一点，也就是天空的最中心点，他便会成为世界之主，也就是其种族之王。也因此，一直到他快死时，在他的板床上，他仍认为自己可以控制‘神秘极点’。”

“停了。”狄欧塔列弗说。“够了就是够了。我病了。”

我说："他真的病了，不是意识上的抗议。"

贝尔勃终于明了。他关心地走向靠在桌边、显然快要昏倒的狄欧塔列弗："抱歉，我的朋友，我太兴奋了。你确信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话吗？我们一起玩笑打趣已二十年了，你和我。或许你真的有胃炎。听着，吃一片爽胃王，喝点热水看看。来，我开车送你回家。然后你最好打电话找医生看一看。"

狄欧塔列弗说他可以搭计程车回家，他还不到死亡边缘，只要躺躺就好。是的，他会找医生，他答应。他并不为大屠杀而懊恼；他从前一晚就觉得不舒服了。贝尔勃如释重负，送狄欧塔列弗去坐计程车。

当他回来时，他面露忧色。"现在我想想，狄欧塔列弗已有好几周魂不守舍了。他眼睛下的黑影……不公平，我在十年前就该死于肝硬化了，但我却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而他活得像个苦行僧，却得了胃炎，或者也许更糟。我看八成是溃疡。去他的'计划'。我们这样活是不对的。"

"一片爽胃王就会治好他的。"我说。

"是的，再喝些热水。让我们希望他会明理行事。"

101

Qui operatur in Cabala... si errabit in opere aut non purificatus accesserit, deuorabitur ab Azazale.

—Pico della Mirandola, *Conclusiones Magicae*

任何与犹太秘法有关者……如果他不纯洁，他便是为魔鬼工作。

——皮可·米伦杜拉《Conclusiones Magicae》**(《魔法的结论》)**

狄欧塔列弗的状况在十一月底有了决定性的恶化。他打电话到办公室去说他要入院。医生告诉他说没什么好挂虑的，但是做些试验会比较好。

贝尔勃和我觉得狄欧塔列弗的病与“计划”有关；或许我们太走火入魔了。这想法并不理性，可是我们仍感到愧疚。这是第二次我好似成为贝尔勃的共犯。第一次，我们一起保持缄默，不对安其利透露消息；这一回我们却是说得太多了。我们彼此安慰说这样想真傻，可是我们却甩不脱内心的不安。所以，有整整一个多月，我们不曾讨论“计划”。

这当儿，狄欧塔列弗出院大约两周后，到办公室来，以冷淡的口吻告诉我们说，他已向葛拉蒙请了病假。医生已对他建议某

种治疗。他没有详细解说，不过那牵涉到他必须每隔两三天就到医院去一次，而且治疗会使他感到虚弱。我不明白他怎可能再变得更虚弱；他的脸色现在已和他的头发一样灰白了。

“忘了那些故事吧，”他说，“那是有损健康的，你们该知道。那是蔷薇十字会的报复。”

“别担心，”贝尔勃对他微笑道，“我们会叫那些蔷薇十字会员难受的，好让他们放你一马，易如反掌。”说着，他弹了一下手指。

治疗持续到新年。我全神贯注于我的魔术史——真正的东西，严肃的作品，我告诉自己，而不是我们的胡扯瞎诌。葛拉蒙一天至少来一次，问狄欧塔列弗的情况。“两位，若有任何需要，任何问题，任何我，公司，能为我们可敬的朋友做任何事的情况，请务必让我知道。对我来说，他就像个儿子——不止，像个兄弟——谢天谢地，这是个文明的国家，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有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公共健康制度。”

奕格礼表示关怀，问我们医院的名字，然后打电话给医院董事，一个好友（他正巧是一个与奕格礼十分友好的 SFA 的哥哥）。狄欧塔列弗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萝伦莎常常到来问消息。这该使贝尔勃快乐的，但他却视之为他的预测并不佳的征兆。萝伦莎虽在，却仍闪烁其辞，因为她到这儿来不是为了他。

在圣诞节前不久，我凑巧听到了他们的片段对话。萝伦莎对贝尔勃说：“雪下得很好，他们又有很可爱的小房间。你会滑雪，对吧？”我归结他们将一起共度除夕。但是在主显节（一月六日）过后那天，当萝伦莎出现在走廊时，贝尔勃对她说：“新年快乐。”并避开了她想要给他的拥抱。

102

Leaving this place, we came to a settlement known as Milestre··· where it is said that one known as 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dwelled ··· And he built, ovet high mountains surrounding a valley, a very thick and high wall, in a circuit of thirty miles, and it was entered by two doors, and they were hidden, cut into the mountain.

—Odorico da Pordenone, *De rebus incognitis*, Impressus Esauri, 1513, xxi, P. 15

离开此地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麦尔斯特的村落……据说“山中老人”就住在这儿……他在环绕山谷的高山上，筑了一道又厚又高的墙，迂回绵延三十里长，可由两扇门进入，而这两扇门却藏在山里。

——欧多里哥·波得农《De rebus incognitis》（《难解之谜》）一五一三，XXI，十五页

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将车停下后，沿行古迪侯爵大道时，看到沙隆由马纽夏斯走出来。“和我的朋友奕格礼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朋友？我记得在皮德蒙的宴会上，奕格礼似乎并不喜欢他。

是沙隆在窥视马纽夏斯吗？还是奕格礼利用他联系他人或什么的？

沙隆没有给我时间多想；他建议一起喝一杯，因此我们到皮拉底酒吧去了。我从未在这个区域看过沙隆，但是他和老皮拉底打招呼好似两人相识已有多年了。我们坐了下来。他问我魔术史进展得如何了。那么他连这个也知道了。我对他谈起地球空心理论和贝尔勃提过的那个席勃腾多。

他笑道："你们可真够疯狂的。我对地球空心的理论并不熟悉。至于席勃腾多，这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给了席姆勒一些对德国人民而言颇自杀性的主意。"

"什么主意呢？"

"东方幻想。此人对犹太人的警觉，使他变得崇拜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你可知道在席姆勒的书桌上，总是放有一本古兰经吗？席勃腾多年轻时曾对土耳其神秘集团十分着迷，所以开始研究伊斯兰的灵知。他口说元首，但心里想的是山中老人。当他们一起建立了纳粹秘密警察，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一个像刺杀集团的组织……你问问你自己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土耳其是同盟吧。"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我想我跟你说过了，我可怜的父亲为欧卡那拉工作。嗯，我还记得在那年头沙皇的警察对刺客集团有多担心。勒寇夫斯基先得到风声……但是他们放弃那条路线，因为如果牵涉刺客集团，就不能再牵涉到犹太人，而犹太人才是危险因素。一向如此。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让其他人离开他们的洞窟。但是整件事是复杂而困惑的。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他似乎后悔说了这么多，匆匆离开了。然后另一件事发生了。我肯定那并不是做梦，只是当天我却以为是个幻象：当我目送沙隆离开酒吧时，我看见他在转角处和一个人会面，一个东方人。

总之，沙隆所说的已足够使我的想象力又开始运转。我对山中老人和刺客集团并不陌生：我在论文中也谈到了他们。圣堂武士被控与他们勾结。我们怎会忽视这一点呢？

于是我又开始转脑筋了，还有我的指尖，搜寻目录档案。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一个令我无法自制的绝妙主意。

次晨，我冲入了贝尔勃的办公室。“他们全都弄错了。我们全都弄错了。”

“慢慢来，卡素朋。你在说什么呢？噢，老天，‘计划’。”他迟疑了一下。“你也许不知道。狄欧塔列弗有坏消息。他不肯说。我打电话到医院去问，可是他们对我说清楚，因为我不是他的亲属。狄欧塔列弗没有任何亲属，所以谁为他做主呢？我不喜欢这种沉默抑制。恶性瘤，他们说，可是治疗并不够。他该回医院去住一两个月，小手术可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那些人并没有告诉我来龙去脉，而我愈来愈不喜欢这种情况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为自己兴奋而得意地跑进来感到困窘，便开始翻阅稿件。可是贝尔勃忍不住。他就像一个经人出示一叠纸牌的赌徒。“管他的吧。”他说。“太不幸了，人生依然继续。你发现什么了？”

“呃，希特勒为了犹太人费了那么大的劲，可是他一无所获。全世界的神秘学者，许久以来，都研读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著作里翻寻，而他们最多只能得到星占。为什么呢？”

“叫……因为耶路撒冷派的那部分信息仍藏在某处。虽然波利西安教派的那部分也一直都未出现，就我们所知……”

“那是适合奕格礼的答案，不适合我们。我有个更好的答案。犹太人根本毫不相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与‘计划’毫不相干。他们不可能有关连。想想圣堂武士的情况吧，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欧洲的各指挥部。法国武士与德国武士、葡萄牙武士、西班牙武士、意大利武士、英国

武士会晤：他们都与拜占庭地区有联系，尤其是与土耳其人战斗；一方面对抗，另一方面却也维持一种绅士的关系，一种平等的关系。那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些什么人呢？一种宗教和种族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待之以虚伪的宽容，基督徒却公然鄙视虐待。我们必须记住，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区遭到当然的掠击，而且到处都有屠杀。高傲的圣堂武士，真有可能和犹太人交换神秘信息吗？绝无可能。而在欧洲各分部，犹太人被视为放高利贷者，受到轻视，受到剥削利用，而不受信任。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武士的同盟，一种精神武士：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会允许二等公民加入吗？绝对不会的。"

"可是那些文艺复兴的魔法，还有犹太秘法的研究……？"

"那只是很自然的。到那时我们已接近第三次会晤了；他们很紧张，寻找捷径；希伯来文是一种神圣又神秘的语言；犹太秘法家一直都十分忙碌。三十六名分散世界各地的武士想到一种神秘的语言可能隐藏了天晓得什么秘密。皮可·米伦杜拉说过：除了希伯来文之外，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记录或胜任魔法。（nulla nomina，ut significativa et in quantum nomina sunt，in magico opere virtutem habere non possunt，nisi sint Hebraica.）皮可·米伦杜拉是个白痴。"

"说得好！"

"再者，米伦杜拉是个意大利人，所以被排除在'计划'之外。他知道什么？亚格里帕、罗克林和他们的同志们也都一样，都舍本逐末。我在重建一个舍本逐末的故事，一个假线索：清楚吗？我们让自己受到一直在谈犹太秘法的狄欧塔列弗的影响。他谈犹太秘法，我们便把犹太人摆进'计划'里。如果他是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们会不会把中国人摆进'计划'里呢？"

"很有可能。"

"总之，我们可别气急败坏；我们让每个人都带入歧途了。自卜士托以降，他们可能全都犯了这个同样错误。在普洛文斯两

百年后，他们都相信第六批武士是耶路撒冷教派，其实不然。”

“听着，卡素朋，是我们涂改了艾登提的理论，也是我们说在‘石头’的会晤指的不是沙利斯堡平原上的巨石，而是欧玛清真寺的石碑的。”

“我们错了，还有别的石头。我们早该想到一个建在岩石上，或山上，或山脊上，或悬崖上……的地方。第六批武士在阿拉穆的堡垒中等待。”

103

And Kairos appeared, holding in his hand a scepter that signified royalty, and he gave it to the first created God, and he took it and said : "Your secret name shall have 36 letters."

—Hasan as - Sabbāh, *Sargozasht is - Sayyidna*

凯洛斯出现了，手里拿着象征王权的笏，交给第一个创造出来的上帝；上帝接过笏，说道："你的秘密名字将会有三十六个字母。"

——哈山·沙巴， Sargozasht is - Sayyidna

一场华丽的表演，可是现在需要解释了。我在随后几天便提了出来：漫长的解释、详述、记录。我借着皮拉底的一张桌子，对贝尔勃出示一样接一样的证据，他看着看着，目光愈来愈呆滞，同时烟抽个不停，且每隔五分钟便举起杯底只剩一小个冰块的酒杯，让皮拉底忙着斟满，不必再等他叫喊。

我的第一批来源和圣堂武士出现时的最早说明是一样的，自斯特拉斯堡的吉拉德到裘恩维尔。圣堂武士与山中老人的刺客集团有联系——有时是有冲突，但多半是结成神秘的同盟。

这是个复杂的故事，始于穆罕默德死后；寻常法规的遵从

者，正统派回教徒和支持阿里——先知的女婿，法蒂玛之夫，认为他的继承权被夺走——的人分裂了。阿里的支持者创立了回教的异端分支，什叶派。一种神秘学的教义，认为“启示”的持续并非传统的默思先知之语，而是“伊曼”本身——即回教领袖，神的显现，神现身的现实，世界之王。

这个回教异端分支，逐渐受到地中海盆地所有秘教教义的渗透，自摩尼教到诺斯替教，自新柏拉图主义到伊朗神秘主义，所有我们遵循多年之西方的转变和发展。其中的详细情形如何呢？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无法尽诉，部分原因为许多个阿拉伯作者和主角的名字非常的长，这段历史的记载又加上了数不尽的区辨读音的记号，所以随着夜深，我们便再分不清阿布·阿德·阿拉·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伊本·拉扎姆·阿泰耶·阿古非，阿布·穆罕默德·乌拔德·阿拉和阿布·穆尼·阿德·丁·那瑟·伊本·库斯洛·马伐济·库巴第雅尼。不过，我想阿拉伯人一定也难以分辨亚里斯多德，亚里士多瑟努，亚里斯达楚斯，亚里斯泰狄斯，亚里士达果勒斯，亚纳西曼德，亚纳西敏尼斯，亚纳克瑞昂和亚纳查西斯。

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后来什叶派又分裂为两支，一支称“十二宗”，等待迷失的未来领袖，另一支为伊斯马利斯派，诞生于法蒂玛的领域，开罗，后来更透过一个迷人的人物——神秘而凶残的哈山·沙巴——而在波斯形成了改革的伊斯玛利斯派。哈山·沙巴将总部设在里海西南，在坚固难攻的阿拉穆堡垒，“狂喜者之窝”。

沙巴就在这里，由他的忠心至死的部下，游击队队员，层层保护着；他用他们实施他的政治刺杀，让他们成为神秘圣战的工具。这些游击队员后来赢得了不幸的声誉，被称为刺客——不是可爱的名词，但他们却觉得很光彩，是极像圣堂武士之僧侣战士的记号；一种精神武士。

阿拉穆堡垒或城堡：石头。筑在一座四百米长，有几处只有几米宽，最多三十米宽的高峰上。沿着阿滋巴展路前行，由远处

望去，堡垒看似天然障壁，在阳光下耀眼的白，在紫色昏暮中发蓝，在黎明时则为血红；有时又与云雾合一，有时则反射着闪电的光芒。在它的上脊，可约略看到一排似向上举的燧石剑，绵延数百米。最可通行的一侧是碎石险坡，即使是今日的考古学家也难以攀登。堡垒可由一敲击在岩石上而成的秘密阶梯——如一颗石苹果上的螺旋状剥皮——抵达，所以光凭一个弓箭手便可防卫了。在晕眩中，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只有骑上鹞鹰飞去，才能到达阿拉穆。

沙巴便在这里统治，还有他的继承者，外人皆称之为"山中老人"。第一个便是可怕的席南。

沙巴发明了一个统驭其属下的方法，而对他的敌手，他宣称如果他们不顺从他，他们就必死无疑。要逃脱这刺客集团是不可能的事。当十字军仍在力攻耶路撒冷时，苏丹首相，那扎姆·阿穆克，在乘轿前往其妻妾闺阁途中被刺身亡，凶手乔装成一回教苦修僧去接近他。而席姆的君主，虽由一群全身武装的部下保护着，却在走下城堡前往星期五祷告时遭老人的杀手刺杀。

席南决定刺杀身为基督徒的寇拉多·蒙特菲梭侯爵，便派两名部下混在可以于相当的准备后模仿其风俗和语言的异教徒中。他们化装为僧侣，趁泰尔的主教在宴请那倒霉的侯爵时，扑向受害者，将他杀害。一名刺客立刻被贴身侍卫杀了；另一名等在教堂中，等伤者被送到那里去后，再度出击，使他身亡，这才安心受死。

安心，因为一如正统派的史料编纂者和自波德农的欧德理到马可波罗之基督教史学家所写的，山中老人发明了一种使他的武士至死依然忠心的方法，使他们所向无敌，成为一种可怖的战争机器。他在他们年少时，趁他们在安睡中，将他们带到山顶上，以各种享乐——酒、女人、鲜花、享宴和迷幻药——让他们迷醉。当他们再也离不开这假天堂的变态享乐时，他便在他们入睡时将他们拖出去，叫他们选择：去杀人，如果你成功了，你所离

开的这个天堂还会是你的，永远都是；但如果你失败了，便得再投入每日的凡尘琐事中。

在迷幻药的麻醉中，他们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便成为牺牲他人的牺牲者；他们是注定被杀的杀手，害人的受害者。

他们令人惊恐不已！十字军在无星无月、飞沙走石的夜晚，说起他们的那些故事是多么耸人听闻！圣堂武士对那些视死如归的刺客既景仰又嫉妒，且无比的敬畏！圣堂武士同意对他们纳贡，但要求有正式名分，在一场互相容忍、复杂、武装同盟的游戏中，在战场上互相厮杀，挖肠剜腹，私底下却彼此拥抱，交换神秘视象的低语、魔法秘方、炼金术奥妙……

圣堂武士自刺客集团学得了秘法仪式。怯懦与无知使得菲利浦王的裁判官不知道对十字架吐口水、亲吻肛门、黑猫和膜拜贝狐美只不过是其他礼拜式的仿效，在圣堂武士于东方所学到之第一个秘密的影响力下所进行的礼拜式，这个秘密便是——使用迷幻药。

显而易见，“计划”便是——一定是——由此诞生的。圣堂武士由阿拉穆的部下那儿获知了地底潮流。他们在普洛文斯与阿拉穆手下会晤后，建立了三十六位隐形者的秘密阴谋，也因此克里斯汀·罗生鲁也会旅行到东方各地去，而卜士托也因此才会转向东方，而也因此文艺复兴的魔法师才会从埃及进口“计划”名祖之神，贺姆斯，贺姆斯—条滋或托滋，也因此江湖郎中卡格里欧楚才会在其仪式中用埃及的形象。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褊狭的耶稣会，在好柯契尔神父引导下，立刻投入象形文字、埃及古语和其他的东方语言。希伯来文则只是一种掩护，对当时之风尚的一个点头而已。

104

These texts are not addressed to common mortals···Gnostic perception is a path reserved for an elite···For, in the words of the Bible: Do not cast your pearls before swine.

—Kamal Jumblatt, Interview in *Le Jour*, March 31, 1967

Arcana publicata vilescunt: et gratiam prophanata amittunt. Ergo: ne margaritas obijce porcis, seu asinus substerne rosas.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Die Chymiscbe Hocbzeit des Cbristian Rosencreutz*, Strassburg, Zetzner, 1616, frontispiece

这些著述并非为凡人所写……诺斯替教的认知是一种为中坚分子保留的路径……借圣经之言，因为：不要将珍珠丢给猪只。

——卡马·詹巴特于《Le Jour》中之专访，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不要让愚人知道秘密的知识；不要让他们亵渎。因

为：不要将珍珠丢给猪只，否则驴子会踩坏你的玫瑰。

——约翰·华伦汀·安德列《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一六一六

就事论事，除该处外，还能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在石头上等待六个世纪的人，一个真的能在石上等待的人呢？不错，阿拉穆终于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败落，但是伊斯玛力派却继续在东方存留，与非什叶的禁欲神秘主义派结合，产生了可怕的德鲁滋派，最后变为印度支派阿佳汗的遵从者，离艾佳沙之地不远。

但是我发现的不止于此。在法蒂玛王朝时，透过太阳学院，古埃及的秘教注释在开罗被重新发现，于是便在该处成立了一所科学之屋！科学之屋！培根的所罗门之屋，也就是科技博物馆的模型，是不是便是由此得到的灵感呢？

"对了，对了，毫无疑问，"贝尔勃迷醉地说，"不过犹太秘法家又怎么凑上一脚呢？"

"那不过是个平行的故事。耶路撒冷派的犹太教牧师意识到圣堂武士和刺客集团之间有所关连，于是西班牙的犹太教牧师以借钱给欧洲指挥部为口实而到处刺探，查到了一点风声。他们遭到排除，因此在国家自尊的前提下，他们决定自己查明。什么?!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对于'秘密中的秘密'竟被蒙在黑暗中吗？于是，秘法传统开始了：被驱散者，圈外人的英雄尝试，自称什么都知道，好耍那些掌权的首领们一招。"

"可是，那样做，他们却会让基督徒以为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呀。"

"而且不知在什么时候，某个人闹了个天大的笑话，将伊斯玛力和以色列混为一谈。"

"老天，别告诉我贝鲁尔和议定书和其他的一切也都只是拼错音的结果。卡素朋，我们这样是将历史上悲剧的一章贬低到一

种文字的错误呀。"

"不是的，或许还有另一个理由吧。选民认为解译圣经是他们的责任。人们都怕那些叫他们正视法令的人。但是刺客集团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早些出现呢？"

"贝尔勃！想想看到勒盘多战役后，那是个多令人丧气的区域。席勃腾多知道土耳其的托钵僧隐藏了什么秘密，但是阿拉穆已不存在了；那些土耳其人也不知道被禁闭在何处了。他们等待。最后他们的时机到了；在伊斯兰的民族统一浪潮下，他们又伸出了头。把希特勒纳入'计划'中，我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现在，将阿拉穆的刺杀集团纳入，我们解释了波斯湾多年来的变化，而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的三斯，共同统治复苏圣堂，找到容身之处。一个旨在消除不同信仰精神武士间之裂口的会社。"

"或是鼓动冲突，然后利用混乱的情势。我们已再一次完成任务，矫正了历史。会不会是在至高的一刻。傅科摆会揭示地球之脐是在阿拉穆呢？"

"我们别太过火了。对这最后一点我不会遽下断言。"

"就像摆一样悬而未决。"

"如你所言，我们不能信口开河。"

"当然。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学术精神呀。"

那晚我恭贺自己发明了一个伟大的故事。我是个用世界的血和肉创造美丽的唯美主义者。可是贝尔勃到现在已是个高手了，而且，也和其他高手一样，不是由于受到启发，而是由于较好的错误。

105

Claudicat ingenium, delirat lingua, labat mens.—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 iii, 453

归结的本质，愚昧的语言，浮荡的心灵。

——路克里提厄《De Rerum Natura》，《事物的本质》，第三节，四五三页

“档案名称：如果是真的呢?”

发明一个“计划”。“计划”为你辩解，使你甚至没有任何辩护的义务，甚至是为了“计划”本身。仅只是丢出石头，便可把手藏起来。如果真有一个“计划”，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失败。

你从未得到赛西莉亚，因为安尼伯·坎大拉和皮欧·包连最友善的铜乐器也玩不好。你逃到运河帮去，因为德肯暂时饶过你，好留你下来当大祭祀供物。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有一个护身符比你的更有力量。

一个“计划”，一个犯罪集团。我们这个种族的梦想。如果它存在，这是它的错。

我丢了谁的住址这件事并不是“结果”，而是“开始”。不是该被人占有的客体，而是占有了我的主体。悲哀喜爱伴侣。悲

衰，伴侣，太多强弱弱格。

什么也不能驱逐我心中最令我安慰的想法：这世界是个阴影之神的创造物，而我便是其阴影的延长。信仰导致绝对乐观。

我犯了通奸罪，没错（或者错了），可是是上帝无法解决“邪恶”这问题的。来，让我们加以蜂蜜和胡椒，敲打石臼里的子宫吧。懦弱的上帝。

如果信仰是绝对必要的，就选择一种不会令你感到愧疚的宗教吧。一种没有关连、烟熏、地底，没有任何目标的宗教。像一本小说，不像一种神学。

五条路通向同一个目的地。多浪费。倒不如一个通向各处却又无处可通的迷宫。想要死得好看，要住在巴洛克时期。

只有一个坏造物主会使我们感到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宇宙“计划”呢？真够讽刺的，过着放逐的生活，却根本没有人将你放逐。而且，是自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放逐。

如果真有个“计划”，可是你却没有查明，且永远不可能推测到呢？

当宗教失败时，便转向艺术。你发明“计划”，是“不可知者”的隐喻，即使是个人类的阴谋也可填补这空虚。他们没有出版我的“**迷醉之心**”，因为我并不属于圣堂武士党。

要将“计划”当真的一般过活：哲人之石。

如果你不能击败他们，就加入他们。如果有“计划”，就加以适应。

萝伦莎使我受到考验。谦卑。如果我能谦卑地向天使请诉——即使我不相信他们——并划出正确的圆，那我就会有安宁了。也许。

相信真有个秘密，你便会觉得像个入会者。不费吹灰之力。

创造一个永不可能被根除的巨大希望，因为它根本没有根。并不存在的祖先永不会出现说你背叛。一种你可以永远背叛却同

时保有的宗教。

就像安德列：嘲弄地创造史上最伟大的启示，当其他人却被这启示所毁时，你终尔余生发誓与此事毫不相干。

创造一个轮廓模糊的真相：当某人想加以澄清时，你便将他逐出。只接受那些比你自己更模糊的人。我公正地爱我的仇敌。

为什么写小说？重写历史。然后历史才会是真的。

威廉·S先生，为什么不将地点设在丹麦呢？七海吉姆·约翰·瓦伦汀·安德列·路克—麦修在巴特摩和亚威隆之间的多岛海浪游，自白山到岷答那峨，自亚特兰提斯到季沙隆尼佳到尼凯亚会议。欧勒根切断了触须，流着血带他们去见太阳城的父老们，海蓝嗤之以鼻，而康斯坦丁则贪婪地以指甲挖罗勃·傅拉的空眼窝，死亡死亡，安提渥科犹太人区的犹太人，上帝与我的法典，向宝山挥手，打击，与欧斐提斯和波波赖特协会同去。蛇。喇叭齐鸣，塞恩市的比恩法桑骑士围来了，戟上插着摩尔人的头。犹太牧师，犹太牧师，犹太牧师！磁铁飓风，巴别塔坍了，勒寇夫斯基对着杰克·莫雷焦黑的尸体狞笑。

我并不拥有你，但是我可以爆裂历史。

如果问题是这个实体的缺乏，如果实际上便是如口头上的，那么我们说的愈多，便会有愈多的实体。

科学之梦是极少实体，而且是集中又可说出口的，$E=MC^2$。错。想在最开始时便得到解救，得到永恒，需要将这实体加以纠结。就像一个酒醉的水手将一条蛇打结，无法再解开。

发明，疯狂的发明，不要去管关连，直到不可能摘述为止。在象征之间等距的接力赛跑，一个说出下一个之名，没有间歇。将世界分解为一支拼字游戏的撒拉本舞，没有终结。然后相信无

法加以表达的。这不是摩西五经的真正含义吗？真相是拼字游戏中的拼字游戏，拼字游戏（Anagrams）= ars magna（大艺术）。

原来如此，贝尔勃必然决定了要将魔鬼作者们的宇宙当真，不是因为丰足的信仰，而是由于完全没有信仰。

他为自己的无法创造感到羞辱（而他一辈子都怀着他挫折的欲望和未写的负数，前者是后者的隐喻，而后者也是前者的隐喻，都充满了他所说的、无法感知的怯懦），却意识到借着发明“计划”，他却真正地创造了。他爱上了他的机器，发现那是带给他安慰的来源。人生——他的人生，人类的——如艺术，而艺术是虚假的。可是现在他想相信这本虚假的书，因为，正如他所写的，如果真有“计划”，那么他再也不会是个失败的、羞怯无自信的懦夫了。

所以最后是这样的：他利用他明知并非真实的“计划”，来击败一个他以为是真实的敌手。然后，他察觉“计划”在支配他，仿佛真的存在似的，或仿佛他，贝尔勃，和“计划”如出一体，所以他到巴黎去，去找寻一个启示，一种解脱。

他每天都在懊恼多年来他只与他自己所创造的鬼魂共同生活，而今他却在渐渐变得客观的鬼魂中找到了安慰，因为这些鬼魂也是他人所知的，虽说他是“敌人”。他该自投狮子的咽喉吗？是的，因为这头狮子比七海吉姆真实，比塞西莉亚真实，说不定也比萝伦莎·斐利尼本身真实。

为错失许多约会而懊恼的贝尔勃，现在觉得能够定一个真正的约会了。一个他不能因怯懦而逃避的约会了，因为现在他已背抵着墙了。恐惧迫使他勇敢。借着发明，他创造了现实的原则。

106

List No. 5

6 undershirts

6 shorts

6 handkerchiefs

has always puzzled scholars, principally because of the total absence of socks.

—Woody Allen, "The Metterling List," *Getting Ev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 8

第五号单子：

六件内衣

六件短裤

六条手帕

一直都令学者困惑，主要是因为一双袜子也没有。

——伍迪·艾伦《密特林单子》，引自《扯平》，

纽约，蓝登出版社，一九六六，第八页

就是在那时候，不到一个月前，莉雅决定度假对我会有好处。她说："你显得很疲累。"也许"计划"使我精疲力竭了。此

外，小婴儿，如其祖父母所言，需要干净的空气。有个朋友把山中的一栋房子借给我们。

我们没有立刻离开。米兰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莉雅也说再没有比当你知道你很快就要度个真正的假时，在都市里先度个小假更令人饱足的了。

这时，我第一次对莉雅谈起了“计划”。直到此时之前，她一直忙着照料孩子。她只知道贝尔勃、狄欧塔列弗和我在解什么谜题，且那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可是我不曾对她做过任何说明，尤其是自她就类推之精神病对我长篇大论的那天以后。或许我是羞惭吧。

我对她叙述了整个计划，包括最微小的细节，并对她说了狄欧塔列弗的病，心怀愧疚，好似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试着照实呈现“计划”：雄壮华丽的展示。

莉雅说：“噗，我不喜欢你的故事。”

“不是很美吗？”

“诱惑水手使船只沉没的海妖也很美呀。听着，你对你的无意识知道些什么呢？”

“一无所知。我甚至不肯定我有没有无意识。”

“就是了。想象一个爱开玩笑的威尼斯人，为了娱乐他的朋友，发明了本能冲动和俄底蒲斯情结这整桩事，又捏造出他从未梦过的梦和他从未见过的小汉斯兄妹……结果呢？成千上百万的人都出动了，等着要成为真正的神经病。还有成千的人准备借治疗他们而赚钱。”

“莉雅，你有妄想症。”

“我？你才有！”

“也许我们两人都有，可是你得同意我这一点：我们是从殷戈的文件开始的，当一个人碰到圣堂武士的信息时，自然会想加以解读的。或许我们是夸张了些，好嘲笑那些解读各种信息的，但是我们毕竟是有信息为凭据的。”

“你们所知道的不过是艾登提对你们说的，而从你自己的形容，他是个无所不做的骗子。总之，我想亲眼看看这个信息。”

容易之至；我将它收在档案里。

莉雅接过那页纸，将信息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皱着鼻子，将头发自眼前拂开，好更清楚地看前面密码的部分。她问：“就这样而已吗？”

“这还不够吗？”

“太够了。给我两天时间想一想吧。”当莉雅要求给她两天去想某事，她便是决心要让我瞧瞧我有多笨。我总是如此指控她，而她会说：“如果我知道你笨，那就表示即使你笨我仍然爱你。你该觉得很宽慰才对。”

整整两天，我们没再提起这件事。反正，她多半都不在家。夜里，我望着她缩在角落记笔记，撕掉一张又一张的纸。

当我们到了山上，小婴儿整天都在草里爬行，莉雅做晚餐，然后命令我吃，因为我瘦得像根竹竿。吃过晚餐后，她要我为她调一杯双倍威士忌，加很多冰块，但只要加一点汽水。她点上一根烟——只有在重要时刻，她才会这么做的——叫我坐下，这才开口解释。

“噗，仔细听，因为我将要向你示范，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好的。艾登提上校告诉你们说殷戈在普洛文斯找到了一个信息。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是的，殷戈下到井里去，真的找到一个盒子，盒内真有这篇文字。”她用手指轻敲几行法文。“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了一个塞满了钻石的盒子，上校所说的只是，根据殷戈的记录，那盒子已出售了。为什么不呢？那是一件古董。他也许卖到一笔好价钱，可是并没有人说他自此后舒舒服服地过了一生，他必然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点遗产。”

“何以见得那盒子是平凡无奇的呢？”

“因为信息是平凡无奇的。那根本就是洗衣单。来，让我们再看一次。”

a la … Saint Jean

36 *p charrete de fein*

6… *entiers avec saiel*

p … les blancs mantiax

r … s … chevaliers de Pruins pour la … j. nc

6 *foiz* 6 *en* 6 *places*

chascune foiz 20 *a* …120 *a* …

iceste est l'ordonation

al donjon li premiers

it li secunz joste iceus qui … pans

it al refuge

it a Nostre Dame d l'altre part d l'iau

it a l'ostel des popelicans

it a la pierre

3 *foiz* 6 *avant la feste … la Grant Pute.*

"一张清单?"

"老天爷，你们没有想过应该找一个导游问问普洛文斯的历史吗？你会立刻发现，这信息的出处，'教区谷仓'是个商人的聚会所。普洛文斯是香槟省各种商展市集的中心。而这'谷仓'就在圣约翰路上。在普洛文斯，他们什么都买卖，但是布匹却是格外受欢迎的，而在每一布匹上都有一种保证的商标，一种戳记。普洛文斯的第二项重要产品是玫瑰花，十字军自叙利亚带回的红玫瑰花。它们是那么闻名，因此当蓝卡斯特的艾德蒙娶了白兰·阿托斯为妻，因而继承了香槟伯爵的头衔时，他将普洛文斯的红玫瑰加到他的甲胄上。也因此才有'蔷薇战争'，因为约克家族的记号是白玫瑰。"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一本普洛文斯观光局所出版的两百页厚的小书。我在法国

中心找到的。但并不只如此而已。普洛文斯还有一处名为瞭望塔的堡垒，地如其名。此外还有面包港，避难处教堂，好几间奉献给‘我们的淑女’的教堂，一条叫‘圆石头’的路，因为在那条路上有块让伯爵的子民缴税时放硬币的石头。另有一条白袍路和一条大娼妓街；原因不难猜测，那是一条妓院林立的街道。”

“那波普利肯人又怎么说呢？”

“在普洛文斯曾有些迦萨人，后来依法被送上火刑柱。连大裁判官本身都是个改宗的迦萨人，罗勃·卜格。因此若有一条街或某一区域被称为迦萨人之地，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即使迦萨人已不存在了。”

“然而，在一三四四年……”

“谁又说这文件是一三四四年写的？你的上校解读‘牛车之后三十六年’，但在那年头，‘P’这个字有特定写法，有尾巴的意为‘之后’，没尾巴的意为‘之前’。写这份文件的人是个普通商人，记录他在‘谷仓’成交的生意，或者该说，在圣约翰路上——而不是圣约翰之夜——他记下三十六铜币，或银币，或不管什么面额，支付每一牛车的干草。”

“那么，一百二十年呢？”

“谁说到什么年了？殷戈发现了什么，而他抄写为‘120a’……‘a’是什么呢？我查了当时所用的缩写表，发现法国当时的银币用奇怪的符号记载，一个看起来像希腊第四个字母，σ，另一个看起来像第八个字母，θ，一个圆圈左边有缺口。如果你在仓促间随意书写，如一个忙碌的商人那样，像艾登提上校那样的狂热者会将它看作是‘a’，因为他已在别处读过关于一百二十年的记载。你比我更清楚他在哪里读过。他可能在任何关于蔷薇十字会的历史中看过。问题在于，他想找到与‘一百二十年之后’相似的文字。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发现‘it’重复了好几次，便认为那是‘iterum’（再）。可是 iterum 的缩写应该是 itm，而 it 表示 item，意即‘同样的’，且事实上被用在重复性的

单子上。我们的商人是在计算他将自他所收到的订单赚多少钱。他必须送出一些普洛文斯的玫瑰花束，这便是‘r……s……Chevaliers de Pruins’的意义。而上校认为是‘翻供者’之处（因为他想着那些撤回供词的武士），应该是‘jonchée’。玫瑰是用来作为节庆时的帽子或花毯之用的。所以你的普洛文斯信息应该是这样的：

在圣约翰路上：
三十六银币买几牛车干草。
六匹有戳记的新布
到白袍路上。
十字军的玫瑰做帽子之用
六朵一束共六束分送下面六处，
每束二十丁尼，共一百二十丁尼。
这便是订单：
第一束送到堡垒
同样的第二束送到面包港
同样的送到避难处教堂
同样的送到河对岸的诺特丹教堂
同样的送到迦萨人的老建筑
同样的送到圆石路。
另在节庆前三束六朵，送大娼妓街。

“因为这些可怜的女人也想编些可爱的玫瑰花帽来庆祝节日呢。”

“老天！”我说，“我想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这不过是张清单，我说过的。”

“慢着，这或许真是张清单，可是第一段信息却真是以密码记载的，且谈到了三十六名隐形者。”

“不错，这张法文写成的单子，我一个钟头就解出了。但那一段却费了我两天时间。我必须去查特利牟斯，在安布洛夏那和崔弗齐亚那两处图书馆，而你也知道那儿的图书管理员是怎样的，在他们让你摸一本古籍之前，他们看着你好似你会把书吃掉似的。不过，第一段信息也是很简单的。你早该自己发现的。首先，你确定‘三十六个隐形者分为六批’也是以和我们的商人所写的法文写出的吗？是的，这句话被用在一本十七世纪的小册中，当蔷薇十字会出现在巴黎时。可是你们的推论却和你们那些魔鬼作者一样：如果这信息是以特利牟斯的密码方法写成，那就表示特利牟斯自圣堂武士那儿抄来的，而由于它又引述当时为蔷薇十字会圈内的句子，那意味着蔷薇十字会员的计划与圣堂武士的计划是同一个。试着将这理论逆转吧，一个明理的人所会做的：既然这段信息是以特利牟斯的密码写成，那它一定是写在特利牟斯‘之后’，是由于它又引述了十七世纪之蔷薇十字会员所流传的一句话，它必定是写在十七世纪‘之后’。那么，这样看来，最简单的假设是什么呢？殷戈找到了普洛文斯信息。他和上校一样，也是个秘法信息的狂热者，所以他一看到三十六和一百二十，便立刻想到了蔷薇十字会。由于他也是个热中密码记载的人，他便自得其乐地将普洛文斯信息用密码写出，做为练习。于是他用特利牟斯的一种密码体系翻译了他的蔷薇十字会名句。”

“很妙的解释。可是并不比上校的可信。”

“到目前为止，的确是的。但是假若你做了第一个臆测，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而它们全都彼此支持，你便已更有自信是摸对了路，对吧？我一开始便怀疑殷戈所用的那些字并非取自特利牟斯的那些。它们也是同样的秘法巴比伦风格，却不尽相同。然而，如果殷戈想要一些以他感兴趣之字母为首的字，他在特利牟斯中便可找到他想多少就有多少。为什么他不用那些字呢？”

“嗯，为什么呢？”

"也许他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位置也需要特定的字母，也许我们这个聪明的殷戈要一个综合十彩的信息；也许他想要比特利牟斯聪明。特利牟斯建议了四十种主要密码解法：其中之一，只看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另一种，看第一和第三个字母；又一种，每隔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直到你只要用点脑筋，便可发明一百种你自己的方法。至于十种次要解读法，上校只考虑第一圈，也就是最容易的。可是接下来的却都以第二圈的原则为准。我影印了解读圈图给你看。想象最内圈是可以转动的，你将它转到字母'A'与外围的任何一个字母平齐，你便会得到一个体系，其中将'A'替换为'X'，另一体系则以'U'代替'A'，依此类推……每一圈二十二个字母，你便可以得到二十一种解读系统。第二十二个没有用，因为'A'便是'A'……"

"别告诉我每个字的每个字母你都试了二十一个系统了……"

"我有脑筋，也有运气。由于最短的字都有六个字母，显然只有最初六个是重要的，其余的只是做做样子。为什么六个字母呢？假设殷戈将第一个字母改为密码，跳过一个，再将第三个字母改为密码，再跳过两个，第六个改为密码。对第一个字母，我用的是轮圈上的第一号，第三个字母，我用轮圈上的第二号，这样便得到了一个句子。然后我用第三号来替换第六个字母，便又得到另一个句子。我并不是说殷戈没有也用别的字母，但是三个肯定的结果对我而言就够了。如果你想，你可以更进一步试试看。"

"别吊我胃口了。你得到什么了？"

"你再看看这段信息吧，我把替换的字母划线了。

Kuabris Defrabax Rexulon Ukkazaal Ukzaab Urpaefel
Taculbain Habrak Hacoruin Maquafel Tebrain Hmcatuin
Rokasor Himesor Argaabil Kaquaan Docrabax Reisaz

Reisabrax Decaiquan Oiquaquil Zaitabor Qaxaop Dugraq Xaelobran Disaeda Magisuan Raitak Huidal Uscolda Arabaom Zipreus Mecrim Cosmae Duquifas Rocarbis

"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个信息便是关于那三十六个隐形者。可是你听听在替换了第三个字母后所得到的第二个信息：chambre des demoiselles l'aiguille creuse（处女之房，空心尖塔）。"

"可是那我知道的，那是——"

"'在爱瑞塔河下流——处女之房——在福瑞佛斯堡的空心尖塔。'这是埃森·陆平发现空心尖塔秘密时所解读出来的信息！你记得吧：在爱瑞塔河，河滩边缘，有一幢天然城堡，空心尖塔，里面可以住人，是凯撒大帝入侵高卢时的秘密武器，后来便为法王所用。陆平之无比威力的来源。你也知道研究陆平的人有多爱这个故事；他们到爱瑞塔河朝圣，寻找秘密通道，将黎布兰的每一个字都作为字谜……殷戈不仅研究蔷薇十字会，也研究陆平，所以密码不断……"

"我的魔鬼作者们可以辩驳说圣堂武士知道尖塔的秘密，因此那信息仍是十四世纪时在普洛文斯写出的……"

"当然，这点我也想到了。但是接下来还有第三个信息。第三轮适用于每个字的第六个字母。听着：'Merde j'en aimarre de cette steganographie.'这是现代法语，圣堂武士不会这样说的：'狗屎，我对这种秘法书写厌倦透了。'那是殷戈说的，因为将这一切胡诌编写密码使他头痛，所以他最后以密码诅咒他自己正在做的事。可是他仍有其精明之处。你注意到这三句信息，每一句都有三十六个字母。可怜的噗，殷戈只是为了好玩，就如你们三人，而那个低能的上校却拿他当真。"

"那殷戈为什么失踪呢？"

"谁说他被杀害了？殷戈在奥锡尔住腻了，所见的只有那个药剂师和成天抱怨的未婚女儿。所以他也许到巴黎去，以好价钱

卖掉他的一本古书，为自己找到一个丰满多情的俏寡妇，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像那些出门去卖香烟，结果太太再也没再见到他们的男人。”

“那上校呢?”

“你不是跟我说，就连那个警探也不肯定他们是否杀了他吗?他骗了人，受害者找上门来，所以他开溜了。说不定就在此刻他正在对一个美国观光客推销艾菲尔铁塔，化名为杜邦呢。”

我不能全面投降。“好吧，我们从一张清单开始。然而我们却够聪明，够有想象力，将一张清单变成一篇诗歌。”

“你们的计划并不诗意，而是耸人听闻。人们不会只因读了荷马就想回头去焚烧特洛伊城。对荷马而言，焚烧特洛伊变成一种过去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存在的事，然而‘伊利亚特’却流传下来，充满了意义，因为那一切都十分清楚。你的蔷薇十字会宣言一点也不清楚，就像污泥、热空气、和允诺。这就是何以有许多人都尝试使宣言成真的原因，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他想要找的。在荷马之中并无秘密，但是你们的计划中却满含意义，满含矛盾和抵触。为此你们可以找到数以千计没有安全感的人乐于认同。丢掉一切吧，荷马并不虚构，你们三个却在虚构。要当心:人们会相信你们的。人们相信那些卖生发水的人。他们本能地察觉推销员将并不相连的事实放在一起。他所说的不合逻辑，而且言不由衷。可是他们也知道上帝是神秘的，不可触知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前后不连贯的谵言狂语便是最接近上帝的东西。最牵强附会的便是最近于奇迹的。你们发明了发油。我不喜欢，那是个低劣的玩笑。”

她的不苟同并没有破坏我们在山上的几周假期。我常出去散步，看书，与孩子也前所未有的接近。但是在我和莉雅之间却有些未说出口的话。一方面，她将我逼到一个角落，又为羞辱了我而歉然；另一方面，她又不相信她已劝服了我。

诚然，我仍受到“计划”的吸引。我不想放弃它，我参与其事已经太久。

几天前我早起去搭火车到米兰去，然后在米兰我便接到了贝尔勃从巴黎来的电话，于是我开始了这个故事，这对我而言尚未告终的故事。

莉雅是对的。我们该早点谈的。只是我依然不会听信她。我已经历过“计划”的创造、法规和自由的和谐。狄欧塔列弗跟我说过摩西·寇多伟洛的警告：“由于其五经变得令无知者——即亚威的整族人——而自豪，使泰福瑞也为玛寇自豪。”可是“玛寇”，这世上王国，在其炫人的单纯中，是我直到现在才明了的——及时得知真相；也许想要活过这真相却已嫌太迟。

莉雅，我不知道是否会再见你。如果不会，你在我脑海中的最后一个影像是几天前，在半睡眠中，裹着毯子。那天早晨我亲吻你，犹豫了半晌才离开。



涅扎

NEZAH



107

Dost thou see yon black dog, ranging through shoot and stubble? …

Meseems he softly coileth magic meshes,

To be a sometime fetter round our feet…

The circle marrows, now he's near!

—*Faust*, ii, Without the City - Gate

你看到那边那条在树桩和嫩芽之间徘徊打转的黑狗吗?……

我以为它轻绕出魔法的网,

镣住了我们的脚……

圆圈缩小了,它已靠近了!

——《浮士德》,第二场,"没有城门"

当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在我返回前几天,我可以自贝尔勃的档案推论出来。但是只有一个档案,也是最后的一个档案,是清楚的,包含命令的资讯;他可能是在前往巴黎之前写的,好让我,或别的人,可以看到。其他那些为他自己所写的档案,并不易于解析。但是我既进入他信托阿布拉非亚的私人世界,便得以自这些档案归纳出一些结论。

时值六月初。贝尔勃心烦气躁。医生终于接受他和古德伦是狄欧塔列弗仅有亲属的说法，与他们谈话。当印刷工人和校对问到狄欧塔列弗时，古德伦会咬着唇回答，发出两个音节，包括母音在内。那被禁的病名就这样被说出了。

古德伦每天都去看狄欧塔列弗。她那双闪耀着同情泪光的眼睛必然使狄欧塔列弗深受困扰。他知道，却为别人也知道而困窘。他说起话来十分费力。（贝尔勃写道：“那张脸只剩下颧骨。”）他掉了不少头发，但那是由于治疗的缘故。（贝尔勃写道：“那双手只看得到指头。”）

在他们痛苦的一次对话中，狄欧塔列弗向贝尔勃暗示他在最后一天将会对贝尔勃说的话：认同“计划”是不好的，可能是邪恶的。即使是在此之前，也许是为了使“计划”客观，并将他减低到原先那纯属虚构的领域，贝尔勃将它写了下来，一字一句的，仿如上校的回忆录。他的叙述如一个人会者在沟通最后的秘密。我相信这是一种治疗：他在重新返回文学，无论有多二流，返回不是现实的虚构。

但是在六月十日，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的记录十分混乱；我只能加以臆测。

萝伦莎要贝尔勃开车载她到黎维也拉，去找一个女友拿什么文件或什么公证过的信件之类大可邮寄的乱七八糟东西。贝尔勃同意了，为与她在海边共度一个周日的想法而陶醉。

他们到那里去——我揣测不出是在哪里，可能是在波多非那附近。贝尔勃的描述尽是情绪、紧张、拒绝、心情；并没有一点景观。萝伦莎让贝尔勃待在咖啡店等她，独自去办她的事。然后她说他们可以离开，到一处高踞在海上方的悬崖上去吃鱼。

这以后，故事变得支离破碎。有几段没有引号的对话，仿佛是在白热状态中写的，以免超自然的显现消退。他们开车开到尽可能远之处，然后再徒步行走，取沿岸费力的山径而行，四周全

是野花，行抵餐馆。当他们入座之后，他们看见隔壁桌上放了一张卡片，说明该桌已由奕格礼伯爵预订。

贝尔勃必然说：多巧呀。萝伦莎回答：真不巧。她并不想让奕格礼知道她去该处，而且是和贝尔勃一起。为什么不，这有什么不对？奕格礼有什么权利嫉妒？对吧？不是的，这是个人品味的问题；奕格礼曾邀她今天出去，她对他说了她很忙。贝尔勃可不想让她下不了台吧，对不？她不希望自己被视为说谎；她真的是忙，她与贝尔勃有约。这难道是件必须羞愧的事吗？不是羞愧，而是她有她自己的规则，如果贝尔勃不介意的话。

他们离开了餐馆，才刚走上回头的山径时，萝伦莎却突然止步；她看到某些人抵达了。贝尔勃不认识他们。萝伦莎说他们是奕格礼的朋友，而她并不想让他们看到她。一种羞辱人的状况。她仰靠在一座桥的栏杆上，桥下是长满了橄榄树的溪谷，而她却举报挡在眼前，好似对什么时事突然很感兴趣。贝尔勃站在离她十步远之处，抽着烟，像是他正巧经过。

奕格礼的一个朋友走过了。萝伦莎说，如果他们继续沿行山径，那一定会碰上奕格礼本人的。去他的吧，贝尔勃说。那又怎样？萝伦莎说他太不体贴。解答：不走这条路，穿过山坡到车子去。气喘吁吁地通过一系列被艳阳烧烤过的中庭，贝尔勃因此掉了一只鞋跟。萝伦莎说：你瞧走这条路线风景不是美多了吗？你当然上气不接下气；你不该抽烟抽得这么凶的。

他们到达车子。贝尔勃说他们不如就回米兰去吧。萝伦莎说，不行，奕格礼说不定迟到，那样我们可能在公路上碰到他，而他又认得你的车。今天天气这么好，让我们朝内陆驶吧。风景一定很美，然后我们会到达太阳谷，在波河附近的什么地方吃晚餐吧。

为什么要到那儿，而且你说朝内陆驶又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解答；看地图。我们在驶过优西坞之后得爬上山区，然后越过亚平宁山，在巴比坞停车，再由那里驶到皮山扎。你疯了！比汉

尼拔和他的大象更糟。她说，你一点冒险精神也没有，而且，想想我们在那些山丘所会找到的可爱小餐馆吧。在到达优西坞之前便有一家叫梅琳娜的餐馆，至少得到十二颗星，而且有你吃不完的鱼。

梅琳娜餐馆客满了，还有一排等候的客人盯着已上了咖啡的桌位。萝伦莎说：算了，再向山上开几公里，我们会找到一百家比这儿更好的餐馆。他们在两点半时找到一家餐馆，根据贝尔勃之语：在一个就连军用地图也羞于记载的可怜小村里，而他们吃的是煮得过烂的面浇罐头肉做成的调味汁。贝尔勃问萝伦莎这一切的内幕为何，因为她要他带她到奕格礼会去的地方绝非意外；她想挑逗某人，不是奕格礼便是他，可是他想不出是他们两人中的哪一个。她问他是不是有妄想症。

过了优西坞之后，他们试着越过一座山。当他们穿过一个看来如波旁时代西西里周日午后的村庄时，一只大黑狗在路中央停住了，好似它从未见过汽车。贝尔勃撞上了它。冲力好似不大，但他们一下车便看到那只可怜的畜生整个肚子全是血，还有些粉红色的怪东西（肠子？）突了出来，同时那狗又在低狺、淌口水。一些恶棍聚集过来，不消多久便像是开村民大会。贝尔勃问那只狗属谁所有，他愿意赔钱。那狗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它代表那鸟不生蛋之地大约百分之十的人口，但他们都只是看过它而已。有人说要去找骑枪手士官，对着那狗开一枪，把它了结了。

就在他们找寻那位士官之际，一个女士到达了，宣称她是个爱护动物者。她说：我有六只猫。贝尔勃心急地说：这是狗，不是猫，而且我有急事。那女士说：不管是猫是狗，你该有恻隐之心吧。不要找士官，该去找 SPCA 的人来，不然就是找邻村医院里的医生。说不定这畜生还有救。

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贝尔勃、萝伦莎、车子、狗和围观的群众；似乎无意西坠。贝尔勃觉得好似穿了睡衣却无法醒来；那女人毫不退让，那士官不见踪影，而那狗却不住流血、喘气、发出

微弱的猖声。它在低号，贝尔勃说，它会这样号死的。那女士说，它当然在低号，因为它在受苦，可怜的宝贝，为什么你开车就不能看看路呢？

小村突然人口暴增；贝尔勃、萝伦莎和那只狗成了那无聊周日的一场好戏。一个手持冰淇淋的小女孩走过来，问他们是不是电视台来的人在主办亚平宁山小姐的竞选会。贝尔勃对她说走开，不然她也会和狗一样下场。那女孩哭了起来。当地的医生来了，说那女孩是他的女儿，所以贝尔勃并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在快速的道德和交换姓名简历之后，他们发现原来医生曾由米兰著名的马纽夏斯出版社印行过他写的《一个村医的日记》。贝尔勃不经心地说他是该出版社的巨擘。医生坚持要他和萝伦莎留下来吃晚餐。萝伦莎生气了，用手肘推推贝尔勃：现在我们会落得与魔鬼门徒共餐了。你就不能闭嘴吗？

太阳依然毒辣，而教堂的钟已敲着晚祷时刻。贝尔勃咬牙低喃道：我们在天涯地角，一年有六个月的太阳，由午夜到午夜，而且我没烟了。狗认命地受着苦，没人再去注意它了。萝伦莎说她要发气喘了。贝尔勃到现在则确定宇宙是上帝所开的一个大玩笑。最后他想到他们可以开车到最近的村镇去求助。那位爱动物的女士同意了：他们应该去，他们应该快点，她信任一个在出版诗集之出版社做事的人，她自己便是大诗人吉卜林的仰慕者。

贝尔勃驾车离开。当他们驶到最近的村镇，他嘲谑地一驶而过，而萝伦莎则咒骂上帝自第一天到第五天造来污染地球的所有动物。贝尔勃同意，并进一步诅咒第六天的产物，也许也诅咒第七天的休息，因为这是他这辈子中最倒霉的一个礼拜天。

他们开始穿越亚平宁山。在地图上看似容易，却费了他们好几个小时。他们没有在巴比坞停车。到了天黑之际，他们便到了皮山扎。贝尔勃很累，但至少他能与萝伦莎共进晚餐。他在惟一有空房的旅馆租下一间双人房，靠近火车站处。当他们上楼后，

萝伦沙说她不睡在像这样的地方。贝尔勃说只要她给他时间到楼下酒吧去喝杯马提尼，他们可以再去找别的。偏偏酒吧里只有白兰地，国产的。当他再上楼回到房间时，萝伦莎不在那儿。他在柜台找到留言：“亲爱的，我发现到米兰的一列很棒的火车。我走了，下周见。”

贝尔勃冲到车站去：铁轨上空空如也。就如一部西部片。

他必须在皮山扎过夜。他想买本平装畅销小说读读，但是车站的报摊已经关了。而在旅馆里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本《旅游俱乐部》杂志。

杂志上有篇文章谈通过亚平宁山的路径，一如他已走过的那条。在他的记忆——消退了，因为当天的事件似已是在许久之前发生的——中，那些路径灰尘扑扑，又受太阳晒烤，处处散着矿物废料。可是在那本彩色精印的杂志上，它们却是梦乡，值得徒步返回，每一步都有好风景。七海吉姆的萨摩亚群岛。

一个人怎可能只因撞到一条狗便投向他自己的毁灭呢？然而正是那样，在皮山扎的那一晚，贝尔勃决定再度投入“计划”中，不再受任何挫败，因为在那档事是由他决定何人、何时和如何的。

一定也就是在那同一夜，他决定向奕格礼报复，即使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理由。他要在奕格礼不知情下将他纳入“计划”中。这是贝尔勃的典型作风：在他是惟一证人的事物中寻求报复。并非出于谦逊，而是因为他不信任他人有欣赏这些手段的能力。被放入“计划”中的奕格礼，将会消失无踪，如烛芯上的轻烟。如圣堂武士和蔷薇十字会般的不真实：如贝尔勃本身一样的不真实。

那该不难的，贝尔勃心想。我们消灭了培根和拿破仑的气焰：对奕格礼有何不行？我们也派他出去找地图吧。我将艾登提放进比他自己的更好的小说中，使自己挣脱了艾登提和他的记

忆，这也会发生在奕格礼身上的。

我想他是真心相信这个的；这便是受挫欲望的威力。档案就此告终——否则又能怎样呢？——最后他以每一个人生失败的人都会问的一句话作结束：我是上帝吗？

108

What is the hidden influence behind the press, behind all the subversive movements going on around us? Are there several Powers at work? Or is there one Power, one invisible group directing all the rest—the circle of the *real Initiates*?

—Nesta Webster, *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 London, Boswell, 1924, P.348

隐藏在舆论之后，在我们周遭所有的破坏性运动之后的影响力，是什么呢？是不是有许多种力量在运作？还是只有一个超级“**力量**”，一个隐形的集团指挥全体——“**真正入会者**”的圈子？

——奈斯达·韦斯特《秘密协会与破坏性运动》，伦敦，波斯威尔，一九二四年，三四八页

也许他本会忘了他的决定。也许只是写下来对他来说就够了。也许，如果他立刻又再见萝伦莎，他会再陷到欲望中，欲望会迫他与人生妥协。然而，事实上，那个星期一下午，奕格礼偏偏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身上飘着异国的香水味，面带笑容递上一些遭退拒的稿子，说他在海边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顺便也看过这些稿子了。再度感到嫉恨的贝尔勃，决定嘲弄奕格礼——让他

一瞥神奇的血石髓。

贝尔勃仿效薄伽丘笔下的布法玛叩，说他怀有一个神秘学的秘密已超过十年了。一位艾登提上校交托给他的一本手稿，此人自称拥有圣堂武士的"计划"……上校不是被绑架便是被杀了，他的文件也被拿走了。但他在葛拉蒙留下一本非驴非马的稿件，故意地错误百出、神奇鬼怪，甚至于天真可笑，其惟一的目的在于让他人知道上校见过普洛文斯信息和殷戈的最后笔记，也就是杀害殷戈的人仍在找寻的笔记。此外还有一个薄薄的卷宗，里面只有十页原始文件，在殷戈的书房里找到的真正文件，它们仍在贝尔勃手中。

真有趣的故事——这是奕格礼的反应——务必对我多说些。贝尔勃照办了。他对奕格礼说出了我们所臆想的全盘"计划"仿佛一切全都包含在那份遥不可及的稿件中。他甚至以一种倍加谨慎且秘密的口吻告诉奕格礼，有个名叫安其利的警官差一点查明了真相，但却无法击破贝尔勃神秘的——最贴切的形容——沉默；贝尔勃自己保有人类最大的秘密：一个归根结底为"地图"之秘密的秘密。

说到这里他停住口，一如所有伟大的停顿，充满了无言的深意。他对最后真相的抑制无语，等于是对这真相和其前提的保证。他估量，对那些真正相信秘密传统的人，沉默正是最佳的证词。

"多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奕格礼说着，从背心里掏出鼻烟盒，好似已想到别处去了。"那么……地图呢？"

贝尔勃心想：你这个老滑头，你上钩了；活该。你装出一副圣日耳曼的姿态，其实不过是另一个玩着肤浅游戏的骗子，然后你又从第一个骗子，也就是比你更大的大骗子手中买下布鲁克林桥。现在我就让你去徒然地找寻地图吧，好使你消失在地心中，被地底潮流带走，直到你一头撞到塞尔特阀的横越海洋之大巨石而头破血流为止。

于是他慎重地答道："当然，在那份稿件中也有地图，或者该说是对地图极精确的描述；地图原件的描述。真令人惊讶，谁也想不到解答竟是那么简单的。地图就在大家的眼前，人人皆触手可及的；几世纪以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它旁边经过。而其方位测定法又非常基本，因之你只要记住那模式，地图便可当场重绘出来，在任何地方。简单得出乎意料……想象——只是给你一点概念——那就好比地图是刻在纥欧普王的金字塔中，其因素展现在每个人面前，而多少年来人们读了又读并解读金字塔的文字，找寻其他暗示、其他估算，却完全忽视了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明了。天真无知的杰作。也可说是极度的机巧。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无异是一群巫师。"

"你撩起我的好奇心了。可否请你让我看一看呢？"

"我必须坦白告诉你说我已将一切都毁了：那十页原件，还有地图。我害怕。你明白的，对吧？"

"你是说你竟把那么重要的文件给毁了吗？……"

"我将它毁了。可是，如我所说的，其揭示是绝对的简单。地图在这儿。"贝尔勃说着，碰碰他的脑门。"我记着它整整十年了，而整整十年我也把秘密保存在这儿。"他再度碰碰额头。"就像一种执迷，因为我害怕如果我伸出手去掌握那三十六名隐形者的遗产而将会得到的力量。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服葛拉蒙先生出版《揭露艾昔丝》和《魔法史》了。我是在等待对的接触。"接着，贝尔勃因愈来愈得意忘形，且为了确切地试测奕格礼，他便逐字念出埃林·陆平在《空心尖塔》一书中的结论："有时候我的权力令我头昏。我沉醉于统治权。"

"得了吧，亲爱的朋友，"奕格礼说，"说不定你是过于信任一个狂热者的白日梦吧？你确定那文件是真实的吗？为何你不信任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呢？你不知道我这辈子听过多少这种揭示了，而有许多更在我的帮助下证实是毫无根据的。我可以自夸是历史图的专家——谦虚，也许，但绝对不假。"

“奕格礼博士，”贝尔勃说，“你会是第一个提醒我，一个神秘的秘密一经揭露便已没有用了。我已沉默了许多年；我可以继续沉默下去。”

于是他缄默了。而奕格礼也真挚地表演了他的角色，无论他是不是个恶棍。他一生都沉迷于不可测知的秘密，所以他相信贝尔勃的唇将永远封起。

就在这时，古德伦进来对贝尔勃说波隆那的会议定在星期三中午。她说：“你可以搭早上的市区号。”

“很好的火车，市区号。”奕格礼说。“不过你该预定个座位才好，尤其是这季节。”

贝尔勃说就算你在最后一分钟上车，也还能找到位子，也许是在供应早餐的餐车里。“那么，祝你好运。”奕格礼说。“波隆那，很美的都市，只是六月时却很热……”

“我到那里不过待两三个小时。我必须讨论一本关于古代铭文的书。插图有些问题。”然后他开枪了：“我还没度过假。我想就在夏至前后度个假吧。说不定我会下决心去……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信赖你的谨慎。我当你是个朋友才告诉你的。”

“我甚至比你更能三缄其口的。总之，我很真挚地感谢你的信任。”说罢，奕格礼便离开了。

这次接触使贝尔勃信心大增：他的空中故事大胜这世界的无耻下流。

次日，他接到奕格礼打来的电话。“你一定要原谅我，亲爱的朋友。我碰到一件小小的事故。你知道我也小规模地交易古董书。今晚我将接到从巴黎来的十二本精装书，十八世纪的，价值不小，然后我非得在明天将它们送到佛罗伦萨去给他的一个笔友。我宁愿亲自送去，可是我在这里却有另一件事必须处理。我想到了这个办法：明天你要到波隆那去。我在火车离站的十分钟

前到车站去找你，将一个小皮箱交托给你。你把它放到位置上方的行李架上，等你到达波隆那时，就把它留在那儿。你可以等到别人都下火车后再下车，以确保没人会拿走它。等火车开到佛罗伦萨时，我的朋友再趁火车停站时上车去拿那只箱子。我知道这样很麻烦你，但你若能帮我这个忙，我会十分感激的。”

“乐意之至。”贝尔勃说。“只是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怎么知道我把皮箱留在哪里呢?”

“我已冒昧地为你预留了一个位子，第八号车厢，四十五号。我将它预留到罗马，因此在波隆那或佛罗伦萨都不会有人坐的。你瞧，为了补偿我对你造成的不方便，我确保让你舒适地旅行，不必去坐在餐车里。当然，我不敢为你买票，怕你认为我的报偿太不细腻了。”

一个真正的绅士——贝尔勃心想。他会送我一箱好酒，好为他的健康举杯。昨天我要把他送到地心去，现在我却要帮他的忙。总之，我又不能拒绝。

星期三早上，贝尔勃提早到火车站去，买了前往波隆那的票后，在八号车厢旁找到了拿了一只小皮箱候立的奕格礼。皮箱相当重，但并不大。

贝尔勃把皮箱放到四十五号座位上方后，便坐下来看报纸。当天的新闻是贝林杰的丧礼。一会儿之后，一个留了胡子的先生走过来在他相邻的位子上坐下。贝尔勃觉得这个人很面熟。(后来他想到可能是在皮德蒙的宴会上见过，可是他不确定。)火车离站时，车厢内已坐满了人。

贝尔勃看着报，但是那个胡子先生尝试与每个人交谈。他先批评车厢内很热，空气调节不适切，以及在六月里很难穿衣服，不知该穿夏天的，还是春秋季的。他又观察到最好的服装是一件轻便的运动上衣，像贝尔勃所穿的，接着他又问是不是英国制的。贝尔勃说是的，是英国的百利牌，然后便又埋首看报了。“百利牌是最好的。”那位先生说。“可是你的又特别好，因为没

有那些太过惹眼的金扣子。而且，我觉得与你的枣红色领带很配。”贝尔勃谢过他后又翻开报纸。那先生又继续与别人谈论要配领带和上衣有多难，贝尔勃也继续看报。贝尔勃心想：我知道他们都认为我很无礼，可是我搭火车不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的。事实是我的人际关系已嫌太多了。

这时那位先生对他说：“你看这么多报！而且每篇政治性论述都看。你一定是位法官或政治家吧。”贝尔勃答道他两者都不是，只是在一家专长于阿拉伯玄学的出版社工作。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能把他的对手吓走。而那人显然也吓到了。

然后车长来了，他问贝尔勃为何将位子保留到罗马却只买了到波隆那的票。贝尔勃说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你真幸运，”那长胡子的先生说，“可以随心所欲地下这样的决定，不必数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真嫉妒你。”贝尔勃微微一笑，移开了目光。这下子——他心想——他们一定都以为我是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子或银行抢匪了。

火车到了波隆那，贝尔勃站起身，准备下车。“别忘了你的皮箱了。”他的邻座说。

“不，一个朋友在佛罗伦萨会上车取走。”贝尔勃说。“说起来，如果你能帮我看着，我会很感激的。”

“我会的，”那位留胡子的先生说，“放心好了。”

贝尔勃在傍晚时返回米兰，便关在他的公寓里，靠两罐肉罐头和一些饼干度过晚餐，并打开电视。自然又是贝林杰的丧礼了。关于火车的新闻直到最后才出现，犹如后注似的。

那天近午时分在市区号上，车离波隆那到佛罗伦萨之前，有个留胡子的先生对一位在波隆那下车，却将一只小皮箱留在行李架上的乘客提出了怀疑。不错，那乘客确实说过车到佛罗伦萨时会有人上车拿皮箱，但是恐怖分子不也都是这么说的吗？还有，为什么他在波隆那下车，却要将座位保留到罗马呢？

同车厢的其他乘客都感到十分不安。最后，那个胡子先生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弄错总比被炸死好，所以他通告了车长。车长停住火车后，打电话给铁路警察局。火车是在山区停下的。乘客焦虑地在铁路旁兜圈子，爆炸小组到了……专家打开皮箱后，找到了定时器和炸药；定的是在抵达佛罗伦萨的时刻，足够轰走几十个人。

警方找不到那个胡子先生。也许他已换了车厢，在佛罗伦萨下了车，因为不想被刊登到报上。警方要求他尽速和他们联系。

其他乘客都以不寻常地精确度记得那个留下皮箱的人。他必然在看第一眼时便很可疑了。他穿着一件没有金钮扣的蓝色英国上衣，系一条枣红色领带；他很沉默，似乎尽其所能地不愿引人注意。但是他透露了一点背景，说他在一家报社或出版社工作，工作性质（证人的证词略有差异）与物理学或轮回转生有关——只是必定牵涉到阿拉伯。

各地警察分署和骑枪兵总部都已接到通知了。匿名电话已不断拨进，且正在经调查者过滤当中。波隆那拘捕了两个利比亚人。一个警方画家已画出一幅素描，现在显现在荧光屏上。这幅素描并不像贝尔勃，但贝尔勃却像这幅素描。

不用说，贝尔勃就是留置皮箱的那个人。可是那皮箱里装的是奕格礼的书呀。他打电话给奕格礼，没人接听。

那时夜已经深了。他不敢离开，便吞了颗安眠药也好睡一会儿。次晨，他再度拨电话找奕格礼。没人接。他出门去买报纸。幸好头一版仍在报道丧礼；火车的故事和警方的素描一定在内页处。他躲躲闪闪地回公寓去，将衣领翻高，这才意识到他仍穿着同一件上衣。至少他没打上那条枣红色领带。

当他再度尝试回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他接到了一通电话。一个陌生的外国口音，略带巴尔干腔，流畅的：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团体出于同情心这么做的。可怜的贝尔勃先生，那声音说，发现自己被这么不愉快的事波及。你不该在不先查明包装内

容的情况下便答应做别人的信差的。要是有人去向警方通报那个坐在四十五号位子上的乘客便是贝尔勃先生，那岂不是太糟了！

当然，这么极端的步骤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贝尔勃肯合作。例如，只要他肯说出圣堂武士的地图何在。再者，因为人人都知道市区号上的那个恐怖分子是在米兰上车的，使得米兰成为瞩目焦点，因此这件事最后找个中立的地点进行，例如巴黎。何不安排在一周之后，于梦蒂可路三号的史隆图书馆会面呢？不过贝尔勃或许该听劝即刻起程的好，免得被人指认出来。梦蒂可路三号，史隆图书馆。六月二十日，星期三中午，他会在那里找到一张熟面孔：在火车上与他热切交谈的那个胡子先生。那胡子先生将会告诉贝尔勃到何处去找其他朋友，然后，逐渐的，在夏至之前，贝尔勃会说出他所知道的，这整件事便会在不伤及任何人的情况下结束。梦蒂可路，三号：很容易记的。

109

Saint - Germain… very polished and witty… said he possessed every kind of secret… He often employed, for his apparitions, that famous magic mirror of his… and through its catoptric ef - fects summoned up the usual, well - known shades. His contact with the other world was unquestioned.

—Le Coulteux de Canteleu, *Les sectes et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Paris, Didier, 1863, PP. 170 - 171

圣日耳曼……仪表翩翩，谈吐不凡……说他拥有每一种秘密……为了他的幻影，他常用他那面有名的魔镜……透过其反射效果召唤平常的、著名的阴灵。他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

——郭尔多·坎得流“Les sectes et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宗派与秘密会社》），巴黎，戴第厄，一八六三年，一七〇～一七一页

贝尔勃气急败坏。一切都很清楚了。奕格礼相信他的故事，想要地图，便设了这个圈套，而现在贝尔勃落入他的掌握中了。贝尔勃必须到巴黎去告知对方他并不知情（但他是惟一一个知道他并不知情的人，因为我去度假并未留下地址，狄欧塔列弗又已

奄奄一息了)，否则全意大利的警力都会为他出动。

只是奕格礼真可能设下这么下流的圈套吗？贝尔勃该揪住这老疯子的衣领，将他拉到警察局去；只有这样才能自这团混乱中解脱。

他叫了计程车，到皮欧拉广场附近的那间小房子去。窗子全关上了；在大门上有房地产公司的招牌：“出租”。这太疯狂了。奕格礼上礼拜还住在这里的；贝尔勃打过电话给他。他按按隔壁的门铃。“噢，那位先生吗？他昨天搬走了。我不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我跟他根本不熟，他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想他常到处旅行吧。”

惟一可行之事便是去询问房地产公司了。他们从未听过奕格礼其人。先前承租那房子的是一家法国公司，租金固定透过银行支付。租约在一夜之间取消了，所以房地产公司没收了押金，他们的一切通信都是和一位雷寇斯基先生进行的。他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这是不可能的。雷可斯基或雷寇斯基，上校的神秘访客，被安其利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所通缉，而他却在这里到处租房子。在我们的故事里，艾登提的雷可斯基是俄国秘密警察勒寇夫斯基的转生，换句话说，便是那个无法回避的圣日耳曼。奕格礼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贝尔勃到办公室去，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像个小偷似的，把自己锁在他房间里。他必须试着把事情好好想清楚。

这足够把一个人逼疯了，而贝尔勃也怀疑他终于发了狂。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当他一边抹着脸上的汗珠，一边又机械化地——不假思索的——翻着前一天送到办公室来的一些稿件时，在其中一页的上端他突然看到了奕格礼的名字。

他看看书名。由一个平凡无奇的魔鬼作家所写的一本小书，“圣日耳曼伯爵的真实故事”。贝尔勃再次翻到那一页。书上引述

查可那传记中的说法，说克劳德—路易·圣日耳曼用过下列几个不同的名字：席蒙先生、梭提可夫伯爵、魏耳当先生、贝尔玛侯爵、勒寇斯基或雷寇斯基，等等，但其真正的姓氏为圣马丁及奕格礼侯爵，后者来自在皮德蒙的祖传产业。

很好。贝尔勃可以安心了。不仅他被恐怖主义所追缉，不仅计划是真的，不仅奕格礼在两天内凭空消失，而且，伯爵并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而是真实而不朽的圣日耳曼。而且他从未试图隐藏这事实。但是不对，在这愈卷愈大的虚假漩涡中，惟一真实的事物是他的名字。也不对，即使是他的名字也是假的。奕格礼并不是奕格礼。只是他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他在演戏，已演了许多年了，就像我们以后将会发明的故事中人。

贝尔勃无法可想了。奕格礼一消失，他便无法向警方证明是奕格礼把那只皮箱交给他的。就算警方相信他吧，那会变成他是自一个因谋杀而被通缉的人手中接过那箱子的，一个他雇用为顾问至少已有两年的人。好一番伟大的辩解。

为了掌握全盘的故事——非常通俗剧的——也为了令警方相信，必须先假定另一个甚至更不可思议的故事。亦即，我们所发明的“计划”，每一个细节——包括对地图的最后搜寻——都符合一个真正的计划，而这计划已牵涉到奕格礼、雷可斯基、勒寇夫斯基、雷寇基、那个胡子绅士和三斯，更不必提普洛文斯的圣堂武士。这个故事又是基于上校是对的假设上。只不过上校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他所说的是错的，因为毕竟我们的“计划”与他的并不同，所以如果他的是真的，我们的便不可能是真的，反之亦然。因此，如果我们是对的，为什么雷可斯基会在十年前从上校那里偷去一份错误的文件呢？

那天早上，读者贝尔勃打入阿布拉非亚中的一切，我觉得好似将头撞墙一般：好劝服自己，至少这面墙是真实的。我想象贝尔勃在那天必然会有的感觉，还有后来那些天。但事情尚未完结。

他需要和人谈谈，所以打电话给萝伦莎。她不在。他愿意赌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就某方面而言，萝伦莎是奕格礼发明的人物，而奕格礼又是贝尔勃所发明的，而贝尔勃已不知道他自己又是由谁发明的。他再度拿起报纸。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便是警方所画的人。仿佛是要使他更确信似的，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找他的，在办公室里，同一个巴尔干口音，同样的指示，在巴黎会晤。

“你到底是谁？”贝尔勃吼道。

“我们是三斯社。”那声音答道。“而你对三斯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贝尔勃毅然决然地打电话给安其利。打到总署去，他们十分勉强；他们说巡官已不再在这里工作了。当贝尔勃坚持时，他们才屈服，将他接到别的办公室去。

“啊，贝尔勃博士，真是意外！”安其利以嘲谑的口吻说，“你找到我真是幸运，我正在收拾行李。”

“行李？”这是暗示那只皮箱吗？

“我被调到萨丁尼亚去了。显然是很和平的派任。”

“安其利巡官，我必须和你谈谈。这是很紧急的，是关于那件事……”

“什么事？”

“上校。还有另一件……有一次，你问卡素朋有没有听过‘三斯’这个协会。嗯，我听过。而且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

“我不想听。那已不再是我的案件了。而且，你不认为现在已有些嫌太迟了吗？”

“是的，我承认。几年前我是有些话没告诉你。可是现在我要说了。”

“不必对我说，贝尔勃博士。第一，我该告诉你有人必然在听着我们的谈话，而我要这个人知道我拒绝听任何话，也一无所

知。我有两个孩子，都还很小。我接到过他们可能会出事的警告。为了表示那并不是开玩笑的，昨天早上当我太太发动车子时，整个车盖都被炸开了。只是一颗小炸弹，不比一个鞭炮大多少，但足够令我相信他们的话了。我去找组长说我已恪尽职守了，有时超过职守，但我并不是英雄。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可是不愿赔上我太太和孩子的命。我要求调职。然后我告诉每个人我有多怯懦，我吓得屁滚尿流。现在我也告诉你和在听我们谈话的任何人。我已毁了事业，失去了自尊。我是个没有荣誉的人，但我不愿失去我所爱的人。我听说萨丁尼亚是个很美的地方，而且我甚至不必存钱好让孩子们在夏天时到海滩去。再见。”

“慢着，我有麻烦……”

“你有麻烦？很好。当我要求你帮忙时，你不肯帮我的忙。你的朋友卡素朋也不肯。但现在你有麻烦了……嗯，我也有麻烦。你来得太迟了。如电影里所说的，警察为民服务。这便是你所想的吗？那你就打电话给警察吧，去找我的继任者。”

贝尔勃挂断电话。好极了，他们甚至防范他去找一个可能会相信他的警察了。

然后他想到了交游广阔——地方首长、警察局长、高官——的葛拉蒙先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他冲去找他。

葛拉蒙和蔼地倾听他的故事，以礼貌的句子如“真是的”、“想不到”、“听起来真像小说”之类的打断他的陈述。然后他双掌一拍，以深切的谅解望着贝尔勃说：“孩子，请允许我这么叫你，因为我大可当你的父亲了——呃，也许不是父亲，因为我还年轻，该说我的心还年轻，但足以当你的大哥了，是的，如果你允许我。我要告诉你真心话。我们相识已有许多年了。我觉得你好像过度兴奋，智尽技穷，神经紧张，而且，疲累。别以为我并不感激；我知道你对出版社的尽心尽力，有一天这也该以我所称的物质条件来加以考虑，因为那从不会有任何害处的。不过，换了我是你的话，我会去度个假的。

“你说你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困窘的状况。坦白说，我必须承认——并非戏剧化——如果葛拉蒙的一个编辑，一个最好的编辑，竟被卷入某种可疑的事件中，那对出版社而言也是很不好的。你告诉我说有人要你到巴黎去。你没有必要说得太详细；我自然是相信你的。所以你就到巴黎去吧。立刻将事情澄清不是最好的吗？你说你发现自己与像奕格礼伯爵这样一位绅士有——呃，我该怎么说呢？——有冲突。我不想知道细节，也不想知道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不会对你所说的那些相似的名字想得太多的。这世上有很多叫日耳曼的人，或是相近名字的人。你不同意吗？既然奕格礼传话给你说到巴黎来，我们把事情讲清楚，那你就到巴黎去吧。那又不会是世界末日。在人际关系中，直接坦率总是最好的。到巴黎去吧，而你我若心里藏了什么话，千万别隐忍不说。你心里想的应该由嘴里说出来。这所有的秘密有什么重要的！

“据我所了解，奕格礼伯爵之所以抱怨，是因为你不肯告诉他某份地图的下落，某份文件或信息或什么的；你拥有这件东西且并无所用，而我们的好友奕格礼却为了某种学术性的理由需要它。我们是为文化服务的，对吧？或者我说错了？把这张地图什么的给他吧——我甚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如果那对他具有这么大的意义，他必有他的理由的，必然是值得敬重的理由；一个绅士总归是一个绅士。到巴黎去，握手言和，就没事了。好吧？而且别太担心，你知道我总是在这里的。”说到这里他按按室内通话器：“葛拉齐亚太太……啊，不在。当你需要她时她总是不在。你有你的麻烦，亲爱的贝尔勃，但我的麻烦也不少。现在，再见了。要是你在走廊上看到葛拉齐亚太太，叫她到我办公室来。别忘了：好好休息一下。”

贝尔勃出去了。葛拉齐亚太太不在她的办公室内，但贝尔勃看到在她办公桌上专属葛拉蒙私人所用的红线是开的；葛拉蒙正

在打电话给某人。贝尔勃克制不住（我相信他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出这么不微妙的事）；他拿起话筒，偷听谈话。葛拉蒙正在说："别担心。我想我说服他了。他会到巴黎来的……只是我的职责。毕竟，我们属于同一个精神武士集团。"

原来葛拉蒙也是秘密的一部分。什么秘密呢？只有他——贝尔勃——能够揭露的秘密。一个并不存在的秘密。

那时天已黑了。他到皮拉底酒吧去，和某些人闲聊了两句，喝了太多的酒。次晨，他去找他仅存的最后一个朋友，狄欧塔列弗。他去向一个垂死的人求助。

他在阿布拉菲亚上热切地记录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只是摘要。我无法看出有多少是狄欧塔列弗说的，又有多少是贝尔勃说的，因为他们两人所说的都只是一个人说出真相的喃喃低语，因为他知道玩弄幻象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10

And so it happened that Rabbi Ismahel ben Elisha and his disciples, who were studying the book Yesirah and mistook the movements and walked backward, sank into the earth, to its navel, thanks to the strength of letters.

—Pseudo Saadya, *Commentary on the Sefer Yesirah*

事情是这样的：犹太牧师伊斯玛耶·艾利夏和他的门徒在研读以赛拉书时，弄错了其运转，所以逆向而行，结果沉到地底，地心脐部，这都是因字母的力量。

——素都·沙迪亚《以赛拉谈》

贝尔勃从未见过他的友人如此苍白。狄欧塔列弗现在已没什么头发，连眉毛和睫毛也差不多都不见了。他看起来像个乒乓球。

“原谅我，”贝尔勃说，“我们可以讨论我的情况吗？”

“请便。我没有什么情况，只有需要。”

“我听说他们有种新的疗法。这些东西吞噬二十四岁的病患，但对五十岁的人作用就慢多了；还有时间找到治疗的。”

“你别担心我，我还不到五十岁，我的身体还很年轻，所以我有快点死的特权。只是我说话比较难过。把你必须说的告诉

我，然后我可以休息。”

贝尔勃服从而尊敬地对他说出来龙去脉。

然后，像科幻片中怪物那样呼吸喘急的狄欧塔列弗说话了。他也有如怪物一般的透明，即在里外之间、肉与皮肤之间、腹部上的细毛之间都缺乏一种分隔，只有X光或某种已呈严重之病势可显现出来的五脏六腑的黏密纠结。

“杰可波，我被困在这床上，动弹不得，我无法决定你对我说的都只是发生在你的脑子里，还是发生在外界。可是那无所谓。是你疯了还是全世界都疯了，并没什么不同。总之，有人很过分地在排列组合圣经里的文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违反了神谕而犯罪，违反了创造且污染了世界的上帝。现在你也和我一样，受到了严惩。你和我之间并没什么不同。”

一个护士端水进来放到狄欧塔列弗桌子上。她告诉贝尔勃别让病人太累，但贝尔勃却挥手要她离开：“别来吵我们，我必须告诉他。真相。你知道真相吗？”

“我？先生，真奇怪的问题……”

“那你走吧。我必须告诉我的朋友一件很重要的事。现在听着，杰可波，就如人的躯体有四肢、关节和器官，摩西五经也有。而人的躯体也就像摩西五经。你在听吗？”

“是的。”

“犹太牧师梅耶在跟随犹太牧师阿其巴学习时，将硫酸盐倒到墨水里，而他的导师却一语不发。但是当梅耶牧师问伊斯玛耶牧师他做的对不对时，伊斯玛耶牧师对他说：孩子，你在做事时一定要万分谨慎，因为这是个神圣的工作，所以你若少写了一个字母或多写了一个字母，都会毁灭整个世界……我们试过重写摩西五经，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理会字母是太多还是太少……”

“我们只是在开玩笑。”

“和摩西五经是开不得玩笑的。”

“我们是在和历史开玩笑，和其他人所写的东西……”

“世上可有一本建立世界却不是圣经的书吗？给我喝点水。不，不是用杯子；将那一块布弄湿吧……谢谢。现在听着。重组圣经上的字母就表示重组世界，那是无可避免的。任何篇章，甚至只是一个拼音。像你的瓦格纳医生那样的人，他们不是说，一个玩文字游戏和猜字游戏而违犯了语言的人，有一颗丑恶的心灵且憎恨他的父亲吗？”

“可是那些人是心理医生呀。他们那么说是为了赚钱。他们并不是你的犹太牧师。”

“他们都是犹太牧师。他们说的是同样的话。你以为当犹太牧师谈到摩西五经时，是在谈一个卷轴吗？他们是在谈我们，谈透过语言重造我们的躯体。现在，听好。要操纵圣经上的字母，必须要万分的虔诚，而我们却没有。但是每一本书都交织了上帝的名字。我们将所有的历史书籍弄成字谜，却没有做过任何祷告。听我说，该死。阅读五卷书的人使世界保持运转，而在他读、研究、重写之时，他也使自己的身体保持运转，因为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在这世上找到对等物。为我把布粘湿……谢谢。如果你改变圣经，你就改变了世界；如果你改变了世界，你就改变了躯体，这便是我们当初所不明了的。

“五卷书让字脱出其鞘壳；字出现一下，然后又立刻隐藏起来。它只显露片刻，且只对爱它的人显露。它是个躲藏在遥远宫殿内的美女，等待一个不为人知的人。如果有另一个人想要带她走，用他的脏手碰她，她是不会理他的。她知道她的所爱；她开开门露一下面，立即又藏了起来。五卷书的真言只对真正爱它的人显露。可是我们去碰它时却未含真爱。只有嘲谑……”

贝尔勃再度用湿布为他朋友润润唇。“因此呢？”

“因此我们所做的是不经允许的事，我们也无充分的准备。我们操纵圣经的文字，无异于建造一个机器人。”

“我不懂……”

"你不会懂的。你现在正拘禁于你的创造物中。可是在外界你的故事却仍未显露。你依然可以逃脱，只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我却不同。我的体内已在经历着我们在'计划'中所做的一切……"

"别胡说了。你的病是因为细胞……"

细胞是什么呢？有几个月，我们和虔诚的犹太牧师一样，为圣经的字汇排出不同的组合。GCC，CGC，GCG，CGG。从我们嘴里说出的，我们的细胞会学习。我的细胞做了什么呢？它们发明了一个不同的计划，所以现在它们自己在进行计划，创造历史，一个独特的、私人的历史。我的细胞学知了可以将圣经和全世界所有书籍的字加以颠倒，藉此而渎神。它们也学到现在在我的身体内部这么做。它们逆转、移项、转换，将自己改变成没有听说过的细胞，没有意义的新细胞，或者与正确意义正好相反的细胞。必定有一个正确的意义和一个错误的意义；否则你就会死。我的细胞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盲目地开玩笑。

"杰可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当我还能阅读之时，我读了很多字典，研究字的历史，好明了我的身体究竟有了什么变化。我像个犹太牧师般仔细研读。你有没有想过语言学词汇：'音位转换'（metathesis）与肿瘤学的'病毒迁徙'（metastasis）十分相近呢？什么叫'音位转换'？也就是把'clasp'说成'claps'，把'beloved'说成'bevoled。这便是提穆拉（temurah）。字典说'音位转换'表示调换位置或互相调换，而'病毒迁徙'也表示迁移和转变。字典真是愚蠢！这两个字的字根是相同的，不是动词'metatithemi'便是动词'methistemi'。'metatithemi'的意思是我转换，我调动，我变动，我代换，我撤废一条法令，我改变一种意义。而'methistemi'呢？也是一样的：我移动，我改变，我变动，我调换陈腐之语，我失去理性。当我们在追寻字母之后的秘密意义时，我们便都失去了理性了。我的细胞们也一样，顺从而尽职地。所以我现在才会奄奄一息，杰可波，你也知道的。"

“你这样说话是因为你病了……”

“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终于了解到自己身体里的一切。我日复一日地研究，现在我知道体内的各种变化，可是我不能介入，因为细胞已不听使唤了。只因我劝服自己相信并没有什么次序，对任何文字都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才会濒于死亡。我一辈子都如此相信，我，我自己的脑子。而我的脑子必然也将这信息传给了我的细胞。我为什么要巴望它们比我的脑子聪明呢？我要死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超乎了应有的界限。”

“听着，你的病和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关连。”

“没有吗？那你解释你的情况吧。这世界的反应也和我的细胞一样。”

他精疲力竭地靠卧到床上。这时医生进来了，对贝尔勃低声说他不该让一个快死的人承受这样的压力。

贝尔勃离开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狄欧塔列弗。

好吧，他写道，警察追缉我的原因和狄欧塔列弗罹患癌症的原因是一样的。可怜的老友，他快死了，而我，没有癌症，我在做什么呢？我要到巴黎去找肿瘍的原则。

但是他并未立刻屈服。他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整整四天，一字一句地重读档案，想找到一个解。然后他写下这篇叙述，最后的证言，告诉他自己、阿布拉菲亚、我，或任何能够读到的人。最后，星期二那天，他离开了。

我相信贝尔勃到巴黎去是去对他们说没有秘密，说真正的秘密是让细胞根据其本能的智慧进行，说寻求表面之下的奥秘会将世界贬低为一个恶性瘤，说全世界最蠢最恶性的人便是贝尔勃他自己，一无所知却又发明了一切。这一步必然使他损失惨重，可是他接受自己是个懦夫的前提已经太久了，而安其利又向他表明了英雄是难得一见的。

在巴黎，经过初次会晤后，贝尔勃必然意识到“他们”是不会相信他的。他的话太不戏剧化，太过简单了。那是“他们”所

要的启示，至死不变。贝尔勃并无启示可以给他们，而且——他最后的怯懦——他怕死。所以他想掩饰行踪，才会打电话给我。可是“他们”抓到他了。

111

C'est une leçon par la suite. Quand votre ennemi se reproduira, car il n'est pas à son dernier masque, congédiez - le brusquement, et sur tout, n'allez pas le chercher dans les grottes.

—Jacques Cazotte, *Le diable amoureux*, 1772, from a page suppressed in later editions

C'est une le on par la suite Quamd votre
ennemi se reproduira, car il n'est pas
à son dernier masque. congédiez - le brusque -
ment, et surtout n'allez pas le chercher
dans les grottes.

——杰克·卡若特《Le diable amoureux》，一七七二年，摘自续版中已删除之一页

现在，在贝尔勃的公寓内，我看完了他的告白，不禁自问：我该怎么办？不能去找葛拉蒙。安其利已经离开了。狄欧塔列弗已说了他所要说的一切。莉雅远在一个连电话都没有的地方。现在是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早晨六点整。如果真有什么情况，那就会在今晚发生，地点是科技博物馆。我必须快点决定。

后来在潜望镜里，我问自己：为什么你没有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呢？你所看的不过是个疯子的陈述，这疯子曾和别的许多个疯子谈过话，包括和一个过度刺激（或过度沮丧）之垂死友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你甚至不肯定贝尔勃曾自巴黎打电话给你，也许他当时只是在离米兰几公里外的某处，也许就在街角的电话亭里。为什么让你自己卷入一个想象的、且与你无关的故事里呢？

我在潜望镜里如此自问，同时我的双脚已渐渐麻木，日光也渐消退了。我感觉到任何人独自一个在夜里空旷无人之博物馆中所会感到的那种不自然却又极自然的惧怕。但那天清早，我却不觉得害怕，只感到好奇，还有，或许，责任和友情。

那时我告诉自己，我也该到巴黎去。我也不确知为了什么，只是我不能在这时候离弃贝尔勃。或许他也仰赖我在夜色的掩护下，溜进那刺客集团的洞穴中，如将要把牺牲的刀刺进他心脏的苏亚哈南那样，和我的印度兵冲进那地底庙堂里，将他救出险境。

幸好，我身上带了点钱。在巴黎，我上了一辆计程车，叫计程车载我到梦蒂可路。他咕哝了两声，低咒了几句；即使他有一些街市地图，还是找不到这条路。事实上，这竟只是一条比火车道宽不了多少的巷子，在旧比佛区，圣朱利安穷人区的后方。计程车根本开不进去，所以司机让我在转角处下车。

我不安地走进那条巷子。没有什么人家。在该条路的某处略微宽阔些，接着我便来到一家书店。我不知道何以这书店会是梦蒂可路三号，因为并无一号或二号，或任何其他的街道号码。那是间阴暗的小店，里面只有一个灯泡亮着。双重门的一半又充当展示橱窗，两侧放了大约几十本书，指明了该店的专长。在一个架子上，放有几个摆、几盒蒙了灰尘的香、小护身符——东方的和南美的，还有不同来源的算命卡。

内部陈设亦不豪华：墙上和地板上堆满了书，后侧有张小桌

子，还有一个似乎是被故意安置在该处的店东，好让作家可以写这店东比他的书籍更为老朽。这个老人埋首于账簿，对他的顾客并不感兴趣，而此刻他的顾客共有两位；他们每抽出一本书便卷起滚滚灰尘，而即刻开始阅读，看起来不似要购买。

惟一没有书架的空处贴了一张海报。颜色绚丽，一系列双边的椭圆形肖像，就如魔法师胡狄尼的海报。“不可思议杂技团，欧考夫人与隐形者的关系”。一个皮肤浅棕的妇人，极英气的一张脸，两股黑发在颈窝处梳成髻。我觉得这张面孔十分眼熟。“僧人哈勒与其圣舞。小怪物，或幸运小线。”许多可悲且可憎之小恶魔的总合。

“史隆图书馆”果真应有尽有，供应自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甚至广告着健康的娱乐，适宜在将孩子磨成粉末前带他们到那里去。我听到电话铃响声。店东将一堆纸张推到一边去，直到他找到话筒。“是的，先生，”他说，“不错。”他听了一会儿，点着头，然后有种迷惑的表情，或至少是表现出迷惑的样子，好让在场的人看见，仿佛人人都听得到他所听的，因此他不愿为此担起责任。然后他脸上露出当你问一个巴黎店东他店里所没有的东西，或当你问一个已没有空房的旅馆职员时，他们脸上所会有的震惊神情。“啊，不，先生。啊，这个……不，没有，先生，这不是我们的专长。你知道，如果我们卖这些书，我们自然可以供应你目录，可是……这是私人的问题，而我们……噢，那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有很多种疗法……是的，如果你想要，有驱魔师。当然，我知道，一般人与其同业都很熟悉……可是我们却不然。不，你的描述对我而言并不足够，就算足够吧……很抱歉，先生。什么？是的……如果你想要的话。这是个很出名的地方，但是请不要问我的意见。你知道，这档子事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是否有信心。乐意为你服务，先生。”

另外两位顾客离开了。我心中忐忑，却强行振作，以一声咳嗽吸引那老人的注意。我告诉他我在找一个熟人，一个我认为常

到此逗留的朋友：奕格礼先生。那老人再次浮现听电话时曾有过的那个震惊的神情。我说，或许他在这里并没有用奕格礼这个名字，而可能是雷可斯基或梭提可夫或……老店东眯着眼睛打量我，说我的朋友有些奇怪的名字。我对他说算了，这事并不重要，我不过是问问罢了。慢着，他说；我的合伙人快来了，说不定他知道你要找的这个人。请坐；后面这里有张椅子，坐吧。我打个电话查查看。他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压低声音说话。

我暗想：卡素朋，你甚至比贝尔勃还要笨。你在等什么呢？等"他们"来说，噢，真是太巧了，杰可波·贝尔勃的朋友也来了；来，来吧，是的，你也一道来吧……

我蓦地站起身，说声再见便离开了。不一会儿我便走出了梦蒂可路，走进另一条巷子，然后到了塞纳河畔。傻了！我告诉自己，你以为会怎样呢？走进那里，找到奕格礼，揪住他的衣领，听他道歉并说一切都是误会，你的朋友在这里，我们没碰他一根头发。而现在他们却知道你也来了。

这时已过中午了，而当晚在科技馆里将会有事发生。我该怎么办？我转入圣杰克路，不时回头张望。一个阿拉伯人好像在跟踪我。只是我为何会认为他是阿拉伯人呢？关于阿拉伯人，其特征便是他们看起来并不像阿拉伯人，至少在巴黎并不像。在斯德哥尔摩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经过一家旅馆，走进去，要了一个房间，得到一支钥匙。我爬上那有护栏的木梯上楼去时，在二楼梯间仍看到柜台，而我看到那个我认为是阿拉伯籍的人进来了。然后我注意到在走廊上也有些可能是阿拉伯籍的人。当然，这地区充满了为阿拉伯人设的小旅馆。我以为还有什么呢？

我走进房间。这里相当干净舒适，甚至还有部电话。可惜我不认识任何人，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断断续续地打了一会儿盹，直到下午三点。然后我洗了把脸，便朝科技馆出发了。现在我所能做的便是进入博物馆内，待

在那儿直到博物馆关门，等到午夜。

我便是那么办的。在午夜之前的几小时，我发现自己在那潜望镜里，等待。

有些解译者认为“涅扎”（nezah）是塞弗拉的坚忍、抑制、持续的忍耐。事实上，我们面临了一个试测。但是也有些解译者认为“涅扎”表示胜利。谁的胜利呢？或许，在这个充满了失败者，充满了被贝尔勃嘲讽的魔鬼作家，充满了被魔鬼作家嘲弄的贝尔勃，也充满了被他自己的细胞嘲弄的狄欧塔列弗的故事中，只有我——目前——是惟一的胜利者吧。我躺在潜望镜中等待，知道其他的人，但其他的人并不知道我。我的阴谋的头一部分已按照计划实行了。

接下来呢？也会再按照我的计划吗？还是按照已不再是我的“计划”呢？

好　德

HOD



112

Four our Ordinances and Rites: We have two very long and faire Galleries in the Temple of the Rosie Cross; In one of these we place patterns and samples of all manners of the more rare and excellent inventions; In the other we place the Statues of all principal Inventours.

—John Heydon, *The English Physitians Guide*: *Or A Holy Guide*, London, Ferris, 1662, The Preface

我们的四项仪式和礼拜式；在蔷薇十字会圣堂中，我们有两道极长的回廊；在其中一道，我们放置所有较稀罕且卓越之各种发明的模型和样本；在另一道，我们摆了所有主要发明家的雕像。

——约翰·海登《英国医师指南》或《神圣指南》，伦敦，费利斯，一六六二年，绪论

我在潜望镜里待了太久了，一定已经是十点或十点半了。若是有事要发生，必会发生在本堂内，傅科摆之前。我必须下去，在那里找个藏身之地，一个观察站。如果我太晚到，在“他们”入内之后（从哪里进来呢?），“他们”便会注意到我的。

下楼去。快行动……为了这个，我等了四个钟头，现在终于

可能这么做了，且这么做也较明智，我却感到有些麻痹。我必须在黑暗中穿行过不同的房间，只有在必要时才使用我的手电筒。从大窗子透进来一点稀疏的夜光。我曾想象博物馆在月光的照射下阴森可怖；我错了。只有玻璃橱反射外面透进的一丝亮光，此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不谨慎行动，我可能会摔倒在地，弄翻什么东西而打破玻璃或弄响什么金属。我偶尔会打开手电筒，再将它关熄。我慢慢前行，觉得好似置身疯马谷。手电筒突然的亮光照出一片赤裸，不是体肤，而是螺丝、螺丝钳、铆钉。

万一我突然找到一个活人，一个“世界之主”的特使，和我一样也在匍匐前进呢？谁会先叫出声来呢？我驻足倾听。一无声响。我慢步滑行，未发出一点声音。他也一样。

那天下午，为了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大楼梯，我已细心研究过房间的排列。然而我却仍在徘徊，摸索。我失去了方向。

或许我是在绕圈子，又一次走进同一个房间；说不定我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地方了；也许这样在无意义的机器中摸索便是仪式。

事实是，我并不想下去。我想延迟这未定的约会。

在我走出潜望镜之前，我对良心做了一番漫长而无情的检视，也审查了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错误，更试图了解为何在没有任何合理的原因下，我此刻会在这里找寻为了甚至更不合理之因而到这儿来的贝尔勃。可是我一踏出潜望镜，一切都变了。我逐步前进之际，愈来愈觉得失去了自我。我变成了贝尔勃。就和在寻求启发之漫长旅途尽端的贝尔勃一样，我知道这世上的每一件事物，即使是最卑污的，也必须被视为另一样事物的象形图案，而且没有一样事物或东西会比“计划”更加真实。我真聪明！一点灵光，便是彻底的顿悟。我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傅洛门的马达：放在一偏菱形底部上的垂直结构。就像露出肋骨和内脏的解剖人型一般，这马达也露出了一系列的卷

轮、电池、断路器——教科书上是怎么叫它们来着？——而且是由齿轮转动的传动带驱动的……这玩意儿是做什么用的呢？答案：测量地底潮流，当然了。

蓄热器。它们是蓄什么用的呢？我想象三十六名隐形者如固执的秘书（执守着秘密），整夜敲着字键，试图自这机器制造出一点声响，一点火花，每个人都想有海岸对海岸的谈话，由深渊到地表，喂，喂喂，帕米尔西，帕米尔西，我们查到一点震动，母潮流三十六号，被婆罗门视为上帝之呼吸而崇拜的那个潮流，现在我要把间接点接上了，也就是阀，所有大小宇宙的电流操作，所有在地壳下颤动的曼陀罗花根，你听到宇宙交感曲，不停地播放。

我的老天，在欧洲各大平原上互相残杀的士兵，乱判咒诅的教宗，在巴勒斯坦花园狩猎木屋里相遇、有血友病且近亲相奸的皇帝们，全都提供一个掩护，一个豪华的外表，为了这些在所罗门之屋里听着世界之脐微末回响声的无线电操作员的工作。

当他们操作这些热力的电子毛细管时——葛拉蒙必会如此名之——不时会有人发明，例如，一种疫苗，或是一种电灯泡，在金属奇妙历险中的一种胜利，可是真正的任务却是极不同的：他们在午夜里聚集于此，转动杜克勒提的这部静电机器，一种看似弹子盒的透明轮盘，里面是由弓形棒支撑的两个振动的小球，两球相撞时便会有火花飞舞，而富兰京思坦博士希望赋予他的机器人生命，可是不对，那信号还有另一个目的：挖，挖吧，老鼹鼠……

一架缝衣机（还会有什么呢？那些刻印广告中的项目之一，另外还有隆乳药丸，还有爪子抓紧补药飞过山区的大老鹰），可是当你将它开动，便转动了一个轮子，轮子转动一条卷线，而卷线……卷线有什么作用呢？谁在听这条卷线呢？牌子说：“自地下引出的潮流”。无耻！甚至连下午来访的孩子们也让他们读！人类相信那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相信实验

和机械的至高无上。“世界之王”已欺骗我们几世纪之久了。我们在“计划”的包裹和诱惑下，写下赞美机关车的诗篇。

我自旁边走了过去。我想象自己不停地缩小，如蚂蚁般渺小，在机械都市街道上一个炫目的行人，四周皆是金属大厦。汽缸、电池、莱顿瓶，一个叠着一个，如旋转木马般的离心机，一个激发潮流的护身符，一架断头台，在中央则有由铁链挂下的钩子，如马厩中那种。一部好似可以把手或头压碎的印刷机。一个有打气帮浦、两个汽缸、一种蒸馏器的玻璃瓶，下面放有一只杯子，左侧则放了一个铜质的地球仪。圣日耳曼便是在这里边为赫塞领主调制染料的。

一条管子旁列两排小时漏，每排十个，细长的瓶颈如一名莫第葛里阿尼妇人的颈子，里面放有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而每一个鼓起的上部大小皆不相同，如快要飞起的气球。这是为了犹太牧师所设的仪器，人人都可看到。

然后便是玻璃器皿馆了。我已重循旧迹。绿色小瓶子：一个虐待狂的主人敬我以最纯粹的毒药。制瓶子的铁铸机器，由Z形的曲柄开阖。若是不放瓶子，而把手放进机器里呢？嘎，那些大型的钳子、剪刀，那些可以探进括约肌和耳朵内的手术用弯曲小刀，探进子宫取出仍在活着的胚胎，与蜂蜜和胡椒一起研磨，以一饱亚斯塔特的胃口……我现在正穿行的房间有许多大木箱，还有可让螺丝锥不停地移向受害者眼前的按钮。我们已接近于讽刺画了，到鲁伯·戈堡的无稽的巧妙设计，大彼得与米老鼠绑在一起的刑架，文艺复兴机械的胜利。我知道这些机关，在奇妙的金属历险中便谈到了它们，不过在这里它们却是后来才被加进的，在上一个世纪，随时可以抑制征服世界之后的无法无天者；圣堂武士自刺客集团学到了如何使成擒的努佛·戴闭嘴；十字记号会以太阳的方向转动，“世界之主”的仇敌抽动的肢体。这些仪器都已备妥，等待着信号，一切尽入眼帘，“计划”是公开的，只是没人会猜想得到，机器的吱嘎响声会高唱征服之曲，口的狂

欢，所有关阖精确的齿，以滴答抽动声高唱的口。

我终于来到为艾菲尔铁塔所设计的火光传导机，在法国、突尼斯和俄国之间，在圣堂武士、波利西安教派和费滋刺客（费滋并不在突尼斯，而且刺客集团又是在波斯，但活在先验时光的纠结中是不能分毫细辨的）之间传达时间信号。我曾见过这部巨大的机器，高过于我，四壁穿有一系列的汽门、空气管。解说牌上说这是无线电装置，可是我知道没那么简单，我在同一天下午便已经过它了。波堡！

人人都看得见。就事论事，在曾是巴黎腹地之路底提亚（路底提亚，地底泥海的通气管）中心的大盒子，其真实目的究竟为何？那些通风口有具理解力的长嘴，疯狂的管子，线管，戴奥尼索斯之耳敞向天空去吸取声响、信息、信号，再将它们送到地心中，然后地狱再吐出讯息来加以回报。先是实为实验室的科技馆，然后是实为探针的铁塔，最后是波堡——全球的发送机和接收机。他们设立那巨大的杯形橡皮，真只是为了一群披头散发、身有异味、头戴日本耳机的学生听最新的唱片之用的吗？人人都看得见。波堡，通往地底王国艾佳沙的大门。其余的——两亿、三亿、四亿人，不知究竟，或强迫自己望向别处。白痴的物质主义者，同时那灵性者却直驱向他们的目标，横越了六个世纪。

出乎意料地，我找到了楼梯。我愈加谨慎地下了楼。午夜渐渐迫近，我必须在“他们”抵达之前藏进我的观察站里。

差不多十一点了。我走过拉瓦泽厅，没有打开手电筒，回想着下午时的幻觉。我走过陈列模型火车的长廊。

本堂已经有人了：幽暗的灯在移动，脚步声，物体拖动声。

我会有时间躲到站岗亭吗？我在装有火车模型的橱窗间移动，很快就靠近了袖廊的葛拉姆像。葛拉姆立在一方形木台上（以索德的方形石），仿佛是在看守进到唱诗班席位的入口。我的自由女神像几乎就在它的正后方。

木台的前方镶板已被拉低了，一种允许让人们自隐藏的通道进入本堂的跳板。事实上，一个人正拿着灯自那里出来——瓦斯灯，有彩色玻璃，映在他脸上有红色光影。我紧贴在一个角落里，所以他并没看到我。另一个人自唱诗班席次向他走过来。“韦提，”他说，“快点。再过一小时他们就来了。”

原来他们只是前锋，为仪式做准备。如果他们人不多，我仍可在“他们”抵达前到达自由女神像的。天晓得“他们”有多少人，且来自何处，虽是从同样的路线进来。我蹲了好半晌，注意教堂里移动的灯光，时强时弱地规则变动。我算计着他们离自由女神像有多远，而神像又有多少仍在阴影中。然后，在某一刻，我冒险自葛拉姆像左侧挤过，胃部一阵紧张的疼痛。幸好，我瘦得和竹竿一样。莉雅……我向前一冲，溜进了站岗亭里，随即蹲到地板上，蜷缩身子，如胎儿的姿势。我的心狂跳不已；牙齿连连打颤。

我必须放松下来。我极有规律地用鼻子呼吸，渐渐加深呼吸。在受苦刑时，你可以借此使自己失去意识，逃脱痛苦。事实上，我也渐渐地沉入了地底世界的拥抱。

113

Our cause is a secret within a secret, a secret that only another secret can explain, it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that is veiled by asecret.

—Ja'far as - Sādiq, sixth Imam

我们的动机是一个秘密中的秘密，一个只有另一个秘密可以解释的秘密；这是个关于一个被秘密遮蔽的秘密的秘密。

——杰法·沙地克《第六伊曼》

我在嗡嗡的声响中，渐渐恢复了意识；现在已较强的光线，使我不由眨了眨眼。我两腿发麻。当我试着静悄悄地站起身时，我觉得好似站在一床长刺的海胆上。小美人鱼。我悄然地踮足站立，然后弯弯膝盖，疼痛才慢慢减轻。小心翼翼地向外望去，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我看清站岗亭差不多全是在阴影中。这时我才敢大胆地注视眼前的一切。

本堂四周都是明亮的。一排又一排的瓦斯灯，在新来者的握持下，由我后方的通道进入。这些人通过我的左侧，进入唱诗班席次，或在本堂里列队站立。老天——我心中暗想——女巫的献祭之夜——卡通版的。

我们并未扬声，只是低声细语，交织成一片似一出戏中群众场面的嗡嗡响声。

左边，灯成半圆形放在地板上，沿着唱诗班席次的东侧弧线，接到最南方的一点，也就是巴斯可的雕像所在。那里放了一个燃烧的火盆，某人正对着盆火扔香草，精髓。烟向我飘了过来，使我喉咙烧灼干涩，感到一种茫然的兴奋。

在唱诗班席次中央，闪烁的灯光中，有什么东西在动着，一个瘦削的影子。

傅科摆！傅科摆已不再在袖廊中央的老位子摆动了。一个较大型的摆由唱诗班席次中央的楔石挂了下来。摆动范围较广，摆线较粗，如曳船索，我心想，或是如金属细线编就的电缆。这巨大的摆，在万神庙中必然便是这副模样。那就好像透过望远镜注视月球一般。

他们重造了圣堂武士在傅科之前五百年首次实验时的摆。为了使它能自由摆动，他们移动了一些肋翼和支柱，将唱诗班的圆形剧场转变为一对称的回舞台，由瓦斯灯标明出来。

我暗想，在下方没有磁铁调节器的情况下，为何摆仍能维持其持续的摆动呢？然后我明白了。在唱诗班席次的边缘，靠近柴油引擎处，站了一个人，准备着如猫一般随着摆幅闪躲。每次摆锤一滑向他，他便轻推一下，以手或指尖精确的轻触。

他穿着礼服，如曼陀罗一般。后来，看到他的同伴，我意识到他果真是个魔术师，来自欧考夫人小杂要技团的变戏法者；他是专业者，所以能够估量压力和距离，拥有技巧纯熟且稳固的手腕。或许透过他那双闪亮鞋子的薄底，他可以感觉到潮流的振动，再根据控制潮流之地球逻辑而移动他的手。

他的同伴——现在我也可以看到他们了。他们在本堂的汽车模型间移动，快步自摩托车旁走过，在阴影中几乎跌倒。有些人在后方空处搬运凳子和一张铺了红布的桌子，有些人忙着放置更多盏灯。他们在夜间瘦小的身影和兴奋的笑声，使他们犹如患佝

偻病的孩童。当其中一人自我旁边经过时，我看到蒙古人般的五官和一个秃头。欧考夫人的怪童，我在史隆书店所看到的那张海报中可怖的小恶魔。

马戏班全都在这儿了：团员、守卫、仪式的舞蹈者。我看到海报上的亚立和丹尼，披着有饰钉的皮革甲胄。他们是亚威隆的巨人，金发，靠在那辆法国制欧白神车上，交叠着手臂等待。

我没时间问自己太多问题。某人已庄严地进入，一手前伸以示意安静。我认出布拉曼提，只因他穿着红色长袍、戴白帽，还有我在皮德蒙那晚见到他戴的礼冠。他走向火盆，对着火丢下了什么东西，使一阵火焰向上一蹿，接着，浓密的白烟升起，慢慢地弥漫了整个房间。我心想，就如在里约热内卢的那个炼金术士晚会一般。而我并没有阿哥哥乐器。我以手帕盖住鼻口以摒挡烟气。即使如此，我仍似看到两个布拉曼提，而在我前方的摆更同时向几个不同的方向摆动，就像旋转木马一样。

布拉曼提开始念诵："阿立夫贝特奇门达勒特呵伐夫齐恩呵提渥卡夫拉马得曼沙麦克阿音皮沙地叩雷嘘心到！"

群众响应以祷告："帕莫西尔，帕第尔，卡缪尔，亚斯莱尔，巴米尔，吉戴尔，亚叙雷尔，马西勒尔，多克泰尔，乌席尔，卡巴瑞尔，瑞西尔，锡麦尔，阿玛戴尔……"

布拉曼提做了个手势，某人即从群众间站出，跪到他脚前。我瞥见了那张脸。是那个画家，脸上有疤的雷加多。

布拉曼提问话，雷加多回答，回忆仪式的公式。

"你是谁？"

"我是入会者，尚未被允准加入三斯的较高奥秘。我一直到静默和冥想中为贝狐美的奥秘做准备，明白'伟大成品'环绕着六个完整封印，且直到结局我们才会知道第七封印的秘密。"

"你如何受接待的？"

"透过摆的垂线。"

"谁接待你的？"

“一个神秘使者。”

“你能认得出他吗?”

“不能，因为他戴着面具。我只知道阶级比我高的那位武士，他只知道阶级比他高的那个拿俄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知另一个人。这也是我情愿的。”

“Quid facit Sator Arepo?”（“为何天父制造魔鬼?”）

“Tenet Opera Rotas.”（“为了维持轮转。”）

“Quid facit Satan Adema?”（“为何魔鬼制造亚当?”）

“Tabat Amata Natas. Mandabas Data Amata, Nata Sdta.”（“为了使他与魔鬼之女结合。”）

“你把那女人带来了吗?”

“是的，她在这儿。我已遵照吩咐，将她带给了那个人。她已准备妥当。”

“去吧，但随时待命。”

他们的对话是以低劣的法语进行的。然后布拉曼提说：“兄弟们，我们是奉一个修会之名聚集于此的，未知的修会，也是在昨天之前你们都不知道所属，然而却一直属于的这个修会！让我们发誓，所有玷辱这‘秘密’的人都须受到咒逐处分。所有奉承秘学的人都须受到咒逐处分。所有以仪式和神秘行为而出丑的人都须受到咒逐处分!”

“咒逐!”

“隐形协会，奚伦与‘寡妇’的杂种子女，操纵与审思的东方与西方谎言之主，密兹伦和孟斐斯，斐拉立兹和九姊妹，严修会和东方圣堂，巴伐利亚启示会和亚维农，卡多须骑士会，完美友谊会，黑鹰骑士和神圣城士，英格利蔷薇十字会，金玫瑰十字和金黎明的秘法者，天主教玫瑰十字圣堂和圣杯，史黛拉·马图提那会，弗勒和梭尔，每一位以大白兄弟会为名之古老而神秘的篡位者，圣堂守卫，锡安与高卢之所有协会和修道院，全都咒逐!”

"咒逐!"

"任何出于智巧、顺从、改宗、算计或恶劣的信仰而加入任何协会、会社、修道院、修会，或不法地提及对'未知优越者'或'世界之主'服从的修会之人，必须在今晚发誓弃绝该会，并央求精神与肉体的完全复苏，以加入惟一真正的修会，三斯，共同统治复苏圣堂，三位一体之奥秘与最秘密的共同统治复苏圣堂修会!"

"Sub umbra alarum tuarum!"（"在你的羽翼之影下!"）

"现在叫唤三十六个最高也最秘密阶级的高僧。"

在布拉曼提的呼叫下，这些高僧出现了，身穿礼拜式长袍，胸前佩戴金羊毛徽章。

"贝狐美武士，六封印武士，第七封印武士，天神武士，傅洛林与戴之武士执行者，亚兹挪武士……巴别塔的拿俄米，大金字塔的拿俄米，大教堂的拿俄米，所罗门神殿的拿俄米，贺利玻里圣殿的拿俄米……"

布拉曼提念诵这一连串的头衔，而被唱到名的人便分批进入，因此我无法分辨出每一个人的特定名衔。不过在最初的十二个人中，我看到古博那提、史隆书店的老人、卡孟特列教授，还有一些我在皮德蒙宴会那晚得识的人。我也看到葛拉蒙先生——我相信他的职位是天神武士——镇定自持，对他的新角色十分专注，双手在触摸胸前的金羊毛时微微颤抖。同时，布拉曼提又继续唱颂："卡那克之神秘特使，巴伐利亚之神秘特使，巴别诺斯替之神秘特使，喀密勒之神秘特使，蒙泽古之神秘特使，隐藏伊曼之神秘特使……托玛至尊，奇威尼至尊，圣马丁大教堂至尊，玛林堡至尊，隐形欧卡那至尊，阿拉穆石至尊……"

隐形欧卡那至尊是沙隆；脸色依然灰白，但身上的工作罩衫已换成了绚丽的镶红边黄袍。跟在他后面的是路西佛教徒，神经兮兮的皮耶，他胸前佩戴的不是金羊毛徽章，而是一把金剑套的短刀。这当儿，布拉曼提仍继续往下叫唤："化学婚礼的至高海

乐根，至高的罗多陶乐，最神秘之神秘的至高位弗德伦，象形单一体的至高史提迦诺，至高天灵连接者，罗生墓碑的至高保护者……潮流之无可测知的执政官，迷宫之无可测知的执政官，潘朵拉之摆无可测知的执政官……”布拉曼提顿了一下，我觉得他在念下面这最后一个信条时有些勉强：“无可测知之执政官中的无可测知的执政官，仆人中的仆人，埃及伊底帕斯最谦卑的秘书，世界之主最低信差及艾佳沙的门房，摆的最后捧香炉者，克劳德—路易·圣日耳曼伯爵，雷寇基王子，圣马丁伯爵和奕格礼侯爵，席蒙先生，韦尔当先生，蒙非拉托侯爵，梭提可夫伯爵，史库恩宁武士，沙洛基伯爵！”

当其他的特权阶级面对着摆在袖廊站妥了位置，信徒也在本堂内站好时，奕格礼上场了，脸色憔悴苍白，身穿蓝色细条纹套装。仿佛是在护送一个前往冥府的灵魂般，他牵着萝伦莎·裴利尼的手；后者也苍白而晕眩，好似服食过迷幻药。她身穿白色半透明长袍，头发披散在肩上。她走过时，我看到了她的侧面，如拉斐尔前期所画的纯洁、娇慵却又不贞的女人。那若隐若现的躯体再度撩拨起我的欲望。

奕格礼牵引萝伦莎走向靠近巴斯可雕像处的火盆；他抚抚她那张表情茫然的脸，然后对那两名亚威隆巨人比了一下手势。亚立和丹尼立刻走过来，分站在萝伦莎的两侧，扶持着她。奕格礼这才走到桌前，面对信徒而坐。我清楚地看到他自背心中摸出了鼻烟盒，沉默地轻抚，然后才开口说话。

“兄弟们，武士们。你们今晚聚在此地，是因为过去这几天里神秘使者已向你们通告了消息，因此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聚会的原因了。我们本该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会晤的。那时你们中有些人尚未出世——至少不是以目前的形貌。我们聚在此地，是因为在最痛苦之错误六百年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他是如何知道的——且所知超过我们——是个令人困惑的神秘。但是我确信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人……我神秘的朋

友，已在另一个场合显露过分好奇心的你，你不可能不在这里的，对吧？……如我所说的，我确信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人可以就这件事予以说明的。艾登提！”

艾登提上校——不错，正是他，和以前一样乌黑的头发，虽然脚步蹒跚——在众人间穿行，站到这似已被便为一处法庭之前，但标明无法越雷池一步的摆却将他隔开到一段距离之外。

“兄弟，我们已有一段时间没见过面了。”奕格礼面带笑容道。“我早知道你会忍不住到这儿来的。怎样？你已被告知犯人的说辞了，他并说是你对他说的。这么说来，你是早已知道却保持缄默了。”

“伯爵，”艾登提说，“犯人在说谎。我如此说感到很羞辱——但荣誉至上。我对他所说的故事与特使对我说的并不相同。对信息的解析——不错，我的确得到了一纸信息，可是我并没有瞒住你，许多年前，在米兰——他的解译与我的大不相同……我不可能如他那般解读的，所以，那时，我才会向外求助。我必须说，当时我并未得到任何鼓励，只有不信任、蔑视和威胁……”也许他本想多说的，但当他注视奕格礼时，他也同时在瞪视着如魔咒般令他发晕的摆。他好像被催眠了似的，双膝一脆，又说了一句：“原谅我，因为我并不知情。”

“你被宽恕了，因为你知道你并不知情。”奕格礼说。“兄弟们，因此犯人有我们全都不知道的知识。他甚至知道我们是谁；事实上，是经由他，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的。我们必须加速进行：黎明很快就会降临了。当你们留在这里冥想之际，我要再一次退下，设法由他那里得到更多启示。”

“啊，不，伯爵先生！”皮耶跨入那半圆形剧场中，双眸炯炯。“你已与他面对面地整整谈了两天，而他却不看、不说、不听，就如那三只猴子。你还想今晚能多求些什么呢？不，不行。就在这儿进行吧。这儿，当着我们大家眼前！”

“亲爱的皮耶，请你平静下来。今晚，我带来了一个我认为

是苏菲亚最微妙之转生的女人，也是错误世界与优越欧格多之间的神秘联系。请别问我方法及原因，只不过犯人一见到她便会说话的。苏菲亚，告诉他们你是谁吧。”

如梦游症患者的萝伦落，好像连说话都很艰难似的，开口道：“我是……圣徒，也是……娼妓。”

“啊，真可笑。”皮耶说。“我们有最优秀的入会者，却要借重一个娼妓！不，那人必须立刻被带到摆的跟前来！”

“别孩子气。”奕格礼说。“给我一个小时。你为何以为他在这儿，在摆的面前，就会开口呢?”

“他一被松绑就会开口的。牺牲之人！”皮耶对着本堂而喊。本堂的信徒们也高声回应：“牺牲之人！”

沙隆跨步上前。“伯爵，我们这位兄弟并不孩子气。他说得对，我们并不是警方……”

“连你也这样说。”奕格礼啐道。

“我们不是警察，”沙隆说，“并不宜于用一般的询问方法。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对地底的力量献祭便会有效验。如果他们想要给我们一个信号，他们早就会这么做了。除了犯人之外，还有另一个人知道，可是他失踪了。今晚，我们有可能让犯人面对知情的人……”他微微一笑，凝视奕格礼，浓眉下的两眼眯了眯。“也让他们面对我们。”

奕格礼以不明就里的口吻问道：“沙隆，你意下如何呢?”

“如果伯爵先生允许，我会解释。”一个女人说话了。我认出她便是海报上的欧考夫人。她脸色土灰，身穿橄榄绿色袍子，头发油滑漆黑，在颈背扎成一束，声音沙哑如男人。我在史隆书店曾觉得那张脸很面熟，现在我想起来了；她便是在皮德蒙那晚的林间空地上，朝我们跑来的那个督伊德女教徒。“亚立，丹尼，把犯人带到这儿来。”

她以专制的口吻下令。本堂的喃喃低语声表示了赞同。两个巨人遵从了，将萝伦莎推给那两名侏儒。奕格礼两手紧抓他那王

座的扶手；他无法独排众议。

在欧考夫人的示意下，她手下的小魔鬼们很快就在巴斯可雕像和欧白神汽车模型之间放好了三张扶手椅。三个人依次坐在其上。他们都有暗色皮肤，身材矮小，紧张，眼睛大而白。“狐狸三胞胎。伯爵，你对他们都很熟识的。吉欧，李欧，格欧，你们准备好。”

就在这时，两个亚威隆巨人又出现了，拉着杰可波·贝尔勃的臂膀，虽说他高不及他们两人的肩膀。我可怜的朋友脸色如灰，胡子已有几天未刮，两手绑在背后，衬衫是敞开的。被拉进这烟气弥漫的斗技场中，他不禁眨眨眼，看到这么多高僧站在他眼前，他似乎并不觉得惊诧。在经历过这么几天之后，他可能对任何事都已见怪不怪了。

不过，对于摆换了个位置，他反而感到惊讶。两个巨人将他拉去面对奕格礼的座位。惟一的声响便是他背后的摆垂挥动声。

贝尔勃微一转身，看到了萝伦莎。他在一时忘情中，张嘴欲喊她，且试图挣脱绳索。可是萝伦莎虽也茫然地瞪视他，却好像认不出他来。

由本堂的另一端，靠近售票亭和书摊处，传来了隆隆鼓声和几支笛子的尖锐声响。四辆车门突然开了，跟着出现了四个身影。我在小杂技团海报上也见过他们。

这四个回教秘密教派的苦修僧人，戴着黑缨毡帽，身穿扣到颈部的黑斗篷，似自墓地中升起的死人般，由汽车里跨步而出，在魔法圈的边缘蹲了下来。背景的一支横笛吹奏出甜美的乐声，这四名僧人轻轻地把手放到地板上，弯身鞠躬。

第五个苦修僧自布列格飞机的机身仰身而出，宛如回教寺院报告祷告时刻的人自寺院尖塔探出，开始以一种未知的语言念诵，随着越敲越急的鼓声呻吟、悲悼。

欧考夫人蹲踞在狐狸兄弟后方，低声鼓励他们。这三兄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眼睛紧闭。他们开始

冒汗，脸上的每一条肌肉也都在抽动。

欧考夫人对这一群高僧开口了：“我的优秀的小兄弟们现在要把三个知情的人带给我们。”她停了一下，又说：“爱德华·柯利，亨利·孔拉兹和……”又一次停顿，“圣日耳曼伯爵。”

我第一次看到奕格礼失算。他难以控制地自座位上跳起来，扑向欧考夫人，差点没被摆撞个正着，一边喊道：“毒妇！骗子！你明知并非如此……”然后，转向本堂，“她是骗子！她说谎！阻止她！”

可是没人移动，只有皮耶上前坐到王座上，说道：“夫人，继续进行吧。”

奕格礼回复冷静，站到一旁，与其他人同列，挑衅道：“好吧。那就让我们看着吧。”

欧考夫人手臂一挥，像是在指示比赛开始。音响声变得尖锐、刺耳；鼓声已失去了稳定的节奏；已开始前后左右摇动的苦修僧人，现在站起身来，抛掉身上的斗篷，将双臂直而僵硬地平举向外，仿佛准备要起飞。片刻的静止后，他们开始转动，以左脚为定点，脸向上仰，集中，空茫无表情，打折的僧袍随着他们的转圈而蓬起，使他们看起来似被卷在飓风中的花朵。

这当儿，身为媒介的三兄弟，嘶声呼吸，脸孔纠结扭曲，好似他们虽用尽力气却解不出便一般。火盆的光渐沉退。欧考夫人的助手们将地板上的灯全都捻熄，使得教堂里只剩下由本堂投入的夜光了。

奇迹开始发生了。三狐狸的唇上泛出了白沫，且渐渐增多。

“来，兄弟们，”欧考夫人低声哄诱，“来吧，来吧。就这样，好极了……”

僧人舞者歇斯底里地吟唱，不住地摇头晃脑，高声喊叫，发出抽搐的噪音，如死亡的响声。

三兄弟嘴上的白沫现在连身上也有了，越来越明显可见；就像泡沫蛋白浆，渐渐扩散向下，滑过他们的肩膀，他们的胸前，

他们的腿，如爬虫类的行走般弯弯曲曲。我看不出那是自他们的皮肤冒出来的，还是从他们的嘴、耳和眼睛涌现的。众人推挤向前，愈来愈迫近这三个灵媒和那些旋转僧人。我已不再恐惧：自信不会被人注意到，我踏出守卫亭，将自己暴露在那依然扩散缭绕的烟雾中。

在三个灵媒四周，有一团乳白色的冷光。泡沫开始脱离他们的身体，形成原虫般的形状。自一个灵媒身上脱出的一团中，有一小滴挣脱了，转身，沿着他的身体向上移。好似一只想以喙击打他的动物，其尾部鼓出两团会动的小瘤，犹如一只巨蜗的触角……

眼睛紧闭，嘴冒白沫的僧人，仍在不停地自转，且开始绕着摆转动，奇迹般地不妨碍到摆的轨道。他们愈转愈快，头上的毛毡帽脱落了，使长长的黑发向下倾泻，而他们的头也好像要甩离颈子了。他们高声喊叫，犹如在里约热内卢那晚的舞者：呼——呼——呼——

白泡沫已渐成形：其中之一略具人形，另一团由阳器的形状变为玻璃瓶变为蒸馏器，第三团显然渐成鸟形，一只戴了大眼镜、耳朵竖起的猫头鹰，老博士般的钩嘴，自然科学的导师。

欧考夫人向第一团泡沫发问："柯利，是你吗？"

一个声音自那团泡沫传出。那显然不是吉欧狐狸的说话声。这遥远的声音以英语说道："现在……我要揭示……一个……一个大秘密，你要听清楚……"

欧考夫人急忙回应："是的，是的。"

那声音继续说："这个地方有许多个不同的名字……地球……地球是最低等的因素……当你将这个轮子转动三次……便揭示我的大秘密……"

吉欧狐狸用手一比，似在求饶。"不，别走。"欧考夫人对他说。然后她对那团猫头鹰形状的泡沫说："我认得你，孔拉兹。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

猫头鹰开口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火……"

"火？"

"火帮助……我们看到……本不会看到……的……东西……"

"我们也这么希望。"欧考夫人说。"请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们。"

"宇宙符号……"接着是一串希腊语的符号："tā ántra……kai tǎn enkosmiǒn……dunámeǒn erithento……oi theológoi……"

李欧狐狸疲惫了。猫头鹰的声音渐渐减弱，李欧的头一歪；要维持那形状显然非常费力。但执拗的欧考夫人却叫他持续，然后对最后的一个现在既像人又像神的形体开口："圣日耳曼，圣日耳曼，是你吗？你知道什么呢？"

那形体开始低哼曲调。欧考夫人示意安静。乐师立即停下，转舞的僧人也停止号叫，只是继续转圈，虽说他们已显得疲累。

那形体唱着："温柔的爱，在这时刻友爱我……"

"是你，我认得你，"欧考夫人邀约道，"说吧，告诉我们在何处，为何事……"

那形体说："夜晚……头以亚麻面纱遮盖……我到了，看到一个铁祭坛，我放下一根神秘的树枝……哦，我以为我坠落到一个深渊……黑石造成的长廊……我的地底之旅……"

"他是个骗子，骗子！"奕格礼喊道，"兄弟们，你们都知道这些句子是从我写的'特里诺索非圣徒'上节录下来的；任何人都可以以六十法郎买到一本！"他跑到格欧狐狸跟前，揪住他的臂膀用力摇他。

"住手，你这个骗徒！"欧考夫人尖叫道，"你会弄死他的！"

"就算我弄死他又怎样？"他将那灵媒拉下了座椅。

格欧想借攀住他所创造的形体而强自站立，但是那形体却与他一起倒下，消失在地板上。格欧倒卧在他继续吐出的那团黏腻上，直到他身子僵硬、死去。

“住手，疯子!”欧考夫人尖叫，伸手抓奕格礼。然后，她转向其他两位弟兄：“请站稳，我的小兄弟。他们还得再说下去。孔拉兹，孔拉兹。告诉他你是真的!”

为了生存，李欧狐狸正设法再把猫头鹰吸进去。欧考夫人走到他身后，用手指按他的太阳穴，使他顺应她的意志。猫头鹰意识到他快消失了，便转向他的创造者：“飞，飞，魔鬼!”它喃喃叫着，想要啄他的眼睛。李欧发出吞咽声，好似咽喉被割断了，然后便屈膝倒下。猫头鹰在那堆可怖的黏液中消失了（发出微弱的“飞，飞”声）。李欧哽着声，也跌到那堆泡沫中，静止不动。欧考夫人气愤地转向仍在奋力持续的吉欧：“说话，柯利！你听到我了吗?”

可是柯利没有说话。他试着脱离此刻仿佛腹部受撕扯而号叫不止的灵媒。灵媒挣扎着，意欲收回他所创出的形体，在空中挥抓。欧考夫人喊道：“柯利，无耳柯利，不要再欺骗了。”无法脱离灵媒的柯利，试图将他窒息，却转化为一种胶状物，而最后一个狐狸兄弟也被纠结在这团污秽中。吉欧也屈膝倒下，喘着气，被那团寄生的泡沫黏裹住；他翻滚、抽动、痉挛，好似有火焚身一般。曾是柯利的那堆白沫如罩袍般覆盖了他，然后便融化、液化，留下吉欧在地板上，由沙隆制成的一个脱水、去肠的孩童木乃伊。同时，四名旋转的舞僧不约而同地停止，挥动着手臂，如溺水的人般，下沉，然后蹲下，像小狗般发出低泣声，以手盖住他们的头。

奕格礼已回到了袖廊。他以装饰在他胸襟口袋的小手帕拭拭额上的汗水，深吸两口气，又在嘴里放进一颗小药丸。然后他呼吁大家安静。

“武士兄弟。你们已看过这女人对我们所施的无聊伎俩了。让我们恢复镇静沉着，再回头依附我的提议吧。让我单独和犯人谈一个钟头。”

欧考夫人弯向她的三个灵媒，被一种近乎人的哀恸所克服，

忘了身边的一切。可是一直在观望一切且仍坐在王座上的皮耶，却重新控制住这个场面。“不行。”他说。“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了：以人牺牲！把犯人交给我。”

他的精力鼓舞了亚威隆的巨人。他们两人抓住看眼前的一幕看得目瞪口呆的贝尔勃，将他推到皮耶面前。皮耶像要杂技的一般，灵活地跳起身，把椅子放到桌子上，再把两个巨人推到唱诗班席次中央。他揪住正掠过的摆垂线，制止了摆动，在动力回弹下脚步微颠。这都是一刹那间的事。仿佛事先安排过似的——也或者，在混乱中，曾有些信号相互交换过——两个巨人跳到桌上，把贝尔勃强拉到椅子上。一个巨人抓住摆的垂线，在贝尔勃的脖子上绕了两圈，另一个抓住垂线下的摆锤，放到桌子边缘。

布拉曼提冲向这临时绞架，他的猩红色斗篷显得无限威严，以拉丁文念诵道：“我驱魔，借由五芒星，以泰特葛拉美顿之名，借阿尔法与奥米茄（希腊字母之第一与最后一个），以阿左兹之精神。沙岱，阿朵奈，左屈华，艾泽利！（以上皆为魔鬼之名）麦可，迦布列，拉斐尔，安奈尔。（以上皆为天使之名）借伊洛姆的灵魂而飘浮！借亚当·伊泾一卡伐而沉落！借山姆尔·齐鲍滋，并以伊洛姆·吉伯之名，阿德列梅勒来吧！回返大地之母！”

贝尔勃直立在椅子上，头上绕着铁线。亚威隆巨人已无须再压制着他。只要他朝任一个方向踏一步，他都会自那晃动不定的位子上摔下，而被挂在头上的套环勒死。

“傻子！”奕格礼吼道，“我们现在该怎么把它放回轴线去？”他担心的是摆的安全。

布拉曼提微微一笑。“不必担心，伯爵，我们又不是在调染料。这是‘摆’，一如‘他们’所臆想的。它会知道该怎么动的。而为了启动一个力量，没有比人体牺牲更有效的。”

贝尔勃本来一直在发抖的，可是到这时候，我却看到他放松下来。他望着观众，神情或称不上是自信，却可谓好奇。我相

信，在听过两个敌人的争论，看过他眼前那扭曲的灵媒躯体和那几个依然在一旁抽动呻吟的回教僧人，以及高僧们皱散的僧袍，贝尔勃恢复了他最难得的天赋：一种无稽感。

我相信在那一刻他决定不再允准自己受到惊骇。或许他的高高在上给他一种优越感，仿佛他站在舞台上看着一群争闹不休的疯子，而在两侧，几乎就在入口处，对行动已不感兴趣的小魔鬼们则咯咯笑着互相推挤，好似安尼拔·坎大拉和皮欧·包。

当两个巨人再度揪住萝伦莎时，贝尔勃只是略显焦虑地望向她。萝伦莎在抽搐中恢复了神智，开始低泣。

或许贝尔勃不愿让萝伦莎目睹他的激动情绪，也或许他决定唯有如此才能表示对群众的轻蔑，因此他挺直背脊，高昂着头，袒着胸，两手绑在背后，如一个从不知畏惧为何物的人。

奕格礼因贝尔勃的沉着而恢复了镇静，臣服于摆的打岔，却仍急于想知道寻求了一生（或好几辈子）的秘密，同时也为了能再重新统驭他的同僚，便再度对贝尔勃开口："好了，贝尔勃，下定决心吧。你也看得出来，此刻你的状况是——客气地说——很尴尬的。别再这么演戏了。"

贝尔勃没有答腔，只是移开目光，好似礼貌地避免窃听到别人的谈话。

奕格礼不死心，以慈祥而怀柔的口吻说："我明白你的忿怒，你的保留。将这么宝贵而亲密的秘密对刚刚才闹过如此无意义之场面的一群乌合之众表露，你一定感到十分恶心！好吧，你可以只对我一个人透露，附在我耳上低语。现在我就让他们将你放下来，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一个字的，只要说一个字。"

贝尔勃应道："你真以为如此吗？"

这下子奕格礼的口气变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妄自尊大，如此像一位高僧。他说话的口吻好似他的同僚为他披上了一件埃及罩袍，但他的语气却是虚假的；他好像是故意在嘲讽地模仿那些他一向以纵容、怜悯相待的人，同时又显露出他的无限权威。为

了他自己的某个目的——因为这不可能是出于无意的——他引进一种通俗剧的因素。如果他是在演戏，他的演技倒还不错：贝尔勃似乎并不知道有任何欺骗，理所当然地倾听奕格礼。

“现在你会说了。”奕格礼说。“你会说，且加入这伟大的游戏。如果你继续保持沉默，你就迷失了。如果你开口，你会分享胜利的成果。因为我真心告诉你：今晚你和我和我们大家，都在‘好德’（Hod）之中，塞弗拉的壮丽、庄严和荣耀；‘好德’统治仪式和礼拜式的魔法；‘好德’是永恒的布幕被拉开的一刻。我梦想这个时刻已有好多个世纪了。你开口说，便可加入这少数几个人——在你的揭露之后，成为‘成界之主’。谦逊，你便可得到擢升。你会说话，因为我命令你开口！”

已不可侵害的贝尔勃，说道：“Ma gavte la nata……”

就算奕格礼曾预料到会遭拒，这样的侮辱仍令他脸色气白。

皮耶歇斯底里地问：“他说什么？”

奕格礼粗略地解译道：“他不肯说。”他以一种投降、顺从的姿态，举起了两臂，对布拉曼提说：“他是你的了。”

皮耶得意忘形地说：“够了，够了，以人献祭，人体牺牲！”

“对，让他死吧，我们反正会找到解答的。”欧考夫人也失去了理智，自她的灵媒身旁站起，冲向贝尔勃。

同时，萝伦莎也行动了。她挣脱两个巨人，站到贝尔勃前方，在那绞刑架下面，两臂大张，仿佛想制止入侵的大军。她流着泪喊道：“你们疯了吗？你们不能这么做！”

正要退开的奕格礼，在原地呆立了一下，随即跑向她，想要制止她。

接下来的只是在几秒钟内发生的。欧考夫人的发髻松脱下；她犹如蛇妇美杜莎，满脸怒火，伸出光秃秃的十指，用力抓奕格礼的脸，且以用力一跃的冲劲将他推开。奕格礼向后一倒，在慌

乱中绊到火盆的一脚，如回教舞僧般转了一圈，然后便一头栽到一部机器上；他倒到地上，脸上满是鲜血。同时，皮耶扑向萝伦莎，一边自胸前的刀鞘抽出了短刀，但是他挡住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没看到他的下一步行动。接着，我看到萝伦莎脸色蜡白，倒到贝尔勃的脚下。皮耶举高染血的利刃，高喊：“终于，人类献祭！”他转向本堂，高声说：“撒旦在此！”

本堂的群众集体向前移动：有些人跌倒后，便被扫到一旁；其他人向前推挤，只怕没把展览的汽车模型推翻。我听到——我必定听到了，因为我不可能想象如此诡异的细节——葛拉蒙的声音说：“各位，拜托！守秩序！……”布拉曼提狂喜地跪在萝伦莎的尸体旁，喊道：“啊，啊！是谁在掐我的喉咙？是谁要将我压到地上去？是谁在刺着我的心？我不值得去跨过麦特之屋的门槛呀！”

或许那并非计划中的，或许萝伦莎的牺牲点燃了这一幕，只见那群僧侣已迫近那魔法圈内，因为摆的停止已不再有任何隔阂。接着，某人——我想是艾登提——被其他人抛向桌子，因此桌子便自贝尔勃的脚下被推翻了。同样的，这一推也使得垂线下的摆锤落空，摆因而迅速而猛烈地挥动，带着它的受害者。在摆锤的重量拉扯下，铁线在我可怜的朋友头部缩紧了，将他拉到空中，于是贝尔勃和摆一起向上抛，荡到唱诗班席次的最东端，然后又荡回来——希望他已亡命了——朝我这方向荡过来。

众人在互相践踏中向后退，退到那半圆圈的边缘，为这奇观空出地方来。负责推动摆的那个人，被摆的重生迷住了，直接推着那被吊死的尸体。摆动的轴自我的眼前成对角荡到一扇窗子，无疑是在几小时之内，第一道朝阳的光辉将射过那无彩色之一角的那扇窗子。因此，我没看到贝尔勃在我眼前摆动，但我相信，这是他在空中划出的形状……

他的头被圈在由楔石中央垂下的铁线形成的箍中；当摆锤斜

向右方时，贝尔勃的头便斜向左方，反之亦然。当贝尔勃的头随着垂线的拉动时，他的身体——起初尚有最后的痉挛，后来便有一种木偶般关节不相连的灵活，一手在这儿，一脚在那儿——描述着空中的其他弧线，与头、线和下面的球体都不相关的弧线。我觉得好似用人以缪布勒奇体系在为这一幕拍照——在底片上照下每一刹那的连续动作，记录头在第一个时间所达到的两个极端，球的两个静止点，垂线与时间的交叉点，与头和球都不相干，还有躯干与双腿摆动面所划出的中间点——垂挂在摆上的贝尔勃，在空中画出了塞弗瑞之树，在他的最后一刻为宇宙的所有变迁浮沉总结，以他的动作永恒地定出世上之神难免一死之吐气与净化的十个阶段。

然后，在那身穿燕尾礼服的仁兄继续推动这丧礼的摆动之际，经由一种向量的可怖加减抵销，和一种能量的转移，贝尔勃的尸体突然变得静止；垂线与底部垂球只是自他身体以下才移动，其余的——连接贝尔勃和圆拱形屋顶这一部分——却已垂直不动。因此贝尔勃便逃脱了世界的错误，而世界的运动现已变成，他自己，悬疑点，定点，自世界的拱形屋顶下所垂挂下之“地”。同时，在他脚下的垂线和球体却继续摆动，由极点到极点，毫无宁静，任由在它们下方的地面流逝，不时显现出一块新大陆。摆锤既不可能知道，也无法指出“世界之脐”的所在地。

当那群魔鬼门徒在面对这幕前兆而暂时目瞪口呆之后又开始号叫嚣嚷时，我告诉自己说这故事已经结束了。如果“好德”是塞弗拉的荣耀，贝尔勃便享有这荣耀了。单是一次无畏的举动，已使他与“绝对”妥协了。

114

The ideal pendulum consists of a very thin wire, which will not hinder flexion and torsion, of length L, with the weight attached to its barycenter. For a sphere, the barycenter is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 body, it is a point 0.65 of the height, measuring from the feet. If the hanged man is 1.70m tall, his barycenter is located I.Iom from his feet, and the length L includes this distance. In other words, if the distance from the man's head to neck is 0.60m, the barycenter is 1.70—1.10 = 0.60m from his head, and 0.60—0.30 = 0.30m from his neck.

The period of the pendulum, discovered by Huygens, is given by:

$$T(\text{seconds}) = \frac{2\pi}{\sqrt{g}}\sqrt{L} \qquad (1)$$

where L is the length in meters, $\pi = 3.1415927...$, and $g = 9.8 m/sec^2$. Thus (1) gives:

$$T = \frac{2 \times 3.1415927}{\sqrt{9.8}}\sqrt{L} = 2.00709\sqrt{L}$$

or, more or less:

$$T = 2\sqrt{L} \qquad (2)$$

Note: T is independent of the weight of the hanged man. (In God'seyes all men are equal…)

As for a double pendulum, one with two weights attached to the same wire… If you shift A, A oscillates; then after a while it stops and B will oscillate. If the paired weights are different or if their lengths are different, the energy passes from one to the other, but the periods of these oscillations will not be equal…This eccentricity of movement also occurs if, instead of beginning to make A oscillate freely by setting it in motion, you apply a force to the system already in motion. That is to say, if the wind blows in gusts on the hanged man in asynchronous fashion. After a while, the hanged man will become motionless and his gallows will oscillate as if its fulcrum were the hanged man.

—From a private letter of Mario Salvadori, Columbia University, 1984

理想的摆，包含一长度为L之细线，以免妨碍其弯曲和扭转，而重量应系在其重心处。摆球的重心是在中央；人体的重心是在高度的零点六五那一点，由脚量起。如果吊在垂线上之人的身高为一百七十公分，他的重心便是在由脚量起的一百一十公分处，而L长度也包括这个距离。换句话说，如果由此人的头到颈部的距离为六十公分，重心便是 $170 - 110 = 60$ 公分，由头算起和 $60 - 30 = 30$ 公分，由颈算起。

海更斯发现，摆的时间可由下列公式得出：

(一) $T(秒) = \frac{2\pi}{\sqrt{g}}\sqrt{L}$

其长度L以公尺计，$\pi = 3.1415927\cdots\cdots$，而 $g =$

9.8m/秒^2。因此

（一）又得出了：

$$T = \frac{2 \times 3.1415927}{\sqrt{9.8}}\sqrt{L} = 2.00709\sqrt{L}$$

或者，大致是：

（二）$T = 2\sqrt{L}$

注：T与吊在垂线上之人的体重并不相关（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

至于一个双重摆，也就是同一条垂线上挂有两个重量的摆……如果你移动A，A会摆动；过了一会儿，A会停止，轮到B摆动。如果这两个重量并不相等，或是其长度有差异，能量会由一点传到另一点，只是摆动的时间并不会相等……如果不使A自由摆动，而在已经开始动的这个体系上再加以某种力量的话，这种怪异的移动也会发生。也就是说，如果风在非同时的方式一阵阵地吹着这垂吊者，过了一段时间后，那垂吊者会变得静止，而他的绞首台却会摆荡，仿佛其垂吊者成为其杠杆支点。

——摘自马利欧·萨尔瓦多的一封信，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八四年

眼看一切已将落幕，我趁着混乱之际移到了葛拉姆的铜像旁。

雕像的台座仍是敞开的。我爬进去，爬下一道窄梯，下到一处由一盏灯泡照亮的小梯间；一螺旋状的石梯便由此开始。爬下这石梯后，我来到一个幽暗的通道，上面为较高的拱形顶。起初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听不出我所听到的淙淙水声是自哪里传来的。然后我的眼睛适应了：我是在一处下水道中，扶手栏杆防止我堕入水中，却不能防止我吸入一股半化学半有机体的臭味。

至少我们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巴黎、寇尔堡、方托玛和高斯的下水道系统。

我沿着最大的水管前行，决定不走那些较暗的分枝，只希望会有某些记号告知我何处可结束我的地底逃亡。总之，我是已经逃离了科技博物馆了，而巴黎的地下水道与那黑暗的王国相比，却可说是一种解脱，自由、干净的空气，光明。

我脑中只有一个影像：贝尔勃的尸体在唱诗班席次上空划出的象形图案。那是什么象征呢？它符合另一个什么象征呢？我想不出来。现在我知道那是一个物理法则。这里，现在，在贝尔勃的乡村宅邸中，在他的许多笔记中，我找到了某人在回答他的问题而写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摆的原理，以及摆的垂线上若挂有第二个重量，对摆会有什么影响。这么说来，贝尔勃一直将摆视为一西奈山（上帝授予摩西十诫之处）和一骷髅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地）——天晓得已有多久了。他并不只是最近造出之“计划”的受害者；他对他的死早已有准备，在不知道他的想象力比他更有创作力的想象中，便计划着那死亡的现实了。

贝尔勃的死，其实便是他的胜利。或者，他宁可搏此一命而以那惟一的方式获胜，也不愿全盘皆输吗？如果他并不了解这胜利是一种不同的胜利，那他便失去了一切。只是在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尚未发现这一点。

我茫然地在那隧道中前行，像卜士托一样，或许也迷失在相同的黑暗中，然后，我突然看到了记号。一盏较明亮的油灯挂在墙上，为我照出另一道临时的梯子，通向上方的一个木板活门。我爬上去，试开了门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装满了空瓶的地下室，接着是条有两间厕所的走廊，一间门上画有一个小男人，另一间门上画有一小女人。我又回到活人的世界中了。

我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直到这时我才想到了萝伦莎。我忍

不住哭泣。但她已渐渐流逝，离开我的血流，好似从未存在过一般。我甚至想不清她的脸。在那死人的世界中，她死得最为透彻。

在走廊尽端，我来到另一道阶梯，一扇门。门后，是一个乌烟瘴气，味道难闻的地方，一间酒店，小酒馆，东方式的吧台，黑人侍者，汗臭的顾客，油腻的肉叉和一杯杯的啤酒。我的出现，如一个刚去上了一号回来的普通客人。没有人注意到我。也许付账台后的那个男人看到我自后侧抵达，对我几乎无法察觉地示意，眯了眯眼，仿佛是说：是的，我明白，请便，我什么都没看见。

115

If the eye could see the demons that people the universe, existence would be impossible.

—Talmud, Berakhot, 6

如果肉眼可见群聚在这宇宙间的魔鬼，存在便是不可能的。

——犹太法典，六

走出酒吧，我便置身于圣马丁港的灯光中。这是个阿拉伯酒吧，而附近依然开着的店铺，也是阿拉伯的。一种混合着蒸肉丸、豆丸和群众的气味。一群群的年轻人，很瘦，许多人背着睡袋。我问一个男孩发生了什么事。游行，他说明天将会有一个反对萨弗瑞法的大游行。游行者纷纷搭巴士抵达。

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德鲁伊教徒，一个乔装的伊斯玛利人——以拙劣的法语邀我到一家俱乐部去。绝不。逃离阿拉穆。任何人的底细都摸不清。谁也不可信任。

我走过十字路口。现在我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大都市的好处：只要向前走几码，便又可以独自一人了。

突然间，走过几个路口后，科技博物馆出现在我的左边，在夜里显得阴森诡异。由外面看来，一片安宁，一座沉睡的纪念

物。我继续向南行，朝塞纳河走去。我有个目的地，只是我不确知是哪里。我想问某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贝尔勃死了？天空晴朗清澈。我碰到了一群学生。他们在天才轨迹的影响下，沉默无语。左方，是圣尼古拉斯大教堂的夜影。

我继续沿着圣马丁路前行，穿过宽广如林荫大道的欧尔路；我很怕迷路，可是我该怎么个走法呢？我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环顾四周。在我右方转角处，我看见两个蔷薇十字会书籍的展示橱窗。橱窗里是阴暗的，但借着街灯和我手电筒之助，我设法看出一些内容。书，物品。《耶稣会史》，圣日耳曼伯爵，炼金术，隐密世界，蔷薇十字秘密协会，大教堂建造者的信息，迦萨教派，《新亚特兰提斯》，埃及药物，卡奈克圣殿，梵神之歌，转生轮回，蔷薇十字会十字架与烛台，艾昔丝与欧昔利斯胸像，盒装的香和算命占卜卡片。一把短刀，一把圆柄的锡制裁信刀，上有蔷薇十字会的封章。他们在干什么，嘲笑我吗？

我由波堡的外墙走过。在白天，这地方是个热闹的市集，现在这广场却几乎空无一人。几个在沉睡中的人，对面几盆火传来的光亮。一切都是真的。巨大的空中电管自地球中吸收能源。也许白天到这儿来的群众正好供给振动；也许那神秘的机器须靠鲜肉维生。

圣玛利教堂。对面，弗雷图书馆，四分之三皆是有关神秘玄学的书籍。我绝不能变得歇斯底里。我转向隆巴路，以避免碰上一群斯堪的那维亚的女孩笑着由旅馆走出来。闭嘴，萝伦莎已经死了。

可是，真的吗？说不定死的人是我？隆巴路以直角和尼古拉·傅拉莫路相交，而在尽端可见到白色的圣杰克塔。转角处，阿肯二十二号书店，算命卡和摆。尼古拉·傅拉莫是炼金术士，一间炼金术书店，然后才是圣杰克塔，塔底有两头大白狮；这座邻近塞纳河、哥特式后期的无用的塔楼。巴斯可对空气重量的实

验便是在此进行的，而直到今天，这五十二米高的塔楼仍是个陨石研究站。说不定在艾菲尔铁塔矗立之前，“他们”便是由圣杰克塔开始的。这些地点都很特殊，却没人注意到。

我又朝圣玛利教堂往回走。更多女孩的笑声。我不想见任何人。我绕行教堂。在圣玛利游廊路上，有一扇教堂外翼的侧门，古旧的粗糙木门。在街尾有一广场，是波堡区的延伸，只是这里灯火通明。在开敞的区域，汀古利制的机器和其他浮在游泳池面上的彩色人工品，一汪小小的人工湖，那些由齿轮带动的轮子巧妙地轧轧作响。在背景处，我又一次看到达明导管的台架，波堡的大管口——如一艘被弃的“泰坦尼克”号，靠近一面被藤蔓吞噬的墙，一艘在月球喷火口中的沉船。大教堂未达成的，由这些巨大的越洋导管接替，与黑处女联系。只有知道如何环绕圣玛利教堂的人才能发现它们。因此我必须继续；我握有线索，我必须在路米尔市的中心处揭发“他们”的阴谋，那些黑暗者的阴谋。

我发现自己面对着圣玛利教堂。在某种感觉的驱使下，我举起手电筒照向门口。华丽的哥特式建筑，值得赞赏的拱门。

突然间，我在拱门沿边的嵌线找到我意料之外的形象。

贝狐美。在两个弯线的接合处。第一扇拱门的顶端，有一只圣灵之鸽，四周散放出石刻的荣耀光线，但在第二扇拱门上，被祷告的天使们所包围的，正是长着翅膀的贝狐美。就在教堂的正前方，毫无羞耻的。

为何在这儿呢？因为我们离圣堂不远了。圣堂在哪里，或者还残余了什么呢？我重拾脚步，往北行，来到了蒙莫伦西路的路口。五十一号，便是尼古拉·傅拉莫的住宅。在贝狐美和圣堂之间。这个精明的炼金术士深知他的对手是谁。在尼古拉·傅拉莫酒馆——一栋年代不详之屋宇——对面，有一些装满了臭垃圾的家用垃圾桶，这房子已相当古老，为了观光客而重新修缮过，为了最低阶级的魔鬼教徒。隔壁是一家美国店铺，贴了一张苹果电脑的海报：“Secouez - vous les puces.”电脑软体秘法。指南，提

穆拉。

现在我走到圣堂路上。我沿着此路前行，来到布瑞坦路口和苍白如墓地——牺牲武士埋葬地——的圣堂广场花园。

由布瑞坦路走到旧圣堂路。旧圣堂路在过了巴贝路之后，便有一些卖新奇物品的商店：奇形怪状的电灯泡，像鸭子或长春藤叶状的。太过新奇了。它们唬不了我的。

法兰克一布尔乔路。我知道我已到了玛拉区了，不久犹太肉铺便会出现了。我们已经以阿拉穆的刺杀集团取代了犹太人了，这会儿犹 太人和圣堂武士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何会走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我所找寻的答案呢？也许我只是想自科技博物馆逃开吧。除非我真有个目的地，一个我将前往之处。可是不可能是这儿的。我绞尽脑汁回想是在什么地方，就如贝尔勃在梦中找寻一失落的地址。

一群卑污的人走近了。他们奸笑着，公然前行，迫我离开人行道。有一刹那，我怕他们是山中老人的部下，特地来抓我的。并非如此；他们消失在夜色中，但他们说的是一种外国话，一种嗞嗞的什叶语，塔木狄语，如沙漠中的蛇。

雌雄同体的人形出现了，披着长斗篷。蔷薇十字会的斗篷。他们经过我身边，转入塞威尼路。夜已深，很深了。我逃离科技馆，为的是再找到众人的城市，可是现在我意识到众人的城市是一个有入会者专用之特殊道路的地下墓窖。

一个酒鬼。但是他可能是假装的。不要信任任何人，谁也不可信任。我经过一家还在开放的酒吧；系着长及足踝之围裙的侍者们，正忙着将椅子靠拢到桌旁。我及时入内。我叫了一杯啤酒。一口喝光，又叫另一杯。“健康的口渴吧，嗯？”其中一位侍者说道，但口气怀疑，并不真诚。我当然口渴；自昨天下午五点以来，我便滴水未沾了。一个人不必在摆下过一夜便可能口渴了。蠢才。我付了钱，在他们能记住我的长相之前便离开了。

我来到佛格区的转角，沿着拱廊前行。有一部老电影，其中

有一幕便是疯狂杀手马帝亚在黑夜里走在佛格区，单调的脚步发出回响。我停下来。我是不是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呢？但这会儿我自然是听不到了；凶手也随着我停住了。这些相连的拱廊——只要摆下几个玻璃橱，便和科技馆的展示厅相若了。

低矮的十六世纪天花板，圆顶的拱形，出售复制画、古董和家具的艺廊。佛格区，古老、破旧、百孔千疮。住在这里的人已有几百年没有迁移了。披着黄斗篷的人。一个专为剥制师所居住的广场。他们只有在夜间才出现。他们知道可以移动的石板，可窥视地底世界的下水道出入人孔。

社会福利集资及家庭津贴征收联盟，七十五号，一号公寓。一扇新的门——里面住的一定是有钱人——但紧临着是一扇斑驳的旧门，如圣西罗路上的一扇门。然后，三号，是一扇刚刚修缮过的门。主人和奴隶。接着，门板钉在一道拱门上。显而易见的，以前这里曾有一家秘法书店，现在却已不在了。整条街都空了。在一夜之间撤离了。就像奕格礼。他们知道有个人知情，所以开始掩埋形迹。

在碧拉格路口，我看见了无止尽的一排拱廊，毫无人迹。我要全然的黑暗，不要这些黄色街灯。我可以叫喊出声，只是不会有人听到的。在所有关闭的窗子后，不透出一丝灯光，穿着黄色工作袍的剥制师们会哧哧偷笑。

然而，在拱廊和中央的花园之间，却停放了车子，且偶尔会有影子经过。一条大型的比利时牧羊犬与我的路径交错。一条大黑狗在黑夜里。浮士德在哪里？他让忠心的瓦格纳出来小便吗？

瓦格纳。一直在我心中翻搅，却未显现的，便是这三个字。瓦格纳医生：我需要的就是他。他会告诉我说我在胡说八道，说我疑神疑鬼，说那一切都不是真的，事实上，贝尔勃还活着，而三斯并不存在。如果他说我病了，那会令我如释重负的。

我几乎是用跑的快步离开广场。有一辆车在跟踪我。不过，也许那车只是在找停车位吧。我绊到一只塑胶袋。那辆车停了。

它并不要我，我已来到了圣安东路，挥手找计程车。仿佛是听到我的召唤般，一辆计程车正好驶过来。

我对司机说："里榭克鲁路，七号。"

116

Je voudrais être la tour, pendre à la Tour Eiffel.
—Blaise Cendrars

我要变成一座塔，如艾菲尔铁塔般矗立。
——布莱·山德拉

我并不知道里榭克鲁路七号是哪里，而且我也不敢问计程车司机，因为在这个时刻搭计程车的人若不是要回家，便至少是个杀人凶手。司机咕哝抱怨说市区中心仍有一大堆该死的学生，巴士停了满街，真是丑闻，若果他能主其事，一定将他们全都枪毙，因此最好是绕道而行。他简直是绕行了整个巴黎，好不容易才让我在一条冷清街上的七号门前下了车。

在这个地址并没有瓦格纳医生。那么，是十七号吗？还是二十七号？我向前走，左顾右盼，突然清醒过来。就算我找到那房子，难道我想在这大半夜里将瓦格纳医师拖下床，把我的故事告诉他吗？我之来到这里，和我自圣马丁港走到佛格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在逃命。我并不需要一个心理医生，我需要的是一件狂人穿的紧身衣。或是睡眠治疗。或是莉雅。让她抱着我的头，按在她的胸脯间和腋下，对我安慰地低语。

我要的是瓦格纳医生还是里榭克鲁大道呢？因为——现在我

想起来了——我在为“计划”阅读时，曾看过这个名字。里榭·克鲁是上个世纪的人，曾写过一本关于地球、地底和火山的书；他以学术性的地理为口实而探索地底世界。换句话说，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逃离“他们”，却不住发现“他们”在我的四周。渐渐地，在几百年之间，他们已占据了整个巴黎了。还有其余的整个世界。

我该回旅馆去了。我会再找到另一辆计程车吗？这儿说不定是个少有人迹的郊区。我朝夜空中较明亮也较开敞的方向而行。塞纳河吗？

当我走到街口时，我看到了。

在我左方。我早该知道它会在那儿的，埋伏，因为在这个都市中的街名已写出了毫无错误的信息；给你警告。我早先竟未注意到，实在是我自己的错。

就在那儿，难看的金属蜘蛛，象征“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的工具。我该逃跑的，可是我却感受到它的吸引力，伸长脖子由上往下看，因为在我站立之处不可能一眼便看清全部景观。我被它所吞噬，被它上千个边缘挥打，被挂在每一面的金属帘所炮轰。只要轻轻一动，它便可以其中一支钢爪将我压毙。

铁塔。我所在之地，不必远远地看它，或只看它的侧影。它就矗立在我之前，高高在上。我可以看到塔顶，但我向内移，移进它的两腿之间，因此由内侧看到它的拱腰，生殖器的形状，感觉到它那变化万千的肠胃爬向上连接那科技长颈鹿脖子处的食道。虽然穿了孔，它却有睥睨四周灯光的力量，而当我移动时，可由不同的视象看见不同的孔镶着突然扩大的黑暗。

在它右侧，东北方，仍低垂在地平线附近，是一弯明月。有时候，塔会笼罩住月亮；我觉得此时的月亮好似一种视觉幻象，如铁塔架构形成之歪斜幕屏所发出的荧光。但是只要我稍一走动，幕屏便会形成新的型样，月亮被铁架一挡，失去踪影；那铁网上的大蜘蛛将它压碎、吞食，使它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镶嵌。四度空间的方块。透过一道拱门，我看到一丝闪光——不，两丝，一红一白——必是一架找寻巴黎机场的飞机。下一刻——不是我移动了，便是飞机移动了，要不便是铁塔移动了——灯光隐藏在铁架后；我等着它们重现在下一个空格中，可是它们已永远消失了。铁塔有一百扇窗，全是可以移动的，每一扇都开向不同的时空。它的支架并未形成欧几里得曲线，却织构成整个宇宙，颠倒现实。

是谁说过这铁塔“将巴黎悬在宇宙的平台上”？正相反，它将宇宙悬在它的塔尖上，所以它才能替代摆。

他们曾怎么称呼它呢？孤独的坐药，空心的方尖石塔，铁线巨构，电池的神化，偶像崇拜之教派的空中祭坛，风中玫瑰花心的蜜蜂，虔敬的毁灭，可怖的夜色巨像，无益之力的畸形象征，荒谬的奇观，无意义的金字塔，吉他，墨水池，望远镜，如内阁阁员的冗长演讲，古老的神祇，现代之兽……不止这一切。假若我有世界之主的第六感，我会听到塔嘶哑低吟天体的乐声，当它自我们的空心星球吸进波潮且传达到世上所有的巨石处。多可怖！由我所在之处，如果要使我摔得脑浆迸流，“他们”必须把我弄到塔顶去。我必然是要结束地心之旅吧，我头晕，重心不稳。

不，我们并不是在做白日梦：这就是“计划”的证据。可是不消多久铁塔便会意识到我是间谍，是敌人，是它所属的传动装置中的一颗砂粒。不久它的一扇钻石型窗子会在不知不觉间膨胀起来，将我吞咽，将我抓进它那超空间的一个皱褶里，把我运送到“别处”去。

如果我在它的窗饰下再待得久一点，它的巨爪会缩起、弯曲，将我擒住，然后它又会狡猾地回复原形。犯罪的、凶恶的削铅笔机！

又一架飞机，这一次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是塔本身自两个脊柱之间发动的。我抬头注视。塔是无穷无尽的，就如它所从生

的“计划”。如果我能一直待在这儿而不被吞噬，我便可以看清一切转变，那缓慢的革命，无止的分解和重组，在冰冷的潮流中。或许世界之主知道如何将它解析为土占的设计，或许他们可以自其变形中看出他们的指示和不可透露的命令。塔在我的头部上方旋转，“神秘极点”的螺丝起子。不然它便是静止不动的，如一个磁性别针，使拱形的穹苍旋转。晕眩并未减轻。

铁塔多能自卫呀！我暗想。自远处看，它热情地眨眼，但是只要你走近，只要你敢探测它的神秘，它会杀死你；单凭显露它所制成的无意义的恐惧，便可以使你的骨头冻僵。现在我知道贝尔勃是死了，也知道“计划”是真的，因为塔是真的。如果我不立刻逃开，再一次逃亡，我便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了。我必须敲起警钟才行。

一个响声。停止，回到现实吧。一辆计程车驶过来了。我用力一跳，设法自那魔带挣脱，挥动双臂，差点没被撞倒，因为司机直到最后一刹那才踩煞车，似乎极不情愿地停下车来。在车上，他解释说，他在夜晚自塔下驶过时，也感到很害怕，所以才会加快速度。“为什么呢？”我问他。

“因为……因为那铁塔很可怕，仅此而已。”

到了下榻旅馆，我不知按了多少次铃，才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夜门房来应门。我告诉自己：你现在一定要睡了。休息，明天。我服了一些安眠药，足够毒害我自己。接下来我便不记得了。

117

Madness has an enormous pavilion
Where it receives folk from every region,
Especially if they have gold in profusion.
—Sebastian Brant, *Das Narrenschiff*, 1494, 46

疯狂有座巨大的亭子，
它在那里接待来自各方的人，
尤其是当他们有大量的金子。
——沙巴士君·卜兰特《Das Narrenschiff》(《愚人船》)，一四九四年，四六页

我在下午两点时醒来，眩惑、痴呆。我清晰地记得一切，却不知道我所记得的是否真实。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跑下楼去买报纸；然后我告诉自己，就算有一群土耳其骑兵在午夜事件后立刻踩平了科技博物馆，这消息也不会来得及见早报的。

再说，那天巴黎另有他事要费心的。我一下楼去要咖啡，柜台职员就告诉我了。市区有场骚动。许多地下铁车站都关闭了；在某些地方，甚至出动了警方驱散群众。学生人数太多，而他们的行为也太过火了。

我在电话簿上找到瓦格纳医生的号码，拨了电话，但他的办

公室显然在礼拜天是关着的。总之，我得到科技馆去查看。在礼拜天下午，科技馆是开放的。

在拉丁区，许多人群聚叫喊，挥着旗帜。在“市区岛”上，我看到警方形成的障碍。远远的，可听到枪声，一九六八年时，必然也似这样子。在圣教堂区，一定曾经短兵相接过；我闻到一丝催泪瓦斯的气味。我听到有人奔跑的声音，不知他们是学生还是警察；我周遭的每个人都在跑。有些人躲到警方非常警戒线的围篱后方，同时街上还有几处格斗。可惜，我和渐老的中产阶级们站在一起，等着革命消退。

等到路上平静下来后，我抄后街绕过旧市区，直到再一次来到圣马丁路。科技博物馆照常开放，白色前庭，还有墙上的铜牌：“科学技艺博物馆，建于法兰西共和历三年葡萄月十九日(即一七九五年一月十九日）……在建于十一世纪之前圣马丁大教堂修道院内。”一切都正常，包括一小群不理会学生暴动的周日游客。

我走进里面——星期天免费——一切都如昨天下午五点时一样。守卫、访客，傅科摆也在寻常的位置……我找寻昨夜事故的迹象，但若果昨夜之事真的发生过，那么有人必做过一番极彻底的清理工作。如果真发生过的话。

我现在已不记得后来我是如何打发那个下午的，也不记得我看到了什么，走过哪里街道，偶尔被迫弯进小巷里以避开街上的格斗。我打电话到米兰，只为查明一下，先拨给贝尔勃，再拨给萝伦莎。然后是葛拉蒙出版社；当然出版社在礼拜天一定是关闭的。

今晚我坐在这儿，那一切都是昨天发生的。只是自前天到今晚，似已有几世纪之隔。

到了傍晚时，我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吃过。我想要安静和一点安慰。靠近市政公会所，我走近一家菜单上写有鱼的餐厅。太

多鱼了。我的桌位正对着一个大鱼缸。一个超写实的世界，足以使我再投入妄想中。没有什么巧合的事。上帝，上帝，你怎会如此坏心眼，使我相信你并不存在呢？肉体如坏疽般地盖满了整个世界……那另一条鱼看来似蜜妮老鼠；她眨着长睫毛，将唇抿成心形。蜜妮老鼠是米老鼠的未婚妻。我吃了一客沙拉和一道软嫩如婴儿肉的鳕鱼。加蜂蜜和胡椒粉。波利西安人在此。那条如飞机般在珊瑚之间滑翔的鱼，一只闲散地鼓动双翼的蛾。这一尾则是圣堂鱼，身披黑色甲胄，找寻努佛·戴。我移开目光。我看见对街另一家餐厅的招牌："Chez R……"蔷薇十字吗？陆克林？罗西斯裴格？签名，签名……

让我们看看吧。要打败魔鬼，惟一的方法便是使他相信你并不相信他。你在黑夜间逃过全巴黎，你在艾菲尔铁塔的视象，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在你看见或以为你看见的情形之后离开科技馆，并体验如噩梦一般的巴黎市——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在科技馆里看到了什么呢？

我绝对得和瓦格纳医生谈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必须。谈话是万灵药，是话语的治疗。

我是怎么挨到今晨的？我去看了一场由奥逊·威尔斯导的《上海来的女士》。当镜子的那一幕出现时，我无法忍受，便离开了电影院。但或许那并不是真的，或许整件事都是我的想象。

今天早上九点时，我打电话给瓦格纳医生。葛拉蒙这姓氏使我得以通过秘书这一关。医生似乎记得我，且因我声音中的急切而要我立刻过去，九点半，在他的一般约会之前。他似乎很真诚，也很同情。

去探访瓦格纳医生，也是我梦见的吗？秘书问了我的一些有关生命的统计数字，准备了一张卡片，要我预付。幸好我有回程车票了。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没有长沙发。窗户俯瞰塞纳河。左方，

是艾菲尔铁塔的阴影。瓦格纳医生以职业化的友善接待我。我现在已不是他的出版商了，我是他的病人。他用手一挥，要我在他对面坐下，与他隔桌相对，如一个等着受罚的公务人员。“怎么样呢?”他说着，将旋转座椅一推，转身背对着我。他低垂着头，两手交握。我只得开口了。

我一开口说话，便如洪水决堤；一切都出来了，由始至终：我两年前的想法，去年的想法，对贝尔勃的想法和对狄欧塔列弗的想法。最重要的，在圣约翰之夜所发生的事。

瓦格纳一次也没打岔，既未点头也未表示不苟同，简直就与睡着了无异。只是那必定是他的技巧。我不停地说着。话语的治疗法。

然后我等着听他说话，可以拯救我的话。

瓦格纳非常非常慢地站起身来。他没有转向我，绕过桌子，走向窗畔。他向外眺望，两手背在背后，沉浸在思绪中。

沉默；大约十到十五分钟。

然后，他依然背对着我，以平板的声音，沉着、泰然地说：“先生，你疯了。”

他没有动，我也没动。又过了大约五分钟后，我意识到他是不会再说别的话了。就此终结。

我没有说再见便离开了。秘书对我粲然一笑，接着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里榭克鲁大道上。

十一点了。我回旅馆去取了东西后，便急忙赶到机场去。我得等上两个小时才有机位。在等待的当儿，我打电话到葛拉蒙出版社去，对方付费，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有了。古德伦接听的。她似乎比平时更迟钝，必须等我叫喊过几次，才能听她说句“是的”，“好”，她会付费的。

她在哭：狄欧塔列弗于星期六午夜时分过世了。

“今早，他的丧礼却没有参加，一个朋友也没有。真羞耻!

连葛拉蒙先生都未露面！他们说他出国了。只有我、葛拉齐亚、路西亚诺和一个全身穿黑色、留胡子、鬓角，又戴顶大帽子的绅士：看似殡仪馆的人。天晓得他是打哪儿来的。可是你跑到哪儿去了呢，卡素朋？还有贝尔勃呢？到底怎么回事？”

我喃喃胡乱解释了两句，便挂上了电话。我的班机已在叫唤，所以我登上了飞机。

也梭

YESOD



118

The 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 comes from abandoning God and then asking: "Who is in his place?"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69, iv, P. 123

协会的阴谋理论……来自弃绝上帝，然后问："谁取代它的位置?"

——卡尔·波普"猜想与反驳"，伦敦，洛特莱齐，一九六九年，Ⅳ，一二三页

飞行使我放松了不少。我不仅将巴黎抛在脑后，也远离了地下、地面和地壳。天空和山上仍飘着白雪。在一万米高空上独自一人，和飞行所带来的迷醉感、压力、通过轻微气流。我心想，只有在这高空上，我才真正地脚踏实地。该是下结论的时候了；在我的笔记本中列项，然后闭上眼睛好好想。

我决定首先该列出无议论余地的事实。

毫无疑问，狄欧塔列弗是死了，古德伦亲口告诉我的。古德伦从未参与我们的故事——她不会明了的——所以她是仅存的一个说实话的人。还有，葛拉蒙不在米兰。当然，他可能在任何地

方，但他不在米兰且已离开了几天的事实，证明了他确实是在巴黎，也就是我见到他之处。

同样的，贝尔勃也不在米兰。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星期六晚上在圣马丁教堂所看到的都确曾发生过吧。或许并不是完全像我所看到的那样，因为我被音乐和烟熏得头昏脑胀；但确实是有事发生的。就像那次和安柔在一起时一样。事后，安柔并不相信自己会被神附体过，可是她知道在乌班达仪式中她是有过异样的体验。

最后，莉雅在山里对我说的是真实的。她的解析完全令人信服：普洛文斯的信息不过是张清单。根本就没有过什么圣堂武士在“谷仓”的会议。没有“计划”，也没有什么信息。

对我们来说，那张清单曾是个字谜，空出的方块并无定义，因此必须填进使一切都吻合的字。但或许这隐喻并不适切。在一个字谜中，互相交错的字必须有共用的字母。在我们的游戏里，我们所交错的并不是字，而是意念和事件，因此游戏规则也不同。基本上，一共有三条规则。

第一条：概念是由类推连结起来的。没有办法立刻决定类推的好坏，因为每样事物多少是和其他的一切有关连的。例如，马铃薯与苹果交错，因为两者都是蔬果类，且都是圆形的。由苹果到蛇，经由圣经故事的联想。由蛇到甜甜圈，因形状相似。由甜甜圈到救生圈，由救生圈到游泳衣，再由游泳到海，由海到船，由船到屎（ship 与 shit），屎到卫生纸，马桶到香水，香水到酒精，酒精到迷幻药，迷幻药到注射器，注射器到洞，洞到地，地到马铃薯。

第二条规则说，如果到后来皆大欢喜，那联系便是对的。由马铃薯到马铃薯，结局完美，所以是对的。

第三条规则：联系不可是独创的，必须是先前便存在的，且愈常见愈好。只有那样，交错才似真实的，因为它们显而易见。

毕竟，这是葛拉蒙先生的主意。魔鬼作者们的书是不能革新

的；它们必须重复已经有人说过的。否则，“传统”的权威算什么呢?

这便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并未发明什么，只是将一切排列组合。艾登提上校也未发明什么，只是他的安排太过笨拙。此外，他不比我们受过那么多教育，所以他所握有的线索也少些。

“他们”握有一切线索，却不知道字谜的设计。又一次，我们比较聪明。

我想起了莉雅在山里曾对我说过的，当她斥责我玩着曾是我们“计划”的拙劣游戏时：“人们对计划贪求无厌。如果你给他们一个，他们就如狼群般对它扑击吞咽。你发明，他们便照单全收。在已存在的事物上再加上发明物是不对的。”

事情总是这样的。一个姓奚罗的年轻人因不知能如何成名而苦思默想。然后他看了一部电影，电影中一个意志懦弱的年轻人因射杀了一个乡村音乐歌星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奚罗找到了公式；他跑出去，射杀了披头四约翰·蓝侬。

SFA 也是一样的。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名登百科全书的名诗人呢?葛拉蒙解释：很简单，你付钱就得了。这 SFA 以前从未想到这一点，但由于马纽夏斯计划存在，他便认同了这计划，相信他一辈子便是在等待马纽夏斯；他只是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已。

我们发明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计划”，而“他们”不只相信这计划是真的，且相信“他们”自己许久以来便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将他们那混沌神话的片段视为我们“计划”的时刻，这些时刻交织成一个合于逻辑的、无法反驳的类推、相似、疑问的网。

但是如果你发明一个计划，再由其他人将它实行，那就好似这“计划”真的存在。在那一刻是存在的。

从此，成群的魔鬼教徒会在世界各地搜寻那张地图。

我们对那些想要克服一种深切且隐私之挫败的人，提供了一张地图。什么挫败呢?贝尔勃的最后一份档案建议了：如果真有

一个“计划”，是不允许失败存在的。或许你会被击败，但绝不可能是由于你自己的错。向宇宙的意志屈服并不羞耻。你不是懦夫，而是烈士。

你并不为自己会死，是一千个你无法控制之微小有机体的牺牲品而抱怨。对于你的脚不宜于抓握，你没有尾巴，你的头发和牙齿一脱落便长不回来，你的动脉愈老愈硬化等等，你都不能负责的。那是由于嫉妒的天使们。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就拿股票市场的崩溃为例吧。这种事发生是因每一个个人都走错了一步，而所有错误的一步都放在一起，便造成了惊恐。然后，缺乏稳定神经的人便自问：是谁隐藏在这阴谋后面？是谁获利呢？他必须找到一个敌人，一个阴谋者，否则——天可怜见——便是他自己的错了。

如果你觉得内疚，就发明一个阴谋，许多个阴谋。而为了反这些阴谋，你又得组织你自己的阴谋。可是你发明愈多敌对的阴谋，愈免除自己缺乏了解的罪过，便愈会爱上它们，而以它们为模范来规化自己。当耶稣会、培根教派、波利西安教派和新圣堂武士们彼此抱怨对方的计划时，结果便是如此。狄欧塔列弗的评论是：“当然，你将自己所做的归因于他人，而由于你对自己所做的是可恨的，于是别人也变得可恨。可是，由于别人照例也想做你所做的这可恨的事，所以他们与你合作，暗示你所归属于他们的其实也就是他们一直向往的。上帝使他希望毁灭的人盲目；你只要助他一臂之力即可。”

如果真的有一个阴谋，那么这阴谋必得是个秘密。一个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便可驱逐我们的挫败感，将我们解救的秘密。要不然，光是知道这个秘密，本身便是一种解救了。这样启示性的秘密真的存在吗？

是的，只要它永不可能为人所知。一旦被知道，它只会使我们失望。奕格礼不是说过，对奥秘的渴想激发了第三世纪的罗马

帝国吗？然而，某人刚刚抵达，并宣告他自己为上帝之子，上帝之子的肉身，以救赎世界的罪恶。这是个平庸的奥秘吗？他又允诺人人都可得救：只要你爱你的邻人。那是个卑微的秘密吗？他又遗留了一个意念：只要在适当的时刻说出适当话语的人，便可将一块面包和半杯酒转化为上帝之子的身体和血，且受到它的滋养。那是个不足取的谜吗？然后他又引领教会众父们沉思并宣称上帝是一，也是三合一，且圣灵是由圣父及圣子所生，但圣子并非由圣父和圣灵所生。这难道是个简单的公式吗？然而，已快得到解救——自救——的他们，却变为耳聋。就是这样吗？多么陈腐。他们却搭船不停地巡回地中海，找寻失去的知识，而那三十个金币的教条不过是这知识的表面面纱，精神困乏者的寓言，难以捉摸的象形图案，对灵气的眨眼。三位一体的奥秘？太简单了：一定不只如此而已。

某人——大概是鲁宾斯坦吧——被人问及是否信上帝时，曾说："噢，我不信上帝，我信的是……更要大许多的东西。"另一个人——是契斯特隆吗？——又说过，当人们停止信上帝时，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了：他们什么都信。

可是每样事物都不是一个较大的秘密。并没有什么"较大的秘密"，因为一个秘密一旦揭露，便总似微小而不足取。只有空洞的秘密。一个不停地自你的指缝间溜掉的秘密。兰花的秘密是，它象征且影响睾丸。但是睾丸又象征黄道十二宫的一个星座，而十二宫则象征着天使的阶级制度，而天使的阶级制度又象征音阶，音阶象征基本体液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推。启蒙便是学习永不止息。宇宙如一颗洋葱般层层剥开，而一颗洋葱剥开后便空无一物。让我们想象一颗无止尽的洋葱吧，处处都是其中心，无处为其周边。启蒙便是绕行无尽的一条皮。

真正的受教者知道最有力量的秘密是个没有内容的秘密，因为任何敌人都无法使他招供，任何仇敌都不可能将它自他身上取走。

现在我觉得在摆之前那夜间仪式的力量更合逻辑也更重大了。贝尔勃曾宣称拥有一个秘密；他因此得到了控制“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即使是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的、聪明如奕格礼——便是迫他说出秘密。贝尔勃愈拒绝揭露，他们便愈相信那是个大秘密；他愈发誓他并未拥有它，他们便愈相信他拥有它，相信那是个真的秘密，因为如果那不是真的，他一定会揭露的。

几世纪以来，搜寻这个秘密便是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黏胶，尽管有种种放逐，种种两败俱伤的战斗和突击。现在“他们”就快知晓了。可是他们却有两点恐惧：一是，那可能是个令人失望的秘密，另一则是一旦大家都知道了，便再也无秘密可言了。而那便会是“他们”的终点。

奕格礼因此想：如果贝尔勃开口，那所有人都会知道了，而他，奕格礼，便会失去给予他领导能力和权势的神秘气氛。可是如果贝尔勃只对他一人透露，奕格礼可以继续当他的永生不死的圣日耳曼。秘密的迁延，也就等于是奕格礼之死的迁延。他试图劝服贝尔勃在他耳畔低语，而当他意识到那并不可能时，他便以预言贝尔勃的投降来挑动贝尔勃，且更进一步地，戏剧化地做作一番。哦，这老伯爵很清楚的，对皮德蒙人而言，固执和一种无稽感是连对死亡的惧怕也可击败的。因此他迫贝尔勃高声拒绝并确切地说不。

其他人，出于同样的惧怕，宁可将贝尔勃杀死。他们或许会失去地图——他们得再花上几个世纪去继续搜寻——可是却保留了他们那低劣欲望的精力。

我记得安柔对我说过的一个故事。她到意大利来之前，会在纽约待过几个月，住在一个即使是在安宁之日时仍可拍摄电视凶杀案场面的社区里。她常在凌晨两点左右一个人回家去。当我问她怕不怕性变态狂时，她对我说了她的方法。当一个性变态狂胁迫地走上前来时，她会勾住他的臂膀，说：“来，让我们在一起

吧。”他便会困惑地退却。

如果你是个性变态狂，你要的不是性，而是偷窃的兴奋；你要受害人抗拒、惊恐。如果把性放在一个托盘上给你，随你取用，自然你就不感兴趣了。要不然你算是哪种性变态狂呢?

我们唤醒了他们的欲望，提供他们一个不可能更空洞的秘密，因为非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秘密，而且，我们知道这秘密是假的。

飞机飞过了白山，乘客们都冲到同一侧去，以免错过那山峦景致：多亏地底潮流的幽动才长在这儿的。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潮流也和普洛文斯信息一样，并不存在。但是解读“计划”的故事，一如我们所重建的，便是历史。

我的记忆回到贝尔勃的最后一个档案。可是，如果存在是如此空虚、脆弱，只能以寻求其秘密的幻想而加以忍受——如安柔在仪式那晚挫败之后所说的——那就没有赎救了；我们都是奴隶，给我们一个主人，那是我们应得的……

不。莉雅教我并不只如此，而且我有证据：他的名字是圭里欧，而此刻他正在一个山谷里玩耍，拉扯山羊的尾巴。不，因为贝尔勃也这么说过，两次。

第一声“不”，他是对阿布拉非亚说的，也对那些想偷窃阿布拉非亚之秘密的人。“你有口令吗?”它问。答案，也就是获知的关键，便是“No”两个字。那神奇的口令不仅不存在，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它不存在。因此，那些承认自己无知的人便可有所获知，至少一如我所学到的。

第二声“不”，他是在星期六晚上，当他拒绝对他伸出的拯救时所说的。他大可发明一张地图，或用我给他看过的那几张图之中的一张。无论如何，将摆那样不正确地垂挂，那群疯子根本

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标示“世界之脐”的 X 记号的。就算他们找到吧，也得要再等上几十年，他们才可能意识到那地点并非“世界之脐”。可是贝尔勃却宁死不屈。

并非他拒绝对权力的欲望屈服；他拒绝对无意义屈服。他知道，虽然我们的生存是那么脆弱，我们对这世界的询问是那么徒然无益，然而却有某种事物是比其余的更有意义的。

贝尔勃所觉悟到的，或许只是在那一刻，使他得以驳斥他的最后一个档案，不把他的命运交给一个仅以“计划”向他保证的人，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了解到什么，使他牺牲生命，仿佛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学知了一切，也仿佛比起他这一个惟一真实的绝对的秘密，在科技馆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比愚蠢——因此现在固执地要再活下去便是愚蠢的呢？

在这锁链之中，仍失去一个环节。现在我有贝尔勃所有的功绩了，由生到死，只差一项。

飞机一着陆，我在找寻着护照时，在一个口袋里找到了这房子的钥匙。这钥匙是我在上星期四时与贝尔勃米兰公寓的钥匙一起拿到的。我回想贝尔勃让我们看那座他说藏有他少年期之旧橱柜的那一天。说不定贝尔勃在那里放了什么不能在阿布拉非亚上找到的东西，说不定他写了什么，埋在××镇的某个地方。

我的这个臆想一点也没什么不合理。此刻，更有理由相信这想法很不错。

我取了车，便开到这里来了。

我没有找到看管的那个卡内帕老亲戚，或不管她叫什么名字。说不定这当儿她也死了。屋里空旷无人。我穿行过好几个房间。一股强烈的霉味。我想点燃其中一间卧室的火盆，可是在六月里将床烘暖实在没什么道理。只要将窗户开了，暖和的夜间空气便会流入的。

日落之后，并无月亮。一如在巴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月亮很晚才升起，我现在所见的比巴黎的那一弯更微薄，冉冉爬到矮丘上方，在布里寇山和另一座黄色土丘之间的凹陷处；也许山坡地都已收割了。

我是在傍晚六点左右抵达的。天色仍亮。但是我一点粮食也没带。在屋里绕了一圈后，我在厨房里找到一条香肠，由屋椽挂了下来。我的晚餐便是香肠和清水：水大概开到晚上十点吧。现在我很渴。我带了一大瓶水到卡洛叔的书房来，每隔十分钟就得喝一杯。然后我下楼去，把水瓶灌满，再重新开始。

现在至少是清晨三点了。我已关了灯，几乎无法看表。我朝窗外望去。在山丘的两翼，如萤火虫，如流星：偶尔的车头灯向下驶向山谷或向上驶到山上的村落。贝尔勃小时候并没有这种景观。当时既无车也无路。夜里，只有晚钟。

我一到达，便打开了那座少年时的橱子。放满了各种纸张的架子，自小学练习簿到青春期的诗歌散文习作。人人在青春期时都写过诗；真正的诗人把诗作毁了，恶劣的诗人将它们出版。太过嘲谑而不愿保留诗作的贝尔勃，却又意志薄弱地无法将它们撕毁，所以把它们塞进卡洛叔的橱子里。

我读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直到此刻，我一直在想着最后一本杂记；那是我在正想放弃时找到的。

我不知道贝尔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这些页数上有不同的笔迹，有插入，也有交织，要不便是出自同一人的手，却在不同的年代里。好似他在极年少时——十六七岁时——写的，然后收起来，到二十岁时拿出来看，三十岁时再拿出来看，也许稍后也曾再看过。直到他完全放弃了写作的想法——却转向阿布拉非亚，但没有心情重寻这些字句，使它们臣服于电子的羞辱中。

我读着，遵循着一个熟悉的故事：××镇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的事件，卡洛叔，佃农，教区礼堂，赛西莉亚，小喇叭。这些是浪漫、失望、哀伤、醉酒的贝尔勃无法搁下、挥之

不去的主题。回忆的文学：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坏蛋的最后一个避难处。

可是我不是个文学批评家。我又成为黑桃山姆了，寻找最终的线索。

于是我找到了“关键杂记”。这杂记必然代表了贝尔勃在××镇之故事的最后一章。因为，在此之后，便不可能再发生别的事了。

119

The garland of the trumpet was set afire, and then I saw the aperture of the dome open and a splendid arrow of fire shoot down through the tube of the trumpet and enter the lifeless body. The aperture then was closed again, and the trumpet, too, was put away.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Die Chymische Hochzeit des Christian Rosencreutz*, Strassburg, Zetzner, 1616, PP. 125 - 126

小喇叭的花环被纵火焚烧，然后我看到那圆顶建筑的口开了，一支灿烂的火箭向下射过小喇叭的管，射入那无生命的躯体。然后那口又关闭了，而那支喇叭也被搁到一旁。

——约翰·瓦伦汀·安德列《克里斯汀·罗生鲁的化学婚礼》，斯特拉斯堡，一六一六年，一二五～一二六页

贝尔勃的记载有些脱节，也有些重复，有些句子被划掉了。与其说我在重读，还不如说我在重造，在重活。

那必然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底了。德军已退却，法西斯党

已分散，××镇已稳定地落在农民手中。

在最后一场战役，也就是贝尔勃于将近两年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对我们所叙述的那一场——之后，许多股农民游击队在××镇会聚，以进驻到城市去。他们等待着伦敦电台发出的信号；一旦米兰暴动的时机成熟，他们便要出发。

加里波底军团也到达了；指挥官拉斯是个留了黑色大胡子的大块头，在镇上极受欢迎。他们身穿自己发明的制服，除了红领巾和胸前的红星之外，各不相同。而且他们皆以代用品方式武装的；有些人有旧步枪，有些人则操持自敌方夺下的轻机枪。巴多里欧军团与他们恰成强烈对比；他们有蓝领巾，类似于英军的咔叽制服，和崭新的史登枪。协约国以慷慨的夜间降落伞包协助巴多里欧军团，在上一段之后，每晚于十一点时空降，持续了两年，由英国侦察机，奥秘的“皮佩托号”执行。没有人想得透它在侦察什么，因为在地面上连着几十公里也见不到一点灯光。

在加里波底军团和巴多里欧军团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气氛。据说，在战役那晚，巴多里欧军团扑击敌人，高喊：“前进吧，萨伏依！”有人说，嗯，但那是出于习惯。当你进攻时还能喊什么呢？那并不一定就表示他们是支持君主制的；他们也知道国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加里波底军嗤之以鼻：如果你持刺刀在开阔的空地上进攻，而不是持史登枪冲过转角，那你大可高喊萨伏依。事实是，巴多里欧军与英军串通了。

然而，两支军团却以一种联军的方式抵达；为了攻进都市，便需要一个联合指挥官。他们选择了猛哥；他非但带领装备最好的军团，年纪最大，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过战，是个英雄，且享有协约司令的信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是在米兰暴动之前吧，他们出发去攻占都市。好消息传来了：运作调度成功，军团正要凯旋回返××镇，然而，伤亡是免不了的。根据传言，拉斯在战场上摔倒，而猛哥也受伤了。

然后一天下午，传来了汽车声和凯旋的歌声，人们急忙跑到广场去。第一批军队自公路驶抵了，紧握的拳头向上举，国旗和武器自车窗探出挥舞。士兵们已沿途被戴上了花朵。

突然间，有人高喊："拉斯，拉斯！"拉斯果然在场，坐在一辆道奇车的前挡泥板上，胡子纠结，敞开的衬衫露出了汗湿的黑色胸毛。他大笑着对群众挥手。

在拉斯旁边，蓝皮尼也从那辆道奇车上爬了下来。他是个近视眼的男孩，也在乐队里演奏，比其他人要大一点；他在三个月前失踪了，据说他加入了游击队。这会儿果然见到他了，脖子上系了红领巾，穿咔叽上衣，蓝色长裤——唐·提可乐队的制服——只是现在他腰紧皮带，携带手枪。他透过在教区礼堂时饱受HJ同伴们嘲笑的厚眼镜注视环挤在他身旁的女孩，仿佛他是什么大英雄似的。贝尔勃自问赛西莉亚是否也在那儿。

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广场便满是多彩多姿的游击兵了，人们高喊着猛哥，要他发表一篇演说。

在镇公所的阳台上，猛哥出现了，拄着拐杖，脸色苍白，伸起一手要群众安静下来。贝尔勃等着他的演讲，因为他的整个童年，与和他同一时代的人一样，充满了伟大的历史性演讲。事实上，学生们牢记所有的演讲，因为每个句子都是意义重大的宣言。

肃静。猛哥以几乎令人听不见的嘶哑低声说道："同胞们，朋友们。在这么多痛苦的牺牲之后……我们来了。向所有为自由而死的人致敬。"

仅此而已。他转身入内。

众人高声呐喊，游击兵们高高举起他们的轻机枪、史登枪、步枪、九一步枪，庆贺地连续开火。在子弹壳到处飞落之下，小孩子们在士兵和平民的腿间穿梭，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增加收藏的良机，由于战争看来会在一个月内结束了，运气真差。

不过庆贺还是造成了伤亡：两个人死了。巧的是，他们两人都是来自××镇上方的一个小村，圣达怀村。他们的家属要求将他们葬在当地的公墓里。

游击队司令官决定应该有个庄严的葬礼：编制队伍，装饰过的棺架，村中乐队，大教堂的主监督——和教区礼堂乐队。

唐·提可立刻就接受了。他说，因为他一向就是反法西斯的。乐团的人说，也因为他让他们练习吹奏两支葬礼进行曲已有整整一年了，所以他迟早得让他们表演。村里伶牙俐齿的人则说，也因为他想为“乔凡尼沙”加以补偿。

“乔凡尼沙”的故事是这样的：

几个月前，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唐·提可的乐队为某圣徒的庆贺日或什么的而出外演奏，被黑军团挡住了路。“牧师，演奏‘乔凡尼沙’吧。”队长说着，以手指敲着他那把轻机枪的枪膛。唐·提可能怎么办？他说：“孩子们，让我们试试吧；你们只有一层皮肤而已。”他用音调管敲出节拍，于是可怖的不和谐乐声传到××镇上。只有急于想拯救其皮肤的人才会同意那难听的吵闹声是“乔凡尼沙”。人人都感到可耻。他为自己的应允感到可耻，事后唐·提可说，但更可耻的是他们像狗一般演奏。他虽是个牧师，且反法西斯，但，最重要的，该死，他也是个艺术家呀。

贝尔勃那天正好缺席。他扁桃腺发炎。在低音金管乐器组中，只有安尼拔·坎大拉和皮欧·包，而他们的出席，在没有贝尔勃的相伴下，必然对纳粹——法西斯党的崩溃有极重要的贡献。但这并不是让贝尔勃困恼的原因，至少在他写下杂记时不是的。他又错失了另一个查出他是否有勇气说不的机会了。或许便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死在摆的绞刑台上。

总之，葬礼定在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广场上，人人都到了：猛哥和他的军队，卡洛叔和其他自治会官员们，身佩大战时所得的徽章——谁是法西斯党或谁不是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荣誉的英雄。神职人员在场，镇上的乐队穿上黑色套装，棺架由

饰有奶油色、黑色与金色马具的马拉着。马夫穿戴得犹如拿破仑的将官，斜戴帽子、短披肩、长外袍，与马具同样的颜色。还有教区礼堂乐队，他们的便帽、咔叽上衣和蓝色长裤，铜乐器擦得发亮，木管乌黑，铙钹和鼓闪闪晶亮。

自××镇到圣达怀村，有五六公里的上坡弯路。星期天下午，这条路便被退休的人占领；他们步行，边走边玩木球，休息，喝点酒，再玩第二场，如此直到他们走到山顶上的教堂。

几公里的上坡路，对玩着木球的人而言并不算什么。或许对编队前行、肩上背步枪、两眼直视前方、肺部吸入冰凉春季空气的人而言，也不算什么。但是你不妨试试边吹奏乐器，鼓着双颊、冒着汗、气喘吁吁爬上去看看吧。镇上的乐队反正是好整以暇，但对教区礼堂的男孩而言，那却是一种折磨。他们如英雄般死撑着。唐·提可在空中敲着音调管，木箫管发出疲惫的呻吟声，萨克斯风发出窒息的呐喊，低音金管和小喇叭发出痛苦的尖叫。但他们撑到了，一路直到村里，到通往墓地的山径路口。安尼拔·坎大拉和皮欧·包已有好一阵子只是在假装吹奏而已，但贝尔勃却困守着他那牧羊犬的角色，在唐·提可感谢的目光下。比起镇上的乐队，他们表现得并不坏，猛哥本人和其他司令官也这么说：孩子们，干得好。真是光彩极了。

一个系蓝领巾，且佩戴得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各色缎带的司令官说："牧师，让孩子们就在这村子里休息吧；他们累坏了。待会儿，等仪式进行得差不多了再上去。会有一辆卡车载你们回××镇的。"

他们到酒馆去。镇上乐队的成员是已经过无数葬礼的老手，一点也不客气地占据了桌位，便点了一些食物和大量的酒。他们宁可待在那里欢宴畅饮直到夜晚的。然而，唐·提可的男孩们却挤在柜台前，吃绿得如化学实验的薄荷冰。冰滑下喉咙时，会使你的前额中间感到一种疼痛，就像鼻窦炎般。

然后他们奋力爬上了墓园；有辆载人小货车在那里等着。他

们爬上车，欢声叫喊，全都挤在一起，全都站着，彼此的乐器挤来挤去。这时先前说过话的那个司令官又站出来开口道："牧师，我们需要一个喇叭手参加最后的仪式。你知道，寻常的号角声。只要五分钟时间。"

唐·提可非常职业化地说："喇叭手。"于是背负着这名衔的倒霉者，一个吃腻了绿薄荷冰而渴想家中盛餐，对艺术之冲动与较高理想不遑他顾的农夫之子，开始抱怨：时间很晚了，他要回家去，他吹得连一点口水也没有了，等等。使唐·提可在司令官面前很下不了台。

这时，在正午的荣耀中见到赛西莉亚之甜美影像的贝尔勃，开口道："只要他把喇叭给我，我就去。"

唐·提可的眼里流露出感激的光芒；那汗淋淋的、可怜而有名无实的喇叭手也松了一口气。如卫兵一般，乐器的交换。

在那个挂满了彩色缎带的精神病司令官引导下，贝尔勃往墓地前进。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太阳映照下的墙壁，墓地，两侧开花的树，准备要给予祝福之教堂监督的白色袈裟。惟一的棕色是墓碑上那帧褪色的照片。而站在两个坟旁的军人们则提供了一团缤纷的色彩。

"孩子，"那司令官说，"你站在这儿，在我旁边，我一下令你就吹集合号。然后，我再一下令，熄灯号。那很容易，对吧？"

非常容易。只不过贝尔勃从未吹过集合号或熄灯号。

他以右肘弯抱着喇叭，贴近肋骨，微成一个角度，仿佛那是一支卡宾枪。他就这样等待着，昂头、缩腹、挺胸。

猛哥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演说，以极简短的句子。贝尔勃心想，为了要吹响喇叭，他得抬眼望天，那样太阳便会照花他的眼睛。但那便是喇叭手之死，而由于一个人只死一次，倒不如把它做对的好。

司令官对他低语道："现在。"他下令吹集合号。贝尔勃只吹

“多蜜梭蜜多”。对那些打仗的粗佬，这似已足够。最后一个“多”是他在深吸了一口气后吹出的，尽量地拖长，给它时间——贝尔勃写道——传抵太阳。

游击兵们以立正之姿僵硬地站立。活人与死人一样静寂。

只有挖坟的人在动。棺木下土的声音，绳索的吱吱响声，摩擦着木头的声音。但其他人几乎都是纹风不动的。

然后，在场武器的干响声。教堂监督喃喃低念洒圣水的公式；司令官们走向前，各抓一把土撒向坟墓。突然一声令下，触发一连串朝天的枪响声，嗒——嗒——嗒——砰，使得鸟儿自那些开花的树上惊叫飞起。但这一切，也不算是真正的动作，仿佛是同一刻不停地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呈现。永恒地注视同一刻，并不表示当你在看时，时间便消逝了。

为了这个原因，贝尔勃直直挺立，连掉落在他脚边滚动的子弹壳也不屑一顾。他也没有将喇叭再放回身侧，只是高举在唇边，手指按在键上，僵硬地立正，那乐器成斜角瞄向上。他继续吹奏。

他的最后一个长音一直没有停止：在场的人虽听不到，它却不停地由喇叭口发出，如轻轻的呼气，他不住送到吹口的一团空气，舌头放在微微分开的双唇间，双唇却不压住乐器。并未倚在他脸上的喇叭，因此一直由他双肘与肩膀造成的张力而悬浮在半空中。

他继续吹那虚音，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拉动一条牵制着太阳的弦。地球在它的轨道中被困住了，永远固定在正午。而这全视贝尔勃而定。因为一旦他切断这接触，放掉这根弦，太阳便会像个气球飞掉，那么这一天和这一天的事件，这个没有转圜的行动，这个没有以前和以后的结果，静止而逐渐展现的，也会随着消失，只因那都是由他的力量所控制的。

如果他停止，停下来转而攻击一个新的音符，便会有一个分裂，一点中止，比那些震耳欲聋的枪声更为大声许多，那么所有的钟便会再回复它们心悸亢进的抖动了。

贝尔勃全心希望站在他身旁的这个人不会下令吹熄灯号。他暗自想着：我可以拒绝，永远持续如此。

他已达到一种当潜水者试着不浮出水面，想要延长使他能畅游海中之惯性时所有的那种迷醉状态。为了表达他当时的感觉，贝尔勃在我所看的这本笔记上屡次使用破碎、扭曲、不合章法的句子，且常被点点点的连续符号所隔断。但我清楚地看出了——虽说他并未直率地表明——在那一刻他拥有了赛西莉亚。

事实是，杰可波·贝尔勃在当时和后来，当他在写他无意识的自我时都不明了，在那一刻他正永远地庆祝着他的化学婚礼——和赛西莉亚，和萝伦莎，和苏菲亚，和地球和天空。在世人中孤寂的他，却为“伟大作品”带来了结论。

当时尚无人告诉他说圣杯不只是个杯子，也是一支戟，而当他的喇叭如圣杯般高举时，同时便也是支武器，一个最甜蜜领域的工具，朝向天空，连结了地球和神秘极点。和宇宙间惟一的定点。与他所创造的连结，就在那一刹那，与他的呼吸。

狄欧塔列弗当时尚未告诉他一个人可以怎么居留在塞弗拉的基础，意所得（Yesod），优越之弓拉箭射向其标的——玛寇（Malkhut）——的记号。意所得是从那箭跳出来的一点，以制造树和果；它是世界的灵魂，也就是男性生殖力将所有存在之状态连结在一起的那一刻。

一个人毕生寻求着机会，却未意识到那决定性的一刻，那判别生与死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一刻是一去不回的，但它如每一种启示般的炫目、圆满、慷慨。

那一天，杰可波·贝尔勃凝视着真理之眼。他所能知悉的惟

一真理。因为——他将会知道——真理是短暂的（之后都只是评论）。因此他试图捕捉那稍纵即逝的一刻。

他并不明白。当他是个孩子，当他是个当时写下一切的青少年，以及当他是个选择放弃写这事之人时，他都不明白。

今晚我却明白了：作者为了让读者领悟到他的真理，只有死了。

使成年后的贝尔勃一直为之着迷的摆，就如他梦中失去的地址一样，是经记录而后压抑的那一刻的象征，当他真的碰触到世界的天花板。但在他冻结时间与空间，射着季诺之箭的那一刻，却本无象征、征兆、征状、隐喻、暗示或谜题的：简单明了，不代表任何其他事物。在那一刻，再也没有任何迁延，宿仇得报。

杰可波·贝尔勃并不知道他曾有过他的时刻，且那对他的一辈子便已足够了。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尽其余生在找寻别的，直到他毁灭了自己。但或许他也猜疑到这一点，否则他不会那么常想到喇叭的回忆。只是，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他所失去之物，而非拥有之物。

我相信，我希望，我祈祷当贝尔勃随摆摇动的临死之际，他终于了解到这一点，因而得到了安宁。

然后司令官下令吹熄灯号。但是贝尔勃反正本会停止的，因为他已快没气了。他切断了那联系，然后吹出高亢的一个单音，渐弱音轻柔的，让世人为所有贮留的忧郁作准备。

司令官说：“好极了，年轻人。你现在可以走了。很美的喇叭。”

牧师无声无息地走了，游击兵朝停放了车辆的后门而去，挖坟工人在填满了坟墓之后也离开了。贝尔勃是最后一个离去的。他忍不下心离开那个幸福快乐之地。

在下面的草坡上，教区礼堂的载人货车已经走了。

贝尔勃问自己为何唐·提可这样离弃了他。在隔着时间的距离下，最可能的答案是一种误解；某人告诉唐·提可说游击兵们会把那孩子带下山。但在那一刻贝尔勃却想着——且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集合号和熄灯号之间，已经过了太多世纪了。男孩们一直等到他们的头发变白，等到死，等到他们的骨灰散化成此时将他眼前的山丘变蓝的烟雾。

他是孤独的。在他身后，是个空洞的墓地。在他的手中，是喇叭。在他前方，山丘变得愈来愈蓝，渐渐合并消褪，成为丘峰的永恒。而在他头上，则是那执拗的、受到解放的太阳。

他决定哭泣。

但是突然间灵车出现了，还有装饰得如拿破仑将官般的马夫，和穿戴奇装异服，只留眼睛的马匹。那斜戴着帽子的马夫在这孤独的喇叭手前停了下来。贝尔勃问道："你可以载我回家吗？"

马夫微微一笑。贝尔勃爬上车，在他身旁坐下来，因此他是坐着灵车再重返活人的世界的。那职务已毕的领路人，默默无言地驱驰他的葬礼马下坡，同时贝尔勃挺直背脊而坐，腋下挟着小喇叭，面庞闪亮，沉浸在他那意料之外的新角色之中。

他们下山，而每一转弯都有一片新的景象展开；在璀璨阳光下、翠绿夹蓝的葡萄藤。过了难以测量的一段时间后，他们抵达了××镇。他们经过大广场和拱廊，如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蒙费拉托广场那般空旷。一个同校同学在路口处看到贝尔勃坐在灵车上，腋下挟着喇叭，眼睛凝视着永恒的定点，便敬仰地对他挥了挥手。

贝尔勃回到家，不肯吃任何东西，也不肯告诉任何人。他坐拥在中庭，开始吹奏喇叭，仿佛喇叭装有弱音器似的，极其温柔的，以免扰乱了午后的宁静。

他父亲来了，以一个知道人生法则者所有的诚实和平稳说道："再过一个月，如果一切都如预料，我们就会回家了。在都市里你不能吹喇叭，我们的房东会把我们赶出去的。所以到时你得把它忘了。如果你真的喜欢音乐，我们可以让你去学钢琴。"然后，看到那男孩濡湿的眼睛，他又补充道："得了，傻孩子。你难道不晓得坏日子已经过了吗？"

次日，贝尔勃把喇叭还给唐·提可。半个月后，他们一家离开了××镇，重新回到未来。

玛　寇

MALKHUT



120

"But that which seems to me should be deplored is the fact that I see some senseless and foolish idolaters who no more imitate the excellence of the cult of Egypt, than the shadow approaches the nobility of the body, and who seek Divinity, for which they have no reason whatsoever, in the excrements of dead and inanimate things. These idolaters, nevertheless, mock not only those of us who are divine and sagacious worshipers but also those of us who are reputed to be beasts. And what is worse, whit this they triumph by seeing their mad rites in so great repute..."

"Let not this trouble you, oh Momus," said Isis, "because fate has ordained the vicissitude of shadows and light." "But the evil," answered Momus, "is that they hold for certain that they are in the light."

—Giordano Bruno, *The 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 Third Dialogue, Second Part, translated by Arthur D. Imerti,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236

"可是我认为应该哀叹的是，我看到一些毫无理性

又愚蠢的偶像崇拜者，不再模仿埃及教派的长处，然后阴影侵入高贵的体内，且毫无理由的，却在死人和死物的排泄物中寻找神。然而，这些偶像崇拜者不只嘲笑我们之中的神圣且贤明的教徒，也嘲笑我们之中被视为野兽的人。更有甚者，他们却因此而得胜，疯狂的仪式大受赞誉……"

"喔，摩穆斯，不要为此而懊恼。"艾昔丝说。"因为命运制定了光与影的沉浮。"

"可是，"摩穆斯答道，"他们却完全肯定他们是在光中，这才是最可恨的。"

——乔当那·布鲁诺《驱除胜利的野兽》，第三对话，第二部，亚瑟·D·艾默提译，若杰大学出版部，一九六四年，二三六页

我应该安心了。我已经明了。不是有人说，当你明了时便可得到安宁吗？我已经明了了。我该得到安宁。谁说安宁是来自冥想道，了解道，浸悦其中，毫无保留地体会努力的结果，喜悦而胜利？一切都一清二楚了；眼睛望着整体与各部分，看着各部分如何密谋而造成整体；它看到清水流动的中央，气息，所有疑问之根……

我该安心了。我自卡洛叔书房的窗口眺望山丘和那初升的一小片明月。布里寇山的大丘，在群峰中坡度最缓和的，叙述着大地之母缓慢而困倦地移动，伸懒腰、打呵欠，造出或化解在一百个火山可怕光焰下的蓝色平原的故事。大地之母在睡眠中一个转身，便将整个地表换了个样。曾有铵之处，化为钻石。曾有钻石之处，化为葡萄园。冰河、山崩、雪崩的逻辑。不小心移动了一个小石子，小石子变得不安，向下滚，且在滚落时留下空间，另一个小石子又落到它上面，高山便形成了。表面。表面上的表面。大地的智慧。和莉雅。

为什么明了并不能给我安宁呢？如果命运将你杀死，为什么要爱命运？或许我终究没有明了吧；或许在这拼图谜中我错失了一片，一点空间。

我曾在哪里读过，到最后，当表面层叠到表面后，生命终于因累积经验而完全表皮化时，你便无所不知了：秘密，力量，荣耀，你为何出世，为何死，以及一切本都可以完全不同的。你是明智的。可是在那一刻，最高的智慧便是知道你的智慧来得太迟了。你在已无一物可再明了时才明了了一切。

现在我知道天国的法则是什么了；那可怜的、残破的、急切的莫可哈（Malkhut），也就是智慧被放逐、摸索着要回复先前之清明的境地。莫可哈的真理，在塞弗拉之夜中闪耀的惟一真理，便是智慧在莫可哈中赤裸裸地揭示，而其奥秘并不在于生存，而是在于失去生存。然后，“其余”的又重新开始。

魔鬼教徒们便在其余的法则下，寻找着隐藏了其疯狂秘密的深渊。

布里寇山的坡上，是一排又一排的葡萄藤。我对它们极熟识；在我年轻时，我也看过类似的风景。没有数目的教义可告诉我们它们的顺序是向上还是向下。在那一排排葡萄藤中，长有桃子树——但是你必须赤着脚走，脚跟结着童年的茧——只有在葡萄藤架间才生长的黄桃子。你可以以一根拇指的压力分开一个桃子，使桃核几乎是完整地脱出，干净地犹如受过化学处理，只除了偶尔会留有一点果肉，如一只白色小虫般附在核上。当你吃着这桃子时，桃皮上的绒毛会使你舌头悸动，直传到鼠蹊部。恐龙曾经在此地吃草。然后另一层地表盖住了它们的地表。然而，如贝尔勃吹奏喇叭时一样，我一咬桃子，便明了了天国，且与之结合为一。其余的只是小聪明。发明；发明“计划”吧，卡素朋。那是每个人都做过的，借以解释恐龙和桃子。

我明了了。而确知没有什么该明了的，应该是我的安宁，我

的胜利。但是我在这里，而“他们”却在找我，以为我拥有“他们”所贪求的启示。光是明了是不够的，如果他人拒绝，且继续质询。“他们”在找我，“他们”必已查明了我在巴黎的行踪。“他们”知道我现在在这儿，“他们”仍要地图。当我告诉“他们”说根本没有什么地图时，“他们”会因此而更想要。贝尔勃是对的。去你的吧，傻子！你想杀我吗？那就杀吧，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并无地图。如果你自己想不出来的话，滚屎吧。

想到我再也不会再见到莉雅和孩子——那小东西，圭里欧，我的哲人之石——我感到伤痛。但是石头自会存活。说不定甚至于现在他已在体验着他的“机会”了。他找到了一个球，一只蚂蚁，一片草，且他在其中看到了天堂和深渊。他也会在太迟时才明了。他会很好的；算了，就让他这样过他的日子吧，一个人的。

该死。我还是感到难过。耐心。等我死了，就不会再难过了。

夜已很深了。我在今早离开巴黎，留下了太多线索。“他们”有时间猜测我的所在。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到这儿来了。我真希望能写下我今天所想过的一切。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的话，“他们”只会再归纳出另一个黑暗的理论，再花上另一个永恒试图解析隐藏在我字句后的秘密信息。“他们”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只是在开我们的玩笑。不。或许，“存在”在不知不觉中透过其浑然未觉而传达一个信息给我们。

我写或不写并无不同。即使在我的沉默中，“他们”也会找寻其他的意义。“他们”就是这样的。盲目得看不到启示。莫可哈便是莫可哈，仅此而已。

但试着告诉“他们”吧；这些没有信仰的人。

所以我不如就待在这里，等待，且眺望山丘。

那是多么美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傅科摆
作者＝（意）埃柯著　　谢瑶玲译
页数＝７２４
ＳＳ号＝１０９８３４７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３年０１月第１版